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纪贵族



内容提要

作品以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深圳特区的国营大企业改革为聚焦，真实摄录了一批时代弄潮儿在这里从苦创基业到挺进国际市场的波澜壮阔的征程。在商品大潮汹涌澎湃、新旧观念急遽愤击的时代浪尖上，异彩纷呈的人物群像由此风云际会：锐意进取的改革家命途多舛，风流倜傥的大学生屡陷困厄，十载比翼鸾凤和鸣终至劳燕分飞，商战雌雄剑拔弩张不期奏出琴瑟和弦……作者潇洒的笔触所及，恣肆汪洋，特区的男子女工、海外的贵妇巨贾，你方唱罢我登台；独特的视野所至，纵横捭阖，展现了一幅鲜活灵动的社会画卷。

(京)新登字 083 号

内容提要

作品以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深圳特区的国营大企业改革为聚焦，真实摄录了一批时代弄潮儿在这里从苦创基业到挺进国际市场的波澜壮阔的征程。在商品大潮汹涌澎湃、新旧观念急遽愤击的时代浪尖上，异彩纷呈的人物群像由此风云际会：锐意进取的改革家命途多舛，风流倜傥的大学生屡陷困厄，十载比翼鸾凤和鸣终至劳燕分飞，商战雌雄剑拔弩张不期奏出琴瑟和弦……作者潇洒的笔触所及，恣肆汪洋，特区的男子女工、海外的贵妇巨贾，你方唱罢我登台；独特的视野所至，纵横捭阖，展现了一幅鲜活灵动的社会画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贵族/彭名燕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3

(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系列)

ISBN7-5006-1556-6

.世... 、彭... 。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 I247.5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北京市房山区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经销

850×1092 1/32 18.5 印张 3 插页 380 千字

1994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8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印数 18.001-24,000 册

定价 22.7 元

世纪贵族

第一章

望着那本厚厚的、深蓝色的、硬皮封面已磨得透出黄纸壳的日记本，段怡芹深深地叹了口气，这本日记总是与她形影不离，结婚十四年来从来没有惹过麻烦，何以今日为它与大夫闹出了一场不愉快？！本来她已经兴冲冲地捡好了行装，马上要随丈夫去广州，这下落了个花开一枝，话分两头。她着实委屈，丈夫指责她携带这本日记并不是为了什么“上面有老同学的电话号码”，而是上面有与于松涛的那一段往事勾住了她的魂，当大夫大声吼叫着说：“我怎样才能将于松涛的影子从你心中扯出去？！”她觉得自己比被人强奸了还债滋，叫，叫不出，哭，哭不得，只有傻乎乎地涨红脸、干瞪眼，现在想起来还胸闷，真后悔没有据他一个嘴巴，再冲他喊叫：“这些年我对你不够好吗？我省吃俭用，戒掉了吃零食的习惯，不全为了你和女儿？那些暗里追求我的男人，我连睬也不睬，对你还不够忠诚吗？”越想越冤，不由得又捧起那本日记，随手一翻，没想到，正是于松涛的名字跃入了她的眼，她感到自己理智与情感“咚”地撞击了一下……那时候，她喜欢用纯蓝墨水，喜欢用沾水钢笔，她甚至回忆起了写这个名字时她的心是怎样在狂跳，手是怎样在哆嗦，以致写完了，快速将日记本“哗”地合上，总以为同宿舍的周姐看透了这本日记，也看穿了她的心。从那以后，他，就成了厚厚一螺中的主角。抑或丈夫说中了，于松涛这个名字化成了一根磨不断的丝线，多年来，总是忽松忽紧地绕在她的灵魂深处。有许多次，她与丈夫做爱时，心里想的却是这个男人啊！就在今天早上，她还为这次出差去广州能与于松涛同行而兴奋好一阵子，悄悄背着丈夫抹了一点儿口红，还描了眉，肯定丈夫发现了自己的反常，才借日记为题发泄，其实这本日记她早就向丈夫公开了的，那上面也有她与大夫恋爱的速写。她刚刚意识到，丈夫虽然表面上粗粗拉拉，心却很细，很敏感，他是一眼就能窥破妻子隐私的那种男人。想到这里，段怡芹不由打了个寒颤，要不是一声刺耳的卡车喇叭把她吓了一跳，她真会就这样坐一天，回忆一天，思考一天。自从来到特区这个又穷、又苦的地方，她的确太劳累，太操心，哪有功夫这样悠然地呆坐？她常常顾不上洗脸，顾不上穿着，头发总是乱七八糟，更没有描眉抹粉的雅兴了，她一贯自信自己的漂亮和风度，可到特区这大半年她甚至忘了自己是个女人，风里、雨里、骄阳下、浓雾中，她得与大夫和于松涛这些大男人一样奔波、操劳，几十个工人几十张嘴，几十双如饥似渴的眼，几十个填不饱的胃……谁叫她心血来潮，一听说特区成立，就硬攥掇丈夫拉了一方人马，匆匆南下，守着北京的清闲日子不过，硬来遭这份罪，还搭上一个于松涛。想到这里，对丈夫的一脑门子恶气总算缓解些，不管怎么说，丈夫是副局级，责任重，对自己的爱来不及表在脸上而是刻在骨头里的。而她自己呢？又给过他多少排山倒海的爱？或是小桥流水的爱？当她平静了，方想起今天工厂搬家，从南头区那茅草棚搬到上涉区有砖有瓦的厂房。这是凯华电子厂半年来为三洋公司组装收录机的成果。她像个男人似的，一想到工作，就捺不住迈步的冲动，忘了抹去口红就直奔新厂房而去。

闷罐车里的空气坏透了，汗味、烟味、尿臊味、臭脚丫味汇成了一股无孔不入的强气流，把胡鹏熏得沉沉欲昏，想起分手前同妻子之间的口角，更是烦乱焦躁，他想关闭刚才那一幕的闸门，无奈，越不去想就越要想，真是魔鬼附身了，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对妻子的爱从来没减弱。悄悄侧眼望了

一下身旁正在昏暗的灯光下看报纸的于松涛，心里蓦地翻起一股酸酸的凄楚。十四年了，难道他还是征服不了自己的女人？那本日记不过是今天这场火并的导火线，他积累了好久的道不出口的怨气远远没有发泄干净。这么多年来，妻子没有主动吻过他一次，没有娓娓的情话，没有热得人的眼波，没有激动得荡人心腑的床上暗示，但是一切程序又都是按部就班，天经地义的，作为妻子该尽的义务全尽到了，弄得他又说不出什么，虽然他得到了，但又总觉得缺了很多，这所缺的部分正是像他这样的正人君子所不耻的，却又正是像他这样的正人君子魂牵梦绕的。于是，多年来，他在一种弯弯曲曲的感情火苗的烘焙下变得易怒、急躁、冷漠、孤傲，原本他天生的温柔、和善、活泼、风趣，被生活中不尽人意的大锁给锁死了。于松涛安静的脸给了他另一种刺激，对于段怡芹今天没有同来于松涛连问都不问，是不是故作姿态？他越不问，胡鹏越怀疑他是不是心灵深处并没有割断对妻子的旧情！两个男人，对一个应该出现的女人没有出现连反应都没有，这实在不正常，倒是胡鹏自己憋不住了，故作无所谓他说了一句：“段怡芹今天同我吵了一架。”说完，就静对方的反应，于松涛似乎被报纸上的某段趣事扯去了注意力，仅仅答了一句：“怎么搞的”，仍然低头读他的报，好像对段怡芹的事毫无兴趣。胡鹏没有做答，对方也没再问，胡鹏觉得不正常，于松涛在他面前从来不主动提段怡芹，说不定他是真的对旧情淡漠了，人家有了个如花似玉的年轻的老婆，于嘛还盯住一个老太婆？但是妻子的心里并没有完全扑灭过去的爱火，他作为丈夫，是完全能感觉到的。他又悄悄看一眼于松涛那很有雕塑感的侧影，一股漫不经心的妒火在漫不经心地撩拨着他，于松涛把男人的魅力全夺去了。同他在一起，他常常会自卑，他不如他年轻、不如他帅、不如他口才好、不如他有分寸，更不如他的是于松涛那出众的气质、风度。为了报答于松涛，这次南下特区他特意将于松涛从广西调过来，胡鹏知道于松涛的能量，这不，几批来料加工的组装活儿都是于松涛给拉来的，他不仅精通电子，而且日文也可以，广东话已经会听，在这个鬼地方，不懂广东话简直寸步难行。胡鹏来了大半年，连一个字还听不懂，学也学不会，比他当年在大学学俄语还难，他是最没有语言天赋的笨伯。凭这一点，没有于松涛也不行。暗地里他是自叹弗如，但当着妻子的面，他从来不承认自己不如于松涛，他常说：“松涛是小聪明、雕虫小技，我是大聪明，将帅之才，我们俩的配合是天衣无缝。”

越来越浓烈的怪味儿在车厢里肆无忌惮地乱蹿，胡鹏觉得衣服的每一道布上、皮肤的每一个毛孔都浸透了那不堪的气味儿……终于熬到站了，这四个小时像一个世纪。

其实，于松涛心里一直在想念他第二个妻子冰莹。爱上冰莹以后，往事离他很远了。他不否认，他的第一次婚姻十分失败，全都因为段怡芹，在那失败痛苦中他心中不止一千次地呼唤过段怡芹这个名字。而现在，冰莹的出现补足了他所有的丢失，偶尔想起段怡芹年轻时那天真可爱的小脸蛋心里会稍稍热一下。他太爱冰莹了，每时、每刻都在想她，连把她搂在怀里时也想着她。在闷罐车里，他用看报纸来排除心中的思念：现在，住进这广州的三等小客栈，就用洗衣服、冲凉、晒被子这种琐事来驱赶那刻骨思念之苦。反正，他每天每时总要不不停地做事，手闲了，眼不能闲；眼闲了，脑子不能闲，不然，他会被冰莹的情影折磨得灵魂出壳。都快四十的人了，没怨到一把爱火一旦燃烧起来会是这样的炽烈。冰莹虽然不过才二十三岁，但那份爱

的成熟，使他们之间的年龄差消除了。她完全不像初涉人世的少女那般幼稚、任性、骄嗔、放纵，她懂得体贴，能把于松涛的心看透，用妥贴的眼神，用幽默的言谈、用恰到好处的抚摸去展平丈夫的伤病。也许因为她是文人，对社会、对人生有文学家的思考，所以显得比同龄女性成熟得多。于松涛这样的男人是绝不会喜欢幼稚无知的女人的。许多人以为他与冰莹结婚是爱上了对方的年轻，恰恰错了，唯一使他遗憾的是冰莹小他十七岁，如果小他五岁就太理想了。

一切拾掇完了，他想抽空上一趟邮局，刚往外走，胡鹏叫住了他。

“去哪儿？”

“邮局。”

“干什么？”

“给冰莹打个长途电话。”

“邮局远着呢，来不及了。”

“我会掌握时间。”

“不行！六点半钟同香港江小姐的会见一分钟也不能差。香港人是很守时的。”胡鹏习惯性地命令人，当官当出的特点。

于松涛只好停住脚。现在是上班时间，广州打北京的长途好通，他实在大想听听冰莹的声音。在深圳那个缺胳膊短腿的小破镇子，打一次长途电话等于蜕一次皮，他俩只好靠写信，三天一封，不够劲儿，只好等到明天。天哪，还要等将近二十小时，每一小时都浸透了他的思念，显得那么沉缓，那么漫长。无奈之中，他决定赶紧写封短信给冰莹，每写一个字都可以释放一分积蓄在心中的爱能。

乖乖，这个女人好高贵！！

那港妇的身影一出现，立即粘去了无数眼神。垂直的披肩发，丰满而不失苗条的身段，白鞋、白衫、白裙；淡淡的不被人察觉的着妆；细腻的象牙色的皮肤，一切都透着一种贵族的高贵。她从东方宾馆大堂那旋式楼梯款款而下，自信又轻盈、妩媚又冷漠。

胡鹏想：江锦萱肯定就是她！

于松涛想：她肯定就是江锦萱！

不知为什么，两个男人的心都加快了跳动。

果然，那女人望着胡鹏手中那张为接头用的《羊城晚报》笔直地走拢了，嘴角上挂着一丝极淡、极浅的笑，那该算是笑吗？

胡鹏忙自我介绍：“我就是胡鹏。”

“凯华电子公司的总经理？比我想象的还年轻些。”广东女人常有的女中音、低而柔，还算顺畅的国语、涩而俏。

“这位是我的副总于松涛。”胡鹏继续介绍着。

于松涛将手伸出来，打算非常有分寸地握一下对方的手。没想到，那位江锦萱仅向于松涛掠了一眼，微微点一下头，算是恩赐了一个礼貌。

于松涛的脸红到了脖子根。他能忍受各种谩骂，指责，却不能忍受轻慢、侮辱，但苦于在这个陌生的女人面前找不到一句回敬的语言。血，涌上他的脑子，差点儿伸手搥那女人一耳光。

胡鹏急忙给了于松涛一个意味深长的眼风，有安慰，有同情，有暗示，有乞求。于松涛明白那全部内容，咽回了所有的冲动。反正他已下决心，今天的谈判他一言不发，一眼不看那女人，他也用极淡极浅极做的一丝笑在还击对方浅薄的高傲。

万万没想到，江锦萱开口便是更令人气愤的搪塞：“对不住，今晚我有一个推不掉的约会，就在这二楼粤菜厅，请二位把电话留下，我们约会的时间只好另安排。”

胡鹏愣了几秒钟，急切地：“是江小姐……您让我。们今天这个时间来这里……”

江锦萱略有不耐烦：“美国PMC财团的总裁突然来广州，明天要返回，他要宴请我，你们这笔小生意只好往后挪挪了。”

于松涛心里在骂，表面却不露声色，显出对对方的一切毫无兴趣的样子。

胡鹏却沉不住了：“公司事很忙，明天，明天呢？”

江锦萱看看表：“明天一天排满了，对不起，我不能失约。”说罢转身快步向二楼走去，留下了一串清脆而有节奏的脚步声。

胡鹏的脸气成了茄子色，他“呸！”一口，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臭娘们儿。”

于松涛拉起胡鹏就往外走，居然一脸的笑。

胡鹏气哼哼地：“你笑什么？”

于松涛如释重负地：“我还以为她是个什么了不起的角色，一开始真镇了我一下，弄了半天，她是个自悲到家没见过什么大世面的小角色。”

胡鹏眯起眼：“什么？她自悲？”

“女人我不是没有见识过，凡是目不斜视，端起一股清高架子，跟男人

握手只僵硬着碰一下的，骨子里都很怕别人瞧不起，那是不堪一击的假高贵；只是热情、虚心、不拿一点儿架子，随和、大方的女人，骨子里是清高的，肯定是有实力见过世面的，她们决不会娇柔造作，靠端架子来抬自己。”在说这一席话的时候，于松涛心里想的是冰莹。冰莹就是那么自然，自然得像花瓣上的一滴露珠，小河里的一朵浪花，穿着、打扮、言谈、举止，全透着亲切无华的大家气。从与冰莹认识以后，他已经习惯见到女人就拿冰莹把她们比下去，获得一种心理满足的思维方式。

于松涛的一席话使胡鹏获得某种启示，他拉起于松涛的手便往来路上转去。

“干什么？”于松涛问。

“我今天非要看看那女人耍的什么鬼花招？说不定她是骗子，我们去东方二楼看看是不是真有什么美国总裁宴请。”胡鹏坚定地。

“有怎么样？”

“我们回客店等她召见。就当她是女皇！”

“没有呢？”

“明天一早赶回深圳！决不能被她耍了。”

东方宾馆二楼粤菜厅像迷宫，穿过大厅，来到长廊，走完长廊又步入小厅，顶着众多有身份的吃客的眼风，迎着那豪华又疹人的高雅气氛，穿梭在金壁辉煌的回廊厅堂，兜里只剩几百块钱的胡鹏和于松涛都略有紧张，越走胡鹏越后悔，怕万一那女人真的盛气凌人地出现了，会给自己难堪。越走于松涛越兴奋好奇，巴不得那女人立即出现，好再看看她那美丽的脸上敷贴的高傲能在他面前顶多久。

不顾服务小姐的阻拦，打着“找人”的旗号，于松涛一扇门一扇门地推，终于，在最豪华的套间里，他发现了在银餐具的映照下，江锦萱的侧影。当那七、八个人惊讶地将目光转向大门时；于松涛从容地道一声：“对不起，走错门了。”说罢笑吟吟地扭头便走，他猜想，那位高傲的江小姐肯定会捺不住寂寞，追出来。果不其然，那姓江的女人城府并不深，她那女中音软软飘来：“二位一定是找我的？”

胡鹏正想说什么，被于松涛抢过话茬：“对不起，我们在找国家电子工业部副部长，他正在饭店等我们，也是这层楼。”

江小姐感到意外，只“噢”了一声。

胡鹏可愣了半晌，用异样的目光打量着自己的同伴，心想：“你撒的谎太大了！”

于松涛心中弥漫着复仇的快感，拉起胡鹏，连再见也不说就走。

江小姐也许信了，她解释地：“二位看见了，我的确脱不了身，我有求PMC，反倒他们来请我，没办法，我是生意人，讲的是实用，小让大，穷让富，少让多。”

胡鹏的火顶到了喉咙口，他后悔不该来。

于松涛扭过身，干笑一声，根本不看江小姐，慢腾腾地：“我们也同江小姐一样是商人，我们的原则是不管大小，多少，信用第一，答应了的事，即使掉脑袋也要做到，这不，副部长约我们，因为你的约会我们推到九点，现在是八点五十。我们提前赶到。世界上有名望的企业家、政治家、最讲究的也是这一条，所以他们发了，他们名垂史册。”说罢点点头，迈着潇洒的步子，有板有眼地离去。

望着那二人的背影，江小姐气变粗，呼吸急促了，为自己没找到恰当的反击词语而懊恼。

一等四天过去了，他俩所有的钱掏出来，凑在一起才不到八百元。这样的持久战要延续到何日？在去留的决断上二人各持己见，胡要走，于要留。一贯服从胡鹏的于松涛这次可是固执己见，好不容易才说服了胡鹏。因为他坚信，那姓江的女人是不会放过他们凯华电子厂这样便宜的劳动力市场的，全深圳组装收录机的国营电子大厂中，他们的组装费降到了最低，而质量是名列前茅的。于松涛就不信，江小姐会舍近求远，舍廉求贵？出于对女姓高做的好奇，对女姓浅薄的鄙夷，他铁了心，非要等，像猎人等猎物露头一般，充满了决一死战的兴奋与渴盼。江小姐拒绝握他的手那一剑之仇还没报，他无论如何不能败下阵去！与冰莹比起来，江小姐算什么？冰莹这样高档次的女人都对他十分敬重，记得第一次在朋友家他俩相遇，冰莹虽然话很少，但却非常热情，像学生对老师，不时地往他茶杯里冲开水。他只要一讲话，她就会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神情十分专注。当他知道冰莹就是畅销书《在雨中》的作者时，禁不住夸了她几句。冰莹却谦恭他说：“那是处女作，不够成熟，于老师能读完我真是太高兴了。请多谈谈不足之处，我需要提高。”于是，于松涛倚老卖老，在这个年轻娃娃面前侃起了文学、哲学，冰莹显得十分兴奋，临走时握住他的手一再说：“于老师博学多识，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向您请教。”人家冰莹是小有名气的女作家，你江锦萱算什么？顶多高中生，写封信也许都错字连篇；人家冰莹天生丽质，你江锦萱不离脂粉，洗去铅华说不定不堪人目。这样的女人居然敢蔑视我！那么好，我于松涛等着你江小姐的挑衅。看看谁笑到最后。他就这样等着，节省每一个铜板。

胡鹏是迫不得已，对与江小姐的生意已完全失去兴趣。就算是要饭，也不会到江小姐的门前去伸手。他对于松涛那反常的热情表示天大的不理解。一个可恶的香港女人差点搅得他们闹翻了，不是他肚量大，他与于松涛很可能各奔东西。女人哪，女人，他算是领教够了，禁不住自语：“要是段怡芹来了也许那女人不会这么狂，女人对付女人总拿手些。”

于松涛接过他的话茬：“你那天说你们吵架了，到底怎么回事？”

胡鹏没有正面回答，却直愣愣地看着于松涛：“松涛，女人的心，你能看透吗？”

于松涛笑了：“别人不敢说，反正冰莹的心我能看透。”

胡鹏摇摇头：“你们相差十六岁，是真心相爱，还是互相有所图？”

于松涛不置可否：“人们怎样议论我都不在乎，我只知道我从来没有这么幸福过。”

“其实，婚姻这玩意儿简直是一场游戏，就看你的兴趣能持续多久了。”

于松涛意想不到地：“哦……胡总，你这么严肃的人也这么看……”

胡鹏沮丧地：“不瞒你说，我是很累了……”

于松涛决定直诸直说：“老兄，我发现你对怡芹越来越粗暴。”

胡鹏冷冷地：“她逼的。”

“可她对你相当不错。食堂卖好菜，她从来给你买，自己吃素菜……”

“这方面无可挑剔。我是指……我也不怕你笑话，实话说“吧，在情爱方面，她极为吝啬。”

于松涛没有想到：“你是指……”

“她是冷血动物……我不得不怀疑她并不爱我。”

“不可能。”

胡鹏从来没有向这位老搭档谈过自己的私生活。这次他突然守不住缄默，有一种爆发似的诉说欲：“松涛，十四年献你突然消失，我明白你的用意。你有意要把抬芹让给我，自己去忍受痛苦的折磨，其实，你我都错了，我也以为怡芹更爱的是我……”

于松涛急忙截断对方的闸门：“不要提！过去的皇历不要提它，如今我们已经定下了人生的格局，就不必去做其它的设相。”

胡鹏决心一吐为快：“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谈过我的隐私，我太忙了……今天难得有空。松涛，你应当了解我，我是个会生活、会体贴、会爱、也很需要爱的男人，怡芹过去也很天真活泼，但跟我结婚以后，她变了，回到家里就能看出，不同我聊天，不唱歌、晚上睡觉就像一块木头，我需要的不是这样的女人啊！说心里话，每次过完夫妻生活我都有一种负罪感，似乎我强奸了她。我心里有苦说不出，这种事对谁说？这些年我变得暴躁，因为我总有一种情感上的欠缺感，总觉得不满足。后来我明白了，当年咱俩同时爱上她，而她更爱的肯定是你……你突然离去，她以为爱我，非常理智地嫁给我，爱情恰恰不需要太理智。”

于松涛的血流加速，他不愿谈这令他尴尬的话题：“不，正因为我发现她爱的是你，所以我必须退出！”

“谁知道，谁知道呢……女人哪，怎么才能摸到她的心？！”胡鹏自语着，突然从床上坐起：“松涛，你悦实话，我不会恨你，……你是不是……仍然对怡芹有些怀念？”

于松涛蹭地站起：“胡总，既然你把诺挑明，也好，我正好可以澄清和表白：我爱冰莹胜过世上一切，胜过爱我自己。我永远也不可能再将第二个女人放进我心中，我的心容纳不了别人！过去的爱也好、恨也好，早就被我一刀切断了。我尊重怡芹，我们永远是朋友，仅此而已。”

胡鹏不知核对这样的答复满意还是不满意，看上去于松涛是真的只容得下一个冰莹，胡鹏该放心了。但他还希望对方多说一些，多说说他自己、说说怡芹、说说他胡鹏，他想听，更想说，包括那些生活中不尽人意的细节都想说。恰恰于松涛倒在床上，再也不说一句话。胡鹏知道，于松涛自尊心极强，受不得委屈，他肯定很恼火胡鹏的疑心。他俩突然中止谈话，两个男人为了一个女人敞开了刹那间的心扉又猛地类上了。胡鹏深澡地意识到段怡芹这个名字很可能成为横在他与于松涛之间的一个谁也不愿去碰的雷区。

那高傲的“女皇”终于下了召见令，于松涛特地穿上了冰莹从上海给他买的一套奶白色西装，只在结婚那天穿过一次，就再也没舍得动过。在那穿着讲究的妇人面前，他就来个比你还讲究，如果那妇人穿着随随便便，他就会以比你还随便的姿态出现。他剃了胡子，吹了头发，打了一条红色的领带，照照镜子，的确是分外帅气。胡鹏斜眼望着他，他用余光感受到了那眼光中的疑窦；为一个刁钻的女人如此打扮自己，难道你想勾引她？对！于松涛想，勾引也好，吸引也好，炫耀也好，都是为了镇一下那港女。为上次他伸出手，她没有握，他愤怒中带着激动，激动中带着兴奋，兴奋中带着焦灼，这一股能量终于要释放了！

胡鹏恰恰相反，穿了一身连熨都不熨、皱皱巴巴的蓝外套，想用这一身打扮去蔑视那港女，他很不习惯于松涛那反常的精细，从来没有见过于松涛对女人如此上心。浅薄！他心里想。你于松涛居然也有如此俗气的一面。他自己则偏要绷起一副对女人、对香港女人、对香港的刁女人嗤之以鼻的面孔去补偿上一次所受的冷落。

白天鹅酒吧比起东方宾馆要艳丽得多，艳而不俗、昏暗而不失明媚。在这种带有东西方混合的文化氛围中，那江小姐飘然而至，一身黑色的长裙、更显出腰肢的纤细、宛如白天鹅酒吧飞来了一只与众不同的黑天鹅。

她真是风流雅丽，于松涛心里想。

妖精！专会勾引男人的老手，胡鹏心里想，眼睛却不由地扫了一眼那丰乳下的细腰。

当江锦萱就坐在他二人对面时，一股淡淡的法国香水味儿悠悠地汇入了带着咖啡和外国酒香的空气中，胡鹏皱了皱鼻子。他认为抹香水的女人都不正经，于是拼命控制吸气的流量，不愿让那勾人的香味搅扰自己正常的思维，但一双眼睛却控制不住地又扫了一眼那女人该死的鼓包包的胸。

于松涛倒是特别沉着，二郎腿一架，香烟一点，眼睛根本不看那女人，一身白色的西装，配上他似冷非冷，似热非热的友情，那是很拿女人胃口的劲儿。那股劲儿似乎在说：看，你会绷，我更会绷，非常简单。装高贵不用智慧，谁不会？

一阵难堪的沉默。胡鹏等着于松涛开场，谁知于松涛一口一口地抽烟，根本没有说话的愿望。

还是江小姐大度，晃晃手中那杯咖啡，笑一声，女中音的舒缓、沉媚溶入那笑声中：“我真不知道二位住的是没有电话、没有卫生设备的小客栈，与你们联系真费劲，昨天就没有联系上，浪费了一天时间，今天打电话整整打了四十分钟。”

来了来了，这一番椰榆之词是于松涛事先估计到的。的确浅薄，动辄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女人都是不难对付的。

胡鹏忍不住枪对枪：“住那儿是图方便，我好几个朋友就住那一带。”

江小姐是不揭别人的底不罢休的：“其实，矿泉别墅就在那一带，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就喜欢住在那儿，房间里可以听泉水叮咚，比催眠曲还好听，我就住过那间房，一点不贵……你们二位可能太不熟悉广州的情况了。”

胡鹏希望于松涛来解围。不想，于松涛根本不接茬，根本不看江小姐，似乎在想自己的心事。

江小姐更加颐指气使：“胡总经理怕是很少来白天鹅吧？上次在东方，你们的副部长有没有找到？”

胡鹏一愣，随即脸红了，他又本能地望一眼于松涛，于松涛仍是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吐着烟絮，似乎对胡鹏与江小姐的谈话毫无兴趣。胡鹏咬着牙说了一句：“我们的部长最讲信用。”

江小姐的气焰更烈了，说话更为刻薄：“你们的副部长肯定请你们饮这种咖啡了？知道这咖啡多少钱一杯吗？”

胡鹏被江小姐的挑衅和于松涛的无动于衷深深刺伤了。为了表示对江小姐的抗议，也表示对于松涛的气愤，他“刷”地站起，扭身便走，那皱巴巴的背影很快被昏暗的灯光掩住了。

江小姐以奇怪的眼神打量着胡鹏的背影，似乎不理解为什么对方突然离去。

于松涛用余光感觉到了发生在身旁的戏剧性的冲突和各人的心理状态。他身子微微前倾一下，像是马上也要站起来。但仅仅一刹那，他调整了自己的坐态，捺住了女人般的冲动。

胡鹏浑身抖颤着、趑趄着、糊里糊涂地走到大街上，不分东西南北乱走着。他后悔，后悔不该听于松涛的，坐等这样一个敢于当面羞辱自己的女人，他等着于松涛追出来，向他解释刚才的沉默，向他道歉，即使这样，他也忘不了于给自己带来的奇耻大辱、只等着向于松涛泼去满肚子的气恼。

于松涛恰恰把自己钉在了椅子上，他想，我今天决不先出一声，看看你江小姐怎么办？沉默了约五分钟，还是江小姐首先打破了僵局：“于……先生，咖啡……还需要吗？”

于松涛没有正面回答，向女侍招招手：“再来两杯咖啡，一个生果盘，两个冰激凌。”

江锦萱沉不住气了；“于先生……怕是对这家的……情况不了解。”

于松涛明白，江小姐所指的情况就是价格，故意指牛说马：“我神经不衰弱，多饮几杯这玩意儿，小意思，看样子，江小姐也不神经衰弱。”

江小姐搅动着杯中的液体，故意回避于松涛的眼神：“够劲……我这是第一次饮这么多咖啡，舍命陪君子。”说罢从兜里掏出钱包，像是要买单的样子。

于松涛道：“江小姐如果事忙，就不必舍命陪君子了。”说完，将早已携在手里的一摞钱放在桌上。

江小姐忙打开那精巧的鳄鱼皮钱包。

于松涛漫不经心地看着那黑色的小钱包，说着：“有一部电影里有这样一句话：男人，只有破产了，才让女人付钱。”随即向女侍一招手：“小姐，买单。”

女侍正好端来新点的咖啡、果盘，惊讶地：“这是你们要的……”

于松涛：“当然，我们来不及用也算在帐上，放心！”

小姐将新点的食品放桌上，随即去买单。

江小姐万万没想到于松涛连生意之事也不提就要告退，偷眼看一下他的侧面，那直挺挺的鼻子、黑黑的眉毛，有雕塑感的下巴突然触动了一下江小姐，那是一张透着中年男人成熟魅力的面孔，她琢磨不透此刻那男人在想什么？打算干什么？从他那漫不经心的眼神看，他似乎对这次约会、对江锦萱这个具体的女人，对这个具体的女人手中实实在在的生意并没有多大的兴

趣，那么他来广州，来这家酒吧又意味着什么？江小姐的猎奇心被勾动了，她想阻止这么早就买单，但是来不及了，女侍已经将今晚的花费三百二十元从于松涛手中取走。眼看这场戏就要无可挽回地闭幕了……

于松涛将找的散钱收好，没有让女侍开发票，这一个细节是江小姐特别留心到的，因为江小姐所看到的这边的老总请客，没有一个不开发票的，于松涛是第一个。这一举动又使江小姐心里一动，三百多元对于一个大陆的普通人来讲，相当于两个月伪薪水。于松涛何以如此大方？他是一个足智多谋的男人？是一个死要面子的男人？是一个花天酒地的男人？是一个城府根深蒂固的男人？是一个久涉情场的男人？是一个不近女色的男人……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反正他是一个一下子摸不透的人。江小姐想起第一次见面他对他的轻视，以及后来他追到东方二楼餐厅，临走时甩给她的那几句软中带硬使她懊恼了好几天的话语，她猛然悟出来，这个于松涛是一个报复心极强的男人，而她自己，也是报复心极强的女人，棋逢对手了！她心里说：当心，别被这个男人套住了！再看一眼那男人，又不像有什么心计，一副坦然的表情，只听他说一句：“认识江小姐很高兴，咱们生意不成仁义在，我不耽误你的时间了，再见。”甩下一桌子咖啡、冰激凌什么的，扭头就走。

“等一等，于先生！”江锦萱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急切地叫住那男人，也许有生以来，她头一次这样着急地去主动挽留异性。

于松涛扭过头，一下子就注意到江小姐的脸比刚才红了一档。

江小姐可算找到了一句于尴尬中救自己出困境的小幽默：“我们的戏还没开始你怎么就谢幕了呢？”

于松涛很聪明，马上反应过来：“戏的主角是你江小姐，不是我。”

江小姐被动了，很想摆脱主角的身份：“难道你们真的对我手中这五万套三洋收录机的大散件不感兴趣？”

于松涛一笑：“五万套，我只嫌太少。”

好一个狡猾的男人！江小姐心里想，既然摆脱不了主角的地位，就彻底放下架子：“好大口气！我这个主角请你配角赏光再坐一会儿行吗？”

于松涛大大方方地坐下，来了个单刀直入：“什么价？”

江小姐没想到对方这么快走入正题，一下子没有思想准备，脱口而出：“一套六百港币。”刚一出口就后悔压太低了，原本是想说七百港币的。

于松涛笑咪咪地：“这价钱您不觉得有损您的尊贵？看来，江小姐对詹姆士写的那本《商业谈判技巧》很有研究，张口要价就狠。”

江小姐可找到一根救命稻草了：“原来于先生是啃着书本来同我讲价的？那么好，你认为什么价格可以接受？”

于松涛被将了一军，与港商砍价的事一向是胡鹏亲自出面，他深知，在贷款很困难的形势下，一下子要支付三千多万港币来买这批货完全不可能，但要压到什么程度合适，他可真没有底。于是假做镇定，点起一支他并不喜欢抽的“万宝路”，仔细看一眼江小姐，突然发现，昏光下江小姐的脖子上有两道深深的皱纹，心里一阵欣喜：我以为你多么完美，原来是禁不起细看，比起我的冰莹差远了，她那雪白无暇的脖子比大理石还光滑！他自己都惊讶为什么在这种时候会冒出将两个女人的美作比较的念头，发现江小姐的缺点，使他获得了满足感和作为男人、丈夫的加倍的自信。

江小姐觉出了对方的心虚，向前倾倾那美丽的头：“怎么？”

于先生为难了？难道你算不过帐来？组装一台才十港币，卖出一台可以

赚至少一百五十元港币，我即使要价七百二十元你也能大赚，我这可是三洋名牌啊！”

于松涛喷出一口烟，笑咪咪地：“我只是不习惯同女人讲价。”

江小姐媚眼一斜：“男人与女人有什么不同？生意场上没性别之分。”

于松涛正好抓住对方的缺口：“那么好，我喜欢痛快，每套不能高于六百港币。”刚一出口，他也后悔了，他原本是想说六百五的。

在金钱面前，男人、女人都会同样贪婪而不理智。敏感的江小姐也意识到面前这位聪明绝顶的男人犯了与自己相同的错误。她胸有成竹地卖弄着自以为幽默的幽默：“天哪！太阳不该是方的吧？香港的价也没有这么便宜，如果于先生真是行家，当然懂得往上抬多少合适。”

于松涛凝聚了所有的自信，偷偷抹了一下额头的汗，眼睛盯着江小姐脖颈上的皱纹，来不及精确地心算，只能信口开河了：“顶多给六百四港币！”

江小姐不愧是生意经，“噢我是个讲迷信的人，四可是个不吉利的数字……”

“六百五！”于松涛孤注一掷：“再多一毫也不行！”

江小姐倒也是个痛快人，二话不说，回过头，对女侍：“小姐，拿两杯酒，要轩尼诗XO！”

四

江小姐是后来才缓过劲，明白自己吃了一套十港币的亏，她完全可以一套加十港币。这样，她就可以多赚一套五百吸的房子，当时她那么兴奋，急急忙忙与于松涛碰杯饮酒，一杯酒下肚，她那高贵的嘴会笑了，那高贵的眼会灵活地转动了，那高贵的头也会像向日葵看太阳一般围着于松涛转动了，固若金汤的防线垮了，居然对于松涛说了类似：“我真想今晚一醉方休”的过分话语。一共饮了四杯，微醉之中看于松涛，觉得他并不那么可恶，他的笑很温馨，他的眼光很柔情，他待自己的太太一定很体贴。啊！这个男人太奇特，大不一般，连那白西装，红领带在他身上也搭配出了韵味儿。江小姐被一种久违了的甜甜的蜜意陶醉了，那是在几时，过年的时候，随着妈妈去逛花市才有的心情，啊！于松涛是多么厉害的男人，轻而易举便从她钱袋里掏走了两万五千元人民币。过去只有她从男人口袋里往外掏的份儿，她有些懊丧起来：我输了，第一仗输给姓于的男人了，她老驱不走这输家的窝囊感。两万五千无数目不大，但她毕竟是输了……

当于松涛踏着夜色到小客栈去会见他那尊敬的胡总经理时，他已经作好了挨一顿骂的准备，他只想等胡总骂够了，没劲儿了，再将今晚的战果向他呈报，他想看看他转怒为喜的样子。他的心情就像街上最后关闭的那盏霓虹灯一样悠扬、得意。生意场如同战场。同美丽高傲的妇人打仗，你是该刺她的头还是胸还是胳膊腿还是其它部位？胡鹏不打自败，他于松涛又要收拾残局，又要防备那女人向自己刺来的利剑，又要在短时间里做出一个男人攻打女人时又体面、又有威慑力的部位选择。这种较量比不得男人与男人之间赤裸裸的争斗，他是第一次应付这种复杂、棘手的场面，他已经作好了这次吃了败仗下次再说的准备。没想到，他只付出了一身虚汗的代价就胜了那女人。哦！世界是美好的，作为一个有才华的男子，他该是自豪的，只可惜冰莹不在，他有无尽的话题要向她倾述……

他又想起了江小姐脖子上的两条皱纹。

五

阿霞做梦也没想到，她失身了，一顿饭，两杯酒，居然使她飘飘糕。就在那天晚上，她禁不住阿兴的引诱，做了她过去最痛恨、最不耻、最恶心、最厌弃的事。没有丝毫乐趣，只有一丝丝一缕缕向身体每个部位放射开来的痛楚。第二天，当地清醒过来，为自己的行为脸红、气恼。阿兴这样一个男人，值得她为他献出少女的贞操吗？一个小合同工，文化不高，风度不雅，这完全不是阿霞理想中的男人，她为男人初次绽放的激情，突然被肉体的磕撞撞碎了。于羞愧之中，她开始躲避阿兴，阿兴于气恼之中穷追不舍。

“为什么躲我？！”他问阿霞。

“我们不该这样。”阿霞不敢看他。

“为什么？”

“我们不合适。”

“你知我心，我爱你，我要娶你当太太！”

“我是个农村土妹子，不配你。”

“真想不到，你咁快就变心，你嫌我穷？嫌我没地位？告诉你，这些我都会有的！不要忘了，你已经是我的了。我只要你！”

阿霞想搥他耳光，但又觉对不住他。她心烦意乱，真不知该怎么办了。

要不是厂里突然出了一件事，阿霞还真麻烦了。

阿兴偷了厂里组装的三洋小收录机到小市上去卖，被于松涛撞见。恰恰那天阿霞在场，她亲眼目睹了阿兴这七尺男儿跪在于松涛面前求情的孙子相。于松涛没有留情，将阿兴开除了。阿霞得救了，她有一万条理由甩掉他，她怀着恶心的感觉望了跪在地上的阿兴一眼，他的一切生理上的缺点突然放大了，鼻子更加丑陋、脸上的粉刺红兮兮的，就像提花毛巾上的樱桃，阿霞心中暗自惊呼：我怎么会跟他……那天，她冲凉足足冲了一个多钟头，一块香皂只剩了半块，真恨不得把每个被阿兴污染了的毛孔统统冲洗干净，特别是被他差点咬烂的乳房，那上面还残留着已结痂的牙痕。她下定决心，将这一段丑陋的经历彻底埋葬，永远不对任何人讲。幸亏阿兴卷起行李滚蛋了，老天爷救了她一把。救了她的名声，救了她的灵魂。

就在阿兴离开凯华厂的那天傍晚，在阿霞下班回宿舍的必经路口，阿兴堵住了阿霞。

阿霞站住，决心应战，她是不怕男孩子大打出手的，从小就不怕。

阿兴酸溜溜地开口了：“好大架子，不就是升了个作业组长？送给我我也不会当！”

阿霞斜乜着阿兴：“你想干什么？”

阿兴一指大路：“请你吃狗肉堡，多少钱我都花得起！请你领个情，这是最后一顿。”

阿霞椰榆地：“我知你有钱，姑娘多的是，你请别人吧。”

“我专门请你，谁叫咱俩有……交情。”

“交情？！你的嘴里不配说这两个字。”

“不就为了那几台破机子的事？”阿兴冷笑着，瞪起愤恨的眼：“于松涛开除了我，我连眼皮都没眨一下，他不开除我我也走定了，走着看，我会发大财的。”

阿霞厌恶地看着他，想起了他跪在地上求饶的那一幕，冷冷地，“那么

恭喜你。好了，请放我走吧，晚上还要开会。”

阿兴咬着牙：“于松涛的马屁精，你听着：于松涛不过是个穷光蛋，他算什么东西？连人家香港江锦萱小姐的一根汗毛也顶不上！”

阿霞吼起来：“你居然站在江锦萱一边？卖国贼！”

“去告我吧，反正我已经滚蛋了，凯华厂已经靠借钱过日子，没几天就会倒闭、破产！我要看着你们饿肚皮！”

阿霞的野性被激起，抡开了许久不抡的拳头向阿兴挥去，一举击中他右胸，毫无准备的他一个趔趄，差点摔倒，阿兴恼羞成怒，也抡起了拳头。

阿霞站定了，指着自己的胸口：“打！往这儿打！”

阿兴反而迟疑了。

“打呀！怎么害怕了？”阿霞已运好了气；“想向我动手？你不打听打听我阿霞是属什么的？在学校时我一人打倒过三个男生，你这样的，不值得我碰一下。打呀！小男人。”

阿兴放下了拳头，绽出怪笑：“我舍不得打你，谁叫你已经是我老婆了？你那一对乳很迷我。记住，我走到天边也会回来搵你，你的身上有一颗好靚的红痣，是我的！”

阿霞气急败坏，边骂边又抡起了拳，“我丢你老母！”她的拳被阿兴攥住，阿兴流氓本性大作：“老婆，不是你丢我，是我丢你，丢凯华厂……”

“你丢一个我看看！”于松涛的声音使两个正想打出手的人停了火。于松涛居然也会撒野，也会用广东话骂人，他指着阿兴的鼻子：“你丢一个我看看！凯华厂就是不怕你这号衰人！”

阿兴傻了，见了于松涛像老鼠见猫，低着头灰溜溜地走了。他回了一次头，向阿霞丢过去一个痛苦、凄凉、袁怨、绝望的眼神，那眼神使阿霞颤抖了一下，就像小孩听见惊雷。她觉得那里有杀机。

于松涛前不着村后不够店地问阿霞：“他说什么红痣？”

阿霞心在狂跳：“红痣……没听见，不知道……”

于松涛叹口气：“真是个流氓，居然对女孩子说出那种下流的话……”

阿霞胡乱应着：“嗯……就是……”

六

今年的冬天，香港雨水特多，抽湿机放在卧室里，一天抽出三桶水，真腻死了。

江锦萱躺在那张名牌床褥上想静静地睡一会儿，下午五点钟，她要去启德机场接从台北开来的飞机，她的契爹陈百雄也许会给她带来富有刺激性的消息。但是她睡不着，有一个男人的身影总是出现在她的幻觉之中，他时时来搅扰她，大模大样走进她的生活中，时而模糊，时而清晰，她想不起他的模样，只是不断地闪现那一身白西装、红领带。她问自己，他到底是谁？她又欺骗自己说：不知道。但她十分清楚，那男人到底是谁。有一种男人是很怪的，你见他之时会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你会忍不住多看他两眼，自以为已将他铭刻于心了。但离开以后，睡一觉起来，你会发现他的形象变成模糊上片，你无论怎样凝神回忆，也拼凑不出一个原来的他。越这样，你会越不顾一切地去搜索他的音容笑貌，偶尔抓住了一点，过一会儿又消失了。这种男人一定是十分厉害的，连他的形象也不让你一下子摸到，何况他的灵魂！

江锦萱正是处在这种不识那男人庐山真面目的焦的与恼火之中，今天，她终于承认那男人就是于松涛，她问自己：你这是一种什么情绪？她回答自己：我恨一切我驾驭不了的男人！是恨，没有别的。

是恨，就是恨，当她确认自己的心情以后，决定以恨还恨，她会有许多办法去收拾她恨的人的。

睡不着，只好起来，总该打扮一下，去接契爹。她不愿打扮得太漂亮，她不喜欢他欣赏自己时的那种目光。但也不能太马虎，契爹是香港有名气的富商，虽然比不上邵逸夫、李嘉诚、包玉刚他们，但几十个亿的资产不能不说是一堵挡风的墙。她一个孤身女人，能得到契爹这样有名望、有风度的人的照料呵护，实在是她的福气啊！她选了一件黑白相间的细花法国薄呢套裙，白色的凤楼，既不艳又不暗，恰到好处。J面墙的茶色镜映出她妖烧的身影，一对丰乳高耸着，像要对所有它中意的男人说话。这是绝对的秘密，是她七年前到新加坡一位名医那里做的隆胸术的结果，那时，她总梦想参加香港选美之列，但是她的胸太小，居然不知厉害地跑去新加坡找那位美国名医给她填了厚厚一层硅胶之类的填充物。那年她父亲还在世，她悄悄地做了手术，没有任何人知道，粗心的父亲也从未察觉，她是用了这个李佳玲别名去做的手术，因此，全世界只有她一个人知道江锦萱那一时豪乳是假的。这对乳房是她的骄傲，腋下的疤痕早已消失，连她自己也常常以为自己天生就拥有这一时财富。这对美乳加上她的细腰，丰臀，长腿，使他走在马路上，总要粘住许多目光，她骄傲得很！这几年她开始做生意，父亲是名气不大的律师，没有给她留下多少积蓄。父亲撒下她去到另一个世界，父亲的好友陈百雄是义气人，收养了她。他虽有的是钱，但江锦萱的直觉告诉自己，女人要想在这个社会上立住脚，受到人们的尊敬，必须靠自己。她有多大的本事？她懂多少生意场上的诀窍？她深知自己靠硬本领是不行的，那么，她就调动起女人而且是风度一流。相貌出众的女人的一切有利因素，专同那些有名望的男人周旋，她获得了小小的成功。从商三年，赚了一百万港币，但远远不够，她的目标是一千万美金。她要使自己成为香港的富婆，让人们尊敬她，羡慕她，而不是蜷缩在契爹的大翼之下，仰人鼻息。对实现自己的理想她充满了自信，因为男人在她面前一个个献殷勤、争着讨她的好，情她吃饭，愿与她

合作。她有一句自己发明的格言，女人要想征服世界首先必须征服男人，而男人要想征服女人首先必须征服世界。因此，她非常愿意同男人打交道，看着他们一个个倒在自己的裙裾下，心里会激起满足的狂澜。有多少男人向她求过爱，有多少男人想与她作爱，她已记不清了，但她很会把分寸，要保持高贵的形象必须交际广而不滥。她已经二十九岁了，只跟五个男人有过性爱，她真诚地爱过他们，但他们却让她屡屡失望，她又抛开了他们。她生平最瞧不起没有出总的男人，敢说不敢当的儒夫，不仗义自私自利的小人，出手小气的吝啬鬼，不停地追逐女人的色狼，控制不住自己的赌棍……她心目中值得为之付出永恒的爱优秀男人实在是太多了！她下定决心，不找一个自己爱得发狂的男人决不草率地结婚。

启德机场虽然小，却永远葆有特殊的魅力，这里是全世界起落飞机架次最多的机场。维多利亚海永远瞪着那硕大无朋的蓝色的眼，盯视着各种型号的飞机信号灯的红光，就像情人深情的注视。

江锦萱到这机场不下一百次，每次的感受都是相同的，然而每次的感受却又新鲜得像朝霞。富丽堂皇的内装修；各种肤色人种彬彬有礼的举止，服务小姐淡蓝上衣，深蓝裙裾的洁净和谐；服务人员那永恒的温馨的微笑……这一切总会使江锦萱油然而生出一种自豪感，作为一个香港人的自豪感！只要一进入机场大厅，她就会情不自禁地挂上微笑，向一切冲她友好微笑的白人、黄人、黑人送去香港东道主的注目问候。她会感到自己是上等民族，最有档次的人种。有时候，她甚至会激动得鼻子发酸，觉得自己也像维多利亚海那样博大、深情，温柔，安详。需要去爱，更需要被爱。

当陈百雄那架波音 747 飞机的信号灯投影到大海之时，江锦萱已守候在出港口。手里捧着一束鲜花，这是她接契爹的惯例，那老头特别爱花。她老远就看到了那熟悉的一头很有气派的闪光的白发，那是一个并不老的老人营养丰富的见证。就像老玉米的穗，油光水滑，显示着多种维生素的活力。

陈百雄的眼神不差，在众多接客的人中一下子看到了自己的契女，他高兴地挥动着长臂，真有点大喜过望，因为他根本没有通知江小姐，更想不到她会突然出现。当他接过那束鲜花时，来了个西方式的礼节，亲吻了一下契女的额头，喜孜孜地：“我还以为阿萱的中觉要困到明中午呢。”

江小姐淘气地一皱鼻子：“契爹要返回来，我能困得着吗？”

“可我并没话俾你知。”

“这就叫父女的心灵感应。”契女嘴很甜。

“对对……心有灵犀一点通！”契爹的眼笑成了一弯镰刀，收割着抑制不住的喜悦。

在汽车里，陈百雄老谋深算地侧过脸，望着开车的江小姐：“阿萱，你是不是有什么急事要求我？”

江锦萱心里一惊：好厉害的眼。嘴巴里却说着：“契爹，看你说的，我江锦萱是那种实用的人吗？”

陈百雄哈哈一笑：“我话笑啦。”

“契爹，那边怎样？”

“你指台北的家？”

“我是讲你此行。”

“咁是有收获，我帮手大仔买进了五百张蔡氏股票。”

“他的股票一张就是五十多万港币呀！”

“我们的股票生意要做就要绝对做成大户。”

江锦萱扬起秀眉：“契爹，你今日点解咁开心？”

“因为你来接我，因为我没话俾你知，你就来咗，更因为我心里正在挂你你就出现了，一切全是好兆头。”他以画家欣赏自己作品的眼光打量着契女。

江锦萱不喜欢契爹这种商业性的目光，仿佛是在估一件高级商品的价。急忙以开快幸去牵开老头的目光，果然老头调头看着窗外，急切地：“阿萱，唔要开快车！”

其实，陈老头是个蛮规矩的人，老伴死了十二年，他一心扑在事业上，加拿大和南韩的房地产公司、菲律宾和新加坡的食品公司、粮油总公司、泰国的超级市场连锁店全是这几年搞起来的。他没有时间搞女人，只有一次，也许是十年前，他仿效其他香港富人包了一位二流电影明星，为她在九龙买了一幢别墅，供了她一年的花费，花去了差不多一千万港币。但他并不爱那性感而俗气的女人，包下她不过是一种身份的满足，他只同她有过夜风流，以后就很少去那房子。偶尔去一下也是行色匆匆，他从心里瞧不起这种卖身求富的女人。他很清楚，她一面做自己的“包身妹”一面趁他不在，在外面与情人幽会，将他给她的钱去供其他男人花。虽然约法三章，规定了她不许有其他男人。她若违约，就可以断她的费用。但他明知她违了约，还是供养了她，他严守信用，一年的合同，只等一年满期他就撤费用，但房子是白白送出去了。这以后，他再也不沾这类商女，他的朋友要做中间人，撮合他与某一流性感明星 XX 的风流亭，一年只需一千五百万港币，但他坚决拒绝，他才不信那女人真的倾慕他已久之类的谎言，她们只倾慕他的钱，他再也不去当第二次傻佬。一想起这一类女人不结婚就是为了被富人包过来包过去，攒足一笔丰厚的财产，再去买心爱的男人，他就恶心。高级妓女和低级妓女相同之处都是用身体去换钱，说穿了，都是工具。他讨厌这种工具，还是想正正经经要一位太太，他六十多岁，不算老，又有钱，想要十八岁的也垂手可得。人们都说，十个女仔九个味，一想起年轻女仔只认得钱，真是不寒而栗。因此，他一直在中年女人中物色，三十岁到四十岁都可以，只要他能爱上她。然而他失望了，经人介绍的、自己认识的、茫茫妇人的海洋中他居然看中一位，说不清自己的感情为什么像罩了一层玻璃罩，挡住了外面遮住了自己。

车到湾仔，陈百雄想上马会餐厅去吃中餐，而江小姐想吃西餐，他一向依她，便去了金钟的富丽豪大酒店，那是一家极富情趣、满目生辉的酒店，在顶层的旋转餐厅，可以看到北边的维多利亚海，远远俯瞰九龙尖沙咀商业区斑斑澜澜的灯火；当旋到东边时，可以欣赏湾仔与铜锣湾灯火通明的丰姿；旋转到南边时，可以饱览港岛山顶的览车和一幢幢小巧玲珑的别墅；转到西边时、中环及金钟的世界银行楼群历历在目。江锦萱每次到这里心情都会激荡一气。她興味盎然地挑选了俄国的红菜汤和黑面包干、法国的生蠔、美国的烤小牛肉、日本的生鱼片、印度的炒饭，最后，又喝了一碗意大利青豆汤……好了，这一下全世界都在她的口中了。这顿饭吃了两个钟头，正好旋转了两圈，陈百雄最不爱吃西餐，只好去选了几样印尼菜沾了一下舌尖，算是舍命陪君予。饭后，阿萱驾车钻过了长长的港岛隧道到了浅水湾的别墅。第二天，天居然放晴，江锦萱兴冲冲地与陈百雄去了粉岑高尔夫球场玩开了富人才玩得起的这项高级体育运动。陈百雄极少的一点空闲时间大都在这里消磨，填

补了没有女人的空白。有契女陪她打球更是兴趣盎然，他挥杆潇洒，动作很帅，一杆子，那小球在天上画了一个长长的弧形，落到了草坪区，他急步向前去，远远地冲阿萱喊开了：“离洞只有三码，我今天要争取半场一百一十杆。”

江锦萱也是老手，她挥杆的姿势很有舞蹈感，身体的平衡转动很规范，陈百雄总是夸她：“靓！靓动作。”那股刚中有柔，柔中有刚的劲是别人学也学不去的。她的球落在距干爸的球七码左右的地方。

陈百雄冲着跑过来的阿萱：“靓球！”

江锦萱大声地：“我也创半场一百一十六杆的纪录！”

陈百雄赞赏地：“你可能超过我……阿萱，我在温哥华买的房子离高尔夫球场很近，全是为了你，你这个狂热的女球迷。”

江锦萱停住了正欲挥拍的手：“加拿大我不想去。”

“暂时？”

“永远。”

“为什么？”陈百雄走近江锦萱：“移民的事我全办妥了。”

“我突然决定，我搵钱的目标在那边。”

陈百雄一惊：“你是说……大陆？”

江锦萱激动地：“那边是特区……特区……对外商、港商政策很优惠。契爹，到美国、加拿大想温大钱是不可能的，大陆这边就大不一样！”

“不行！”契爹脸一沉：“不行，你现在不走，到了九七年……”

江锦萱打断契爹：“九七年怎么了？我偏要在这儿坐等九七年，我就不信九七年共产党会把我们都食晒。”

“阿萱！你跟着契爹还怕搵不到大钱？”

“契爹，我应该有自己的天地，我都快老咗……我知道，不管我做什么，您从来理解我，支持我，是不是？”

陈百雄最架不住子女撒娇，只好叹口气无可奈何：“你呀，太任性，都是你老豆娇惯的结果。”话说到此处，陈百雄知道自己必依了这个他看着长大的干女儿，她父亲娇她，他也娇她，他当了二十九年干爸，比亲爸还了解她。这个鬼女崽，你若不依着她，她就先斩后奏自己悄悄去做了。她拗得很，进也好、退也好，理全被她占全了。他像发泄爱猛一杆挥去，小球在空中旋呀旋，悠悠然地落下去。

江锦萱随即一杆，这个小球追着那个小球的轨迹，像小鸟一样飞呀、飞，居然就飞在那个小球的旁边，只差一码。

江锦萱飞跑而去，高兴得拍手大笑：“契爹、好运气，两个波打到一齐了！好棒、好靓！够劲！”

陈百雄不以为然：“靓乜嘢？”

“我的球紧追你的球，说明你有好运，我也要跟着沾光。”

“什么好运？”

“你台湾的股票谁要大涨。要大发。”

陈百雄拍拍干女儿的头：“小滑头，总打听我的股票，要刺探我的经济情报？”

“我跟那边凯华公司签了一笔合同……”

“要先预付多少？”

“我自己付得起。”

“几个小钱，我随笔一挥。唔晒动你那点小本钱了，要几多？七万？十万？十二万？十五万？三十万？四十万？六十万？”

干女儿点点头。

陈百雄一笑：“俾你咁几个小钱值得同股票联系在一起吗？我破了产也付得起你的小花费啦！”

江锦萱脸一红：“我随便问问……”

陈百雄看看手中的球杆：“我不是打波的老手，你是、哈……”他暗地里佩服干女儿向他要钱的含蓄方式，她是轻易不会开口向他要钱的。越这样，他越想给予她。他喜欢她稚嫩中的老练、自尊。

这两年，为了她的婚事，他伤透了脑筋。他为她物色了不下一打有身份的男人，蓝眼睛黄头发的、黑眼睛黑头发的，企业家、高级经济师、腰缠万贯的商人、医生、……有的她根本无兴趣见、有的她虽见过，约会两三次就吹了。不是嫌人家蓝眼睛一举一动带着傻气，就是嫌人家黑眼睛一张嘴就透着俗气，不够劲，不够味，不够高雅，不合她的意。一个拜金主义者，何以对真正有钱的男人挑三捡四？世上哪有那么多十全十美的男人？陈百雄觉得他的契女是一片变幻不定的云，从形到神都在不停地流动，真希望她能安定下来，就像老母鸡下的蛋那样安静。能让他这个当干爹的抓得住她、看得透她，为她营造一个安适的小窝，看着她幸福地生儿育女。这样，他也算对得起她在天上的父亲了。

他有三个儿子，他对他们并不特别亲。奇怪，他就是喜欢这个干女儿，从她一生长下来，还是个细日的时候他就喜欢她了。

七

“大令：今天一早，我突然醒了，我觉得有你的信，匆匆奔到办公室。果然，你的信就端放在我的办公桌上，虽然昨天刚刚收到你的短信，按说，后天才是收信的时间，但我仍然掐准了，这说明心灵是有感应的，这种感应就像强电流能穿透两颗相爱的心。”

为了写好我的小说，我这两天从一个香港女友阿穗那里借来了《圣经》，读得很苦，但很专注，我小说的名字叫《紫色的方舟》。方舟这一词源于圣经上伪诺亚方舟，我当然要好好了解一下它的全部含义。

人类真是凶恶，上帝造出了他们，他们却不认识上帝，反其道而行之，上帝后悔造人于地，他要将所有的人、飞禽、走兽、昆虫统统消灭，于是降雨四十昼夜，淹没了世界的一切生命。唯独因诺亚是个义人，上帝允许他造了一个长三百对、宽五十对，高三十吋，共三层楼高的方舟，在发洪水之前，携妻儿亲人躲进方舟避难，于是四十天以后世上只剩诺亚一家人，上帝赐福给他，将天空、土地、海洋全赐给他和他们儿子，以后的人类，就全是诺亚的后代，诺亚自己活了九百五十岁。我向你讲述这个故事，是因为我边读边产生激情。我感觉，你就是我的诺亚方舟，我在这小舟里栖息、写作，心里从未有过的恬适。虽然你不在，我也感觉得到小舟对我的呵护、守候。我的诺亚方舟，我的爱！是上帝将你赐给了我，我永远感谢他！阿门。

还告诉你一个笑话，阿穗说上帝能与她对话（她是基督徒），她让我也加入基督教。真是的，我是中国人，怎好去信洋教，相比之下，观音还是更亲切些。她（他）毕竟是黑头发，黄皮肤，如果我也是基督徒，每天祈祷、忏悔，口中念念：我主，我父，阿门，会把你这共产党员吓成什么样子。（一笑）又是夜里两点了，往往这种时辰是最、最、最想念你的时候，你也许正在想我，也是难以入眠吧！赐吻给我，我的方舟。

爱你的妻子莹

七月八日

捧着妻子这封香喷喷的信，于松涛的血管在扩张、血流在加速。每次读妻子的信都抑制不住这种唇焦口燥心慌意乱，似作爱前的激动。这封信他最爱读，因为他喜欢妻子把自己比成诺亚方舟，但愿他是、永远永远将她那颗美丽善良温柔的心和情留在他的方舟里。别说四十昼夜，就是一千昼夜的洪水泛滥他也不怕。有她，他就不会寂寞，无所惧伯，即使人类全灭绝了，地老天荒了，他也是富有的。在去往华侨饭店的一路上，他一直想着冰莹那可爱的小模样，她那样纯洁，纯洁得把整她的人也当成好人；她那样狡猾，狡猾得在与于松涛结婚之前，一直坚守他俩恋爱的秘密，连父母都被她瞒过了，于是，没有任何阻力，他俩就成了，结婚那天，舆论哗然，但无济于事了，很快便平息；她又是那样天真，居然认真地要于松涛为她设计一套婴儿吃、喝、拉、撒的报警器，以便将来她生下小宝宝好炫耀丈夫的能干；她又是那样博学，能把对莎士比亚、曹雪芹、歌德、郁达夫、塞万提斯、尼采的比较引伸向东西方的文化和社会的比较，形成她自己的“怪圈”论，居然让于松涛也心悦诚服；她是那样活泼，唱起来跳起来，像一只金丝鸟，连上卫生间也关不住歌喉；她又是那样深沉，安静起来，思考一天，可以望着窗外的电线杆子一动不动，电视、音乐、录相全吸不走她的注意力，然后就笔走龙蛇，冷不防蹦出许多别人想不到的梗梗珂珂的精采的文字；她又是那样通达、善良，于松涛的过去、于松涛爱过的女人，全都在她那硕大无朋的胸海中得到包容；她是那样傻气，居然也会提出：如果我和我的女儿都掉进水中你先救谁的大俗问题，只不过她的不同就在不让丈夫回答，而是自己回答：她小，

你先救她，再救我；她是那样没有主见，无论大事小事都爱说：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脸上总是溢着一望无际的诚恳；她又是个很笨的女人，总是缺乏方向感，出门坐公共汽车十次有三次会坐反方向，回到家总是气得眼圈发红；她又是个很会撒娇的女人，当她犯了错误，丢了钱，丢了车钥匙，她会嗲兮兮地勾住于松涛的脖子说上一句：都怪你，都怪你……耍个小赖，就使于松涛转气为笑。她又是个极为干净的女人，洗衣服一定要用香皂，她的身上永远散发出一股玉兰花的香味儿，于松涛会在那香味儿中醉得脸红红的……啊！她是个少有的女人，于松涛可以从她身上品味到各种滋味儿，永远不会腻，永远品不够。活这么大，于松涛结结实实地领教到了走火入魔的感觉。

刚进入华侨饭店，就看见胡鹏气冲冲地往外走，一看见于松涛，做了一个打道回府的手势，于松涛忙问：“怎么了？”

“坏透了，香港人坏透了！”

“到底怎么了？”

“谈不成，昨天说得好好的给我们两万台，每台十一港币，今天变成了九港币……”

“你们已经谈过了？”

“对不起，你迟到了十分钟。”胡鹏黑虎着脸，越过于松涛，大步走去，取了自己那辆破单车，蹬上就走。最近他心情坏透了，不顺心的事情太多，于松涛原谅他了。刚才他为了给冰莹发信，绕了点儿路，来晚了几分钟，挨两下骂是活该。只好默默跟在胡鹏身后。说心里话，对今天要谈的这笔生意，他根本没什么兴趣，那个香港的中间商，活像个抽大烟的厨子，身上油哈哈地泛着味儿，声音沙哑得像喉咙里敷了八层咽不下去的豆酱。胡鹏居然对这种人也感兴趣，这种结果也是想象中的。那种没挡次的小商人会讲信誉？于松涛越想越懊恼，香港人、香港人……什么香港人都敢掐自己一把，他们俨然以亚细亚的一等公民自居，进到大陆这边来的除了江小姐，还真没见到什么像样的，十笔生意九点九笔谈不成，他真是腻味极了。刚来特区的那股新鲜劲早已苍老了。他和胡鹏之间只有他俩能意会的友谊，也说不清为什么会触摸不到默契的边缘了，似乎人们都因为心情变恶劣而将往日的程序改变了。胡鹏最近对他少有笑脸，莫不是又与段怡芹吵架了？他还在怀疑段怡芹与他割不断旧情？如果因此而冷淡他，他只好不吭声，如果因为厂里生产不景气而冷淡他，他会毫不迟疑地回答他；如果没有我，你和你的老婆正在饿肚皮。胡鹏不挑明，他可以忍受，一旦挑明，他一定要维护住自己的尊严，总不能因为你胡鹏调我回来，提拔了我，我就一辈子当你的孙子、看你的眼色！

正当于松涛将满肚子气恼强往下咽之时，胡鹏突然回过头，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有你一封欠资信，我替你付了钱，到我办公室来取吧。”

一定是冰莹的信！这个小家伙，只管洋洋洒洒地写，就不知道有超重这一说。于松涛心中的不快顿时冰释，望着胡鹏那有些佝偻的背影，心中又泛起同情的潮。想起去年胡鹏千方百计找到他，把他从广西调到深圳的恩情，不禁骂自己一句：没良心，你可不能恩将仇报。

回到厂里，于松涛兴冲冲地取了那封厚厚的信。一看信封就知道根本不是冰莹的信。展开一看，原来是上海市十几家买了他们厂组装的收录机的顾客联名控诉信，信中将凯华厂指责成为骗顾客钱的强盗、生产废品的大本营，光是签名就整整两页纸，大约这几家的老父老母、儿子、孙子的名都签上了。

于松涛沮丧地把信递给胡鹏，默默地观察着胡鹏那由白变紫，由紫变青的脸色。最近收到类似的信很多，凯华厂成了出废品的典型，市里通报批评；连《人民日报》也毫不留情地报道了三洋名顺给凯华组装成废品，在上海，还与飞跃电视机搭配出售的消息。凯华厂真是名声大噪！说来也怪，胡鹏越是暴跳如雷，于松涛反倒越平静。事实上，于松涛的反常心态是因为胡鹏的过分自信使他反感，他最不喜欢听他说：“我是北京国营大厂的领导，特区这么巴掌大个地方的区区小厂我会管不好？！”你看，麻烦来了不是，北京和特区、大厂和区区小厂之间隔了十万八千里，恰恰你能管好大厂就是管不好小厂，你能管好北京就是管不好特区。那又不是做算术，1加1等于2，于松涛倒是很希望通过这次的不景气给凯华、给胡鹏一个教训。

其实，压力最大的还是段怡芹。她是总工程师，一切技术问题由她负责，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实际上是栽了她的面子。丈夫冲她吼，说她的质检部门严重失职，她心里清楚。她的质检工程师是一流的，决不会失职。她心里有许多疑窦。奇怪，她不想同丈夫谈，却情不自禁推开了于松涛的办公室。

“松涛，你对我们厂这次栽倒有什么看法？”段怡芹一进门就单刀直入。

“我认为光责怪技术部门远远不能解开这次凯华失败的谜。”于松涛提着手里的笔。

“松涛，咱俩想到一块儿了！”

“怎么？！”

段怡芹一兴奋，脸上有了红润，眼睛也亮了：“我认为，我们的失败绝对是对技术以外的问题。”

于松涛急切地：“难道……元器件本身有问题……江锦萱

她……她有那么大胆？”

段怡芹酸溜溜地：“你和老胡对那妖女太不提防了，这种女人只会利用男人的弱点为她赚钱。我真不明白，像你这样的男人怎么也会对那样的女人产生兴趣？”

于松涛打断她：“我怎么了？”我什么时候对她产生了兴趣？！”

“你从来不重外表，去见她倒要梳洗打扮，换装、换鞋，这种心态不正常嘛……”段怡芹本来不打算说这些的，自己都莫名其妙为什么会说出这么醋兮兮的话来。

于松涛的脸红到了下巴，一下子明白是胡鹏在段怡芹面前泄露了他那天又是刮脸又是换装的天机，胡鹏不该向怡芹说这些。本来毫无用心的举动，这样一传还了得？如果谣传他迷上了那港女，他还有脸在厂里呆下去？他还有脸去见冰莹？满腹的恼怒化成了一句话：“传话的人真卑鄙！”说完扭头便走。

段怡芹傻了。她怎么能像个没受过教育的家庭妇女一样对这种男女间没影的事津津乐道？为什么控制不住自己的嫉妒，像个正处于初恋的小女孩一样冲动。她推开门，大步追上于松涛，嗫嚅地说了一句：“对不起，都怪我，我不是有意……我只是对江锦萱有怀疑，决不是对你……没有人传话，我保证……”

看着段怡芹急得发红的眼圈，于松涛的愤怒像大河拉了闸门，“唰”地一下就隔断了，他倏地想起了当年他们一起在山西晋东南搞四清，她要求火线入团，却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上面没有批准，她到他面前红着眼圈申辩时的情景，那时他真爱她，连她鼻尖上几颗小雀斑也显得那样动人，作为工

作组组长的他，真恨不得将那刁难段怡芹的人一拳揍到吕梁山下。毕竟是爱过，包容量也就大，他原谅了她。却不知怎样处理她俩的接触分寸。女人如果对某个男人特别敏感，逃不了的那是爱。多年来，怡芹下意识流露的这种感情他时有察觉，现在他心里有冰莹。不然，他真的把不住自己会不会旧情复燃。如今，他所有的情已经给了冰莹，别的女人想借一分也借不去。他吝啬得只说了一句：“没什么，算了算了。”其实，他完全可以这样说：“你不要想得太复杂。对付江锦萱那样的女人我仅仅是公事公办，怡芹，这么多年了，你应该了解我。”仅仅加多一分色彩，就能恰到好处地堵住这个还在爱他的女人的嘴，又不至于伤她的心。恰恰他没有把握好尺度，于是，只好内疚地看着这个女人眼圈红红地转身离去。没办法，他心里说：对不起，你已不是当年的段怡芹，我更不是当年的于松涛。硬着一颗心，掉头走去，转眼之间冰莹的影子就塞满了他身体的每一个空间。饱涨着对冰莹的渴念，他要去找他不想找的各类男人，去对付他不想对付的各种女人，不得不同意段怡芹的见解，那个香港妖女江小姐的确不得不防，这些中间商，唯利是图，只要能挣钱，什么缺德事都做得出来。元器件，他也很怀疑她的散件不完全。路过胡鹏的办公室，正想推门而入，听到他与怡芹在大声争吵：“……你是总工程师，我不找你找谁？”

怡芹嗓门也不低：“那么好！我这个总工程师要求对质量全面检查，如果查出技术问题，我愿马上辞职，回家当家庭妇女！”

“怎么检查？”胡鹏问。

“花出几千元，我带几个工程师去广州检测。”

“呸！几千元？几元钱我也拿不出来！”

于松涛急忙躲开了，这种时候他闯进去搅到他们夫妻的争吵中会是很尴尬的。他又绕到了厂的后面小树林中，他需要安静下来好好想想怎么收拾眼前的残局。真恨不得飞到香港，抓住那妖女，让她承认在散件上搞了鬼，他就可以按合同规定，好好罚她一笔，出出心头那股气，但是，他办不到，他长长的腿跨不过那短短的罗湖桥。即使查出元器件有问题，你又能怎样？人家照样像花蝴蝶一样风流，腰缠从这边挣得的万贯，却把这边的人当穷鬼一样蔑视。认了吧，于松涛，谁叫你爹妈把你投生在这一片贫瘠的土地上？谁叫你心比天高、福比纸薄？谁叫你啃的是电子这块最难啃的硬骨头，端的是这样一个破饭碗？谁叫你心血来潮，跑到这么一片苍蝇蚊虫称霸的土著村落？想发财，想成就事业，天知道猴年马月？特区不过是个香港廉价的加工区，被江锦萱这样的女人牵着鼻子走。这种干法有什么劲？越想越沮丧，就在这片刻，他甚至萌生了改行的念头。中国的电子工业太落后，永远矮别人一头，他永远要向别人仰视，于松涛的本性恰恰是想俯视世界的啊！

“于总，您散步呢？”阿霞突然出现在小树林中。

“阿霞，你干什么呢？”于松涛问。

阿霞将手中的大塑料桶一晃：“采了一桶蘑菇，看，鸡腿蘑……比我们湘西老家的种类还多！昨天落了雨，今天肯定多。”

“我还以为广东这边没有蘑菇呢。采它做啥？”

阿霞莞尔一笑：“好吃呀！”

“好吃？”

“没活干，食堂伙食越来越坏，我发现了这树林的秘密，已经偷偷干过好几次。你真粗心，中午吃饭蘑菇炒肉就是我的功劳。于总，千万别声张，

免得坏了厂里的劳动纪律。”

于松涛四下环顾：“我怎么看不见蘑菇？”

“别动！”阿霞叫道：“你的脚底下就有一窝……别踩了。”阿霞眼明手快，三下两下扒开于松涛脚侧的泥土，一窝白花花、肉乎乎的蘑菇像一群白胖的小娃娃一样雀跃而出。

看着兴奋的阿霞，于松涛感慨地：“你真能干。我批准你搞这项副业，增加我们的营养，何乐不为？哎，怎么我看不见？”他的脸色阴转晴了。

“你是城里的洋学生，我是乡下的土妹仔，我是同泥土打交道的，我的眼专门能识破泥上的秘密……哈，又是一堆！”

于松涛想：人，容易满足的，采一桶蘑菇就能忘掉天一样大的烦恼。

阿霞突然冒出一句：“那个香港商人、江锦萱，有多大？”

“不知道，我从不问女士的年龄。她这种女人我更不问……怎么了？为什么问这？”

“我今天在小街看见她，穿了一身黑，像守寡的，这些香港人真怪怪的，穿衣服要配套，黑衣、黑裙、黑袜、黑鞋，年纪轻轻就往老里打扮，有钱烧的。”

于松涛突然激动起来：“你在哪里看见她？”

“老街。”

“真是她？”

“没错，她长得靓，我见过她一次，就再也忘不了。”

于松涛转身就走，步子快得像冰上运动员。

阿霞奇怪地看着于松涛的背影，自语地：“他怎么了？”

于松涛大步走出厂门，心跳得厉害。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一提江锦萱就会心跳，是恨？是怕？是妒嫉？是蔑视？好像都不确切。总之，只要一提她，于松涛就会觉得血压骤然升高，他决不允许自己堂堂男儿被一个女人当小狗小猫耍来耍去！

江锦萱是专程同乔启光来深圳这边吃狗肉煲的，她特别喜欢吃狗肉，香港政府却大有狗道主义，不允许杀狗，幸亏这边有个深圳，使许多馋狗肉馋得眼睛发绿的香港人有随时解解馋的机会。她同乔启光一齐过来是瞒了陈百雄的。因为她心明，陈百雄最不喜欢乔启光。可也怪，偏偏陈百雄中意的那些男人，她看不上，陈百雄不中意的，她反倒有兴趣。她喜欢抛却一切商业上的拖累，用来专门过来消遣一番，吃狗肉、放鞭炮，这些都是在那边办不到的。她悄悄约乔启光一起过来享受已经三次。她知道，乔启光这位中学时的老同学一直默默地爱着她，只要她发话，他再忙也会掉头跟她，她就是中意他的深沉。多年来，从未听见他对她说一个爱字，但那爱却溶在他的血液里，他曾经有过相当困难的时期，却从未听他呻吟半声。江锦萱喜欢他坚强、内在、含蓄，更喜欢他从来不勉强她去做她不想做的事情。她很奇怪，为什么契爹不喜欢乔启光，总说他太过精，是单眼佬看嘢，一眼就能把人看晒，同这种有心计的人打交道是要吃亏的。江锦萱不明陈百雄这个结论从何得的？她恰恰认为乔启光很厚道。再说，他精点有什么不好。他是律师，当然应该目光犀利，傻乎乎的男人有什么可爱？

深圳的老街破破烂烂。加上下了点儿雨，一路上的烂泥不客气地对人们横着膀子，小店小铺传出收录机里三流香港歌星嗲声嗲调的粤语歌，腻得连空气也发粘了。人一踏入这块地盘，就会感到一种忘掉身份的昏眩。这种低档的地方，不知为什么江锦萱却喜欢，特别是冬天，她会感到这里狗肉的香味把寒冷、潮湿都荡涤了。总之，她因为爱狗肉爱上了这条街，这条街有享不尽的温暖、享不尽的口福。

“狗肉大王”是特区成立以后第一家个体餐馆，在小街独占鳌头，门庭若市，宾客如云，生意之好，令左邻右舍的小老板妒红了眼。特别是周末，那些有钱的香港人全家齐齐开来，不去中族和华侨那样的当地大饭店，专门登这布衣小店。于是那狗的惨叫声，配着迷离的音乐，傍着吸活蛇血的人的大红嘴，使这小街狭窄的夜色呈现出疯狂的高调。

江锦萱没有料到，她今日的雅兴会被于松涛给搅了一棍。

于松涛是在当地最好的华侨饭店查到了江锦萱的房号，又从服务员那里了解到她可能去老街吃狗肉。于是拉上胡鹏就跑，好在胡鹏被老婆说动了心，也大大怀疑江锦萱，他二人就这样带着愤怒、带着雪耻的激情向老街飞奔。一踏进“狗肉大王”，于松涛一眼就认出了江锦萱一身黑的背影，至于她对面坐的是什么人？男的？女的？他完全不注意，直奔目标而去。冬天的热汗濡湿了他的额头。

当江锦萱突然发现于松涛和胡鹏，惊讶地瞪圆眼时，于松涛那排山倒海的怒气突然凝固了，这是一场没有想好情节和台词的戏，怎么演？胡鹏也意识到自己的疏漏，不由朝于松涛望去。就这样，于松涛凭着与女人打交道的直觉，挂起了一丝笑容，控制住因激动变得发颤的声音：“江小姐吃狗肉怎么不给我们打个招呼？”

江锦萱似乎有某种预感，这二位来者不善。但天生的高傲使她不论在什么场合都有着白天鹅般的镇定、悠雅，她回敬了一句：“怕你们请不起啊！”带着调侃的幽默。

于松涛以男人的迅捷反应：“那就你请。”

江锦萱有着女人精巧的聪明：“我记得有人跟我说过，男人，只有破产了才让女人掏腰包。”

都笑了，气氛略有回升，独胡鹏的脸板结着，他很不满意这样的开场，他俩急冲冲地赶来不是来打情卖俏的。他恼恨自己，就是想不出该怎样把话茬引到主题上。他不想在这港女面前畏畏缩缩，便毫不客气地坐在江小姐身旁的凳子上，左旁就是乔启光。江小姐根本没有向他二位介绍自己搭档的意思，而那位乔先生也根本没有想认识二位的意思，只顾低头吃自己的菜，似乎眼前的一切全不存在。胡鹏对这些香港佬蹦出的那股酸劲儿十分反感，黑虎着脸眼睛只朝对面的墙上看。他就是要让江小姐意识到他胡鹏心里不痛快，作为合作者，他有权对她质询。他不耐烦地向于松涛使个眼色，于松涛只得硬着头皮将话题引向他自觉空虚的那个角落。

“江小姐想必已经知道我们这一批收录机在国内销售的情况。”

江锦萱心里一寒，立即端起大亨的架子：“听说你们挨了报纸的批评，内地退货很严重，怎么会搞成这种样子？”

胡鹏终于憋不住了：“我们正是为这事来找你的。”

江锦萱淡谈一笑：“找我做什么？我又不是贵厂的工程师、不是质检员。”

胡鹏咬着牙：“我们严格检查了装配程序，没发现问题。”

江锦萱才不是那号痴线，立即以攻为守：“你的意思是，我的散件有问题？请问是什么部件？或许是你们又找到了其它的合作者，不便直说，用这种办法暗示我？”

胡鹏张口结舌，脸都气紫了，实在是他说不出具体问题，等于打了个败仗，又本能地看了一眼于松涛。

于松涛哈哈一笑：“江小姐误会了，我们是专程来请你明天去西园酒店吃饭，庆祝合作一周年。”

胡鹏惊呆了，不知为何于松涛会如此节外生枝，搞出这么个结果来。

偏偏那江小姐没有领情，慢腾腾地从那黑鳄鱼皮的精巧手袋里刷地取出了一摞信封，作出为难状：“眼下贵市电子公司多如牛毛，这么多请柬，我该应酬谁家？”

胡鹏被镇了一下，连精于言词的于松涛也一时语塞，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那位不知身份不知姓名的男士。那位男士坐在江锦萱的对面正低头拈住一块四四方方滚烫的狗肉，很有教养地往那很有身份的嘴里送去。看那吃相，他身份不低，看那对周围充耳不闻的做劲，他一定很有钱。有钱就会旁若无人，于松涛怀着又一次受侮辱的恼怒，正要说：“如果你果真这么受欢迎，我们就不为难你了。”他刚刚说出：“如果你……”就被江小姐打断，像是故意堵于松涛的嘴：“谢谢你提醒我这个一周年，难得！请告诉我明天几点？”

万万没想到她真的往里跳了，于松涛步步为营，被动加被动，只好从喉咙里咕噜了一句：“下午六点。”说完，拽起胡鹏转身就走。刚走到街上，胡鹏就咆哮起来：“你搞什么名堂？要请你去请，私人出钱，我公司不会给你付这笔钱！”

于松涛也正在气头上：“抢饭碗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又没查出人家散件的问题，这次来吓唬她一下就算达到目的，如果僵持下去，吃大亏的只能是你、我！”

“你就这么怕一个江锦萱？”

于松涛的自尊心被刺伤，红着眼怒视胡鹏：“怕她？怕她就不会来找她！”

我是怕他们！”他一指街上那些小门脸儿的“公司”：

大华电子公司，一条窄缝儿，新华电子公司，一爿小铺面儿，大中华电子公司，一块巴掌大的柜台，大亚洲电子公司，像猫面一样短的一个门脸儿……

来料加工！来料加工吸引了多少优秀的、低能的、高级的、下贱的档次不等的探险者？！

胡鹏愤然道：“呸！一群抢草吃的野马。”他心知肚明，就这一群野马，全都向香港中间商伸着饥渴的手，把个江小姐、李先生之流……一下子抬到天上去。你拒绝她，她就倒向别家，甚至联合其它中间商断你的粮草，把你扼死。江小姐们不好惹啊！他不得不承认于松涛是对的，但嘴上又不肯服输，只得对天喟叹：“上帝，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吗？”

江锦萱也被一种懊恼的情绪所笼罩，她拈起一块狗肉，狠狠地骂了一句：“北佬！”突然对女伺一招手：“小姐，拿酒来！要最好的。”她眼睛发着光，笑得很灿烂，就像是喜事临门，坐在她对面的乔启光默默地注视着她，他已经摸准了她的习性。平时不沾酒，只要一激动，管它是喜、怒、哀、乐，准会借酒助威，你想拦也拦不住，所以乔启光只能沉默。江锦萱看透了乔启光的心，故意酸溜溜地：“启光，我要你陪我饮，一只全饮晒，点吗？”

乔启光想摇头，却变成了点头，他不是一个容易顺服的人，也就是在江锦萱面前，他会找不到自我。除了痴迷，还会心悸、心慌，就像奴隶见了他的主人，学生见了严师。好多年过去了，世道都变了，这种感觉却依旧。他觉得她一抬手，一投足、一张嘴、一顾盼，都带着一种威慑力，这正是使他着迷的。在法庭上、在被告、原告面前，在证人、法官面前，在众多的旁听者面前，他从来脸不红，心不跳，除了她之外，没有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能使他变摇头为点头，他的心坚硬如钢，只有这个女人能使他溶解。为了她，他三十多岁还没结婚，明知江锦萱的丈夫不会是他，他却心甘情愿地在她的磁场中被吸引，去体会那吸盘粘在悬崖上的畅快和痛楚，甚至痛苦也是甜蜜的。

当江锦萱向乔启光举起酒杯时，她自己把话挑明了：“我知你不赞成我，你点解不制止我？”

乔启光反问：“你指什么？”

“许许多多，包括今日的事，包括这酒……”

“我从来不想干预你。”

“你只会尊重我，是不是？启光，你用你的方式征服我，做的方式与众不同，的确不同。”

乔启光低下了头：“我从来没那么自信。”

“启光，你知我想你点吗？”

“不知。”

“将我手中的酒杯夺落，将酒泼在我的面，骂我一餐。”

乔启光笑了，这笑真是难得的一瞬：“你真会话笑。”

江锦萱狠狠地饮一口酒，答非所问：“这世界真不过瘾，不够劲，男人不似男人，女人不似女人，乱着咗……”

乔启光的脸刷地红了，他认为江锦萱是在挖苦他男人不似男人，在她面前真不知自己该怎么才对，如果真的去骂江锦萱一顿，江锦萱会怎样？是永远不理他，还是反而亲近他？在她面前，凡是拿不准的事，他宁可保守处理。

可恨江小姐不让他喘息，又逼上来：“阿光，说真心话，你是不是好同情他们？”

“边个？”

“还用问？”

乔启光为自己的怯懦而气恼，但仍然不得不回避：“我对他们的事不感兴趣。”

江锦萱借着酒劲的兴奋，像是要发泄一番故意去刺激那可怜的乔先生：“你当我是傻女？这么多年，我不了解你？阿光，当你对一件事沉默不语之时，我就知道你的态度了。”

乔启光对江锦萱的刻薄十分恼火，如果是别的女人，他可是绝对会掉头就走。但眼下，他还得吃、还得饮，只能继续以沉默来维护自己男子汉的尊严。

江锦萱还在斟酒，不停地饮，不知其所以然地骂一句：“死北佬，够劲、够威，今次我要看下你们点吗宴请我？”

乔启光这才忍不住插了话：“点解了！点解你明日真的要去赴宴？”

“点解不去？”

“怕是鸿门宴……我看那姓胡的，一块面似没熟的绿苹果，好难看。”

“怕什么？我从来没把他放在眼里。”

“看看，我制止你，你又不晒听，还不如莫讲嘢。”

江小姐嫣然一笑：“或许你是对的……但我中意跳火坑，对不起阿光，我这个人有时太差劲。”

乔启光看看表：“我该返回了，再迟就封关了。反正你今日不返家，我行先了。”

江小姐又给他斟满酒：“返不去就不返好了。”

“可是……”乔启光真不知江小姐想干什么：“我今晚……”

“有我在这边，还怕没你住的地方？”江小姐似在说醉话，又似在暗示什么。

乔启光心开始加速跳动。看着江小姐那红扑扑半醉的面，他心旌摇荡，感到昏眩。他非常希望江小姐挽留他，但又不存奢望，他还从来没有单独与她在一起过过一个夜晚。多么有吸引力，多么令他兴奋，他四肢发软，麻酥酥的，似乎每一条毛细血管都被渴盼的沸腾了，但一想起江锦萱说他男人不似男人，心又骤然冷却，男子汉的自尊使他说了一句：“明日是礼拜，说好了陪父母去教堂做礼拜。”说完就后悔了，如果江小姐真的放他走了，就等于放走了一个上帝赐给他的机缘，他为自己的懦弱和矛盾而恼火。

“你这个虔诚的基督徒啊……”江小姐不无惋惜地道。

乔启光皮幸她给了自己一个空子，忙补充：“当然……如果你认为我留下能让你开心……”

“点解？”江小姐又饮下一杯酒。

“你觉得点吗……”

“不，我要你讲！”

乔启光鼓足勇气，说了一句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的斩钉截铁的话：“我留下伴你！”

江小姐哈哈笑了：“我从来没见过你咁威，够劲，来，饮杯！”

他俩就这样一杯又一杯，借着酒力助兴奋，又借兴奋助酒力，把一瓶五

粮液几乎喝光。不知怎样付钱买的单，不知怎样步回华侨酒店，他俩在云山雾罩的飘飘然中躺到了那张很宽很大的香港海马名牌床上，在这荒凉、土气的地方，这就应该是女皇睡的床了。乔启光虽然脑子发懵，但有一个意识是清醒的，阿萱今晚心情很坏，她感到寂寞，他必须利用好今晚这千载难逢的时机，这时机是她亲身送俾他的，如果他错过，他就是世界上最最没用的傻男人……他耳朵嗡嗡作响，但阿萱的呢喃细语他是听得非常清楚的，那细语里揉进了五粮液的醇香，缠缠绵绵地扑进他的心里，“抱紧我……抱住我……阿光，我好冻……”他抱住她，浑身颤抖，血压升高，可恨胳膊被五粮液浸泡得软软的，他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也觉得抱得不够紧，今晚是他的第一次，第一次这样紧地抱一个女人，第一次这样紧地抱一个他热爱的女人，第一次同他所爱的女人同睡一张床，第一次从灵魂到腕体都在震颤。他后悔五粮液喝太多了，努力使自己清醒一些，然而，对阿萱那柔软的躯体的迷恋，使他头脑更加痴乱。他的嘴和舌全都不听指挥，几乎分辨不出她的眼、鼻、嘴，只知道贪婪地吮吸、吮吸那一份应该属于他的情爱的养分，他觉得她快被他吸干了，心里拼命喊着：慢慢来，不要急，对幸福的享受不要太浪费……慢一点儿，这一夜都属于你，你要让今夜八小时中的每一秒钟都染上幸福的玫瑰红！于是，他放慢了进程，为了久久地享受，他不时听到她梦一样的呻吟。终于，他抵挡不住最后的诱惑，他要浪费一下了，他要挥霍一下了，他感觉自己的每一个细胞都充了电，太阳赤裸裸地钻进了他的躯体，他很怕自己会爆炸了……”突然，他听见了她轻轻地哼叽了两下，那分明是在叨咕着：“不要……不要……”他还没弄明白她不要什么？为什么不要？就又听到几声均匀而又柔和的鼾声，这声音提醒他，她已经睡去，而且在深度睡眠中造出了梦呓。也就是说，他所有的情热事实上等于对着一个木头人在发泄。蓦地，他的激情从高空跌进了冰冷的深谷，仅几秒钟，就冻成了冰，半醉的头脑骤然清醒。她醉倒了，她早就醉了，他这个傻男啊！为什么要慢慢来？为什么他总是习惯性地令自己处于理智状态，该疯狂、该放肆、该迷乱的时候却保持冷静，白白错过了他盼了一世的时机，看着江小姐在一丝挤进窗帘的月光下苍白而平静的脸，他真恨不得一切从头开始，他需要不是这死一样的平静！这一夜，他深度失眠，五粮液搅得他头痛耳鸣，江小姐似乎永远不会醒来，他的等待何其滑稽？五点钟了，他于后悔、气恼、自责、疚心的情绪中慢慢睡去。当他一觉醒来，已是下午两点，身旁的阿萱早无踪影，只有桌上留下的一张纸条。

阿光：你醉咗，不忍叫醒你，我去街办几件事，你自己返回香港吧，今晚我要去赴凯华的“鸿门宴”，迟点才能返回了。乔启光解嘲地自语：“我醉咗？！弄了半天是我醉咗……”他觉得返回香港的路将会那么漫长。

九

莹，亲爱的：

告诉你一件十分十分过瘾的事，那个我写信告诉过你的江小姐，她被我好好整了一下，昨天，我们约她晚上到西园酒店吃饭，名目是庆祝合作一周年。你知道的，她靠我们挣了不少钱，应该我们是她的救世主，可她却一副救世主的姿态，我们最近受了致命的挫折，她却逍遥自在地过这边来大吃狗肉，似乎一切与她无失，我真要气疯了，但我们又拿她没辙，于无奈之中，我居然请她吃饭，连我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发出这样的邀请，胡鹏责备我，说厂里没钱请，让我自己掏腰包，我？我请她？笑话！于是，我用了个掉包计，你猜怎样？那位江小姐果然中计，她于昨天下午六点真的去到西园。而我，却根本连面也没有露、她等了足足一个多钟头，最后是气冲冲地返回香港。不出我所料，晚上 11 点，她打来一个电话，声音哆嗦着指责我耍弄她、欺骗他，我说：“我还一肚子气里，我们在新苑二楼粤菜厅等了你两个钟头，明明是你失约、为什么反倒打一耙？”哈，她当时懵了，西园、新苑，音大致相同，字却差了十万八千里。我趁胜追击说：“请江小姐以后再不要这样耍弄人。你的时间比黄金宝贵，我们的时间每秒钟价值连城。不想做生意，人情应该还在，我们好歹也合作了一年。如果你不想合作可以言明，不必以此种低劣的、不礼貌的、有失身份的手段来对待合作伙伴！”莹，我软硬皆施、以攻为守，说得十分痛快，如大江东去，一泻千里，收都收不住、连我自己都信那是真的，我从来没有这样理直气壮地撒过谎，不，应该是倒打一耙。实在是把我逼急了，什么叫狗急跳墙？哼！整人谁不会？那位小姐在电话里还真虚了，哼哼哈哈地：“我会听错？明明你说的西园嘛……有没搞错……”这时候，我的气也泄得差不多了，于是见好就收，我说：“江小姐，我也不怪你了，吃饭的机会多的是，只要有心合作。”说心里话，我都有点可怜她了，这就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于急难中利用西园和新苑的相同与不同救了我自己。虽是件小事，但毕竟她失算了，今天有一个体会，原来整人那么容易，略施小计，就能害别人蜕层皮。我从来不会整人，一辈子挨别人整，是我们的处境逼的我这样做，你怎样看？你想知道其他人的看法吗？胡鹏一听，指责我不仁不义，但他自己又是反对请江小姐的；段怡芹一听拍手叫好。说恶人就得恶治；另一位李副总则沉默了好几分钟才说了一句：她也会有受骗的时候？莹，我虽然很痛快，但第一次整人，未免有些出虚汗，天很冷，打完那个电话，我已是一背湿，放下电话头还有些昏。整人是这么容易又是这么难哪！我发誓，以后再不整人，毕竟是读书人，重礼重义，你说呢？

还有四十天过春节，我正在想给你买什么礼物？当我回北京的时候，已是天寒地冻，我自然要买一件使你一看就温暖的礼物。你想要什么？我打算去一趟沙头角，专门为你和你的朋友购一次物，你让我买十打袜子，你想让我成跑单帮的？！哈……太想你了，我掰着手指头过日子，思念是一种悠悠的折磨，是伴着甜蜜的痛苦，它使我时而自信时而不自信，时而觉得苍老时而觉得年轻。莹，我体验着从未体验过的一种感觉，你这个害人的小精灵。

祝

冬安

吻你

你的大鸟

1983 年 1 月 2 日

夜两点

大令：

读了你的信，我不由开心地笑了，你问我的看法，我嘛，又可怜你，又可怜那个江

小姐，她有她的道理，你有你的道理。她发难你，合理，你整她，合理！我是萨特的信徒——存在就是合理的。这世界上有左就有右，有上就有下，有阴就有阳，如果没有江小姐也会出现另一位小姐让你尝到愤怒，如果没有你于松涛，也会出现另一位松涛去治江小姐。对不起，我的回答可能让你失望，出于职业习惯，我不愿人云亦云，去重复别人。不管怎么说，我起码又发现了你的另一面，你很有些文学家的想象力，整人都带着艺术构思，还带着顽童恶作剧的天真，你小的时候是不是十分淘气？你在女同学的小辫上拴过蚯蚓吗？你在男同学的背上画过小王八吗？你把老母鸡打得满院子乱飞过吗？你有没有扮成怪物在晚上去吓唬你的妹妹或你的朋友？你有没有迎战过比你高大强壮的挑衅者？你有没有用小刀将沙发划开，探索一下它有弹性的秘密？你有没有在雪白的墙上写过×××是大坏蛋之类的字迹？我之所以问你这些，是因为我发现，小时候越是淘得没有边际的孩子长大了越是撒得开，办事能力越强，我倒是希望你小时候是个“坏”孩子，我并不喜欢对老师、对父母言听计从的好孩子，虽然我自己就是那样的孩子，正因为如此，我发现我自己身上的弱点，胆小，没主张，好哭，脆弱，如果我小时候也坏一点儿，犟一点儿，我现在就可能强大得多。小的时候我常想，若父母死了，我怎么活？我肯定也会随他们去死；如今我结了婚，我又想，若是你死了，我怎么办？我肯定会随你一齐去死。我不能想象自己离开了最爱的人怎么活下去？你看，我就这么没用。我说的不是假话。你大我十七岁，我今年二十四岁，你已经四十一岁了，如果真的有一天你不在了，也许那时你已八十岁，我才六十三岁，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吃安眠药，与你一同长眠在阴冷的九泉。只有这样，你和我才都不会感到恐怖和寒冷，我甚至没有勇气自己一个人孤独地去死，因为我太软弱，我希望你强，有你的强大我也就强大了。如果有人整了你，你就是应该不客气地还报他（她）！

我调到这家国家一级的出版社，好多同学羡慕我，真要感谢你的神通。昨天去领了工资，乱七八糟加一起是九十八块。我够用了，你不要给我寄钱，听平平说，你在那边常常只买素菜吃，我坚决反对！！！你肯定会问，平平怎么会知道？当然是她爸或者妈写信告诉她的。说明她餐这个厂长对你关心的。希望你以后不要这样抠自己。不然，人家会以为是我把你榨干了。这年头，大丈夫小媳妇就会引起种种议论，我不希望人家说我图你的地位和钱，你图我年轻和姿色，请你千万注意影响，更不能不顾及自己的身体，下次你再寄钱来，我就寄还给你！！

春节以前我有一趟美差，去宁波组稿。那是一个自筹资金出书的女孩，她来信邀请我去玩一星期，假公济私，计划上普陀山三天，太棒了。去普陀山是我早已想住的，唯一遗憾的是你不在。我真想跟你，就我们两个人，将全国风景名胜踏遍，爱情的足迹能使一道道山，一道道水焕发出只有相爱的人才能领略的奇特光彩。就像我俩第一次游香山一样，天黑了，却仍感到光明璀璨；天冷了，却仍觉得浑身暖呼呼的；黑黝黝的树影，却以为那是仙女的裙裾；没有足迹的野径，即使冒出一千个鬼魂，我们也不会害怕，只会觉得它们可爱。爱，就这样神奇，能改变自己的形象，改变伴侣的形象，改变山水的形象，改变宇宙的形象。很晚了，我要读《圣经》了，我不是基督徒，但读《圣经》觉得挺有趣，居然坚持下来，每天读几节，已读了四百四十一页，上帝虽不会保佑我这个非基督徒，但他决不会把我交给敌人手中，他是善良人的保护神，穷苦人的护身符。你别担心，我不会陷进去，只是当成一门科学在学习，《圣经》是信和爱的科学。信和爱使人得救，这是哲理，决不是斗争使人得救，你说呢？你这个共产党员，讲究斗争哲学的红色战士，哈！别骂我，大令，我们都会得救的。

祝

万事胜意

吻你

亲爱的莹：

上帝好像不喜欢我，因为我从不读《圣经》，江小姐没再露面，我们又快断粮了。我们有个叫陈昌霞的作业线长，居然借口我们当头的不在，自作主张将一个送料上门的港商给拒绝了，原因是工人一天赚不到三十港币的活儿不能接，这是前一段我们来料充足时订的原则，如今是吃不饱肚子，能挣二十八港币的活当然也要牢牢抓住，别说二十八港币，就是二十五港币也要干啊！谁叫每个人的脑袋上都要顶一张讨厌的嘴！为了这张嘴，你就得能进能退，能上能下。为这事，我气得把那阿霞大骂了一顿，她哇哇直哭，反问我，如果是你爱人犯了这种好心办错事的错误，你忍心这样骂她吗？好厉害的丫头，敢这样质问我，但的确把我问住了。如果真的换了你，我说不定会完全相反，会安慰你。事后想想，我也的确过分了，我骂了一句不该骂的话：“你有多少知识能测算出盈亏，一个打工妹，应该知道自己的地位。”这句话的确太刻薄，我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性格会变得暴躁，过去我是从不骂人的，如果陈昌霞要记我的仇，我也没办法。其实，这位阿霞是挺不错的工人，泼辣，聪明，顶能吃苦，到底山里妹子就是比城里的女孩勤快得多。我真不该那样去骂她。该死！

还有一件事也气得我半死。厂里困难，胡鹏主张去银行贷款，我明知银行不会贷给我们，但二把手就得服从一把手呀，我们虽有争执，但我还是随他去了。既去，也要全力以赴，我当然也希望银行能给我们解一下燃眉之急。谁料到一个也就二十七、八岁的叫孟明非的贷款科科长，居然无视我们的身份、十分傲慢地向我们提了一连串问题，完全一副地主对雇农的架子，我把我们的对话写给你，你看看能不能构成生活素材：

孟：“请问，你们张口要八十万，一年之内还不上怎么办？”

胡：“万一还不上，我们有不动产。”

孟：“我们要一个没有实际能力的小厂有什么用？要知道贷款利息是高利百分之十四。”

胡：“……那，我们要四十万呢？”

孟：（傲慢地一笑，这一笑是很刺激人的）上午大亚洲来要贷款，老实说，他们比你们实力强，我们也不能给。”

我忍不住插嘴：“大亚洲的实力比我们凯华差太远了，他们是县办厂起家，我们是从北京迁来的国家正规厂，技术力量一流！”

孟：“可设备落后！眼下电子行业发展太快，多如牛毛，没有一个实力雄厚，全是小打小闹，被港商牵着鼻子走。我倒是希望（他希望，听听，他的口气多大！）通过你们之间的竞争把那些没有实力的挤垮，剩下真正有潜力、有希望的，我们银行愿锦上添花，助他们向更大更高发展，而不搞雪中送炭，白救那些没有存活希望的企业。”

此刻，胡有些失态，我以为他扭身就走，没想到，他叫起来：“那么二十万，二十万行不行？”真像叫花子在讨饭，一个威风的大厂厂长落了个如此嘴脸，我当时好难受，好可怜胡鹏。

那位孟明非无动于衷，他肯定是冷血动物，轻轻说了一句：“实在对不起。”

胡鹏快要不理智了，我急忙出面维护一下他的面子：“孟明非同志，我有把握说，我们肯定可以成为最强者，眼下就差你们的一臂之力，可不可以特殊对待，我们是第一家国营电子企业啊！”

你猜孟怎么回答：“太好了，等你们成了最强者，我主动上门给你们老虎添翼。”听听，他小小年纪，何等滑头！

胡此时脸变成了紫茄子色，哆哆嗦嗦地：“你……你不过一个科长，我……我去找

你们李行长。”

那姓孟的小子居高临下地一笑：“请便！”

莹，这就是我们在特区处境的写照，当然李行长我们没去找，何苦再去碰钉子，我们的脑袋又不是无缝钢管。你知我当时是什么心情？就像是王子被下人扒光了衣服，还要忍受他们刁钻的眼风。真是恨不得裂条地缝钻进去算了。总之，在内地我们是爷爷，从没受过被别人轻视的滋味儿，到这儿来以后，你就是孙子，做什么全求人，太被动了！特区如果这样走只能是小打小闹。你没来过这里，不知道什么叫特区，这里巴掌大个房间就算个加工厂，什么手袋厂啦、玩具组装厂啦、制衣厂啦、五金加工厂啦、几乎全是给别人组装，等于打下手。当然，这是起步，谁叫我们劳动力过剩，台湾的起步也是靠来料加工，但他们很快就变被动为主动，建立了外向型的工业体系，如果我们特区满足于此那就太可悲了，我有许多想法，苦于找不到人诉说。胡鹏越来越敌视我，在他面前我深不是浅不是，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没有忘记他对我的提拔之恩，难道因此要背一辈子十字架吗？我对他说，我们挑头搞集团公司吧，他说我是痴人说梦：我们被银行拒绝了，他说我与银行不谋而合，似乎我会幸灾乐祸，我的形象在他眼中已成了奸细或叛徒或异己分子，哈、多可笑，但我仍然小心维护我们的过去，我努力使自己有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风度。我满腹的苦衷，只能向你倾诉。我再给你讲一件事，我带着一种负疚感向你诉说：昨天，江小姐过这边来，她有十万台三洋P八四五型的机子答应给我们厂组装。但当我们去签合同，她却变卦了，原因是我们不信任她，曾怀疑过她的机芯有问题，他宁愿给大光明公司组装，因为人家肯压到十二港币组装一台，我们则是十五港币。我和胡又傻眼了，她肯定是在报我上次请她不到的仇。这一下胡又抓住我的把柄，说我不该整她。姑且不说我与胡，你应想象出我们为此事肯定又有口角。当我快回到宿舍时，江小姐打着把伞追了上来（正在下雨），说了些我不太明白的话：“于总，我不是不讲义气的人，关键时刻，我当然要救你一把，谁叫我们有缘份，谁叫你也属龙。”（她过去问过我的属性，看起来，她也是属龙的啰）

我问她：“怎么救？”

她说：“这十万台，我还是打算给你们，当着胡总的面我不想马上答应，因为他不是明白人。”你看，她在挑我和胡的关系。

幸亏我是正人君子，虽然胡待我不好，但对外我必须维护他，我说：“你错了，胡总非常精明，哈工大的高才生。”

你猜她说什么？她居然说：“你倒是个仗义的人，为这，我也同意把价提到十四港币，每台我损失两港币，就算是恩赐给朋友了。”

我最讨厌别人不拿我当人，我是她的什么？仆人？奴隶？小伙计？小猫？小狗？需要主子的恩赐？我真不知是她知识贫乏用词不当还是故意刺激我，还是她习惯用此种口气？？不管怎样，我是断不能接受这种恩赐的。于是我反问：“恩赐？！”

她说：“如果你同意，我请你上竹园酒吧饮白兰地。”

我说：“谢谢你的恩赐，那白兰地留着你自己一个人饮，就算我恩赐给您了吧！”说完扭头就走。我感到她在我身后的恼怒，似乎隐隐约约听到她喊了一句“仆佬，没眼水，一世不得发。”仆佬就是乡下佬的意思，她满以为我会饥不择食，去啃她扔过来的肉骨头。她实在想错了，我宁肯饿死，也不看那骨头一眼。万万没想到，为这事，胡又责难我。说我不该为自己的清高牺牲全厂的利益，把十万台的肥水流进了外人田，还说我大自作主张，目中无人。于忍无可忍之中我回敬了一句：“我对你从来是忍让迁就，我没有忘记是你提拔了我！”那句话肯定伤了胡的心，我看见他嘴角直哆嗦，脸一下变紫了，我真怕他突然会犯了高血压心脏病什么的，但这句话憋在我心里许久，不说不行，不说我自己倒会犯高血压心脏病什么的，我必须让他知道，因为他提拔我的缘故，我才对他如此懦弱，那

并不是我的本性。莹，这件事，到底我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当工人们知道我拒绝了十万台以后；有人愤怒，也有人叫好，有人说：“当狗怕什么？只要能活着。活狗比死狮子要好。”有人说：“受胯下之辱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老祖宗还有忍受胯下之辱的先例呢。”也有人说：“我们要吃饭，管什么辱不辱。”只有少数人说：“我们就是不要资产阶级的恩赐！”我不知该怎么来评价自己，请你说句公道话。莹，我不要你再说：你做的都是合理的。我宁愿你说：我的丈夫错了。你几时去浙江？我用心陪伴你，亲吻你每一个脚印，好好散散心吧！我已经十年没去过普陀山了，除了海什么也没看到，等于白去。

你代我好好看看，你若是开心，我会感应到的。奇怪，你我之间真的存在第六感觉？也许相爱的人之间会产生一种特殊的磁场。我可告诉你，如果你心中有了其他的男人，我立即会感应得到，我可饶不了你（一笑）。这封信写得乱七八糟，东拉西扯，希望你不要见怪。虽然我心情很乱，但你放心，你的丈夫不是无能之辈，我会很快摆脱困境，恢复自信和乐观。相信我，我不会使你失望。

祝

新年万事顺利

你的大鸟吻你

1983年1月17日

大令：

真巧，来宁波的前一天下午收到了你十七日的信，我现在是坐在宁波华侨旅行社四八房给你写这封信。本来是坐火车的，但买不到票，这位女个体写作者就让我订了飞机票。大令，我是第一次坐飞机，当飞机轰鸣着斜刺向天空时，小窗下面的景物成了斜面，我的心跳得好厉害。上天了，我上天了，上帝就在天上，我与他越来越近了，他真的能看见我吗？我虽不是基督徒，但对上帝抱有好感，因为他主张诚实、善良、孝顺、宽容，与我们佛教精神异曲同工，但上帝很痛恨异教徒，特别不能容对他背叛的人，这一点不难理解，他帮助、拯救了教徒，教徒却恩将仇报，无论是神，是人，都无法容忍。对恩将仇报的人必须给点颜色，为了不触犯上帝，我这一辈子不可能成为基督徒，因为我不可能使自己心坚如钢。但是，明天去天同寺我也不会烧香，我既不得罪上帝，也不得罪菩萨，对他们，我都心怀崇敬，又都敬而远之，他们都会善待我的。大令，天上是那样的神奇，软绵绵的云朵构成了云的海、云的山、云的宫殿、云的狮子、云的绵羊、云的森林、云的独角兽、云的滑冰场、云的马队，惟独不见人，我以为，那就是天堂，天堂就这样安静，和平。也许那些上了天国的灵魂就在我们眼前飘来飘去，天堂的仙乐就在耳边回旋，只是我们看不到也听不见罢了，只有那些幸福的灵魂谈看到、听到。但是，不管天上怎么美，一想到人死了以后，就归到这云的世界里，心里依然感到恐怖。

毕竟天上没有土地，灵魂只能飘、不能走，该多累，多寂寞啊！白云的确美，而且自由自在，随心翻卷、排列、组合，气势浩瀚，难怪它总要引起文人墨客对它的赞美、遐想。我小时候写诗，就幻想自己是一片云：假如我是一片云，我要穿上太阳妈妈织的红裙……真的进入了云的世界，方知当一片云是多么单调，多么寂寞，我还是不要当云的好（一笑），人世间再多苦难，还是要当人！

你看，人多伟大！这位邀我来的个体写作者叫谢引娣，是个知青，一九八一年开始跑珠海、广东等地当服装贩子，两年就发了个六十万元，今年自己办起了服装厂，专门向郊县批发牛仔裤和时装。估计她现在起码有一百万。有了钱，就有闲，有了闲就有从事写作的雅兴，她写了一部自传体的小说《情，在烛光中融解》，写的很真实，文字虽不够华丽，但人物栩栩如生，她要求自己拿钱出书，稿费分文不收。为此，我们出版社大会小会研究了一个够，从来没遇到这样的事情。这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一阵新风（不是清风）。于是，我成了正式指定的编辑，来到了这里，我的左、右好羡慕我，都希望能接触这位神

秘的女人，她成了一位顶着光环的传奇人物。但是，一见面，我很失望，她很丑，矮胖，除了皮肤白、没有任何魅力。她看出我的失望，对我说：“如果我是个漂亮的女人，像你一样，我肯定不会有今天。被男人包围的女人很难享受到于孤独中奋发的趣味。”她的魅力就在于她的火一样的性格，居然有一个比她小五岁的男青年苦苦恋着她。他们悄悄同居两年了，她不同他结婚，因为她明白“他迟早会离开我，我给他充分的自由。”嗨！这个女人不寻常，活得够洒脱。我很喜欢她。

宁波很小，很有邓丽君唱的《小城故事》的味道，高大的建筑物不多，街道不宽，有一种小家碧玉的恬静和繁华。空气很润，带着咸味儿，令人感到熨贴、温馨。海鲜很多，小胡同的饭店全是卖海鲜的，新鲜带鱼好吃极了！黄鱼雪里红更是吃得不忍放筷子，谢引娣顿顿饭都带我大街小巷地去吃她熟悉的又干净、味又好的店。从房屋建筑、到饮食风味，到人们说话的声调，都充满了江南小城秀丽的韵味儿。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里的姑娘普遍皮肤特别好，白得像莹白瓷，细得像夏威夷的沙滩，也许是海鲜和空气造就了她们天生丽质。我们一楼服务台有个小姐，皮肤特别白，长得眉清目秀，我真为她可惜没去当电影演员。我每次一见她眼就会转不动，连女人都崇拜女性美，更何况男人了！你曾对我说：除了你，别的女人吸不走我的目光。我又信，又不信。爱我，是你的天性，爱美，也是你的天性。虽然心里酸酸的，但你欣赏其它美色的目光我也无权制止。你看我，多会掌握做女人、做妻子的火候。

我问谢引娣，你爱那个小伙子吗？她说：很爱。我说：为什么你很少带着他（我是下飞机时见过他一面，很帅的小青年）？她说：正因为爱他才不带他。我问为什么？她说：我不喜欢他像个孩子一样跟在我屁股后面，他应该像个成熟的男人扑在自己的事业上。小伙子是水产个体户，谢引娣不让他参与自己的事，她主张夫妻俩、情侣俩在事业上要各干各的，否则一定会翻船，也许她这就叫欲擒故纵。她很有见地，也很有心计。只是我不理解，一个女人爱上小自己好几岁的男人，这种感情是否真实？也许你的缘因，我绝不会对比我小的男人感兴趣……对不起，谢引娣来了，我要同她谈小说的事情，搁笔。

祝

你万事顺心。

爱你的小鸟

1月22日

哦！补充一点，你问我你做得对不对？我直率地说，这一次你错了，就算江小姐恩赐你们，又有什么？她毕竟不是敌人，而是合作伙伴嘛。你何必拿着斗争的哲学的大板硬将她打入敌人的行列？看起来“四人帮”害人太深。大令，这次回答满意不？

小鸟又及

大令：

在我耳边，大海正在呢喃，它向沙滩诉说着积压了几千年的情，那声音是那样压抑、那样低沉，那样哀怨又是那样委婉……两天了，在这普陀山的海边部队招待所，我听不够大海的絮语，它使我想起你，我甚至会以为那是你在向我诉说。没想到，这大海深沉的喉音会撩拨得我心绪如此悸动。刚刚，我哭了，为了爱你，为了见不到你，为了我们久久的分离……我实在太想你了！！天好冷、好潮啊！

大令，那那天上天同寺我没有烧香，但我的心充满了感动，就像那一阵阵冉冉飘升的香烟饱含着爱，饱含着希望，悠悠扬扬，迟迟教不去，我盯住一柱袅袅的烟絮，看它能飘多远多高，你猜猜看……它居然一直飘到庙顶，呈放射状慢慢消失，就像美妙的音乐，余音绕梁。要知道，天王殿的顶起码有我四个人高，多么奇妙！说明这里的空气之清新，之安适，之静谧已到了神圣的程度。我虽然控制住了烧香的冲动，但心仍是默默为你祈祷。不过，到了普陀就不一样了，第一步迈进大雄宝殿，我就知道我不烧香不行了。菩萨的眼

神我抗拒不了，我心里说：上帝，原谅我，我是东方人。完全是不由自主，我点燃了一束香，跪在地上，眼里盈满了泪。和尚为我敲响了木鱼，大约他发现了我的特殊心情，专门给我力量，给我鼓励。大令，我不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我本不想得罪上帝，但我还是得罪了他，他会把我怎样？我拜了菩萨，他能保佑我吗？他有上帝的力量吗？人哪，往往是迈出了第一步就会一发而不可收，一路烧香到佛顶山。烧香跪拜的内容全是让菩萨保佑我俩永相爱！到了佛顶山我才体会到什么叫仙境。虽然是冬天，山上的树木却郁郁葱葱，我想起去年冬天出差山东，到崂山庙，也是一片葱郁，有些树还开着花，是不是有庙的地方都有仙气？也许是天、地、阴、阳、山、海，特别协调，形成了一种得天独厚的小气候。会看风水的人就知道应当把庙建在什么地方。整个普陀山就使人感觉到从里到外的宁静和协调。你会说我自相矛盾，前面刚说我心绪不宁。是的，白天一踏入旅途，迈进庙宇，我的心就静如庙中的青石板。晚上一躺入冰凉的被窝，听着大海的细语，我的心就会躁动如海中的浪花。我发现我是一个矛盾缠身的人，从我身体的年感应、到对事物的认识和处理都是矛盾的。惟独一件事是坚定的，那就是对你的爱，不管到哪里，不管遇到多么深重的苦难，不替你对如何，我都毫不动摇。

今天下午我和谢引娣到梵音洞时，有一件很好笑的事。从洞内向外望去，对面一座小山包中间有一条裂缝，人们挤在那里议论纷纷，我也挤进去向那裂缝望去。听人说，裂缝里坐着一尊天然的观音像。我可是望穿了眼也看不出有观音在。我身旁一位上海女人对谢说：看见了吧，那是眉毛，那上面是额头骨，这是鼻子，下面是嘴巴，太清楚了，我见谢引娣直点头，说明她看见了，惟独我，为什么看不见，急得我直问：哪儿，哪是？哪儿是呀？那上海妇人耐心地又给我指了三遍，连我身旁其他的人都点头了，一片：啊，对，对对的声音，可我还是没看见，急得我直喊：我怎么还是没看见？那上海妇人终于不耐烦了，说：唉呀，你这个人呀……然后就抽身愤然离去，为了我一个人看不见观音我心里害怕了好一阵，如果观音也不接纳我，上帝也讨厌我，我可不危险了？！我拉着谢引娣走出洞，急切地问她：你看见的观音是什么样子？谢一笑说：我呀？我什么也没看见。我说：那作为什么点头？她说：点头谁不会？我敢保证，那上海女人自己也什么都没看见。你呀，太认真。我呀，真的是太认真，不会撒谎。事后想想，我当时一定很傻气，招人讨厌，我笑了，笑自己呆头呆脑的样子。你不是也说过我傻吗？我也不知这是好还是不好。

真气人！

这两天匆匆忙忙、走马观花。真累坏了，谢为我照了三卷彩照，她真有钱，三卷，连片子带冲、印，一百多元啦。我来这一趟她起码要花两千五。天哪，我两年工资的总合，她还要送我牛仔裤、时装，但我坚决不要，我可不想给她留下一个我是来捞她一把的印象。我什么都不稀罕，只稀罕我们俩的情。

明天一早乘船返宁波，后天我就想回北京，但谢还要留我去溪口，看蒋介石居故，看蒋母墓，她不知，我读不到你的信，蒋介石、蒋母都失去了吸引力。一想到回北京可能读到你好几封信，我真太激动了！

祝

你永远爱我

你的小鸟吻你千遍

1月25日夜二时

莹，我亲爱的妻子：

你不用怕，你信上帝也好，信菩萨也好，都会交好运。你那样纯洁、善良，神的手是不忍心刁难你的。我就是什么都信，又什么都不信，什么都希望又什么都不寄希望。因为集几十年苦苦挣扎之感受。我知道，最最关键的是自己，全靠自己教自己。上帝也好，菩萨也好，对好吃懒做、无所事事、奸滑阴险的小人是肯定不感兴趣的，就算他是基督徒，

佛教徒，满嘴仁义道德，也无济于事。不过，你信中所讲的一句话我倒是十分有同感，你说，无论神还是人，都最讨厌背叛。背叛，实际上是一种恩将仇报的行为，历来人们对叛徒是最痛恨的，为此，我自省了一番，我对胡鹏有没有背叛行为？我庆幸地回答：我不但没有背叛他，反而是十分维护他。至于口角和碰撞，那是完全正常的（用你的话来讲是合理的）。于是，我心安理得了。只要不是背叛，我完全不用时时谴责自己。你真棒，无意间为我干旱的心田下了一场春雨。于是，我勇敢地面对现实，是错是对，我都有承认的勇气了。你说我拒绝江小姐是错了，我接受。为此，我带了一瓶五粮液，到胡鹏家与他饮了一气，算是我认错的态度。幸亏那个被我骂过的作业线长阿霞自己去港商那里为公司揽了一批活儿，我们的炊烟又徐徐升空了。这个阿霞真好强也真能干，硬是自己挽回了面子，现在她可神气了，有功之臣嘛！我们决定要奖励她，起码一万元啦。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春节前我和胡鹏要去一趟香港，这次是三洋副总裁吉村提出的，他来特区访问，我和胡乘机找上门，要求与他们办合资企业。他说时机不成熟，一旦成熟他会考虑。我们问为什么不成熟？他说请我们去一趟香港考察，就明白了。不管去香港是凶是吉，总之他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出去的机会。要知道，办一趟去香港多么难！听说要送钱，送三五烟、还要帮有关人士解决亲朋好友招工和户口之类头痛的事，特区这边真有胆大包天的人。好在我们是三洋公司邀请，一切都由市里出面办，省了大事！这次去香港当然要公私兼顾，我要给你买春节礼物。听说妇女用品全世界香港第一。来不及收你的信，我会自己选择的。莹，我好高兴，我没有出过中国的大门，能去一趟香港看看世界，对我们搞企业的，又是电子企业的真是举足轻重。我光知道我们的电子工业起码落后了一个世纪，但具体如何落后并不十分清醒。我们需要冷水浇头。

明天一早去市政府。这两天可能忙一些，信写得短，请你原谅，我正等着读你宁波之行的第二封信，你们那个谢引娣是个开拓型的人，我很欣赏她。但我永远不会喜欢这种苍桑感强的女人。

有了香港之行，这难熬的二十来天也许会变短些，你的笑貌被我揣进了怀里，我将带着它去闯世界，用体温捂热它，让它笑得更灿烂。怎么样？受你文学家的熏陶，我的信也有点儿文学气质了吧？你总笑我写信干巴巴，我倒觉得我的信越写越水灵了。

祝

你更加爱我！

你的大鸟吻你万遍

1月27日

莹，我的小鸟：

事情进展这么快，做梦也想不到，我和胡鹏今天已是到香港的第二天。

莹，什么叫孤独？过去，我被发配到广西边境，自以为那就是孤独。其实，那时我并不懂孤独的真正含义，因为人人都一样，人人都穷困，人人都守孤灯。一个人的孤独溶进群体的孤独之中，孤独就失去了真正的内涵。

真正的孤独是这两天体验到的。当你走在灯红酒绿繁华得令人晕眩的街上，却无所适从不知该往哪里去时；当你看见那诱得你睁不开眼的货品却因囊中羞涩不敢走近它们之时；当你突然发觉自己不过是一个衣衫褴褛的酸秀才，一切清高不如一堆粪土之时；当你没有勇气踏进那你好想去的地方之时，当你被香水气味包围、被高傲的却是无知的所谓绅士小姐淹没，发觉脚下的土地不是你的之时；当你被别人客气地讥笑却找不到人诉说，得不到理解之时……莹，用孤独已远远不能说明这一份孤独。

我那欣喜的心情已经早化为青烟，我自惭形秽，不是为我个人，而是为我的祖国的工业，电子工业的落后。当我望着索尼、三洋、西门子、松下、菲力普、德力峰登……那些气势逼人、骄傲显贵的大霓虹灯时，先是一阵心虚、感到窒息，就像一个男人望着他爱

得发狂、却又得不到手的女皇。继而，我突然愤怒起来，香港的繁华是逃港者的功劳，世界先进的电子工业是人创造的，并不是上帝或是菩萨创造的，凭中国人的聪明就扭转不了自己的乾坤？！我突然野心勃起，我也可以创造出中国的西门子、松下、硅谷……我！我能把世界上最可爱最优秀的女人追到手，充分说明我是一个真正的优秀男子汉，我没有理由迫不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我明白了江锦萱之所以气势逼人的原因了，她在天上，我们在地下，差距太大太大！我们出不去，连香港都进不了，等于是聋子、瞎子。什么叫差距？坐在家里是设法想象的。胡鹏说：“财神不可得罪啊！江小姐肯俯就我们已经不容易了，她比那些根本瞧不起我们的中间商要强多了，松涛啊！对他，还是以和为上策啊！”看起来，胡鹏是被香港的繁华和气势镇住了，我的感受却恰恰与他相反。我想把江小姐踩在脚下，想把香港，把全世界踩在脚下，把世界上最高傲，最显赫的东西踩在脚下，你或许以为我发疯了，是的，我疯了，我的思想疯了。真恨不得马上回去，按照我的意愿去组建集团公司，营造一个强大的电子工业的基地，溶入国际经济的大循环。

信先写到这里，明天去参观三洋的销售网点，明天接着写，再见，吻你……莹，一转眼又是两天过去了。

世界上的怪事何其多。昨天去参观三洋网点，在一个柜台前，我和胡鹏看见了许多我们厂组装的小 收录机，买卖很热闹。抬头仔细一看，一块显眼的牌子——维修部。顿时我们都傻了，原来那些机子全是返修的。胡鹏的脸红得像块布，我也是一副狼狈相。当然，我们立刻明白了吉村所以不跟我们合资办厂的原因，奇耻大辱！！我永远记住这一天。这一天，我好像比别人矮了一截；这一天，我好像做了坏事当场被别人抓住；这一天，我所有的梦想和野心被碾得粉碎。就在我们万分沮丧之时，我好像看见了一双熟悉的眼睛，那是一双充满同情的眼神，但我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那双眼仅晃了一下就消失了。后来，当我们回到旅店，这个谜才解开了，一位不速之客突然出现了，对！就是他，他满脸是汗，显得疲乏而又紧张，只有那双眼，恍郁、漫不经心，像藏了太多的苦痛，你一时摸不透它。我突然想起来，我的的确确见过他！就是在深圳狗肉大王陪江小姐吃狗肉的那位没有同我们讲一句话的男人，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神秘的人物，轻易不开口，脸上没有情感的印迹。只有一双懒洋洋的眼，深不可测，我正在纳闷，他来干什么？他已经用不太流利的国语自我介绍起来：“我叫乔启光，原谅我冒昧打搅，我为贵厂的收录机而来，如果你们要弄清你们的产品失败的原因，恐怕只能求教一位名叫张玉璋的电脑专家。”说罢给我们一张张玉璋的名片：“你们按名片上的地址去拜望他，只是，请你们千万不要暴露是我提供的线索。”说完，点点头，转过身，连再见也没说就一阵风般地消失了，我和胡鹏来不及挽留他，来不及问个清红皂白，连句谢谢都来不及说。姓乔的先生行色匆匆，肯定心中有许多隐情，他又一次给我留下了神秘的色彩。他到底是什么人？！

我们按名片上的地址找到北角和富道张玉璋的住所，一个老妇开门，传进了我们的名片，没想到回道是：张先生身体不好不能见客。等于下逐客令。一连三天，我们连登五次门，全是如此遭遇，直到第六次叩门，门开了，我想，那老妇一定探头窥视我们一眼又立刻闭门，恰恰这次不是老妇，是一位坐在轮椅里的白发老者，他用很低沉的喉音说了一声：“对不住二位。”他是谁？是张玉璋的父亲吗？我正想说：“请问张先生在不在？”他已不问先答：“我就是张先生，二位请入来。”原来我们是被一位瘫痪的老人拒之门外，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位风度翩翩的中年男人呢。

张老先生说话很慢，但思路清晰，不等我们开口就说了我们想说的话：“我早知二位的来意，怨老夫身体不佳，早就不过问业务方面的事情，只怕二位会扫兴而归。”当我说明我们只希望他对我们组装的收录机给予一些指教，并赠送他一个三洋收录机时，他显得十分为难。也许是我们的执拗触动了他，他从身边拿出一个收录机，我一看就知是我们

组装的，他说：“我把你们组装的机器送你们，只能如此，像我这种内脏有毛病的人，于你们有什么用处呢？”我仔细思索这句话，顿然悟出学问，我们不能逼老人说太多，他一定是怕得罪人，或是怕担什么嫌疑，用了双关语来暗示我们，学问就在内脏二字上。胡鹏还想说什么，我却抓起他说一声：“谢谢老先生，我们不打搅了。”事后我将我的想法告诉了胡鹏，胡鹏也恍然大悟，那瘫痪的老先生是尽了自己的力量在帮我们，真没白费再三叩门的工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啊！拿着那小收录机，我们感到时间紧迫，决定明天一早返回深圳，马上组织段怡芹等技术人员赶到广州去鉴定机器的元器件。莹，今天一天又漫长又短暂，真累得腰酸腿痛，但我很兴奋，夜深了一点儿不困，因为我终于揭开了张玉璋之谜，深深体会到，要做成一件事，就不要怕丢面子，刘备当初三顾茅庐，不也是如此吗？脸皮该厚的时候打肿它也值得。打肿脸充胖子达到了目的又有什么不好？写到处，昨天被压成粉末的野心又挺起来了，我不能认输！宁打肿脸也不能承认自己是瘦子。

莹，你在干什么呢？也许正在海天佛国的普陀山下呼呼入睡；也许正与那个谢小姐彻夜长谈；也许你已经启程回到宁波，也许你已动身飞回北京，正在给我写信，我渴望读你的信！到香港后写的这封长信只好明天回到深圳以后再给你寄，你千万不要生我的气！

祝

你永远美丽

吻你，你的大鸟

1月3日匆草

大令：

我匆匆赶回北京，没有在溪口拜访蒋介石故居。当我展开你的信，心跳得突突的，像见到久别的亲人。我在宁波魂不守舍，盼的就是它啊！

谢引娣修改的书稿我已带回，如果总编通过，很快就要下印厂，我今年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一大半，过年以后我就有向领导启齿赴深圳的资本，但愿去了一趟普陀山，能交好运。

我一回到出版社，人们都把我当成探险的英雄，我是中国第一位自费出书的女个体写作户的责编，似乎我也成了女个体户，我把谢引娣送给大伙儿的牛仔裤呈上之时，大家兴奋得立刻喧哗起来，不同合不合身，先问多少钱一条、其实我也不知道多少钱，随便说了个五十块吧，人们就满足了，如果我说十块吧。人们肯定会有吃亏上当的感觉。没想到送牛仔裤送出麻烦了，有两个女编辑用各种暗示来套我，想让我说出来谢引娣私下给了我多少好处。王珍说：“你这件毛衣真漂亮，谢引娣眼光不错。”其实，毛衣是我在宁波自己花钱买的；刘星说：“谢引娣赚那么多钱，如果她不给你一点儿辛苦费可就大没良心了。”其实谢引娣手很紧，吃、喝她不会亏了我，但钱，我是一分也拿不到的。看得出，大伙对我交上了有钱人是又羡慕又眼红。他们难道不知道，有钱人只会为自己大方，难得为别人大方。我要是有了钱，也不会傻乎乎去送人。出版社这些知识分子啊，真是又可怜又可气，对这些质询，我一概以微笑作答。我们室的主编邢大叔是个有修养的老者，他说：“冰莹啊！你不愧是大家闺秀，有肚量，没是非，”我仍是笑一笑，心里很坦然。也许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的区别就是前者不会为吃不吃亏去伤脑筋，而后者却会为吃一点小亏不依不饶。我发现，但凡气质很好的人待人也宽和，我们的主编、我们的老社长就极为突出。从宁波回来，老社长见我第一句话就是：“辛苦了，你为社里做了一件前人没做过的好事。”这位老领导多会做人！他即便从头学起，也学不会一见人百就问你身上的衣服是谁送的这种眼睛会拐弯的本事，人与人是多么不同啊！大令，我所以欣赏你，就因为你也是这一类型。

急切地盼望你的长信！

祝

香港之行收获大大的！

永远爱你的小鸟

1983年1月29日

南方兴起了丑娃娃热，我在宁波买了一个脸上带雀斑的布娃娃，拥在怀里入睡。那丑娃娃乖得像你，我压了她的胳膊腿她也不吭声，她任我摆弄、折腾，脸上永远笑着。你不在，我只好抱她了。快回来吧……

小鸟又及

莹，亲爱的小鸟，我的爱妻：

我回到深圳马上给你寄了一封在香港写的长信想已收到。读你这封信的心情与你完全一样。心跳得好快，像沙漠中要渴死的人见到了清泉。一边读你的信一边觉得血液在沸腾、体温在升高，细细的汗珠都冒出来了，有一种想马上抱住你、用全身的劲抱住你的冲动。到香港会了一个星期就像过了一年，读不到你的信的日子好难捱！莹，不可想象，如果有一天你抛弃了我，我会不会因绝望而发疯？！不！不是发疯，而是死去！！原来爱是如此折磨人哟，过去以为征服才是幸福，没想到被征服更是如此激动人心。我太想当你被窝里的雀斑丑娃娃了，我没有她幸福，只能用嫉妒之心去猜想她丑陋的样子（一笑）。

告诉你一件振奋人心的事，三天前段怡芹带两个工程师到广州检测我们组装的三洋收录机结果出来了，录音机芯不是日本生产，而是香港货。凯华厂果真栽在江锦萱手中。这一次她跑不了啦！还记得我告诉你，我与她第一次见面，我向她伸出手，她连握都不握扬长而去这段插曲吗？至今我铭记于心，我这个人不怕人冒犯，就怕受辱，我不报复弱小的，专门要报复强大的，像江锦萱这种自命不凡，轻狂桀骜的人，要么你别碰她，要治她就要住死里治。让她尝到你的厉害，不敢再轻举妄动！为此，我和胡鹏为怎么处置江小姐大大争吵起来，去了一趟香港他变萎缩了，口口声声财神不可得罪，人家肯同我们做生意，给钱我们赚就不容易了。他只同意将这批产品统统降价处理，让江小姐补足所损失的部分，我坚决反对！凯华厂的产品当处理品卖，马上信誉扫地，一辈子也翻不了身。我主张开出商检索赔单，让江小姐赔偿全部损失，我们重新进三洋机芯，必须组装出一流的三洋产品，请吉村来深圳，同他说明真相。再利用广告、新闻发布会等传播媒介，让凯华洗清冤枉，重新像条汉子似地站起来！我认为我的主意不错，可胡鹏说我小题大作，打草惊蛇，劳民伤财。唉！！我们两个人越来越难扭到一块儿。我问他，深圳星光牛奶场牛奶过剩，决不降价处理，反而注入大海，难道这也是小题大作？他说那是作孽，牛奶过剩恩赐给居民也不能倒入大海，学资本主义那一套，算什么新潮？我说你去求人家喝你的牛奶，你的牛奶顿时就会变得比水还不值钱。星光牛奶场的管理人员很有远见，如只顾眼前的小利，自己就把自己整垮了，别人整垮你不太容易，自己整垮自己最简单。胡鹏并不会认为我说得金无道理，他是个聪明人，但可悲就可悲在他一旦认为我背叛了他，就决不会承认我，他的感情色彩太重，完全不适宜搞政治当头头，他会吃大亏的！他问我，你报复了江小姐，江小姐不同我们合作，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我说，组建集团公司，把有发展的电子行业组在一起，搞命运共同体，江小姐是靠这边的电子业吃饭的，认钱不认人，何止江小姐？包括其他的中间商肯定会收敛自己，我们反倒可以随意挑选合作伙伴。甩掉一个江小姐怕什么？你猜怎样？胡鹏说我感情用事，公私不分，还说我搞集因是天方夜谭，根本不现实。并警告我。如果背着私下搞什么名堂，他知道了决不客气。总之，我说什么都不行，他对我的反感已经到了厌恶的程度。真没想到我们的关系这么快就恶化了。不过，我得承认，私下里我的确搞了名堂，我命了好几家实力较强的电子公司，沟通了组建集团的意向，找副市长谈了我的想法，他十分赏识。只碍于胡鹏横在中间，没法公开进行，他说如果发现我私下搞什么名堂，决不客气，无外是炒我的鱿鱼。但是，他要炒动我也不那

么容易，我也是电子工业部和市里挂了号的人物，各种各样的奖我曾经得过五次，技术上也算个权威，屁股底下这把交椅对我来说只嫌小了点儿。相反，对他来说只怕大了点儿。（莹，你要理解我口出狂言，我是被逼成这样的，如果我成天唯唯诺诺，用传统方式做人，没人瞧得起你，许多过去软弱的人到这里都变硬朗了，特区就是这样，你有尾巴不要夹住，你有本事不要怕露，不然，人家无法认识你，你又怎样去实现抱负？）我现在很清醒，我和胡鹏之间的矛盾也好、差异也好、误解也好，永远弥合不了啦。他骂我背叛也好、野心也好，我全不在乎。第一，狠治江锦萱决不手软；第二，组建集团决不含糊；第三，一山不能留二虎，我和他肯定有一个要走人，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实。如果是我走，也必须收拾完江锦萱！我和他到底谁走，要看市里如何下决心了，我根客观他说，他如果走了，特区的电子事业也许会得到长足发展，他太痛苦了，何必坐在一张不称职的交椅上去受洋罪？当然，炒他也不那么容易，毕竟是多年国营大厂的头头，上上下下都有他的关系和路子，他如果来个死不肯走，怕滚蛋的就是我了。莹，别担心，如果我走，我有好的去处，我不傻，进路、退路我都安排好了，凭我于松涛的本事，不愁找不到好饭碗。已经有好几个大企业来要我去当老总，比凯华厂效益好得多，之所以我舍不得走就是集团梦牵住了我。我相信我是做大集团老总的料，决心与胡鹏耗到最后一分钟。莹，你放心，一切关系我都会很妥善处理。

先写到这里，明天副市长找我谈话，这封信只好又来个未完待续。明天再接着写。你的大鸟吻你。

提醒你一下，你身边的王珍、刘星之辈你当然大可以大家闺秀的大度去待她们，不过，若有人敢欺负你，你在忍无可忍之时也必须像我还击江小姐那样去还击他（她），千万不能让人以为你老实好欺。我不在你身边，你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那就是软、硬，刚、柔兼容。色彩丰富，变化莫测，让人不摸你的虚实。你可不能永远只是一笑了之，对有的人就得拳脚相交。你也该学会一点恶。好不好？明天见，我的宝贝。

1月7日夜

莹：今天是九号，我和胡鹏终于彻底分手了。这是我估到的，也是我又害怕又希望的。市里同意了我对江小姐的处理意见，这一下胡鹏可以相毕露啦。下午两点，他“咚”地踹开我办公室的门，不等我缓过劲，劈头就问：“你去市里找副市长了？”

我说：“又怎样？”

他说：“你无耻。”

我说：“我正大明做事，问心无愧！”

他说：“我生平最恨走上层路线的人，最恨背后捅刀子的人；最恨恩将仇报的人，全被你一个人占齐了。”

我“咚”地站起来：“什么恩？什么仇？不要以为只是你有恩于我，如果硬要往这上面扯，那么我可以告诉你，我对你的恩你一百年也还不清，我是牺牲了自己的爱情成全了你，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份情重过它！可以说，我不欠你的，你也不欠我的！”（莹，我与段怡芹的初恋，早就向你坦白过，你不会介意我气头上的胡话吧？）没想到，我这句话生了奇效，只见胡鹏脸“哗”一下红到了脖根，一下子就泄了气，他爱段怡芹，只有我知道他爱之深。我在他面前从来都是回避这段往事，绝对不愿承担牺牲自己成全别人的好名声。老实说，这种名声与其说是褒，还不如说是贬，就与肖润秋为救寡妇、一定要同她结婚是一样的荒唐、可笑。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将这段我厌恶的行为当盾牌亮出来。咳！我当时气懵了，就像羊急了，违背本性去咬了狼一口，被咬下来的那块狼肉，吐不出来，却又怎么都咽不下去，羊怎么能吃肉呢？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样，话已说出，收也收不回未，胡鹏脸红，我比他还红。我俩居然沉默了一分钟左右。还是他比我先品出味儿来，他

大约也知道，这种官司一扯起来就复杂了。于是慢慢转过身往门外走去，到了门口，回过
头哆哆嗦嗦地来了一句：“算我对不起你……不过，你，我看来不分手不行了。”

他走了以后，不知怎么搞的，我反而觉得松快了，就像他亲自给我解开了身上的五
花大绑，我可以毫无顾忌地伸胳膊伸腿了，该破裂的不破裂那才是要人命的呢！

莹，我打算春节前将江锦萱的事彻底了结，再将我的进路全面疏通，也将退路择优
选定，这样，我就可以毫无牵挂地回北京过一个充满欢笑的春节。我要同你去逛厂甸的庙
会，吃几串新粘的糖葫芦：同你去北海看灯会、吃一顿仿膳的小窝窝头：同你去前门楼子、
大栅栏、西单商场、王府井逛逛市场，吃几块现炸的奶油炸糕和热腾腾的油茶面……我们
结婚的时候就是这样取乐的。一想到就要和你见面，我一连三夜失眠了。（我是个从不失
眠、神经极坚强的男人）我热切地渴望着你的拥抱、你的热吻，你的眼、眉、嘴、头发、
耳朵、小手、脚、腿、细腰及至你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散发出的香味儿。写到此处我都有些
按捺不住自己了……我要醉倒了。

亲爱的，你等着收我航班的电报。这一次。我也要好好领略一下天国白云的风采，
看看我眼中的白云和你眼中的白云是不是一样的可爱、一样的寂寞。

祝

你永远美丽

爱你到永远的大鸟

1月9日夜

冰莹看了一下手腕上那块精美的小表，时钟指向六点二十，离飞机到达还有整一个小时，她实在是到得太早了。只好找个空位子坐下静静地等，翻着一本杂志，实际上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丈夫被国务院召来京，说明他的事业正在结果。可她只重视短短相聚的三天，以为他春节才能回，这一次等于是节前的加餐，意外的欣喜！等待丈夫的兴奋心情像被南风掀动的彩旗那样飘荡，她记不起到首都机场接过多少次于松涛了，只记得每次的情绪都一样的澎湃，连血管都似乎丰满圆润起来，一切疲劳、烦恼，都会在首都机场那可爱的空间消逝。电脑显示仪上根本还没有于松涛那次航班的轨迹，她不急不慌，起身在厅里来回走走，自然而然，她只要一出现，就会引来男人、女人、大人、小孩的追踪目光，她已经很习惯这种状态：任何人的目光她都不稀罕，她只会在一个人的注视中得到从灵魂到身体的快慰。连她自己都弄不懂，为什么于松涛会把她征服得连喘口气的余地都没有，他一不富有、二无权贵，也不是什么美男子，她到底爱他什么？是那双带有忧郁色彩的眼睛？是那散发着贵族气息的象牙色皮肤？是那精明的思维？是那果敢的男子气？似乎都是又都不是，既然说不清，那就是无意！这世界上谁爱上谁，而且爱得清澈见底，那准是上帝牵的线，上帝最欣赏和美的家庭、圆满的爱，最近她在读《新约全书》以佛所书中有一段是写给妻子和丈夫的，里面说：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她对这一段话的感受太深了。她和于松涛正是互相把对方当作自己的身子在爱惜，他们连为一体，真是极大的奥秘。上帝造出来的男人和女人，就是要叫真心相爱的连为一体，结为伉俪，至于是先连为一体再结伉俪还是先结伉俪后连为一体，那也许并不紧要，重要的是必须爱对方如同爱自己的身体。她觉得自己的婚姻正是应了上帝的意旨，她还觉得自己善良、孝顺、诚实、有爱心，正是上帝所倡导的；也许她与上帝是有缘份的。她多么希望上帝和佛是朋友，那么，她就可以毫不犹豫地去受洗当基督徒、她不明白，世界上各种宗教差不多都是训导人要以人为善、爱人如己，却为什么备教之间又水火不容，在佛和上帝中间，她游移不定，她只敢当一个研究者而不敢断然信仰谁而得罪另一位。她知道自己的弱点，犹豫、懦弱，幸亏有于松涛，他的果断、坚硬补充了她，她在他坚强的方舟里感到十分安定、踏实。这桩婚姻笃定是天造就，到底是佛还是上帝赐给的？他说不猜，但她总觉得无论佛还是上帝对她都不错，她与他们都缘份。一个女人能与一个自己挚爱的男人结合，而那男人又把她当成他自己的身体来爱，世上还有什么幸福能超过这一份？！

广播里终于播出了 1344 次航班到达的消息，冰莹的心跳突然加快。像新恋的少女，红着脸、亮着眼、翘首盼望即将出现的白马玉子，这种感觉一般只有在小说里能读到，生活中能体验到的人能有几位？而她已经被这种感觉炙烤过几百次、几千次了，连通一个长途电话都会有这种感觉。

她一眼就认出了走在人丛中的丈夫那高高的身影，他们两人的眼光在同时碰上，立即像触电一般，都咧开了嘴角，淡淡的微笑中蕴藏着要吞食对方的惊人能量。没有语言、只有短短的注视，目光的抚慰往往超过肉体的碰撞。

一直到他俩坐进电子工业部派来接于松涛的小车里，于松涛才开口说了一句：“飞机误点四十分钟、我老怕你着急。深圳那边有雷雨。”

冰莹答非所问地：“我的稿费下来了，两千五！我头一次拿这么多稿费，我要好好请你呢。”

“在哪里？”

“当然是家里。”

他俩悄悄地交换着贪婪的眼神，于松涛把冰莹的手紧紧地攥住。她那双只有艺术气质特别丰富的人才有的软软、沿滑、嫩嫩的手同他那双在人生沙场上久经磨沥粗硬的大手像两条河水交融在一起，再也分不出你我。冰莹闭起眼睛，静静地享受着通过敏感的末梢神经向全身弥漫的温柔而富于弹性的幸福感，眼泪差点儿掉出来，当着司机的面，她只能控制住自己。做于松涛的妻子真不容易啊！他俩如此相爱，却要没完没了地忍受分离的折磨，就在忍受把一颗心撕成两半的痛苦，一个又一个的漫漫长夜只能靠回忆和想象来调解孤独。她有时会恨起深圳来，他有多大的魅力超过自己，把丈夫从她身边夺走？四十五分钟的路程她的心一直浸泡在酸酸、甜甜那原汁原味的品味中，直到回到只有他俩的那两室一厅、五十平方米的小空间，他们才如同两支燃烧得熊熊的火炬，涮地并在一起，两团火焰立即溶成了一朵大大的火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助我的火势，我借你的光华，在令人窒息的热浪中完成了一项人类历史上最神圣、最伟大、最玄妙、最奇特的工程，从开始到结束，一共四十分钟，却构筑起了比天堂还要美妙的乐园，那缠缠绵绵、撩人心腑的旋律，一直震颤在灵魂最隐密的绿荫深层，许久许久，他们无法从痴迷中解脱自己。天，似乎太热了，一个小小的电风扇拼着命摇头旋转，累得声音都嘶裂了仍然驱赶不散空气中那凝固了的热浪。

冰莹好不容易率先平静下来：“这次回来能呆几天？三天、五天、七天、十天？”

“也许更长。”

“真的？！”冰莹大喜过望，从床上一下蹦到地上。

于松涛笑得神秘兮兮的：“莹，我成功了，你真的应该好好祝贺我！”

“集团公司？！”

“我们有希望了，真没想到，我们这个想法会得到电子工业部和国务院这样的重视……”

“那……你这次回来是被召来的？”

于松涛点点头，伸展四肢：“听着，我先把公司的大金窝筑起来，接下来马上筑我们自己的小金窝。我们有钱造工厂，也会有钱造宿舍、我们公司、厂房、宿舍、统统要第一流的。到那时……”

“到那时，我可等不了到那时！”冰莹撅起嘴、伤心地：“不是你回北京就是我去深圳，你能受得了分离我受不了，你不在这里，我一个人就怕进这房子。几年了？你算一算！”

于松涛起身，搂住妻子，安慰地：“我想你的滋味更不好受。莹，我不能让你跟我去住那鸽子笼一样小的农民的房子，又潮、又闷、又冷、又热，耗子把大衣都咬破了，蟑螂比耗子还肥，你会受不了，我也决不能让你去吃这份苦。”

“有你在，我什么也不怕！”冰莹掉泪了。

“好了好了……我的小鸟，为了你，我也要努力奋斗，这次回去就可以

着手盖宿舍，有银行的信任，我可以贷九位数的款。你难道信不过我？你调过去的那一天，必定是我们的金窝建成的那一天。明年，明年肯定没问题。你再等等我，好不好？”他为妻子揩去泪水。

冰莹点点头。好半天，才说了一句题外话：“下星期我们的电话就能装上了，一共花了七百。真贵。上海三叔家装电话才二百块。”

“电话号码是多少？”

“2014936。”

“哦！上帝。我们可以天天通一个长途了。”于松涛像孩子般拍着巴掌：“别说七百，两千我也舍得。”

“哼，你能挣多少？”冰莹故意揶揄：“幸亏我有稿费。看，我今天给你预备了什么酒？”她拿起一瓶洋酒在丈夫面前一晃，然后忙乎着从冰箱里取吃的东西。

“人头马XO，哈！又去剥削你老爸的？”

“我自己买的，走了个后门，从机场免税店买的。三百八一瓶。”

“你呀，真奢侈。”

“为你花钱，我舍得。”

于松涛感动地：“莹，舆论不公平，人们以为你嫁给我是图我的钱，其实，倒是你比我富有啊！你们作家有稿费，比一般人还是强，老百姓谁喝得起XO？！”

冰莹兴致勃勃：“松涛，我的那篇小说要出书了，这年头出书多不容易！出版社出小说，出一本赔一本，你能不能在深圳给我包两千册印数？”

“我可以托朋友，想想办法……你的这篇小说内容我还不知道呢。”

冰莹一眨眼：“我故意不告诉你，免得你反对我。”

“为什么？”

“因为我写的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女孩疯狂地爱上一个四十多岁男人的故事。”

于松涛瞪大了眼：“你是在写自己？”

“是，也不是。”

“可人们一看便知是怎么回事。”

“那又怎么样？”冰莹柔中有刚：“我就是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是我主动追求一个比我大许多的男人，他虽然一无所有，却很有智慧，很帅气，很有男人味儿，甚至……很性感！”

“不可以，不可以这样写……”于松涛几乎叫起来。

“我又没有用你于松涛的真名，你呀……典型的中国人，还不知其所以然就对号入座了。”

于松涛可怜巴巴地：“你一定要改一改过分的描写，不然……我怎么好到深圳包印数？”

“不用你帮忙我的书照样有印数。”冰莹不屑地一笑：“老头，你真可怜，你边吃饭，我边给你背诵我这篇小说的开头一段。”冰莹清清嗓子：“秋天的雨丝是那么纤弱清秀，被西北风一吹，它突然变得无比骄横，变幻着各种姿态，撒着泼地蹬踏着大地的屁股，坚硬的土地在呻吟、黄土地被打得坑坑洼洼，注满了混浊的泪水……最强壮的力量往往源于最弱小的事物中……”

“停一下”，于松涛笑了：“你是在解剖自己，看起来清秀，我可领受

过你的……你的力量……你看，你这么温柔的一个小姑娘，笔触却像个男人，而且是喝酒吃肉的男人”。

“你喜欢吗？”

“有趣，太有趣了……”他随手拿起桌上一个丑娃娃，对冰莹：“这种玩具广州话叫公仔、丑公仔。你这么漂亮的女人偏偏中意这么丑的娃娃，”他扫了一眼桌子上、床上、茶几上、玻璃柜里……满目皆是的丑娃娃、丑狗熊……“这也许正应了你的观点，最美的事物、往往离不开最丑的来陪衬，你是一个热衷两极的女人。”

“你知道什么呀？丑娃娃、丑明星、丑笑星、丑男人是现今最时髦的浪潮，姜文丑不丑？吕小禾丑不丑？陈佩斯丑不丑？侯跃文丑不丑？他们若是漂亮的小白脸就不值钱了！美和丑相生相克，爱与恨相生相克，上和下相生相克，左和右相生相克，水和上相生相克，只有相生相克的事物碰撞在一起才能进出灿烂的火花。”

于松涛打趣地，“嗨……易经专家……那么，我们必是相生相克的啰！不然，从哪里能进出这么美妙的火花？”

冰莹一愣：“不不！我们俩只能相生，永不相克！”

望着冰莹那幼稚中蕴藏的成熟神志，于松涛心里突然阴沉了一下，相生相克，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的解释，如果真的相生只能从相克中脱颖而出抑或相克只能产生于相生之中，那么这世界上最美好的感情也许正是最危险的感情，最成功的顶峰也许正是最失败的前奏。他似乎感觉到了一种不能自主的超自然的力量，这种力量也许在某一天会把他的灵魂撞出躯壳，他过去受过许多磨难，用生命一半的苦痛为代价换来了冰莹绚丽的爱，那么，再过五年、十年、二十年……这份爱仍然属于相生的范畴？或是相反？

“你怎么了？嫌我做的菜不好吃？”冰莹金属般的声音把于松涛的思绪打断了，只要稍稍看一限冰莹那明媚得像一弯新月的笑脸，于松涛心头的某种苦涩立即化为山涧的清泉，又甘甜，又清新，又畅快、又剔透，不觉自我解嘲地一笑，为自己刚才突然生出的阴霾而惭愧。

晚上，当他们静静地躺在床上，像老朋友一样平静、理智、友好，从晚上十一点一直聊到凌晨三点。迷迷糊糊中，冰莹像说梦语般地问：“明天谁接见你？”

于松涛也像梦呓般地回答：“国务院特区办的两位主任，他们一直很关心我组建集团的事。”

“然后呢？”

“可能过几天田副总理会接见我。”

“你见到副总理第一句话说什么呢？”

“……我会说，感谢副总理对我们特区工业的支持。”

“一般化，一般化，太不风趣。”

“那……我该怎么说？”

“如果是我，我会说，田副总理，昨天在电视里见到您，觉得您好年轻；今天见到您本人，觉得您比电视里更显年轻……”

“这是女人的话……”

“你们这些当官的，就热衷官样文章……”

她睡去了，再也没有出声，于松涛不敢抽出压在她头下的胳膊，一直到麻木了，没知觉了……

早上十点钟冰莹才醒来，她的丈夫早就没有了踪影。

她是个很会睡懒觉的小猫。

她的心算能力很差，但还是计算出了还有四十六小时，他的丈夫又会奔向南国那片炽热的大地。

江锦萱女士，请于本月十五日来深，有大生意，切切。于松涛。

这封传真发到香港去以后于松涛掐着手指头算日子，他算准了，江小姐肯定会来，她是生意狂，决不会放过任何赚钱的机会。他是用计诱她过来的，没办法，对她这样又聪明又狡猾的女人你不抓住她的弱点就掌握不了主动。于松涛像猎犬一样，抖起全身的毛，竖起两只耳朵，焦躁而又安静地等待那只美丽奸诈的狐狸露头。

十五号终于到了，段怡芹紧紧地配合他，将有关人员聚在会议室，就等着江小姐一到来，就拉开大幕，让于松涛来导演这出过瘾的大戏。

于松涛万万没想到，江小姐并没有如约前来。她是生病了？还是出国了？抑或是有人向她通风报信了？在愤怒、焦躁之中，他又发了第二封电报。他摆好了阵势，每天、每时、每刻都在等着她，三天过去了，他的愤怒变成了渴盼，焦躁变成了镇静，特意在美容店理了发，刮了脸，换上了西服，不管段怡芹以什么目光猜测他，他心头的一把火燃起来就不打算扑灭，他渴望看到江锦萱那双黑亮的眼睛，他渴望看到江锦萱脖子上那两道深深的皱纹，他渴望看到她走路笔挺的神韵……因为这一切，不管美的还是丑的，都将在他亲手射出的箭下痉挛，他希望她那双黑亮大眼的傲气变为乞求和惊慌，希望她那脖子上不可一世的皱纹垮成两条纳鞋底都嫌不结实的麻线，这个被娇纵坏了的美女，需要有男人去挫一挫她的锐气。他之所以精心修饰自己一番，就是要叫江小姐对他从里到外感到震慑。他深信自己是具备这种震慑力的。

江锦萱一反常态，她是在大年卅的前两天，也就是于松涛已经放弃了年前与她交手，沮丧地准备闯广州机场等退票回北京的那大露的面，当她的身影蓦地出现在于松涛的办公室，于松涛那强扭下去的怒火“唰”地蹿到了天上，心里说：你还想在我面前耍香港大老板的架子？哼！今年春节你过不痛快休怪我无情！他勉强挤出一丝冷冷的笑，说了一句：“你终于来了！”

江小姐一身黑，像穿的孝服，倒更显出她的俏丽，她慢悠悠地说着那双细羊皮的意大利名牌手套，像是要炫耀她从上到下全是名牌的份量，一边故作关心状，微微一皱眉，“这间写字间很潮湿，于老板怎么不买一个抽湿机？这样的人容易生病的啦。”

于松涛反唇还击：“我这样健康的人从来不担心病不病的，相反，倒是江小姐你这种本来就不够健康的人应该处处小心，免得一病不可收拾啊。”

江小姐不解地：“我？不够健康？你有没有搞错？”她习惯性地要压人一头：“如果于老板复活节时同我一起到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去滑雪，我倒想看看是你还是我体力强，抗冻力强、耐久力强？”

于松涛哈哈一笑：“何必到阿尔卑斯山，我知道每年三、四月份许多欧洲人要去展示身份，不过那太遥远，还是到北京的北海冰场，我们可以较量一番。我本来今天打算回北京，既然你来了，我当然是要奉陪到底的。”

江小姐仍不提“大生意”的事，似乎对于松涛有些不屑：“我想，我还是见见你们胡大老板吧？”

于松涛酸溜溜地：“胡老板很忙，凯华的一切事务由我代理。”

江小姐显得失望：“哦……那，我也许该过完年再来。”沉吟片刻，她自己到底是把话茬扯了回来：“是你传真催我来的？”

“是的。”

“对不住，我去台湾了，本想早点赶回来，又一想，同大陆做生意赚不了什么钱，我也就不忙了，或许你们的大生意已经被其他的人抢过去了？”

于松涛痛快地：“给你留着。我们凯华办事从来讲信用、讲良心、讲道德，对老伙伴更加讲究信誉，我这个人天生最恨过河拆桥、落井下石、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只认金钱不认朋友的人。我想像江小姐这样有身份、全世界到处奔忙的人，更加明白做人的重要。你想做大生意我们以后有的是，但首要的是做人！”

江锦萱被于松涛这一串回答弄得有点发毛，她感觉到于松涛是有所指，但又觉得那不过是过去那些无从对证的疑窦引出的情绪的延续，她很快控制住自己的惶惑，以攻为守：“像于副总这种讲信用的人当然朋友很多的啦，不过，我听说，你同你们胡老总闹翻了，胡总那个人很不错的啦，我真为你们感到惋惜……”

于松涛心里在骂那些传话的小人，同时不得不惊讶江小姐耳目之灵，还击之狠，他索性直话直说：“胡总和我的矛盾就是因为你而产生的。”

“为我？！”江小姐的确没想到。

“你搅乱了我们凯华的正常秩序，你的假机芯使我们公司名誉扫地，引起了一连串矛盾的恶性爆发。江小姐一定会问：

你们的证据在哪儿？那么现在就请你亲自来看看我们请权威鉴定的报告单，如果你不是外行的话，就能一眼看懂你自己的所做所为何等的恶劣，何等的不讲德性、不讲良心……”

江锦萱的脸色煞白，接过于松涛几乎是扔过来的那份检查结论报告，翻了两下，虽然心情很紧张，但表面还装得满不在乎。她毕竟老练，反倒操起一副教训的口吻：“哈，我还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么说，于总请我来谈‘大生意’就是调我来兴师问罪的啰？你也会来这一套？”

“我想听江小姐解释。”

“哦！这很简单，我是生意人，做的是中间转手生意，免不了被别人骗，这是常有的事，这世界上就有那么多被骗的事。这不，你被骗了，我也被骗了，我们同是受害者。”江小姐这一席话说得十分轻松，就像是在饭馆吃饭、吃出饭里有一粒沙子，不过抱怨一声倒霉。

于松涛真恨不得一耳光振过去，好容易克制了想拍桌子的冲动：“正因为江小姐是生意人，懂得尊重法律，你受不受骗我不想过问，我只想着怎样从法律的角度来弥补企业经济和名誉的损失。”

江锦萱当然知道事情的严重后果，看一眼于松涛那铁面无情的面孔，心里恨得直发痒，她深深地后悔不该上当，不该被“大生意”诱惑，说得更贴切，是被于松涛诱惑。本来她本打算过来，她不愿意被于松涛看成是见钱眼开，没档次的小生意人，十几天熬过去了，突然感到于松涛可能很快要回北京过年，心中骤然生起一股渴盼，说不清是盼望见到于松涛还是那笔“大生意”，她不顾契爹陈百雄的阻拦，风风火火地到了。却原来于松涛抓住了自己如此要命的把柄，心中那热切的渴盼倏然间变成了憎恶，她又一次惨败在这个令她心悸的男人手下，如果她手里有一支枪，她一定会先射杀于松涛，然后再射杀自己。天下优秀的男人何其多，哪一个敢如此蔑视她，揭她的短，撕她的皮？！那些白皮肤、黄皮肤、棕皮肤、蓝眼睛、黑眼睛、绿眼睛的男人，即使在她千里吃了亏，也还要笑呵呵地拍她的马屁，有的人故意吃点亏，为的是换她的一笑、一吻、一个拥抱。她有令黄种人也令白种人倾心的媚眼、

丰乳：有搅乱黄种人也搅乱白种人的聪慧和机敏；有令中产阶级也令资产阶级赞叹的风度和气质；她有征服全世界男人的魅力和自信，却恰恰征服不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于松涛？！倔强的本能使她挺直了不服输的胸，仇恨使她煞白的脸又涨成了桃红，她居然还能笑得出来：“那么于副总打算怎样对我这个手无寸铁的女人施行法律的措施呢？”

于松涛一字一顿，“根据我们合同的规定办事、你是要赔偿经济损失的，如果你不同意，可以起诉，不要忘了我们的仲裁权在北京。”

江锦萱敛聚一下慌了神的注意力，强作大度状：“这是个教训，谁叫我也受了骗，又给贵公司造成损失！我想，我该赔偿的当然要承担！请于副总把残次产品处理以后，经济上的损失列一个表给我，我在香港随时可以过来把这件事做好，我当然不能让你们独家承担，请你放心，我会随叫随到！”说完，打算匆匆离去，背过身去拉门。

“等一等，江小姐！”于松涛的口气真是令人不得不服从。

江小姐站住了，扭过头：“我还有事。”

“请不要忘了，我是放弃了今天返回北京、专程奉陪你的，你我之间事情没有完结、我可以放弃今年的春节。”

江小姐再也摠不住自己：“你还想怎样？要我的命吗？”

“不要动气，江小姐是有教养的人，请坐下，我会尽快将我们的决定告诉你，然后嘛……当然要放你回去过年。”

江小姐只好压着火又坐下，高昂着头，一副要杀要剐任你定的架势。

于松涛倒平了气，很有礼貌地递给她一张清单，那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数字。

江小姐一看表格，几乎叫出来：“四十万？！”

“对！四十万。我们绝不降价处理，凯华再经不起处理的折腾了。你进了多少假机芯就赔偿多少损失，这很公平，我们凯华为你所受的损失远不止四十万，名誉损失费我们就不算了，而那，远远超过经济损失！”

江锦萱出汗了，长这么大，生平第一次尝到了想一头碰死的滋味儿，那些数字如同一颗颗子弹，打不死她也会把她打成残废，一个没有信誉的中间商今后还有什么脸在大陆这边混？四十万人民币，虽不致砸死她，也足以伤她的筋、动她的骨，叫她许久缓不过劲来！她想争辩，但一切都无济于事，于松涛有一千条理由打倒你；她想哀求，但自尊心绊住了她，不能让于松涛耻笑自己，沉默了好半天，她甚至想不起来自己在什么地方、在于什么，于恍惚中她问道：“这是你自己的决定？”

“这是商检后的索赔，这是法律！当然，方案是由我提交的。”于松涛特别强调是由我这三个字，他一直想让这个女人见识一下自己的厉害，终于找准了火候。看见那个女人失去了往日的成风，心中升起了复仇的快意。

江锦萱失去了正常的思维能力，喃喃地叨叨着：“怎么会是四十万？不可能，不可能……”她怎么也想不起四十万占她全部财产的百分之几？甚至想不起来是怎样与眼前这个铁男人认识的？她的脑子里出现了可怕的空白和停滞，只感到脊背上有小虫子在蠕动，并不知道那是像毛毛虫一样的细汗珠在缓缓地汇聚。这种久违了的感觉在许多年前出现过。那年她十二岁，望着母亲惨白的尸体她忘了哭，只觉头昏目眩，背上发痒，像要背过气去，白血病夺走了她母亲三十七岁年轻美丽的生命，从发病到死一共才五个月，如果不是月经来潮，流血不止，她不会那么快死去。太突然了！头一天母亲还在

病房同女儿有说有笑，她根本不相信自已会死，还说出院以后全家上法国南部的裸体天堂去沐浴欧洲的阳光。太突然了，小阿萱怎么也不能相信妈咪是真的死了，她不敢哭，怕一哭就成真的了。直到盖尸的白单子蒙上了妈妈的脸，她才明白妈妈真的去了另一个世界了，当时只有一个感觉——天塌了。

此刻她也只有这个感觉——天塌了。

江锦萱高一脚低一脚、昏头胀脑地回到了华旅，从凯华到旅社只有两里路，她觉得走了一个世纪。四十万！四十万是她财产的几分之几？她仍然是计算不出来，反正是一个十分可怕的数字。她虽然不穷，但谁要从她手中夺走一个铜板她也会心痛，还在妈咪肚子里做胎的时候，她就是一个十分吝啬的细胞，吸干了妈咪的水分，她生下来有八斤半，而妈咪为她。差点儿送了命，从此身体一蹶不振，江锦萱自己都怀疑是自己克死了年轻的妈咪，又克死了自己的父亲，她的命天生是只壮自己不壮别人的。再小气的男人，只要结识了她，也会变得大方起来，好在这位自私的美人天生有一副傲骨，否则，她会吸干那些为她神魂颠倒的男人。她虽然不会去榨别人，但别人想拔她一根汗毛也是不可能的，如今于松涛要榨她四十万，简直是在抽她的骨髓，索她的命。怎能就这样活活栽在一个男人的手里？更不能容忍的是，于松涛把她当骗子，这是无法用钱来解的耻辱，他那双寒光袭人的眼睛把她的自尊心切割得七零八落，那时候她突然羡慕起死来，突然悟出了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会去上吊，去跳楼。当一个人的自尊被人家扯成破烂时，生命完全失去了意义。除了于松涛以外，还有十几双愤怒的眼神齐齐向她撕扯过来，似乎他们的贫穷全是她的罪过，如果她申辩一声，很可能会招来他们疯狂的斥责或拳脚，她吓出了一身冷汗，可怜的泪水不听话地“哗哗”往外冒，她垮了。觉得自己丑极了、笨极了、狼狈极了、臃肿极了，擦泪水的手都显得那么窝囊，往外走时，迈步都不会了，走出去了好远，还感到背后那一双双灼热的眼神。

离春节还有三十九小时，深圳这边早已时不时能听闻几串按捺不住的鞭炮兴奋的炸响。但这兴奋的街道、兴奋的红男绿女与江锦萱都没有什么关系了，她必须尽快赶回去，她去找乔启光，世界上只有他最心痛她，最理解她，她要向他倾诉，她迫切地需要他的抚慰！乔启光，阿光，如果你与我同来就好了。如果有阿光在，她的脚步不会这样沉重，她第一次感到乔启光对她是如此的重要，甚至朦朦胧胧意识到她回到香港以后就应主动向阿光提出结婚，什么查尔斯之流的追求者即使失去一千个她也不在乎，她要乔启光，只要他……

不知怎么搞的，她眼前又出现了覆盖母亲美丽尸体的那块白床单，那么白，白得发疹，白得悲惨，只要一想到那白床单，她就会浑身发颤，这是一种不吉祥的条件反射！那个姓于的男人硬将她拖向白床单和尸体组成的恐怖氛围中，他是比尸体和白床单更为可怕的恶魔。

恶魔！她在心里喊着。

暮地，她突然想起来，今天的审判，胡鹏一直不在场，为什么他不在？她的敏感使她隐隐约约意识到这里可能有文章……

十二

胡鹏没有直面江锦萱，谁也没想到，他永远不会直面他的对手，也永远不会直面他的凯华、他的工人、他用心血营造的那个他爱得无可奈何、失望得心尖的痛的伟大的电子事业了。

他终于打听到了于松涛两个月前就走了副市长和蛇口招商总公司王总经理的路子，搞到了一个恰恰是他梦想已久的肥差——金湾港管理局的主任；他还打听到了，于松涛想将那些野马一般的电子企业组合起来要搞一个什么集团公司，他要任总经理。因为金湾港的诱惑更大，他正在考虑舍弃哪个更上算。他倒是美透了，主任、总经理，好事美差全抓在他的手里。凭他，人生地不熟，刚来的时候，整天只配跟在他屁股后面东一下西一下。现在，他利用胡鹏认识了人，打开了局面，就抖起来了，臣要越过君了！胡鹏越想越气，越气就越恨，他绝对不允许于松涛如此欺负自己，他要同他殊死搏斗一番。一旦决心成熟了，他变得像一头饥饿的狮子般兴奋，一种从未有过的交手的欲望的烤得他坐卧不宁。几天的工夫，他眼睛红了，鼻子尖了，脸小了，却透出一股决战前的刚毅，泛出心力交瘁的红晕，连他那不太善于观察丈夫情感变化的妻子也感觉到了异样，她发现睡眠很好的丈夫一到夜里会在她身旁翻动得像铁锅上的烙饼，她终于禁不住问道：“你怎么了？还为于的事想不开？”

妻子的问话突然启发了他，他怎么就没想到利用一下妻子与于松涛过去的交情？于是，他尽量温柔地控制住自己发抖的声音：“小芹，求你一件事。”

怡芹对这种捏出来的温柔刺得有点儿不自在：“什么事？”

“你去帮我打听一下到底他想上哪儿？”

“谁？”

“于松涛。他到底想上海港还是集团公司？”

“干什么？这关你什么事？他要走走好了……”

“我只是……好奇”，胡鹏差点泄露出天机。

“好奇？！算了吧，如果仅仅是好奇，我才不去给你当探子，”段怡芹欲擒故纵，她心里清楚，丈夫让她去探于松涛的虚实是不得已而为，这里肯定有埋伏，她决心要套出大夫的底牌。故意装出一副淡泊状，翻个身，背冲胡鹏，似乎要睡去。

胡鹏生怕妻子不帮忙，急切地恳求：“小芹，这有关我的何去何从……”

“你不是仅仅好奇吗？”

“我必须知道他的虚实！”

“干什么？”

“堵他的路！他不仁，我只能不义，这忙你一定要帮。他去海港，我就堵海港，他去集团公司，我就堵集团公司！”

“怎么堵？”

“用我自己去堵！有我无他，有他无我。你不肯去我就自己去。”

怡芹的心在发颤，预感到一场恶仗迫在眉睫，两个疯狂的男人相斗，流血的血她都会心痛，她抑制住惊惶的情绪。假装同意丈夫：“好！我明天就去，快睡吧！”

这一夜，她失眠了，这两个都在她生命中占了重要位子的男人即将在她的面前厮杀。从朋友到冤家这一漫长的感情旅程在某种情势下居然会缩短得

只消半步就跨完。她的本能在冷峻地召唤她要卫护好自己女儿的父亲，她的情却在热辣辣地向她低语不要伤了那个她始终不能忘怀的人……到清晨，于心惊肉跳之中她睡着了，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地全是蛇，她无从下脚，只好蹦起来走，太累了、便攀住一棵树，没想到他双手却攥住了一条蛇的身子，冰冰冷，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她怀着一颗忐忑的心，迈动着极不情愿的步子跨进了于松涛那间只能装下一张双人床，一个写字台的斗室。这是她第二次登门，第一次是瞒了丈夫，找了个公事的借口悄悄而来，只想看看于生活得怎样，那扇神秘的小红门虽然不富丽却显得温馨结实，她在那门上靠了一会儿，居然感到那是许多年前她停靠过的那一扇温暖而坚实的胸膛，今天她是受命于丈夫堂而皇之地来，却觉得是偷偷摸摸，满肚子鬼胎。倒不是怕于松涛拒她于门外，而是怕自己的行为破坏了她心目中残存的那一片绿荫，破坏了那扇小红门的神秘感，要她去套出一个成熟男人正在秘密从事的对抗自己丈夫的底牌，就好像要从狼嘴里拖出小羊那么难，她该怎么去套？施展女人的手腕，用情去撩拨他还是用理智去引发他？她觉得站在丈夫的立场上去对抗眼前这位她无法对抗的男人实在太令她尴尬……但她所料不及的是，这场谈话只几分钟就草草结束了，简单得就像用刀去切豆腐，连响声都没听见。

她问：“传说你要走，离开凯华？”

他答：“不是传说，是事实。”

她问：“你要去哪里？”

他问：“这与你有什么关系？”

他说：“我们怎么得罪你了，你居然背着我们做文章？！”

他说：“其实你们知道了，我也不隐瞒什么，我在组建集团公司，我还联系了去海港，凯华不给我立足之地难道不允许我那个窝？还想问什么？”

她说：“我想知道，你到底想去哪儿？”

他说：“我还没有想好。”

她说：“不对，你在搪塞我！”

他说：“你为什么对此这样感兴趣。”

她说：“不是我是老胡他……”

他说：“老胡他怎样？我自己开的路，他还想来断我的路吗？”

她说：“他与你较上了劲儿，你端哪碗饭他就专门抢你的饭碗！你还不不要走！不要走！”

他说：“谢谢你的坦诚。”他征这间租盼农民简陋的小斗室里踱了几圈，突然坚定地对她说道：“请你转告胡总，我的确选定了去路，我要去海港，这碗饭他抢不走，因为他端这个饭碗不合适，人家也不会欢迎他。”

她说：“你就这么自信？”

他说：“在他身边我几乎没有了自信，现在我要走了，从未感到这样轻松，有了大海，我会更自信！同海打交道比同人打交道要好得多！”

她说：“你真的舍得放弃自己的事业？”

他说：“这个问题最好是去问你的爱人，答案在他那里，而不在我。”

就这样，她快快地打道回府，说不上是满足了还是失落了，就像觅食的狼发现了一只山羊，它悄悄地挨近了它，它却跑了，正好一只小兔跑过来，狼咬住了小兔，虽然也同样是食，它吃到了，但对那跑掉的大猎物不免惋惜。

她觉得自己刚才就像一只狼，很不光彩，她终于无愧于自己的丈夫，给他提供了足以击毙对手的炮弹。而这位对手，在许多年前曾给过她终身难忘震颤灵魂的快慰，现在，她和丈夫联合起来要用重磅炸弹去摧毁过去岁月那些美好的圆圆的太阳、弯弯的月亮、雾朦朦小树林、矮墩墩的红砖屋、清幽幽的小溪水、晃颤颤的独木桥……她留恋地回过头看一眼那神秘的小红门，那门关得铁死，就像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永远关闭了心扉。她突然意识到，在这场肉搏战中，她命中注定被划分到了与他共同生活的男人的那个战区里。于是，她强迫自己迈开大步，坚定地 toward 小红门相反的方向大步走去。走了很远才想起本想托于松涛回北京带给女儿平平的一包东西忘了交给他，今年过年他们不可能回北京、想母亲和想女儿之情比任何时候都浓烈。

离大年卅还有二十小时，段怡芹却丝毫感受不到过年的喜悦，她已经预感到这个年将会充满极不协调的动荡和不安定。胡鹏肯定一分钟也不会放过。走路子、托关系、调动上上下下的朋友，甚至调动她与蛇口工业区书记者同学的关系，为他直取仇人的山头而浴血奋战。

几声刺耳的鞭炮炸响，惊得她心里一咯瞪，这才想起，一个老老实实的大年夜向她逼近了。她清醒地意识到，于松涛还有五个小时就要飞回北京了，现在也许已动身去广州了，明天的这个时间，他已经搂着那个娇美、年轻的小妻子享天伦之乐了。他会将当年给过她的那一份震颤去献给那个小他十七岁的女人……想到这里，她禁不住骂开了自己：“都到什么时候了，你还去想他？！”

十三

今年的春节，对江锦萱来说，完全是一个灾年。四十万是她的一块心病，走路想、吃饭想、睡觉想、起床想，甩都甩不开，于松涛的影子像一个恶鬼缠着她，如同很细的丝线勒进了肉里，痛得发痒、痒得发酸、酸得发胀，她还从未体验过如此令人窒息的胀痛感。那天，她一回到香港，立即投入了乔启光的怀抱，她哭得失了声，当乔启光弄清楚了原因之后居然呆杵了三分钟，然后就不停地叨叨：“不能这样……于松涛不能这样不讲情义……不能……不能……”他用男人能给予女人的最大限度的爱去温暖这位他爱了十几年的女人，他决定要把手中的几十万港币股票全部亏本抛出去弥补江锦萱的损失。

“阿光，我该怎么办？乖乖地向于松涛认输，给他送去四十万，还是不理他？”

乔启光的职业直觉告诉他，躲，是躲不掉的，他抚摸着江锦萱的头发，安慰地：“不要急，阿萱，让我来想办法……”他突然转换话题：“你不应该是咁样……”

“你指什么？”阿萱抽噎着问。

“你太辛苦了，你这样的女人应该当雍容华贵的夫人，你看你，把自己累得像个男人，我有时候真是不忍心……阿萱，算了吧，求你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不要做生意了。”

“那做什么？做什么？！”她吼起来。

乔启光语塞，半晌才说：“四十万我替你付一半。”

“不！”江锦萱流着泪：“不该让你受损失，我自己有钱……我是无法忍受咁大的屈辱，我不心甘输到摊摊腰！”

不管阿萱怎么阻止，乔启光下决心要拿出起码二十万元来补偿阿萱，他心里一阵阵歉疚一阵阵痛悔，是他酿成的这场损失。他想跪在阿萱脚前求她饶恕，但他怕永远失去她，无论如何他不能剖白自己，这是他灵魂深处最最隐秘、不能曝光的部位，他自己都伯窥见的。他当了一辈子律师，为人正直一辈子，唯独这一块伤疤是丑陋的……抱着那又白又细腻充满女性魅力的肉体，他心灵上得到一种巨大的满足，那是男人对爱慕之女人本能的渗透和侵略和染指的亢奋，但在这亢奋的后面，有一丝裂痕在牵动他的末梢神经，那裂痕很细，牵动的力量却足以令他灵魂感到扯痛。他突然愤怒起来，恨透了那个如此惩罚一个女人的于松涛。就在这种失重状态下，他吻着她的眉、眼、耳、嘴、颈、胸……恨不得把自己生命的每一分力量都传给她。他隐隐约约想起了她第一次扑进他的怀里是在五年前的一个黄昏，她首次经商，被新加坡一个骗子骗去了二十万港币，惊慌之中，她跑来找他要打官司，刷白的脸、瑟瑟发抖的腿，当乔启光保证帮她布下天罗地网抓住那骗子时，她一头栽进了他的怀里。那一天，乔启光激动得不敢去碰她，呆呆地抱着她衰弱的身子，居然忘记了一个男人应该怎样去爱抚一个他热爱的女人。情到深处，爱到极至，往往肌肤的亲近会显得那么苍白。

江锦萱就是这样，一旦倒霉了，她的泪水只朝乔启光流。在契爹陈百雄面前她都不愿显出自己的弱小。契爹太有钱了，在有钱人面前她从来不愿低下自己那高傲的头。

当她第二天回到契爹那里，准备将深圳此行所受的损失告诉他，试探一下他有没有借钱给她的意思。因为她清楚，这位契爹待她虽然相当不错。但在金钱问题上他一向十分仔细，她即使要借钱一般也不直说，而是绕着弯，讲自己的困境，让他主动提。用这种小滑头捍卫着自己的自尊。她的腹稿已经打好了，准备着见契爹面的第一句话是：“我倒霉了。”契爹就会追根刨底，她心里十分希望契爹能帮她（借她）四十万，她就可以不动自己准备到泰国投资建巧克力公司的那笔款子。

她推开了契爹的书房门，房间里空空如也，又找到卧室、餐厅、花园……没有人，好容易等来保姆阿梅买菜回来，方知陈百雄已经于昨天飞去台湾了。阿梅交给她一封信。

阿萱吾儿。

万万没估到，台湾的股票前天涨到了五成，昨天就跌了百分之七，敬修来急电，要我速速赶去台湾，看来情形不妙。如果这次损失，不止是几百万，而是上千万、几千万……太可怕了！明天过年了，我不可能赶回香港，你飞到台湾来吧，我需要你来，但愿股市升为牛市，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台湾过一个开心年嘅。

父百雄二月十日

下午六时匆匆

注：我明晚会给你打去电话，你如果买好了机票务必给敬修打电话，我好去机场接你。

她傻了，如果契爹的股票真的损失到那种程度，她怎么好意思提出自己的要求，即便是转弯抹角也不好开口。啊！愿菩萨保佑契爹的股票今天就回升。于惊惶之中，她向菩萨敬了三炷香，双手合十，跪在地上泪流满面地祈求了半个钟头。勉强吃了一点三明治，她战战兢兢地拨响了台北陈敬修（陈百雄的大儿子）的电话。没人听，一直拨到下午两点，仍是没有人听，写字间、住宅都没有人，太太、佣人、秘书，统统不在了，一种不祥之感罩住了她。只想耐心等到晚上，看看契爹的电话是凶是吉。至于飞去台湾，她绝对不考虑，一想到去台湾与敬修和他那极为小家子气、斤斤计较的台湾老婆一起吃年夜饭她就浑身不自在。那个台湾女人总用一种戒备的眼神盯住她，生怕她抢了敬修的遗产，最不能忍受的是她那虚假的热情，“哎呀，我送你这一套时装很贵的哟，打了八折还合两千多港币呀！”“为了做这道菜我忙了整整两天，妈唷，辛苦死我了。”……这位台湾娇小姐比那下了蛋啼叫不已的老母鸡还吵人。若果她一个人去台湾，从不去惊扰敬修一家，如果与契爹一起去，出于礼貌总得与他们应酬一番，她就得用超凡的忍耐力去与那没有教养的女人周旋。今年的春节无论如何她是不会去台湾的，过了正月十五元宵节她就得按期过深圳赔那四十万，超一天多罚一万，她哪有闲心过节？！如果契爹不能借钱给她，她就得撤回泰国巧克力公司的股份，一块到口的肥肉就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它飞走。要不然就只好抛掉手中正在升值的股票，这两样割舍谁也不忍啊！

一直等到十二点，没有电话，她昏昏睡去。夜里两点半，被电话铃惊起，她猛抓住电话，是敬修打来的。“契爹呢？”她来不及说别的应酬话。

“住院了。”敬修冷冰冰的，他对她也一向戒备。

“什么……他……病了？”

“过度疲劳引起心跳间歇。”

“是不是股票……”

“无可挽回了，今天又跌了百分之七，如果再不抛，到明天就全军覆没了。”

“抛了？”

“损失了两千万抛了出去。起码保住了三千万。”他仍是那么冷冰冰。

“啊！”她眼前一片漆黑，连一句慰问契爹的话都忘了说，起码愣了十分钟，才感觉到天很冷，应该披件衣服，她浑身冻透了。

灾年，灾年！倒霉的一九八五年，开市不利。她沮丧地垂下了那颗沉甸甸的美丽的头，想哭哭不出，想吼吼不了，于昏眩中又浮现出于松涛的影子，就像刻进了她的骨头里那样深刻。那几句鲜血淋漓的恶语使她浑身一个激灵又一个激灵。

“江小姐如果不肯赔款，我们公司就起诉，按合同规定，我们经济纠纷的仲裁权在北京。”

“江小姐如果想躲，想跑，于我们顶多是四十万的损失，但于你，大陆向你关了大门，损失是无法计算的。”

十四

北京的年卅之夜简直成了解放战争时期的淮海战役，全市几百万个家庭万炮齐发、万花齐放，天上是火树银花，一片硝烟；地上是红光闪烁，火药呛鼻。除了 的炮声，再没有其它的声音能同时并存，整个首都在这种强烈的动荡、沸腾、喧哗之中显出了与平日庄严肃穆完全不同的疯狂。就像一个一贯沉默内向的人，一旦情感被触动了，必然要开怀地宣泄一番。城市在宣泄的时候，会使她的公民们激动得坐立不安，想哭、想笑、想唱、想喊、想跑、想跳、想揍人、想被人揍。

从来不放鞭炮的于松涛今年也变态了，拉起冰莹到小院里与那些姑娘小伙子儿膘劲地放炮，足足放了八十元钱的小鞭，九十元钱的花，他居然也迷信起来，要嘣一嘣邪气。没想到，放炮会使人感到解脱，火光、巨响之后，你会以为自己是真的打了一场胜战，无比痛快，痛快淋漓，痛快透心“好久没有这样兴奋了，于松涛把一切烦恼暂时甩开。他珍惜回北京的每分每秒，只有十天假他就必须赶回去，太多太多的事等着他去梳理，了结、拍板。为此，他和冰莹没有回老丈人家去团圆，他舍不得挥霍与妻子独处的分分秒秒。整个年卅，除了出去放炮，他一直搂着她看春节晚会的电视节目，左臂酸了换右臂。闻着她新洗的秀发飘出的茉莉香味儿，陶醉在久别重逢的欣喜与酸楚之中。他想不停地对冰莹说：“我爱你。”“我想你。”但到了一句也没说，生怕多说一句话会使自己那份探深的爱变得浅薄、俗气，他对冰莹的爱融入了父爱、夫爱、情爱；渗入了欣赏、崇拜、赞美。世间一切美好的情感都倾注在她身上了。看一眼她那尖尖小小挺拔的鼻子，他会捺不住自己的骚动：听一听她那柔美的带点儿嗲气的诉说，他会有一种燃烧的渴盼。对其他女人他从来没有产生过这种浸透每一个细胞的痛怜，即使是那难忘的初恋，也被冰莹的出现幻比成了一片朦朦的雾。

十天一晃就过去，快得像一阵风。临走的前一天晚上他们俩几乎一夜没有睡，恨不得交颈而眠，冰莹那散发着花香的玉体熏得他醉迷迷的一而再、再而三地亢奋，他觉得自己像一条流不尽的爱河，时而柔如软缎，时而轻似羽绒，时而狂如龙腾，时而急似飞瀑……天亮了，冰莹的泪水浸湿了他的肩，他才感到分离在即的残酷。

冰莹好容易忍住了无法抑制的泪水，每次和丈夫分离她。都认为是长别，那怕只分离两个月。她真后悔没有在前几天把要说的话说完，要问的话问完；还有四个小时丈夫就要启程，她该拣什么最紧要的事情说呢？想了半天，连自己也觉得荒唐，出口说的是：“你的初恋……也这样棒吗？”

于松涛想回避，他不愿在这样的时刻扯进另外一个女人：“过去的感觉，找不到了。”

冰莹却犯了拗劲：“不！我想知道，我不是对你的过去吃醋……只是好奇。”

“真是个孩子。”他无可奈何。

“你回答呀！要说最诚实的话。”

于松涛知道冰莹的敏锐，作家的感觉不好糊弄，只好实说：“我的初恋的确很棒……那时我们都年轻。”

“你很爱她？我是指平平的妈妈。”冰莹不知哪根神经被触动了，穷追不舍。

“你怎么了？我的小鸟。”于松涛常称她为小鸟，觉得她像小画眉、小黄莺那么有趣。

“过去我从来不问，其实心里想知道，知道你很多很多，我只会更爱你。”

于松涛叹口气，“我不是早告诉过你我过去的一切吗？”

冰莹将嘴凑进丈夫的耳根：“那是坦白，毫无色彩，我想听一个男人的故事，真实的，吸引人的故事。”

“好啊！想把我当素材？”当大夫的很会调节气氛，他竭力要把这场令人难堪的、严肃的话茬引向漫不经心，淡淡泊泊：“那么，我来接受记者采访，你想知道什么就提问，我来答，行不行？”

冰莹轻轻地咬着丈夫的耳朵：“好！我问，但你要如实回答……你和她，我是指段怡芹，有没有那种事！”

“哪种事？”

“我和你做的这种事。”

于松涛当然明白冰莹指的是什么，这是他最难回答的，说深了怕她受不了，说浅了怕他不信。于为难中沉默了。

“怎么了？回答不出来了？”冰莹像孩子般讨厌，不达目的不罢休：“说呀！”

于松涛一咬牙：“是的，极少……那是从前……”

“极少？十次，八次？”

于松涛不得已，只好说真话：“一共才两次。就两次，而且我忘了当时的情形。”

“在什么地方？”

“一次在我的宿舍，一次在她的宿舍。那时候的人根本没什么浪漫可言，我那时什么也不懂……”他企图解释清楚却什么也没说清。

“那么我可以断言，她肯定到现在忘不了你。”冰莹似乎满意了，却突然沉重了。

于松涛叫起来：“不可能，段工是我们厂口碑最好、最正派的女人，也是最好的妻子和母亲……”

冰莹打断丈夫：“你根本不懂女人……有一种男人是不太容易被女人忘却的，你就是这样男人。”

于松涛严肃地：“莹，我不管别人忘不忘记，反正我与过去早就一刀两断了。除了你，我心里永远不会容纳别的女人，我都四十多岁了，我的爱是成熟的爱，不像年轻人，今天爱得死去活来，明天就忘得无影无踪。我们为什么要一走一回头？我永远不愿去回顾那些已经消逝的东西……”

冰莹也严肃地打断丈夫：“你以为我会去计较一个比我大十几岁的女人的过去？段工是你们那个年代优秀的女性，到现在我仍然很欣赏她的风度，这样的女性爱上你，岂不说明你的确值得爱？喂，大鸟，我这个人很怪，如果我知道别的女人爱你，我不但不吃醋，反而觉得光荣，因为只有我才能占有的。”

于松涛紧紧搂住善解人意、通情达理的妻子：“许多女人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她们不自信太自卑，你当然不一样，你太优秀了……其实我有时倒不自信，常常怕别的男人来困扰你。”

“你不信任我？”

“我是不信任我自己，因为你也是一个不容易被男人忘掉的女人啊！”

冰莹心里一热，禁不住又盈出了泪水。

他俩又厮磨了一个钟头，酸酸甜甜的。

九点钟到了，于松涛告别了他的温柔之乡。在南方，天与海的交界处，那一块小小的绿洲，正交炽着人与人，力量与力量，智慧与智慧的较量与搏击，他必须暂时砍断一切情蔓的缠绕，冷峻地去直面他的人生沙场、决断他的胜负。

十五

胡鹏做梦也没想到他的的确确、实实在在打破了于松涛的梦，金湾港管理局主任的肥差被他抢了过来，到底他资历更深、党龄更长、上上下下的关系更硬，人缘更好，金湾港十分欢迎他这样的年轻的老同志。于松涛会走上层路线他也会，于松涛不具备的条件他具备。特区办事的效率就是高，趁着于松涛还在北京休假，他一阵风般地把事情搞妥了，他到新单位上任的时间是三月十五日。

段怡芹惊讶地看着丈夫双眼充血、失去理智向一个深渊扑去，她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也拦不住他，他会她说：“树挪死，人挪活。”“你不要来动摇我的信心，我这是背水一战！”“我自己的路知道怎样走！”“求求你帮助我，成全我！”……段怡芹倒不担心丈夫的适应能力、管理水平，她担心的是丈夫纯粹为了报复，意气用事，一旦恢复理智怕后悔不及。她同时感觉到于松涛更反常，被别人连锅端了并没什么特别的激动和愤慨，本来她以为他会与丈夫拼搏一番，或是暗里走关系，或是明里打上门来。没有，她害怕的事没有发生，她不得不联想到这也许是一个阴谋。凭着她女人特有的敏感和细腻，她摸来了于松涛的底牌，他去海港的事根本没有定论，事实上他正在全力以赴地组建集团公司，他真正的目标在出任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他利用段怡芹提供的她丈夫的心态，玩了个调虎离山的诡计，把胡鹏的兴奋点调到了海港；用胡鹏自己的腿把自己一脚踹出了电子行业，她傻乎乎地充当了踹自己丈夫的帮凶。当她明白自己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时，出了一身虚汗，她不能原谅自己，她决定要代丈夫出这口气，去找于松涛算帐，当面揭他的皮！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那天夜里她特别向丈夫送去以往不曾有的温情，她睡到了丈夫的被窝里，主动去搂住他肌肉开始松弛的身子。过去，总是丈夫主动亲近她，她像木头人一样去承受那一份激不起她热情的爱抚，她像个道具、像个工具，更像个蹩脚的演员，从来都没有找到过最佳感觉。胡鹏不是个自私的丈夫，他希望妻子跟他一样得到忘乎世界的满足。用了许多办法，付出了极大的热情，换来的却是她一个又一个哈欠，或是冷冷的“好了好了，你明天还要起早”，使胡鹏的激情常常骤然凝固，时间长了，他也变冷了，一种压抑感常常搅得他莫名其妙地发火。他时时偷眼望着妻子，猜测她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但是，一到白天，妻子对他的体贴和爱护又使得他什么抱怨的话也说不出。她自己不吃牛奶鸡蛋，却逼着胡鹏每早吃下去；她自己不吃北京蜂王精，却每天早一支晚一支给丈夫撕开口，监督他吸进肚；她自己不吃甲鱼却买了给胡鹏吃。这样的妻子到哪儿找去？人人都说他福气好，找了个贤惠的太太，爱他爱到骨子里的太太。他心里总是丝丝拉拉地感到酸楚，他就在这种不满足的满足中，满足的不满足中熬过了他的一天又一天。

当妻子那滑嫩的小腿触到胡鹏的腿时，他禁不住浑身一颤，他已经许久没有碰过她了，一切欲望都压迫得萎缩了，他感到迷茫，问妻子：“你……怎么了？”

段怡芹也奇怪了：“什么怎么了？”

“你冷吗？”他已经忘了被女人主动亲近的滋味儿。

段怡芹深深感到内疚，是她把丈夫变得不识人间烟火了，她尽量温存些，决心演好今晚女人的角色：“我真的好冷，你抱紧我。”这是一句令她自己令她丈夫都感意外的话。

胡鹏试着去搂抱妻子，心有余悸，深怕她一个哈欠挫伤自己男人的锐气。

“你……不会吻吗。”妻子见暗示不成，索性明求。其实，她并不渴望这一吻。

丈夫于是机械地去亲吻妻子，难得得到了妻子不同平日反应。他实觉意外，反而显得妻子不正常了：“你是不是……的喝了酒？”

段怡芹的泪水差点出来：“老头，我今天需要你……”

胡鹏受宠若惊，也感动得直想哭，他发疯地亲吻妻子，许久没有这样了，他想用今晚的行为来弥补过去没有承受足的分量，他敛足了所有的激情，觉得自己像小伙子一样血气旺盛，什么海港主任、什么集团经理，见他妈的鬼去吧！在名利场拼搏得精疲力尽的他这才意识到在他所爱的女人的怀抱和爱抚中自己变成了真真实实的人，他浑身滚烫，喉咙干得像要裂口，昏眩之中说出的话也是迷迷糊糊的：“小芹……小芹……我爱你……你还像从前那个小姑娘……你也爱我吗？”

段怡芹不想说话但还是说了：“是的……”

他的脊背上冒出了小汗珠，不顾一切地压到了妻子身上……但是，他做梦也没想到，他已经不是从前的胡鹏，多年的压抑，他那男子汉的阳刚之气已经被失望、紧张、波折、角斗磨损得疲软了，惶惑之中他失去了自信，越想热情高涨锐气越低沉，他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生怕妻子看扁了自己。然而，一切统统无济于事，他几乎休克过去。

“你怎么了？”妻子也感觉到了异常。

“小芹……我……我可能太累了……”他企图安慰自己：“等一等、等一会儿，歇一会儿，我喝点水……太热了……”

当妻子的能说什么？今晚她下决心一切依着他，于是她说：“你是太紧张了、精神紧张，应放松自己，我给你煮一杯牛奶。”

胡鹏感激妻子对自己的鼓励，一杯奶下肚以后，他充满自信地又重新开始了证明自己是男子汉的攻势。他积极主动得像沙漠里的风暴……然而他失败了，彻底失败了。他瘫倒在妻子的身旁，喘着羞愧的粗气，带着哭腔：“小芹，我是不是老了？我怎么不行了呢？我怎么了？”

“不不，你行，不要灰心……”妻子急忙给他打气，她也深深地感到悲哀。

“不要安慰我！”大夫突然吼叫起来。

段怡芹吓了一跳：“你别这样……”

“我算个什么人？事业事业不顺，男人男人不像，我怎么这么没有运气？！到特区这么几年我得到了什么？一个破破烂烂的家，一个背叛我的朋友。一个对我失望的老婆，一群不理解我的工人……小芹，我错了，我也许不该来这里，战略错误，战略错误……”他沮丧得像一株在狂风中左右摇摆的小树苗。

段怡芹没想到自己的主动亲近和努力却换来了丈夫加倍的痛苦。她后悔自己过去对丈夫性爱的冷淡，她从没想到会造成这样的后果，会使丈夫失去男人最值得骄傲的那一点本钱。全是她的过失啊！她伸过手，抚摸丈夫的肩，想给他一点儿温馨。谁知丈夫冷冷地将她的手推开，说了一句冷冷的话：“我太累了，睡吧。”他翻过身，将背对妻子，这一幕结束了。

段怡芹在自责中闭上了眼，她觉得自己很卑鄙。不知怎么搞的，她浑身

灼热起来，又想起了另一个男人，那个男人曾经使她尝到过世上最令人销魂的美好瞬间，她怎么也说不清，为什么那么短暂的一瞬，会给她的生命带来永恒的热效应。

十六

段怡芹推开于松涛的办公室，心跳快得像短跑运动员冲刺时的脚步，她用一种很怪的眼光逼视着对方，像公安人员看贼。为丈夫出恶气的冲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令她神魂激荡：“老于，于总，你厉害，实在厉害！”

于松涛一时半会儿还没回过神来：“你指什么？”

“我指什么你心里清楚，比我清楚。”

“段工，你是来指责我的？有话直说吧。”

“难道你就不能主动说点什么？”

“你想要我说什么？说我是讲义气的人，说我主动退出角逐是软弱？”

“你软弱？你主动退出？你真是太低估自己了！”

“我从来不敢把自己看得太高，特别是在您丈夫身边。”

“算了，你不动声色就挤走了他，你还想拍给他一顶压制人才的帽子吗？”

“明明是他挤了我的位子，谁都知道，是他自己去海港抢了我的饭碗。”

“你不过是钓鱼上钩，兔子不吃窝边草、你恰恰利用我向你吐露的真情，引胡鹏上钩的。”

于松涛打断段怡芹：“我的的确确想上海港！”

“你不过放了一个烟雾弹！我们老胡老实，上了当，你用计让他自己炒了自己的鱿鱼，我做梦都没想到你会对我来这一手，我们全受骗了，我们斗不过你。我真傻，以为这世界上存在真正的友情，我不该把老胡的底牌亮给你，他本来想堵你、却被你堵进了死胡同，反倒是他去了海港，他输了，你真行，我佩服你……”

于松涛倒显得冷静：“说吧，有什么话全说出来吧。狗屎，砖头统统向我扔吧！”

段怡芹倒被打哑了，眼泪扑扑直淌，她瘫在椅子上，喃喃地：“太残酷了……我毕竟是他的妻子。”

于松涛一声冷笑：“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我差一点儿干了一走了之的傻事，幸亏胡鹏抢先了一步，他走是对的，不然他会永远痛苦。”

“那么你呢？”

“我再也不会放弃电子这一行了，这是天意。”

段怡芹的心像被蝎子蜇了一口，疼痛之后，过去那些美好的回忆骤然间变模糊了，她想摔门而出，腿却几乎迈不动了，当心中那一片绿荫唰地变成一片废墟时。她的灵魂像是要坍塌了，望着变得陌生的于松涛，她说了一句：“你……你原来是个野心家！？”

于松涛一怔：“你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我知道，即使我长一百张嘴也解释不清。”

段怡芹斜也着那位突然褪去光华的对手，“这么多年来，老胡一直念着你的好，我也一直处处维护你，我女儿拿你当自己的亲叔叔，即使你和老胡因为工作磕磕碰碰，我们始终拿你当亲人。我觉得，人做事总要问问自己的良心，不管什么社会，什么年代，情和义总是美德……不不，你先不要反驳，听我说完好不好？就算你是改革派，老胡是保守派，你也不能在背后捅他一刀，何况，你俩并不存在先进落后之分，不过是看问题角度不一样，我是老

胡的妻子，又是你多年的好友，我看问题最客观，这次我不得不站在老胡那可怜的处境上说一句公道话，你太过分了！”

“不！你根本不客观！”于松涛再也克制不住自己：“难道要我死不能死，活不能活，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永远为感恩做一条摇尾巴的狗？！我呆在凯华不是、退出凯华不是、去海港不是、搞集团不是，那么你们要我怎样做人？怎样才算够朋友？怎样才不算阴谋家，野心家？段工，你对我的指责根本不客观，做人不能仅仅凭感情来判断是非……”

“你又错了！”段怡芹也失去了理智：“幸亏你还知道感情二字，二十多年了，我对你的感情没有变过，为了维护你，我有时都忘了自己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还没说完，她就后悔了，羞愧了，嘎然收声，咬住嘴唇，深深地低下了头。出现了一阵虚脱感。

于松涛惊愕、惶然、怜悯、自责……眼前倏地浮现出梳着一条油亮的大辫子、眼睛汪着淡蓝的水，左嘴角嵌着一个精细的小酒窝的段怡芹，逝去的爱虽然远淡得像云中的风筝，但那条维系的小线，却没有被风扯断，尽管它细若游丝，于松涛以为已经断了。此刻，他才意识到爱过的、可以忘掉，可以扔掉，却断不掉。嵌进了情感中的宝石，你就是把它抠出来，那凹进去的印痕却抹不平了。他突然起了一种冲动，想跪到段怡芹脚下求她宽恕，宽恕自己的自私，他为了争得一份高尚的名声，残酷地用爱情做了祭物，如今他找到了幸福，那个为他牺牲了的女人的痛苦的人，他连想都没去想过，当他利用她的真诚去剿灭她大夫时，他更没有想过她的失望是鲜血凝成的！他是个多么糟糕的家伙，不是人！不是人！！他骂着自己，深深的歉疚之情使他语锋陡转：“怡芹……怡芹，我的确对不起你……你是好人……我会报答你……”

段怡芹恢复理智了：“不用，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你报答，至于好人，我也许不配。我只希望你用心去想一想，当你把刀子对准我们这些爱过你的人心窝刺去时，我们该多么疼痛！”

于松涛流汗了，他想说很多很多，到头来只说了一句：“别说了，求你别说了……”

段怡芹好容易聚集了足够的力量迈出了这间办公室，每次只要她真情被触动，她就会感到体力在大把地耗损，她不是一个轻易动感情的人，习惯于平平淡淡，一旦动了真感情就会出现唇焦舌燥、心力枯竭的兴奋，这也是她最怕的。

她顺着小路一步步走回家，家里还有一个需要她去温暖的人，当她推开家门的时候，觉得自己又强大起来了，在女儿面前，她永远是强大的：在丈夫面前，她本来可以轻柔下来，但她却从来没有弱小过。她是这个家的脊梁。

一进屋，一股糊焦味儿扑鼻而来，胡鹏不在，在垃圾堆里她发现了一些没有烧完的相片的边边角角，她明白了，丈夫烧了过去从不舍得取下相本的与于松涛的合影，可见他伤心到了什么程度。她打了个电话给他办公室，铃声干响没人听，她又拨响了门房，门房说胡总到公司来了，怡芹只好再追踪到公司。下班以后的公司像一座废弃了的古堡，路边的野草不知不觉蹿了个儿，怡芹眼神所到之处，无一不充溢着一种只有她能领会的悲凉。从丈夫的办公室里传出刺耳的电话铃声，她加快步子准备去代丈夫接电话。一推门，她吓下一跳……胡鹏坐在那把坐了好几年的办公转椅上，背冲着门，像一具蜡像、一动不动，看着墙上一位书法家沈先生为他书写的与唐后主李煜的父

亲李璟的一首词句：细雨梦回鸣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这幅条幅是他从北京带来的，他十分喜爱那遒劲、狂放的草体，总是笑咪咪欣赏那一笔一画，也许只有今天他才顿悟出它的可贵不在于书法的笔画而在于词本身的意韵，危难中谁不缅怀那些流逝了的光辉岁月呢？仅仅看着丈夫的背影，段怡芹就感受到了丈夫思绪的微波。电话铃绝望地停止了呼喊，过了片刻又欢叫起来，段怡芹默默地站在丈夫身后，管他什么电话不电话，人在告别自己的时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

胡鹏终于起身了，将墙上的条幅摘下来，卷成细条，放进了一个大行李袋里，段怡芹这才看到，那行李袋已塞满了在这间房子里呆了好几年的家什，包括肥皂盒、毛巾、军大衣、小枕头、书、杂志、眼镜、茶叶盒、水杯、笔筒、香烟、雀巢咖啡、糖盒、咸菜罐，连几个小药瓶也没落下。桌子上光了，柜子里空了，墙上留下了挂画的残痕，一切都成了过去时，连胡鹏这个名字也像那些咸菜罐、小药瓶一样，被装进了代表过去的行李袋里。

行李袋被拉上了拉链，过去向今天拉丁了幕幔，空空的房间里似乎响起了拉拉链的回声，那“唰”的一声被放大了。胡鹏又摸了一下那张无法装进行李袋的办公桌，然后才拎起了那鼓胀的大包，说了一句：“走吧！”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背后有人，更不知他怎么就知道那人就是他的老婆。

段怡芹好不容易才忍住泪，望了一眼这位她虽然不爱、却无法离开的男人，默默为他拎起一个小包，像是她要离开似的，扫了一眼这间包容了几多艰辛、愤怒、欢乐、惆怅的宽容大度的空间，向门外迈开了步。电话铃又响起来了，他俩谁也不去理它，电话铃的响声也属于过去了、只有不理睬过去，这种告别才会是彻底的。

“命，全是命，不要回头！”段怡芹心里这样说。

十七

深圳的秋天同夏天一样热情，十月下旬了，睡觉离不开电风扇。夜里三点，于松涛被热醒了，满头大汗，恍恍惚惚想起了刚刚做的梦，新亚电子集团公司成立大会，院子里挤满了人，由副总理剪彩，红绸子飘呀飘，变成了小姑娘头上的蝴蝶结，那小姑娘转过脸，哇！不是别人，是冰莹，跑得像一阵风。他正要大叫她的名字，被主席台上的话筒堵了嘴，甘副总宣布于松涛董事长讲话，他想了半天讲不出一句话，会场变成了几十年前大学的毕业答辩，他可是毫无准备，根本听不懂主讲老师提的问题。急得一头汗，突然又看见红蝴蝶结，那是冰莹，小得好像只有四、五岁，他宁愿放弃毕业答辩，也要去追冰莹，扔下话筒，刚去追，冰莹不见了，却是新亚电子集团公司讨厌的大牌子堵在他面前，他想叫冰莹的名字，叫不出来，——挣扎，醒了，揩一把头上急出的汗水。于松涛心想，幸好是梦，不然他到哪里去追跑得像兔子一样快的那么小的小冰莹？可能是白天太累了，为了这个成立大会足足忙了二十天，太紧张了，总算请来了田副总理剪了彩，还讲了话，这一切全被重现在梦里，他想起了白天来的那些市领导，电子工业部的领导，国务院特区办的领导，心里一阵感动，是梦吗？好像是，几年前他就一直在幻想做这个梦，今天终于做成了，过去胡鹏曾说过他是痴人说梦。今天他该怎么想？于松涛发了请柬请胡鹏来参加剪彩仪式，他估计胡鹏不会来，他却来了，不过没有坐在标有他名牌的位子上，而是站在最后一排，顶多十分钟就没有了踪影，也没有见他到国贸旋转餐厅去赴宴，虽然他们俩相隔几十米远，于松涛还是感觉到了胡鹏那张比深圳雨天还要阴沉的面孔，他在后悔？嫉妒？仇恨？嘲笑？蔑视？羡慕？眼红？管他的，反正于松涛干成功了，连香港的《文汇报》、《晚报》、《商报》全都大幅刊登新亚集团成立的消息，于松涛的大名与新亚齐名，好靓好响，北京，广州，深圳，香港，新加坡，来了那么多记者，把他围得无路可逃，他表面上无可奈何，心里可生出了从未有过的自豪感。想不到除了爱情，还有这么令人振奋的时刻。这一辈子他从来没有尝过事业成功是啥滋味，原来这滋味就好比在沙漠中干渴的人看到了一眼清泉，他会觉得突然有了生机，活下去有了底气，远远超过那清泉又甘甜、又清新的滋味的本身价值，他想起小时候家里来客，父亲第一次允许他像个大人一样上桌与客同食，那顿饭他可是终身难忘，倒不在乎那菜本身的美味能解馋，而在乎他被人重视的滋味儿引出的满足感。会后他迫不及待拨响了北京 2014936 的电话号码，他的冰莹早就在电话机旁等候他的消息。

“会开完了？”冰莹先问。

“完了，大功告成！”

“成功吗？”

“成功极了！光记者和电视台就开了六桌，可惜你不在。”

“我给你写了个消息，给我同学，明天就能见《光明日报》，比《人民日报》还快。”

“莹，我真想回家抱着你睡三天三夜，我太缺觉了！”

“今晚早点儿睡，不要给我电话了。”

“好！明天可别怨我。”

尽管这样，到晚上十一点，他还是又一次拨响了冰莹的电话，讲了足足一个钟头，直到他累得口水干枯了，张不开嘴了。好在他的各种电话费有公

司报销，当董事长的这点特权他要充分享用。

他又想起了梦中的冰莹，那么小，哦！对了，他听人说过。梦见小女孩是有贵人，梦见小男孩是有小人，那么他是有贵人啰。说不定冰莹就是助他的贵人，他的好运气全是冰莹给他带来的，冰莹不仅使他情感上得到满足，事业上兴旺，而且使他摆脱了红尘的骚扰。他记不清有多少女人给过他爱慕的暗示，甚至直言示爱，公司经营部一位漂亮的女大学毕业生爱他爱到不顾一切的程度。有一次闯进他的宿舍坐到夜里一点不走，最后居然提出“今晚不想走了”，于松涛恨不得将她推出门外，看见她单薄的身子在抽泣中可怜地颤抖，他不忍心推她，揉她，只能焦急地等她自动退出，一直等到夜里两点多钟，那女孩子才绝望地离去，第二天，那女孩的男朋友兴奋地跑到办公室向于松涛道谢，他已知道了一切，女孩为此答应马上嫁给他。他称于松涛是一位圣人，真正的男人。他认为真正的男人应该是坐怀不乱而不应是来一个接受一个的滥爱者。事后，于松涛不免反省自己，在性爱的方面他到底属于传统派还是开放派？他想冰莹如果不出现在他生活中，那些送上门来的奢华他也许无力拒绝，但是，冰莹如今已牢牢地拴住了他，他用整个生命和灵魂为抵押去抓住了冰莹，如果有某一个女人硬要睡在他旁边，他可能连冲动都不会有，世上一切美女在冰莹面前都会黯然失色，真不明白他怎么会如此深挚强烈地被这个女人吸引，他觉得全世界的女人冰莹的综合分数最高。从家庭到本人，从内容到外包装，从文化教养到社会地位、从情爱到性爱，从形象到气质都是一流的。如果身边有了这样的女人，再去对远远不及她的其他女人产生性要求，那么他只能算个动物。都说十个男人九个花，他现在才明白了，妻子不理想的男人肯定花。妻子理想的男人，爱妻子还爱不够的男人，当然没有雅兴去采野花？他是心甘情愿将公粮全部上缴，哪里还有余粮去糊别人的口？

他的事业刚刚翻开了成功的第一页，往下翻是什么内容他并没有十分的自信。但爱情永远呈现玫瑰色，他却是十分有把握。

梦做完了，他清醒了，悟出现实的残酷。他这个董事长的饭碗并不好端。眼下，他必须从对冰莹的温情中挣扎出来，明天，他必须硬着头皮与昔日的对手胡鹏打交道，他最怕碰在他手里，这次偏偏撞上了他，没有他出面，许多麻烦事无法解决，他想起冰莹所说的相生相克的理论，感觉他与胡鹏才是相生相克。他克了他，又要借他生，实在富有戏剧性。明天，当他拿起电话，该怎样称呼他？胡主任？胡兄？胡鹏？老胡？说话的口气该硬还是软？软又软到什么程度？像老朋友？像下级？像孙子？想到这里他睡不着了，命运真会捉弄人，你怕什么，什么就偏偏冲你走来，躲都没处躲。

我真希望自己从来没有过去。

早上他到办公室，突出地感到他的新亚太年轻了，十二层高的新楼配上那些铝合金的大窗，很像一个白胖胖的傻小子瞪圆了好奇又骄傲的圆眼睛，他还不认识世界为何物，以为世界就是自己，于是他轻松地同太阳玩耍起来，将那薄薄的一层金光向四处撒去，于松涛感到那反射过来的光线很扎人，他眯起眼打量着这幢昨天以前还令他兴奋不已的新楼，像父亲打量不成熟的儿子，它能承受得起岁月的波涛对他的冲击吗？它能在成功的欢笑和失败的泪影中找到平衡的支柱，永不坍塌吗？他的兴奋、他的制得、他的骄傲，居然会在一瞬间消失得像一阵旋风，男人的虚荣心原来也是如此的脆弱。

不到七点半，他是第一个来上班的人，服务台的漂亮的接待小姐倒比他

早，她刚刚文质彬彬地问了一句：“请问你找谁？”仔细一看来人是董事长，吓得一伸舌头：“哦……不好意思，我还以为是客人，于总这么早！”

他按广东人的特点向服务小姐道了一声“早安”便匆匆走向自己的办公室，一阵阵油漆的香味儿和地毯的甜膻味儿向他扑来，眼目所及之处，到处都显示出一种新气氛、新感受。这是他的新亚，谁也磨灭不了、否认不了的一流的集团公司，在规划蓝图时他就对建筑师说过：“新亚的办公楼、会议室，统统要搞成亚洲一流的水平。”于是，他的办公室、会议室，各位总经理、副总经理的办公室都是超豪华型的，他的办公室一百二十平米，秘书室二十平米，木地板、淡黄色的壁纸、深褐色的皮沙发、特大号菲律宾木写字台、三组会客的空间，一副大型油画《日出与海》，是他专门请南京美院油画系系主任画的，与其说是为他画的，不如说是为冰莹画的，因为她酷爱海、爱日出，他俩登泰山去看过日出，那种壮阔的激动至今还忘不了。这幅画能唤起他温柔的爱、激情的爱、奔逸的爱、狂热的爱，不仅对冰莹，也有对事业、对友谊，对一切的一切，包括自己在内。

他步入自己的办公室，很闷、很热，一边开窗一边开空调，新鲜空气使他振作了一下。他等待着，等到八点钟……八点一到，他立即拨响了那个今他难堪又头疼的直拨电话，一边拨一边埋怨自己太急躁。刚刚八点，也许对方还没到办公室，有谁像自己这样新官上任捺不健自己的？谁想到，电话刚一接通，对方的声音就传来了：“喂，哪位？”

他打了一个激灵，突然希望对方不在就好了，但他还是用很热情的调门应了一声：“我！老于。你好！胡……主任，真没想到你也这么早。”

对方显然也愣了一下，这才冷冷地问：“有事？”

他想先扯一点儿题外话，把感情拉近一点儿：“昨天我怎么没见你来！会上你的位子一直空着。”

对方没响，情形不妙，于松涛只好硬着头皮扯谈：平平她们电视台倒来了不少人，你这女儿不得了，很有组织才能，从形象到气质都是一流的……”

对方仍然没吱声，于松涛有些紧张了，不知胡鹏是否已经撂下了电话，急忙：“喂，喂……”

“我很忙，说你的正事吧。”胡鹏终于冷冷地回了一句。

于松涛也无心再乱扯了，只好直言：“老胡，求你帮帮忙。我们引进日本彩电流水线建的新厂房，因为水泥不到位，已经停工两天……”

“这事段怡芹已经跟我说过，我没有办法帮助你们，市长批来的条子压在抽屉里都没办法……”

“老胡，我们不一样……能不能……”于松涛自己打住了自己的话头，因为他听见对方另外两个电话铃一前一后山响起来。

胡鹏的声音仍是冷冷的：“你等一下……”

于松涛只好握住话筒，毕恭毕敬地等对方先去处理其它的事。秘书进来两趟，都被他用手势给挥走了。眼下这件事是大事，凯华三洋的厂房断了水泥，这一停工损失太可怕了，一天几万，十天就几十万！他就是当孙子也要求胡鹏高抬贵手！他指望段怡芹能将事情搞妥，没想到，胡鹏让段怡芹带来的话是，“新亚的事情必须要于董亭长亲自出面处理，你算老几？我不买老婆的帐。”于是，于松涛只好战兢兢地扮演起了今天的角色。他耐心地等着胡鹏讲完那边的电话，但一个电话未完，另一个电话又起。他听得清清楚楚，胡鹏的声音已经像一筒打翻了的汽油，只差一个火星就会呼呼着起来：“……”

喂喂，请你别激动，你听清楚了，不是我们海港效率不高，台风刚过，所有的船都集中入港，我们已经拼老命了，请你体谅我们……我们当然全力以赴，知道你们着急！”于松涛听见胡鹏放下电话，又拿起另一只电话：“喂……又是三建公司，不是说了吗，台风捣了个乱，所有的船都集中入港……你们的货我们一定尽力提前卸，实在对不起了！”放下这个电话，又拿起刚才的电话：“喂……请你们体谅我们……你是谁？……是外贸公司？喂，你们的货船得排到下星期了，没办法，我当然尽力……”胡鹏的声音很大，好像故意要通过话筒传给于松涛听，这一招很厉害，果然听得于松涛头冒冷汗，他如何再张得开嘴？但他仍然不放弃最后一丝希望。像干裂的土地张着大嘴等待老天爷赐给他一片乌云……总算等到胡鹏又拿起了这个被于松涛占线近半个钟头的电话：“喂……你看，我真的无能为力，我快要上吊了。谁能帮我的忙？”

于松涛只好哀求了：“喂，老朋友，给点面子吧，凯华三洋是段怡芹的企业，也是我们新亚的命根子。十二月二十日日本三洋的吉村副总裁要来为新厂房剪彩，这是合同里的规定。再拖下去，水泥不到位，厂房盖不好，失去信誉，就怕人家撤股啊！”

胡鹏真是顽石一块：“你以为就你一家着急？市粮食局的五万吨泰国大米还进不了港呢，明天你没米吃难道也怪我？”

“谁也急不过我！我的老哥哥！”

“告诉你，我这儿的几条化肥船进不了港，我不急？光滞期费我们港口就承受不起，拖一天罚我们一万，我如果给他提前一天，奖我五千，我是看着奖赏却拿不到，天灾这玩意儿用金钱就能制止的？我们的装卸工，超负荷运转，累病了我还要出医药费……”

“看在你妻子怡芹的份上，看在合资企……”

“我妻子是政治局委员我也无能为力！”

于松涛恨得浑身发抖，但他竭尽全力控制自己，声调依然柔和：“难道没有一点办法？”

“我很抱歉！”

于松涛心里在骂：你他妈的这样不通清理。口气依然平和：“我给你一天八千的奖金也不干？”

“我说过的话不想再重复。”

于松涛终于忍不住了，几乎喊叫起来：“你难道真的要记我一辈子的仇？”

这下反轮到胡鹏不急不恼：“请不要将公、私混为一谈。”

于松涛急得直跺脚：“我求求你，你只当过去那个于松涛已经死了……”

“于松涛的死活早已与我无干，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于松涛毫无办法：“好好……好！我以后再也不来求你了，去上吊也不求你了！”说罢将电话重重地摔下。他似乎听到了胡鹏得意的笑声，看到了他幸灾乐祸的眼神。没想到胡鹏的气量狭小到不惜牺牲老婆的利益。要知道，凯华三洋是你老婆当法人，你这个糊涂的糟老头，你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啊！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于松涛决定找段怡芹商量一下，他们的水泥能改道广州港，广州港虽然没有熟人，也许反而好通融，凭于松涛的一张面子，在广东省还不致于吃人家的闭门羹吧。他忽然生出一个连自己都感到可怕的想法——胡鹏怎么没死呢？

十八

扔下手中的电话，胡鹏的心一直砰砰猛跳，他知道自己有些过分了。其实，只要他肯帮忙，走一个合理合法的后门，不是没有可能。段怡芹求他时，他已决定帮忙了，碍于与于松涛的怨结，他拿了一下搪：“让于松涛自己来找我。”算是给自己下一个台阶。于松涛今天一大早给他来电话已是他预料之中的，他本来想揶揄一番，哼哼哈哈应付一番，让那小子知道自己心里依然不痛快，还要让那小子知道胡鹏手中的权非同小可，你撞到我手里就别怪我不捏你两把，但最后，他还是打算在腻腻歪歪之中答应帮他们新亚一把，毕竟是自己老婆的合资企业，不论从老婆的私情还是合资企业的公情来看，他都有义务帮一把手，但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到头来会是这样的结果，他把于松涛蹶到南墙上，自己连转弯的余地都没有了，也只有在此刻，他才知道心中对于松涛的恨，其分量之重，已远远超过他的承受量，致使他的理智与情感处于分裂状，他希望来一次大地震把于松涛的新亚一瞬间夷为平地，他自己即使同时葬身也值得了。他同时又被一种痛快感陶醉了，于松涛也会恬着脸叫自己又是老朋友、又是老哥哥，当初他拆自己台的时候怎么没把自己当老朋友老哥哥的？呸！拆开了看，你于松涛不过是一个实用主义，小人！胡鹏庆幸自己到了海港，于松涛和他的新亚是离不开港口的，天下就有这么巧的事，孙悟空就是逃不过如来佛的手心，这不？胡鹏的手已经攥着于松涛的喉结了。当你的仇人低下头向你求饶时，那是很来劲、很刺激的。

电话铃又响起来了，他拿起一听，是段怡芹的声音，那一声“喂”带着沉重的绝望的哀求的愤懑的混合长音一下子把胡鹏从报复的深渊中拖了上来。当怡芹再呼一声“喂”时，几乎是哭调了，胡鹏不由一个激灵，唏哩哗啦扔了手中的电话，像是扔了一只烫了手的铁碗。是老婆，他深爱的老婆。他有权利将她当报复的赌注一起押出去吗？电话铃又疯叫起来，好像老婆凄厉的喊叫声。他没有接，任它疯狂一阵、绝望地停止，然后骤然拿起话筒。拨响了调度室的电话，接电话的人似乎有很大的难处。当胡鹏下达命令时，对方显然应承得很勉强，胡鹏火了：“喂……合资企业要优先，你懂不懂。”索性，他摆出主任的架势，来了个强制手段，没有商量余地。

“喂……这是我的命令，把六号船调到前面，连夜给我卸北朝鲜的水泥，拼死拼活也得卸完……有困难？！有困难也得卸！”他气呼呼地放下电话，突然发现办公室里多了好多双脚，定睛一看，是八张陌生的年轻男性面孔，每人头上戴一顶遮阳帽，帽子的横圈上写有“生存能力培训团”的字样。

胡鹏奇怪地打量着他们：“请问……”

年轻人中为首的自我介绍：“我叫黎少荣，是清华大学的研究生，这几位全是名牌大学的研究生，我们组团来深圳是为了试验我们的生存能力，眼下我们每个同学身上都分文不剩……”

胡鹏理解地：“想找工作？”

“请你给我们一个生存的空间。”

胡鹏突然高兴起来，“我给你们工作！我正愁找不到装卸工呢！”

秘书小白在一旁笑吟吟地：“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才带他们来见您。”

胡鹏问：“他们是哪儿来的？哦，内地……这样，小白，你负责安排一下，按临时工计报酬，让六号船来接人。”

青年们情绪高涨地走了，胡鹏这才想起刚才那位自我介绍的好像说他们

都是研究生，怪事，研究生干什么跑海港来当搬运工？这年头什么新鲜事都有，如今的大学生，研究生都厌弃体力劳动，这些研究生反倒来抢码头工人的饭碗，说不定是冒牌研究生。换了他的女儿平平才不可能来打这份苦力的工。管他是不是真的研究生，反正是劳动力，老天爷赐给他的。连夜卸出他老婆的水泥算是有希望了。于松涛啊于松涛，在你危难之时我救你一把，你对我是恩将仇报、我对你却是仇将恩报，他打了个冷冰冰的电话给段怡芹：“晚上备好卡车来装运你们的水泥吧。”

晚上，他到六号船去巡视了一下，发现装卸工一个个活像灰猴，除了眼睛在眨巴，其余的地方都被飞扬的水泥封死了，他问满头是灰的工头：“那些研究生呢？”

工头一指一片：“谁是谁都搞不清楚了，妈的，这北朝鲜水泥质量糟透了，全是散包，船仓里全是散水泥，要找一包没散包的，要扒开厚厚的散水泥，光摸就要摸半天。这凯华三洋为什么要进北朝鲜水泥？便宜没好货，害死我们。嘅样衰。”他用白话骂了一句。

胡鹏没有接工头伪话茬，不愿让工头知道自己老婆是凯华三洋的头，摇着头走开。惨白的照明灯刺着他的眼，海港的夜可没那么抒情、悠雅，这里只有汗水、力量，粗话的交炽。

广东工人骂着：丢你老母。

北方工人骂着：操你妈。

人们把北朝鲜水泥当下等妓女骂着。

有人叫着。“喂，同学们，怎么样？行吗？”

有人回答。“够意思，有这杯酒垫底，什么样的苦酒都能对付了。我操！”

有人说：“我们的第一关就是吃他妈水泥，我们的生存状态够棒的！娘希匹。”

胡鹏听出来，这几个是大学生，汗水和水泥把他们的面孔变得像雕塑一般，原先那几张稚嫩嫩的小白脸被变得犷龟裂，如同干渴的土地被原始的线条所掩盖。胡鹏心里一阵感动，人和人哪，差别会在一刻之间缩小到极限，苦难的压榨机下，人的原汁就会像甘蔗在榨机下汁水乱注。没有了柔情文化的遮盖，大学生、研究生也成了下里巴人，照样骂粗话，照样可以喝着老白干，嘴里喷着烟、酒、大蒜的混合怪味儿，他想起五八年考大学的那年暑假，他到重庆姨妈工作的劳改农场去玩，看见一些农民模样的人身上淌着酸臭的汗水挑着极沉重的担子往高坡上爬，那些人全赤着脚，破烂的裤腿挽得高高的，满脚、满腿全是鼓出来的一条条突暴暴的血管，腿和脚的颜色比黄泥巴地还要深，重庆夏天炽烈的太阳把他们光着的脊背晒起了燎泡。胡鹏那时才十九岁，他很可怜这些人，问姨妈：“这么热的天，大中午的为什么还让他们干那么重的活儿？”

姨妈说：“就是要他们好好改造嘛。”

“他们是农民，怎么要改造呢？”

“农民？”姨妈笑了：“他们是国民党的军官，而且大部分是团以上的高级军官！”

“国民党？军官？”胡鹏怎么也无法把国民党军官同眼前那些瘦骨嶙峋、青筋暴突随地啐痰的泥腿子联系在一起，他问姨妈：“他们就是国民党！”

姨妈说：“你不是想着看国民党是什么样子吗，喏，就这样啰。”

哇！电影里肥头大耳、神气活现的国民党居然被改造成了这个样子？不

知为什么，天生恨国民党的胡鹏会对眼前这些国民党生出一缕缕同情之心。好久好久他还忘不了那些黄土地一般的泥脚泥腿，背上淌的大滴大滴的浑浊的臭汗，如果没有国共两党的对立，没有战争，他们会是什么样子？肥头大耳，傲慢骄横是他们的本性还是现在这个样子的本性？小胡鹏第一次思考起人的定义来，他得出的结论是人：黄泥巴。因为人之初，只懂得同土地打交道，只懂得靠劳动生存，落得黄泥巴一样的皮肤。这是人类祖先的原始包装、先天的色彩……

一声卡车喇叭的长鸣打断了胡鹏的思绪，他看见凯华三洋运水泥的长车一辆接一辆地到来了，全都响着兴奋的节奏，好像来接新媳妇过门一样。他还看见，最后一辆小轿车远远地停下以后，从里面跳出了自己的老婆和于松涛。他们肯定是来向自己道谢的，立即扭转身子，装着没看见他们来，他不希望在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地点，这样的场合下接受任何人实用主义的道谢，索性快步离开，似乎听见老婆呼叫他的声音，他不要，什么也不要，只要避开，避开一切他不想见的人！

晚上，他很晚回到家，本是想等怡芹睡着了，他悄悄躺下，避免解释。没想到，十二点了，他家整个一个空城计，老婆可能在工地忙乎，好容易“粮食”接上了茬，肯定立即复工，这一夜她可能回不来了。那么女儿呢？肯定又和同学朋友去上步食街吃蛇打边炉了。

深圳这个鬼地方，没有夜晚，夜十二点在人们心目中好比内地晚上七、八点，荒唐！女儿什么时候才回来的，他不知道，第二天早上起身发现客厅的花瓶里插了三束包着彩色玻璃纸的鲜花，不用问，准是平平的追求者送的，他知道，女儿一来深圳，像一朵鲜花，立即吸来了无数小蜜蜂，乎平整天眼睛发着亮，嘴角溢着笑，女孩子有大把的追求者，自然感觉良好，他只是有点担心她别跟有妇之夫混在一起，深圳这边的男人是不太顾及自己有没有妻室的，深圳这边的小姑娘似乎也不大顾及向她献殷勤的男人有没有妻室，这方面的事他听到的见到的大把。他很想关心关心女儿，但他问过几次：平平，你是不是交男朋友了？女儿都会不耐烦地答：男朋友多啦，一起玩玩很开心的。你放心，我不会跟哪一个人过分亲密的，我不傻。当他向老婆叨叨女儿是不是男朋友过多时，想不到段怡芹会答之：异性朋友就是要多，这样危险性就小，如果只有一个，陷进去就不容易出得来了。胡鹏对妻子和女儿的理论很不以为然，他倒是觉得交多了男朋友是一件麻烦事，如果女儿不爱他们，会伤多少人？这年头，女人都变得太自私了，只想图自己的快乐。改革开放并不是叫你的观念开放到只要自己不顾别人的地步，许多人曲解观念开放，对此他是极不赞同的，道德、伦理、忠孝、人情、诚实……无论你什么制度，什么信仰，它们永远是闪光的美德。偏偏他所赞同的，如今是越来越少见；他所唾弃的，却越来越司空见惯。令人烦心啊！

匆匆忙忙吃了几块点心，正预备去上班，电话铃响了，是老婆从工地打来的：

“喂，老胡，于松涛要发给你一万元的奖金，是我送过去还是……”

胡鹏本来想说：收起他那一万元，我才不稀罕他姓于的几个臭钱。但想到那几位混身被水泥封死了的大学生，想到那些汗水与水泥搅成了泥塑的装卸工，他毫不犹豫地老婆道：“你给我送过来，千万别让于来！”

“你呀……人家感谢你，眼泪都出来了。”

“不必！如果他真的会掉泪，也是为他自己。”

怡芹转了话茬：“喂，你早餐吃了没有？”

“吃了几块饼干。”

“我就知道，我不在家你就穷凑合；冰箱里有从免税商店买的纸盒的鲜牛奶，还有美国快餐牛肉粥，你就那么懒，连拉一拉冰箱门的力气都没有？算了算了，回头我去海港，给你带几个莲茸包……”

“不用不用，我饱了。”说罢将电话重重地放下，他把老婆列到于松涛那边去，很像小孩过家家，认真得一塌糊涂。

的确有点儿小儿科，他心里说。

一到办公室，胡鹏就接到于松涛打来的电话，第一句话全在胡鹏的预料之中，溢美之词，感谢之语，呸！胡鹏根本没看在眼里，他依然冷冷地回道：“……不用给我戴高帽，我心里最清楚……卸一吨化肥八块美金，给你卸一吨水泥八块人民币，吃亏的当然是我。……感谢？！哈，我胡鹏做事从不需要别人回报……我是凭良心，尽管人家把我挤出了电子行业，我仍然以德报怨……”

于松涛的声音有些发颤，“胡主任，希望你不要用‘挤’字。”

胡鹏也激动起来，“你逼得我自己炒自己的鱿鱼，比挤还残酷！”

于松涛的语气变硬了：“你把我当成阴谋家、野心家都没关系，我与你之间的个人恩怨总会有一笔勾销的那一天。”

胡鹏：“恰恰相反，我要感谢你，成全了我多年的宿愿，我现在很畅快，比过去畅快多了！”他“啪”地扔下电话，激动得心砰砰跳，半天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电话铃山响，他根本没听见。

他深深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心力交瘁。从来到海港的那一天起，他才感到一股元气正从身体里往外泄，他瘦了十二斤。刚刚他在对于松涛讲大话，其实，他心里知道自己在人生的棋局中走错了一步棋，一步关键的棋。

他恨于松涛的新亚，理智却在告诉他：胡鹏呀胡鹏，新亚本该是属于你的啊！

十九

黎少荣对着海港办公室的玻璃窗照了一下自己的尊容，新换的T恤衫遮住了削瘦了的双肩，自他和几位名牌大学研究生组成生存能力培训团到深圳来这一个星期起码掉了十斤肉，连鼻子也显尖了，远在北京的父亲如果知道他白天替人当苦力，晚上睡在国贸旁铁路桥的桥墩底下，与那些盲流混在一起，共闻那桥墩底下的尿臊味儿、垃圾味儿，父亲肯定会伤心的。要知道，当初他组这个团，也并没想到会碰到这么严酷的考验，他以为深圳工作好找，待遇又高，满地黄金，俯首即是。没想到这两年深圳经济萧条，劳力过剩，他们十个人，八男两女，所到之处，居然没人肯赏识这些名牌大学的佼佼者，对于身无分文的有学问的妈妈膝下的娇儿娇女来讲，现实是太残酷了一点。刚来时，同学们一个个豪气冲天，兴奋无比，看着国贸那五十多层二百六十米高的摩天大楼。以为英雄可算是有用武之地了，两天之后，露宿凤餐，蚊虫骚扰，他们已经灰心丧气，毕竟太年轻太稚嫩，两个女孩子成天掉眼泪，一个发起烧来，三天以后，黎少荣将大家仅剩的几百元钱凑起来，给她们俩买了返程的火车票，一个回上海、一个回东北。就剩下八大金刚、八条汉子，准备同命运搏斗一番，看看命运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每人一个小行李包，里面只有两身换洗的衣服、极简单的洗漱用具，这就是他们的全部财产。黎少荣有一个远房亲戚在深圳一家外贸公司工作，父亲还给他写了封信，请他关照儿子一行。黎少荣手里攥着这封信，好几次想去求援，但男子汉的好胜心不允许他像个弱者一般去乞求，他们忍住翻江倒海的饥饿，来到了蛇口，扛大包，当搬运工，流臭汗，吃盒饭，睡工棚，抢着加夜班。就这也比流浪在街头强十倍，他从来没睡过那么香的觉，从来没吃过那么香的饭，一个星期下来，每个人赚了差不多一千五百元，那可是吸饱了热汗的一千五百元！那个海港主任胡鹏发了善心，额外给了每个人六百元做奖金。他可能很可怜、很同情这些肩膀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小白脸。可能也很惊讶他们稚嫩中蕴含的成熟的力量，一百斤一包的大米、水泥……压在这些娃娃的肩上，他们硬是扛住了。黎少荣切切地感受到好几次胡主任在看他时眼光中溢满的父亲般的关注。他觉得胡主任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一个星期一千多元，在内地可是个天文数字！虽说他们是按包计价，但如果胡主任刁钻刻薄，他可以找出一万条理由克扣他们的钱，比如散包啦、堆放不齐啦、迟到几分钟啦，野蛮装卸啦……胡主任硬是压住了那时时想与大学生作对的工头，处处成全大学生，为此，黎少荣他们十分感动。临走了，他到处找胡主任，为的是要当面致谢。好容易在港口大集装箱的旁边找到了他：

“胡主任，我代表我们八个同学，谢谢你对我们的特殊关照。”

胡鹏反问：“特殊？！我从没有特殊关照过你们。”他的表情平淡，一扫父亲般的慈祥。

黎少荣有些尴尬了：“我以为……我是这样感觉的，比如洗澡的事、吃饭的事、分配床位的事……”

“我需要劳动力，不过公事公办。”胡鹏打断了黎少荣，依然一脸的官样文章。

“哦……不好意思……”黎少荣略有尴尬：“我以为……我决没有别的意思，仅仅是谢谢你对我们生存能力培训团的支持，这实际上是对我们这些没有社会经验的大学生们扔掉父母、亲人、熟人各种关系这根拐杖，完全靠

自己的能力谋生存的一种信任。因此，不管你接不接受，我们都要感谢你！再见。”黎少荣一口气说出这些话，因为他感到自己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了，胡主任这个官是那种很刻板的官，不会幽默，不会调侃，黎少荣有必要解释清楚，他们几个大学研究生决不仅仅 是为了当劳动力来到蛇口的。

胡鹏突然调转头，对已离去十米远的黎少荣道：“等一等。”

黎少荣又往回走了几步：“有事吗，主任？”

“你……是复旦的？”

“清华的。”

“姓……黎？”

“黎少荣。”

“多大了？”

“二十四岁整。”

“哦……比平乎大两岁。”

黎少荣仿佛看到胡鹏的脸上又回归了父亲一般的安详。他真有点摸不清这个老头儿到底是什么类型的人：“胡主任，你的儿子也在念书？”

“女儿，是女儿，毕业了，比你小两岁，也是北京的大学生。我想问，你们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到深圳找工作。”

胡鹏从兜里拿出一张名片：“这是我一个朋友，当建筑公司的老总，他们常常需要人手，你们可以去找找他。”

黎少荣接过那张名片，苦笑了一下，胡主任仍然把他们当劳动力看，他完全没有认识到这帮小伙子内在的价值。就着这个份儿，他想试探一下对方的水平，于是大胆走向胡主任，用十分十分自信的口气：“胡主任，我是学电子计算机的，又读了几年企业管理的研究生，精通英语，精通法、德语，身体很棒，外交能力很强，文字水平也不差，如果我来您的港口求职，您接纳我吗？”

胡鹏本能地有些反感：“你看我这里最缺的是劳动力。”

“你们不需要高精和科技人员？”

胡鹏不屑地：“高精不是自己吹的。”

“您可以考试……”

“小伙子，我这里是知识密集型企业，太多了……研究生大把抓，求职信摞起来比我人还高，许多地方上的尖子人才我都安排不过来，不信你到我办公室去看看那些信件，还有那些要我签字然后送交市人文局的聘用人员表，全是本科生，研究生，我们海港要扩建，要科学管理，需要的是尖子中的尖子。”他的口气带着对黎少荣的一种轻视，好似一粒沙子揉进面里不易察觉的轻视。

原来他并不是伯乐，极为标准的一般化的官员，缺少个性！黎少荣一边这样想，一边陡生了反击欲：

“我这样走了，万一您放过了一个人才，不是很可惜吗？”

胡鹏哈哈笑起来：“连我自己都想放走自己呢，那不更可惜？”

黎少荣不解地：“放走自己？！”

幸亏有人将胡鹏叫走了，不然，黎少荣的反击会一发而不可收。他是最不怕打舌仗，最不怕以权势压人的人。他眼睛里燃着交战未尽兴的余光去追赶前面的几个同学。突然想起胡鹏说的：“连我自己都想放走自己。”这句

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他工作得不如意？他有这么好的工作、手中有这么大的权为什么还想放走自己？这个老头一定是一个又可爱又可气、又顺手又烫手的怪人，就像他的爸爸，有时不通融到会使黎少荣恨他入骨，他的第一个女朋友，建筑系的校花张曼云同学第一次到他家没有叫他伯父，他父亲认定张曼云是个不懂礼貌的娇生惯养的资产阶级交际花，硬是不许黎少荣带她第二次进家门，并扬言，如果儿子同那满身资味儿的张某好，就断绝同儿子的关系，父亲的自尊心强到了自私的程度，硬是把张曼云从黎少荣身边给吓跑了，他根本不爱儿子，从来没有爱过！后来，张曼云出国嫁了个老外，比她大二十岁，黎少荣眼看着自己心爱的人飞了，真是伤心欲绝。那些时候，他真想杀了自己的父亲，那个当了二十年右派、却左得出奇的变态者，但有时他父亲的举动又会令他感动得想哭，去年暑假，他受班上一个同学之托，推销了一批厂家的西服，赚了一千多元，被人告发到派出所，说他倒买倒卖，他被传到派出所，让他写材料交待事情的真相，“审讯”他的公安人员几乎把他当成反革命分子，当时他与他们顶撞得很凶，一口咬定自己没有错。回到家以后，他没有写什么材料，横下一颗心，想看看为这一点小事他会不会像基度山伯爵一样被关进“狄福堡”。一天一天过去了，没有人再来“传”他，一天，他在家门口碰见派出所片警小丘，小丘笑嘻嘻地对他说：“差点错怪你了，你要是当时就把实情说清楚不就完了。”

“什么？”他糊里糊涂。

“你爸做的事何必由你来承担。”

“什么？我爸怎么了？”

“你爸到派出所讲明真相，写了材料。”

“我爸？！”

“全是他的不对，他让你去卖的，其实就赚了一千多元，下面传你赚了两万多，简直是恶人告状，幸亏你爸去澄清了，他明天可能就回家。”

“他出差去东北了。”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他被厂里隔离审查四天。好在这是小事，容易搞清楚。现在没事了。”

小丘走了，黎少荣呆呆愣了好半天，他闯下的大祸，他的父亲去为他承担了，不然学校将他隔离审查，即使没事，他的前途也肯定会受影响。啊！他可怜的爸爸……后来，爸爸回来了，瘦了一圈，黎少荣真想抱住他哭一场，他问：“爸，你何必……这是我的事。”

爸爸答：“我老了，什么脸不脸的早不在乎了，你还年轻，你的名声比我重要一千倍。”

那一天，黎少荣才知道父亲是多么爱自己，父亲是多么无私！望着那被生活的艰辛压得皱皱巴巴的老头儿，黎少荣躲在被窝里哭了。从此，他恨透了告恶状的小人，把对父亲的爱，珍藏在心的最深层，他拼命奋发，用功，发誓要混出个人样儿，将来要让早就被母亲抛弃的老爸爸过几天像样的生活。

父亲那一代人都有共性，他们总是把感情掩埋得深深的，叫人摸不清他们的深浅。眼下这位胡主任与自己父亲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这一代人啊！心态很扭曲，也许他们经历的苦痛太多太多，习惯高度警惕，说话要拐弯，表达感情要拐弯，连轻视你也要拐弯。很有趣。

不知为什么，黎少荣一点儿不恨胡鹏，在与他的调侃中相反产生了对胡

鹏的好感，他觉得他与自己的爸爸一样，骨子里是厚道的。

第二章

离江锦萱过来赔款的时间还有两天，于松涛计算着分分秒秒、红着眼等待着，他真想看看那骄傲的女王打败一仗以后，在割地赔款时头是不是还高高昂着？

下班了，于松涛正准备去迎宾馆梅园探望老上司邱副部长，办公室的门被人重重地推开，一位不速之客闯了进来。逆光中，这人的身影显得细长，脸色十分阴郁，他喘着粗气，一进门就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于总，请你不要拒绝我的请求……”

于松涛惊讶来人的唐突，更不明他要求什么：“请问，你是……”

来人一声冷笑：“我是哪个你已经想不起了？可见于总贵人多健忘。”

于松涛想了半天，凭那适合演讲的男中音，他猛地记起了。乔启光！律师乔启光，他有些意外地：“乔先生！你怎么……来这儿了……”

“谢谢你终于想起了我……”

“你帮助过我们，我正不知到哪里去谢你呢。”

“只要你今天给我一点面子。”

于松涛奇怪地：“你是指……”

乔启光调整一下呼吸：“对不住，我从香港匆匆赶来，如果今天搵不到你，我会一辈子后悔……我请你去名都吃潮州菜，不知肯不肯赏光？”

“真不巧，我今晚有一个应酬，有什么事你现在说。请坐。”

乔启光坐下，姿态优雅，于松涛今天才注意到，乔先生是香港男人中档次很高的一类。

乔启光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江小姐……江锦萱，她的处境很可怜，请于总无论如何高抬贵手！”

于松涛有些纳闷：“你是为她的事来的？”

“为她被你们罚款，我谴责自己，恨我自己！”

“为什么？与你什么关系？！”

“因为我爱她，爱了十几年，我们还是中学同学的时候我就爱她了！”他一气说出，生怕喘了一口气就拦截了勇气。

于松涛惊讶了：“那你为什么主动帮助我们呢？”

乔启光低下了显得痛苦无奈的头：“正因为我太爱她，我只想借你们的手教训一下她，没想到你们会大动干戈，四十万……四十万应该由我来赔偿！”

于松涛脸色陡然阴沉：“你要我怎样给你面子？取消赔款，再去向她道歉？”

“不知道……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我为什么害了她……”

乔启光痛苦得声音发颤：“我是个过分认真的人……”

于松涛被眼前这位男人的异常触动了一下，他改变了对他冷战的態度，为他倒了一杯水：“乔先生如此爱江小姐，我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又想借我们的手教训她？”

乔启光嗫嚅着：“我只是希望她不要疯狂地卷到金钱的交易中……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女人、女人！不该变成事业狂……”

于松涛摇摇头：“我还是不明白。”乔启光感觉到自己的失态：“我想……我总有一天会告诉你。请你看在我帮助了你的面子上，减轻对阿萱的处罚，

我是当律师的，我很清楚，经济纠纷的伸缩余地是很大的，阿萱她也是为了图多挣钱，上了别人的当……”

于松涛当然清楚，索赔四十万对江小姐来讲，是一个不轻的惩罚。但他绝对不情愿为了感恩去否定自己，哪怕减少两万，他也不予考虑。他是个说一不二的人，已经定夺的事，要政变它，他会痛苦。一阵愤怒袭上心头，他不客气地甩了一席话：“那么乔先生知道我们被别人欺骗，以致名誉扫地的痛苦吗？那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公司，几百号人的痛苦和耻辱，我们差点儿因为信誉丧失而揽不到活儿，揭不开锅，这滋味儿是四十万远远不能弥补的……”

“不要说了！”乔启光倏然而起：“我明白了，你是不肯给我面子了。那么，请你记住，后天，来赔款的是我！”说罢，一扭身，往外走去，那脚步声叩出了失望的愤怒。

“等一等，乔先生！”于松涛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叫住他。

乔启光回过头，他看到了一张冷酷中透着几丝不知所措的脸。

于松涛一字一顿地：“请你转告江小姐，后天，我出钱在华侨旅行社给她订房间，你代她受过也好，她自己来受过也好。

我必须见到她本人，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就不信，她这么强的女人就没有直面自己制造的挫折的勇气。”

乔启光只说了一句：“你自己打电话告诉她吧。请不要将我来你这儿的事告诉阿萱。”他走了，连头也没有回。

于松涛不得不承认，在处理江锦萱的问题上他掺杂了个人的恩怨。第一次见面，江锦萱不握他伸出的手，他至今忘不了。老天爷帮助了他，到底把江锦萱交到了他的手里，他要叫她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尽管这样，乔启光的突然出现使于松涛内心不得不起了波澜，爱情这玩意实在太神奇了，乔启光被搅乱了，他挺身代爱人受过的丈夫气毕竟是伟大的，于松涛很瞧得起关键时刻能为别人豁出自己的人，恰恰这世界上仗义的人太少了。乔启光的请求虽然使于松涛感到麻烦、恼火、棘手，却在他心中划出了一道光痕，他看到了一个与他爱冰莹分量相同的男人胸怀的博大，甚至感受到了他与自己脉息相同的强度，姑且不念乔启光曾经是凯华打胜与江锦萱这一仗的关键人物，就冲着他男人的血气，于松涛也不能不严肃地考虑给他面子的问题。

按规定的日子，于松涛给江小姐订好了房间，但他总觉得她不会来，很可能是乔启光代她过来承受那令人尴尬的惩罚。不知怎么的，他不希望乔启光这时出现，他要单独与那江小姐会见，他必须独自享受一个阶下囚因宽赦而感恩的精采场面。上午打去电话，说是客人没到；下午打去电话，客人还是没到。这个狡猾的女人，已经输定了还要死撑着一副架子，于松涛就不信，他没有替力摁下她那高昂的头！他咬着牙，恨恨地等待着，早也好，晚也好，丑媳妇总要见公婆，江锦萱是世界上最傻的女人，把疼痛放在最后的人无疑都是算不过帐来的笨人。一直等到晚上八点，华旅大堂服务台才答复说：“客人刚到。”

于松涛要了一辆的士，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风驰电掣般地到了华旅，在413房间他见到了那位依然浓妆艳抹、气度压人、玉胸高耸，目不斜视的香港小姐。“装的、装出来的轻松。”于松涛心里说。他隐隐感到遗憾，也许江小姐的精神状态与他想象的出入太大了，本来他想好了的台词一时用不上了，那个女人故意以沉默来争取一点儿被动中的主动，不过是雕虫小技。

于松涛像并不饥饿的老虎，嘴里叼着一只小狼，不急于吃下它，只想玩味玩味它挣扎的乐趣！“江小姐这个年过得不错嘛，气色很好。”

江锦萱一撇嘴，显出一副不屑：“当然。”

于松涛根本没有在乎对方那浅薄的高傲：“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我给你订的这间房子是走了关系的，眼下是旅游旺季。再晚两个钟头，人家就不留了。我们特区是越来越红火了，酒店供不应求啊！”

江锦萱仍然简单地答道：“多谢你的关照。”

“看来你累了，那么，你好好睡一觉，明天再谈正事。”于松涛欲擒故纵，做出要走的样子。

“于总，你真是越来越老练了。”江锦萱到底被于松涛套住了。

于松涛慢慢回过头：“因为我并不急于找你算帐？是吗？”

江锦萱一声“哼”。

于松涛问：“你‘哼’什么？”

“于总，我已经看透了你了，你恨不得我现在就跪在你面前大哭一场，求你饶恕，可是你估错了，江锦萱永远不会这样衰。即使我明天去上吊，今天我照样高高兴兴。你很想知道我是不是把四十万支票带过来了，对不对？你就用笑咪咪的脸来逼我……”

于松涛哈哈一笑，心里却暗暗吃惊江锦萱的洞察力：“没那么严重吧，特区对第一批合作者一向宽宏。”

“宽宏？！于总的宽宏我当然领教了。”

“如果江小姐记忆不出问题的话，就不该忘记，从我们第一次在广州交手，我一直宽宏，连你的侮辱我都没有放在心上，依然让你在我们身上发财。”

“发财？！”

“如果我的估计没有水分，江小姐这几年来仅靠我们就起码挣了八十万美金。”

江锦萱暗暗吃惊，她不得不服于松涛的精明：“怎么？你是来同我算老帐的？”

“亲兄弟明算帐嘛。”

“所以你一步也不放过我，四十万还嫌少，恨不得把我吞进去的全部吐给你，是不是？”

“看来江小姐也是个爽快人，其实，四十万人民币对你来，说不过湿湿碎碎。”

江锦萱眯起那习惯撩拨人的凤眼：“那么于总是不是认为我的钱都是抢的？天上掉下来的？生意人靠奔波挣钱难道不允许？”她突然激动起来：“我即使有八十亿美金又怎样？那是我的，我自己挣的，别人想夺去半分钱也不行！你榨去我四十万，还想从人格上踩我一脚，你是个非常残忍的人，从第一次见面我就感到你心狠手毒，我到底没有斗过你……你现在很满意，很痛快，很过瘾，是不是？你很喜欢欣赏别人的痛苦，我看出来了……”她说得十分畅快，似乎收不住了。

老虎口中的猎物开始挣扎了，于松涛很满意江锦萱终于失落了矜持。他想看的就是这一幕，现在，轮到他牛一牛了：“我真像江小姐说的那么可怕吗？”

“是的，你残忍、恶毒！”

“如果我真的残忍恶毒，又何必在关键时刻放你一马？”

“放我一马？你是指……”

“看来我没有必要自作多情，残忍就残忍到底吧！江小姐，明天早上九点，我在办公室等你，一切仍然公事公办。再见。”

“请等一等！”江小姐有些糊涂了，像大海中将要溺死的人，哪怕一根小稻草也要抓住它。她的喊声中注满了绝望中的期望：“请于总把活讲明。”

于松涛得意地转过身：“那么，江小姐是不想拒绝我这个残忍的人的帮助了？唉！我还以为……以为你呆真那么清高。”

那猎物终于没有了力气，停止了挣扎。江锦萱被于松涛的气度摁得低下了头，她撑起来的矜持全线松弛：“于总，你何必这样嘲讽一个败在你手下的人。”

于松涛从气度上战胜了对方面，他满意了，甚至有点可怜她了，只有到了这一步，他才有可能演好下步施主的戏：“正因为考虑到一个失败者的难度，我们才决定减少你的赔款。”

江小姐一怔：“什么？！”

“减去你四十万的百分之五十，怎么样？”

江小姐脑子一片空白，不知是该喜还是该忧，也不知是该表示感谢还是表示遗憾；因为减百分之五十的确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字，她不明白，为什么对方会如此开恩，甚至怀疑自己听错了，却不敢进一步核实。但同时，她又巴不得对方再更正一遍，是百分之一百，而不是百分之五十。人的贪婪是无止境的，那被释放了的二十万正在向被囚禁的二十万招着诱惑的手。各种情绪交炽扭结的结果使她浑身发热，想喊、想唱、想跳，想冲出门去。于松涛的声音使她陡然冷却。

“难道江小姐对减赔不感兴趣？”

她又变现实了，昨天她还做着于松涛减去她十万元的梦，今天居然翻一倍地兑现了。真想说一些感恩戴德的话，想捧出一掬清泪来证实衷肠。然而，当她垂下头的时候，突然感到羞愧，于疲惫和虚弱中又挣扎着抬起了头，该说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却说了一句很不合适的活：“你这样做，是为什么？”

于松涛不假思索：“因为我可怜你。”

“可怜？！”

于松涛差点儿露了乔启光登门请求的底牌：“可怜又怎样？你不需要，你很反感？当然，如果你不情愿，我可以收回……”切按原规定。”

“不！不！”江小姐这一次是彻底垂下了头，挣扎着也挺不起了：“于总，我……我真心服你了。”

“服我的残忍？”

“请不要再逼我了，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自己可憎、可恨、可悲、可怜……”

“这一次你算是说对了！”于松涛打断了那位高傲扫地的女人，只有这一刻他才感到这个女人还算是有那么一丁点儿可爱。他笑了，笑得一脸辉煌：“想听听我对你的分析吗？”

江锦萱顺从地点了点头。

“你很聪明，有时却糊涂之至；你强大过人，内心却时常虚弱万分；你贪婪，却绷出一副清高的架子；你出身平平，却要以贵族妇人的气度去压人一头；你的心有时候比男人还狠，所以常常被恶梦惊醒……”他一气呵就，说得十分过瘾，连自己都不知怎么会对她作出这样的结论。他突然觉得自己

像巴尔扎克，面前这个女人像《从妹贝德》中的贝姨。

“不不不！你说得不对！”江锦萱惊叫起来。

于松涛不允许她打断自己：“恰恰说明你心里承认了，因为你的嘴是轻易不服输的，这正是你的悲剧。”

“你不可能了解我！”

“可我了解了，从第一次广州交手，我就基本摸准了你的秉性，不然，我不会跟你合作这么多年。”

江锦萱于迷落中不知所措地笑了，笑出了一脸的惶惑和羞愧。

于松涛心想：别以为世上所有的男人都只会跪在你的裙子下，也有会制服你的。

当他走在喧嚣的大街上时，突然想起了江小姐脖子上的三条皱纹，今晚似乎更加显眼，他不耻地咧嘴笑了，因为他更加感到了冰莹的可贵，“女人最值钱的不在脸，而在于光滑的脖子。”他想起了一个朋友对他说的这句话。

二

这一年的夏天，各家都有许多新的变化。

特区的变化最刺眼的就是那些一夜之间拔地而起的摩天大厦、也许世界繁荣的标志就在于大厦的多少、大厦的高度、大厦的外观、大厦的内装修……大厦把天和地的距离拉近了，把海外和內地的距离拉近了，把农村和城市的距离拉近了，却拉远了穷人和富人的距离。

这一年，胡鹏作为海港主任，分到了四室一厅的新居，他倾出了毕生的积蓄，要好好装修，好好置点家具。清苦了一辈子，也该躺在软床上睡几个像样的贵族觉了。

上午，于松涛在凯华的工地上视察了一圈，急匆匆地要赶到东湖去参加一个有饭局的定货会，使他恼火的是司机和车都不见了只好步行到街上准备搭计程车。突然，一辆小车停在他身边。一看，正是自己的那辆破二手尼桑。正想冲司机发作，门开了，探出了笑咪咪的段怡芹的脸。

“你……段工？”

“上车吧，但愿我没误了你的事，没办法，不得已，我用了你的车，找不到你，只好如此了。”

于松涛只好陪着笑脸上车，从上次段怡芹找他算了一次帐以后，他像是欠了她一笔，老远一见她就笑咪咪的，他力求自己态度好些。一上车，看见司机旁边坐着一个年轻女孩，问段怡芹，“这位是……”

那女孩猛地转过头，嘻嘻笑着，一脸的青春。

“平平！”他惊叫着：“你怎么来了？”

胡平平神秘地：“连我爸都不知道我来，我只跟妈妈通了一次电话，通报了行程。”

平平突然定定地看着于松涛。

于松涛笑了：“怎么？不认识了？我老了？”

平平直率地：“我在琢磨，于叔叔怎么那么有进力，让冰莹……阿姨相中了。”

怡芹喝道：“平平，不许没大没小的！”

平平伸一下舌头，不吭气了，过一会儿，又端详起于松涛来。

于松涛笑了：“平平今天怎么了？给我看相？”

“于叔叔，你能把我爸爸挤走，说明你相当有实力！”平平单刀直入。

段怡芹又一次制止：“平平，对叔叔怎么这样讲话？二百五……。”

于松涛：“让平平说！”

平平：“我不是在攻击您，我在学校把这事跟同学们一讲，你猜大家说什么？”

“说我是野心家？”

“说你是现代人，有本事！”

于松涛意想不到地：“平平，我一直担心你……你会恨我。”平平大咧咧地：“我当然恨你，不过现在，我佩服你……妈妈也这样说的。”段怡芹回过头：“妈妈可没这样说！”平平又一伸舌头，“你们这一代人哪……跟我们就是不一样，敢说不敢当。”于松涛被平平点得有些尴尬，但他的眼神中流露的全是感激。平平淘气地：“于叔叔，你先说，你欢迎我到你们深圳来吗？”

“你毕业了？”

“我是广播学院分到特区的第一个学生。”

段怡芹招呼着，“老于，我们先送你到东湖吧。”

小车里，于松涛在问平平：“见到你爸了吗？”

平平道：“我爸反对我来深圳，他说这儿没有建成像样的电视台，这儿是文化的荒漠，他要我坚守北京，让我永做首都人。”

“所以你就来个突然袭击。”

“有妈妈支持我，我就有底气儿！于叔，到时也许请你帮忙，你跟秦台长是中学同学。”

于松涛干脆地：“没问题：”他 very 希望能帮段怡芹的女儿一把。

段怡芹美滋滋地看着女儿。

平平突然想起什么：“哎呀，差点忘了，于叔叔，冰莹姐姐托我……”

段怡芹纠正女儿：“辈份不清，现在要叫冰莹阿姨。”

“哦……对对，冰莹阿姨托我给你捎一大包东西，沉极了！要是别人，我决不给带，放在后车厢里了，下车您正好带走。”

“谢谢你了。”

望着平平那苗条、挺秀的背影，于松涛似乎看到了冰莹的背影。平平是冰莹的好友，她的突然到来，把冰莹的气息和温馨也带来了，就像小燕子带来了春天的信息，使于松涛兴奋不已。与冰莹分开半年了，他急切地盼望重逢，掐指头算一算，还有两个月他就要回北京到电子工业部、国务院汇报集团成立的详细情况，那时，他准备多呆一段时间，他欠妻子的太多了，从物质到精神，他要全方位地偿还。他相信自己是一个从里到外都是男人的男人，他常常在夜里对着夜空祈求冰莹的谅解。“亲爱的，我做这一切全是为了爱你。男人不能没有事业，没有事业的男人就不会博得喜爱的女人的爱，我要你爱我，要你比现在还强烈得多的爱。”他在上一封给冰莹的信里这样写着。

冰莹给他的回信中写道：“我理解你，男人是靠征服世界来征服女人的，而女人则是靠征服男人来征服世界的，我征服了你，你就是我的世界的全部……”

想到这里，于松涛甜甜地笑了。

“于叔，你什么时候上任？”平平打断了他的思绪。

“什么上任？”于松涛问。

“你的集团，你这位新老总呀。”

“哦……现在还说不准，大厦还没竣工呢。”于松涛觉得尴尬。当着胡鹏的老婆和女儿他最不愿提这一壶，许多事情你说不清、辩不明，对于面前这两个女人，集团的话茬应该是禁区。偏偏平平不管于叔的尴尬：“于叔，你的集团有多大的规模？听我妈说，我爸搞起的凯华公司也要人盟、我妈出任经理，你能把对手的老婆也凝聚起来，说明你相当能！”平平的确傻气。

“二百五！”妈妈脸红了，她也不希望女儿老提这令人不自在的话题。

“怎么了？”平平扭过脸：“说错了吗？”

一时间谁都找不到话题了，幸亏东湖宾馆到了，于松涛一声再见，结束了这一幕。

下了车，他后悔没对平平说一声：“代问你爸好。”他已经胜了，还吝啬一句说出来又不腰痛的问候话吗？

他真不敢想，胡鹏在海港是怎么当他那个主任的。

有关大海的各种梦，是胡鹏从很小的时候就向往的。他的父亲是大连远海轮的水手长，紫黑的脸膛，铁杵一样坚硬的胳膊，面板一样平展的腹肌；小时候，他觉得父亲伟大极了，海洋神秘极了。海，同父亲的形象是不可分割的，父亲就是海，海就是父亲，他爱海爱得像爱父亲一样，他崇拜父亲就像崇拜海一样。每次送父亲出海，他都会呆呆地立在码头上，眦大瞳仁，拼命欣赏海中每一朵浪花、每一道光柱、每一圈水纹，就像捧着最爱读的《济公传》，一言、一句，一个标点也不漏掉，反复读，读不够，书已经被他翻烂了，他却仍然像爱珍品一样把它锁在自己的小木箱里；大海的百态，他也像爱珍品一样锁进了自己的心里。不时玩味一下。他奇怪，海为什么会变脸，一会板着黑沉沉的脸像个严厉的男人；一会儿展平了所有的皱纹，笑出了妈妈眼睛里的湛蓝色；一会儿郁愁得一片灰朦朦，像个绝望的老头；一会儿兴奋得像小姑娘的脸，粉红粉红的……他的看不够的海啊！他的猜不透的海啊！为此，他发誓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海员，与海朝夕相伴。谁知，他长大了，没有考上海运学院，却背着行李卷，上了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毕业以后教了两年中学物理，后来又调到电子管厂当技术员、当工程师、当副厂长、当厂长、当总经理、一步一个脚印，一走就是将近三十年哪！海的梦早就破灭了，谁料到，几十年后，他的两鬓都斑白了，海，却像个宽厚的情人，向他伸开了臂膀，他扔了手中端了几十年的电子这碗饭，跟跟跄跄地扑向了她的怀抱。当他站在码头上，望着那些花花绿绿，风度华贵、傲气十足的中外大货轮时，心中一阵阵感动，他想起了已经长眠的父亲那硬挺的胡子茬，想起了小时候看的那本《济公传》，不由深深吸了一口带着海腥味和咸涩味儿的空气，噢，大连的海、广东的海、儿时的海、现时的海……那气味完全一样，都那么亲切、那么怡人。想到自己如今已是海港管理局的主任，不由喃喃地道：“天意，全是天意。”

上午，他刚刚同货运部长吵了一架，出不了港和入不了港的货轮鸣着愤怒的汽笛，仿佛在骂娘，他计算了一下经济损失，吓了自己一跳，他这个新官如果解决不了这些老、大、难的问题，要他来做什么？货运部长苦着脸，诉说难处，他根本不想听，国营企业惯有的难处，他听了几十年了，大同小异。他只要求那位部长拿出新的解决方案。部长说：请你给我解决劳动力，多给我一个连的装卸工。他说：你除了要力气，还应多要些智慧。那位部长快快离去。他决定下午召集货运部大小头目开会，请大家献计献策。这令人头病的滞期问题不解决好，他无法睡得着觉。

该吃中午饭了，他的秘书肯定已经给他送来了一盒有鸡腿、有辣豆腐的快餐。吃过中饭，在沙发上打个盹儿，就该开会了。说心里话，他到海港比在凯华累得多。

一声汽车喇叭响，他回过头，呆了。

段怡芹和女儿平平像从天上掉下来一般出现在他的眼前。胡鹏惊讶地：“平平，死丫头！”

“爸，别骂我，我就喜欢送你一个意外高兴。”

胡鹏嗔怪地看着妻子：“好啊！平平来深圳，这么大的事你都瞒着我这个老头！”

段怡芹敏捷地还击：“我还以为你对海的热爱超过了对女儿为爱。”

平平高兴地：“爸，海港太棒了，你到这里来工作，准能多活几年！”

胡鹏有些不自在：“我到这里来……你今天才知道的吧？”

他与于松涛的矛盾，他堵了于松涛的路（或是于松涛反炒了他的就鱼）等一切，他都没有写信告诉女儿，毕竟这不是什么值得到处炫耀的事。他甚至怕女儿知道了会难过。

谁知平平全然不介意：“早知道了。”

“早知道了？”爸爸不明白。

“你跟妈妈的一举一动全被我的雷达跟踪了。别看你们什么都不告诉我，向我封锁消息。”

“你的雷达？”胡鹏问。

段拾芹对女儿：“准是冰莹告诉你的。”

“冰莹？”胡鹏眯起眼：“于松涛的小媳妇？”

女儿打抱不平：“媳妇就是媳妇，什么小不小的？冰莹几乎把于叔叔给她的每一封信都给我看过。最长的一封二十页。”

胡鹏啧啧地：“于松涛哪来那么多丰富的感情！”

段怡芹不无嘲讽地：“像你，干巴巴，一封信顶多半页纸，这世界上也只有我能忍受你！”

胡鹏瞪一眼妻子，即转向女儿：“平平，于松涛在信里怎么说我的？”他显得有些不自在。

“人家的隐私，我保证不泄露的……爸，反正于叔叔总在信中夸你厚道。”

“夸我？！哼，他还是少在背后捅我刀子为好，你知道他组建集团公司吗？个人主义恶性膨胀！”

“爸，于叔叔不是那种人……”

胡鹏一挥手：“今天不谈这些，平平，回头爸爸请你吃海鲜。这次回来可以多呆几天吧？”

“我不走了！”

“什么？”爸爸抬起惊讶的脸。

女儿分配来深圳也是向爸爸封锁了情况的，她知道爸爸会坚决反对，他不愿意北京的家、北京的户口连根拔了，女儿学的是文科，到这种充满了商战汽油味儿的地方来没什么大发展，他一门心思是要女儿坚守北京的。女儿只好来个先斩后奏。她昂起好看的小脸，撒娇地：“爸，北京还有外公外婆，也不缺我这一个户口，我调到电视台了。”

“你本来可以到中央台的！”爸爸吼了起来：“你怎么能放弃最理想的分配？！”

“中央台有中央台的复杂，不如新合有朝气。”

“你呀……自作主张……那你分到什么部门？这边电视台小得很，已经挤满了人。”爸爸忍住火。

“当然是学有所用，当播音员，最好兼节目制作和主持。”

“你联系好了？你以为万事都像想的那么容易？”

“决无问题。”

“万一……”

“万一有什么问题我可以找于叔帮忙。他跟秦台长是哥们儿，中学同学。”

“找于松涛？！你居然去找他？”爸爸对女儿的想法完全不理解。

“怎么了？因为你们争斗就不让我求他？爸，你真是太古板了，他能帮助我，我当然不拒绝，有用的关系不用是傻瓜。”

胡鹏眯起老眼，打量着新鲜得像一根带刺的黄瓜的女儿，一肚子的气实在不忍发作，女儿是他一生中唯一的希望，从小到大，没舍得碰过她一手指头，如今木已成舟，他只能认了，他这一生不停地在认命，再认一次也无妨。他望了一眼一直沉默的妻子，不明白她为什么没态度？

海港的广播喇叭骤然响起，几声嘟，嘟，嘟……以后，是播音员的声音：“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十二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联播节目时间。”音乐声响彻云天。

海，在壮美的旋律中绽出了蔚蓝色的情怀。

平平的到来，使胡鹏对新房的装修格外重视，平平的那间小卧室装成了淡粉色的格调，只有漂亮的青春才配这种氛围。他和段怡芹的卧室是淡黄的色调，因为怡芹特别喜欢鹅黄。到海港不到四个月，对新工作一天比一天失望，只有这套新房子令他时时兴奋。特区这地方就有这一点好，住房条件远远超过内地，政府对各级官员在生活上的关怀是没话可说的。

到搬家的那天，他居然有一种娶媳妇的激动，三辆卡车齐齐开来，全是他指挥装车。车装得合理、省面积、井井有条，整整齐齐，这可是学问，他把过去学的物理知识全用上了。妻子和女儿负责旧房的看守和各种零碎的装箱工作，他负责押车和新房布局的指挥。当载满家具的车停在新宿舍的小路上时，他灵活得像小伙子般地蹦下车来，指挥着搬运工：“三楼、三七房，电梯在这边……”他一回头，话茬被打住了，一位想不到的人立在他面前，他结结巴巴地，“江……江小姐……”这才发现一辆的上停在他那三辆大车的后面，她是尾随而来的？

江锦萱笑吟吟地：“找到你好不容易，幸亏我的车快，从你家一路追踪而来。”

“江小姐找我……有事？”

“早就想向你道个谢，我这个人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没人情，我三月份去了一趟加拿大，刚回来。”

“道谢？！”

“是你提议减去我的赔款的二分之一毕竟是二十万哪，不管怎么说我也应该领情。”她将手中的一包东西交给胡鹏：“不成谢意，补补身吧！”

胡鹏不敢接：“不用不用……”

“不过两盒燕窝，你是不是瞧不起？”

胡鹏慌忙道：“这……我没有……关键是并不是我……你搞错了。”

“于总说是你……”

“他……”胡鹏脸一拉：“实话相告，我是根本不主张如此残酷地制裁你的。”

“为什么？”

“因为……因为我这个人……狠不下心。”

江锦萱摇摇头：“胡总，你错了，如果换了我是你，我会更狠！”

“你……难道买于松涛的帐？”

“胡总，我恨他又佩服他，你这位副手……”

“请你再也不要叫我胡总。”

“为什么？”

“没看见我搬到这儿来了？以后叫我胡主任也可以，叫我胡鹏，老胡、阿鹏都行。”

江锦萱惊讶地：“难道您……您改行了？”

“为了你的缘故，我和于分道扬镳了。”

“为了我？！”江锦萱真是受惊了。

胡鹏惨然一笑：“我不能接受你的感谢，因为你的一切早与我无关了。你看，我的家搬到了这里，在阳台上就可以看到海，欢迎你以后来玩，我的门牌号是恰海园三幢，三楼三 七房”。

江锦萱张着的嘴没有合上，说不出是感动还是难过。

胡鹏搬起一张茶几往楼里走去，又回过头：“虽然我眼下不干这一行了，但我还是要劝你，珍惜自己的声誉，以后的生意怕不那么好做了。对不起，我得上楼招呼一下。”说罢扭身离去。

江锦萱愣了足有一分钟，想不到几个月的功夫，这边的变化如此之大。她本来还要同胡鹏谈一笔加拿大的生意，她手中有一打订单，冲着胡鹏的好感而来。现在，她拿不准是不是该去找于松涛？虽然凯华罚了她，但她不得不承认，凯华的工艺最好，信誉最高，她虽恨透了于松涛，却又不得不用他，生意人，唯钱是图嘛。然而，胡鹏不在了，要去直面于松涛，她真犯了难。

世上为什么有那么多出人意料的事？

当胡鹏在新居张罗家具摆布时，发现江锦萱给他的那包东西被放在了一个小工人端上来的一摞抽屉里，扒开一看，是两盒燕窝、两盒美国花旗参、两条三五烟。他苦笑一下，弄不明白这个女人为什么被罚了款还要来送礼，她时而冷脸，时而笑脸，那颗拳头大的小心里到底藏了些什么沟沟坎坎？女人哪，全像天上的云，变幻不定，捉摸不定，包括他的女儿乎平，他的妻子怡芹……这辈子他最怕的就是女人，女人哪……

四

阿霞变了。

从来不注意修饰的她，居然会对时装店发生兴趣。当地把那些红红绿绿的衣服试在自己身上时，会引起一片赞美之声，服务小姐会说：“几靓！你的身材几好，呢套衫正合你穿。”

“哗！小姐好靓，你咁样的身材就要穿咁高档的衫，好斯文、好高雅！”

只要她试过的衣服，肯定会接着有一堆女孩会对那衣服感兴趣。她这才发现了自己高高的胸、细细的腰、长长的丰满的腿是女人多么丰厚的资本。她将那一头剪得比男孩还短的头发蓄了起来，三个月就长成了披肩发，油亮亮的，像一块柔软的缎子披在肩上，她很陶醉。还悄悄去鹰铺买了化妆品，眉笔、口红、粉底，悄悄地、不露声色地装扮着自己。不知为什么，这一段时间她像金蝉脱壳一般想蜕去身上的土气，朦胧中，她觉得是为了一个人，他那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影子会在她的梦中显现，有时在亢奋中醒来她会羞红了脸。那人到底是谁，她不敢确认，她宁愿生活在梦中，不让残酷的现实惊醒自己。不过一个打工妹，一个农村女孩，在特区多得大把抓，有几个像样的男人能爱得上她们？只有像阿兴那种没档次的打工崽、小个体户才会像苍蝇似地对她们纠缠不休。她恨透了那个鼻头宽大曾经让她失过身的阿兴，也就是从阿兴那里，她知道了什么叫性爱，丑恶！卑鄙！好在她已忘了那一段。一到晚上，躺在被窝里，她只会去想那个令她魂不守舍的人，常常被一种柔情召唤，由不得轻轻抚摸自己的胳膊、腿、肩、胸、颈，欣赏结实而丰满的肌肉的润滑感。打工妹又怎么样？她的青春、她的娇艳、她的健康、她的活力一点不比大公司的那些公关小姐、秘书小姐、主任小姐、部长小姐逊色。有了这点自信她常常拥着他的影子进入梦乡。半年多了，她被一种温馨的折磨缠绕着，分不清是甜美、痛楚，还是苦涩、幸福。

星期天，阿霞本来答应了同小红她们一帮女孩去小梅沙游泳，小红的司机男朋友开了一辆小霸王来接她们，坐那种车真叫开心。车到了，她却变卦了，气得小红她们骂她“北婆”。

宿舍走空了，留下了一股化妆品的香味儿，她对着镜子端详着自己，满意自己红扑扑的肤色、雪白的牙齿，贱亮的黑眼睛，却不满意自己微塌的鼻梁和过分鼓胀的圆脸，这是农村人进城以后营养改善的标记，她叹口气，开始梳理头发，直梳得静电进出了小火花，然后抹口红，太红了，又抹去一层，修了修过粗的眉毛，描了眼线。一切都照着小红化妆的程序，只是省了抹粉底和胭脂，她有天生的白里透红的皮肤，这是令广东女仔羡慕不已的。妆化完了，换上了新买的红套裙，高跟鞋美滋滋的。她一个人该上哪儿？于困惑中她抓起了两块一位湘西老乡刚给她捎来的腊肉，那是妈妈自己熏的，自家的鲜猪肉、自家的灶房、自家晒的酱……她特别爱吃自家种的红尖椒炒自家腌的腊肉，在老家时候，只要有这一样菜，她一顿可以吃三、四碗饭。腊肉散着香喷喷的味儿，诱得她直咽口水，她知道，还有一个人爱吃它，每年老家捎来腊肉他都能沾上光。一共两块、她舍不得留下自己吃，全部包好了，就这样神差鬼使地走到了那条她神往、迷恋的小路……她希望他在家，但一走到门口，又希望他不在家。从前，她堂而皇之地敲过这扇门，好久好久没有过来了，她那举起的敲门的手突然哆嗦起来。

“请进。”房主人的声音传出来。

阿霞打了个激灵，想掉头就跑，但来不及了，门被打开了，这扇小红门里藏着阿霞的一串串梦。

于松涛望着阿霞，似乎有些突然：“是你……找我有事吗？”

阿霞唐悔没想好词，吱吱唔唔地：“如果您太忙了，我就改天……改天再来吧。”

“小鬼，我再忙也要接待你这个小朋友哇。”

阿霞进了门，像打量一个陌生房间一样东看看西看看：“于总难得有个清闲的星期天吧？”

“阿霞今天怎么变拘谨了？快坐吧。”

看见写字台上一摞厚厚的稿纸、和那些麻麻密密的字迹，阿霞觉得自己来得不是时候，“我不打搅您了，于总，这是刚捎来的湖南腊肉……”

“你是来送我东西？”于总好像并不开心。

“你不是很爱吃吗？于总，你是不是认为我在搞不正之风，如果是这样……那就算了，我拿回去就是，我……我走了。”

于松涛笑了：“阿霞居然是个细心的人，知道我爱吃什么，我一直以为你粗粗拉拉像个男孩。”

“我的确心很粗。”

于松涛拿起腊肉，深深地闻一下：“好香，我最爱吃尖椒炒腊肉！”

“我也是！”阿霞开心地欢叫起来。

于松涛这才注意到阿霞的变化：“咦，你今天很靓……嗨，阿霞会很打扮自己，真想不到，你这个假男孩也会变，你说说，是什么改变了你？”

阿霞心里一阵阵不是滋味儿：“我早就这样了，于总太忙。”

176 注意不到就是了。”她看见柜子上的方便面、干面包，快餐米粉，忙打了岔：“于总，你的生活太清苦了，今天我替你做一顿饭吧。”

“炒腊肉？”

“当然。”

“炒多点，我好送给段工她们……”

“不！你还是自己吃吧，我是偷偷来送的。”

“为什么？”

“怕人家说你受贿赂，说我拍你马屁，我不愿因为一点点小事给你造成不好的影响。”

“怎么了？又有人在说我什么了？”于松涛警觉了。

阿霞豁达地：“其实，背后被人议论不一定是坏事，一个没有能力的人是不会被人议论的。”

“小鬼，开导起我来了，我这个人才不怕议论。胡总离开凯华，公司里议论纷纷，难听话多了，什么我是整人老手，没有人性·六亲不认，野心勃勃……我全知道，可我不在乎。”

“于总，你真的反炒鱿鱼，把胡总炒走了？”

于松涛反问：“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

阿霞认真地：“依我看，如果真是那样，说明事情就应该是这样……”

“应该？”

“说明你有本事。”

“有本事？”

“工人们私下里议论，有不少人这样说。”

于松涛沉默了。

阿霞倒有些忐忑了，她最怕于松涛把她当成拍马屁的角色，于是补充道：“胡总也是好人，也有不少人给他抱打不平，说是你用计逼走了他……”

于松涛这才点点头：“这种看法也许更合我们中国人的情理，对不对？”

阿霞胡乱点点头，忙岔开话题：“于总，我去给你炒腊肉吧。”

“不用了，今天中午我要去参加市里宴请香港商会代表团。”

“哦……”阿霞的心陡然沉落。

于松涛似乎很善解人意：“尖椒腊肉我自己很会炒，怎么好意思麻烦你？连我太太都夸我这道菜的水平超过了她。”

“我太太”这三个字像锥子一样扎痛了她。这才意识到自己大老远的来送腊肉真是多此一举。她的目光骤然被床柜上一张有明星风度的年轻美貌的女士的照片粘住了。就是她？“我太太”？难怪于总对其她的女人不屑一顾，他有这样一位妻子该多满足！相形之下，阿霞觉得自己又丑、又蠢、又土，她早听小红说过，于总的妻子人见人爱，但她并未在意，仍然傻乎乎地做着自己的梦，她以为自己并不要求什么，只希望他多看自己一眼，多同自己说几句话，给自己比别人多一点儿的温柔就满足了。事实上，当他妻子的身影突然出现时，她的妒忌、她的自悲、她的痛苦、她的失落……像开了闸的河水，她要求的何止那一点儿？她幻想着占有他整个儿的人！过去的好几个月，她事实上是陷入了可怕的单相思，这一切，只有另一个女人的出现才能使她意识到自己的感情迷失了有多深、多远。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红着脸、笑得像朵傻鸡冠花一般告退的，她的脚在往前走，思绪却扯不断身后的那张美丽的照片，那是他的妻子，他钟爱的妻子，你自作多情地闯进去做什么？你算什么？农村土姐、打工妹，没高深知识的中学生，你去给人家当保姆都不够格……越谴责自己，就越疯狂地想念他，虚弱的理智无法摠住突突往上窜的情感的火苗。心脏的狂跳几乎使她背过气去，她脚步越来越乱，以致走进了一条完全陌生的小巷。

“阿霞。”有人叫住了她。

“段……段工！”阿霞差点认不出眼前的人。

“你去哪儿了？”段怡芹有些奇怪。

“我……想买点儿方便面。”

“哪儿没有方便面，何苦跑这么远？”段怡芹毕竟是女人，一下就发现了阿霞的异常：“咦，阿霞今天好漂亮……脸怎么这么红？眼睛这么亮……你去会男朋友了？”

“没有……我没有男朋友！”

“你这精神状态可是有点儿热恋味儿噢。”段怡芹打趣地：“真的不是会男朋友？”

“真的……我不会说假话。”

“那么，好，上我家，我正少一个包饺子的帮手。”

阿霞点点头，默默跟在段怡芹身旁，她很想一个人到河过去哭一场，但眼下，她还得堆起笑脸，藏起苦衷，她的思绪仍然追踪着那张美丽的女人照片，段怡芹问她，“你这身衣服什么时候买的？”她根本没听见。

段怡芹的确奇怪了，她停下脚、扭过身，板起阿霞的脸“阿霞，你今天不对劲，到底怎么了？”

“段阿姨，我昨夜没睡好……还犯困。”

“你是不是在恋爱了？又恋上什么小伙子了？”

“我才不喜欢那些毛头小孩呢！”

“噢……你也爱年纪大的男人？阿霞呀！当今女孩都爱岁数大的男人，那是危险的……岁数大的男人差不多都是结过婚的，有的女孩情愿当人家的情妇，可是毁自己一生啊！你可千万千万别爱上有妇之夫。这颗毒果吃不得呀！”

“段阿姨，你说什么呀？我……我不会，真的不会。”她说了假话，脸上更加火辣辣的，一转话锋：“我们去买点儿洁虾包饺子。”

买了虾，到了段怡芹家，系上围裙，洗菜、剁肉、和馅、和面……她像机器人一样按程序做机械运动，心里仍想着那张越来越清晰的照片，神情恍惚，眼光游移。

“阿霞，你在想什么呢？”段怡芹已猜出女孩在这种年龄情绪波动的原因，她想起了自己，都四十多岁了，仍然有时会灵魂出壳、魂不守舍。她十分想套出阿霞的秘密，总觉得自己是阿霞的保护人，有义务帮助她：“阿霞，你们女孩子真是怪，我平平班上一个女同学对我说，爱有妇之夫会有一种犯罪的刺激。因为它难度大，所以魅力也就大，爱一般同龄小伙，一爱一个准、顶没劲。我的确不理解……”

“有道理！”阿霞脱口而出，刚一说就后悔了。

段怡芹说来劲了：“可是有妇之夫比未婚小伙子要坏得多，许多男人利用小女儿的猎奇心态，左手抓着老婆、右手抓着情人，玩够了再换一个，从来没有为那些女孩子着想，也根本不想改变婚姻状况：只是玩弄，这些男人卑鄙得很。我们公司就不乏其人。”

“谁？”

“你不必知道……反正，结了婚的男人不能爱！除非他的确要离婚，肯定爱你并且能娶你，否则，去充当别人的玩物，还不如一头摔死！阿霞，情感是一匹烈马，你驾不住它就会整个儿毁灭。不过，你不应该是那种没有自制力的女人，我喜欢你，正是因为你坚强、你自爱、你自重。我相信你不会做不理智的事。”段怡芹真的像维护自己孩子一样语重心长。

阿霞觉得轻松一点儿了，她被段工的真诚感动了，这才想起段工家里最近也不顺，本来应该是自己安慰她的呀！她骂自己是个自私的家伙，暂时抛开了那张美丽的照片的困扰“段阿姨……我听你的！咦，胡总呢？”

“去新单位串门子了，他呀！实在是闲不住。”

“阿姨，你真能干，家里、公司里，都是一把手。”工人们在背后都议论你，说你贤惠。”

“有什么办法，事情总是要人来做。”

阿霞快速地包着饺子，她想说话，想用说话来挤掉脑子里的那张照片：“您真幸福，好有眼光，选了胡总，他又当领导，又有学问，当领导的妻子是很神气的。”

段怡芹抬起头来：“哦……你这么势利？”

“在我们老家，女孩子能嫁一个军官就很光彩了，我表姐嫁了一个县百货批发部的正科级，全村都夸她有福气。”

段怡芹哭笑不得：“唉！所以……女孩子就得自己有本事，靠着丈夫，一辈子只能受气，我就不信，你表姐真的就那么幸福。”

阿霞点点头：“段阿姨，谁不希望自己幸福……我何尝不想像你一样，

有一个理想的丈夫……”

轮到段怡芹发愣了。

“你怎么了？阿姨。”

“是啊……的确是理想。”她机械地重复了一遍阿霞的评价。

阿霞的话匣子开通了：“段阿姨……”

“怎么了？看我老了是不是？”

“其实，你长得很好看，眼睛最靓，如果你好好打扮打扮、烫烫头，化化妆，准超过她。”

“谁？”

“于总的小媳妇。”她一出口就挡不住他说出这个她根本不认识的女人。

段怡芹有些慌乱了：“你怎么……怎么想到她，冰莹了？”

“她叫冰莹？噢，真的，她不过年轻，青春就是美，能耗到四十多岁还美丽的人才叫真正的美，我真的觉得你比她还美！”

“你见过她？”

“见过……照片。我并不觉得她有多美。”

“噢……”

两个女人似乎都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阿霞滔滔不绝：“工人们背后都说你年轻时一定很美，还说你作风正派，对丈夫最忠诚，从来不会用眼睛去勾男人，不爱炫耀自己，你是一流的妻子，你好多次给自己买素菜、给胡总买最贵的菜，大伙都看见了。”

“噢……这也会成为人们的口碑？”

“我们说的还多着呢！”

“说什么？”

“说……说肯定有许多男人爱你，现在也许就会有……不过，你除了自己的丈夫，肯定谁也不会去爱，你这人从里到外都正。”

段怡芹干脆地：“对！人除了爱自己的丈夫，没有权利再去爱别的男人。”

“连想也不行、心里爱也不行吗？”

“是的，不行！”段怡芹似乎不想谈这个话题，话锋一转：“阿霞，你帮我拨个电话，549887，问问老胡还回不回来吃饺子了”

那帮去小梅沙游泳、吃烧烤的少男少女到晚上十一点才回来，阿霞从下午三点一直躺在床上，在段工家兴奋了几个钟头之后她感到疲乏，却睡不着，忍不住拉住邻铺的小红问道：“你说你见过于总的爱人，她照像并不漂亮嘛。”

小红道：“她很漂亮，皮肤白，细高个子，眼睛很大，长得很洋气，噢，你见过她？”

“我……见过照片，没有觉得怎么样。”

“关键是人家气质好，作家、有文化、很斯文、很高雅。你问这做什么？”

阿霞故作无所谓：“随便问问，听说她很有本事，于总好福气哇。”

小红大咧咧地，“依我看，是那女孩福气好，像于总那样的男人哪个女人不爱？他要是没结婚，我就追他，猛烈地追。”

“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样，追，追个鬼。”

“迫不到就算了，追到了我就让他永远离不开我。”

“真不怕丑。”阿霞脸绯红，藏进了被窝，小红的一席话挑起了她对那个男人更大的好奇、更深的思念，“我完了，”她心里愤愤他说着。

小红一把掀开阿霞的被窝：“干什么？发美梦呢？喂，那个云南来的大

学生你到底见不见？”

“不见！”

“你傻了？人家是大学生，不嫌你文化低，不嫌你是农村女仔，你还有什么不中意的？”

“不中意就是不中意。”

“以后我不管你的闲事了。”小红一气之下，钻进了被窝。

阿霞的心痒越来越重，只要有一点儿空间，她就会疯狂地将那个男人的影子拽到自己眼前，在痛苦中去玩味，陶醉、想象，她甚至幻想自己当了她的妻子，为他生了一群孩子。

一天一天捱过去，又迎来了难捺的星期天，她跟着一群男子女仔上了小梅沙，当他们雀跃着跳进大海时，她迟疑了一下，坐在沙滩上品味着自己莫名其妙的激动，她不是来游泳的，是来排解隐情的。无意中，她用手指在沙滩上写了一连串于松涛、于松涛、于松涛……

“哈！原来如此！”小红的声音从背后炸起。

魂不附体的阿霞忙去擦那些字迹，却完全把自己的慌乱和不正常暴露给了小红。

小红不耻地，“怪不得你不见那云南大学生，怪不得你要问我于松涛的老婆……怪不得，怪不得、怪不得你最近怪他的！”

阿霞喘着失去节奏的粗气，像被人当场抓住的贼，低着头，哀求地：“……就算你估到了什么，求你……求你永远为我保守秘密！”说罢，一溜飞跑，像鸭子一样跃入水中。

第二天下午，过完团的生活，照例，阿霞是要去向于总简单汇报的，当她推开干总办公室的门，叫了一声：“于总……”

于松涛面无表情地看了她一眼：“有事？”

“我想向您汇报一下……”

于松涛冷得像块冰，头也不抬，制止了她：“以后团支部的事，你直接找夏副总，我太忙了。”说罢，继续写他的东西，再也没有抬头。

一盆冰水浇得阿霞眼冒金星，四肢冰冷，愣了半分钟，她才弄清楚门在哪里，她该往哪里走。

不用说，准是小红把海滩上发生的事向于总汇报了，也许还加油加醋，把她的丑行夸张得十分严重。小红肯定会说：“阿霞的思想深处很肮脏，不配当团支部书记。”那个女孩最会添油加醋，不然，于总不会以如此冷漠、鄙夷的神情对待她。他一定把自己看成道德败坏、作风不正的破女人。

耻辱！奇耻大辱，他已经厌恶到了拒绝听自己汇报、以后也永远不要听的地步。而过去，每到星期一下午，她会怀着多么神圣的感觉去敲那扇办公室的门，当于总笑咪咪地听她罗哩罗嗦谈些支部的琐事时，从来没有不耐烦。从他的笑容里，她会得到足够维持一个星期的满足。这一切全结束了！小红固然可恶，于松涛对自己的轻慢更是使她饱尝了永生永世、直到烧成灰也不会忘记的巨痛，她走到了饭厅，把刚刚买了饭菜的小红叫了出来，让她跟着自己走了老远。

“上哪儿？什么事？”小红心有所感，气有些虚。

“少废话，跟我走。”

一直走到了车间后的一片小树林里，那里连一个鬼的影子也看不到。

“什么事？你倒是讲呀！”小红有些急。

“站住！”阿霞回过身，眼睛被愤怒沁出了血丝：“你到底是出卖了我！”

“什……什么？”小红害怕了。

“你向于总汇报我什么了？说！”

“没……没什么……早上于总问了一下我……我们女工的思想情况……我不过……”

“不过什么？不过把阿霞在沙滩上写他的名字当成桃色新闻传播了一下，是不是？不过反映了一下阿霞打听他的妻子，对他想入非非、作风不正而已，对不对？”

“阿霞姐……我不过是……好心好意……”

“啪！啪！”两记耳光煽在小红脸上，把这个来自清远农村又瘦又小的妹子打得一阵发懵，买好的饭菜扣在了地上。

“我让你汇报，让你出卖人，让你管闲事，让你……”阿霞控制不住的手在空中突然凝滞了。她看见小红的鼻子流出一注鲜红的血水，那瘦小单薄的肩头在剧烈地耸动，她打不下手了。

“我……我根本没有……说你作风……作风不好，我只说……你的字越来越有进步，在沙滩上拿他的姓名练字……可能迷上这个名字……我没有出卖你……你打吧，打死我吧，我爸爸妈妈都没舍得打过我……”小红哭得十分凄惨。

阿霞那狂热发作的野性嘎然而止。她那像男孩一样有力的手是专门对付那些敢侵犯她的男生的呀！怎么能将一个弱小可怜的妹子打成这样呢？一阵心酸，她扶起了小红，为她揩去了鼻子上的血：“对不起……小红……我昏了……我懵了……我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于总把我当坏女人的眼光……我恨死你了，你为什么要说那件事？我洗不干净自己了……你永远不明白，被侮辱的滋味……真不如一头撞死……”她也哭了，从来没有这么伤心过。

这下小红反倒安静了，她眨巴着湿乎乎的眼睫毛，突然意识到自己无意中这样伤害了一个人，她后悔、痛心，“哗”地扑在阿霞脚前：“阿霞姐……我不好，我该死……你打我吧，打吧骂吧……我真没想到会是这样子啊！”

阿霞酸楚地扭过身，抽泣着一步步离去了，她疲乏极了，再没有力气说什么了。

她没有去死，对于松涛的恨使她骤然冷静，她要让未来向于松涛证实自己的价值。

晚上，她躺在被窝里，听着女工们又叫又唱又喊又笑，好生奇怪，她们怎么有那么多无聊的话题：哪个男仔的屁股大嘢，哪个男仔的腿短嘢，屁股、腿的与她们有什么关系？讨厌！

“小红。”阿霞轻轻叫着。

“我在这儿。”小红从被窝里探出头来。

“那个云南的大学生，你可以告诉他，我可以同他见一面。”

小红发现，阿霞平静得像一颗水珠，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那颗水珠似乎已经在世上存在了五千年。

五

“各位观众，晚上好，现在是深圳新闻时间……”

“新亚电子集团成立以来，充分利用特区的优势，制定了“依托内地，立足特区，面向世界”的三点一线的发展战略，加强与海内外合作……”

“新亚电子集团的董事长于松涛思贤若渴，网络人才，已形成了知识密集型的大企业文化……”

作为刚刚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分配到深圳的电视播音员的胡平平，她永远也不知道，自己背得溜溜熟的新闻词会在观众中引起什么样的反响？

她的父亲胡鹏大手一伸“咔咔”两下将它换成了香港电视剧，她的母亲段怡芹又伸手“叭叭”两下将台扭了回来，为此，夫妻双双闹了一场酸溜溜的口角。

还有一位研究生黎少荣，听了她的新闻报道，从此走上一条自己想也没想过路，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

黎少荣为了求得一份理想的职业，可以说是费了极大的力气才在凯华三洋的工地上找到了新亚集团的董享长于松涛，当时他正头顶安全帽，与一位很文气的中年妇女在谈着什么。黎少荣看到了一位面色苍白，眼圈有些发黑，清瘦高挑，却不失气宇轩昂的东方型男子汉，在众多的中间，黎少荣认定了，于松涛这个响亮的大名作他莫属，于是他镇定一下自己，也拿出一副名牌大学研究生，十八年寒窗磨砺铸就的特殊架式，款步上前，立在于松涛的面前，笑吟吟地望着他，等待他说完要说的话。好不容易等到于松涛看了他一眼，立即见缝插针他说：“请问，您就是于董事长吗？”

于松涛一愣：“你是……？”

“我叫黎少荣，清华大学企管系研究生，慕新亚之名前来求职，听说您思贤若渴，我激动得一夜未眠。”

于松涛为眼前小伙子的直率而弄得很不自在，“可是我们……进人是要通过董事会的。”

黎少荣：“如果董事长连倾向性都不敢持有，还谈何思贤？”

于松涛被将得无言以答，他看看黎少荣帽子上的一圈字：“生存能力培训团”……“你的生存能力怎么样？”

“经过考验，不仅能稳坐现代化的办公室，也能应付最低劣的生存环境，在深圳金湾港，我一夜卸了六十袋包装最低劣的北朝鲜水泥，每袋六十斤。”

于松涛和段怡芹交换了心照不宣的一瞥。

远远的，阿霞看到了这一切，她目不转睛地看着黎少荣，好奇心顿起。

黎少荣自信地：“请允许我自我推销，我将用英语来接受你们的提问。”他用英语自我介绍起来：“我深深地热爱电子工业，因为它象征着一个国家工业的先进与否，在特区这块土地上，我看到了电子工业的希望，因为一加一不等于二。”

只有阿霞興味盎然、目不转睛地盯着黎少荣。于松涛一直冷冷地注视着黎少荣，一言不发看不出任何感情的印迹。

黎少荣说了很久，突然发现于松涛的冷漠，嘎然中止谈话，改用中文：“您……您不欣赏这种推销方式？”

于松涛没有回答，仍是冷冷的。

黎少荣：“您没什么要问的？”他心想，又碰到一位与自己父亲相似的

怪人了。

段怡芹有点沉不住气了，她看了于松涛一眼，意在暗示他不必为此冷落对方。

于松涛仍然不讲话，打量着黎少荣，事实上，他是想考验一下对方的应变力和自信程度。

黎少荣的自信正在消失，但他振作一下自己，敛聚了信心，又开始说起来：“我的爱好广泛，喜欢文学，尤其爱诗，我发表过三十首自由诗，我还喜欢体育，一直坚持冬泳，是大学的学生会文体委员，我认为自己有很强的适应能力……”

于松涛似有不耐烦的表情，看看表，打断了黎少荣，对段怡芹：“十点半的董事会不能迟到了。”

黎少荣的脸刷的红了，眼神变成了愤怒。

于松涛回过头在找什么人，他看到了阿霞“阿霞，你带这位研究生去一下人事处，让张处长同他谈谈。明天让他把毕业证书各种证件带齐，办试用证。”

黎少荣张着的嘴半天没合拢。于松涛，名不虚传，是位真正的伯乐！会咬人的狗不叫，别看他一声不响，骨子里相当精明，他庆幸自己遇到了一位能从深处认识自己的人，老实说，谁相中了黎少荣应该是他的福气！黎少荣心里毫无愧色地这样看自己。

阿霞领着黎少荣向新亚大厦走去，突然扭过脸：“我也喜欢文学。”

“哦……你是……？对了，你叫阿霞。”

“凯华三洋的车间主任。”

“哪所大学的？”

“……只念了高中，如果念大学，我会选文科。”

“你喜欢写作？”

“悄悄写，总不满意。”

“可以给我看看吗？”黎少荣很真诚。他想以此报答这位姑娘对他的热情。

“不好意思”。

“那你永远没法进步……我可以帮你修改。”

阿霞迟疑片刻，勇气顿生，从提包里取出两张稿纸：“我写的散文，请你指点。”

黎少荣将稿子收起：“我会仔细拜读。”

阿霞脸一阵发烧，真后悔不该在这个研究生大知识分子面前摆弄自己，万一人家在她的习作上画一个大××，点评一句：狗屁不通，那她可真要羞死丑死，但又一想，这篇散文是她用心写的，改了一遍又一遍，念给小红听，小红听傻了，说：“想不到阿霞你肚子里还有点真嘢，你了不得。打死我我也写不出咁好的嘢。”想到这里，她又恢复了自如，说不定这位大知识分子还会好好地夸自己一通呢。光是第一句就够精采的：一场雷雨过后，深圳——这块我熟悉的土地，像新上了一层油漆，到处亮堂堂的，我以为我不认识她了……阿霞心里默读着自己的杰作就像对镜反复照自己的尊容，觉得没什么丢脸的，这才放心了。不过，为了虚心些；她又叮嘱一遍：“我写着玩的，很不像样。”

不觉中，已走进新亚办公大厦的电梯中，电梯里就他们俩人，阿霞又有

些心慌。

黎少荣打破了尴尬：“你的口音像湖南。”

“我是凤凰农村来的，快五年了。”

“一个人来的？”

阿霞摇摇头：“还有个姐妹。”

黎少荣饶有兴味儿，“你的小伙伴跟你在一起工作？”他那自我感觉严然是长者，有知识的人都容易居高临下。

阿霞又摇摇头，不知怎么，在黎少荣面前，她的心会跳快。

“你经常回老家吗？”

“只回过一次”

“因为工作忙？”

“过去只因为……穷。”

黎少荣同情地：“噢……你的家……我是说你自己的小家安在哪里？”

阿霞正不知如何回答，电梯到了。

他二人步出电梯，拐入豪华型的大厅和走廊。

黎少荣啧啧地：“真够华丽的！”

阿霞这才来劲儿了：“于老总是不惜血本，也要把办公楼造成全国一流，这是我们、也是特区的门面，因为我们的商业对手伙伴是发达国家。”

“噢……观念够新！”

到了一间会议室。阿霞打开门：“请进……请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黎少荣环顾着会议室赞叹不绝：“这简直像路易十四的宫殿！”

走到门口的阿霞回过头得意地：“在这间会议厅第一个与我们签约的德国电子专家说：“新亚有实力、有气派，这间会议厅就是新亚人精神面貌的写照。我们于总把钢用在刀刃上了。她向黎少荣点点头：“等着我来叫你。请随便坐。钥匙在我手里，对这间会议厅的使用我有点儿特权”。她很清楚自己的心态，就是要在这个咄咄逼人的洋学生面前显显新亚的阔气，等于显示自己的身份不一般。她心里想着黎少荣一笑起来那自信而又刚毅的眼神，非常希望黎少荣能得到人事处长的欢心，她必须先去同他谈谈于总的倾向性意见，她要帮助这个研究生顺利地进入新亚，她知道，人事处长对生人很挑剔，但对于总是言听计从的。

当阿霞同人事处长谈完，回过头请黎少荣时，她被眼前一幅画面深深地打动了：在会议厅东墙上悬挂的大幅油画《拿破仑跨越阿尔卑斯山》前，黎少荣一动不动地仰首凝视那幅画，仿佛他也变成了画中的一部分，他那略显文气的侧影透出了他的激动、崇拜、兴奋。并带出了一股浓浓的艺术气质。阿霞觉得他更像一位诗人，她不忍心打扰他，半天半天立在门口，等待他自己回头。

他终于说了一句，“你们于董事长崇拜拿破仑？”

阿霞反问：“你呢？”

“崇拜拿破仑的人，自己肯定也具有他的野心和厚重的力度，我欣赏这样的人！”

不用再问了，阿霞明白了，又一个拿破仑的崇拜者在新亚出现。她轻轻他说了一声：“请跟我来，张处长正等着见你呢。”

六

阿霞同那个云南的大学生没缘份，见了一面，双方都没兴趣再见。茫茫人海中，谁同谁有缘份能相伴着在人生旅途上跋涉全是老天爷早就定好了的。她游泳、看书、唱歌、甩扑克、逛夜市、吃大排挡，每天的空余时间被安排得满满的，幸亏有小红她们一帮妹仔又会疯又会玩，她就依靠着各种宣泄途径来排解伤痛后的郁闷。的确有用，两个月光景，她那消应下去的脸又鼓起来了，苍白的面颊又浮出了红润，见了于松涛可以但然大度地点点头了。时间可以医治心灵的伤疤，这句话千真万确！

她知道胡平平调来深圳了，非常想去看看这位京城来的洋学生，听说她也是个美人，有一个漂亮的妈妈，女儿还会差？段抬芹也热情地邀她去新家玩玩，只是她的新家实在太远了。好几次要去，都被突如其来事情岔了过去，今天，地下了班就直奔中巴车站，去蛇口的中巴很多，她决心搭乘五路，这辆车离公司最近，无论如何今天该去一睹那小美人的风采了。

她迈开大步在人行道上走着，感觉到有一辆摩托车与她平行移动，她快，摩托车也快，她放慢步子，摩托车也减慢速度。见鬼，谁这么无聊，一扭头，那车主头盔挡脸，只有两只贼眼从眼孔中闪着贼光，崭新的摩托车反着太阳的光，像是一匹浑身上了一层釉的大洋马。阿霞终于气愤地停住脚，叉起腰，对那车主：“你是谁？想暗杀我？”

“哈……”车主笑着：“只想陪你一程，我看你好孤独。”

阿霞道：“你是不是长得太丑？不敢亮相？”

车主经缓摘去头盔。

阿霞一惊：“你……阿兴？！”

阿兴阴阳怪气地：“多时不见，非常挂记，”他打量着阿霞：“看样子，你生活得并不好。”“我们当然不敢去同那些暴发户相比。”“还住集体宿舍？还睡上下铺？噢！好可怜。你这身衣服，从去年穿到今年？”

阿霞不屑与跟他一般见识：“你以为只有住高级酒店，整天女人、酒肉、歌舞厅才有幸福？”

阿兴嘲讽地：“嗨！阿霞够共产党员，够威！你莫忘记，你从湖南跑到特区，不也为了温钱？有钱，有女人，有酒肉当然强过什么也没有，许多人一辈子发梦都梦不到的。”

阿霞想起了许多有关阿兴的传闻，厌恶地：“听说你有了几个钱，也有了一堆女朋友？”

阿霞以为阿兴会矢口否认，没想到他十分坦率：“女朋友多证明我有魅力。”

“听说你用女朋友甩得很麻利，头一天晚上还跟人家睡觉，第二天走在街上见了人家就像根本不认识一样。”

阿兴依然毫不回避：“彼此都愿意这样，谁叫她们自己找上门来，又不是我爱上了她们。”

“无耻！阿霞扭过头，根本不想看他。”

“阿霞，我知你看不起我，但女人里，只有你我看得起，我是为了你当的个体户。”

“为我？”

“我要让你知，我不是痴线，我要挣大把的钱。可以同你讲，我已经做

到！你莫眼睛上额头，你看看我，已经变成另外一个阿兴了。于松涛能给你什么？一个月三百？四百？听说他在搞什么集团，就算有天咁样大，也不是你的，你永远是个小打工妹。就算你当了线长、车间主任，你也永远是穷妹。当年他开除了我，我真要谢谢他，我从做沙发布开始，到做矿泉水、做兔毛、做胶皮手套、做生发水，做聚乙烯、做柴油、做彩电……可以话俾你知，有时根本没货，可是我做成功了，靠的是么什，是精、是胆、是运，你以为我不过一个小烂仔，你又错咗，同我打交道的人都是大公司的经理，受过高等教育的体面人。那些穷气的文化人、拍电影、电视的经常找上门求我赞助，对我毕恭毕敬，你去告诉于松涛，他个人有什么需要，我可以赞助，我不记他的仇，阿兴有咁大的胸怀！你可以俾他我的十片。”说罢，从兜里掏出几张名片递给阿霞：“我随时愿为你效劳，缺钱花只管开口，卡片上有我的电话。”

阿霞看一眼名片，上面写着：东风电子公司总经理，黄兴。地址：新华都大酒楼四八房，她忽然想起这家酒楼的三楼酒吧，据说是“鸡”们汇聚的窝，公安局有一次突然出击，一下就抓了九十二个“鸡”。不知怎么的，她总会把黄兴同“鸡”联系起来。她对总经理这三个字感到十分可笑，这年头，什么人都敢自称总经理，不由得一抹怪笑挂起。“有意思……太有意思……”

“什么有意思？”黄兴有些发毛。

“总经理……哈……总经理。祝你这个总经理交好运，再见！”她看见来了一辆五路小巴。

阿兴十分恼火：“等一等。你这个有情有义的正派人，不想知道自己老乡的事？”

阿霞回过头：“老乡？谁？”

阿兴从兜里掏出一张照片：“这个人，你还没忘掉吧？”

阿霞仔细一看，是一张两寸大的黑白照，上面是她同一个长辫子女孩，她忘了去挤小巴，急切地：“她在哪儿？阿香。”

“你还记得有这么个可怜的同乡？不简单。”

“你怎么有这张照片的？”

“她现在就在我的公司给我当秘书。”

“秘书？你告诉我她的地址，我去找她。”

“她就住在我的酒店。晚了，她不会见你。”

“为什么？”

“你伤了人家的心。”阿兴幸灾乐祸。

阿霞忍住火：“我找过她，也写信回老家问过她的地址，但没有她的下落。这不怪我！”

“你找过她几次？一次、两次？她这几年都于过什么你知道吗？我第一次在香蜜湖碰到她，她正在当扫地工，我可怜她，问了她的情况，才知你们是一同来闯深圳的老乡，看在你陈昌霞的份上，我才帮她一把，让她为我做事，你亏欠她的，我来替你补。我这个暴发户真够不忘旧情，我一个月给她六百元工资，她扫地、做发廊，最多也没超过三百，怎么样？你这个团支部书记打算怎样去帮助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妹？”

“我……我……这就去给她打电话。”

“她准会把电话扔了，她最困难的时候在大桥下过夜，你知吗？陈昌霞，

请你记住，我是为着你，才帮衬她，请你想想，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说罢，戴上头盔，蹬响了发动机，那油亮的“大洋马”像骄傲的王子一般，目不斜视，气势逼人地一闪即逝。

阿霞的心发沉，五路小巴一辆接一辆地到站，她却无心上车。阿香的影子像冬天的毛毛雨一般，轻轻扑在她身上，却令她浑身冰冷。她想起了她们一同出来的情景，她俩定的海誓山盟：生一起生，死一起死，福一起享，苦一起吃。在老家就是这样的，她有一个熟鸡蛋也要掰给她半个，阿香有一个烤红薯也要分给她半边。谁想到，到了特区，各自找到工作，哭着分了手，说好了每星期见一面，却一面没见过。小小的特区居然浩瀚得像一望无际的大海，她们俩像两只永远碰不到的小船。只是听说阿香不到三天就离开了那家小饭馆，上了布吉的玩具厂，但布吉那么多厂，阿霞怎么去找？阿香这鬼妹仔为什么不来找自己？出来闯特区这几年，她一共只回了两次老家，费钱、费时、费精力，从湖南怀化下了火车还有两天的汽车路。每次回家都希望碰到阿香，恰恰阿香与她缘份已尽。她俩就是碰不到面。当她们与小红她们去游泳、去唱卡拉OK时，她没有想过阿香在干什么，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情淡了。一阵内疚，使她冲向街边的公用电话摊，照着阿兴的名片拨响了电话，接电话的果然是女声，好熟悉的声音！她激动地叫了一声：“阿香！”

“你是谁？”对方冷冷地。

“我是阿霞，陈昌霞！”她大声地喊着。

“啪”电话被对方摔得山响，接着是一串“嘟、嘟、嘟……”

她像被人泼了一盆冰水，每一块肌肉都僵直了，百思不得其解，她为什么这么恨自己？她并没有做什么对不起她的事，一定是阿兴在她面前挑拨了什么，或是阿兴将几年前自己失身于他的事对阿香讲了？她许是瞧不起自己？一阵阴霾罩住了她的心，什么兴致都没有了，段怡芹家也不想去了，打道回府吧。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么倒霉，样样事情不被人理解。几个很漂亮的女孩从对面走来，穿着、打扮、气质，均属一流，她们好神气，脚底下踩出的节奏都特别时髦，引得人不断回头。这两年，深圳满街漂亮的女孩比比皆是，而且个个都显得神秘，她们是干什么的？公司里的雇员？饭店里的服务员？来自上海？哈尔滨？长沙？重庆？西安？兰州？北京？一想到北京，那位男人太太的形象又隐隐浮现。她如果在深圳大街上走，回头率也许是百分之一百。阿霞虽然嘴上说这位太太并不特别美，但心里，对她的美却是恐惧的。

七

阿霞与阿兴面对面地坐在国贸顶层旋转餐厅十号台旁，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姐妹阿香，她才赴约的。出于好奇心，也想看看阿兴到底混成了什么样子。她根本不相信阿兴这样没档次的男人会混出个人样儿来。她没有梳妆，没有穿时装，特意穿了一件几年前就穿旧了的T恤衫，以示对在她心目中没有位子的男人的蔑视。

阿兴看一眼阿霞不入时的打扮。口气中带着丝丝惋惜：“咳！看起来，你的生活比我想象的还要差。”

阿霞打量一下阿兴的一身名牌，不屑地：“有的人从头到脚是名牌，但永远改变不了他骨子里的穷气。”

阿兴很大度，一点儿没气恼：“你也是永远改不了农村女崽的泼辣。人何必要改变自己的骨头呢？那么辛苦就不值得啦。”

他的嘴皮子变得倒是比以前灵巧了。在阿兴面前，她有一股打不下去的狂傲，即使他是亿万富翁，在她眼里也是仆佬。她连眼皮也不想抬，懒懒地答：“我这个农村土妹仔就是不喜欢穿金戴银这些俗里俗气的时髦。”

阿兴立即下意识收起了戴有两枚金托钻石戒指的右手：“阿霞，我们何必互相挖苦？我约你出来，完全是想帮衬你，你不可以永远是打工……”

阿霞一撇嘴：“我们的日子正在好起来。于松涛的事业很旺……”

阿兴不以为然地：“不就是于松涛组建了一个新亚集团公司吗？那又怎样？他兜里有几多？有我一个零头多吗？”

阿霞恼火地：“你死乞白咧叫我来吃饭，就是为了贬一下于总？”

阿兴笑吟吟地：“阿霞，灵活点，别在一棵树上吊死。”

阿霞警觉地：“你要我怎样？”

“脱离新亚，跟我干！”

“跟你干？！”阿霞惊呼。

“你别眼睛上额头，告诉你，新亚集团公司再有能耐，也堵不住香港那边的货源流入我们皮包商的手中。”

阿霞冷冷地：“阿兴，你想挖新亚的墙脚，找我算是找错门了。”

阿兴不急不慌：“我当然知道你不好挖动，但我可以等，一年、两年、五年、八年……你总会有明白的那一天。”

“你真是太看重我了。”阿霞挖苦地。

“阿霞，我爱你，不瞒你说，这两年我的确睡过好多女人，但都不能打动我……”

“住嘴，你……你变成流氓了！”

阿兴一笑：“你又怎样？你高尚吗？据我所知，你出来以后把农村的男朋友一脚蹬了，付文香你关心过吗？你不过也是个自私自利的人，我们俩个本质一样，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阿霞怒极：“今天来，正是想请你转一样东西给阿香。”

“钱，对吧？不必了，她不会看得起你的钱，她恨你。况且，她也不知去向了。”

“你甩了她？！”

“其实我并没有亏她，她起码偷走了我三万！”

“卑鄙！”阿霞咬着牙：“你以占有清白的女孩为骄傲。”

“你骂我，打我，我也不会憎你。”阿兴有些气馁地：“我也真是贱，偏偏要把什么都告诉你。”

“那么好，”阿霞反常地笑着：“明天晚上，在我们公司门口见。”

“你……你终于想通了？”

“是的，我会找几个大佬等你的！”说完拿起筷子大吃起来。

阿兴绝望又愤怒地瞪着阿霞，一筹莫展，他一口也吃不下。眼睁睁地看着阿霞吃完了蒜茸开边虾、吃完了清蒸老鼠斑鱼、吃完了红烧鲍翅、又吃完了一盘冰糖燕窝，他惊讶得半天没眨眼，实在猜不透眼前这位日夜勾着他心扉的女孩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她生自己的气吗？那应该是甩手即走，她蔑视自己吗？那应该是他点的菜一口不沾。还没见过哪个妹仔以大吃大喝，来表示气愤的，她太不一般了，简直像个后生仔……不等阿兴从惊讶中缓过劲来，阿霞已经用雪白的湿毛巾抹干净了嘴，根本不管阿兴吃不吃，感觉如何，站起身来，说了一句：“不好意思，我还有别的约会。”连看也不看阿兴一眼，“噚、噚、噚”就离开了。

迷茫的阿兴直着眼看着窗外，四十二层高度的大窗，正旋转到东南方向，远远地，香港新界迷离的灯火，星星点点连成大网一张，却是那么单调，一片硕大的冷漠，阿兴半天都没有搞清那是什么地方？他的心，因为屈辱、因为恨、在抽搐，他真想宰了那个敢于如此蔑视他的农村女仔，他有大把的钱可以去蔑视任何一个向他贴近的女人，却从来没有哪个女人敢蔑视他用金钱垒起的尊贵的人格。

陈昌霞，总有一天我要把你制服晒，你等着！阿兴的牙快咬碎了。

当阿兴终于熬过了那今他难堪的一刻之后，好像变老练了的公鸡，打鸣前总要填饱肚腹，他重新点了一桌菜，不管服务小姐猜测的眼光，也学阿霞的样子，足足吃了一顿，因为他突然想起了一个人，他要利用这个人去挫一挫另一个人的威风，他必须吃得饱饱的，精力旺旺的，把仗打得漂漂亮亮的。他活在这个世界上实在不容易，从梅县的山沟沟里来到深圳六年了，一直当人下人，被人瞧不起；这两年，客家老乡在深圳发起来的已经有大把的人，他们回到梅县去投资，去搞联营。县太爷都亲自接见。过去，他们是一文不值的穷光蛋时，连街上卖生果的做街婆都不会拿正眼去看他们一眼。这世界变得越来越势利了，要么你当大官，要么你当富翁。当然啰，官场他这样的小人物从来无缘份，但当富翁这个梦他终于实现了。靠两千元起家，他什么生意都做，小到沙发布、生发水、香烟，大到彩电、原油、钢材、兔毛……最小一笔赚五百人民币，最大一笔赚五十五万美金，合法的、非法的、水上的、陆上的、天上的、地下的他全敢做，大不了进大监，顶多关几年放出来再折腾，不失轰轰烈烈一场。他抱定一个想法，发财！于是胆子大得去坑别人，又因胆子太大被别人坑。总之，人间的百种滋味他全尝遍了，包括受了侮辱想寻死的感觉。如今，他有了钱，进出大酒店，顿顿燕窝鱼翅、天天美国花旗参茶，连皮肤都变光洁了，回到梅县老家投资办电子厂，人家都叫他黄总、黄老板，人人都向他投之以羡慕、尊重的目光，说他皮肤红亮、眼睛发光，天生的贵人相，哈！人一有钱放个屁也成香的了。虽说他有了大把的钱，得到了大把的尊敬，有了大把的女人，但他内心深处却越发累积了一个痛点。他知道，那就是阿霞，他之所以走马灯似地换着女人，就是想麻痹自己，在刺激中去忘却，恰恰想忘的就是忘不了，连他自己都惊讶自己本质上居然是一位看似多情又钟情的男人，在他深深谴责自己堕落之时，他总会安慰自己：

如果我得到阿霞，我肯定会是世界上最最有德性的男人。可是阿霞啊阿霞，你的眼中有谁？你开口闭口于松涛、于松涛，他给了你什么？一个月七百元就把你的魂买去了？！满以为自己有了钱，阿霞就会对他另眼相看，惟独他的钱在阿霞这里没有起任何作用。于是他断定，阿霞肯定傻乎乎地把心给了于松涛。于愤怒之中，他三步并成两步，走出酒店，直奔新买的超豪华皇冠，把车开得飞一样快，直奔新苑大酒店八楼八八房。

门开了，为他开门的不是别人、乃是江锦萱，那位与他素昧平生的香港小姐。他已经猜中了江小姐会向他投之以什么样的眼光，那眼光中的疑惑、审视、冷漠、傲气不会少一种成色，否则江小姐就不是江小姐了。别看阿兴没有同她直接打过交道，但凭他多年做生意的敏感，他已经会用心去辨认那些经常来往于香港—深圳的商人的特点。而且掌握了许多于他有用或将来会有用的对手的背景材料，经济实力、兴趣爱好、性格弱点……，江小姐是其中之一。

“你……找谁？”江锦萱对眼前这位陌生人的突然走访显然有些不高兴。

“江小姐，我们应该是老相识。”他也报以一脸的冷漠。

“可我不认识你。”

“过去你跟凯华打交道的时候，……”

“你是于松涛手下的人？请进。”

阿兴走进门来，将一张名片呈上：“请江小姐多多关照。”

江锦萱念名片：“东风电子公司总经理黄兴。”她抬起质疑的脸，“这么说……你是于松涛集团公司的一个成员？”

阿兴摇摇头：“我是自己干……早就同他分手了。江小姐，别看我公司小，实力很强……我来找你，是想成为你生意上的伙伴、帮手。”

“你要我同你做生意？”

“眼下，我手里缺一批高频头，如果江小姐肯从给其它客户的货里扣下一百箱……”

“那……你不是抢了于松涛他们集团的生意？”

“我才不管他是于松涛，张松涛的。生意人，说白了，以利为首。”

“够劲！”江锦萱一笑。

阿兴高兴地：“于松涛有什么了不起？只要你答应，价钱好说。我可以高于新亚百分之五的价……”

江锦萱的口气使人不摸底里：“黄兴总经理够看得起我江锦萱的。”

阿兴昂着头：“都是生意人，没有缘份行不到一块儿来。”

“请问，总经理手下有几个部门……”

“几个部门？……咳，要什么部门……”

“那么有多少人？几十？几百？”

“咳……实话说，我的人很少，你别瞧不起，我的生意做到台湾、新加坡、日本……梅县有我自己的厂，我的经济实力全深圳也数得着。这不，我在怡海花园买了四幢别墅，我租给别人住，自己长期包晶都酒店的一一八号房，已经一年零九个月了，如果江小姐有意，今晚我在晶都西餐厅宴请你。”

江锦萱冷笑着：“好一个无毒不丈夫的总经理！你以为我同于松涛有矛盾，就会同背叛他的人私下里眉来眼去？”

阿兴的笑容变得尴尬起来，“你信不过我？这样吧，你可以去于松涛的

新亚集团下属的云翔公司打听一下，云翔找银行贷款，需要有财力的公司或人作抵押贷款担保，我就以两幢别墅作抵押，为他们贷了三百万……你总该信得过我的经济能力了吧？”

江锦萱眯起眼：“哎呀呀……我真是没眼光啊……”

阿兴以为对方改变了看法：“江小姐，我不会计较你的。”

江锦萱一声冷笑。

“你……怎么了？”

“我是说你该认得从哪道门出去！”

阿兴的脸“呼”一下拉长了：“江小姐，不要不识抬举，你以为我真的不知道你有什么货色吗？你这次给新亚的富美公司进的元器伴恐怕又……相当有文章啊！”

江锦萱的脸色变紫了：“你……小人！”

“你以为我是毛孩子？你错了，你们香港一批中间商谁好谁劣，我全都有数。本来我是想同你一起去挫一挫于松涛的锐气，既然如此，我只好对不起了！”说罢开门而出。

江锦萱咬着牙，奔过去将门死死地重新关上。

当阿兴重新坐进他的皇冠车里，他觉得自己很蠢，一天之内在两个女人身上碰了如此坚硬的两个钉子，他的判断误差太大！当他在挂挡时，发现自己的手在发抖，他心里说：别激动，镇静些，你不是一般的男人，你是可以用钱去买通魔鬼的伟男人！

八

黎少荣很幸运，顺顺当当地就进入了深圳最大的新亚集团公司，而且当的是战略发展部部长助理。试用三个月后被正式聘用，提为战略发展部部长，月薪七百二十。

刚才，于松涛召集各部门领导开会，为的是定夺给不给下属的云翔公司投资的事。黎少荣在会上爆了一个冷门，于松涛同意了他的意见，保护了只有两票的他这个少数派，给云翔公司贷款的事一锤定音，云翔的经理朱洪凯给他打来电话，千恩万谢，约他晚上去竹园吃潮州菜，他隐隐预感到，何止请吃一顿饭，说不定私下里要给他红包，为了避嫌，他谢绝了这顿饭。他刚刚得到新亚这份理想的工作，决不能为几个钱败坏名声。深圳这地方常有这样的恶人，一边给你红包，一边去告发你，他深知金钱这玩意贪不得，是自己该得的，一分不少要装进自己的兜，不是自己的，就是全世界的财富向你招手，你也不能向它迈进一步。那化装成美女的毒蛇，只消咬你半口，你就必得向这个世界拜拜。在这个问题上他对自己的把握是相当有度的。临下班之前，他又去翻了一下会议记录，看看自己的言语有没有闪失。会议记录上这样写着：于松涛：今天我们专门讨论给云翔公司投资的问题，事关重要，请大家拿主意。”

李钰：“云翔生产组合音响，眼下国际市场已经疲软，国内市场强手如云，只怕这笔投资到位，如同雨后送伞。”

曾方群：“云翔的经理才二十八岁，实在太年轻了，我不是轻视年轻人，只是怕他们经验太少，好胜心太切，反而是欲速则不达……”

黎少荣：“我反对！”“我认为特区应该是年轻人驰骋的疆场，云翔的经理年轻，这是最大优势，他学的是经营管理，这又是一大优势，欲速不一定不达，没有欲速之心，特区不会有今天，我认为不论国际市场还是国内市场，关键是你的产品要有实力，就能保证销路，云翔的朱经理同我长谈过，他很有想法，他们的产品从里到外都追求精品意识，赶索尼，刻意求新，我认为投资给这样的年轻人应该是我们的方向！”

很好！记录基本准确，他的发言受到于松涛的支持。只要于松涛一表态，满朝文武马上一边倒。他打心眼里感谢于松涛如此厚爱他，怀才得遇，真有英雄惜英雄、惺惺惜惺惺的依恋感。正当他一脸得意走出新亚大门之时，于松涛叫住了他：

“小黎，给云翔投资的事我全权委托你去审核，第一次经手这么大的事，一定要谨慎。再摸摸朱洪凯的底，他到底押了什么宝？如果发现情况不妙，打退堂鼓我们还来得及，眼下要用钱的地方太多，我们是负债经营，八十万不是一笔小数啊！”

黎少荣使劲点点头，真希望于董事长从自己那频率极快的点头中窥见自己十分领他的情。

于松涛忽然用有些怪的眼光打量着黎少荣，黎少荣有些不自在起来，他最怕被审视。

于松涛拍拍黎少荣的肩：“小伙子，记住，少说点话，多做点事，走到哪里都讨人喜欢，本事再大不是说出来的。”说罢，向黎少荣挤挤眼。

黎少荣很敏感：“有人在背后说我什么了？”

于松涛：“你倒是一点儿不傻。”说罢钻进了他的尼桑轿车。

黎少荣顺着这一席诺的滋味，不知是褒，是贬。仅仅眨巴眼的工夫黎少荣得意的心情像一缕浓浓的香烟越飘越淡，越飘越远。他是个自尊心极强的男子汉，到集团上班以来，尽全力在做好自己的事情，出于企业管理系科班生的习惯，他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进行了战略研究，为于松涛绘制了五平米见方的系统工程图，挂在于松涛办公桌后面的墙上，那些鱼骨线枝枝蔓蔓、层次清晰，很有些大公司大手笔的气魄，使人感到大战后临战前司令部的决断和沉着。为了这张图，于松涛兴奋了好几天，凡到他办公室的人他都会迫不及待地向人介绍：“怎么样？有点气势吧。这是清华新来的毕业生小黎绘制的，到底是科班生嘛……”

黎少荣的才干一下就被承认了，为此，他还另外帮了许多别人的忙，包括起草合同书、翻译资料、报关、写广告词、写可行性报告、接待合作厂家代表，有时一天二十四小时，陪吃陪行陪玩陪住全包，过去即使在码头扛大包也没这么感到累过。到底谁？在背后议论了他什么？对他什么事不满意？他急于要知道这一切。晚上，他匆匆赶到于松涛家，于松涛陪山西省电子公司的总经理吃饭去了。他等了两个钟头，终于等到于松涛回来。

于松涛对黎少荣如此在乎这种小事显然很不满意，他反问黎少荣：“又怎样？就算有人在背后骂你又怎样？”

“我只希望知道自己错在哪儿？”黎少荣上来了一股倔劲。

“我已经提醒过你了……”

“可我并不是光说不做的口头派，这几个月我拼命做事，生怕做坏了……”

“算了算了，可以对你说，我现在，将来，永远也不会告诉你，是谁？说了你什么？真想想不到小黎你……是这样计较，我以为你心胸很开阔。”

这一下更完了，黎少荣背上的十字架没有卸了，又添上了一副新的。看见于松涛不想再理他，他只好快快离去。

黎少荣决心以沉默来反击，一连许多天，除了别人问他事，他捡最简单的几个字回答，于是“不是”“可以”“不行”“哦”“嗯”“咳”“好”……然后就只管自己份内的事，多一句话，多一件事也不问津。他心里清楚，肯定有人妒嫉他，这人就在自己身旁，他要以这种方式告诉那人：我已经知道你搞的鬼了。于松涛说他心眼小，难道于松涛本人能容忍小人在背后捅刀子还要装出十分欢迎人家在背后捅他的“大度”状？！天下可能找不到如此大度的人。不过，他也留意到，于松涛这些天对他也是“是”“不是”“可以”“不行”……节省着每一分口舌。作为集团之首脑，如此对待一个受了委屈的大学毕业生，恐怕“心眼小”这顶帽子应该他自己顶上最合适。可恶的是他的顶头上司甘经理专看于松涛的脸色，居然找他谈一次说，批评他“户口来了就不积极了。”他情绪不好同户口有什么关系，完全是小人之见！深圳这地方有许多人十分重视户口，以户口到不到来衡量自己的价值，他可并不十分重视这种俗里俗气的要求，他本来是北京户口，首都户口不比深圳户口值钱？为了调来户口他父亲还同他吵了一架，眼看着那一页户口从户口本上除了名，他家两页户口就剩了一页纸，他心里也有些难过，不是为了多挣些钱，让老爸晚年能过得好一些，他是决不会舍弃北京户口的。当甘经理批评他时，他真想反问：“深圳户口值钱还是北京户口值钱？当时他好容易压住了自己，只是默默地听着，没有任何反应，直到他走，也没说一句话。他出门以后，听到甘经理长长地叹口气，表示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气恼。管他！到

了深圳不愁找不到工作，惹急了他，他就反炒他们的鱿鱼，这里好就好在自由度比内地幅度大得多。

正当他准备着于松涛也来找自己谈话时，于松涛果然来了，黎少荣紧张地望着他：“于总，要找我……谈……”

于松涛急匆匆地：“快！跟我走一趟。”

黎少荣猜不透于松涛卖的什么关子，只好跟他走，一直走到停车场，又跟着他上了那辆尼桑车，这才发现车里已经坐着段怡芹。

“我们上哪儿？”黎少荣忍不住问。

“富美公司。”段怡芹答。

“做什么？”

“江锦萱来了……今天全要看你的了，小黎。”于松涛拍拍小黎的肩，以示缓解紧张。

“她怎么了？”黎少荣问。

“富美公司进了她的元器件，打的是国外名牌的旗号，实际上全是国产货，成都出产的。”段怡芹气得直咬牙。

黎少荣问：“这批元器件是怎么查出来的？”

于松涛道：“前天我收到了一个男人的匿名电话。”

黎少荣好奇地：“匿名电话？”

“打电话的声音有些熟悉，但我怎么也想不起是谁。看来这人与江锦萱不共戴天，称她是高级女骗子。”

黎少荣问：“那么以后我们直接向成都定货好了。”刚说完立即否定自己：“哦，不行，把元器件直接卖给我们就完不成外汇指标，人家不会干的。”

于松涛又拍一下黎少荣的头：“你呀，人精，脑子比电脑还快，今天带你来，就是要让你见识见识这位其实不是骗子的骗子。江锦萱，她在不断地逼我们换一副比她更聪明的头脑，小黎啊！你应该是我手下最优秀的战士。”

于总如此看重自己，倒使黎少荣不自在起来。刹时间，他对于松涛的怨气像一根火柴划出的火，一下子就熄灭了。于松涛和段工没有带别人，只带了他一个人，足以说明自己的地位。他甚至有些后悔，这些天不该同周围的人较着一股劲，对那些在背后搞鬼的人，只消像大人对不懂事的孩子般地笑一笑，的确不必一般见识，于总说得对，自己不够大度。他决心今天要好好表现一下，不辜负于总的栽培。

那个江锦萱终于出现了，黎少荣早听闻过她的大名和能耐，他以为她不过是外貌刁钻的中年妇人。没想到，她的出现令黎少荣心里莫名地慌了一阵，他才体会到了贵气压人是什么滋味儿。从外表看，江锦萱很有大明星的架子，一点不狡猾，一点儿不古怪，一点儿不刁钻，那样平和、高贵、雅丽，完完全全不像商人，像总督夫人、像作家、像大演员。他不相信这么高贵的女人能做出那么唯利是图的事情，只有当江锦萱嘴角挂起一丝不屑一顾的笑，沉稳地回答于松涛的问题时，黎少荣才感受到了这个女人内在的精明和厉害。黎少荣先是静静地听，努力捕捉江锦萱的漏洞，然后围剿，但是他越集中精力，越是精力不能集中，那女人的风采夺去了他的注意力。这个江锦萱太不一般，她的言语、气质能使恨她的人变得仓皇，也许爱她的人也会变得仓皇，黎少荣已经感觉到于松涛平日那么神气的一个人，在江小姐面前也失去了他的犀利。他好不容易才敛聚了注意力，终于听明白了于松涛和江小姐的对话。

江小姐正在回答提问：“……高频头是菲力普的，贵是贵点，名牌嘛……”

于松涛比预料中的要心平气和，他笑着问：“那么包装材料呢？”

“当然是日产，于总对名牌不感兴趣？如果对价格有怀疑，你们可以上荷兰、日本、加拿大、西德去核实。”她得意地拿出一张批文：“看，进口批文，我有，你没有，就不能怪我卡你两头了，于总是大企业家，拔根汗毛就比我腰粗，在乎几个小钱？”

黎少荣惊讶江锦萱如此颐指气使，他感觉到现在是自己登台的时候了，他要用自己的气场去压住那女人的气场，于是从包里“刷”地抽出一摞信件：“江小姐请看这些函件，几十家香港客户要求与我们合作，于董事长要我来处理这些信件。

我发现香港有实力的正牌电子企业阵容很可观，我们一辈子不缺伙伴了。”

江锦萱的确被镇了一下，眨巴着眼在琢磨面前这位从未谋过面的小伙子这一席话是什么意思。

于松涛明白了黎少荣的用心，马上接住了这个聪明的球，又向江小姐小心翼翼地扔过去：“江小姐不要误会我们的意思，你是老伙伴，我们新亚历来重老交情，虽然新伙伴登门如云，但我们选择很慎重，十分重视可靠程度。今天向你核实产地，不过是为了下面进一步合作。”

江小姐倒被将了一军，一脸的傲气松弛了，像个小孩一样好奇：“进一步合作？！我还以为你们不信任我……”

哦！原来她不过如此，一语道出了内心的空虚，此地无银三百两。黎少荣再也不会慌张惶惑了，女人就是女人，她再辉煌炫目，只要你看透了她，她也不过生来就是弱者。她们越绷出人间最神秘、最不可一世的架式，越不过是为了赢得男人的钟情。江锦萱在黎少荣心日中“刷”一下就掉落了下去，他说不清是惋惜还是过瘾。黎少荣是很容易被女人点燃、又很容易熄灭的那种男人。在大学里，除了离她远去的那位女友在他心目中占有一席之地之外，许多女同学曾使他眼睛一亮，不过瞬息间就黯然，他追求着一种自己也解释不清的完美，于是铸造了过多的失望。对异性虚荣心的失望、虚假的失望、不诚实的失望、实用主义的失望、势利的失望、智商低下的失望、卖弄风骚的失望……他心目中最理想的女性是李清照 + 珍妃 + 撒切尔夫人 + 塔吉亚娜（《叶甫根尼·奥涅金》）+ 阿克西妮亚（《静静的顿河》），他常常利用自己的梦去揉合一个中西合璧，外在美与内心美，智慧与情操交辉的恋人，那些“恋人”朦朦胧胧，却能使他长久激动，反倒是真实的人只能令他瞬间激动。他常常担心自己是不是生理机能不正常，或是道德观不健全，世上哪里有十全十美的完人？特别是女人，他明明知道这一点，为什么不能在心目中长期接纳一个女人，难道他是属于那种最最不道德的男人？尼采说：男人心目中永远有一个孩子，他也许就是那个好奇的、波动的、不稳定的、不成熟的、不易满足的孩子。

与江小姐的交锋完毕，不了了之，说不清谁胜谁负，双方都是悻悻而去。坐在于松涛的尼桑里，车走了好远，黎少荣还一直在回味江小姐这个狡猾的女人那精明中冒出的傻气。幸亏他将了她一军，不然，今天的局面恐怕于松涛很难收拾，他甚至感觉到于松涛这样堂堂一位大集团的首脑，在那女人面前显得束手无策很有些掉份儿。他打心眼里有些瞧不起于松涛，你跟那娘们儿老是咧着嘴笑什么？还不是因为她脸蛋长得美，你拉不下脸来吗？段怡芹今天一言没发，好像也对于松涛有些不满。什么“进一步合作？”对江锦萱

这样的女人没必要顾及她的面子！正当黎少荣心里火火的，于松涛扭过头，向他伸出手：“给我看看。”

黎少荣不知所云：“看什么？”

“你的那一大堆所谓香港厂家的信件。”

黎少荣从提包里拿出一摞信件交给于松涛。

于松涛浏览一下：“嗨！全是你的私人信件，你倒真镇了一下江小姐，像小孩过家家。”

黎少荣一怔，“过家家”，于总这话里分明带着极大的贬意，那么他以为他自己很高明？黎少荣终于忍不住了，像被引爆的雷管，一响就响个痛快：“于总可能以为今天你胜了？其实我们是惨败在这个女人手下了，你能去东京、渥太华、米兰核实产品和价格吗？于总，香港没有我们的生产和销售网点，你永远摆脱不了被动。国家只让我们的合资企业内销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七十外销，是逼着我们向海外杀出一条血路，要不办特区有什么意义？可我们迟迟杀不出去，依然被这些中间商卡住脖子，还不敢对他们喘大气，请问，集团的优势在哪里？”

要不是段怡芹悄悄踢了黎少荣一脚，黎少荣的话很可能会像冰雹一般继续向于松涛打去。

于松涛沉默了，车内空气绷得很紧，好半天，他才不屑地扭过头：“可惜呀！你还是改不了你的毛病，说话太多了很伤神的。”

又是嘲讽，好似绣花针扎进了黎少荣的喉咙，他很痛，却说不出话来。他关闭了自己的情感闸门，再没有吭一声。

当黎少荣和段怡芹进到公司电梯里时，段怡芹才开口说了一句安慰话：“小黎，别计较他，他最近脾气变坏了，经常骂人，你只当没那回事就完了。”

黎少荣委屈地：“他已经多次当着好多人给我下不了台，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要再这样，对不起，我就来个反炒鱿鱼，要聘用我的公司很多！”

段怡芹叹口气：“在他面前我也得让他三分，不为别的，只是心痛他太累太累了，一个人每天三、四小时的睡眠，脑供血不足，脾气肯定会急躁。”

黎少荣：“不能因为睡眠不足就不尊重别人啊！”

“小黎啊！于总不是完人，他致命的缺点就是自尊心过强，记住，千万不要在他面前说大道理，更不能当人面揭他的短，私下里跟他怎么都可以，我跟他两个人的时候骂过他很难听的话，他一点没动气……”

“你骂他什么？”

“……那是过去的事了。”

电梯到了，门开了，他二人步出，在楼道里，黎少荣问：“他的太太为什么不来？”

段怡芹有些神秘地：“年龄相差太远了，我们都为他捏一把汗……她不来也好，来了于松涛不更累了？”

“他们相差几岁？”

“十七岁。”

黎少荣倒来了兴趣：“我佩服他的勇气！”

段怡芹不解地：“你是说……”

“在中国，年龄的差距就会变成舆论的漩涡，我佩服从漩涡里挣脱出来的人！”

段怡芹有些挂不住了：“那你的意思是，我也是制造舆论的庸人？！”

黎少荣嘿嘿一笑：“也许……段工，人都脱不了俗，你、我，谁也不例外。”

段怡芹有些恼火地看着黎少荣。想反击，却找不到词儿，半晌才甩了一句“我可不觉得我俗。”

九

胡平平 and 黎少荣的第一次约会在梦巴黎咖啡厅，黎少荣欣赏这个名字的诗意，他希望他俩的接触就从如诗、如画、如梦的情调中开始，一位钢琴演奏员在演奏理查德的《爱的庭院》，这是令人心驰神往的旋律，温柔的灯光，加上服务小姐甜甜的笑，呢喃般的询问，他心醉了，一杯咖啡十五元，真是上算极了。十五元的价值恰恰不在咖啡本身，而在它所带来的舒心的慰藉。许多内地人会说，我不如在家喝，冲杯咖啡要不了一元钱。他们就是算不过精神享受这笔帐，中国人哪，太现实了。

“这家咖啡店很有名。”倒是胡乎乎抢先找到了开场白。

黎少荣温文尔雅地问：“你经常来？”

平平点点头。

黎少荣很想问：你一个人吗？他略有些扫兴，他希望平平是第一次来，而且是第一次跟一个男人来，他不希望平平是经常同男人出来吃饭、饮咖啡的商女之流。

倒又是平平自己作了回答：“我妈带我来一次，我同我们节目部的女部长来一次、这是第三次。”她似乎看出了黎少荣的心迹。

黎少荣空前的振作，心境豁然亮堂，望着平平那带有南洋野味的黑眉黑眼和象牙色的皮肤。他感觉是在看一幅油画，真希望什么语言也没有，就这样望着她。

又是平平先说话，看来她是一只爱啼叫的小鸟：“你喜欢喝咖啡吗？”

他反问：“你呢？”

“我从小就不爱吃苦东西，只爱吃甜东西。”

“所以你长得特别甜。”

“你就用这种方式向女孩献殷勤？”

“你认为我是那种人？”

平平狡黠地一笑：“谁叫你第一次见我就盛气凌人地指责我？你也许太不会献殷勤了。”

黎少荣得意了：“我这个人的审美意识比较出格，我从来不去注意那些单纯得像白纸、漂亮得嗲声奶气、眼睛里满是问号的女孩。”

“你喜欢年龄大的女人？！”

“应该说，我喜欢内蕴比较丰富的女人，并不在乎年龄的大小。”

平平琢磨着：“你的确有些怪……我以为男人喜欢的仅仅是漂亮，内容不内容他们是不太顾及的。”

“有思想的男人决不满足仅仅年轻、漂亮。”

“那么你把我看成什么？”

“女人，已经成熟的女人。”胡平平心里一动，忙又去喝咖啡。她满意黎少荣对她的这种评价。

黎少荣问：“你不是不喜欢喝咖啡吗？”

“只有一种情况例外。”

“什么情况？”

“当我特别高兴和特别生气的时候。”

“噢……”黎少荣判断着。

咖啡一杯接一杯，点心一块接一块，黎少荣根本不知其味。也根本不去

计算它的价钱，直到肚子很胀了，他才觉得应该结束了。

当他俩漫步在夜的街道上，从桂园路到深南路，从深南路到建设路，从建设路到和平路……走啊走，脚底下没有疲乏感，从商店橱窗里透出的斑斓灯光被树影、人影切割得满是皱纹，显出夜年轻中的几许苍老。平平想，这也许很对黎少荣的兴味，他喜欢成熟，如果夜色一片灿烂，少了一些阴影，夜色的魅力就差多了，他们正是沿着那些苍老阴暗的皱纹款款漫步，品味着黑天鹅绒般细腻的空气舔在滚烫的面颊上的滋味儿。

平平的声音像露珠儿在荷叶上绽出：“黎少荣……我该回去了。”

“还早呢，我会送你回去的。”

“不用……那么远。”

“远？！不过相当从清华大学到西单……今夜很凉爽，我不想那么早睡。”

“我也是。”

于是他俩又走哇走，小小的深圳城，经不起有情人不知疲乏的脚步的几折腾，不觉中，又走回了桂园路文联大厦那块招牌下。仲夏夜的微风像小绒鸡一般松软，从脸上滚到手上，又从手上荡到脚上，痒痒酥酥的，它滚进了路灯橙色的光圈中，轻柔地呢喃着、街上的光线顿时显得柔媚起来。平平的头发被风轻轻撩起，一股青春的气息使黎少荣心里一动，他真想拉拉她的手、或是拥抱一下她，吻一下她的头发，但他天生的傲气使他与她一直保持着—拳之隔的距离。

“我们第一次见面，你还记得吗？”平平问。

黎少荣脸有些发热，第一次见面他十分冒昧，早知有今天，他不会说出那么伤人的话。

平平不等黎少荣回答，自己抢先作答：“你是专门到电视台门口等着批评我，还是见我态度不够友好，突然改变你想恭维我的初衷，送给我一句你不会笑、很可惜的见面礼的？”

“我是……都不是……”黎少荣被问住了，突然灵机一动，马上知道自己该如何作答：“其实，我那次是到电视台向一位叫胡平平的播音员表示感谢的。”

“感谢？”

“我是听了你的深圳新闻才知道了新亚集团董事长于松涛的大名，而且知道了他思贤若渴，于是主动上门推销自己，于是有了今天，我当然要感谢你。”

“噢……”胡平平似乎相信了：“那么你又为什么批评我不会笑？”

“因为你太傲，仅仅用斜眼看我一下，我这个人一向吃软不吃硬。”

“我真的不会笑吗？”

“你一笑起来十分十分动人。”

“啊，你真坏，害得我好长一段时间总不自信，以为自己笑起来很丑。”胡平平打了黎少荣一拳。

黎少荣被打得心里像灌了蜜：“平平……我以后不叫你胡小姐、叫平平可以吗？”

“当然。”

“第二次我们在你母亲凯华三洋的工地上相遇，你作现场采访，让我谈谈新亚战略发展的设想，我发现你主持节目完全不像生活中那么盛气凌人，

简直像个……”

“像什么？”

“亲切、温柔的小鸽子。”

胡平平立即反击：“那一次我可是发现了你……”

“什么？”

“你才是真正的不会笑。话筒一对着嘴你就严肃得像个……”

“像什么？”

“像个……小和尚。”

他们都笑了，像老朋友一样卸去了拘谨。黎少荣啧啧着：“真没想到，你就是段工的女儿，段工在我心目中是难得的好人，待人那么和气、总是笑咪咪的，一点儿不傲慢。”

“也就是说，她女儿不如她啰。”平平打趣地，他俩已经可以开玩笑。

“她的女儿只要一接触，也那么可亲。而且她的女儿比她的母亲更加……更加楚楚动人。”

平平突然一本正经地：“我不如妈妈长得好看，她太辛苦了，老得太快，年轻的时候是大学的校花，皮肤白、身材又好，不信我给你看她年轻时的照片。”

黎少荣忙打断平平：“女儿就是妈妈的样本，我怎么能不信呢？”他换了话题：“恕我冒昧，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回不回答都不要紧，我只是出于好奇……”

“什么问题？”

“你的爸，胡主任……他过去是新亚前身凯华公司的老总，听说是于松涛反炒了他的鱿鱼，是真的？”

“这有什么神秘的？这享是真的。在深圳，这种事情不以为怪，我爸打了个败仗。”

黎少荣很欣赏平平的直率：“你很客观，很坦诚，我问过你妈妈，段工她……她的回答与你不同。”

“我妈怎么说？”

“她说你爸是服从上面正常调动，并不是被于总炒了。”

平平叹口气：“妈妈十分要面子……他们那一代人，总是不敢披露心扉，做事、说话、全要留余地，你的爸爸妈妈不也如此？”

“我妈妈早不要我了……”黎少荣缩回了下面的话茬，意识到第一次与女孩子打交道家庭隐私的话题不宜说得过多。

“噢……”平平似乎明白了什么，突然对黎少荣萌发出了涓涓的同情。一时倒找不出话茬了。

黎少荣打破了沉默：“我在海港劳动，要求找工作时听你爸说过一句话，我一直在琢磨……”

平平急切地：“什么话？”

“他说，连我自己都想放走自己，莫非他不喜欢海港？”

平平不假思索：“他根本不喜欢那种管理工作，正在活动往外调。”刚一说完就后悔了，“你可千万千万不要对别人讲，连我妈都不知道，他就只征求了我的意见。我也在帮他找关系呢。”

“为什么不告诉你妈？”

“这就是个性的差异，我妈最怕工作不稳定，总爱瞎操心，我爸就来个

先斩后奏，怕我妈动摇他的决心……哎，这事可千万别外传！”

“我这人，完全可以做到把别人的秘密烂在肚子里。你爸想调到哪儿？”

“这……”平平聪明地：“好几个地方，都没有定，哎，小黎，你同刘市长熟不熟悉？”

“我不行，上面的线都不行。”

“噢……”平平有些失望。

“什么事？”

“没什么，随便问问，呀！十一点了，我真的要回去了。”平平有些慌了。

“我送你，我们坐去蛇口的中巴。”

“不用你送。”

“不！我一定要送。”黎少荣只想把约会时间拖的更长，去蛇口路上的二十分钟将是今天约会最灿烂的尾声。

平平匆匆赶回家已经快十二点了，她轻手轻脚，小心翼翼地开了大门，生怕吵醒了父母，他俩通常十一点以前就要睡，第二天一早就要起，平平很心痛自己的父母。

奇怪，客厅的灯大开着，她的妈妈段怡芹直愣愣地坐在沙发上，电风扇高唱着，晃着头，电视机黑着脸一声不响，爸爸却没有坐在妈妈身旁，平平预感到不妙，嚅嚅地说：“妈，怎么还不睡？”

妈妈的声音有些凄凉：“睡不着……”

“我爸呢？”

“不知道。”

“他没回来？”

“又走了。”

“你们……吵架了？”

“实在反常、太反常……”妈妈叨叨着。

“怎么了？妈。”

妈妈抬起头，直愣愣地看着女儿：“平平，你爸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平平很会演戏：“没有说什么。怎么了？”

“他最近鬼鬼祟祟，打电话都神秘秘，一见我进门就扔电话，晚上好晚不回来，说是在办公室、办公室的电话根本没人接，说是去物业石总家，打去电话人家说他根本没去，他对我撒谎是我不能忍受的……”

平平立即调和：“我爸那么多事，哪能都照计划办，我敢说，深圳的老总百分之七十都是来无踪，去无影，要是个个都让老婆一抓就抓住，他们的事业也接近尾声了。”

“做人哪，真难！”段怡芹仰天长叹，想起丈夫自从调到海港以后笑脸没有了，实话少了，脾气大了，古怪得像一个更年期综合症的老女人，她连吃饭都没有胃口。也许胡鹏对妻子仍然在仇人手下任职觉得有失自己的尊严，也许他觉得妻子是因为割舍不了旧情所以不愿离开凯华，他几次要把妻子调出凯华离开那个叫他堵心的新亚集团，当妻子的没有领他的情，也许伤心，所以对妻子日渐冷漠。也许……也许……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自己为什么变得阴阳怪气。段怡芹作为一个妻子，怎么能没完没了地忍受这口难以咽下的气？

平平想息事宁人，常常是故意装傻，以调侃抹稀泥：“妈，你和我爸老

夫老妻，大风大浪都顶过来了，何必在乎一些小是小非，我爸老了，他爱干什么由他去吧，你不省心了？”说完想钻进卫生间冲澡。

“平平”，妈妈一本正经地叫住了女儿。

“什么事？”

“坐下，我有事要对你说。”

“嗨！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平平故作轻松，心里可真有些紧张起来。

妈妈倒很平静：“平平，你爱爸爸，对吧？”

平平点点头：“妈，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什么事也没出，我只是常常觉得……跟你爸一辈子，我太累太累，毫无乐趣。我想同他离婚！”

平平大吃一惊：“为什么？你们有什么解不开的矛盾？当然我爸是太认真、太现实、太古板的人，不过，他心地很好……”

“平平，我知道你一定不会同意我的想法，我也只不过一说，从你爸调到海港，我就感到他一天到晚心神不宁，脾气更坏了。”

“妈！爸那是太累了！”

“我根本不同意他调到海港，当年他不听我的话，非要同于叔叔较那股劲，其实，我很清楚，他不能胜任海港的工作，但虚荣心又强，表面上不承认，装作一副轻松状，这世界上只有我把他看得最透，也许人与人之间不能全看透了，总该留下一些朦胧感……否则，很难共同生活。”

平平突然起了一股为可怜的老爸说几句公道话的冲动：“妈，我爸固然有许多缺点，你呢？你除了照顾他吃、穿以外，给过他多少温暖？！”

段怡芹心里一阵发慌，当女儿的怎么能看到母亲感情深处的阴影？她为自己辩护着：“我是有口皆碑的贤妻，你爸应当知足了。”

平平并不给妈妈留面子：“妈，连你自己也被自己的表象欺骗了，你表面很贤惠、热情，但骨子里很冷静……应该说很冷。我从来没见过你对我爸撒撒娇，或者发一顿脾气，说几句笑破肚皮的笑话，唱几句，跳几下，一同去公园散散步，聊聊天，你跟同学朋友话很多，回到家里就像一个只会做做家务和看看报纸的机器人，任何一个好脾气的男人跟这样的女人捆在一起也会变怪了……”

妈妈惊呼：“平平，你怎么这样看我……”

女儿激动不已：“你在情感上比较自私，不善于为别人着想，你难道没有想过，你和我爸的悲剧，你应当是主角！”

妈妈想分辩，却找不到词，只能喃喃地：“主角？！”

平平缓和一下自己：“妈，你太善于掩饰自己，太注重自己的名声，我就决不欣赏你，我觉得你生活得挺累……”

妈妈伤心了：“平平，你对妈的评价不够公平，其实，我心里处处为你爸着想……”

“妈！”平平突然严肃起来：“你爱过我爸吗？”

怡芹一时语塞：“……爱……当然，过去我很爱他。”

“现在呢？”

“现在……不知道。”

“如果你真的同爸爸离婚，你一辈子不后悔？”

怡芹被触动了一下：“我……”她一时回答不上来了。

平平望着妈，眼神有些怪异：“妈，你是不是把我当朋友？”

“当然……”

“如果你信任，我问你的问题，你一定诚实地回答我，行吗？”

“我什么时候不诚实了？”

“那么好……二十多年前，你爱过于叔叔，于叔叔也爱你，是不是？”

“平平……”段怡芹觉得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您先说是不是？”

“是，”如此直面女儿，段怡芹觉得脸红，连手心都红了。

“但那时，我爸爸也爱你，是不是？”

“是。”

“那时你是刚分配到我爸的厂里的大学生，很引人注目，我爸是处长，处处照顾你。”

“是。”

“后来于叔叔不忍心伤爸的心，他撤了，要求调到广西支边去了。”

“是。”

“他走了以后一直无音讯，后来，你就和爸爸结婚了，一直到我出生以后，于叔叔才出现了，他也是孩子的爸爸了，对吧？”

“是。”

“谢谢你，妈，我喜欢这样，我们像朋友一样谈心。这是第一次。”

“平平，你听谁说的这些事？”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多年来，你肯定对我爸不满足，心里还想着于叔叔，对不？”

“……我并不清楚……不过对你爸，我从来没有过小说里写的那种火一样的激情，我以为这就是爱，这就是正常的夫妻“那么现在，你心里还有于……我是说其他的男人吗？”

怡芹摇摇头：“这一把岁数了，浪漫与我无关了，我承认，过去我一直很注意你于叔，不过现在，自从他第二次结婚以后，我心里平静了，你爸也不容易……我习惯了……”

“妈，在这一点上我很同情你，一个女人没有大起大落的爱，实在太亏了。”

“平平，你们这一代与我们不一样……”

“所以我决不重复你的路，我要寻找的是充满激情的爱，我决不像你，只要事业、只要名声，不要爱情，我才不去当那样的好女人。”

“平平，太想入非非了不现实。”

“你们那个时代不可能，我们这个时代就有可能，我什么都在追求名牌，衣服、裤子、鞋，要名牌；爱情也要像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样的名牌品位，否则，我宁愿不要！”

怡芹听着女儿狂妄的高论只有啧啧的份儿：“……你说些什么？”

“于叔和冰莹姐姐的爱，我总觉得够劲儿！妈，你真的是亏了。但我毕竟是爸爸的女儿，不同意你抛下我可怜的爸。你们就算各自找到了称心的人成家，也不一定就幸福。”

怡芹点点头：“不可能，我这辈子不可能走那条路，不过心里想想而已。”

“妈，我同情你，但更同情爸爸，你毕竟事业还顺利，他却是一路坎坷，一个男人没有事业，没有女人的贴心，他的价值等于失落了，妈，你想过我爸心灵深层的痛苦吗？他很可怜啊！”女儿说着说着眼圈红了。

段怡芹第一次同女儿这样披露心扉，她的心在振颤，为女儿这样入木三分地窥到了自己的灵魂，也为自己突然看到了自己引以为骄傲的名声不过是一张虚伪的画皮。连在做爱时心里还想着别的男人的妻子能算好妻子吗？中国人对贤妻的解释显然重形不重神，她心里愤怒地叫喊着：“谁要你们封我一个贤妻良母？谁要你们来麻痹我？胡鹏呀胡鹏，当时你为什么偏偏死死抓住我？害了你自己，也害了我！”

平平起身往卫生间走去，走到门口又回过头补充一句：“如果换了别人，我会劝他离了算了。因为是你和爸爸，我只能劝和，妈，你别怪我。”看见妈妈点了个头，她才进了卫生间的门。

当平平把整个身体和脑袋置于温暖的淋浴喷水中时，她想了两个人，于松涛和黎少荣，如果当年是于松涛同妈妈结婚了，妈妈还会有这么多痛苦吗？她自己又会在哪里？如果于松涛是她的爸爸，她会今天的平平吗？而那个黎少荣，如果将来会成为自己的伴侣，她会有妈妈的这些说出口的痛苦吗？黎少荣是更像爸爸这样的男人还是更像于松涛这样的男人？她心里希望更像于松涛这样的。事实上，黎少荣的确很像于松涛，从素质上有一股咄咄逼人的大家子气，她已经朦朦胧胧感觉自己爱上了黎少荣，不觉一阵面热。倏地，心又沉了下去，自己可怜的爸爸，连女儿选对象也不选他那种类型的，她从心底感到一丝不和谐的悲凉，不知是为妈妈，为爸爸，还是为自己……

喷头喷出的热水多像情人温柔的大手，平平浑身舒展，那手轻轻抚着自己的细腰、圆臂、丰腿，她又想起了黎少荣……

维多利亚港湾是一个没有国号、没有籍贯、没有昼夜、没有固定的旋律、没有规则的线条，永远在流动中变幻着姿色的一个没有结束的童话。白云、黑云、红云、紫云，绿的海、银的海、铝的海、灰的海，红的灯、粉的灯、黄的灯、金的灯，女人的粉脸，男人的胸大肌，成功者的鼾声，绝望者的诅咒，牌桌上的喧嚣狂，便桶里的高蛋白，调和着人世间疯狂的酱、清秀的醋，组成了这个硕大的童话的裙边。

最高贵的人，最聪明的人，最愚昧的人，最卑微的人，只要置身港湾，望一眼从港岛和九龙尖沙咀那摩天大楼群里倾泻的亿万盏灯火的飞瀑，都会被诱惑得忘掉世间的一切艰难、险恶，做着个相似的梦——发财梦。当年，江锦萱的母亲死了以后，她一个人跑到这里，像那些失恋的、破产的人一般，对着大海失声痛哭了一番。晚上，当灯火初明时，她嘎然而止住了哭泣，她的灵魂逸出了躯体，以为自己置身于水晶城里，整个香港变得通体透明，那从九天之上款款撒落的光明，好像在鼓励心灰意懒的人不要光在看脚下那深渊似的大海，而要去看看头上那透着希望的一片天。小小的江锦萱突然喃喃地对自己说了一句：“妈咪，我长大了一定要搵好多好多的钱，我要俾你造一个全世界最最高贵的墓，让你一年四季都过得舒服晒！”如今她果然实现了这个梦想，前年她将父母亲的墓迁到深圳小梅沙的华侨公墓，合葬一处，在诸多的墓碑中，惟她父母的墓碑是天然大理石，深黛色的底，浅紫色的纹，凝重又抒情；碑文用的是魏碑体，比起其它的墓碑别有一番庄严古雅的气韵。做女儿的这一番孝心之所以能尽到，全亏了维多利亚港那神采奕奕的灯火的激励，不然，当年她差点一头跳进大海，去追随英年早逝的母亲芳魂。此后，她每次到维多利亚港都会有一股捺不住的激动。

“你在看什么？”乔启光打断了江锦萱的回忆。

“看灯，看灯光组成的人生沙场。”

乔启光摇摇头：“你永远这么浪漫，孩子气。”

此时，他们乘坐的充满欧洲古典情趣的“海上夜总会”旋游船正款款驶人被灯火铺满了的银色的海中。身旁几乎全是来自大洋彼岸的鬼佬和大陆的“香港游”旅客，起码二百多人，讲英文的、法文的、西班牙文的及讲潮汕话的、白话的、客家话的，还有上海话的，叽叽呱呱，全都透着惊讶、兴奋。江锦萱心里说：大陆崽在这灯光中更会发狂吧。大厅的东侧，有几个后生崽在弹吉它，男男女女随声高歌，唱大陆的流行歌、也唱台湾的流行歌、香港的流行歌，歌声中吐出的热情，使江锦萱心里也一阵阵感动。

“请问，你系从边处来嘅？”一位女学生打扮的女孩问江锦萱。

“我就系呢斗嘅。”江锦萱友好地答。

“香港嘅？”

“系。”

“我以为你的香港人吾中意咁样的消遣。”

“点解？”

“你的香港人中意搵钱。”

江锦萱笑了，这个天真的女仔，把香港人想象成挣钱的机器了。她问：“你系边处人？”

“惠州。”

“哦，客家人？以前来过香港没？”

“没，第一次。”

“香港好不好？”

“有钱就好。”

江锦萱摸摸她的头发：“你咁小小年纪也钱呀嘅，大陆咯边唔系咁样教育学生搵嘢搵。”

“现在不同搵嘢，边个不知钱好？”

那边传来撩拨人的歌声，女学生对江锦萱：“你也同我们一齐去唱歌，得不得？”

“我不识唱，多谢晒，你的去嘍。”

“拜拜。”

女学生们嘻嘻哈哈走远了，江锦萱笑咪咪地望着她们的背影，感叹地：“这种年龄是人生最开心的年龄。”

乔启光在一旁助兴：“你咁么细的时候，我还有好深嘅印象，天蓝色的连衫裙，好突出嘅。”

江锦萱又是一阵感叹：“话起来我们嘅交情有二十几年啦……真是怪，只要我心里有事，首先想到你，只有你能为我分担忧虑。你看，我有好几年没有咁样的游兴了，今晚突然起了冲动，我想，我咁夜邀你来，你肯定会放下其它的嘢。这就是缘份。”

乔启光有些激动：“我中意天天咁样……阿萱，我没有办法不挂住你，好似我的妹，你要是三天不俾我打电话，我就会坐卧不宁，总担心你出了什么意外？”

“什么意外？车祸？空难？溺水？哈……启光，我命大得很，细B的时候，一个老道算命说我命里金、木、水、火、土，五行俱全，命太硬，谁也克不了我，你放心！今次约你来，是想话俾你知秘密，连我自己都觉得荒唐。”

“什么秘密？”

“我又同于松涛斗了一次，我于危难中脱险。”

乔启光的心一下子沉到了维多利亚海底，他深知眼前这个女人的投机性、冒险性，本能地预感到她肯定在生意上又做了手脚。江锦萱没有对这位从小的老朋友隐瞒自己的丑嘢。当她有声有色叙述完自己赚到的这一笔惊险钱时，不得不有些后怕地道：“如果再像头一次被于松涛抓住、罚款，我真的会彻底完蛋。幸亏，幸亏他们没有翅膀，无从查对……启光，我到现在还有些怕呢。你看我，把什么全对你讲了，讲出来心里就安定些……”

乔启光忧心忡忡，实在不敢恭维，律师的职业习惯使他讲不出违心的害人话：“阿萱，我愿为你上刀山、下火海，却不愿你的名誉受到一点点伤害，更不愿看到你劳累奔波，担惊受怕，眼角出皱纹。”

江锦萱不愉快了：“我是在用智慧搵钱，受骗的人若果根本识别不出来，这钱就该是我的，小时候我也诚实得很，做生意以后我才知，边个的骗术高明，边个就是有本事的人，我也被别人骗过，我不得不承认，我没有别人的本事大。阿光，你那一套道理我全懂全会话，不过有时行不通。对有的人，你就是耍狠心，狠得置他于死地……”

“你那么恨于松涛？”

“……是的，我恨，我只希望有一天他会跌倒在我的手里。”

“何必呢……于松涛与你并无仇和怨。”

“他敢轻视我！”江锦萱几乎喊叫起来：“我就用轻视回敬他！你……没想到会去同情他！”

乔启光突然蔫了，他想起自己曾给面前这位他挚爱的女人带来过的灾难。歉疚、自责与痛惜，郁结在他心中：“你这样的女人不应该活得这样辛苦，我实在是心痛你啊！”

“不！你应该欣赏我，我能独立于这个世界，是多么的骄傲！”

乔启光恼火自己的直拗，偏偏捡对方不中意的话茬：“可是你仍然离不开你那有钱的契爹。”

江锦萱扬起被刺伤了的脸：“原来如此……我一直不明自己为什么同你没缘份共同生活……”她伤心地：“你是这样的看轻我……”

“不不！阿萱，你在我心目中占据了最神圣的位子。只是我……从不识讲大话，不知点样讨你开心。”他痛苦得绞住自己的手。

江锦萱的怒气消了一半，她心里很清楚自己在面前这位大律师心目中的地位。他在默默地等她，明知那等待是一份无奈的痛苦。他从没对她讲过一个爱字，但那份溶进骨髓里的爱却灼烫了江锦萱。望着乔启光那不善嘻笑，清瘦，白皙的侧影，江锦萱心又软了：“阿光，其实你是很讨女人欢心的。虽然你从不对我讲，我也知你有征服女人的魅力。”

“我？！”乔启光似乎不自信。

“你！大歌星梁月莹在追求你，你拒绝了。”

“哦……我并不是她心目中……”

“喔……听我话晒。电影明星崔燕妮给你写了十页纸的情书，你没有理睬人家。美国 PM 集团的富婆因为你替她打赢了官司，爱上了你，几次托人带话给你，请你去加州旅游，你没有领情。还有许许多多中意你的女人，你都拒绝了，点解？”

“我并没有什么可爱之处，女人大都太浪漫。”

“不，你不了解女人。你的正派、你的不苟言笑、你的口才，足以令女人发狂。”

乔启光倒不好意思了：“阿萱，我并不……”

“你并不是拈花惹草的人，这本身就是魅力。香港有身份的男人像你这样的不多见。这就是我之所以对你不满意又离不开你的原因。”

“我一向尊重你的选择。”

“阿光，你刚才说我离不开契爹，不假，他等于是我生父，许多事我不愿伤老人的心，……你看我这个人，在生意场上手很狠，但生活中十分的软弱，没主见，为此我很恨自己，老实话俾你知，我契爹并不中意你……”

“我早有察觉，也可以讲，我也不中意他。”

“听……他为我在加拿大物色了他的合作伙伴查尔斯先生作我的未婚夫。”

“你答应了？！”他表面轻松，心却在发颤。

“我拖了两年，不置可否，查尔斯的父亲是几十亿美元的拥有者，我如果嫁了他，将来荣华一生。”

乔启光掩饰着慌乱：“我该祝贺你。”

“哈，启光，我这个女人也许太贪婪，我喜欢钱，也喜欢情，二者缺一不可。这就是我之所以没有嫁他，也没有嫁你的原因。”

乔启光自卑又高兴：“我没有大钱……我知道。但我在香港也可以过上

等人的生活，阿萱，这么多年，我没有求过你什么，我只是心追随你。年轻过你，美貌过你，有钱过你的女人我无法接纳她们，我父亲为我不结婚伤心得几乎不认我……无论我走到哪里，心里总是想，如果阿萱在就好了……”他有些说不下去了。

江锦萱鼻子发酸，眼睛发红：“阿光，这正是我没法割舍你的原因，我想，这世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比你更知我，尊重我的人。我真想同你结婚……”

乔启光惊喜又难过：“不……不，我决不勉强。”

“不，启光，我很需要你！我们先不要吵架……难得今晚有这样好的月光陪伴我们，这么热闹的歌声，暂时抛开一切，来两杯鸡尾酒，好不好？”

乔启光酸楚地点点头，想到阿萱的契爹、想到查尔斯先生、还有那些围在阿萱周围的有身份的有钱的男人，他的心在收缩。别看今晚阿萱这样贴近他，明天，太阳一升起来，她会告别他的缱绻，像一头好斗的牛，竖起头上的犄角，在她的生意场上去叱咤风云。他在他的心目中从来都是柔弱的白雪公主，从小就是，她怎么能经得起生意场上冷酷的角逐，高强度的折磨？他真痛恨自己没有能力将阿萱从那危险的角斗场中拉出来。

游完港湾，阿萱似乎舍不得让乔启光离去，驱车到只有秘密情侣才去租用的欢乐别墅，五十美金一小时。用昂贵的代价换来秘密情火短暂而炽烈的宣泄，是现代文明和古代文明一种强劲的扭结。

在这间既不富丽也不华贵的房间里，情侣们一般不会去计较色彩、摆设，只要安静，安全，舒适就足够。一张大床，江锦萱躺在左边，乔启光躺在右边，两个人像朋友似地聊着，谈着。江锦萱深知乔启光的秉性。他可以躺在她身旁平静地谈天说地，她不做出暗示，他决不会动她一手指头。

“那个……查尔斯先生……你见过了？”乔启光故作不经意地向。

“见过两次，前年和契爹去渥太华见一次，今年三月他来一次香港。”

“他……一定很有男子气。”

“白种男人，我看着都差不多。人种高大，肚子不小，脸好‘红，脚可能有四十六码，几好笑。”她那口气像是在议论马戏团的滑稽演员。

乔启光一听就明白，她并不爱他，心里顿时轻松多了。他也深知身旁这个女人，她从来不勉强自己去爱，从不做自己不愿做的事，他又问：“那么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渥太华？”

“查尔斯恨不得我马上去。但是我不想去，一点不想，我英文不好，同他交流有时要靠字势，真是好笑得要命，哦，你看，这是他刚刚来的一封信，你英文好，翻伸我听。”

江锦萱的信任使乔启光大受鼓舞，他展开信，如实作了翻译：

亲爱的江：五月份盼望你到来渥太华，日你太忙没有盼到，多么的遗憾！五月份满城的郁金香开放，香味扑鼻。不知有多少外国游客专程来观赏郁金香。如果你十月份能来，也很好，我会给你安排一个尽兴的旅游计划，由我亲自给你驾车，九月份渥太华的枫叶全红了，整个城市就像一片燃烧的火，实在大美了。上次你来，只来得及带你去国会山上的国会大厦，草草参观，这次来，我要陪你游遍渥太华，我们游运河，游渥太华河，参观加拿大国家美术馆，去海鲜市场餐厅吃生蛇，龙虾，蜗牛，杂菜沙律，坐印度人拉的黄包车游市容。然后我带你去多伦多市，登 CN 铁塔，去天虹体育馆参观机器操作敞开房顶和关闭房顶。去有七层地下层的加拿大最大的伊顿百货公司购

物，星期天去碧加灵自由市场看个体商贩卖货的盛况，去唐人街吃中国的粤菜、川菜、潮菜，随便你点，再带你去嘉士堡峭壁公园，可以在那里野餐，你想钓鱼我也乐意奉陪，再带你去游中古式的“洛马古堡”，在古堡上远眺多伦多的景色。这样，多伦多就算没白去。休整两天我们再去蒙特利尔市，我们可以在维多利亚广场和玛丽城广场拍很多用片，登上全市最高的股票交易大楼去俯瞰市容，去参观花六年时间建起，又花四十年时间才完成内装修的圣母院，我还要带你去维多利亚女皇公园……

“别念了，阿光，我都快睡着了。”江锦萱把那封厚厚的信收回：“你看，查尔斯先生多浪漫，又十分细心，他该是一位多么理想的好夫人选，可惜，他的计划怎么也激不起我的热情，怎么办？”她笑了。

乔启光正想回答，被江锦萱用手捂住了他的嘴：“只剩下半个钟头了，我们白白浪费五十美金，你不觉得可惜？”

不用问，乔启光明白了。他起身饮了一杯威士忌，立即像注入了一股勇气，只有半个钟头，多么宝贵的每一分钟！他看见阿萱的脸红扑扑的，眼睛醉迷迷的，那是对自己的鼓励，他感了一阵从未有过的燥热，气变短了，许久许久没有接触过女人了……

当乔启光灼热的身体贴近江锦萱时，她奇怪自己为什么那么冷静，她甚至在想，要不要再破费二十五美金延长半个钟头。

“阿萱，阿萱，你好香……”乔启光喃喃地絮语着。

于松涛怎么也想不到，冰莹会像一阵骤起的南风，“呼”一下飘进了他深圳的家。

当他推开房门，一尊雕塑般的女人背影使他吃了一惊，也就在同一瞬间，他感觉到了她是谁：“莹，是你吗？”他喜出望外。

奇怪的是，他心爱的妻子却一动不动，没有像往常那样，扭过头，雀跃着扑进他怀里。

他心里一阵发紧，缓步走到妻子身边，心想，她睡着了？她故意开玩笑？她病了？她……

啊！眼泪，他看到了妻子脸上太多的眼泪。他吓了一跳，丢了手中的皮包，一把抱住妻子：“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为什么来之前不通知我？”

冰莹只会掉泪，噎得自己说不出话。

于松涛心里七上八下：“是不是爸爸……他身体出了问题？还是你自己……到底出了什么事？”

冰莹这才抽抽噎噎地：“不知道……什么也不为……”

于松涛松了一口气，又提起一口气：“你该高兴呀！为什么哭？”

“我不……不知道……前几天我就憋着想哭……好好的哭一场……”

于松涛焦急地：“和同事生气了？……小说发稿不顺了……？生病了……？一个人在北京感到孤独了？埋怨我总不把你办过来……？”

冰莹仍摇着头，泪水仍不断。

于松涛无可奈何地：“宝贝儿，你总得说个原因哪？你这不是要急死我。”

冰莹可怜兮兮地：“你……带我出去吃顿饭好吗？我饿了一天……”

于松涛大喜：“好！好！你想吃什么？”他暂时不逼她说为什么。

上步食街是离于松涛宿舍最近的一条通宵服务的饭铺群街，以蛇打边炉，各种山珍海味创造着特区饮食行业的最高营业纪录。有的小老板，短短两年就净赚了三四百万。真不可想象，一片小小的店铺会有那么大的魔力。深圳许多头面富翁政界要人也常常专程到这里来摆宴、赴宴，外地来的游人，虽然被那里活杀蛇的血腥味儿熏得缩头掏脑，但脚步却贪婪地印满了食街那凸凹不平的青石板。冰莹就在这条街上开了吃蛇肉的斋，从此对蛇肉爱得要命。那切得薄如纸片的粉红的带着一楞一楞图案的蛇片，涮到滚开的汤里，再沾一个用豆酱等制作的调料，吃进嘴里肉嫩得像豆腐一样，可那鲜味远非肉类、海鲜类所能比的！过去她耻笑广东人为吃敢不要命，现在她才明白了，中国不要命的勇敢的吃文化，在广东体现得何其灿烂，广东人率先打破饮食文化的诸多禁区，是何等值得敬佩。几年前她第一次来食街是捂着鼻子，抑制着恶心，后来再来食街却是脚步如飞。望着地上一堆一堆血淋淋的蛇皮，蛇内脏，她反觉得怪有野趣的，这番情趣，在中国任何其它的地方你是看不到，连想也想不出来的。

当于松涛领着妻子来到食街时，他悄悄地观察到，她眼中的泪影正在消散，吃蛇的兴趣能压过一切，这个小馋猫！但他心中仍在打鼓，她的泪水源于何处？他决定不再问，凭着男人的直觉，他知道，火候一到，她自己会把什么都讲出来的。于松涛选择了汕头蔡老板的松竹阁，这是老相识，他可以享受到七折的优惠。一路上，各家店铺拉客的小姐几乎包围了于松涛和冰莹，是蔡老板亲自来解的围，一直领到酒店坐好，女服务员过来：“二位要点什

么菜？”

于松涛朝妻子一努嘴：“听她的。”

女服务员理解地：“当爸爸的是要依着女儿的啦。”

于松涛和冰莹对看一眼，窃窃地笑了。

冰莹不假思索：“蛇打边炉，要一条三斤多重的蛇，多要两盘马蹄，够了。”

“先生要什么？”小姐问“我是来陪吃的。我刚刚吃完。”于松涛道。

小姐望着冰莹，“你的女儿很像你，长得很靓的啦，你们北方人靓女就是多。”说罢离去。

于松涛摸摸发白的两鬓：“我大约是真的老了……我真怕有一天你会离开我这个老头子。”

冰莹：“我呢……我还担心你呢。这里是花花世界……”

“莹，除了公事应酬，我从来没有进过任何一家饭店，娱乐场所的门，内地有些人认为我们这儿的人天天花天酒地，太冤枉了！”

“你真的从来没去过舞厅？没看过电影？”

“电影院在哪里？”于松涛突然悟出点儿什么：“咳，你怎么问这……是不是听说什么了？”

冰莹点点头，从兜里拿出一封信。

于松涛抽出信浏览一下：“匿名信？！”他笑一笑，心里的石头骤然落地，明白了，这就是妻子一反常态的原因，他仔细看起来：“冰莹小姐，我不得不提醒你，你的丈夫于松涛是个作风很坏的男人……”于松涛幽默地对冰莹：“哦！原来于松涛是个坏蛋！”说罢又低头念信：“你不在的时候，他常常与他的情妇——一个漂亮的女人看电影，上舞厅，他们同居了。而且他目空一切，飞扬拔扈，激起了公愤。你怎么能与这样的男人生活呢？！”看完信，于松涛问冰莹：“于是你就信了？”

冰莹点点头又摇摇头：“我不信，但是又睡不好觉，总做梦梦见那女的。”

于松涛笑了：“我的太太，你怎么不分析一下，我在深圳公然带着一个漂亮的女人进舞厅，进电影院，我不要我的事业，不要我的名声了？！”

冰莹语塞。

于松涛精明地：“明白了，于是，你就突然闯来，在我的房间里寻找蛛丝马迹，然后，就自己顾影自怜，是不是？”

冰莹：“我真的不知道……不管我信还是不信，反正我就是想哭一场！”

于松涛沉吟道：“让我好好想想……看来，把你办来是势在必行，分居两地必定夜长梦多……我要把你从梦中那个女人的阴影下解救出来。”

冰莹情绪又低落了：“命里注定咱们要长期两地分居。”

“为什么？”

“我们出版社不放我走。”

“岂有此理。”

“我签了五年的合同，这才刚刚两年，我求爷爷告奶奶，好话说尽，没用。”

“他们知道你是于松涛的妻子吗？”

“越提这越坏，社里有人说，你丈夫是总理也得按规章办事，别拿于松涛来压我们，大令，这年头提权势反而会更坏，激起逆反心理：我也反感别人用权势压我。”

于松涛的情绪变坏了，望着饭菜发楞。

倒是冰莹反过来哄丈夫了：“大令，久别胜新婚，心拧在一起就不怕分离，对不？喂，我们再点一个蚝油牛肉吧，你最爱吃的……咦，怎么了？笑一笑。”

于松涛想笑，却变成了一咬牙，骂了一句：“不看僧面看佛面……岂有此理！”

鲜美的蛇肉冲淡了冰莹的愁绪，却激不起于松涛一丁点兴趣，匿名信并不可怕，猥琐的小人不堪一击，可怕的是他刚刚登台不久，到处都潜伏着要置他于死地的杀机。连他无辜的妻子也不放过。公司里肯定有人在背后捅他刀子，江市长找他谈过一次话，要他谦虚，谨慎，不要以权压下属公司，他不明白，自己有什么不谦虚，不谨慎的？他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暗地里调查一下是什么人作祟，无论是下属公司的还是自己身旁的人，只要查出来在背后捣鬼，他就有胆量整治他（她）！这还了得了？他这个董事长成天不干别的，专门对付明枪暗箭，事业还搞不搞？冰莹的突然到来，促使他下了一个决心，这个决心就是要捍卫自己的人格，捍卫自己的权利！他满腹忧患，直眉楞眼，根本无心顾及四周。世界很小，深圳更小，就在不远处一桌，坐着黎少荣和其他几个公司的男职员，黎少荣悄悄问身旁的人：“那位女士，是于总的太太？”

职员点头：“一流的风度。”

黎少荣控制不住自己，注意力被冰莹牵跑了，暗暗叹服于松涛的眼光。

第二天，冰莹迫不及待地到电视台找到好友平平，向她吐尽了心中的郁结。平平惊讶地问：“你不是从不信谗言的吗？”

一封匿名信居然乱了你的方寸？！”

“也许这就是爱……碰到一点儿小坎就以为是一座山，出在别人身上我也会笑……我当时真解不开了。通过这件事我才知道，性爱，不可能大公无私。我过去错误估计自己，以为自己不会在乎别的女人。想不到我这样的小气……”

胡平平思索道：“也许……你有道理……没想到，你对于叔这样钟情……可人们私下里总议论纷纷。”

“都说我靠不住，小女人迟早会同大男人分手，对吗？”

平平叹道：“我多么希望我也能像你一样全心全意地去爱和被爱！”

“平平，容我说你一句，在爱情问题上，你太傲了，该主动的时候还得主动点儿。”

平平神秘地一笑：“我正在改变自己。”

“你有了？”

“可能。”

“他好吗？”

“比其他男人优秀。”

冰莹温厚地一笑，她有深切的体会，恋爱中的女人全一样，都以为自己心中的男人是天空中最有光彩、最最灿烂的星，抬头望他一眼，会刺得心直颤栗，闭上眼时，黑暗中永远有一片不褪色的光区，恋爱中的女人没有黑夜。看着平平眼睛里那份独特的明艳，她想起了自己，一直到现在，好几年过去了，依然马不停蹄地向往和追寻着于松涛的心迹，这种依恋消耗着她，滋润着她，使她时而苍白，时而红润，时而心力交瘁，时而亢奋，想到这里，

不由喃喃地说了一句：“快了，你也快了。”

平平莫名其妙：“什么快了？”

“我是说，你如果真的恋爱了，你很快就会变成一个真正的女人。”

“真正的女人是什么样的？”

“你自己去体会……还没有一个作家把真正的女人写透了的。”

平平摇摇头：“你们作家，就是浪漫。”有顷，她突然对冰莹：“哎，你为什么不问我？”

“问什么？”

“问他。”

“他？”

“咳！你这个人真是缺乏好奇心，如果换了我，我一定要穷追到底，比如请你回答，你爱上的人是谁？什么文化程度？长得如何？个子多高？哪里的人？经济情况如何？在哪里工作？父母情况如何？兄弟姐妹情况如何？为人怎么样？离过婚没有？交过女朋友没有……”

冰莹像长辈似地：“我早过了这种好奇的年龄，谁像你，精力充沛得用不完，是是非非你全有兴趣。”

“你也太没有是非了，不像有的作家，凑到一起就是议论准谁又换了老婆，谁谁又找了个新情人，谁谁又把谁的情人硬抢了过来，你倒好，从不议论人，太……太清心寡欲了。”

冰莹认真地：“人和人不一样，有的作家是从别人身上获得灵感，而我，是从自己身上得到灵感。”

平平嘴快地：“你只要有了松涛就够了，他是你的世界、你的上帝、你的天空、你的土地、你的一切，对吧？”

冰莹淡淡地笑了一下，笑出了一个深深被爱和爱着的女人高山流水般无法遮掩的清甜和壮美。

平平好羡慕对面这位清丽高雅的女人，她甚至嫉忌起冰莹来。她问：“如果再收到一封匿名信，你……”

“我只会更加爱他！”冰莹不假思索地答：“一个平庸、无能的人，很难得到这份独特的‘关照’，对不对？”

冰莹对于松涛的爱，使平平眼馋，她意识到，冰莹的爱属于情爱中的最高形式，那就是死去活来，不顾一切。这种爱生活中比较少见，小说和电影里倒是大把大把抓，她多么希望自己的爱也能达到这种火候！

与冰莹谈话的第二天，平平就把黎少荣约到了小梅沙，她想检验一下自己的爱属于哪一类。因为她不能确认，黎少荣是不是就是她的世界、她的上帝、她的天空、她的土地、她的一切。每次与他约会，她的心都会像紫罗兰一般恬静、温馨，她希望自己像红玫瑰花那样的热切，炽烈，她甚至希望黎少荣能在一瞬间彻底变成她的世界、她的上帝！她朦胧地意识到，自己的心灵深处有一种渴盼，渴盼柔情中有一丝粗鲁、渴盼理智中加一份原始的激情。而黎少荣一见她面总是喋喋不休地说一些她并不十分想听的话题，她总是会很巧妙地将话题拉到自己的兴趣中来。今天在小梅沙海滨的约会，平平占了主动，一直在不停地发问，她希望问住他、问服他，然后再倒进他那用学问垒筑起的胸膛，看看那一片智慧而神秘的土地能否激起类似冰莹对于松涛那样的激情。

傍晚的海风轻轻抚摸着沙滩，那些细得像玉米面一般的沙粒反着太阳的

金光，新鲜得像婴儿屁股上的皮肤，谁都想蹲下身去摸它一下，掐它一把。平平玩着细沙，捧起一把一把。漏下一个一个小山包，黎少荣望着她鼻尖上执拗的细汗珠，笑着道：“童心……童心是很可爱的。”

平平问：“你喜欢我什么？”

“智慧。”

“还有呢？”

“美。”

平平反问：“智慧和美丽，你认为哪个重要？”

“同等，前者是价值意义，后者是审美意义。”

“你像我们的哲学老师。”平平笑了。

“你不同意？”黎少荣问。

“如果智慧和美丽二者只有其一呢？”

“我就不去追求，这就是我来赴你的约的理论根据。”

平平问：“你就能断定我是这二者的拥有者？”

“从第一面在电视里见到你，我就坚信这一点。”

平平一撇嘴，似乎不信，但心里却舒坦得像从她指缝里漏下的沙子，没有一点皱纹，没有一丝阴霾。

她又问：“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

他立即回答：“名牌，名牌时装、名牌品味、名牌意识。对不对？名牌小姐。”

“你很有眼力。你呢？你喜欢名牌吗？”

“我喜欢名牌车，大街上跑的名牌车我一眼就能识别出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

“可惜你自己没有……”

“会有的。”

平平笑了：“凭你的工资？”

黎少荣兴奋起来：“工资算什么？我一个香港朋友，拉我去他的深圳分公司当经理，条件是一辆大霸王、一套房子，但我拒绝了这份高级打工仔的美差。”

“那么，你是不离开集团的啰？”

“集团是于松涛的生命，我又是于松涛一手调来一手培养的，当然不能做对不起他的事。”

平平突然想起什么：“哦，我听说，你有可能被提升成副总，当副总就要配车的。”

黎少荣无所谓地：“谣传，两个月前我就有耳闻，我才不上心呢！我不是官迷。”

平平叹口气：“你又不想当官，又不想打高级工，你的车何日才会出现？”

黎少荣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书，在平平眼前一晃：“我只迷这玩意，这种致富才有刺激性，有无限的乐趣……”

平平抢过那本书念着：“《股份制与股票》……什么是股份制？”

一提股份制，黎少荣立即兴致勃勃：“通过发行股票集生产资金，把股票资本化为等份卖给股东，股东以主人的身份对公司承担责任。”

平平捂住耳朵：“你在对牛弹琴……”

黎少荣拿下平平的手，急切地：“最近我研究股份制入迷了。几年前我

看马克思的《资本论》，不理解他为什么说：“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但不消灭个人所有。研究了股份制我才明白了，股东对股票的占有权和处置权就是个人所有，但支配权和使用权不属于个人恰恰是对私有制的扬弃……”

平平：“好了好了：我又不研究股票。”

黎少荣：“可我真想找人倾述！”

平平挽住黎少荣的胳膊：“你这个人很怪。”

“怪？”

“专门研究别人不懂不知的事情，真怪！”

“你……不喜欢？还是……喜欢？”

“你看，我是第一次主动约一个人幽会，因为你与别人不同。”

“怎么不同？”

“你……咄咄逼人，盛气凌人，知识面广，有时又有那么……那么一点儿文弱。”

“文弱？！我跳进这海里给你游几千米，你就不会说我文弱了。”黎少荣为了证实自己的阳刚之气，真的脱衣解裤，根本不顾平平的反应，奔向沙滩，跃入大海，像鱼一样泅游起来。

平平没有阻拦他，只是欣赏着。

黎少荣像海中的一朵浪花，一会儿跃起，一会儿沉没，竭力在乎平面前展示自己男性的力量与活力，他在借用海的呢喃与妖娆召唤平平。

平平果然禁不住诱惑，脱去连衣裙，露出了早就穿好的鲜红泳装，情不自禁地向黎少荣走去、淌去、游去，借助大海这爱情的媒介，黎少荣与平平奋力游到一起，在海水的推动下拥抱在一起。

平平感到了一阵滑滑、湿湿的晕眩，她同时也感到了与她贴在一起的年青人心跳得十分猛烈，十分激情。她不知这是不是就像冰莹的激动。

啊！大海，你这魔窖、你这妖床。

她激动了……

十二

黎少荣伤了一个女孩，伤得根深，那伤口像北国的雪地里的车辙，咧着可怕的轮痕，又冻成了冰，即使一千个太阳也融化不了。

那天，当他送走平平，很晚才回到宿舍时，宿舍门口站着一个人头发短短的女孩，似曾相识，但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他向她礼貌地点点头，正要进屋，女孩叫住了他：“黎……黎主任。”

“你找我？”黎少荣停住脚。

“我找你好几次，你都不在。只好……这样等你。”

黎少荣看了一下表，已是夜里十二点半。

“有事？”

“我想问一下，你……看完了没有？”

“什么？什么看完了？”

“我……我写的散文。”女孩嚅嚅地，显得不自信。

“散文？……什么时候给我的？”

“你来求职的那天，就在楼下这条街上。”

黎少荣想了半天：“哦！……你就是那位湖南农村来的……车间主任……对对，想起来了。”他慌忙走进屋里翻开抽屉，翻了半天才从一本书中取出两页稿纸：“你请进来，对不起，我全忘了。”

阿霞抿住了嘴，站在门口，她想哭。

黎少荣匆匆浏览着：“……错别字太多……你要先练练字……散文不是感想……要写意……哎，又是错字……怎么搞的……”

阿霞自尊心被极大伤害，她一把夺过自己的稿纸，急切地说：“不麻烦了。”扭身就跑，边跑边流泪。

黎少荣看着阿霞的背影，不解地：“怪人！”根本不知自己此举对那位女孩的一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阿霞跑在街上，冲回宿舍，忘了洗脸，忘了冲凉，一头瘫在床上，再也爬不起来，昨天她还庆幸自己分了一间只属于她一个人的宿舍，精力充沛地布置了一顿，小花瓶里还破天荒地插了一朵月季花。东张西望看不够自己的小窝，今天，她却憎恨起这个小窝来，一个被人永远瞧不起的女孩，跑到深圳这个花花世界来做什么？钱，钱可以买花，买家具，买电器，却买不来她所尊敬的人心目中一席小小的立足地，那一个空间对她来讲远比这散发着月季花香的空间重要得多。

“哦……你就是那位……湖南农村来的车间主任……”

“错字太多……你要先练练字……”

从人家口中随随便便蹦出的几句话，居然比钢鞭还厉害，抽得她灵魂淌血，在她躯壳里翘翘翘起，挺都挺不起来了。谁叫她的情感总是好高骛远、专做无法实现的美梦，先是于松涛，现在又是黎少荣，他们的身份与她相距甚远，是她这样的女孩子所能企望的吗？她顺手拿过那篇过去她以为得意的作品，一撕粉碎。这篇不争气的东西压在黎少荣的冷屉里像一张破纸一样，一呆就是半年，无人理它一下，那张破纸分明代表了她的品格，她在黎少荣的心目中就是如此皱巴，望着地上那飞蛾一般讨厌的碎纸片，就像在审视自己这个从湘西农村来的土里土气的土包子，她的心在呐喊：我要叫他们瞧得起我！！我要压过他们！！

他想哭，但是眼泪早已被愤怒冲撞成了注入心海的飞瀑，瞪着干湿的红眼，她一夜未眠，第二天一大早就起身，像一阵台风般刮进了于松涛的办公室。

开了通宵夜车正在写材料的于松涛见阿霞头发散乱，神情恍惚，吃了一惊：“阿霞……怎么了？”

阿霞眼圈干红干红的：“于总，我把青春献给了凯华，多年来，我没求你办过一件事，对不对？”

“你到底怎么了？”

“希望领导培养培养我。”

“出了什么事？”

“我的周围全是大学毕业生、研究生，我只是一个高中生！等于白痴。”

“你是凯华的元老！”

“元老个屁！你们用我，就知道用我！怎么就不想着丰富我！”阿霞吼起来。

“丰富你？”于松涛越发不解。

“我要进新亚人才培训中心！小秋、小金全去了，我为什么就不能去，段总总是说，离不开我，我不信我那么重要，我要学知识，我不比那自命不凡的研究生笨！”她几乎是哭喊起来：“我不是白痴！不是痴线！”

于松涛震惊了，他正言道：“阿霞，说话要讲道理，我怎么对不起你了？你如此失态！”

阿霞骤然停止喊叫，她意识到自己的不理智，突然软了下来，说了句：“对不起，于总打搅了。”说罢往外走去。

“等一等，你回来，坐下！”

阿霞停住了脚，但没有回过身，更没有坐，她的背后响起了于松涛长号般的声音：“你想去人才培训中心，当然可以，但你能不能坐下，说清楚，是谁伤害了你，或者是刺激了你，你心里面肯定有许多的委屈，我不允许你就这样从我这里离开。”

阿霞的心哆嗦起来，于松涛的一席话使她感到温暖，泻在心中的瀑布像突破了缺口，倏然夺眶而出，她又用强力将那决堤的供水硬是咽了回去，强笑着回过头：“没什么，真的……我只是自己同自己过不去……现在好了没事了，于总，谢谢你，就算我没有来，什么也没说，再见！”不顾于总那惊异的目光，她匆匆拨脚就跑，生怕于总再留她一次，她会掉过头，像对妈妈诉说般把什么都抖出来，她虽然恨那年轻人，但并不想伤害他，毕竟她是单相思，人家并没有做害她的事。昏沉中，她走进了凯华三洋的新厂房，到处充满了刺鼻的油漆味儿，多少使她清醒了点儿。她敛集了注意力，开始在各车间巡视。约十点钟光景，有人带话来，请她去段经理办公室，她疾步向段怡芹办公室走去，轻轻叩响了门，走进去。

段总正在一张图纸上勾圈画点，听有人敲门她应着：“进来。”

阿霞问：“段工找我？”

段怡芹没有理阿霞，仍低头看着，画着，一边不时发出感叹声：“乖乖，厉害……好家伙……啧啧。”

阿霞被晾在一边，有些坐不住了，她看看表：“段阿姨，您……”

段怡芹没有抬起头，过了半天才莫名其妙地甩一句：“你知道 AQL 代表什么？”

阿霞一愣，随即回答：“是国际上用以检验批量出口产品缺陷的百分比率。”

“我国收录机的 AQL 合格标准为多少？”

阿霞答：“百分之二点五”

“优质品率呢？”

“百分之一”

段怡芹这才抬起头：“那么美国通用电器公司收录机的 AQL 标准多高？”

阿霞想了想，摇摇头。

段怡芹：“高出我国优质产品的两个等级，你明白吗？……这么苛刻的条件，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向我们征订的四十万台收录机，我们能接收吗？”

阿霞想了想：“两个等级……也就是说，AQL 要达到百分之零点五七左右……段总，这可是一块相当难啃的骨头！”

段怡芹这才开始仔细打量起阿霞：“阿霞……你进步很了不起呀！……完全不像你自己所说的白痴嘛！”

阿霞警觉起来。

段怡芹话中有话地：“这么多年来，我是仅仅在用你，没有丰富你吗？姑娘，说话可要凭良心！”

阿霞陡然明白了：“段阿姨，我不是那个……”

段怡芹有些激动了：“我看着你长大了，成熟了，这么多年，我把着手教你，可以说我对你的爱，等同于对自己的女儿……”

“段阿姨，我不是冲你，我真的不是……”阿霞急得眼泪快掉下来了。

段怡芹只顾自己地：“其实，有什么要求大可找我直接谈……何苦呢。何苦要隔一道墙？”

“于总向你说了什么？他不该乱传话。他太不应该……”

段怡芹根本不听阿霞的：“也许……你是对的，我是太离不开你了……甚至忽略了人的内心隐秘……”

阿霞不知该怎么办了。真后悔自己一时冲动讲了那些不该讲的话。但是，她万万没想到，因祸得福，她的不理智换来了从于松涛这一级领导到段怡芹等人的高度重视，她很荣幸地被举荐进了新亚人才培训中心的企管专业，半脱产学习三年，结业时可获得一个大专文凭。

她没日没夜地练毛笔字，纠正错别字，除了专业课成绩优秀，其它辅助课程也学得十分理想、全班四十八个人，她最先通过驾驶课，最先拿到驾驶执照，她心里只装着一个珍贵的信念——有朝一日要让黎少荣对她刮目相看，要让黎少荣对她瞠目结舌！黎少荣，黎少荣……她心中塞满了这个伤心的名字。

她正在扶起自己伤痕累累的灵魂。

然而，她的灵魂真正站起来，是在另外一个新的刺激以后。

那天，黎少荣领着电视台的主持人来采访新亚人才培训中心的学员，她敏感地一下就发现了那主持人，段工的女儿胡平平与黎少荣之间心照不宣的眼神，那是被爱情熏染过的眼神，不像黎少荣看她时，眼神干干净净，没有一丝多余的东西。当胡平平将话筒伸向阿霞，向她提出：“请问，你到这里来学习的动机是什么”时，阿霞的回答连自己也吃了一惊：“我虽然是从湘西农村来的土包子，但我自认为自己的智慧不比吃洋面包长大的洋学生差，细米洋面和粗米红薯一样可以营养出优秀的人才！”

胡平平高兴地：“好！回答得与众不同。”

阿霞用坚挺的眼光迎击住了黎少荣目光中的疑窦。她彻底打破了对黎少荣的梦想，她觉得自己的灵魂高出黎少荣一大截！

十三

也就一年的工夫，云翔公司几乎破产了。面对国际国内强手如云的收录机市场，他们生产的华特音响系列被竞争的海浪打得东倒西歪，已经面临山穷水尽，接不到订单，等于断了粮食，整个一楼厂房只好租出去当别人的仓库，几个微薄的租金还不够少数头头请客吃饭、大哥大电话费的开支。为此，黎少荣伤透了脑筋，当初是他力荐集团承认那年轻的经理朱洪凯，又亲自办理了集团为云翔贷款的一切手续，他以为那年轻的经理会为他争口气，搞出一个赛过凯华三洋的名牌。如今他自己打了自己一个嘴巴，后悔吗？有什么用？他只能硬着头皮，等待着一颗可能会把他炸得头破血流的手榴弹的这一刻到来了。

星期五下午，黎少荣一进办公室，发现于松涛已经坐在他的位子上，黎少荣预感到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喃喃地道：“于总，怎么您……”

于松涛看了一下表，不冷不热地：“这种时候，你还有闲心迟到十分钟。”

黎少荣尴尬得像一只落水鸡。

于松涛起身：“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黎少荣随于松涛去到他的办公室，一进门就明白了。他看到云翔公司的员工坐了于松涛满满一屋子，个个愁苦锁眉。射向黎少荣的眼光中，都有一股凶气。

于松涛对那些工人道：“接着说，有什么都可以讲出来，我们黎主任可能会有些办法。”

这句话很刺伤黎少荣，于松涛自己都没有办法，我黎少荣又不是神。他勉强坐住了。

工人们七嘴八舌地说开了：

“公司已经两个月发不出工资，我们每人只拿六十元钱，连咸菜也买不起！”

“可我们的老板仍然大哥大、大饭店、专车，请问，作为集团的头头脑脑，你们能容忍吗？”

“我们的朱经理过去在珠海就搞破产过两个公司，你们了解他的情况吗？为什么用这样的人来当我们的经理？”

“他从香港商人手中买次品元器件，拿了多少回扣？你们调查过没有？我们的产品没有竞争实力全因为他只顾个人的私利。”

“他有没有拿钱买通集团的头头？！”

黎少荣一怔，他知道这是冲他来的，他想反驳，被于松涛制止了：“听他们讲完，本来他们要闯你的办公室，我请他们进了我的屋。”

工人们情绪更激昂了。

“公司搞的是承包，用国家的生产资料赚了钱，钱全落到经理和少数几个人的腰包，公司一共四辆车，坏了三辆没人过问；机器连年周转，为了挣钱损坏率之大，令人难以想象，这种承包得利的是谁？！国家？工人？统统不是，生产工具损坏了谁承担损失？！经理？副经理？更不是……”

“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承包！”

“我们要吃饭，要穿衣，要过正常的生活……”

“请总公司尽快解决我们的问题，好好清帐。”

“总公司拿出一笔钱重新改造云翔，另聘经理……但不是眼下这样的承

包。”

于松涛皱起眉：“我们集团已经给云翔贷款八十万。”

“请再给些钱，先解决职工的燃眉之急。”

“我们已经穷得像叫花子了，新亚出了这样的企业，是为集团抹黑啊！”

“于总，云翔的问题不解决不行了！”

于松涛一拍桌子：“我撤了他朱经理！”

“他不怕你撤，反正自己捞足了。”

“他正希望你撤他，他好来个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一工人对于和黎：“请你们来看，”他推开窗，往窗下一指：“看见了，我们有那么多工人在等候我们的回音。”

窗下站着一群人，个个脸色阴郁……

黎少荣的眉心在跳，他意识到自己的一时疏忽，酿成了多大的不幸……

好不容易把云翔的员工代表打发走了，于松涛立即连夜召集董事会扩大会议，会开得很激烈，过去那些反对给云翔贷款的人几乎都用审判的眼光在谴责黎少荣，黎少荣只能硬撑住自己，承受着来自四方的怀疑和指责。

于松涛沉重地接过董事们的话茬：“……我也不赞成承包制这种短期行为，时间一长弊病全出来了，承包制的历史已经过去了，但还有别的更好的办法替代吗？当务之急是工人要吃饭，要养家，云翔的教训太惨重了！”他深深地看一眼黎少荣，眼神像刀尖一样扎人。

黎少荣皱着眉，也憋着一肚子的委屈。

于松涛着急地：“云翔救不活也死不了，我们该拿它怎么办？”

甲：“撤经理的职，班子重新组合。”

于松涛：“没有人愿意去背那个十字架。”

乙：“公开拍卖……”

于松涛：“只有傻瓜才去买一个比筛子还要破的货。”

丙：“等着它自生自灭。”

于松涛：“工人们怎么办？在特区一个月六十块钱是无法活的！”

黎少荣终于开口了：“我们宣布它破产！”

全场的人面面相觑。

黎少荣沉重地：“当初，是我力主集团给云翔投资，起用年轻的经理，总以为这是支持新生事物，没想到，人都会变的……我愿承担云翔的责任。”

“怎么承担？”于松涛尖厉地问。

“我……你们降我的职，扣我的奖金……怎么都行！”

“八十万的投资，你能承担吗？”于松涛气不打一处来。

“那……就开除我。”黎少荣也急了。

“乱弹琴……”于松涛的火也顶到了喉头。

黎少荣：“宣布云翔破产，变卖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集团的损失还能挽回一部分。”他认为这是眼下比较切实可行的唯一办法。

于松涛铁青着脸：“那么你宣布，我可不愿让工人揪着我的衣领让我给他们找饭碗。”其实他心里清楚，不得已时只好如此。

众人议论纷纷，全是倒向于总的，黎少荣清楚，当他与老总有矛盾时，不会有人公开为他说半句话的。

“工会肯定会反对这种做法。”

“妇联，共青团也不会支持。”

“不妥，不妥，深圳还无此先例……当初为什么给它贷款，这是一个谜，一本糊涂帐！”

黎少荣忍住一肚子委屈，再也没吭声。

于松涛猛然道：“教训，这是血的教训！”说罢又与黎少荣的眼锋碰撞了一下。这一撞击，使黎少荣猛地意识到自己处境不妙。于松涛作为集团之首脑，想炒谁的鱿鱼不过是几分钟的事，想起他过去反炒平平的爸爸的鱿鱼，他心里一阵收缩的疼痛。快了，快轮到他了，与于松涛相处两年多，他觉得于对他的反感多于喜爱，也许，该是他自己下决心的时候了。想到这里，他骤然平静，耐心地等于松涛说完那一席咄咄逼人的话语，他开始了自己的宣言：“各位：云翔公司的事十分令人痛心，不过，前进路上遇到挫折，这绝对是正常现象，当初云翔找集团贷款是我促成的，好就好在我没有接受一分钱的回扣，你们尽可以调查，我怕说不清楚，连朱经理想请我吃了一顿饭我都拒绝了。并不是我思想觉悟高，而是不愿意给自己找麻烦，我读了差不多二十年的书，还有一点儿读书人的清高和良心。云翔出了问题，我只应该负道义上的责任，我至死也不会忘记这个教训，认清一个人实在是太难了！至于经济损失，我只能凭良心办事，我会积极想办法来弥补，但是，如果要我一个人来承担责任，这是不公平的。儿子杀了人，爸爸难道应代他上断头台？我知道，在座的董事和部门领导，对我有许多看法，我允许而且应该正视，但，如果在经济问题上对我有质疑，我只希望尽快查清，我什么冤枉都可以吞下去，唯独这方面，决不容许头发丝那么细的怀疑。有一句话我必须在这里当着各位领导的面说出来：如果查出我在云翔问题上有经济问题。哪怕一分钱，该杀该刚我心甘情愿承担。但是，如果有人背后说三道四，造谣中伤，那么，我反告他一个诬陷罪，到时候请别躲着不肯去法院听传，我的话完了！”

会场一片安静，连于松涛也哑巴了，半晌才闷闷地说了一句：“散会。”

黎少荣回到宿舍，躺在床上静静地考虑，他下一步何去何从？离开集团去为朋友打高级工，非他所愿，但看来这一步不走不行，那么去哪儿？远东公司请他担任副总、喜乐登公司请他担任业务部经理，香港大宇公司请他担任驻深办事处的副经理，这都是可供自己挑选的，只是他很不习惯，几个人或十几个人，两套房子就算一个公司，小打小闹不够气派。要不然，就回北京，清华大学他的母校十分希望他回去任教。但是平平怎么办？他已经恋爱了，怎么舍得挣断那温柔的情丝？他想打个电话给平平，一看时间已是夜里两点半，再悦，他从来不愿让平平知道这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平平这人有点怪，只要他一同于松涛之间发生不愉快，她反而是向着于松涛，认为黎少荣太敏感。此刻，黎少荣真有一种不被人理解的窝囊。他觉得自己今晚肯定要失眠，倒不如到街上去走一走。正在这时，有敲门声，打开门一看，他愣住了，怎么也料不到于松涛会在这种时候来登他的门。

“于……于总……请进……”黎少荣有些慌乱，预感到来者不善。

于松涛表情莫测：“我料到你还睡。一看，果然有灯光。”

“你……这么晚还没睡？”

“睡不着啊……当个老总有时真比死还难受。大事小事永远缠得你喘不过气来，妈的！”

黎少荣很少听于松涛骂粗话，面对一个真实的灵魂，他的烦恼像是在稀释。

于松涛似乎看穿了黎少荣的心：“你是不是想同我摊牌？”

“来了！他终于以攻为守了。”黎少荣心里想，索性直话直说：“于总想处理我，我只好束手待毙了。”

“怕你永远不可能束手待毙吧？你这种个性很强的人，只会是逼得别人束手待毙的啊！”于松涛笑着，让人不摸底里：“你说吧，你到底在想什么？”

黎少荣不想兜圈子：“我在想，也许该是我自动提出辞职的时候了。”

于松涛突然火起来：“想不到你就这点儿份量！没人打你你就倒了？”

“可是你……你分明对我十分恼……恼火啊！云翔的事……”

“如果我连恼火的权利也没有，那就更可怜了！问题是我说过要你辞职吗？我说过要你一个人承担责任吗？”

“我不知道……”黎少荣低下头，快哭了。

于松涛见黎少荣如此痛苦，心也软了，他拍拍他的肩：“我没有权利只责备你，你当初也并不知道会是这种结果，我只希望你接受教训，年轻人嘛，碰碰壁有好处。”

黎少荣抬起头：“于总，我这个人有许多缺点，你对我也许有很多看法，但是对集团，我是一心一意……”

于松涛制止了黎少荣：“小黎，我不喜欢碰到逆境就一副倒霉相的人。我更不喜欢表白。那些拍马屁的人，我只当是一条虫，好在你不是那种人。”

“那……你是说……”

“我们没有功夫去伤感，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于松涛恶狠狠地。

啊！于松涛根本没有炒鱿鱼的意味、黎少荣从于松涛，硬的语气中感到了一座冰山背后温暖的阳光，他的心顿时豁亮了。于松涛啊，你这个人到底是善是恶？是狭隘还是开阔？是冷酷还是热情？弄得我想离开你又舍不得，想恨你又喜欢你。啊！你这个魔鬼与天使的混合体！黎少荣真想哭一场，又想仰天大笑一场。

“怎么样？出去吃大排挡，我可是肚子饿极了。”于松涛这个好得不能再好的建议，把黎少荣郁积在心底的怨屈一下子化解成了一缕飘逝的烟絮，怎么也找不到了。

十四

凯华三洋成立一周年庆祝会那天，三洋副总裁吉村到会庆贺。那一天阿霞可是露了彩，抽奖活动，她居然手气压人，抽了个一等奖，吉村亲自颁奖，她得到了一台二十五吋的彩电，人们向她鼓掌、向她祝贺。都说她从此要转运，连黎少荣都向她握手祝贺。记者当场采访：

“请问你在哪个部门工作？”

“凯华三洋”

“任什么职？”

“业务部主任，眼下在人才培训中心学习。”

“你抽到一等奖有何感受？”

“……看起来，人并不是处处倒霉，也不是处处走运，风水轮流传，这次运气轮到我，下次就该是你或者是他……”

人们为阿霞热烈鼓掌。

段怡芹暗自惊叹阿霞去学习这一年多时间，从风度、到气质、到才华的长进，她佩服阿霞的毅力和不服输的拗劲儿。心想，自己的女儿平平恰恰就缺这份踏实的秉性、一天会想出八个新花样，哪个新花样没玩到底就被冷落在一边。平平什么都有，电子琴、钢琴、电吉它、游戏机、英文打字机、砚台、毛笔、宣纸、画板、颜料、羽毛球、旱冰鞋……结果是、钢琴、电子琴、吉它一律弹个二调子，毛笔字横不平竖不直、钢笔字像大苍蝇翅膀乱颤，画画像鬼画符，羽毛球打个呀呀乌，旱冰滑得直翘翘、英文打字机灰尘结了一寸厚，永远找不准字母的位子。人家阿霞，什么工具也没有，却学一样是一样，样样懂得珍惜。娇生惯养的孩子与吃苦长大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啊！段怡芹喜欢阿霞，的的确确把她当女儿一样爱，让阿霞去人才培训中心学习若没有她的坚持，其他几个副经理早就塞进了自己的人选。眼看着阿霞出落得像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家闺秀，段怡芹心中像倒了蜜罐一样甜，要知道，阿霞可是她一手培养起来的啊！说是她的亲信也好、死党也好、马仔也好，她听了心中只有高兴的份儿。

吉村兴致所致，一定要到书法陈列室去挥毫尽兴，段怡芹，于松涛，黎少荣等人簇拥而入。吉村大笔一挥留下四个胖乎乎的大字——情深似海。

于松涛跟着题了：“凯华三洋电子天堂”八个方方正正的大字。

吉村兴致颇高，扭头对黎少荣：“黎先生，请题一幅可以吗？听说你是清华大学的研究生，高材生，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造诣一定很深吧？”

黎少荣红着脸推辞：“我这一生最惭愧的是没练好毛笔字……不敢班门弄斧，对不起，实在不行……”

吉村以为对方是客气，坚持要黎少荣露一手，把黎少荣弄得笑比哭还难看。

段怡芹出面为女儿的恋人解围了：“吉村总裁，他们年轻人对传统文化并不十分上心，当今中国的学生更重视钢笔字，不过……我身边这位女孩子倒是苦练过几天毛笔字，不妨请她为大家助助雅兴。”

吉村问：“女孩子？谁？”

段怡芹指着阿霞：“刚才您还给她颁了一等奖。她叫陈昌霞，我们公司的能人！”

吉村高兴地：“大大的好的，没想到的……请……陈小姐。”

阿霞假装推辞两下，心里却是十分乐意。说不清是因为有于松涛在场还是黎少荣在场，使她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表现欲，她尽量抑制住自己从拿一等奖到登上这举足轻重的书坛的欣喜与亢奋，两眼闪着能搅动异性好奇心的光，从从容容地拿起了那支过去她看都不敢多看两眼的充满了文化威慑力的大毛笔，就在那突然变得像荒漠般静默的一瞬间，她运足了气，用那饱浸着她一年多的心血与痛苦的毛笔在那同样显得沉重与痛苦的惨黄的宣纸上疾书了十个颜体大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不管是客人、主人、外行人、内行人，皆被这几个字和书写它的女孩子的气度镇了一下。约十秒钟以后，人们才想起来该鼓掌了，吉村在热烈的掌声中又一次与阿霞长久地握手。

段怡芹感动得直想掉眼泪，阿霞应该算是她的杰作嘛。她悄悄地发现，黎少荣伸长了脖子呆呆地望着那几个漂亮的大字时的惊讶，又发现了当黎少荣与阿霞眼光相遇时，他的惶惑和她的一抹结结实实的冷笑。段怡芹凭女人的直觉，感到他二人的眼光中似乎都多了一点儿什么。但她永远也不会清楚，一个女孩对一个男孩冷笑时，那嘴角一咧之中藏进了多少恩恩怨怨，因为她从来没有对任何男人这样冷笑过，她那已经麻木的感情，包容不了那么多的浪漫和伤感。她是属于另一个时代造就出的最最规范的标准模式——她们善于掩藏，藏得连自己也以为那被藏的是不存在的。

十五

对于松涛满怀狐疑的黎少荣常常会因为突然出现的其它情况转而对于松涛钦佩不已，原本想反炒于松涛鱿鱼的他，常常又会一变而为愿效犬马之劳。

罗湖桥头清晨的阳光显得格外娇媚，中国的五星红旗在罗湖桥头飘得格外潇洒，庄严的《五星红旗》乐曲搅得黎少荣鼻头一阵阵发酸。他踩着节拍，轻轻地迈着步子，生怕颠坏了手中推着坐在轮椅上的香港电子专家、中国的国宝张玉璋老先生。去香港两天，他专程接来了病重垂危的张老，这是他提的议：一切有恩于新亚的人，新亚都永不要忘记。凯华公司与张老的缘份他听段工、于松涛等人讲过不下二十次，当他看到香港《大公报》上刊登的：《电脑专家张玉璋先生因更换肾脏债台高筑》时，立即找到于松涛，向于松涛谈了自己的想法。他以为于松涛又会给他一个难堪的白眼，没想到于松涛热情地一拍他的肩：“好小子，你常常会想到我心里去。”于是，就有了今天这一幕。

当黎少荣推着瘦削的张老，随着那些肤色不同，穿戴各异的人们从桥上缓步走来时，他发现桥的另一边早就等候了一群欢迎张老的人——于松涛、阿霞、段怡芹、刘副总、白副总、高主任……他们在向张老挥手致意，黎少荣还看到，张老在不停地取下眼镜揩拭眼睛，胡平等电视台的一帮人在抢拍镜头。他向平平投去一瞥深深的问候，他俩忙得一星期没有约会，在这种场合，他俩只能用眼神拥抱。

当黎少荣向欢迎的人群一招手时，他突然意外地发现，平平的爸爸胡鹏手捧一束鲜花向张老率先走来，他从哪里来的？家里？海港？黎少荣同时也留意到于松涛等人对胡鹏突然出现的诧异。胡鹏也许意识到人们的疑虑，巧妙地用对张老的欢迎词回答了好奇的人们：“张老，我代表企业管理委员会欢迎你！”

张老也感到纳闷：“企业管理委员会？你不是胡鹏吗？”

胡鹏望着于松涛一笑：“那已是过去了。”黎少荣明白了，企管会一直空缺着一个主任的位子，原来平平的爸爸从海港杀回马枪了，新主任就是他。

胡鹏像示威似地擦着于松涛的肩，昂首大步，随着黎少荣推的小车而去，黎少荣感到在他身后，胡鹏这新官的步子特别响亮，也许他穿的是一双上海硬底新皮鞋，黎少荣心里想。

胡鹏的出现，使气氛变得严肃了，人们尽说些寒暄的官话，趁此机会，黎少荣对平平一眨眼，平平有意识地走到他身边，黎少荣悄悄地问：“这几天你好吗？”

平平的口气有些酸溜溜：“你这大忙人，还记得问候一下我？”

黎少荣宽厚地笑一笑：“可我心里一直想着你，喂，你爸什么时候调的工作？”

平平一撇嘴：“看到我妈了吗？她差点儿变成木头桩子，连我妈都不知我爸的新身份，我就更不知道了。男人们做事往往十分神速、神秘，看着吧，今晚我们家会有一场好戏了。”

当人们把张老安置到人民医院高干病房，告辞了病人以后，黎少荣与于松涛并肩走出，他听见了两个声音同时响起；一个是胡鹏唤于松涛：“于老总，借医院一席之地咱俩谈谈吧。”一个是段怡芹的声音：“老胡，你等一等，我有话对你说。”

只见胡鹏对妻子一挥手：“下班再谈。”然后走向于松涛。

段怡芹很会忍耐，用一抹习惯性的笑来掩饰了心中的狂澜，一扭头向小车走去。

黎少荣心想：正如平平所说又有一出好戏要开场了。他问自己，如果平平的爸爸同于松涛之间火并，他该向着谁？想来想去，他觉得平平的爸爸好像更亲切，善良，他该帮平平的爸爸。但于松涛帮助了他，栽培了他，他不能背叛有恩于自己的人……他发现自己虽然佩服于松涛，但永远不可能亲近他，爱他，他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今后，他可能会生活得痛苦。

与不爱的妻子生活是折磨。

与不爱的上司共事也是折磨。

十六

人民医院的大花园足以容纳下情人的爱恋，仇人的怨恨，生者的侥幸，死者的遗憾。

于松涛笑吟吟地望着胡鹏：“大主任肯赏光，我倍感荣幸……”他挨胡鹏坐在花坛上：“说吧，企管会的大主任。”

胡鹏很洒脱：“我已经早就就不怕任何挖苦和讽刺了，我知道，你憋不住一肚子问号，你想知道我为什么要离开海港，你想知道我怎么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就回到了工业战线，而且到了你的上级单位……”

于松涛更加大度：“我早就没那么好奇心了……不管你此刻是以什么身份出现，哪怕你沦为阶下囚，我也只认得你胡鹏——与我共过患难的朋友。”

胡鹏：“真是感谢你一往情深，不过，我这个人一向公事公办，也许，刚一上任就会扮演招人讨厌的角色。”

于松涛诡诈地：“直说吧，胡主任，是市领导对我有意见了？还是下面的人告状了？还是我触犯了哪家的法规了？”

胡鹏一笑：“都是，又都不尽然，说心里话，处理你们的事情我着实棘手。”

“为什么？”

“谁叫我们过去有一段恩恩怨怨，我很怕背个报复的罪名。”

于松涛感到事情不妙：“怎么？我的错有那么严重？到底什么事情？”

胡鹏一笑：“沉住气，老兄，明天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于松涛思索着，表面上很轻松，心里可是七上八下起来。他拼命回忆自己最近有什么错，被人抓住了把柄，但脑子一片空白、像被鬼子扫荡了的庄稼地。他这一生最怕、最痛恨的就是有人在背后捅刀子，他急切地想知道胡鹏那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等到明天等于在一刀一刀慢慢切他的肉，于是他哀求地：“主任，能不能现在……”

“不行，我十点钟还有个会，你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政治家，何在乎十几个小时的等待？明天吧，明天我专门要排出时间同你好好聊聊，我们好像……有三、四年没有在一起聊过了……对不起，我不得不走了。”胡鹏根本不管对方反应如何，卖着关于，吊着胃口，飘然而去，此刻，他的裤兜里的确揣着一封告于松涛状的匿名信。

晚上，陪完香港工业代表团回到家里，胡鹏像救世主一样将那封匿名信向妻子递过去：“你看看，世界上还真有不少小人，他于松涛幸亏是落在我的手上，不然，他这种狂傲的人，有苦头吃哟……”

段怡芹根本不接那封信，一动不动。

胡鹏突然说不下去了，他看见妻子眼中的泪花，惊讶地：“你怎么了？哭什么？”

段怡芹愤怒地扭过头。

“噢……你还在生我的气？为了我离开海港没有同你打招呼？”

段怡芹爆发了：“以后任何事情，你永远不要跟我商量，既然你不把我当亲人看，我也就省心了，以后可以井水不犯河水……”

“我的太太，我不是早就向你解释过了吗？你过去一口一个我不适合于海港，我真的离开了，你反倒不平衡了，你看看……”

段怡芹第一次像女人一样可怜巴巴地抽噎着：“毕竟海港是你从小梦寐以求的天地啊！再说，这么大的事你瞒着我，实在说不过去……”

胡鹏低下了头，心里一阵酸楚，怡芹的眼泪告诉他，她还是爱他的，过去他一直以为妻子不爱自己，以为她对自己的事情都会漠不关心，事实上，妻子为丈夫掉泪，这就是情，他觉得对不起怡芹，拿了条毛巾，替她揩去泪水，他很想拥抱她，吻吻她，但这些动作对他来讲太陌生了，他已经多年不做这种浪漫的动作了，妻子对他的冷淡，使他把对妻子的深爱埋到了心底，好像黄土埋得太多了，那爱时时想往外拱，但拱得很辛苦，于是就作罢，他会宽慰自己：老夫老妻了：就是过日子呗！

日子过得太平淡了，清汤寡水使胡鹏差点忘了吃荤菜的感觉。

晚上，老两口同躺一张床，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胡鹏觉得妻子的气还没消，便试着伸过手，去搂她的腰。

怡芹把丈夫的手拿开，说一句：“睡吧！”翻过了身去。

胡鹏暗自笑了一下，也无可奈何地转过身去……很快，他的失望被另一种兴奋所取代，明天……明天他将要把哽在喉头好几年的骨头吐出去，而且会吐得潇洒，吐得艺术，吐得痛快，吐得舒服。

十七

于松涛小心翼翼地推开了企管会那间标有主任办公室的沉甸甸的门，就像在推胡鹏那扇不知阴暗、不知曲直的心扉，完成这一动作显得那样艰难，没办法，谁叫他撞到胡鹏的枪口上了呢！

胡鹏背对着他坐在窗前看文件，他没有回头，说了一声：“请坐，你爱喝的碧螺春已经给你沏好了。”

于松涛顿时轻松些：“奇怪，你背上又没长眼睛……”

“别说你的脚步声，就连你呼吸的声音，我也分辨得出。”

于松涛有些感动，不知说什么好：“噢……真是的……唉！”喝口香茶：“今天我不打算多耽误你的时间……嗬，这茶叶真香！”

胡鹏回过身：“可我偏要多给你大经理一点儿时间，肯不肯赏光？这茶叶……是我专门为你买的。”

于松涛显然被动了：“当然，当然……”

胡鹏偏偏慢条斯里：“其实，我不过借花献佛。”他举起一摞信晃一下：“醉翁之意是想同你聊聊天，不是吗，我们好多年没有这样直面相交了。”

于松涛盯着那一摞信“告状信？匿名信？”“不幸被你言中，看来你有思想准备。”

“卑鄙的行为，为什么不敢同我正面交锋？”

“别激动，老兄，我这个人也从来蔑视这种卑劣的行为，不过，也有大名写满一页纸的，你不能剥夺人家这种权利啊！”

于松涛语塞：“我不会搞打击报复，从来不会！请告诉我，谁告我什么状？”

“请允许我保护那些光明正大提意见者的权利。”

于松涛笑咪咪地点点头：“好，我不勉强你。说吧，我决不会动气。”

“你是不是私自调动过自己的亲信。”

“那是经董事会讨论通过的！”

“好！那么在出国人员问题上，你是不是塞过自己的人，强迫审核组同意？”

“我当然可以提出自己的人选。但没有强硬塞过，从没有过！”他仍心平气和地回答。

“好！你下属企业，云翔公司连年亏损，职工只能发六十元的工资，食不果腹，到我这里来示威，你知不知道？”

“当然知道，不过，集团从工会会费中已经抽出相当一部分钱去补贴了。”他毫不动气。

“关键不在补贴，而在于经理管理无方，品质不好，你却听之任之，不予处理，行包庇之实……”

于松涛“噌”地站起，笑容顿扫：“岂有此理！我对他已全无信心，只等把他当破产处理，但是，请问，你们企管会宣布了破产法，真到该你们行使的时候，你们行使过一次吗？据我所知，全市有几十个企业应该破产，顶你们根本不敢行使法规，这件事我倒想反问问您这个大主任！”

胡鹏没有动气，十分平静：“嗬嗬，你倒以攻为守了，不是说不动气的吗？看起来呀，人就是人，世俗的人哪。”

于松涛更来火了：“事情在你头上你可能会跳得更高！主任，告状信，

匿名信，仅是一面之辞，你如果全信他们，就不必我我来，直接定罪好了。”

胡鹏也沉不住了，大声地：“我找你来不就是核实情况，为你解脱的吗？再说，无风不起浪，你就真的是完人，没有一点儿缺点，错误？！这些信件就真的不值得你正眼看一下？！”

于松涛哆哆嗦嗦地坐下了，掏掏兜，怎么也没找到烟。

胡鹏黑乎着脸，将烟和打火机扔过去。

于松涛费了好半天工夫才将烟点着，匿名信、匿名电话似乎是深圳的一道特菜，来深圳求职的大批优秀人才中，居然夹杂了一些猥琐、肮脏、没有德行、无知愚昧的小人，在他心目中，那些只敢打匿名电话、写匿名信的人只配当阴沟里的蛆，根本不值得用肉眼去看一眼，为什么胡鹏会对这些破玩意儿感兴趣？报复，这是可怕的报复，想到这里，他倏地挺直了腰板，将一口烟分成好几段吐出，吐得婀娜多姿，吐得委婉缠绵，那分明是在告诉胡鹏，自己根本不在乎他所那么看重的“炮弹”，在沉默中他静静地玩味火烧胸口却更要把它压下去的滋味。

还是胡鹏打破了沉默：“我十点钟还有个会。”

嗨！下逐客令了，于松涛“唰”地直起身，说了句：“对不起，打搅了。”响亮地走出了门，走出大约五步远，他听到身后的门被“咣”的一声，重重关上的声音。

于松涛昏头昏脑地上了车，司机问：“回集团？”他答了声：“随便”，司机只得以最慢的速度，思索着随便到哪里。这辆可怜的公爵车吱吱扭扭，很委屈地在不太光滑的马路上颠簸，似乎是老马识途，尽管是随便，它还是扭回了集团的门下，于松涛也只好不情愿地摁亮了上十一层的电梯。他突然憎恶起这一切，董享长也好、总经理也好，看上去那么眩目，实际上不如一堆狗屎。上面说你是黑，你就得是黑，有权势的人想把你整下去，不过像捏一只乳鸽般不费力。幸亏江市长对他一贯理解，否则他那些眩目的桂冠说不定早被那些觊觎他宝座的人瓜分了。

一想到回到办公室又是一大堆人求见，一大堆文件等他去签意见，心中不免一格愣。过去，他曾羡慕过这种权力的威风，就像小时候羡慕能买得起鸡蛋卷吃的同学，如今，这鸡蛋卷吃的倒了胃口还要强吃，才知道鸡蛋卷并不见得美妙，但是，静下心来想一想，如果鸡蛋卷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与鸡蛋卷过剩相比，他挑前者还是后者？想来想去，鸡蛋卷还是不能没有，咳！人哪，没有自甘寂寞的。想到这里，他又振作起来，胡鹏这条线不能扯断，他手中握有不大不小的权，分分秒秒都可以卡自己的脖子，何不化于戈为玉帛？

他没走正门进办公室，而是绕会议室，从一扇许久未跨过的小门进了办公室。光是开那把生锈的锁就开了一头汗。一进办公室，就发现许多的文件之上压了一个清秀的信封，冰莹，是冰莹的信！他一个大步迈过去，抓起信，就像沙漠中的干渴者抓起一杯水般的贪婪；冰莹的信总是非常及时，好像她掐准了丈夫的心情、总是会在沮丧时给他一缕安慰。

大令：

我最近读一本书名叫《荒漠甘泉》，作者考门夫人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她亲自尝受过各种痛苦的煎熬：孤独、绝望、伤心、无助，但考门夫人凭着对主的一片爱心，渡过了人们难以忍受的苦海。情况如书中“序”所介绍的：约八十年前，考门夫妇到日本和中国传道，工作不久，考门先生心脏病发，

情形严重。考门夫人随侍病榻达六年之久。在漫漫荒漠中，她俩从未绝望过，只是“依靠那和华，以那和華為可靠”，如圣经中所指出的“这样的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中，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此书已再版七十一次，被译成十二种文字、风行全球，不论是纽约的摩天大楼，还是伦敦东区的贫民窟中、澳洲辽阔的草原或非洲炎热的矿区，到处都有人在汲饮着这股清凉的甘泉。

大令，我读这本书已达爱不释手的地步，是不是我与上帝耶和華有缘份（一笑）？甚至不舍得一气读完。考门夫人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心理学家、思想家，更是一位圣人，如果世人都有她的胸怀，她的耐受力。她的爱心，这世界将会变得多么美好！

我将体会最深的几段文字摘给你看看，希望能在你的荒漠中出现一股清泉：

“最浓郁的香气，往往出自受压力最紧的香料；最精美的玉石，受匠人琢磨的时间最长；最贵重的雕刻，受凿子的敲打最多。

最宝贵的灵魂，受苦难的试炼最大。

“有时，在你的生活中，神也把你猛击一下。于是，你痛哭、流血、灰心丧志，你觉得那一击实在是击错了，可是，你错了，在神的眼中，你是无价之宝，他是琢磨你的宝石匠。……若没有神的应允，你绝对不会遭受任何打击。

“有两个画家，相约画一幅画，以表达安息的意思。第一个画家画了一个湖水清澈、波平如镜的大湖……第二个画家则画了一幅瀑布，飞流直下，水声如雷，水面上垂着一棵小灌木的枝子，枝丫上掘着一个鸟巢……巢里安睡着一只知更鸟。

第一幅画只能表达停滞，第二幅画才是安息。”

“……如果神指定你要受试炼，那我就该恭喜你，因为他已把你留在一个特别的地位。”

“……若没有那块丑陋光秃的黄土，就得不到收割禾稼的欢乐……神是我们心里的农夫，他常常来耕垦我们自以为美丽的心田，留给我们一片光秃计厌的光景。但我们一定要忍耐着，因为这只是暂时的痛苦，前面才是丰富的收获。”

“他（神）的安静不是（对恶人）默许，他的缄默更不是同意，他原是在等候适当的时间，在恶人的阴谋快要成功时，才起来用灾祸毁灭他们。”

啊！大令，想抄录给你的太多太多。不知你读了有什么感受？会不会像我一样激动？（也许我同神有点特殊的缘份）不过，你放心，我不会去加入你心所不容的基督教，因为我永远只属于你。我只是十分欣赏基督教的处世哲理，它会使人逆境，困苦中充满信心。怪不得我认识的几个基督徒的朋友生活虽不富裕，但气色都那么好，精神状态总是向上的，可能是爱主之心非常充实的缘故吧。

这几天我常常在想，人，到底为什么活着？为自己？为朋友？为事业？为虚名？为金钱？为爱情？得出的结论：是，又都不是，是与不是之间，就像艺术作品。奇怪，当我想通了，我突然变快活了。过去，接不到你的信我会哭，听到人家在背后骂我会气愤；书稿被退回我会吃不下饭，现在不会了，得到得不到都很平静，也许这就是基督的境界。人活在这个纷乱的世上必须学会调整自己，阿Q精神不能完全消灭。你应该学学我，你看，世界本来是

美好的，不要在乎季节的冷暖，人情的厚薄，当我想你又找不到你时，就会对自己说：“分离是壮美的，酒酿得更浓，喝起来才更有劲。大令，我成熟了，是不是？吻你，你的小鸟。”

于松涛板结的眉头松动了，那些告状信，匿名信，胡鹏拉长的面孔就在霎时间突然变遥远了。他轻轻拍一下那雪白的信笺，就像拍一下冰莹那圆乎乎的小脸，立即将自己的气理顺了。当他将信套进信封，才发现信封里还有一封信，急忙抽出展开。

大令：上封信写完还没去发，我就收到了一个久违了的朋友的来信，你猜她是谁？还记得约我去宁波，上普陀山的谢小姐，那个写作个体户吗？她已打入深圳三年了，而且发了大财，在深圳专搞房地产。她从建筑商手中包下一整幢星福花园，马上炒出去，就在交定金的期限内，挣了一个亿。妈呀，一个亿！我都不敢相信，等于她自己一分钱未花，钱就滚滚而来。大令，我实在想象不出这钱是怎么流进她的腰包的，她说她又完成了一个自传体的小说《从贫家小妮到亿万富婆》问我们出版社要不要？不过这次她不想自费出书，她估计这本书肯定挣钱，而且她身价不一样了，写作水平也上了一个新档次。不愁没人要，只不过看在我是她入门的第一个扶植人，她希望仍与我合作，并邀我这个月之内去一趟深圳，路费、食宿她全包。大令，这个机会太棒了，我打算去一趟，当然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是想与你聚聚，明天我就去找总编，争取由我们来出这本书，争取早日成行。事情有眉目时，我会给你打去电话，不过这次可以不要你来广州接我，谢小姐会派人、派车来接我，她是一辆大霸王的车，说是长途旅行相当舒适。你接信后给她打一个电话去，通报你的身份，告诉她我基本定了去深圳，具体时间和班机由你转告她，她办公室的电话是 534788，手提电话是 9006338、呼机是 66366 呼 3848，连电话号码都咄咄逼人，一副走运的架式。咳！人哪……大令，你快给她打电话吧！爱你的小鸟又及。

于松涛马上给谢小姐办公室打去一个电话，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回答说：她去香港了，约三天以后回来。于松涛问：你贵姓，那男人说姓朱。于松涛猛然想起冰莹曾告诉过他，谢小姐有一个比她小许多岁的小情人，会不会是他？放下电话，于松涛一高兴，立即果断地拨响了胡鹏的电话：“喂，主任吗……我是松涛……我想明天是星期天，约你出来吃早茶，肯不肯赏光？”

对方的回答是：“对不起，我没有吃早茶的习惯，”听那口气，脸肯定是板着的。

于松涛依然热情：“我当然不好勉强。不过，你来不来我都等你，一直等到店里收摊，记住，竹园二楼粤菜厅。九点半开等，欢迎怡芹和平平一起来！”

对方没有说去，或是不去，沉默片刻，胡鹏先扔下电话，声音不太刺激，比起那一声“咣”的关门声要柔和多了。

于松涛心想，有门儿。

第二天，于松涛等到十点钟，胡鹏那胖胖的身影终于出现在餐厅的门口，他表情严肃，倒像是来赴鸿门宴的。于松涛心想：这老家伙，越来越像官儿了。于是，借着早茶之便，他二人拉开了交战的帷幕。

于松涛：“我想了三天三夜，觉得那些告状信、匿名信对我不是坏事，

我应当感谢那些用恶意的眼、善良的眼、白眼、冷眼盯着我的人，他们在提醒我，要不断地完善自己……

胡鹏哈哈笑起来：“你自己不是也曾经以各种眼光盯过别人吗？”

“盯谁？”

“我！”

“你……还记我的仇？”

“早就淡了。”

“那么你现在是用什么眼盯我呢？”

胡鹏又是一笑：“兄弟的眼。”

“真的？”

“我的可爱之处也是可恨之处，就是不会记仇。”

“那么好！”于松涛兴奋起来：“我想求你帮我完成一件事。”

“什么事？”

“让我下属的那个云翔破产。”

“你想让我当恶人，你当好人？”

“我是不得已，只想借你一臂之力，不管怎么说，你是我们的主管部门。”

胡鹏摇摇头：“你这是第三起了。”

“怎么？还有其它企业的主管求过你？”

“看起来，你们这些老总不好当啊，自己想宣布自己下属企业破产的勇气都没有。”他不无感慨地：“我们深圳这一片土地啊，交织了多少种思维，多少种意识，多少种观念啊！”

“这么说，你同意了？”

胡鹏自信地：“政企分离政企分离……你们这些当老总的实用得很，一到我们要过问你们时你们就高喊政企分离，一到你们有求于我们之时就高喊：你们是我们的上级单位，不能见死不救，那么我们呢？我们成了什么？成了一块补丁，没用时被扔在一边，你们要用的时候就不管我们痛不痛，大针小针往我们身上扎，直到把你们的洞补好……唉！中国的企业家啊，可以说还是个儿童，拿着父母的钱买糖果吃，闯了祸就到父母面前求援，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于松涛吃惊地听完胡鹏的一席感慨，心里十分不是滋味儿：“主任，中国的企业家恰恰是在没有父母铺路的情况下自己摸索着闯过一道道风险，史无前例啊！从经济规律、到人际关系，到劳动分配，统统是前所未有的，没有可供参考的系数……”

胡鹏打断对方：“如果你的新亚没有原来国营企业的底子，没有银行贷款，完全靠你自己去筹集资金，从无到有，你会是现在这种于法吗？你敢于在没有摸清人家底细的情况下就掏自己的腰包去给他贷款吗？你敢不问何年还清欠帐就一个项目还没见效益又上另一个大项目，贪那么多，不管自己消化能力如何……”

胡鹏在对于松涛的经营方式提出批评了，于松涛听得心简直要爆炸了，胡鹏怎么知道自己不问何年还清欠帐？怎么知道自己没有消化能力？怎么知道自己对合作一方不向底细……但眼下他无法一一反驳。胡鹏不过是借早茶之机发泄对自己的仇恨，也许根本不会帮助自己解决所遇到的问题。他是烧香找错了门坎儿。想到这里，于松涛强作笑容，说一句：“主任，实在不好意思，大星期天的，扰得你不能在家休息，我知道你也很为难，你能来这里，

我就领情了……”

胡鹏一瞪眼：“又来了又来了，你总是错误估计别人，你以 为我没事干跑到这儿来瞎侃两下消磨时间？你不要一听批评马上就戒备森严，我不过说几句你不容易听到的话而已。”

于松涛不摸底里：“主任，你……我并没有……只不过是……”

“算了算了，言归正传，宣布云翔破产的事，明天我同你一齐去见深圳人行副行长孟明非。”“孟明非？！人行副行长？那个盛气凌人的小青年？”

“人家提升了，刚刚提升，你过去不是很佩服他的吗？”

“噢……真是……有缘。”于松涛本来是想说冤家路窄的。

宣布企业破产银行是重要的一方，有胡鹏这块牌子打头，于松涛可以省很多心，倏然间胡鹏在他心目中又变得可爱起来，他不得不承认，人的感觉是十分自私的，判断别人的好与坏基本上是围绕着对我怎样，没办法，人一生下来就带来一个我，他（她）的一切本能全是为我，人之初或许应该是性本私。

当于松涛送走胡鹏回到家里，不由又捧起冰莹的信，这已是第五次细读。冰莹的信才是他荒漠中的甘泉。

十八

胡鹏带着一种类似半醉状态的飘逸和满足回到家里，一进门就往挂历上画了一个圈。

平平问：“爸，你画什么日子？”

“好日子，值得庆贺的日子！”他情绪颇高：“女儿，今天星期天，准备给爸做点什么好吃的？”

女儿惊道：“你刚吃完又饿了？”

胡鹏不屑地：“于松涛这顿早茶我只喝了一碗皮蛋瘦肉粥，其它的东西我连筷子都不伸一下。”

平平问：“为什么？”

“我不稀罕这顿早茶。”

女儿揶揄地：“于是你就故意显示一下绅士风度，表示你不为一顿早茶所动。”

胡鹏点起一支烟，“嘿嘿！于松涛这小子他求我的时候也是一副低三下四的笑脸。哈，他以后求我的日子多着呢！”

段怡芹故意：“你别帮他，看他怎么办？”说罢，向平平挤挤眼。

胡鹏呷一口酒：“妇人之见！我这个人就是十足的大丈夫气，我拉了他一把，你看他高兴的……他于松涛不过如此。”说罢哼起小曲，“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份……”

平平 and 段怡芹都忍俊不禁，哈哈大笑。

“笑什么？我不是傻子，我杀回工业界，占这个位子，心里就预感到于松涛肯定会有事来求我，他不是傲吗？傲就别来求我呀，哈，看着他那副尴尬样，我心里真痛快，痛快！”他又哼起曲子：“你去看一看，你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平平：“爸，其实，你的报复心很强，不过与别人表现形式不一样。”

胡鹏抬起得意的脸：“怎么，你们嫌我太善良了不是？我是看火候！该善则善，该狠则决不手软。这些年我上上下下，坷坷坎坎，官场商场全经历了，我懂得怎么去跟人打交道，对于松涛，我会虚虚实实，好好坏坏，让他怕我，摸不透我，收拾他，小意思。”说罢又唱起来：“轻轻的一个吻……”

段怡芹十分不习惯丈夫得意时的絮叨佻儿，她宁愿看丈夫表情严肃、寡言少语的样子，拉着女儿躲进厨房做饭去了。

胡鹏的妻子和女儿在厨房里偷偷议论起他来了。

平平：“妈，我爸这个人又可爱、又可气，总想报复仇人，可真到下手的时候他又软了。”

段怡芹为丈夫说了句公道话：“你爸这个人会记人一辈子的仇，可从来下不去手整人，这就是他的悲剧，他会一辈子耿耿于怀，一辈子痛苦。”

“妈，我觉得我爸玩不过于叔。”

妈妈沉吟片刻：“你于叔变了……他才是聪明过人，我发现他能利用自己，利用朋友，甚至利用仇人来壮大自己。”

女儿高叫着：“棒！这才是现代人……那么他以前呢？我是指你们……你们年轻的时候。”她意味深长地。

段怡芹倒乐意向女儿倾谈，自从那一次女儿向她挑明了她和于松涛年轻时的浪漫史以后，段怡芹与平平之间的关系多了一层内容——友情。她俩有

时会像朋友一样谈一些隐私，比如平平会告诉妈妈，黎少荣吻了她，妈妈会告诉女儿，很早以前，于叔也吻过自己云云，妈妈还会提醒女儿，不要同男人过早有性生活，男人太容易得到就会对女人失去神秘感，就会淡漠原先的尊重感……这些话题过去她俩从来不谈，如今禁区打破了，段怡芹倒觉得用谈心的方式不时提醒提醒女儿胜过单纯的指责、说教。

“妈，你说呀！”女儿等得不耐烦了。

“那时候……你于叔是优秀团员，支部书记……你想，他能牺牲自己的爱情去成全别人，该多高尚、多纯洁，他这个人哪，适应性很强，在什么年代就会成为什么年代的模式。”

平平叹口气：“妈，不得不承认，于叔比我爸优秀，我倒很佩服那些在任何时代都会把握时代脉搏的人，我爸这种人根本不适合搞政治，只适合干技术。妈，如果于叔和爸又斗起来，你站在谁一边？”

妈妈为难了，想了半天才轻轻地：“当然还是你爸，他毕竟是你的爸爸呀！”

女儿啧啧地：“妈，你在各种矛盾中都能理智地平衡自己，我也佩服你，你是新时代的人又是旧时代的人；你是传统的女人，又是内心矛盾的女人，你是冷漠的女人，又是炽热的女人……”

“平平！”妈妈有些恼怒地打断女儿：“你怎么变得没大没小……”

女儿嘴快地：“你不是说，我们也是朋友吗？你不让我说想说的话？其实，妈，你也爱听，肯定！谁愿意成天听与自己不着边际的说教？”说罢，女儿勾住妈妈的脖子撒开娇了：“妈，我的好妈妈……”

妈妈只好在女儿屁股上拍一巴掌，表示同意，她突然想起了女儿很小的时候也是这样死死地勾着她的脖子说什么也不肯上幼儿园，她急得横下一颗心，往女儿的小屁股上“啪啪”拍几下……啊！日子过得太快了，她可爱的小宝贝已经大到会看透妈妈的心了。

她突然感受到，这个世界上只有女儿实实在在是属于自己的，这种属于是渗透到呼吸里的任何人剥夺不走的。至于丈夫，她不敢说魂和体是不是游离的……

胡鹏没有了诉说的对象，自己瞎激动一阵，突然兴味索然，坐在沙发上愣神。于松涛要置他于死地，而如今，他只用小钝刀在于松涛的肉皮上划着玩，不但没划出血，也许对方连痛感都没有。一个企管会的主任有多大的权，充其量过一下嘴皮子瘾，只有那些急于批公司的人才匆匆忙忙陪着笑脸到他这里履行政序，请他在那些可行性报告上签上同意两个字，如今这同意二字泛滥成灾，说它值钱它价值连城，说它不值钱它不如狗屁，公司多如牛毛，它本身已无足轻重，那“同意”二字何以会举足轻重？如果在内地，他这个主任还真够威风一阵，在特区，他只能是打杂的或者说新潮点儿，是高级打工仔，为政府打工、为那些企业家打工、为那些用得上他的人打工。他就算于得十分优秀也不过如此……他越想心情越沮丧，甚至怀疑自己匆匆告别海港是不是犯了一个错误？也就在这一瞬间，他突然坚定了帮于松涛促使云翔破产的想法，这件事还没有人敢做过，也许他的作为也就在去做一些别人未做过的事。特区的机会就在于有许多的第一还是空白，需要有勇气的人去填补，于松涛这小子实际上是在促使他去完成一件有意义的事，他又兴奋起来，焦躁地等待明天的到来。

第二天八点钟不到，他和于松涛就去堵孟明非的办公室，听人说，孟明

非对新事物一贯采取支持态度，胡鹏心想，说不定这位年轻的新行长一听他的设想会拍案叫好，事情成与不成全在这位年轻的副行长态度如何了。

孟明非，这位眉眼长得清秀的典型广东靓仔出现时，胡鹏发现他额头上多了几条皱纹，比起六、七年前似乎更有风度更有魅力了，当他听完于松涛和胡鹏的述说以后，沉默了好一会儿，那沉默中带着几许认真的思索和谦虚的判断，不像过去那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高傲令人想收拾他一顿，胡鹏心想，这后生仔经过这么多年的折腾变实际了。

孟明非倒是很痛快，对眼前二位企盼帮助的老相识：“不错，云翔的确是该破产，不过，眼下不行。”

“为什么？”胡鹏问。

孟明非：“他们欠债累累，如果宣布破产，抵押全部资产，不够还工人工资欠款。”

“你的意思是……”胡鹏问。

孟明非直率地：“恕我直言，他欠我们银行三百万，我们不能不考虑银行的利益，也就是国家的利益。”

胡鹏老练地：“明白了……如果不破产，对债主、银行，都留有一线希望。”

孟明非：“我这个人很直，希望你们能体谅我们的苦衷，我们人行有差不多一个亿的贷款到期收不回来，我们也心急如焚啊！”

胡鹏和于松涛相视木然。

就这样，仅仅十分钟的光景，胡鹏和于松涛又回到了那条他们起码走过几千次的深南路。

于松涛苦笑着看着胡鹏：“如果我像云翔病人膏肓，我宁愿来个安乐死，也不愿拖个苟延残喘。”

胡鹏没接茬，却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这个人，很难讲话，我跟他打了几次交道都不乐观，满以为这次他会大力支持……”

“你是说孟明非？”

“一个难缠的人。”

“我倒觉得他相当精明。”

胡鹏看着于松涛，突然笑起来：“咱们真是天生的一对冤家，看问题总是在矛盾中扭合的。”

“这才够劲！”

“你又该自诩是先进，我是保守？”

“随便你怎么想，我心里是无愧的。”

“我这个人最不愿扯旧帐，我们之间新帐还结不清呢。”

“新帐？”于松涛一愣：“还有什么新帐？”

“老兄，你下属几家公司有逃税之举，你知道吗？”

“知道！”于松涛很爽快：“新兴公司盈利以后买了房子，上报利润减少，为这事我正在查它，我们自己有能力消化。”

“还有凯华三洋……”

“凯华三洋电视机的产品税，交的是增值税，对不对？”于松涛嘴不饶人。

“你也打算处理一下？”

“恰恰是我们同意他们这样做的。”

“你同意……”

“他们进口零件已经交了税，组装成产品，当然可以只交增值部分的税，这是合理的！”

“还有你的新亚佳华……”

“他们的 SK2300 计算机是高科技产品，又是新产品，而且出口创汇率高，又是部优省优产品，合理合法可以不上税。”于松涛对答如流。

胡鹏眯起眼：“你倒会钻空子，把我们的税收制度研究透了。”

“问题在于，该交的我统统交了，可以不交的，我当然要钻空子，你认为非法的，那么你再进一步完善制度，我们是按制度办事！”

胡鹏被驳得哑口无言，压着火：“你这个人一向孤芳自赏，摸不得碰不得。那么好！我事先告诉你一声，下星期我们和税务局要对你们集团进行税务大检查，你是碰得碰不得也好，都请忍耐忍耐。”

于松涛长叹一声：“妈呀，又要大检查，我们的精力全花在应付这些事情上了。”

“对不起，这不是我的主意。”说罢，胡鹏欲走。

“等一等，请告诉我，是什么人，总不让我安宁？我的时间和精力要用在正道上！”于松涛愤怒地叫起来。

胡鹏回过头：“我们做的事恰恰也是正道。”

说罢，扭过脸大步走上了自己的小车，对司机说：“回单位！快！我还有个会。”他的车像一阵风一样“呼”一下就飞走了，他甚至感觉到于松涛被愤怒憋红了的眼，不由一阵过瘾的畅快，姓于的小子没人敢碰他，他胡鹏恰恰不缺这点儿胆子！

十九

于松涛的确是被怒火烧红了眼，胡鹏这老小子到底安什么心？他想整于松涛就专门整于松涛好了，何苦拿放大镜找新亚的瑕疵，新亚集团有上万的员工，都是你胡鹏的冤家？未必连你老婆也是你的冤家？他心中怒吼着：胡鹏，来吧，举起你的枪，对准我于松涛的胸口放吧，我倒要看你下不下得了毒手？！

气恼之中，他让司机将车开到了第一人民医院，他喜欢在寂寞之时去到那间舒适的病房，同张老先生侃侃大山。

张玉璋戴着老花镜，半躺着在写着什么。

于松涛走进来：“张老，医生不许你动脑筋。”

于松涛很温和地抽过张老手中的稿纸看了一眼：“你又在为我们绘制通向世界的战略部署？这不行，干这种事耗体力……”

“给我吧，不让我写我睡不着，我有毛病，几十年养成的，就是绝不能白白吃闲饭……”

于松涛无可奈何：“张老，新亚是一片充满了友爱的土地，我们不需要你的回报。”

“可我不习惯，我在一片苦海里跋涉了几十年，我的直觉不允许我无功受禄。”张老喝了两口于松涛递过来的维它奶：“我这几天一直在想，新亚要走向世界，必须在香港先有一个立足点，而且是生产与销售成网的立足点。”

于松涛兴奋了：“我们想到一块儿了，借船出海！”

“据我所知，香港女皇电脑公司的老板要移民加拿大，他要将女皇产权转让。”

“女皇？！……这可是一家很有实力的公司。”

“产权转让的代理人不知你们熟悉不熟悉？”

“谁？”

“乔启光。香港佳美华投资集团公司的大律师，女皇的底牌全操在他的手中，这可是难探的秘密。”

于松涛眼前立刻闪现出那位不苟言笑、带些神秘色彩的男人，他曾为了爱江锦萱而做了背叛江锦萱的事，到现在这还是个谜。如果底牌全操在他的手中，为了爱江锦萱，他会不会第二次再帮于松涛一次？于松涛自觉把握不大，顿时心里黯淡起来。

张老像看透了于松涛的心，立即补充道：“乔先生为人正直，也是我的老熟人，我倒是愿意代表新亚请他关照一下。”

“有张老出马，凭您的威望，事情就能成功一半！”于松涛十分感动。

张老自语地：“就怕有人私下里搞交易，最好的办法是促成乔先生公开拍卖，就算是价钱喊到一千万元也比自己造一个要上算得多。”

正说着，一位妇女婀娜的身影飘然而入。

冤家路窄，于松涛定睛一看，是娇艳的江小姐，咦！她怎么会到这里？尽管有些不情愿，还是他先堆起笑容，叫了一声：“江小姐。”

江锦萱似乎早知道于总在场，放下手中的大包小兜对于松涛：“于总，世界之小，居然你的好友也是我的好友，张老先生可是我的老伯啊！”

于松涛调侃地：“这就叫缘份。”

“真的？”江锦萱有些酸溜溜。

“张老是我们缘份的见证。”

张玉璋笑呵呵地：“你们合作有六、七年的历史了，难得、难得。”

江锦萱撒娇地：“张伯伯，在我和他之间，您可得公平啊！”

张玉璋先是一怔，随即：“你们都是我的大朋友，我对你们一样喜爱。”

江锦萱话中有话地：“半年多没同于大总裁见面了，于总多了几根白发，用心过度了吧？”

“半年多不见，你反倒又年轻了。”于松涛恭维她。

江小姐仍一语双关地：“我几次大难不死。也许是托于先生的福啊。”她极为麻利地为张老扶好枕头，诡秘地：“于大总裁，我一直等着您的那笔大生意呢。”

张玉璋急忙打圆场：“阿萱啊！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张伯伯，为了买女皇电脑公司的产权，我伤透了脑筋，特为此事来求教。”

张玉璋一惊。

于松涛也一愣。他怀疑江小姐是否偷听了他们的谈话。他弄不清为什么每次见江小姐就会从脚心开始往上泛起一种酸酸胀胀的感觉，一个人如果察觉到远处有人用枪对准自己，却迟迟听不到射子弹的动静，他会是多么紧张，多么忐忑，他竭力挣扎着从这种感觉中抽出身，于是故意找一些不痛不痒的话茬，目的是希望江小姐腻烦了就起身告辞，他十分需要单独与张老秘谈。恰恰江锦萱扯东扯西就是不告辞，快到吃中饭时间了，她对张老说：“我到对面的餐厅给你买一些你中意吃的嘢，潮州拼盘，你等着。”那意思最清楚不过，是让于松涛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她刚一走，于松涛就问张老：“您与她早就相识？”

张老一脸为难：没想到她也要买女皇……我与她的先父是老朋友，……头先我是打算帮你新亚的手，江小姐一插进来就麻烦了……真不好意思……我真不知该怎办……都是我的朋友，我不好有偏向……”

于松涛反倒对眼前这位诚实的老人肃然起敬：“张老，您在教我怎样靠自己的实力去战胜对手，您给我提供了女皇的信息，就是最大的帮助。”

张老依然一脸忧虑：“没想到她也会对女皇感兴趣……于总，请你相信我，我对她的帮助与对你的相等。”

“张老，您不必为此不安……”

“我必须提醒你，她个性极强，想要的嘢不到手是心不息的，从小就这样啊……”

于松涛冒出一句：“我欣赏这种性格。”

直到于松涛辞别张老走在来苏尔味道很浓的走道里，他还在问自己：你是真的欣赏江小姐的性格还是为了安慰张老随口说出的那句话？他回答自己：是真的。

看见江锦萱拎着几个饭盒从花园那边走过来，于松涛急忙躲到假山的背后……江小姐走过去了，于松涛本来不想回头，但还是回头看了一眼。

江小姐的背影依然溢满青春，轻捷、飘逸。

她到底是人还是鬼？细腰，大乳，丰臀，长腿，白肤，娇面……她从多少男人手中把钱剃过去，滋润了她自己？这么多年了她不但没老，反而更年轻了，怪事！

回到办公室，于松涛急于找明白人诉说女皇的事，奇怪的是，他未假思索就推开了黎少荣的办公室，当黎少荣抬起那张十分精明的脸时，他猛然意识到他虽不喜欢黎少荣却离不开他，这正是他自己的可悲之处，他喜欢的人偏偏都缺少黎少荣的谋略和见识。

黎少荣听完以后思索片刻，感慨地：“先借船出海，然后再造船出海，张老的战略头脑十分伟大……于总，我们一定要抢在江小姐的前面！”

“谈何容易，女皇的底牌还没摸清呢……”于松涛说完，顺便问道：“财务大检查进行得怎么样？”

黎少荣：“没发现什么新问题，还是那些老问题……于总，昨天董事会讨论的赴日本考察团的名单，请您过过目吧。”

于松涛没说话，沉吟片刻，突然直视黎少荣：“小黎，听说你对这次出国人选意见很大。”

“我……并没有……不过……”黎少荣语塞。

“不过什么？”

黎少荣镇静了自己，索性直话直说：“我对小刘出国确有意见。”

“为什么？”

“业务不对口。”

“恐怕还有别的原因吧……”

“于总，请允许我为自己申辩，下面有人传，我俩同是副总经理的候选人，而您更倾向小刘，于是我耿耿于怀，这纯属造谣。第一，我从来不想当官；第二，根本没有任何迹象会提升我。我从来不会自作多情，请您不要听信谣传！”

于松涛反问：“我什么时候听信谣传了？小黎呀，你是个相当精明的人，千万不要在一些小事情上精明过度。人，该糊涂的时候还是糊涂些好。”说罢一笑即离去，甩下像吃了苍蝇般难受的黎少荣。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将办公室主任小刘叫来，把问黎少荣的问题重复一遍：“小刘，如果我们在香港买下一个有影响的产销合一的电脑公司，你认为如何？”

小刘嚅嚅地：“您认为呢？”

“我问你。”

“那得多少钱？”

“上千万。”

“哇……不过……也许……可能……”

他向小刘挥挥手：“去吧，外面有你电话。”他意识到，身边这些人都怕他，生怕说错了话，一向是以自己的看法为看法。他们不像黎少荣，反应极明朗，第一句回答是：“当然应该买，哪怕贵一点儿，她会像生蛋很勤的老母鸡，根快把老本挣回来，况且这影响远远不止经济方面。”黎少荣就很少问：“您的意见呢？”人与人多么的不同！不过黎少荣的这一特点虽是他的一大优点，同时也是他的一大缺点，于松涛喜欢他这一特点。同时也讨厌他这一特点，如果黎少荣又懂得直话直说，又懂得问：“您的意见呢？”那就太理想了，世界上的遗憾太多了……他产生了一个冲动，想过黎少荣那里去缓和一下刚才的紧张，走到门口又掉回了头，认为自己没有必要对一个毛孩子次次迁就。

回到办公室，他又给那个姓谢的个体写作户打去了电话，依然是那个年

轻男人的声音，说谢小姐又去了新加坡，约十天左右才能归来，于松涛一阵气愤，这个姓谢的富婆，又要邀冰莹来深圳，自己又要忙着满世界去挣钱，她到底有没有诚意？！

深圳这种开口头支票的有钱人实在太多了，他（她）们以为兜里有几个臭钱做底牌，就可以到处许愿、承诺，陶醉在别人艳羡的目光中，然后一觉醒来，那些承诺早就比屁还消失得快。可怜的冰莹还在等着谢小姐的回音呢，文人的轻信真是一大悲剧。他急忙给冰莹拨了一个电话，告诉她谢小姐不可靠。她想来深圳随时可以来，路费自己也花得起。况且，许多干个体的朋友早就对他说过，有什么餐费、路费，在单位报不了的，尽可拿到他们那儿去报，堂堂大集团公司老总的太太来一趟深圳还要被路费困扰，岂不是天大的怪事？

冰莹沮丧地说：“不为谢小姐的稿子去深圳，没有理由请假，要知道，今年我已经去了四次深圳了，已经有人说三道四的了。”

于松涛盼冰莹来，结果是一场空，马上感到索然无味，特别是在他心绪不佳之时，特别盼望枕边有个能倾述的心爱的女人，可气就可气在他爱冰莹爱到排斥一切其他女性的地步，讨好他的女人很多，年轻的，漂亮的，气质好的，有才华的……如果在娶冰莹以前，他很难说自己不会倒在哪个第三者的情场中，他毕竟是一个健康的、充满活力的男人啊！这年头，情人成了时髦，他认识的那些老总中，有的居然养了私生子也没人敢议论。然而他，一个单身独居的有魅力的男人有的是大把机会与女人接触，他却偏偏没有这种桃色新闻，连那些想抓他这方面把柄的对手也感到失望。

他对冰莹的爱已经升华成了一种神圣的崇拜，不可想象再去搂抱其他女人会产生多么不适的感觉，没有女人比得上冰莹干净、细腻，馨香。

有一种男人可以同时接受各种牌子的香烟，外国的、国产的、高档的、低档的，来者不拒。

有一种男人只能接受一种牌子的香烟，一抽其它的牌子就会不舒服。

于松涛只抽云烟，就在外烟时髦的强冲击之下，许多人改抽三五、万宝路等等，他却毫无所动，始终只抽云烟，买不到就不抽。

抽烟是很能标志男人个性的啊！

二十

胡平平坐在荔枝公园那被绿树围抱的情侣座上，背诵着她的解说词：“各位观众，这里是我国第一个大型核电站的建筑工地，从一九八三年破土动工以来，已经完成了第一期工程。一会儿，市委、市政府领导将陪同外宾来这里参观……”她眯起眼，又重复一遍：“各位观众，这里是我国第一个……”

黎少荣的声音突然出现：“第一个核电站建筑工地。”

胡平平“呼”一下起身，责怪地：“你来晚了一刻钟。你次次迟到，下次再……”

“实在对不起，于总的随意性太强，我个人的自由太少。”

“什么时候过香港去？”她复又坐下。

黎少荣半天不语。

“怎么了？”平平问。

“应该是星期五，但说不定会突然取消我的资格。”

“为什么？”平平惊奇了。

“为了我个性太强。当官的好像不太喜欢我这样的，我实在摸不准他，喜怒无常，阴晴不定。”

平平：“怎么？于叔叔同你有矛盾了？”

黎少荣好像是自语地：“也许人真应该糊涂点儿，太能了不行，别人容不得你。”

平平劝导地：“你太多心了，于叔叔相当重视有才能的人。”

“也许才能不能超过他。”

“那……你以为自己的才能超过他了？”

“不是以为……而是事实。”

平平一撇嘴：“既然你这么能，快帮我改改这几句词。”一低头，看到黎少荣的鞋：“喂，你这双鞋该换新的了，国产的吧？那双依斯克留着生仔？”

黎少荣觉得不舒服：“又要卖弄你的名牌学问了？！”

平平骄傲地：“别人想卖弄还卖弄不了呢，本小姐崇拜名牌，懂得鉴别名牌，这是一大本事，我就是瞧不上国产货，说我是势利眼我乐得！”

黎少荣如鱼骨梗喉，随声附和不是，噎她两句也不是。最近他俩常为一些小事弄得不愉快，为了黎少荣不穿名牌，平平说过许多风凉话，黎少荣就越是不穿。他天生就是这犟脾气，不愿意由别人来塑造自己，面对平平这样一个叫他喜爱的任性、霸道的女孩，他只能是绕道行走，于是从嗓子里咕噜一句：“我不是早说过，我只对名牌车感兴趣。”

“噢……真伟大，黎先生什么时候才能驾着自己的名牌车呢？”也许她刚说完就意识到自己的话太刻薄，于是改口道：

“我真希望坐在你驾的名牌车上，哪怕是超豪华皇冠……我们努力赚钱吧，我也喜欢名牌车。”

黎少荣握住平平的手：“你呀……从小被妈妈惯坏了……高消费专家小姐。平平，如果我们新亚搞股份制，职工能得到原始股票，很快能发起来的。”

“你跟于叔谈了吗？”

“他对我阴阳怪气，我何苦去自讨没趣，我倒同江市长谈过，当市长的倒好讲话得多，他说他投赞成票……”

平平突然想起什么：“对了，求你一件事，你去江市长那里请他帮帮忙，

我同学的哥哥想调到政府机关搞外事工作，他是学西班牙语的，北京二外八三年的毕业生……”

黎少荣拍拍平平的头：“你呀，管这些闲事做什么？我不是说过吗，人事调动是最麻烦、最头痛的事，我从来不为这种事去麻烦上面，不好开口啊！”

平平骤然怒起：“你这样的人简直不配有朋友，为女朋友的一点小小的牺牲都不肯，不就是跑跑腿，费费口舌。你这是第三次驳我的面子了。”

黎少荣实在为难：“这种事……我最怕……好吧好吧，我我市政府办公室汪主任想想办法，试试看吧。”

“要直接找江市长。”

“万一碰了钉子……”

“算了算了，我自己去找人。”

“平平，我这个人就是不会利用关系……”

平平“噌”地站起：“你把我当利用人的实用主义？！告诉你，我就是瞧得起有用的朋友，我为别人办事不惜力，人家为我办事也要不惜力，人类社会就是人与人互相利用的历史，这并不卑鄙。也可以用关心、帮助这些好听一点儿的词来解释，你如果觉得我是小人之流，那么请你马上离开我！”她气得直想哭。

黎少荣被指责得受不住了：“你太盛气凌人了！我早说过，我对你可能没什么用……”

“你太叫我失望了，你们这种大知识份子往往很自私，不够仗义……”

黎少荣再也不能忍耐了，甩出了一大堆刻薄话：“当然啰，我从里到外不够名牌，你自己呢，一身名牌、不过会背背别人写的稿，记忆力够名牌……”

“啪”黎少荣感觉自己的脸被一巴掌打得发烫，等他悟过来时，平平早就跑得没了踪影。

完了，完了，他心里想，他们相爱两年多了，口角不断，但从没有出现过火并，这一耳光挨得他彻底寒心了。他颓然倒在情侣座上，突然感到失恋的可怕，没有了平平的笑声，他的天空会是晴朗的吗？

这张情侣座是他俩爱情的见证，第一次接吻就在这里。他虽然过去吻过其他的女孩，但平平的一吻，让他完全忘了过去的感觉。他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心脏跳动的强度，那是成熟的男人的标志，他忘不了平平的胸口与他的胸口贴到一起时，那柔软的磨擦、唤醒了他过去一直沉睡的青春的火山，他胸口灼热，连舌尖都是烫的，一阵骚动从小腹往外蔓延，他感到阵阵酸胀，那是他真正的第一次，动情的第一次。紧接着，他俩在亢奋状态中步入了南国影院，在黑暗中双双拥抱着跌进了一个深渊、无底的深渊……整个一场电影演的是什么他们完全不知道，只知道那个深渊是那么诱惑，那么畅快……在一阵令人毛骨颤栗的感觉中，他喃喃地说：“平平……平平……我需要你……”

而如今，他的美好的感觉像被鸡爪刨过一样，变得疤疤拉拉，看不得了！他本想追上去，抓住她，但一阵自悲的自尊使他捧起自己被搥疼的脸，咽下了一口屈辱的口水。

胡平平回到家里，像失了魂一般，关了门，呆坐在自己的小床上。为了怕接电话，她把电话拿起，造成永远占线的效果。直到晚上十一点钟，她才猛然醒悟，翻开电话本，拨响了一个电话：“喂……我找高秘书长……哦您就是，太好了，我叫胡平平，电视台的播音员，也是节目组的组长……对，

你有印象就太好了。我有件事想请教您.....我也是为朋友帮忙真不好意思，这样冒昧给您打电话，.....你家有客人？那.....哦！太好了，明天上午九点钟我去您办公室，非常感谢！再见。”

一个星期像蜗牛爬在金瓶上似的慢得出奇，黎少荣好容易熬过来了。今天是星期六，他和平平固定的约会日，虽然一个星期没接到她的电话，他打过去总是找不到她。但他有一个预感，平平会出现在荔枝公园的老地方。他着意修饰了自己，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换上了名牌衫和鞋，男人嘛，在心爱的女人面前该大度时总该有点儿谦让的骑士风度。

他在那情侣椅上等啊等，从四点半到六点，已经失望了，正准备打道回府，突然，远远的一片亮色在他眼前一晃，是平平，平平那条雪白的连衫裙，不用看人，凭感觉就知道绝对是她！他敛住呼吸，故意低下头装做没看见她，要等她走近了，猛地迎上去，用拥抱来化解为时一个星期的冷战。

等啊等，总没见平平走近，他忍不住悄悄抬起头张望一下。这一望不要紧，他差点一头栽倒，平平正挽住一个长得很帅的男子的手向另一条斜路慢慢走去，俩人悄悄耳语着、像是亲热不够，说不完……

平平啊平平，你如此邪恶！故意来伤我的心。女人哪！妖魔、狐狸、臭婊子……黎少荣心里狠狠地骂着。屈辱使他倏地站起，像加足了马力的快艇，向平平走的那条斜路追去，他要拦住他们俩，要告诉那男子，平平是他的女朋友，请他滚开。同时，他要慎重地警告平平，爱情不是演戏，他用了一年多的心血灌溉这棵情之树，决不能任人随意砍伐！他冲到那条斜路上，奇怪的是，平平 and 那男子已踪影全无。难道刚才那不过是他的幻觉？也许平平根本没有出现过？但无论他怎样安慰自己，都赶不走平平与那男子手挽手的情景。这女人能在一夜之间变得面目全非、水性杨花，轻贱薄情，还有必要去追寻那些往事的踪迹吗？好吧，胡平平，你今天当我的面挽着一个男人的手，那么明天我也会当着你的面挽一个女人的手，我要叫你看看，少了一个胡平平，黎少荣照样可以顶天立地，你不过是一杯水，泼出去以后再装一杯新的，你永远别想再回到我的杯子里！

黎少荣掉转方向，气愤使他越发刚强。回到公司，他立即构思好了一幕报复的好戏。

星期天，他掐准了平平起床的时间，拨了一个电话，他听到了平平睡意惺忪的声音：“谁呀？”

“我，黎少荣，请不要搁电话：今晚七点，在京华轩咖啡店，我等你来……不要反驳，我不是求你，只是要交还你的信件和照片。如果你过时不取，我就统统扔到深圳臭河里。再见！”

下午，他特别到新大都酒店夜总会去物色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鸡”，请她晚上六时半到预定的地方，价钱讲好，五百元。

胡平平是最珍惜自己照片的那种女人，为了她的宝贝玉照不落进臭烘烘的深圳河，她肯定要来赴约。七点整，她出现在京华轩咖啡厅。

黎少荣仅用余光就感到了平平的到来，于是，他同那漂亮“鸡”悄悄耳语，显得十分亲切。他又用心去感觉到了平平的惊讶，他又用浑身的末梢神经去感觉到平平猛然转身，向外疾走。很好，一切都在计划之中。然后他向那漂亮的“鸡”使了个眼色，那女孩立即追上胡平平，下面是黎少荣的设想：

女孩：“小姐，等一等。”

平平回过身：“你叫我？”

“这包东西是那位先生叫我给你的。”

平平接过东西问：“你是他的什么人？”

“……女朋友啰。”

平平愤然扭身，红着眼离去。

黎少荣强迫自己不要回头，不要起身追出去，静静地等待着。不一会，那女孩回来了，没想到，她手里仍拿着那包东西。

“怎么回事？”他问。

“那小姐不肯要，她说，请你另找时间亲自送给她，她有一包东西也必须亲自交到你手里。哦！先生，真不好意思，我没有办好……”

“这不怪你，好了，你可以走了。”

那女孩惊讶地瞪圆了眼：“你不需要一些别的服务？比如说，陪同购物、看电影，还有……”“不用了。”

“可是……服务费还是……你不中意我……”

“给你，五百块，再见，谢谢你。”

那女孩拿了钱，临走还不忘将自己点的一杯花旗参茶一饮而尽：“再见，先生，我上班的地点就在新大都，有什么事情尽管找我，我保证最优质的服务。不信你可以试一下，准叫你魂不附体。”

这一幕戏就这样演完了，说不清黎少荣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但是起码，他心里的一股恶气算是发泄出去了，五百块钱买一个出气筒，上算！那女孩那“鸡”长什么样他已忘了，他连她姓什么都不知道呢……

二十二

于松涛是从江副市长那里知道黎少荣研究股份制已形成一套理论，心中有点不是滋味儿，最近他自己也在读有关股份制和股票的各类书籍，也产生了兴趣，没想到黎少荣这毛头小子又抢到他前面。看江副市长对黎少荣的赏识劲儿，黎少荣一定在江副市长面前卖弄过许多次，这小子，肚子里有什么也盛不住，太锋芒外露，可是为什么他不对自己说呢？他对江副市长说新亚应该作为股份制的试点，发行股票、A股和B股同时上，这些他自己也都想到过，他和黎少荣许多问题看法都是英雄所见略同，只不过差不多都是他的看法刚刚起步，黎少荣却已经成熟了。凭着这一点，他打心眼里服黎少荣，但又有些怕他，怕什么，于松涛说不清楚，最近有两个他十分热衷的大项目被市里否决，原因是摊子过大，投资过多，回收期过长，于松涛心里隐隐感觉到这是黎少荣去市里游说的结果，因为他是反对派。怪就怪在，只要于松涛一碰到挫折，马上联想到会不会是黎少荣捣的鬼。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不着边际的联想？全凭直觉，明知这种直觉并不十分可靠，但却摆脱不了。于松涛心里这样想着，脚步却迈向黎少荣的办公室。几天前，有人私下里对他说，黎少荣曾于某次与哥们儿聚会，喝醉了酒说过于松涛如再不重用他，他就反炒于的鱿鱼，还说于松涛的本事已经到头了，嫉贤妒能，要开始走向反面了云云。于松涛明知来传话的人是马屁精兼是非精，他十分讨厌这个人，但又忍不住伸长了耳朵听，舍不得不信那一席充满小人恶臭的话语。

在黎少荣的办公室，于松涛一眼就看到桌上那本《世界各国股份制追踪》的醒目红皮书，故意不经意地翻两下，淡淡地问：“你也在研究这玩意儿？”

黎少荣：“……看着玩……”

“玩？！何止，听说你很有一套理论。”

黎少荣不好意思地：“不过是别人的理论自己消化一下。”

“那么你有什么想法？”于松涛的口气虚实莫测。

黎少荣于是试探着来：“你知道宝安的股市行情吗？”

于松涛：“他们搞内部股份制，听说有一定的成效。”

“眼下社会上并不了解它的威力，但用不了多久，我敢断言，他们的股票肯定会面向社会，并且掀起中国最早的股票热浪，他们是明白人哪！”

于松涛望着黎少荣：“你心里想说的决不是这几句。”

“当然！我想说，我们新亚集团应该考虑这一步棋了，据说市里组建一家新银行，通过股份制搞银行企业化试点，我们为什么不争取？”

“争取？怎么争取？你以为我们想搞就能搞起来？你以为你研究了几天股份制，股份制就像馅饼一样从天上掉到我们新亚的嘴里？眼下我们的精力是买女皇，不容分散！”他高深莫测地笑一笑：“小伙子，你的确是血气方刚，非常有趣儿。”说罢拍拍黎少荣的肩。

黎少荣不摸底里地：“非常有趣儿？”他突然悟出了什么，愤懑地：“正是为了买女皇，我们要搞股份制啊！”

于松涛原本很想夸黎少荣两下，一看黎少荣那双咄咄逼人的眼睛，他改了口锋：“小黎啊，我知道你对自己目前的位子不满意，我也知道你的能力，但是你太年轻，还是先磨练磨练为好。”

黎少荣觉得被一个手上长满了刺的人轻轻抚摸着，疼痛难忍却无从发作。

于松涛很满意黎少荣无法还击的尴尬，像打完孩子又塞一块糖哄孩子似地：“后天去香港，你去、我也去，我们要尽快找到乔启光，摸摸女皇的情况，然后，你准备一下，下星期跟我去欧洲六国，德国西门子公司邀请我们去，我同意你的观点，我们只要一个名份，一切费用全由我们自己出，借此机会到欧共体各国去考察，同时推销自己。”

黎少荣又是一个惊讶，他还从来没有过出国的荣幸，真不明白是不是于松涛心血来潮说走了嘴，一走出门说不定就会后悔的？

于松涛索性彻底改话茬：“小黎呀，听说你……失恋了？”

“我……我也许并不是……也可能……”黎少荣被问得语无伦次。

“我前两天才听说的，你和胡平平……你看我这人多粗心，许多人在我鼻子底下谈恋爱我居然毫无所知，我太太总说我关心人不够，我不是不想关心，我的确忙得顾不上……”

“于总，大智若愚，这些方面过精的人肯定成不了大事。”黎少荣突然有些感动起来。

“平平那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很有个性，说心里话，你们并不合适，太相像。你更适合找一个糊涂一点儿、内向一点、温柔一点，家庭观念强一点儿的，我一直不知道，知道了也要拆你们……咳！你呀，也够能保密的……你们好到什么程度了？”

黎少荣不知该诚实回答还是泛泛回答，在于松涛面前，他总会变得进退维谷，他嚅嚅地：“我们一直很不错……为了一点儿小事……咳……”

“小黎啊，男女之间的爱，可以说是一道解不开的方程式，有的女人陪你一生你不会有印象，有的女人你沾她一次终身忘不了。男人的可悲就在于只要陷进去就拔不出来，女人反倒比男人理智，我那时爱我的太太就是这样……爱得太痛苦……不知你和平乎到哪一步了？”

黎少荣第一次听于松涛谈自己的情感，谈女人，突然产生了一种倾诉欲：“于总，平平是很要男人命的那种女人，她很疯狂，能叫你从零度直线上升到一百度。我估计她过去有过许多男人，我跟她已经有一年多的历史……她太主动了，我有时会害怕……奇怪，我会一边爱她一边怕她，就像一颗美丽的毒果，诱惑得你非吃下它不可。”

“平平是个非常真实的好女孩，不过，如果我选妻子，我不会找这一类风头欲太强、自我标榜欲太强的女性，她同她母亲太不一样了……”

“于总，听平平说你同段工年轻时相爱过。”

于松涛毫不回避：“那时的段工相当有魅力，她并不特别漂亮也不妖冶，清清淡淡，温温顺顺，她的全部魅力就在于她的纯洁……啊，跟你说六十年代的人你不会有感触，反正现在是绝对找不到的……我的太太倒是具备一些六十年代女性的纯真，不过又不完全相同，她又有很多现代女性的实际和浪漫，所以更具独特的吸引力……”一谈起太太，于松涛眼睛放出光彩。

黎少荣想起了他曾经见过的那位气质令人倾倒的冰莹，心里十分羡慕，他津津有味地听着、忘了自己的伤痛、忘了与于松涛之间的裂隙。

两个有隔阂的男人会在谈论心爱的女人的刹那间，突然拉近心与心之间的距离。

黎少荣觉得，今天是他认识于松涛以来他显得最可爱的一次。

于松涛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我第一次见她以为她是个小孩子，后来才知道，她的思想很成熟，最可爱的女人就是幼稚同成熟的结合，不过，她

也有很气人的时候，有一次我们上王府井，约好了六点钟在 103 路无轨站集合，我左等右等不见她到，过了两个钟头，我又冷又饿又急，只好回家，家里也不见她，我吓出一身冷汗，四处打电话，找不到她，结果怎么回事？我们各在马路两边的 103 路车站等，王府井人又太多，根本无法看出三米远。咳！事后她哭了一鼻子，我又是道歉又是哄逗，这种事男人永远只能当认错的角色，事实上明明是她自己站错了方向，她不讲理，我只好把气往肚里吞，她的这种糊涂事很多，我是气完了又好笑，女人嘛，糊涂也是可爱的，少了这些色彩还不行呢……”

二十三

于松涛和黎少荣刚刚从香港返回，就发现深圳像人口大爆炸一般，到处是生命的痕迹。

宏业银行在街上摆起摊位，出动银行员工在街头向路人游说，挂起了发行股票的告示，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人们议论纷纷，许多人根本不知股票为何物，那些游说的员工喊破了喉咙也赢不来一小半人掏腰包，黎少荣大约是最勇敢的一员，挤上前就掏出几摞刚从银行取来的钞票一下就买了五万股。有一位看热闹的老人问他：“后生子，你不怕蚀本？好冒险嘅！”

他答：“我估计蚀不了本，而且是绝对蚀不了本，能挣多少我估不到，也许是一套房子，人活着不冒冒险简直如同死咗。”

老人在黎少荣的感召下也挤上去买了几百股。黎少荣还亲眼见两个农民打扮的中年人，每人买下两万股。

当黎少荣挤出人丛时，发现于松涛也站在一旁看热闹，他走上前问：“于总，你不买点儿？”

于松涛一挤眼：“我比你先买。”

“你怕不怕亏？”

“人活着不冒冒险简直就如同死咗。”于松涛重复了一遍黎少荣的话。第二天农业银行的年轻的推销员就来登黎少荣的门了。“不好意思，我们是宏业银行的，我们的股票发行了，特登贵集团的门，希望你们支持新生事物，能以企业之名份认购我们的法人股票，我们可以保证一年以后分红派息资金翻一番以上。”

黎少荣：“看起来，你们的股票不为人们认识，否则不会登门求买。”

年轻人充满信心地：“相信你们这样的大企业有长远眼光，不然，我们不会登这十九层楼。”

黎少荣问：“有多少大企业买了你们的股票？”

年轻人：“算上你们二十九家。市里的领导为了支持我们，指令市政府的领导为员工购买我们的股票，任何新生事物一开始时总要带点强制性，没办法。”

黎少荣对年轻的推销员：“请等一等。”说罢立即上于松涛办公室汇报此情，一想起于总的女皇计划他就有些心虚。

“要不……我们少买些？”黎少荣试探地。

于松涛抬起奇怪的眼：“为什么要少买？”

“我们不是有女皇的计划……”

“你去问问他们能给我们多少股，能给多少我们就要多少！”

一九八七年这一年深圳是一个没有冬天的怪年，农业银行发行股票惊动了海内外的各界人士，人们都屏息敛声，提着一颗忐忑的心，观望着中国股票大潮中每一柱浪花的沉浮。那时候，台湾的股市呈熊市，纽约的股市也呈熊市，只有中国深圳的股票像一只初生的牛犊，一上市就昂着长角的小脑瓜，往前跑啊跑，根本不知道地上会有什么沟啊坎啊，虽然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八年中，股票经营惨淡，但这头小牛仍然不知忧愁地欢快地跑着，以致于造成了这一年股市直线上升，一九八九年股市依然直线上升，一九九一年还在上升……中国的股市神了！许多观望的人这才猛醒，倾其所有，纷纷从农村、渔村、工厂、机关、学校、部队、柜台涌向股票市场，其仓皇、其快捷、其

热切、其凶猛、其迷朦、其贪婪，均达到世界之最。

深圳成了一座因股票的磁场而凝聚了千万个发财梦的沸腾的城。它搅动了中国，搅活了一潭死水，也搅乱了中国的脚步，一个本来走得四平八稳的巨人，突然蹒跚起来。

于松涛和黎少荣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当年买股票之不太经意的一举，几年以后会给新亚的聚宝盆带来一笔天女撒花般瑰丽的回报。想一想，那时的一千元，后来变成二十多万，这个奇怪的天文数字把许多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的股民一下子噎得喘不过气来，包括对股票研究十分在行的黎少荣也瞠目结舌，几年后，他望着自己被上百万元的爆发撑胀了的腰包，一连许多天都以为自己在做梦。

啊，股票，疯狂的股票，梦一样绚丽的神话！

这些该是后话。

二十四

江锦萱一大早就爬起来，她是个爱睡懒觉的夜猫子，陈百雄提出让她陪着去打高尔夫球，她十分痛快就应承了，每当地有求于契爹的时候，总是会显得特顺从，舍命陪君子啦，要知道，打一次高尔夫球，晒得皮肤发紫，做两个月的美容也养不过来。她掐算得很准，只要陈百雄打进一个洞，就会高兴得忘乎所以，到那时，你所求他的事，他没有不答应的。

果然，陈百雄今天运气不错，七杆进了一个洞。他差点儿像细路仔一样跳起来。当他俩坐在凉棚下饮啤酒时，江锦萱开始营造谈话的氛围。她哼起了一首契爹爱唱的粤语歌《分飞燕》陈百雄立即随声附和，一曲下来，陈百雄雅兴更高，笑呵呵地问：“阿萱哪，你今日点解嘅高兴？”

江锦萱故作神秘状：“契爹，我就要干一件大事了。”

“乜嘢大事？”

“牵涉到我的命运的大事。”

“喺，我的乳鸽翅膀越来越硬了。”

“我这次能不能成，全看您了。”

“看我？看我么嘢？”

“看您对我的支持够不够劲。”

“阿萱啊！你真是越来越精了，你明知道契爹是依着你的，还故意吊我胃口。”

“契爹，我需要一笔大数目。不过，过两年肯定能还清。”

“你终于想通了，决定到加拿大投资？”这些日子，他一直在动员契女到加拿大去干事业，他十分迫切地希望她能点点头。

江锦萱努力不去伤老人的兴致：“加拿大我的确想去，不过，我不愿两袖清风地去，总要先在这边搵够钱……”

“契爹不是一向帮衬你嘅？”

“我不能一辈子靠契爹施舍，我不能一辈子当个转手商挣几个小钱，我要有自己的企业，自己的产销合一的市场！”

陈百雄担心地：“阿萱哪，要自己兴建一个稍稍像样的企业，没有五六千万是下不来的。”

“眼下就有现成的。”

“在哪里？”

“女皇！我要买女皇公司！”

陈老板惊起：“女皇的金老板为了摆脱九七年的厄运，人家用还甩不及。你倒去沾？！”他的好兴致消失得无影无踪。

“九七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些恶意歪曲的谣言！”

陈百雄沉下脸：“我不赞成你买女皇，哪怕它只需要一百万。”

“契爹，您怎么不明白我的心……”

“你父亲把你托付给我，我就要对你负责，你跟我移民加拿大，查尔斯先生苦心等了你好多年，你的事业应该在那边！何苦把钱扔在这一片危险的土地上？”

江锦萱失望地：“查尔斯，查尔斯，他有的是女人，根本不会在乎我！”

“他并没有与其他的女人结婚。他说过，你是他理想的婚姻伴侣。”

陈百雄步步紧逼。

“为了你和他的共同利益，我不反对这桩婚姻，但我不想马上结婚。”

“还要等多久？！”

江锦萱着急地：“契爹，女皇的保险系数可以说中百分之百，你无论如何要帮助我，我已经知道于松涛也想买，我必须打败他……”

“噢……又是那个姓于的？”

“我憎他，可他处处高我一筹，他像个魔鬼，能看穿我的心……我做梦都梦见我制住了他，……契爹，求您了！”江锦萱泪水几乎涌出。

陈老板沉吟片刻：“买女皇你通过谁？”

“乔……乔启光。”

陈老板的脸一沉：“他……我早同你说过，我不喜欢这个人，他很阴……而且对你一直有企图。我不希望你同他搅在一起。”

“我同他……仅仅是生意往来。”

陈老板直勾勾地看着江锦萱：“你是不是还在喜欢他？不然点解不热心查尔斯？”

“我……真的，我不是那种喜欢……我只是……”江锦萱第一次发慌。

“请你最好不要用乔启光来搅扰我，我的脾气你不是不知，我不中意嘅人，我会非常之不客气，你说我狠我也不在乎……”

江锦萱决定先稳住对方：“契爹，我保证，不同乔启光有其它往来！”

陈老板的脸色宽和了：“看到你同姓于的之间的较量，我不好太为难你……”

“你同意资助我？”

“买女皇需要多少？”

“我的估计，八百万，太便宜了。而且我会很快还您的。”

“我什么时候要你还钱了？”

“契爹……您……我太感谢了！”

“不过，我心里十分反对的，只当这笔钱是股票生意赔了。为此，我只给你五百万，其它的钱，你自己可以承担。”

江锦萱：“这……这……也好……我只好孤注一掷了！”

“阿萱，契爹的钱也是血汗钱，香港股市几起几落，上次又赔了一千万，请你好好想一想，我为什么唯独对你如此迁就？”陈百雄突然伤感起来：“我这一辈子没女，几个仔同我并不亲近，我对你远远胜过他们，也许我年纪大了，好想有个乖女同我贴心……钱，我并不在乎，就是怕不明我的好心；在我面前，我需要你永远当乖女……”

“契爹，你不要讲了……”江锦萱被陈百雄搅得也伤心起来：“我当你的乖女，我会去加拿大，同查尔斯先生的婚姻我会好好考虑……我阿萱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将来你老咗、病咗，都有我在身边侍候你……”

陈百雄似乎不愿接受这种安慰，挥挥手，打断契女：“我们该返去了。”

江锦萱心里很不平衡，觉得自己像乞丐，虽然人家舍了粥，却遭到人家一顿嘲讽。今天地才初次感到自己有些怵陈百雄，他严肃起来很有几分威慑力，难怪他的儿子们都离他远去，他们对他们从来不露笑脸，也很吝啬，也只有对自己才会如此迁就，她心里十分清楚这一点。他真恨自己当不了富婆，干大事总要向契爹伸手，他毕竟不是自己的亲爹，可以用噁嘴、眼泪、喊叫去堵他呵斥自己的嘴。陈百雄的钱是姓陈的，给不给姓江的，给多少，全看他情不情愿、高不高兴了。她只能像一头挨了主人打还要跟在主人屁股后头

摇尾巴的小狗，跟在陈百雄后面，默默收拾着那些球杆、运动衫、鞋、她的主子心绪不佳，她就必须小心翼翼。一切全被钱左右着。

她胆战心惊地意识到，契爹 = 主子。

她心一直是虚的，她的主子虽说口头上应承了五百万，但心里并不情愿，她很怕有一天自己做了什么不中意他的事，他掉转头就不认这五百万的帐。

啊！该死的查尔斯，我并不爱你，你干吗总缠着我？与查尔斯的婚事是江锦萱能不能得到契爹的欢心的一大筹码。唯一的对策就是拖，拖得查尔斯受不了了，主动放弃。偏偏查尔斯极有耐心，好几年过去了，不改初衷，他认准了自己的什么？！江锦萱很怕他看自己的贪婪的目光，难道他认准了自己的豪乳、细腰、大臀？这个鬼佬……

在小车里，她的主子突然说：“转右，去马会餐厅吃中餐。”

江锦萱乖乖地转右，以后她都得乖乖地……

第三章

这两年，特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耸起了一幢幢高楼、建成了一个个新区，引进了一批批外资，创办了一项项高科技，一眨眼的工夫，巴掌大的深圳变得很有些大都会的味道了，像一个正在成熟的少女，过去只会花花绿绿，以艳俗为美，如今她的穿着打扮已迈向了高雅的国际流行色。有人说，看一个国家或城市成熟与否，最终还是要落脚在文化气质上，于松涛很同意这种看法，经济的发达，最终还是要显现在文化上，房屋、街道、学校、市场、饭店、娱乐场以及市民的穿着、谈吐、举止……无一不体现着文化。就文化而言，这几年于松涛对自己还是基本满意的，新亚所扶植起来的高科技项目，无一不充满了大文化的震慑力，这几年从内地调来的专家、技术人员、研究生、大学生……已经使新亚成为知识密集型的集团公司，十几个海外留学归来的洋学生更是为新亚锦上添花。它的黑珍珠高级音响已占领国际市场；它的佳华、富丽彩电成了市场上经常脱销的时髦货，它的镭射唱碟风靡了全中国：它的程控交换机已连通了海内外的电话网络；它的无线图文传真机、它的地面卫星接受设备、它的386、486微型电脑、它的电子医疗仪器……无一不在国内同行业中各领着风骚；它的企业文化已突破了纯粹宣传企业形象的功利主义，它投资与中影合拍的电影《冰山》在国内拿了金鸡奖，在东京电影节上获一等奖，它设立的新亚杯文学奖、科技奖、新闻奖等等已经栽培起一批享誉国内外的新星。回头望一下他脚下的这条路，他真有理曲永远笑得合不上嘴，然而他却笑不出来。他去了欧洲、美国、加拿大，在人家的电子技术面前所受的刺激无外乎一个有文化的安徽小保姆，到了北京主人家，发现自己不会用洗衣机、不会打电话、不会开电视机、不会开煤气炉，成天提心吊胆，甚至出门买菜心都是虚的，那种自尊心受到扭伤而引发的突然对自己的不自信几乎把他击垮了，他和黎少荣、段怡芹在去时的飞机上有说有笑，回来时，却一个个耷拉着脑袋。他在问自己，你于松涛难道真的不如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鬼佬？！过去他会毫不迟疑地答：当然不。而今天，他暂时不答是或不是，讲大话或是讲泄气的活都不难，难的是正确认识自己啊！

买女皇的事拖了近两年，那位金老板一会要卖，一会儿又不卖，直到上个星期，从张老那儿才得知，金老板又决定卖，这次是无论如何不会变的了，代理人仍是乔启光。这个消息对于松涛来讲不外乎打了一针强心针，他那耷拉的头又挺起来了，买女皇是他走向世界的桥，这一步不走，他的梦、他的野心都难以实现。就在他开始做计划之时，老天爷向他伸出了一双友好的手。多时不见的胡鹏，带着深圳人行副行长孟明非倏地出现在他的办公室，于松涛对胡鹏这样的不速之客一向是心存戒备的，对孟明非这样的从未登过门的财神的到来更感十分困惑，但他表面仍是笑容可掬：“欢迎二位……今天怎么会有闲心？来，请你们尝尝德国咖啡怎么样？”胡鹏今天倒显得像老朋友一样：“你从国外带回来的最好吃的都拿出来吧，你是该好好请我们呢。”

于松涛忍住了想发问的欲望：“蓝带加冰，怎么样？”说罢亲自动手为两位客人献着殷勤。

孟明非是个十分矜持的人，话很少，嘴角总是挂着一抹不深不浅的笑，使他看上去好像容易接近又不容易摸透。于松涛对他的评价是少年老成。

胡鹏饮着凉冰冰、醇香袭人的蓝带洋酒，故意先扯些不着边际的话，好像故意吊于松涛的胃口：“外国人饮酒加冰的确很科学，减少了酒的浓度、

增加了酒的份量，香醇不减，如果中国人喝茅台、五粮液也加些冰，也许国际市场就更广阔了。”

于松涛不咸不淡地接茬：“其实中国人早就这样做了，四川的捞糟不就是加水煮吗？还可以加鸡蛋、加汤元粉，花样更多。”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扯着，直到孟明非看了一下表，胡鹏这才言归正传，他本是想等于松涛先问，偏偏于松涛就是不问，非等胡鹏自报家门，于这家伙，一贯善于以攻为守，胡鹏用广东白话在心里骂他一句：个条爷，好串。胡鹏像演戏似地故弄玄虚问于松涛：“小于啊，你怎么不问？”

“问什么？”

“问我和孟行长为什么登门。”

“我很怕听到财务大检查之类的事。”

胡鹏依老实老地：“小于啊小于，今天你可就错了。”

“难道……孟行长为我买女皇来加油来了？”

胡鹏一撇嘴：“我对女皇不女皇不感兴趣。”

一直沉默的孟明非这才开了金口：“买女皇贷款的事后一步再说。”

胡鹏忍不住抢过话头：“这次我们是给你送财上门的。”

于松涛有些奇怪了：“你们……我还以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胡鹏：“这件事，我包你有兴趣。这两年你不是对云翔公司十分头痛吗？”

“怎么？你们同意宣布它破产？”

孟明非：“我们是为你收回那笔无望的贷款，也为我们银行。”

于松涛：“噢！你们能变魔术？云翔的经理已经失踪十天了。公安局正在通缉他。”

孟明非：“拍卖房产抵押保人的房产，然后作破产处置。”

于松涛：“中间人是谁？”

胡鹏：“想不到吧。许多年前，凯华有个工人叫黄兴，你处分过他，人家现在大发了，别墅就有四幢。”

于松涛：“黄兴……阿兴！他是房产抵押人？！”他想起了那个偷凯华收放机的工人。

胡鹏：“怎么样？恶人我当，利益你得，收回你给云翔的贷款八十万，为你买女皇加点油。”

于松涛高兴地：“姜还是老的辣。”

胡鹏：“恰恰这主意不是老的出的，而是年轻的出的。”

孟明非承受了感激的目光，矜持地笑着：“这件事对你，我，胡主任，全深圳，全国，都是头一次，希望我们共同来做好这件事。”

于松涛不但没有激动，反而感到丝丝悲凉，自己下属公司的事，自己只能瞪眼任凭别人处置，他这个老总经常是被上上下下的突然袭击弄得失去了自我，于迷茫中问他：“那么我……能做些什么？”

胡鹏见于松涛并不激动，心中不太痛快，口气变成公事公办命令式地：“你我必须尽快找到黄兴，向他摊牌，恶人我俩共同当，政府部门的配合事宜全由孟行长承担。”

“黄兴，我好多年不见他，怎么找？”

胡鹏索性板起脸：“据怡芹讲，黄兴一直在追求阿霞，阿霞有他的联系电话。”他话中带刺地：“看起来，我这个帮忙的必须充当保姆的角色了。”

于松涛倒更愿意自己一个人去办妥这件事，他对胡鹏道：“如果主任不

想当恶人，我自己一个人去唱独角戏也可以，谁叫黄兴与云翔又瓜葛上了呢。这也许就是命，命里注定我和他还有一个回合的交手。”他很聪明地谢绝了胡鹏这个“保姆”。

于松涛一向喜欢按自己的意愿去完成一件事。包括上街买东西，“参谋”多了，反而扰乱他的决心，办不好事。这次同黄兴打交道就是他一个人，像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那样准确、适时地找到了那位用雷达跟踪也常会失去目标的飞人。

黄兴第二次落到于松涛的手里，就像孙悟空总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这才真正叫冤家路窄，不过他表现得与几年前大不一样，于松涛以为他又会用眼泪、求饶这套把戏，恰恰他十分丈夫气，痛痛快快，一口应承了自己该负的责任，他对于松涛说：“你放心，我不会像云翔朱经理那样逃跑，我的手提电话每分钟都开着，你随叫，我随到。”

这次谈话一共十五分钟，连黄兴自己都惊讶为什么在于松涛面前会表现得如此大度，也许他急于要甩掉几年前在凯华被于松涛处分时跪在地上求情的懦夫形象，那情景他什么时候一想起，什么时候就会面红。为了弥补他这一生中最切肤的耻辱，他付出了这几年灵与肉的代价，可以说他是耻辱去雪耻辱。他什么名都背过：个体户、暴发户、骗子、烂仔、衰仔、精仔、醒目仔、倒爷、侃爷、小赤佬、小瘪三、小阿飞、小流氓、穷佬、富佬、奸商、侠客……可以说，这些称呼与他全相称，他从别人兜里把钱骗到自己兜里，又心甘情愿、极为爽气地任别人把自己兜里的钱骗走，赚钱就是骗，你五分钱卖来的东西五毛钱卖出，这就是骗，一套房子十万元，五十万元卖出，这就是骗，只不过是合法的骗，当他听到别人叫他骗子时，他一点不发怒，反而一笑说：“谁叫你愿受我骗？”他就这样发起来了，害人的事，帮人的事，自己赔本的事，叫别人赔本的事统统干过，他当暴发户、骗子、烂仔……统统是为了甩掉这些臭名：只有金钱能重新塑造出另一个阿兴来。如今，他已经接近跑道的终点了，突然出现了这样一件事，等于在跑道上突然出现了一处障碍，他是掉转头放弃对自己的塑造还是冲上去，越过障碍，完成他从起点到终点的全过程？在于松涛面前，他毅然地选择了后者，当于松涛走了之后，他才悟出了自己要越过障碍要付出多么高昂的代价，他就是靠搞房地产起的家，他深知自己在金海花园的几幢别墅的身价，三年前他以每幢三十万的价值买下了它们，第二年长到一百万，第三年长到二百万，如今已长到二百八十万。房地产还在不断地升值，他不急于卖出，他要让这几只老母鸡生下比它们自己大几十倍的奇蛋来，于是他先出租，一年的租金就够买房的钱，这可是他的几块心头肉，如今，为了云翔这倒霉的失败，他必须剝去心头肉，他深深地感到撕裂肺腑的痛楚，好呀，抵押贷款要从他头上开第一刀了，他就要名震深圳了！当初他为了急于要那几十万的回扣，并没有真正抵押房产的思想准备，就应承了哥们儿，因为云翔的朱经理对他拍着胸脯说：“怎么可能到那一步？就算真的破了产，我也不会真要你的房产做抵押，我自有的办法。抵押你的房产不过是形式，目的是你我得利。凭我的本事，天塌下来也不会破产！”阿兴这个房产抵押人就这样向一个深渊迈出了没有弹性的一步。他将失去两幢别墅，意味着他的价值和光彩会随着所丢失的而削减，那将是五、六百万的损失啊！阿兴啊阿兴，你当初走错了一步多么关键的棋啊！没有出息的云翔经理使他蒙羞，一股邪火激得他坐卧不安，却人不知鬼不觉地走进了另一个显赫人物的办公室。

当孟明非抬起疑惑的眼时，阿兴留意到他宽宽的额头闪着聪慧的光泽，吉人天相，难怪他能从过去的一个小营业员爬到副行长的宝座。

孟明非问：“你是谁？有事吗？”说罢向外唤着：“张秘书……”

阿兴挑衅地：“不用责怪秘书，我是趁他上卫生间溜进来的，要见你们太难了，没办法。”

“你是……”

“你们马上要拍卖我的房子，连我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真让我寒心。”

“黄兴？！”孟明非一脸严肃：“是的，我们已经对你下了三次通知，还不了贷款就抵押房产，难道你有异议？”

“你以为我是来求情来解释，要求拖期，要求开脱？我不过是想见识一下你这位副行长是什么样的人，都说你冷酷无情，骄傲自信，我想，作为全市，全国第一个拿我黄兴的房子开刀的人一定不会是慈眉善眼的，今天我见识了……不过如此。”

孟明非稳稳地：“我不过按法律办事，不过如此。”

“你们拍卖吧，我的房子现在正好赚高价，作为云翔公司经理的朋友，天塌下来我担了！”

“黄兴，你从云翔捞到的好处怎么不说？你用一笔丰厚的回扣做成了三宗大生意挣了一千多万，用中国的俗话说，这叫报应！不过如此！”

阿兴心中一惊，怎么连他做生意挣了多少孟明非都知道？这世界上确实没有不透风的墙，他昂起头，一抹满不在乎的笑：“做成生意挣了钱那叫本事，我并没犯法。”

“正因为看上了你的本事才要拍卖你的房产，也要允许我们有本事按法律办事，至于你逃税的责任，以后自会有追究。”

“逃税？！几年前我的确逃过税，请你们多去追究一下税务部门的失职，追究他们后，再来追究我，如果有这种公平追究，我等着处置。”

孟明非一时语塞，他不得不承认阿兴说的有道理，由于制度不完善，法纪不严明给许多人造成可趁之机，谁负首要责任？他回避了这个话题，对阿兴：“不好意思，我要开会了。”

阿兴斜眼看孟明非：“请听我说完最后一句话，我从来不信什么报应，你是银行家，我是区区小百姓，可你很穷，我很富，这就是报应，不过如此！”阿兴一副战斗到底的架式。

孟明非淡淡冷笑：“请你拍卖那天到现场来看看，看看老百姓对接法律秉公办事是什么态度？穷也罢，富也罢，都逃不过法律的约束！”

阿兴抿着嘴，一副嘲讽的架式：“我可能没那时间去奉陪，你们去拍卖，你们去收钱，不关我的事，但愿你能卖个好价钱，我祝福你们，拜拜！”

阿兴带着一种宣泄后的痛快，开着自己新换的奔驰 300 来到了金星花园，他的小情人阿兰给他打来电话，要他马上去她那里，他举起手提电话，恶狠狠地骂一句：“丢老母，我的财产都要保不住了，去你那里你还我房子？！”放下电话心里还在骂：你这狗屁不识的傻女人，我早该甩咗你！他突然想起了另一个女人，他追求她一世，却一世得不到，那才是他的维纳斯，如果此刻是她打电话让他去，他会置一切生意、房产不顾，只有她才配得上他舍命舍财的追求，想起她，就会阵阵悲凉。过去他穷，她看不上他，如今他富了，她也看不上他，他还一直错误地以为财产能夺回她的心。啊！阿霞阿霞，他曾发过誓，要完全得到她，如今，随着他财富的增加，这桩心愿越发变渺茫起来，如果报上登出他的抵押房产被政府拍卖，她又会如何看自己？不管怎样，他要让她看得上自己，输了钱卖房子卖地高低是一条好汉！经济上巨额损失为自己塑起的一块耻辱碑只能用精神和人格的力量去摧毁它，好汉做事好汉当！他的奔驰 300 行到金星花园停住了脚。在这八万平方米的土地上，耸立着一百多套风格各异的小别墅，这里是特区第一个别墅群，多少

男子汉一路过这里就会被那可望而不可及的梦牵得眼红气短，多少清纯的女郎祈求菩萨保佑能嫁一个拥有这种人间殿堂的老公。金星花园以她冷艳的气度，傲视着一切超不过她的和想超过她的楼宇、大厦。住在这里的人几乎全是小车进出，这里的旱冰场，游泳池，娱乐场，商场……全都被一种超豪华的贵族气熏染出了神秘感。对于拥有四幢别墅的阿兴来说该是多么的自豪！每当他开着车进入那众多保安守卫的大门，他都会产生一种飘飘然的满足感，次次如此，新鲜程度从未减弱。只有今天，当他进大门时，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沉重感。他以极惆怅的步子先迈进了他的金星花园甲十八幢，他真不知该如何对租了这里作办公室的吉林长白山公司的老总解释，请他们去别处觅房，还有那麻烦的退租金等等一系列事情，他该从何做起？甲十九幢被一位香港老板包租了三年，要请走他更加麻烦，他咬咬牙，硬着头皮摁响了门铃……

那一天，阿兴戴了副大墨镜，找出了一身好多年前当工人时穿的低档衫裤，头上低低地扣着一顶太阳帽，他本来想回避这刺激性过强的场面，但好奇心使他步向了那盛况空前的场所。挤在围观的人丛中，等待着那一刻……他感觉自己是在等着看别人怎样切割、肢解自己，奇怪自己居然还有勇气冒着毒日头，同那些散发着汗味儿的围观者为伍，摩肩擦背，踮起脚尖，看自己的热闹。

他突然有一种渴盼，盼望一场地震，所有的人全被陷进地壳里，连他自己在内。他甚至渴盼台风暴雨雷电……然而，太阳出奇的明艳，花儿的香味今天格外沁人，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认识到宇宙是这样的坚固。

拍卖房产的现场就设在甲十八幢和甲十九幢之间的花园空场上，两幢豪华别墅均为三层，银白色铝窗，外墙喷涂，底层地面和墙饰以黑色花岗石，配以琉璃瓦顶和围墙，三百多平方米的花园，正盛开着红玫瑰，放眼一望，翠绿掩映，点点透红，假山亭榭，使人会以为到了公园。

《深圳市首家抵押房产公开拍卖现场》的大红横幅悬于两楼之间。

主席台上就坐着孟明非、胡鹏等有关人员。

台下的长条凳上坐满了各方竞买者，每人前挂有一块号码标记。两位公证人坐在主席台侧。市房管局长满头大汗，声嘶力竭：“……最后，我宣布此次拍卖活动的竞买者名单——深湘公司、深圳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深圳怡乐电子有限公司、香港佳禾食品公司、香港乐乐玩具厂、香港多和房地产开发公司、国泰发展有限公司，个人竞买者是——深圳纪华先生、刘云根先生、陆浩增先生，美国亨特先生、马来西亚吴国亮先生、香港方刚先生、杜锡昆先生、朱丽华小姐、江锦萱小姐、金盛先生。”

坐在观众席上的于松涛一愣，他的双眼迫不及待地向前排竞买者的背影投去，凭感觉，他知道了那位背影丰腴而不失苗条，一身粉衣粉裙者是江锦萱，禁不住与主席台上的胡鹏眼神交了一下锋。两双眼睛都透着对那香港女人的无可奈何。连夹在围观者中的阿兴也向那女人投去惊讶的一瞥。

电屏灯亮起来，各路摄影记者、新闻记者纷纷举起相机、摄像机对准二十来位竞争者，一时间，掌声爆起，观众对他们报以热烈的欢迎。

阿兴凶狠地看一眼身旁的鼓掌者。眼睛却不由又转向江锦萱，奇怪她有如此灵敏的嗅觉，深圳的热闹她场场不落。

房管局长：“现在宣布两座别墅的底价，今天先拍卖甲十八号，底价为一百五十万元。”话音未落又是一阵掌声。

当拍卖开始，竞买者纷纷举起竞价牌，电视台、电台、新闻单位的镜头又一次对准了他们。竞买者的标价从一百六十万到二百二十万。一张张认真严肃的脸上淌着紧张的汗珠，仿佛是在赌桌上下大注。阿兴奇怪地发现，只有江锦萱一动不动，像是专程来观战的，她的竞价牌上干干净净，没有一丝粉笔的划痕。

第二次竞价又开始了，场内的竞买者举起报价牌的已为数不多，二百五十万，二百五十一万：二百五十二万……阿兴感到昏眩，忙挤出人丛踱步到大门外人少的地方，点起一支烟，手有点抖，突然发现侧面有一个熟悉的人影，定睛一看，不禁一愣：“阿……阿香。”

阿香——这位与阿霞一起从湘西到深圳来闯世界的湖南妹仔，那年闯到

了阿兴的手下，阿兴占有了她，却将她视为商女，她的乳房和小腹经常被他掐得青青紫紫，当着她的面阿兴也敢骂她臭女人，臭鸡，他将阿香的自尊剥得光光溜溜，阿香忍无可忍，终于在有一天，携购货的两万元一走了之。从她那快露屁股的短裙、红得像吃了死耗子的嘴判断，她的职业可想而知，阿兴以蔑视的目光打量着她，她也以同等的目光还击阿兴。

阿兴强打笑容走上前：“来看热闹？从报上看到的消息？你还不知道这房就是我阿兴的吧？”

阿香不耻地笑一笑，扭头就走。

“等一等，阿香小姐。”

阿香回过头，用眼神追视阿兴。

“还那么不爱说话？你变多了，胭脂盖不了你的皱纹。噢！可惜，多靓的一个妹崽……如果你不跑，继续同我干，也许还那么美。看见了，我这两幢别墅多美，你要是不逃跑，也许就是你的了，你怎么总错过财神？！拿去两万够干什么？”

阿香咬住嘴唇，半天蹦出一句：“我不稀罕你的臭别墅。”

“你这么虚伪噢，其实你好看重金钱，还要装出高尚的样子，只有我清楚，你现在心里好后悔，那么爱钱就是不够精，傻傻的贪几个小钱……可惜……怎么样？在新都还是远东？在伴舞还是陪唱？一天起码五百块吧？”

阿香：“你说够了？！你的房子被别人拍卖了，好极了！你一肚子的气只能往我身上发，其实我才最清楚你，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心里在骂，在哭，在发狂！你明天就会去死！”说完扭头跑了个没影。

阿兴把牙咬响了，心里骂着：“臭鸡婆，你死绝种！”

他又踱回会场，此刻拍卖进行到白热化。已有不少买家退出了竞价，他们抗不住酷热，退了场，会场上只剩下五家买主，江锦萱是最稳当的一位，她的竞价牌上仍然没有一丝划痕，阿兴心里纳闷，她是来干什么的？

当报价到二百五十五万时，有三家停止举牌，两位香港买主虎着脸退出会场，后背湿了一片。

拍卖人问：“有人加价吗？”

江锦萱这才在众目睽睽之下举起应价牌，上面是二百五十七万。

仅剩的另一方竞买者头上冒着热汗，没有敢举应价牌。

拍卖人问：“还有人加价吗？”

三分钟过去了，拍卖人大喊：“二百五十七万，十号中标！”一锤定音，全场响起了风暴般的掌声。

江锦萱起身向人们点头致意，记者立刻包围了她。

一女记者：“我是香港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主持人，请问江小姐，你对这次深圳拍卖抵押房屋有何感想？”

“你作为香港公民，战胜了其他对手获得中标的荣誉，此刻是否感到很得意？”

“我是深圳日报记者，请问这幢别墅拍卖价到二百五十七万元，你认为价格是否合理？”

江锦萱以贵妇人兼女英雄的风度，回答着这些浅浅的问题，她挺直了细细的腰，那突出的胸部勾勒出了她比历届香港小姐还要诱惑的线条，阿兴看着她容光焕发的脸，想起上次他去找她想与她联合对付于松涛，却碰了一鼻子灰，从那天起，他不得不打心眼里佩服这位有骨气的女人。那么，这次她

来参加拍卖，是想为自己买房还是想炒出去赚钱？是用自己的钱来买还是男人送她的钱买？是想抬高一下自己的身价还是想报复一下自己？这个很难让人捉摸透的女人在阿兴心目中像一团朦胧的雾。一会儿显得遥远，一会儿显得垂手可触；一会儿显得形态狰狞，一会儿显得仙姿飘逸，这团看上去漫不经心的雾如果缠上了哪个男人，一定能把男人的魂挤出躯壳，这是个多么可怕又是多么诱惑的女鬼！阿兴见江小姐冲出记者的包围、匆匆奔向自己的汽车，不由产生一种冲动，迎她而去。

当江锦萱正开车门时，一个男声叫住了她，她抬起头，对眼前的男人打量一番：“你……是谁？”

阿兴摘下墨镜，摘去太阳帽。

“啊……你……”她认出了他。

可阿兴笑得很难看，伸出手：“祝贺你。”

江锦萱没有去握那手，“有什么好祝贺？”

“我的财产变成了你的财产，当然应该祝贺。”他执著地伸出手。

江锦萱一愣：“你的？”她勉强握了一下那手。

“你很健忘，我的大名你总记不住，你的大名我可是在八年前就记住了。这房子能落在你手中，我感到荣幸，说心里话，我崇拜你！虽然你伤害过我……”

江锦萱不知该如何回答。有人喊起来：“看！那就是房主，黄兴。”

立刻有人围上来，不少记者也凑上来，江锦萱趁机离去。

“我是法律报记者，请问，作为房主你对这次拍卖是什么心情？”

“我是香港电视台的，请问，你的心情是否很沮丧？”

“我是特区时报记者，请谈谈你对拍卖自己房产是支持还是抵触？”

阿兴的眼睛突然遇上了不远处的于松涛，他的话题由此开始：“云翔公司是新亚的下属公司，如果这次拍卖房屋能为新亚带来好处，我是十分心甘情愿的。”他为自己救世主一般的大度而陶醉。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新亚的老总是个了不起的人，我曾经当过凯华的工人。”

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于松涛，似乎在说：于松涛，你这个国营大企业的老总肚量如何？能比得上个体户、暴发户黄兴吗？他在用眼神追逼的同时，一张嘴在唱着动人的调子：“我曾在凯华做过错事，当时的于副总没有原谅我，开除了我，从那一天起我懂得了自强，这些年我风风雨雨，什么苦都吃过，我有了钱，买了别墅，全要感谢当年于总赐给我的逆境，这是真心话，我佩服于松涛这种真正的男人。败在我佩服的人手下，我是心甘情愿的。”阿兴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会说出这一席铮铮话语。他感觉到于松涛和胡鹏那诧异的神情，心中溢起了自信、宽容、谦和交织的情潮。当掌声从四面八方将他包围时，他真感到快不出来气了，有一个声音似乎在对他说，黄兴，你今天才算站起来了。有个后生仔一起哄，人们上前将他抬起，他被抛起来，又落下去，有一股咸咸涩涩的水涌上了他的喉头，他用六百万的高价，买来了飞上去又掉下来，掉下来又飞上去的失重感，他感到自己每一条神经都错位了，酸、甜、苦、辣，百般滋味，一起竟辨不出自己属于那一种。

好容易捱到起哄的群众兴味索然，慢慢散去，只剩下他一个人像棍子一样插在被西斜的太阳拉长了的的一大片玫瑰花的阴影下面，他才意识到被热闹撑饱了的空间，突然人去影逝，剩下下来的那份寂静相当瘆人，好像被抽干了

水的枯井，只留下望不到底的死一般黑的深渊，不由打一个寒颤。

阿兴最后一次在院里走走，看看，捧起一朵盛开的玫瑰，刺扎了他的手，心里阵阵作痛，突然，他抡起拳，往墙上狠狠一捶，他的眼眶湿了……

一个老妇人来打扫卫生，边扫地边对阿兴说：“先生，我要锁大门了，请你出去了……”

第二天，各大报小报争先恐后地登出醒目的头条新闻，那些黑色的大标题带有极大的煽动性：

《我市首宗抵押房产公开拍卖昨日举行》

《抵押贷款房产拍卖群众称道》

《债拖不还，诉讼法律》

《抵押私房公开拍卖影响深远》

《香港女商江锦萱一举中标引起轰动》

《抵押贷款房主黄兴表现良好》

黄兴在一夜之间居然也成了深圳的名流。

四

引起轰动的中国第一次抵押房产拍卖使孟明非成了新闻人物。

胡平平奉命带着新闻组去采访了孟明非，孟明非聪慧的亮额头、略带忧郁的大眼睛，不苟言笑的表情，独到的见解，默默寡语的矜持，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到家，她喋喋不休地问父亲：“孟明非这么年轻当行长是不是有什么后台？”父亲答：“他是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爬上来的，九年前他还是个信贷科科长时我就认识他了。”

女儿问：“都说他又狂又傲，他是不是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父亲答：“各人有各人的性格，他话少不等于傲，这个人，非得接触多了，深了，他才有话说，而且说起来也会没完没了。”

女儿问：“他有学历吗？这个完全是农民出身的行长。”

父亲答：“高中毕业就工作了，后来到深大进修了三年金融专业，人家有文凭。”

女儿问：“他太太受得了他的沉默吗？”

父亲答：“他还没有结婚，我一直没好意思问他为什么不结婚，也许人家在结婚问题上有难言之隐。”

女儿问：“他起码有三十五岁了吧？”

父亲突然瞪起眼看着女儿：“噢，你问这么多做什么？你是查户口的？”

胡平平的脸刷地红了。自从同黎少荣分手以后，她第一次对一个男人有着这么多的好奇，她猛地明白了，自己对这个男人产生了好感。当她听说他还是单身时，心里有点儿慌乱。她是一个进攻性很强的女孩，也是一个性子很急的女孩，她母亲那守旧、被动、温和的遗传基因在她身上发生了凶猛的变异，她母亲只会思念一个男人，直到永远；而她，失去一个男人以后，会很快止住痛，另一个男人的出现会使她的旧伤痕消失得就像从来没有过一般。

当她拨响孟明非的电话时，心里有点几发慌，如果对方冷得像一块冰怎么办？去溶解它，对，溶解它，她不信，这世界上有男人不喜欢聪明、漂亮、有身份、有知识的女人。

“喂，孟行长吗……我是胡平平……对，电视节目播音员……当然有事，我想再采访你一次……我想做一个你的专题节目……请你先不忙拒绝……你如果不想上镜头，我就作的一般性的采访……就算朋友聊聊天吧，怎么样？给不给面子？谢谢，不好意思，打搅了。”

打完电话，她愣了足足两分钟，那块冰真是名副其实的冰，讲话一点儿热情都没有，也好，有热情了就没有吸引力了。她盘算着下次去“采访”他该讲些什么？她是一个足球运动员，必须想办法一上场就把球射进对方的大门里，这样，她就会永远主动。

对！就从一个银行家的苦恼谈起。苦恼这个球最容易射进每一个人的大门。

五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国际兑换美元对人民币的兑换率发生了很大的变动，美元升值，人民币贬值，仅仅几天的功夫，新亚这个大型集团电子企业就损失了好几千万，光是段怡芹的凯华三洋一家就损失了四百万。本来，买香港的女皇通过下属各企业集资一千万是没什么大问题的。这样一搞，许多企业连一分钱也拿不出了。段怡芹流着泪对于松涛说：“我们凯华三洋本来是说好了入股二百万的，现在连五十万也困难哪！”

就在于松涛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之时，黎少荣冒着“出风头”、“抢头功”的罪名向于松涛进谏：

“于总，不管您爱不爱听，我还要重复我的主张。”

于松涛板着脸：“有益的意见我一向爱听。”

“于总。”黎少荣沉吟一下。“咱们，还是得去找……那只看不见的手！”

于松涛领悟地：“你是说……银行？”

黎少荣执拗地：“找银行贷款是虚，摸摸搞股票制的行情是实！”

于松涛苦笑着：“小黎，你简直走火入魔了。”

“我不否认……人家宏业银行搞股份制不到一年，资金滚了几番！”

“我们……行吗？我们的企业在社会上有这样多的信誉吗？”“于总，您怎么了，怎么不自信了？我们几个名牌企业，几十种名牌产品，社会信誉很高，我做过调查。”

“孟明非……那个副行长肯定不会支持我们，听说好多企业想搞股份制，到他那儿就被卡住。”

“我们去试探一下孟行长的倾向。”

“好！这次我听你的。”他不得不对黎少荣对认准的事情的执著打心眼里服气。

他们好容易在购买宏业银行股票的交易所的人丛里挤了进去，拐过一个天井，乘上了去四十一楼的电梯，孟明非的办公室就在那一览众山小的高天上。

试探依然是从买女皇开始，没想到，孟明非对买女皇十分支持，于松涛头一次见孟明非这样明朗、痛快。顿时，孟明非在他眼中变得亲切起来，他屏住呼吸，生怕听漏孟明非一个字：“你们买女皇，是一件锦上添花的好事。在香港站住脚，不仅可以把全市，而且还能把内地一些厂家也带出去，形成一种龙头在特区、龙身和龙尾在内地的格局。这件事，我们一定支持。”

黎少荣：“孟副行长，关键……是得为我们解决一大笔贷款。”

孟明非：“大约需要多少？”

于松涛：“买女皇，再加上几条新流水线的引进和汇率变动造成的损失，至少也得一个亿。”

孟明非沉默了。

于松涛、黎少荣紧张地望着他。

孟明非下意识地用指头敲着桌子，很为难地：“于总，我们特区，现在是百业俱兴，用钱的地方太多。我们顶多贷给你们四千万。”于松涛很为难地：“那……”

孟明非想了想，突然问：“于总，你能估计出咱们特区在银行个人存款的总数是多少吗？”

于松涛摇摇头。

黎少荣赶忙替他回答：“这一改革开放，我们特区人富。根据报纸上公布的相对数字，我估计，至少不会低于四十个亿。”

孟明非未置可否地笑笑，又问：“个人手中的现钱呢？”

黎少荣：“不会低于十个亿。”

于松涛暗暗佩服黎少荣的记忆力。

“你很精明，但你的估计，都还略保守一些。”孟明非含蓄地笑笑：“这一大笔钱，如果去冲击市场，就是一股祸水！可……如果我们把它引向发展生产呢？”“你是说……”于松涛眼睛一亮，看一眼黎少荣，“搞股份制发行股票？”

“对！”孟明非一拍桌子：“于总，你们新亚是个大集团。凭你们的声誉和资信能力，我估计，发行股票没问题。”

于松涛激动了：“你真愿帮我们？”

“除了宏业银行以外，市领导已经同意有条件的企业发行股票。我们，就拿你们新亚做试点啦！怎么，老于，你以为我官僚气十足，很难讲话，对吧？”

于松涛：“人哪，总是不打不成交，我越来越发现你这位年轻的行长很富同情心。”

孟明非：“咳……也许我并不适宜干银行，但这碗饭一端是十年，我的同学做生意，搞企业，有的成了千万富翁，我这个管钱的仍一贫如洗……”他突然动了感情：“人这一生啊！”

于松涛对孟明非偶露心迹感到意外：“孟行长，请问你的太太也在银行工作吗？”

孟明非没有回答，却一拍几案：“我会全力帮助你们，争取内部股份制和向社会发行股票同步进行，只要你们有股份制作底，我就敢给你们贷九位数的款！”

于松涛的血冲上了脑袋，一阵昏眩的激动又从头部向四肢蔓延，他感到手在抖，抬眼看看黎少荣，发现他的脸很红很红，他真担心黎少荣会不会血压升高？啊，男人的冲动也许都一样，心会加快跳动，气会变短，脸发烫……猛然间，他想起了与冰莹的第一次，怎么会与这种感觉如此相似，每一条神经都被牵动起来的畅快，畅快……

当于松涛和黎少荣从银行出来，街上已经星星点点地亮起了街灯，共同的渴盼，共同的心愿，共同的激动把两个男人的心又暂时缚在一起。他俩已很久没有这样肩并肩地把脚印留在灯红酒绿的闹市。一高兴俩人到小饭店吃了四打水饺；三扎生啤，借着微微的酒兴、男人与男人之间的话题变得广阔起来。

黎少荣感叹地：“孟行长这个人感情色彩很浓，可人们却传他又冷又做又官气。”

于松涛：“不是也有人在背后传我有情妇吗。”

“有本事的人才会被人议论。”

“你是这样看的？”

“我自己也领略过。”

“小黎呀，你是个相当有趣的人。”

黎少荣眨眨眼：“有趣……我倒认为你很有趣。”

“我有什么趣？”

“比如对股份制……我一直以为你不赞同，而没敢同你私下交换想法。”

于松涛：“你以为我会像你一样事情还没有把握之时就高谈阔论，自我陶醉？我早过了那样的年龄了。小黎啊，我从前也跟你一样，喜欢新奇，喜欢探险，喜欢炫耀，如今我早就麻木了，冷静了。你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始研究股份制的吗？”

“有半年了？”

“一年半了，我看的书不比你少。”

“噢……于总，你真是个有心人……不过，你说我爱炫耀可不准确。”

于松涛不由对方分说：“你喜欢炫耀，已经成了无意识的意识……不要反驳，我年轻时也这样，这也并不是什么错误。”

黎少荣不吭了。

于松涛拍拍黎少荣：“我们俩好久没有这样谈过了，我知道你对我很有意见……”

“于总，我不是那种嘴巴很甜的人，我吃亏就吃……？”

“听我说完，我知道我自己的问题。尽管我对你也有许多不满意之处，但总的说来……我还是服你。”

“服我？”

“所以去香港买女皇，我决定带上你！”

黎少荣抬起意想不到的眼神。

于松涛自我陶醉地：“搞起股份制，集团有了钱，专门开发高科技新项目，给效益好的企业贷款，形成良性循环，这可是一棵摇钱树啊！”

黎少荣对孟明非产生了兴趣：“这位孟行长好像很回避太太这个话题。”

于松涛诡诈地望着黎少荣：“我正想听听你的分析。”

“有可能他不喜欢自己的太太；有可能他的太太伤了他的心；有可能正在闹离婚。”黎少荣习惯一口气诉尽见解。

于松涛审视着黎少荣：“你呀，年龄不大，什么都明白，看起来，你对男人的了解也很中肯，婚姻不幸福的男人很少有把妻子挂在嘴边的，我的第一个妻子……我好像没有跟任何人谈过她。”

“于总，我很羡慕你，许多人都羡慕你。”

“羡慕什么？”

“你的第二次婚姻。如果每个男人都能够这样称心如意，世界就能更快地进步。如今流行的口头语——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必有一个令他满意的妻子；相反，一个成功的女人，后面必有一个令她伤心的男人。”

“说心里话，这世界上像我太太那样的女人不多，她从来不会因为我接触了其他女人而吵闹，也不会因为我回家晚一点盘根问底、她对我的信任溶入了对自己的自信。要知道，女人的感觉是相当敏锐的。你还没结婚，不过我相信已经早体验过女人，男人的私房话我还是可以对你讲，说粗俗一点儿，你往自己女人身上一趴，她闭着眼也能感觉到你是真是假，激情比过去增多了还是减少了，许多男人可以勇往直前地应付生活和事业中出现的各种挫折，唯独对付不了敏感的妻子，被妻子缠得心力交瘁，然后彼此仇视，彼此设防，还硬要拴在一张床上分享互相折磨的痛楚……”

黎少荣望着脸红红的于松涛：“您是指……你的第一个太太？”

于松涛没有正面作答：“所以我说，这世界上像冰莹那样的女人实在太

少了，也只有她能享受到我百分之百的爱。”

“如果一旦你对她的爱减弱了，她会不会也像其他女人……”

“不可能，完全不可能，我对她的爱一分一毫也不会减弱，永远不会！小黎啊，你并不清楚一个男人如果深深地爱上一个女人他的心有多虚……”

“虚？！”黎少荣真的糊涂了，“为什么？”

“你同平平相爱时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感觉？”

“没有，从没有。”

“那么我敢肯定，你并没有深深地爱上。深爱的滋味是总怕失去对方，总怕自己的魅力不够。”

“你会这样不自信？！”

“有一首流行歌词写得很好：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没办法，爱就是这样奇怪，我这一生也喜欢过好几个女人，从来没有在她们面前不自信过，只有在冰莹面前才出现这种感觉，我才明白了，喜欢和深爱有着极明显的生理和精神差别。在你非常爱的女人面前，你总想把事情做得漂亮些，往往事与愿违，心慌意乱得几乎阳痿，每次与冰莹重逢的第一次都会出现这种异常反应，我们并不是新婚，每次却如同新婚第一夜……”于松涛借酒宣泄，想念妻子之情使他抑制不住自己的两片嘴唇，望着黎少荣听得津津有味的脸，他的倾述欲越来越强，却原来，在能够引起共鸣的人面前以自己心爱的女人为话题是这样的尽兴。没完没了的工作，残酷地剥夺了他对爱妻评头论足的那份小小的特权，他真想在这一瞬间补个够。

黎少荣这是第二次听于松涛谈妻子，谈女人，一沾这个话题，于松涛的尖刻、矜持、穷酸、傲气立即荡然无存，变得那样真诚，那样纯洁，那样孩子气，黎少荣受到了感染，抛却了股票、女皇、汇率、税金……一切与人的本性虎视眈眈的现代文明，融入了于松涛人性激荡的大潮中。

六

江锦萱买女皇的决心一下，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得了，她紧锣密鼓，首先将怡海花园甲十八号小别墅炒给一位新加坡老板，赚了五十万，然后把契爹的五百万划到了自己的帐号上，立即又活动了一位银行家的儿子，许诺了他将来为女皇的名誉董事长，疏通出了三百万港市的贷款，加上自己的三百万做机动，她自认为在金钱方面万无一失。唯一头痛的是乔启光，这个呆子就是不同意私下里成交，坚持要依金老板的方案拍卖，她就怕一旦拍卖，于松涛的新亚卷进来，有国家银行为他做后盾，她很难同他们分高低的。为此她又一次找到乔启光，以老情人、老同学、老朋友的身份恳求他高抬贵手，把乔启光为难得不敢抬头望她的眼睛，生怕一触到她那女皇般威严的眼神自己对金老板的承诺就会冰雪消融。

江锦萱十分了解乔启光的为人，她钦佩他的正派，又痛恨他的死板，只好制造一个套套，希望他自己能钻进来，她不急不恼，对乔启光表示着十分的理解：“金老板自然是希望卖价越高越好的啦，其实，我不想难为你……没有你，我照样把女皇公司的底摸到了。”

“你……找到了金老板？”

“他呀！一向与我不和，他不希望他的女皇落到我手里。不过……如果我的价高过其他竞争者，他只好有苦往肚里吞。”

“关于价钱……我的确还没有……”

“不用讲……听我的，先看看我估得准不准？”

乔启光这才敢直视江锦萱的眼。

江锦萱：“如果建成女皇这样规模产、销一体的企业起码要四千多万，对不对？”

乔启光点点头。

“金老板出让产权的底价大约是……七百万左右，对不对？”

乔启光定定地看着江锦萱。

“二十几位眼睛充血的买主，包括于松涛很可能将底价哄抬至八百万到九百万左右，对不对？其实，香港那几位买主我也知是谁了，他们的经济实力都不行，只有于松涛是我的劲敌。”

乔启光的眼神变为佩服。

“而我，将以九百五十万一锤定音，勿须拍卖，只须交给你咁多与金老板也不吃亏，而我，每年将会从女皇赢利三至四百万，绝对属于我自己而不是姓陈。……怎么样？乔兄，生意场上混这几十年没有白混吧？别看你我有二十年的交情，你可不一定了解我，我却深深地了解你。你正派，你稳重，你细胆，你善于掩饰感情，你矛盾，你犹豫，你活得很辛苦，跟我完全相反……”

乔启光被点得浑身不自在，他从来没有这样总结过自己。

江锦萱自顾自地说着：“尽管这样，我仍然欣赏你，在香港这块土地上，像你这样的人毕竟不算多，你可以补充我……也许……你过去在我背后也做过有损于我的事，我不计较……只是这一次，你务必要帮手我，金老板那里，我会请陈百雄出面解释。”

一听陈百雄这个名字，乔启光生出一种生理上的厌恶，情不自禁还了一句：“又是你的契爹……你既然如此依靠他何不让他直接去找金老板一手交

钱，一手交货，咁样就简单了！”

哈，这个乔启光，根本不往框框里跳，他对爱的表达就是如此奇特？气得江锦萱心口发堵真想骂他一句：你个衰佬……。但话到嘴边却被二十年的情挡住了，只剩下伤感：“启光啊启光，我真不明，为什么关键时刻你总是不支持我，我多么需要你帮衬我一把！”她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我这是在打仗，打仗，明不明，如果我又死在于松涛的枪口下，那我真的是有面见人了。启光，今天我不勉强你，你返去好好想想，我希望你尽快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你应承我嘢……”

乔启光勉强点点头，他真想冲上去抱住可怜的江小姐，大声对她说：我当然同意你！他又真想一拳揍过去对自私的江小姐大声说：我永远不可能只为你一个人活着。两种冲动汇在一起，使他将牙关咬得咔咔直响，挤出了一丝完全不属于他的怪笑。

江锦萱匆匆离去后，乔启光才想到下午五点和合大厦的旋转餐厅还有两个从深圳来的人在等着他，他驾着车急急赶路，钟表一样准时的习惯，使他暂时抛开江锦萱扔给他的难题。当他赶到和合大厦时是五点零五分，他带着小跑冲进了旋转餐厅，一眼就看见了风度儒雅的于松涛和他身边具有青春偶像般潇洒气质的男青年黎少荣，他深深知道于松涛见他的目的，这个女皇公司真成了女皇，招来了那么多爱慕的足迹，是他始料不及的。他决定少说为佳，主要听于松涛的，底牌在他手中，江锦萱摸不去于某也别想套出一丝一缕。

他们三人都点了轩尼诗人头马。杯中咖黄色的酒液，就像人的心情一样神秘莫测。乔启光很有耐性地等候于松涛抛出买女皇的开场白，他已经感受到了对方的急迫。

于松涛根本不提想要了解的事，却东拉西扯：“听说乔先生刚从欧洲归来，伯尔尼的阳光把你晒得更更有男子气了。”

乔启光一笑：“我更喜欢美洲的太阳，显得更为柔媚，抒情。”

于松涛像专门来聊天的，一身轻松地调侃起来：“乔先生很有诗人气质。”

乔启光摇摇头：“可命运女神偏偏把我推向商界。”

于松涛兴致勃勃地：“我们可以说是同命相连，我从小就幻想当儿科医生，却端了工科的饭碗，直到现在，我仍然爱孩子。”

“噢……”乔启光同情地。

突然沉默了，似乎找不到话题了，大家略有尴尬。

于松涛又信口扯起了别的话茬：“人们想象中的香港，似乎是花天酒地，灯红酒绿，实际上，这里到处可以找到中国人勤劳的佐证。”

乔启光的话匣被引开了：“我生在香港，长在香港，在美国哈佛念过两年法律系，又转到商学院攻读经济，东西方一比较，我认为中国人承受压力的能力比白种人要厉害。我们的祖先赋予了我们在严酷的环境下求生存的本能。”

于松涛也兴奋起来：“我从来不为我们这个民族自卑。”

黎少荣终于忍不住插了一句：“香港可以说是历史上逃港者建设起来的。”

乔启光这才顾得上提醒于松涛：“这位是……”

于松涛想起自己的疏漏，忙介绍道：“这位是我的助手，黎少荣。”

乔启光思索着：“黎少荣……哦，想起来了，江小姐向我讲起过你……”

你好像是清华的研究生，相当……”他突然收住了话头。

沉默了，黎少荣偷偷看一眼于松涛，欲言又止。

窗外，一片红霞盖住了大海的酥胸，世界变得血红血红的。红得令人心口发疼。

乔启光看看表，他沉不住气了，只好反守为攻：“于董事长怕是为女皇的事到香港来的吧？”

于松涛大度地笑一笑：“我请你来完全是老朋友聚会，决无半点功利。”

乔启光很厉害：“按我们香港人的习惯，酒席桌谈生意，我不希望你为我白白花上千港币。”

于松涛：“女皇的事仅仅是顺便，我们集团对这件事所持的态度是可有可无。”

黎少荣一惊。

乔启光也愣了。

于松涛沉着地：“凭我们集团的信誉，银行可以给我贷款达九位数。因此，我有足够的资金选择最佳方案，击败其他对手！”

乔启光眨眨眼，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

于松涛仍漫不经心地：“我已经猜中了许多买主要下的赌注，一个底价值七百万的企业最高抬到九百多万就到头了，对吧？”

“你的意思？……”

“我感觉你有可能把这场拍卖变成私下转让，我认为这个方案不妥。公开拍卖这是最公平合理的，你可以不得罪其他的朋友，金老板也会满意。”

乔启光暗暗吃惊，私下转让？！这仅仅是江锦萱希望他做的，他只在肚皮里转过小小的一念，于松涛怎么会看出自己的深层意识？这个人实在精得可怕！

马上想到江锦萱，她可是碰到能摄她魂的对手啦……不知怎么的，他涌起了一股幸灾祸的快意，居然会一千个一万个不希望江锦萱得胜，为什么？他说不清，反正是为爱，为了爱，他不希望她陷在生意场中太深；为了爱，他又不希望看到她失望得苍白。面对于松涛强大的攻势，他一阵阵兴奋又一阵阵心悸。那个永远纳不进他轨道中的女人搅得他心神恍惚，切肤的痛爱把他逼到了一条唯一的小路上。

几天以后，香港的《东方日报》登了一则消息《女皇电脑公司拍卖在即》，乔启光知道，这消息一登，他与江锦萱多年的友情很可能飘逝如烟絮。与其看着她握住女皇像个疯狂的男人驰骋在血肉模糊、尸横遍野的商界，还不如断了她的大欲望。让她依然还是她自己。即使失去她，他的内心反而能平衡。

乔启光掐算得不错，江锦萱看到那条消息后马上拉了脸。她迫不急待地找到乔启光，她知道乔启光爱自己的份量，于是行使起一个被爱者的特权，像统治者一样下通谍了：

“听着。如果我败了，意味着我的希望破灭。你，我永远结束过去的一切！”

乔启光仰天长叹：“我该怎么办？”

“有办法，撤回新的决定！”

“为你一个人？”

“为我一个人！”

乔启光像看陌生人一样看着江锦萱，从头到脚一阵发寒。娇艳的女人心

肠都如蛇蝎，他想起一位朋友的话，心开始发颤，他怕她，怕这个满脸散发着善意的女人，在她的逼视下，他也像钻进了雪柜，思维和意识仿佛被冷冻了，太平洋的温风也拂不去他心头的白霜。

他开始有恨的知觉了，奇怪！

七

拍卖女皇的地址选择在女皇公司的会议室，乔启光和他助手、律师、公证人就坐在主席台，面对面坐着的是香港的中、小企业家，总共不到二十人。

乔启光一眼就看到坐在最后一排的于松涛和黎少荣，却不见江锦萱的影迹。这是预料中的，但又是超出阿萱行为逻辑的，也许从今以后他再也没有缘份与她耳鬓厮磨，共播足迹了，不由心尖扫过一阵酸痛，甚至痛恨自己的无私，他堂而皇之地坐在主席台上为的是什么？就为了将他最爱的女人的爱，播撒在为自己赚一份好名声的祭坛上？！他这一生最爱的是名声和阿萱，当二者不能两全时，他却成全了最没有价值的前者，日后金老板会赞美他，于松涛会赞美他，坐在对面的那些不痛不痒的人物会赞美他，又怎么样？他的天塌下来压垮的是他自己啊！阿萱是他的天、他的地、他的一切，失去了她，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等于是一具会眨眼的僵尸……拍卖时间到了，阿萱还没到来，她想了两年的女皇，策划了两年的买卖，就这样撒手放弃？！也许这种放弃正是上帝的安排，江锦萱这样的女人命里不该承担她承担不起的担子。想到这里乔启光的心似乎微微平衡了一点。当乔启光的助手碰碰他，示意时间已到这时他突然出了一阵虚汗，助手发现他的异样，只好按他的意思，自己来宣读开场白，那些枯燥无味、传统古板的词语对乔启光来说如同在品味锈铁，胃口都倒尽了，他盼望着这一幕快点儿结束。只听清了助手说：“……我现在宣布女皇电脑公司拍卖的底价，七百二十万，我们沿用喊价的成交方式，现在拍卖开始。”立即引来一串叫喊：

“七百二十五万。”

“七百三十万。”

“七百三十二万。”

“七百三十五万。”

“七百四十万。”

唯独于松涛一直没有动声色。

当价被抬到八百万时，乔启光被眼前突然出现的一个女人的身影刺激得“倏”地挺直了腰，一身的虚汗顿时被吸进了骨髓。他看见江锦萱身着淡粉色蓝花的长套裙款款而到，他太熟悉这套裙了，那是去年他陪她到美国造型大师密斯特詹那里做形象定的料和款式。从近百种花色不同的面料里，通过电脑为她选中的适合她生辰年龄、肤色、身高、气质、风度的这块布料，再由电脑定夺了最佳款式，这一款套裙花了八千八百港币，还是打了八折的。果然，穿上身效果奇特，八千八花得很舒心，买了一个年轻五岁，这身衣服是江锦萱自称象征胜利的色彩，她说，每次穿这身衣服都会给她带来好运，凭这一点，乔启光清楚，她买女皇的愿望依然迫切，她的迟到肯定是对自己不依从她的一种姿态……说不清是轻松了还是更沉重了，他吁出了一口沉甸甸的气。也就在这同一瞬间，乔启光听到了两个同时报价的声音：八百二十万。于松涛和江锦萱一碰就较上了劲。

人们将目光齐刷刷地转向这一男一女。有几个买主趁机悄悄地退出了拍卖场。剩下的买主闭上了发虚的嘴，惊讶地注视着这突然出现的女人与大陆来的男人的角逐。

“八百二十五万。”江锦萱看都不看于松涛，更不看台上的乔启光，只盯着身旁的一扇窗户，以示自己对眼前所有的人不屑一顾的高贵。

“八百三十五万。”于松涛一抬就是十万。

“八百四十五万。”江锦萱也拉大了跨度。

“八百五十万。”于松涛声音沉着。

“八百五十五万。”江锦萱咬住了对方。

虽然于松涛十分镇静，乔启光还是看到了他额上亮晶晶的汗迹。他心惊肉跳地目睹着这一男一女互不相让的凶杀，突然觉得他俩有些相像，是五官像还是性格像？也许他俩都像饿极了的狼，正撕扯着一只共同的猎物。真不想看到阿萱变成一只失去原来小羊一样温顺面貌的狼，她喊价的那份与她外貌不协调的果断，充满杀气的尖厉的声音使乔启光汗颜羞愧深深地埋下了头，脸红得像自己做错了事。说什么也不舍得瞪眼看着自己心爱的人骤然失去女性的原汁原味儿，巴不得于松涛一下把价喊到一千万，结束这场令人肉麻的厮杀。

价被抬到九百二十万了！时间慢得像从冰箱里取出的冻肉，冒着吸髓的白烟，板着僵直的硬块迟迟不能化解，乔启光觉得难以忍受，那被吸进去的虚汗又一点一点地往外释放，昏沉之中他听到江锦萱已经开始嘶哑的声音在喊着：“九百五十万！”奇怪的是于松涛似乎没有反应，难道他没有勇气再坚持下去？时间一秒秒地走过去，江锦萱终于快要实现她的梦想了？！乔启光很怕听到那一锤定音的声音，不顾助手怎么想，匆匆退出拍卖场，到一间小休息室里抽一支烟，但耳朵仍忍不住伸长了想去感觉被一堵墙隔开的那个空间的动静。似乎听到有男人的声音，有女人的声音，莫非于松涛又重新加足马力与江锦萱交手？约一支烟的功夫，他好像终于听到了那一锤狠狠敲响的声音，忙打开门，听到他的助手大声喊道：“一千零七十五万元……一千零七十五万元成交！”谁成交？是于还是江？但愿不是阿萱，一转头，又情愿不是于松涛，他走出小休息室，踱到拍卖场门口，一扭脸发现阿萱的干爹陈百雄伫立在另一扇门口。他来干什么？来庆祝契女的胜利？来监视自己？陈百雄也看见了他，他本来可以大大方方走上前同陈握握手，问候一声，但他这个人从来不愿在权贵面前弯腰，更不愿在江锦萱的干爹面前掉身份；律师的清高和冷峻使他掉转头，向另一个方向走去，他能感觉到陈百雄在他背后一双气恼的眼神。就在这时，他听到拍卖场的大门“嘎”地被推开，杂乱的脚步声随之涌来，其中一双清脆的高跟鞋的脚步是他熟悉的，这脚步与他越来越接近，他不敢回头，不敢正视那双因胜利更加不可一世的狂做眼神，这种眼神能绞杀他！于是，他加快了脚步，想甩开那“噔、噔、噔”踩裂他心的声音。但那双轻捷的步子终于在女皇公司大门口追上了他，他只好停住脚，回过头，直面她的逼视。

“谢谢你成全了我……”她冷笑着说。

乔启光想握手祝贺她，却抬不起自己的右手。

“你终于教会了我怎样去认识那种比毒蛇还可怕的‘好人’。”

乔启光如堕五里雾中，半天也品不出阿萱的弦外音，呆呆地看着她消失在大门外的拐弯处。紧接着另外一双脚步声停止在他的面前，他看到了于松涛和黎少荣兴奋得红扑扑的脸，于松涛向他伸出手：“乔先生，多谢你，我代表新亚集团感谢你的公正无私！”

他又糊涂了，难道是由于松涛成交了？不敢问，只好勉强笑一笑。

“我们马上赶回深圳，尽快将一切手续办妥，正式交接那天请你来剪彩，请赏光。”

哦！阿萱败下阵了！一千零七十五万，她不敢再往上喊了。这个蠢女人，你既来之则应胜之，你往上加码，陈百雄不会见死不救的啊！于松涛这帮人很精于算计，他们不会要一个超过一千五百万的旧流水线的！阿萱啊，你到底是女人，不够气魄，反正你成也好，败也好，都与我无关了。我成了你眼中的毒蛇，毒蛇就毒蛇吧，我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良心。乔启光昏沉沉地走到停车场，就在此刻，他看到一辆奔驰 560 像示威似地擦他身而过，那上面坐着他用灵魂去爱了一世的女人，开车的是她的保护人，有钱的契爹。那车开得极快，像在发泄愤怒，洒下了一串蔑视的 声。

像是有上千条蚂蝗在吮吸他的心血，他憔悴了。

几天以后，他坚决地拒绝了于松涛请他出任女皇公司顾问和新亚股票 B 股在香港的总代理商的要求，他决不能让阿萱误解自己帮手新亚集团的动机。不管怎么说，他还有一张不笨的嘴，他要寻找机会向阿萱解释，请求她的宽恕。他没有过多的企盼，只希望他在她心目中永远占有一席之地。

八

江锦萱的失败使她元气大挫，一连三天只是昏睡，一醒来就会像发神经一样咒骂乔启光：“毒蛇，狼！”然后又昏昏睡去。

陈百雄对江锦萱终于彻底摆脱乔启光而暗自高兴，更为女皇公司被于松涛夺走而欣慰，他知道，这一次对契女来讲是一起伤筋动骨的大撞击，就怕她恢复过来以后会想出新的花样，过那边去与于松涛明争暗斗。那天在女皇公司拍卖场他第一次见到了这位神秘人物，仅一眼就被于松涛的气质镇了一下，凭他的判断，于松涛这种男人极大度又极狭隘；极开拓又极传统，极大方又极小气；极温雅又极难斗；极富感情又极冷酷，他是那种善于在两种极端中寻找平衡的素质优秀的男人，像阿萱这种感情色彩极浓只精于外表的傻女人可绝不是他的对手，陈百雄见识过类似于松涛这类型的男人，他能把对手的激情全部引发出来，使对手疯狂，痴颠，而自己却不动声色，这种男人是成大气候的男人。仅仅拍卖场那短短的一幕，他已经窥视到了于松涛故意牵着阿萱的鼻子跑，然后再堵死她的路这一步微妙的棋路。不得不使这位商界老手为之叹服。对付阿萱这样桀骜不驯的女人非于松涛之流不可。既然阿萱已到这一步，陈百雄决定先不强迫她移民加拿大，倒是将那五百万赠送给她，让她去特区搞事业，这就叫欲擒放纵，与查尔斯的婚事，他也决定暂时不提，免得阿萱以为自己趁火打劫，反而欲速不达。总之，他要以最宽宏的男人之肚量、最慈爱的父亲之心肠，最温暖的朋友之情谊去感化自己最疼爱的契女。

这世界上许多事情恰恰是在情理之中，预料之外的，当阿萱昏睡三天终于醒过来，恢复了脸上的血色时，她突然向陈百雄宣布了她的决定：第一，听说新亚很快要发行股票。她要将于松涛在香港发行的B股股票全部包下，成为他香港最大的股东，与他平起平坐，分他的红利，然后再收购他的下属新华电子公司或搞大的合资公司，与于竞争。第二，他要立即见到查尔斯，请契爹立即打电话到加拿大温哥华通知那位盼她盼得眼发红的查尔斯。

陈百雄还以为自己耳朵出了毛病，他小心翼翼地问：“这么说，你……同意与查尔斯的……”

“同意！”阿萱抢开话头：“契爹，我应承你，你该中意了。”

陈百雄回到书房，抓起电话机时手一直在抖，头脑一片可怕的空白，想了好久才想起查尔斯的电话号码，他以为自己太激动了，当电话铃响起来，他才知道自己是被一阵突发的孤独感和恐惧感纠缠住了。查尔斯的声音从话筒中响起的时候，他好容易压制住了慌乱，用英语与对方讲开了。“哈啰……查尔斯吗？我是陈百雄，你好……哦，对不住，我忘了现在是温哥华凌晨四时，打搅了……是的，有急事……是……是……”他突然吱唔起来：“我是说……香港的股市行情不错昨天涨了三个百分点……你托我买汇丰一千万，已经办妥了……OK……还有……我小女阿萱她……她问你好……哦，不必，近期不必过来，她又要去大陆那边……不必了，拜拜！”匆匆放下电话像逃避瘟疫，半天也不明白自己说了什么。

他坐在躺椅上，心慌意乱地久久凝望着天花板……

直到江锦萱进来，叫了他一声，他才慌忙应声，似乎明白自己做了什么。

“契爹，电话打通了？”

“通了。”

“他……查尔斯几时来？”

“他不来了。”

“为什么？”

“也许……真如你所说，他有的是女人！”他再次撒谎，心突然变硬了，索性信口开河。“哦……”江锦萱愣了：“男人……男人没好东西！”她喃喃自语，交织着绝望和解脱的混合痛快。

“阿萱！”陈老板的语气很怪，眼神也很怪。

“契爹，你怎么了？”

“我刚刚突然明白了一件事，过去我错了，你是对的，你是不该去加拿大的，不该！”

“为什么？”

“我看着你长大的，只有我是世界上最了解你的人，也只有我能成全你的一切愿望。如今，我孤伶伶……说心里话，我也不想给你搵一个契妈……我不中意把我的财产俾任何一个其他女人……这么多年，我并不知道不了解自己，刚刚我突然明白，你不能离开我！”

江锦萱的心砰砰直跳，她躲过了陈老板的逼视：“契爹，你永远是最亲的亲人，是我的好父亲！”

陈老板伤心地：“你知道，我并不希望听到这样的回答。”

江锦萱垂下了头，她心里全都明白，但并不希望这种结果啊！

“阿萱，为了你的事业，我可以牺牲我的一切，你不愿去加拿大，我们可以先暂时不迁，把目标放在那一边，我愿与你志同道合干一番大事业！我知道，你是一个离了事业就没法活的女人。阿萱，我爱你父亲，也爱你……刚才知道自己爱你，爱了一世。从你生下来还是个小Baby的时候就爱上你了。”

毕尽太唐突了！江锦萱昏眩茫然，失去女皇犹如失去了自我，像优等生没考上大学，她的自信面临崩溃，查尔斯的突然变卦，更使她几乎不认识自己了，契爹的一席话，好似在她冰冷的躯体里滚过了一道惊雷，留下了一道被闪电划亮的痕迹。惊惶之中，她感到了如河堤决口的冲动，真想扑到契爹的怀中大哭一场。婚姻？！婚姻对她来讲有什么意义？她这一世爱过谁？结了婚她就会爱自己的丈夫吗？如果丈夫是乔启光，是查尔斯，或是别的什么李老板，赵老板之流，不就是身边多一张嘴，多一双眼。至于她对男人的热情，早就在这几年商界的决战中，被那些男人吸光了，她不会为任何一个男人去奉献出一个完整的江锦萱。她曾不止一次问过自己：这世界上你最爱谁？她不止一次地固答自己：只爱我自己。她就这样说服着自己，疏导着自己。

陈老板见江锦萱迟迟不答复自己，心里有些忐忑，不由自主地自言自语：“如果你父亲活在世上，他是不会反对我这样做的，他深知我的为人……”

“莫讲了契爹！”江锦萱尖厉的声音骤起，把陈百雄吓了一个激灵。

“我依你，我依你！”她哭了，也许突然觉得自己挣扎了半世仍不过是一棵无依无靠的小草。也许觉得自己对陈百雄的这一次许诺结束了一个缠绕着各种幻想和憧憬的绵长的梦，非常非常可惜……

陈百雄喜欢做事速战速决，一个星期以后，他没有去向那些豪门富翁炫耀，而是在有七十年历史的古典风味很足的五星级半岛酒店，只请了两桌，悄悄完成了他和契女的订婚仪式。一切都是按照她的要求进行，小范围，不

声张、不排场。尽管如此秘密，消息依然不腔而走，第二天香港几家报纸还是披露了这一带有爆炸性的新闻。

《亿万富翁陈百雄老先生与契女江锦萱小姐昨日举行订婚仪式。》

《年龄悬殊，情深意笃》

《契爹契女终成鸾凤》

《老夫少妻好事天成》

《财产能使美女低头》

《金钱与爱情》

九

江锦萱与陈百雄订婚的消息像一颗大炸弹，把乔启光残存的一线希望和温情炸成了一片废墟，仅看一眼报上的标题，他已浑身冷汗，如同瞬间破产的大亨，真有爬上中银大厦那六十层的高处，跳下去了此一生的哀溺。要不是于松涛从深圳打来电话安慰他，他整个要散架了，无法摆脱阿萱留在他记忆中的每一道印痕，她那富有挑战性的语调；她的总是香喷喷的头发；她的丰满的耳朵；她的一口不够整齐却白得像上了一层瓷釉的牙齿；她那总是洋溢着聪慧的黑眼睛；她呼吸时散出的水果甜味儿；她那一对富于弹性的漂亮乳房；她那紧绷绷的大腿，她那令他发抖的光滑的胴体；甚至连她颈子上那三道皱纹全都是那么有艺术韵味儿……摆脱不了，永远摆脱不了的深深的依恋使乔启光乘上了去罗湖口岸的末班火车，当他出现在于松涛面前时已是晚上十一点半。

两个男人，一个睡床，一个打地铺，一聊就到大天光。

“于总；我决定，出任你女皇公司的顾问，你的股票B股在香港的包销商和律师我也干！我全干！为什么不干？！我这一世总是在良心和道德的自我完善上苦苦寻求，结果恰恰是良心和道德相互矛盾，自己不理解自己，别人更不理解自己。既然别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刺伤我，我又何必苦苦抱住道德的信条刺杀自己呢？”

于松涛当然明白，“别人”指的是谁，“启光啊！你的处境我心里非常清楚，你为了主持公道，两次冒犯了你所钟爱的女人，而且都是无意中冒犯的，却造成了你内心极大的负疚感，……”

乔启光瞪大了无可奈何的双眼：“于总，你说错了，我两次冒犯阿萱并不是无意，不是……”

“那……我不明白。”

“我记得我曾对你说过，总有一天我会告诉你……”

“那么，请你相信我。”

乔启光定定地看着于松涛，似乎想从他那里得到讲真话的鼓励：“我不是一个完人，决非你们所想象的那么好。”

“人都是有缺点的。”

“不！我不得不承认我的自私。”

“噢……”

“我借你们的手搞掂阿萱，因为我怕失去她。”

“什么？我还是不明白。”

“她是那么一种人，只要一搅到事业的成功里，就会显得不近人情，高傲冷漠。但是，如果她一失利，马上就会柔弱得极不自信。这时，她就会来找我，向我哭诉，要我的安慰，爱抚……”

“明白了，所以你情愿让她时时受点挫折，因为你离不开她的爱。”

“于总，我这是不是太自私，太……太卑劣？！”

于松涛安慰地：“你爱到如此地步，启光，你是幸福的。”

“幸福？！”

“爱人是一种幸福，拿破仑最崇尚去爱，而不是被爱。”

“可我常常责备自己。”

“可以理解……起码我理解你。我认为你不必如此矛盾和苦恼，你以为

拒绝我们就补偿了你对江小姐的失手？不不不……启光，你的道学观根本不能把你从矛盾苦恼中拯救出来，据我对你的观察，你恰恰是一个没有自我，一天也活不下去的男子汉。你绝不会甘心当依从在女人身后可怜的角色。”

乔启光不得不点点头：“有一个人说过我：我矛盾，我犹豫，我正派，我胆小，我活得很累。我不得不承认，在她面前我的确不能洒脱，也就是在她面前……”

“可我觉得，她并不值得你为她放弃别的优秀的女人。”

“于总，你永远不能理解从六岁就开始爱，爱了一生一世的偏执，这里早就没有什么值得不值得一说了……”

“六岁？”于松涛很奇怪。

“我和她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同班，我六岁的时候就为她偷偷攒钱，每到过圣诞节、新年、春节、中秋节，我都会送她一件礼物。”

“什么礼物。”

“假宝石项链哪、头发卡子哪、绸带哪，还有邮票、小宝刀、靓公仔、录音带、日记本、水笔、电子表，最贵重的是一个日本小收录机，用了半年的积蓄买的，于总，你不知那时的阿萱有多好，眼神永远是一只受了惊吓的小鹿的神情，头发剪得短短的，不爱讲话，上课很专心，我总会忍不住偷看她，她有时就会回过头向我温和地一笑，我送她礼物她也会还我礼物：书签啦，自己做的贺年卡啦，一片树叶标本啦，一张电影明星的画片啦……那时的她真是太纯洁太胆小了，从不跟同学争吵，下课以后搞卫生我们是一个组，我记得有一次地拖的刺刺进了她的手指，她吓哭了，同学们都不敢为她挑刺，还是我帮她挑出来的，手上出了一点血，我心里好痛……后来我们考进了同一所中学，接触反而少了，但从心灵里的感应和沟通却更深了，她给我的每一个眼神都能使我感到一阵欣喜，可惜，她母亲过早病故了，从此，她的学习成绩一天不如一天……她真是太可怜了，没几年父亲又去世了，陈百雄收养了她，她开始考试不及格，我带她到家里为她补习过几次数学，却遭到母亲的反对，说她是合家惨，就是丧门星的意思，不许我同她接触。不管怎样，我依然偷偷同她接近，她是合家惨也好，死绝种也好，我已经无法将她从我心中赶走。后来，我考取了香港大学，她落榜了，在她契爹的公司里做事，我在大学四年从没有断过对她的思念，我们通信，打电话星期天有时也见面谈对新环境的感受，谈新朋友，新生活。怪就怪在从没讲过一个爱字，却爱得心发痛。我能感受到她也爱我，起码从未拒绝过我，一直到我大学毕业前的一天，我和她才有了第一次吻……就一次，我知道我永远逃不脱这个女人的诱惑了……”

于松涛像听天方夜谭般地充满了新奇：“哦……乔生，想不到你是如此钟情的男人，我以为在香港很难找到情感专一的男性……”

“全世界都有感情浅薄的花花公子，也都有感情深沉的男人，我不能说自己是高尚的男人，除阿萱以外，我也对其他的女人，包括女同学产生过好感，但那种情感决不能与阿萱相比，连……所爱的感觉都不一样……哦！不好意思，我对你说这些你会怎样看我？”

“我会对你说，你所感受和我完全一样，我对我冰莹的感觉大约与你对江小姐的感觉相同，一个男人若果真心爱上一个女人，真他妈的心会时时疼痛，你想让别的女人走进心里，顶多在表面划一下，留不下什么痕迹就消失了。”

“所以你能体会我对阿萱订婚的心情了，我当时真想死啊！幸亏这边有一个你可以理解，在那边我没有如此知心的朋友……”

于松涛非常感动：“不管你怎样责备自己，我也认为你失去她是我造成的，我该怎样来补偿……”

“不，于先生，我似乎刚刚明白，不管我与她之间出不出你，我和她这一世终是无缘的，因为她早已不是原来的阿萱，跻身商界以后她完完全全变了，她变得玩世不恭，狂妄自大，虽然我还那么爱她，甚至更加爱，但她不过拿我当一个休息的驿站，我永远不是她的终点，这种现状迟早会到的。”

于松涛为乔启光在极度痛苦中还能保持明智而鼓舞，索性起身煮了两碗公仔面，卧了两个鸡蛋，边吃边拉开了长谈的架势，一个想谈阿萱，一个想谈冰莹，谈兴一样浓烈，起点一样高，情怀一样浩瀚，彼此都为对方深挚的爱而钦叹。

“于总，如果阿萱能回心转意，即使让我倾家荡产，身败名裂我也情愿。”

“乔先生，为了冰莹我可以献出我全部的血，死而无憾。”

当天朦朦亮，他二人已开始迷迷糊糊时，于松涛突然像梦呓般说了一句，“也许我们俩是现时难找的智能男人，很有些中世纪的骑士色彩啊：现在的年轻人会笑话我们的……”

胡平平”噌”地一下窜进孟明非的办公室，悄悄地、悄悄地。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孟明非正在打电话，她喜欢听他那沉沉的男中音，喜欢他那夹杂白话腔调的普通话，喜欢看他工作起来旁若无人的严肃相，这时候，她会觉得他无比神圣，无比高大……

孟明非一个耳朵听一个电话：“喂……对不起，你们要求上市股票市场里没有批……谁叫你们过去三年之中有过亏损……”他又冲另一个话筒：“喂……你是……南宇公司……批了……你们可以上市……不要谢我……对不起，我没有时间同你聊天。”挂上电话，电话铃立即响起来，他抓起电话，却对另一个话筒：“喂……你们要求上市的条件差得太远，经营不善，没有信誉，以后争取吧。”他又听起另一个话筒：“喂，喂……东欣集团陈老总……你明天上午九点二十分来我办公室一趟，你们的上报材料有点问题……我当然支持你们上市……”

电话铃在不间断地响着，他顾不上同平平打招呼。

胡平平喜欢利用这个时机欣赏他宽宽的额头，抠抠的眼睛，大大的嘴和轮廓鲜明的下巴，他谈不上靓，却够得上男子气，当平平这样欣赏他的时候，心中总会弥漫着一种自豪感。与那个盛气凌人，时刻想显露锋芒，却又乳臭未干的黎少荣相比，孟明非稳实得多，可靠得多。难怪冰莹那么幸福，女孩子找老公，年龄起码大自己十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科学的。孟明非刚好大自己十岁。男人的成熟必须以岁月来垫底，二十岁的小伙子，即使关他一回监狱放出来依然是二十岁的阅历。平平喜欢成熟的男人是她爱上孟明非以后才意识到的。

“平平，你先到我家等我，今晚我们在一起吃晚饭，我会推掉其它的宴请。我给你做我拿手的白切鸡。”孟明非扔给平平一串锁匙。

平平很乐意接受这种把自己当成亲人般的逐客令，她知道，一会儿朱行长要召集汇报会，孟明非实在太忙了。她拿起那串带着孟明非体温的锁匙，走到离办公大楼一百米远的宿舍区，这是她第二次像回自己家一样独自登孟家门，她喜欢拥有这样的特权。

孟明非三室两厅的房子一百二十平米，装修不豪华却很淡雅，这么大的房子对他这个独身者来讲的确太宽松了，光那二十八米的大厅就令平平兴奋得直叹气。她梦想着做这所房子的女主人，这个梦想也许更是孟明非的。同孟明非接触这几个月，从采访对象到朋友，从朋友到密友，他俩相互感应到了对方流淌在心底的柔情，虽然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却能预感到那迟早会到来的一瞬间……当平平打开冰箱，拿出一支矿泉水边饮边看电视时，突然有些紧张起来，今天……也许就在今天，她的人生格局会发生一次大的变动！她渴盼着，却又害怕，害怕自己一旦得到了就会失望，过去她有过许多次体验，证明自己是个容易厌倦的女人，她不希望孟明非这样的男人只在她的心目中独领风骚三五天。也许一个女人必须让一个男人完全彻底地走进自己的心扉，连那些犄角旮旯也被他塞满，女人就再没有失望的余地了，应该说孟明非正是可以完全充斥她心扉的那种男人。她一边看着亚洲电视港台推出的青春偶像刘德华劲歌专辑，一边批评着华仔的过份自我欣赏。却一边打着哈欠，伴着那狂热的乐声想着孟明非睡了过去。

她是被一只温暖的大手轻轻摇醒的，那大手抚在她滑滑的胳膊上起到了

一阵电波传导的效应，她觉得心里麻酥酥的，喉咙痒痒的，只有所爱的异性的触摸才会激起这种泡在温泉水中一般的放射状的惬意。她不想马上睁开眼睛，于是，那双温暖的手从下往上，触摸到了她的脸，额，嘴，头发……

“小懒猫，该起来吃晚饭了。”

如此亲昵的称呼，这是孟明非对她的第一次，平平撒娇地“嗯”了一声，睁开惺忪的眼，啊！天已完全黑了：“几点了？”

“八点半了，不好意思，省里来了人，我被行长硬拖到了桂花村，这些应酬实在叫人头痛，不过，我给你打了几个包，都是你爱吃的菜，我们可以不用做饭了。我没吃饱，只想同你一齐吃。”

“为什么不打个电话？”平平嘴撅起来了。

“我感觉到你可能睡着了呀，怎么忍心打搅你？你看，我的感觉多灵，你是六点半钟睡着的，对不对？”孟明非也会插科打诨。

平平转恼为笑：“跟你们当官的打交道真痛苦。”

“那么，我送你一点甜头吧。”他到阳台上，打开一个小纸箱，抓了一大把龙眼走来：“平平，这是专门给你留的泰国龙眼，老同学送的，回头把这一箱全给你送到家。”

“你怎么知道我爱吃龙眼？”

“你对别人说的，我记住了。你说，穿衣穿鞋要名牌，吃水果也要名牌，名牌就是不一样。”

平平十分感动，真想上去抱住他，送他一个吻：“孟大哥，你真有心。”她坐下，贪婪地吃起来，稍顷，抬起头：“咦，你怎么不吃？”

“我是为你留的，我自己并不中意吃这些麻烦的东西。”他欣赏着平平贪吃的样子。

平平像孩子般地舔着手指头上的甜汁，兴冲冲地：“我爱吃的水果龙眼、荔枝、芒果、甜橙、香蕉这里全有，深圳真好，秩爸还不让我夹，说这里是文化的荒漠。”

“早五年，你若来这儿，肯定会掉头就走。”

“那不见得！”

“就你这样的，你受得了像蝴蝶一样的蚊子吗？你受得了满屋子蝎虎子乱窜吗？你受得了蚂蚁成窝成窝爬进你的点心筒子里骚扰你吗？你受得了蟑螂在鞋里下崽吗？你受得了蛇就挂在你蚊帐上吗！”

平平严肃地：“孟大哥，你是不是认为我是个好吃懒做的娇小姐？”

孟明非笑了：“还有人以为我是公子哥，其实我什么苦都能吃，人不可貌相啊！”

平平低下了头：“可是……你了解我吗？”

“我不知道你是指什么？个人历史？家庭背景？政治面貌？个人隐私？”

平平笑了。她喜欢孟明非不轻易耍弄的幽默。

孟明非慢条斯理地：“我认为，了解并不等于述说家史，了解是在接触过程中建立的一种信任。平平，我会非常尊重你，你不想告诉我的，我永远也不想知道，你想告诉我的，我的心就像大海一样深深地容纳……”

平平感动地：“孟大哥，你真像宽容的大哥哥。”

“我不仅宽容你的长处，还宽容你的不足。”

平平叹道：“人与人多么不一样……”

“平平，下周休息，我们去珠海玩一天吧。”

“那么多家公司的股票要上市，你脱得开身吗？”

“我……试试看……我总算对得起你于叔，为了他们的股票上市，我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你爸可以作证。”

“过去……我总觉得你是个严肃的人，没有人情味……”

“我们的工作很枯燥，而我的天性却多愁善感。有时，数字把我弄得精疲力尽，我真想像香港人一样，烦闷时到维多利亚海边对着波涛大吼几声……平平，我很会玩。游泳、射击、跳舞、骑马、滑旱冰……可惜，我没有时间。我干银行这一行真是阴差阳错！”

“你为什么……一直不结婚？”

“这个嘛，我会告诉你的。”

这一天，平平又盼望又害怕的事情没有发生，孟明非像长辈一样亲了她的手、脸、额，不到十点半，他的司机来接平平回家，在送平平的路上他俩一直手拉手，与那些一有好感就有性要求的男仔比，孟明非真是君子。越这样，平平就越崇拜他、尊敬他，仰慕他、依恋他，各种情感交织组合起来，正向她心灵的每一个空间渗透。

晚上十二点，平平给孟明非打了一个电话：

“孟大哥，对不住，吵醒你了。”

“我正在看报纸，起码还有半个钟点才睡。”

“孟大哥，你不会笑我吧？”

“笑你什么？”

“我很傻，很幼稚是吗？”

“哦，平平，你是我见过的女孩里最聪明的。”

“可过去有人讽刺我……算了，不说了，告诉你一个秘密……你愿意听吗？”

“当然！一夜不睡都愿意。”

“我……我很想你，怎么办？”

孟明非半天没说话，平平出了一身汗，担心孟明非看扁了自己的主动。

“平平，我不敢相信，我比你大很多……你又具备那么好的条件，追求你的人一定很多……”

“不要说了！”平平差点哭出来：“你如果嫌我不好就直说，不必推三推四的……”

“平平！你难道没看出来？感觉不到吗？从我第一次见到你，就爱上了你，傻女孩，你还要我怎么表白？我最大的缺点就是不懂向女孩子献殷勤……”

“谢谢你！谢谢你！有你这几句话我就够了！”放下电话，平平抹去了不知何时流出的泪水，她很想大哭一场，过去任何一个男人也不曾使她有过的这样的激动。原来泪水不都是苦的。她觉得自己的心里正蓬蓬勃勃地升腾起一片红霞，滚热滚热的在她整个躯体里发胀，烧热了手心和脚心，她闭上眼，热辣辣地想象着孟明非的吻会是什么样？是温柔宁静的？是忧郁淡雅的？是奔放强劲的？是信马由缰的？一阵渴盼涌上来，她舔舔自己滑嫩的唇，希望孟明非明天一早就打来电话。

明天，明天她一定要主动去完成这一步，一个吻，一个带有原始血腥味儿和现代柔情芬芳的吻！

胡鹏这辈子没白到特区来一场，他不断更换社会角色，不停地调整生活状态，连平平都觉得他活得太热闹了，他又被调到了市证券领导委员会当主任，看到女儿惊讶的神情，他一本正经地说：“这次不怕你妈闹呀、吵的了，是市里调动，我也没法。”

“你懂吗？什么股票证券的。”

“你小看你爸了，我天天同它打交道呢。不然，市里调一个纯外行算怎么回事？你妈准同意。”

话是这样说，如何将这次调动向妻子解释他可是认真打了腹稿的，他忘不了前两次调动妻子为他掉的泪，从海港到企管会后，妻子与他的关系更为谈漠，一个月也未曾亲近一次。他真怕这次调动如果解释不圆，妻子会与他永远断了夫妻情份。晚上，当他夫妻二人躺上床以后，胡鹏亲昵地唤道：“怡芹。”

“什么事？”妻子的背冲着他。

胡鹏将手伸过去，搂住妻子的腰，故意风趣：“嗨！夫人，你这腰围起码二尺三了吧？当年那小细腰去哪里了？”好久没有这样调侃过了。

“嫌我腰粗你去找一个腰细的嘛。”妻子大为光火，语气酸得不能再酸。

马屁没拍好吧！胡鹏呀胡鹏，你真是草包，幽默都不到点子上，于是忙补充着：“我其实是赞美你身材保持得不错。你看你的公司那些快五十岁的女人，哪个有你年轻？”

“老头，你别烦我好不好，明天一大早我要去黄贝宾馆为北京方局长送行。”

横竖他都不讨好，索性直话直说：“你该为我祝贺。”

“祝贺你的调动？”妻子冷不防甩出一句。

“怎么？你……知道了？”

“早知道了。”妻子一点不激动，平静如止水。

“哦……这就好……这是市里的决定，我的本意并不想调……”他正想把肚里的腹稿往外倾倒。

“你把闹钟上好，明早五点半我起床！”妻子根本没兴趣听。

胡鹏兴味盎然的解释被一盆凉水浇熄了火，那些费了好几天工夫排列出的第一、第二……顷刻间就烂在肚子里了。女人，老婆，他这辈子最读不明白的一本书。刹那间，一切又回复原状，那讨人嫌的手又缩了回来，翻过身，背对背。多少年了，他俩睡觉总是背对背，已经不习惯彼此的呼吸气息了。带着满脸的严肃，板结的神态，他一觉睡到天亮，连闹钟闹老婆的声音也没听到，听不到才好呢，反正在他的精神王国中有一角已经荒芜，寸草不生，不会有奇迹发生。他更加习惯守着一个枯死的季节让那些不安份的神经变成焦黄，这才省心。这个可气的婆娘，他发誓永不再碰她。

他进了新办公室，又小又破，第一个登门求见的人正是他的老婆。

段怡芹见胡鹏正在打电话，便在屋里东看一下西翻一下，显得不以为然，胡鹏扔了手中的电话：“喂……你翻什么，内部文件，别人不敢动的！”

段怡芹一撇嘴：“什么机密，还能瞒过自己的老婆？你这新办公室还不如原来的嘛，我看你这官是越升越寒碜。”

“寒碜，你看见门外等着的人没有，我比总理还要忙呢！”

快说，什么事？你是不通报自撞入门的，只给你三分钟。”

段怡芹：“我只占你半分钟，给，我们集团股票上市的补充文件。”说完扭身便走。

“等一等……告诉你一个内部消息，还没有完全证实。你先不要告诉于。”

“坏事？”

“你们的股值计算有问题。”

“高了？低了？”

“不要把自己估计过高，应该每股二元，你们来了个三元。”

“我参与计算的！绝对不会有问题！”

“别吼叫，我这儿是办公室，不是家！现在我们的计算小组正在第二次计算，不过，我估计你们的股值肯定算高了。”

“不可能，我们是按正常公式，电脑计算，老头，你可不能自作聪明，这是大事，我们预定收回二亿七千万资金，一股变成两元少收九千万，正好是我开发软磁盘片新技术流水线 and 盖新厂的资金，你给我吗？！”

胡鹏不动声色，摆摆手：“你已经超过五分钟了。”

目送老婆愤怒的背影离去，胡鹏有些后悔，不管怎么说，她毕竟是自己的妻子，五尺男儿向比自己弱小的妻子耍威，不是变态就是无能，虽然段怡芹在别人的眼中是强人，但在他的眼中不过是跟着于松涛追时髦的小孩子，四十多岁的女人了，使出浑身的力气蹦，也就只能蹦这么高了。不信等着看，女人都是沉不住气的。他嘱咐她先不要告诉于松涛，她肯定做不到的，女人的这一情感上的弱点，但她们很难成大器。果不出他所料，下午于松涛就带着黎少荣破门而入，也好，迟早他们冤家是要碰面的，看见于松涛急得面红耳赤的样子，胡鹏心里泛起一丝丝快慰，这是无意，于松涛想摆脱他，却老是撞在他的刀刃上，几年前于松涛对他恩将仇报的这笔帐是永远还不清的。他不说话，等着于松涛那自以为是的尾巴一翘起来，他就用弹烟灰那么点儿力气将它打下去。

于松涛来不及对胡鹏的新职和新办公室有所品评，开门见山：“主任，我们股值计算不可能出错？！我们专门聘请北京的专家来共同计算，一股三元钱。那是科学的数据！”

胡鹏冷冷地：“你以为是我独出心裁让你们重新计算？”

于松涛沮丧地：“我们的数据已经报给股东了，一股三元，九千万股应收回二亿七千万资金。”

胡鹏依然冷冷地：“我们这里计算的结果是一股二元。”

于松涛长叹一声。苦笑起来：“你们是以什么公式计算的？”

“当然有我们最公正最先进的计算方法！为你们的股值我们反复计算了两次。”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这样一搞我们太被动了，三元变二元，整个回收资金就少了九千万，这九千万我们那儿去补？怎么向董事和股东交待？！”

胡鹏：“现在改过为时并不晚。”

黎少荣说话了，他态度很平和：“胡主任，能不能通融一下，我们还按原来方案作准备？我们做的方案花了一星期！”

胡鹏恶狠狠地瞪一眼黎少荣：“我的老婆在新亚，难道我会拆新亚的台？”

于松涛：“那……”他也狠狠地瞪着黎少荣。

电话铃响，胡鹏没完没了的接起电话来，对身旁的两个人无暇顾及，又进来了其他客人，胡鹏一边接电话一边应酬：“请坐，……喂，请你说话简要一些，我这里很忙……喂，我没有功夫听这些，我们的事情一是一，二是二，没有回旋的余地！不是我不好说话，而是政策性太强，我爱莫能助……”又进来了一起客人，连坐都没地方了。

于松涛猛地站起身，招呼也不向黎少荣打，径直往外走去。胡鹏假装没看见，实际上余光像猫眼一样敏锐，他知道，新亚股值计算小组组长是黎少荣，而于松涛对这个咄咄逼人的青春偶像心怀戒备，这一件事肯定又会诱发他们之间的陈怨，但是很遗憾，他必须公事公办，他俩即使动刀子他也帮不上忙。

股值计算的问题在新亚领导层引起了一片怨声和慌乱，于松涛抓住唯一的希望——段怡芹，几乎是求她出面通融。胡鹏掐准了于松涛的这一步棋，专门等候，当他看见老婆急匆匆地再次登办公室的门时，他突然恶心起来，他觉得那是老婆的躯壳，于松涛的灵魂。

段怡芹问丈夫：“你真不打算帮我们一把？”

胡鹏坚定地：“说确切一点儿是帮于松涛！这是政府的政策性很强的事，用不着派你来走丈夫的后门。”

“这么说，你是不肯帮我们了？”

“你们摸准了我的弱点，想搞攻心战？你回去告诉你的于总，这一次不像处理那些匿名信，我可以给他一个台阶。”

“其实，你完全可以通融，我知道你能帮忙！我明天把我们的计算程序给你送去，你们可以鉴定……”

“你又在于松涛面前说大话了？”

“你就不肯给我一次面子？”

胡鹏铁着脸：“这儿不是老街市场可以讲价，这儿是国家衙门！”

段怡芹失望、绝望……几乎失去理智，她一拍桌子：“如果你不让我们知道你们的计算公式，我不会罢休。”

“对不起，我没有这个义务。”

“我……我到国务院告你！”

“请便！于怡芹。”他恶毒地叫她于怡芹。

结束了，胡鹏和段怡芹之间仅仅存在的那一丝情份被挣断了，他知道，这次对她的伤害超过了她的承载量，也给自己带来了致命的一击，但他却感到空前的痛快，为自己终于说出了憋在心里好几年的话；也感到空前震惊——为自己依然那么死死地爱着她！

男人哪，你的悲剧就在于太认死理，段怡芹是理，别的女人也是理，女人大把，理大把，明天，明天他就去找一个比她年轻的女人。你有权利享受到她不曾给过你的全部情爱的甘他活得太亏了。

十二

在各位董事和股东代表的第一次大会上，于松涛宣布了调整股值，每股由三元降成二元的决定，引起了一片骚动，于松涛当着大家的面指责了黎少荣，说他自以为是，过分自信，不到市里去摸底和咨询，造成九千万的损失，九千万哪！黎少荣砍下自己十个头也顶不起的啊，黎少荣当即离开会场，他流泪了，他的泪只有一个人留意到了，她就是阿霞。

散会以后，于松涛被阿霞叫住了，他回过头：“阿霞，有事吗？”

阿霞咬着嘴唇，似乎在考虑该怎样启口。

“噢，阿霞怎么变得吞吞吐吐了？”

阿霞一昂头，决心直活直说：“我有意见。”

于松涛笑着：“对我？我一向不怕意见的。”

“你对黎少荣的批评过分了！”

“噢……你是帮黎少荣打抱不平的？”

“我不喜欢这个人，但我却同情他的苦衷。为了公司股票上市他日夜奔忙，大家有目共睹，计算股值的事不能全怪他。”

“他应该承担责任……难道还要我为他承担？”

“于总，我觉得你变了。”

“我？变了？！”

“你越来越急躁，不给人面子，想发脾气就发脾气，很少为别人考虑，下面对你的意见，怕是你很难听得到。好听话谁不会说？整天听好听话的人就会变得老虎屁股摸不得！”她一口气说出，十分过瘾。

于松涛黑着脸：“够了，你……过分了。”

阿霞嘎然住口：“好了，我明白了……以后我一句话也不会说了。”说罢一扭身离去。

于松涛尴尬地站着，欲叫住阿霞又张口不得，气愤、恼怒、沮丧、烦乱、焦急……全是坏心情。胡鹏、小黎、阿霞，下面的副手及员工，谁理解他？他这个老总连发个脾气的权利都没有？啊！人心叵测，前面一片灰色，他拒绝了东莞平安投资公司的宴请，急匆匆赶回家，抓起电话就拨响了冰莹的号码：“喂，冰莹，你快来吧，明天就来，我们已经三个月没见面了，我太想你了！”

冰莹的声音很轻松：“喂，老头儿，你怎么了？又碰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

“我要你过来！”

“你疯了，我怎么可能说过去就过去？”

“你不能把我孤伶伶地撇在这儿，我需要有个说话的人！”他大吼起来：“你不能这样对我不负责任，你是我妻子！妻子！”

冰莹大惊：“你怎么了？喂，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难哪！几乎天天地忍受求爷爷告奶奶的侮辱，政府部门可以蔑视我，朋友可以蔑视我，报社可以蔑视我，我手下人也可以蔑视我，我活得连自尊都没有了，你了解吗？你知道吗？”

冰莹的声音哆嗦了：“你以为我不想你？我每时每刻都在想你，如果不是刊物这期由我发稿，我立刻就飞到你身边了。”

“这么说，你不能来了？！”

冰莹急切地：“我来我会来！在我来之前你千万不要生闷气，胡鹏是个好人，还有小黎，他们都诚心诚意帮助过你，不要因为一点小事或一点小小的误会伤害了友谊！大令，你需要朋友，需要很多的，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有什么不顺心应该去找他们谈，毕竟是知根知底的老相识，求你，听我的话，我会尽快南下，等着我……”她哽噎得说不出话来了。

于松涛被妻子的真诚深深打动，他的眼圈也发涩了：“心肝，不要哭，我不好……我发现自己很脆弱，没有了你我会怎么活？！我天天读你的小说，就像看到了你，好几段我会背了呢，你听我背这一段：春天的美不在于她的色彩，而在于她的情感，花苞鼓出来了，那么坚挺，那么诱惑，她是春天多情的乳房，凝聚了孩子对母亲的爱、男人对女人的爱、丈夫对妻子的爱，她律动着生命的节拍，那是两性扯不清的缱绻和缠绕……怎么样？我算不算合格的读者？你寄来的二十本书，我送给了几个副总，还有小黎，平平，他们都说你的手笔很有阳刚之大气，很精采，莹，我为你感到自豪，每天一回到家我不想别的，只想你，只想把你紧紧地抱着，抱到我们两人溶成一个人，我的花苞……”他尽情地诉说，在冰莹博大的爱的气场中，他把烦恼一点点地剥开，就像剥去荔枝的皮，当他想到轻松许多之时，一个甜甜的果仁仿佛已含在他的口中，他浑身的血管都骚动起来，莹、莹、莹，我的心肝，他呻吟着，于是伸出手，算着冰莹到来的日子。

十三

“启光，我正盼你到，你就到了，心有灵犀啊！”于松涛迎向推门而入的乔启光。

“两个月不见，我也该来看看我们的‘女皇’了。”

“启光，按你的意见，把女皇的生产部分搬到深圳这边来，成本大大降低，你这个顾问当之无愧。”

“我有事对你说……”

“不忙，我先说，好不好，先跟我去新亚配套市场转一圈，这是‘女皇’给我们带来的意外活力。我们用自己的元器件给你配套，你逼着我们许多企业向高、精、尖突破，你还逼出了我这个配套市场！走，我带你去看看。……你的事我等会听，你一向是给我好消息的，留着押宝吧。”

在崭新的配套市场，乔启光又看到了一个全国第一，全国各省、市、及世界各国的元器件在玻璃柜台里争相媲美，偌大的一个市场硬是被挤得水泄不通，于松涛和乔启光被挤得歪歪咧咧，出了一身臭汗往外挤。

马路上，于松涛抹着汗：“看见了？这就是生气、活力！”

乔启光笑出了一排雪白的牙。“我很欣赏你的一个观点：不求全国最好，只求全国没有。其实，于总，你掌握了首创权，也就不难攀最优秀的高峰了。先不说这些，今晚我作东，请你们上国贸旋转餐厅吃海鲜，看夜景。明天我同你正式把港币股的包销协议搞定。”

于松涛：“有你在，我会感到轻松些，启光啊，只要我们股票一上市，资金回收了，我首先还孟明非三分之一的贷款，这点信用我必须严守，然后，我要进两条新彩电流水线，还要开发高科技产品多层印制电路板，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不知怎么搞的，眼看要有钱了，心里压力却增多了好多倍。”

乔启光理解地：“有钱的苦恼往往大过没钱的苦恼……江锦萱如今有钱了，也许苦于如何生大钱，居然放风要把你的B股全买了。”

“果真？！”

乔启光摇摇头：“她最善于虚张声势，从气度上压人一头。走着看，真拿钱时准打折拍。”

“如果她一个人包了我的B股，造成香港买主争抢的势头，我的B股身价就高了。”

“就怕她买了又全抛，抵毁你企业的声誉。”

于松涛一愣：“我与她没有这么大的仇……不过启光，你毕竟是律师，什么事都想得比我远一步！”

当他二人坐在旋转餐厅欣赏香港新界上水地区的灯火时，于松涛突然问：“她现在怎么样？”

“谁？”

“江小姐。”

“就是在尖沙咀大街上碰见她的，对我十分冷漠，看样子。她很疲惫，眼圈都是黑的，脂粉也盖不住。”

“她什么时候结婚？”

“不知。这个女人是不适合结婚的，我了解她，她只忠于自己，不会忠于婚姻。”

“如果她现在提出同你结婚？我是说如果。”

乔启光沉吟片刻：“没办法，我无法彻底接纳其他的女人，即使她今天与我结婚，明天就离开我，我也不后悔。”

于松涛大为惊讶：“乔生，这一点你我区别很大，我不能容忍不忠诚，像江小姐这样不可靠的女人，再美、再好，我也不会要。”

“如果你的冰莹有一天背叛你……”

“不可能！”

“我是说如果。”

“那我……无法容忍，我会发疯……会杀自己……哦，这简直荒唐，我想象不出来。”

他们都笑了，笑自己的假设太离谱。

于松涛望着乔启光抠抠的双眼：“你们广东人最漂亮的是眼睛，你的眼睛尤其突出，像埋藏了一时宝石。不知怎么的，我总觉得江小姐对你的恨正说明她对你的爱，她肯定还在爱你。”

乔启光鼻子酸酸地：“于先生，有你这句话我感到很安慰，谢谢你……不过，我对她真的不做任何指望。”

“我在内地给你物色一个才貌兼优的女人，你结婚吧。”

“我也是个不适合结婚的男人，独身很快活，我这一辈子怕是寡人孤家一个喽。”

于松涛忙打岔：“启光啊！我忘了告诉你一件事，最近我们同内地各省市搞了一系列合作，‘女皇’元器件的配套与内地搞租赁合作的是湖南怀化四六九的驱动器；杭州六八八的盘片；成都七二六的硬纸板……”

窗外香港的灯火在向深圳挑战，国贸四十多层的灯火与那边相比显得暗淡逊色。但她却昂着头，毫不自卑地瞪圆了所有的眼，她在憧憬、在希冀……在与山那边目力的对峙中，感受到了自己青春的底蕴，她相当年轻，年轻得不可一世，年轻得流光溢彩。山那边住宅区炽白的灯火向她眨着挑逗的眼，她于是用自信的光流为自己浇铸起了一座尊严的丰碑。

当夜深沉，街上的溽热褪去一层时，它们用自己的语言交谈起来。

新界的灯火：“喂，你看见我每天盯着你的眼神了吗？”

国贸的灯火：“我从来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丑小鸭终就会变成白天鹅的。”

十四

黎少荣钻进了新亚人才培训中心派来接他的皇冠车里，脑子里还在想着昨天于松涛找他谈话，缓解紧张的情景，于这个人的确老练得很，他能抓住你，你永远抓不住他。当你恨他狠得咬碎牙时，他会给你一个台阶下，然后塞给你一块糖，让你顷刻间化恨为爱。甘效大马之劳；当你自我感觉良好时，他工会一棍子挥来，打得你连自信都没有，恨不能一头撞到他的身上。他是个了不起的政客、文明的杀手……

“喂，对不起，你那边门没关好。”是女人的声音。

黎少荣这才意识到司机是女的，忙将门重新拉严，一扭头，正想搭讪两句，却愣住了，开车的是阿霞，他感到意外：“阿霞……小姐，怎么你……”

阿霞拿出驾驶本晃一下：“我有这玩意儿一年了。是黄校长让我来接你的。”口气十分不热情。

“你……还在培训中心学习？”他发现阿霞脸上健康的红晕几乎要挣破皮肤。

“快毕业了，三年了！”她感到了对方眼神的异样。

“我今天讲这一课是给你的班讲？”

“三个毕业班合起来。”

“噢……”黎少荣觉得阿霞比较古怪，不擅应酬，请他来讲说，连句客气话都不会说，真是个嫩雏，只好默默地感受着身边一束青春的光影。

阿霞板着脸，像机器人一般将车开到培训中心，停下车也不管黎老师感受如何，径自向大课教室走去，黎少荣只得悻悻地跟在她后面，穿走廊、过天井，阿霞那健壮的身影、飞快的步伐，使他有些亢奋，他被运动员式的敏捷和鲜活所感染，生出了一股力量，想唱、想蹦。却原来，青春，活力，都富有传染性，你整天伴着病殃殃的人，自己也会变得虚弱，你身边的人开朗活泼，自己也会心情豁然。

当黎少荣到达课堂时，满满一屋子百多人已齐齐坐满，黑板上写着六个大字：股份制与股票。学生中有一半以上的年龄超过他。讲好了是随便座谈的，怎么变成做报告了呢？他略有紧张，一眼看到阿霞那黑乎乎眸子向他投射的带有镇定作用的一缕炽热的光，顿时心口熨贴了，像皱巴巴的衣服遇到了熨斗。过了许久以后他还能清楚地记得阿霞那很明亮的一瞥，连阿霞自己都不知道那亮晶晶的一瞥包容的什么内容。人类的下意识将她的恨、怒、爱、怜、盼、灼、焦、气……万种心绪拼成了一个五光十色的大拼盘，于是，便有了那目光投篮的一幕。凡是能接触到这种眼锋的异性，不是被灼伤了就是被激励了，黎少荣是后者。往往女人在某一瞬间发射给男人的强有力的短波，会使男人的命运为之改观。黎少荣一边讲课，一边却隐隐地玩味着那个脸红扑扑的女孩眼神中的意韵，以致他讲得兴奋、忘情，直到有人举手提问，他才将自己的情绪从醉迷迷的飘忽状态中拉回来。

有人问：“股份制姓资还是姓社？”

黎少荣侃侃而谈：“我认为，股份制既不姓资也不姓社，资本主义可以利用它繁荣自己，社会主义照样可以利用它繁荣自己，这是一种跨越社会制度的资本永动机。”

阿霞突然举手发言：“如果资产都掌握在股东手里，这不是私有制吗？”有小小的骚动。

黎少荣专注地看一眼阿霞，“提得好，我来解释：比如要改造一家国营企业，首先要评估资产，如果有一千万，那么作为国家控股不能低于百分之七十，职工和社会集资顶多三百万，既然企业法入股不能少于七百万，所有制的性质就不会变。马克思说‘股份制是对私有制的一种扬弃’。因为作为人对生产资料有四种权利：占有权、处置权、支配权、使用权。买股票，作为股东只有占有权和处置权，而没有支配权和使用权，从根本上讲，由国家使用和支配个人手中的资金，自然是对私有制砌一种潇洒的扬弃……”

课堂活跃起来。

学员们纷纷举手要求发言。

阿霞提的问题最多，最难回答，倒使黎少荣对她真正刮目相看，联想到那次在吉村面前她为自己挥毫解围，骤然为这个过去乡气很重的女儿的聪颖而折服，聪明的女孩甚至比漂亮的女孩更能搅乱智慧型的男人。黎少荣觉得自己的回答中涌动着被异性翻搅起来的卖弄和炫耀。他的眼神开始大胆地去骚扰那红扑扑的粉脸……

两个小时的课程在精采的答对中结束了，还是阿霞去送他。一股青春的气息又开始包剿他。奇怪，在课堂上她发射给他的那一束强光现在黯淡了，偷眼望望她的侧影，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冷漠，黎少荣觉察到这副怪诞中多了一些恩恩怨怨的内容，一个女人是不会无缘无故对一个热情、友好、有才华的男人施行冷处理的。他很想问她，我是否得罪了你或是你对我有什么不满意了？但尊口实在启不动，在车到终点时，他硬着头皮提议：“我想……请你喝一杯咖啡，不知能否赏光？”

阿霞一撇嘴，严肃地：“你不认为请一个从农村来的，呆头呆脑，错别字连篇的土女孩有伤您的尊贵？”

黎少荣十分恼火：“你……”他猛然想起了几年前那篇散文的情景，“哦……明白了，你报复心够可以的，我惹你一次，被你报复好几次，你当人面令我难堪，当人面扒我的皮，难道非把我置于死地而后快吗？我向你道歉行不行？”

阿霞抿紧了嘴，她又得意，又过痛，又心痛，又怜悯，她没有作答，只是将车窗前悬挂的一只小金鱼拨弄得大幅度摆动起来。

几天以后，阿霞正式赴黎少荣之邀请，精心打扮了一番，去了新都酒店的夜总会。

黎少荣问：“你喜欢咖啡吗？”

阿霞：“凡是带苦味儿的，我全喜欢。”

“怪不得你……”

“怎么？”

“能吃苦耐劳，我真没想到，两年多时间，你变了一个人。”

“你还记得过去的阿霞是什么样？”

“说心里话，猛眼看你，你不起眼，可越看越有味道。”

“有什么味道？质朴味？反正人们恭维土气，不漂亮的女孩都习惯用这种词。我已经听见十次这样的评价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打心眼里觉得你有一种青春的魅力……你的眼睛不算大，却充满了聪慧。”

阿霞把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压回了肚里：“我既不漂亮，又不聪慧……”

“阿霞，你还不认识自己……女孩像你这样不爱炫耀的还真不多。”

阿霞不自在起来，于尴尬中伸出右手：“看，这中指和无名指都变形了。”

“怎么搞的？”

“毛笔磨无名指，钢笔磨中指，指头快变成铁板了！”

黎少荣又感动又敬佩又。同情：“噢……真是的。”他突然问：“听说你认购了公司股票九千股？！”

阿霞点点头，变得兴奋起来：“小红把家里的存折全取光了，大伙兴趣可高了！你说，这东西真的能致富？”

黎少荣，眨巴着眼：“你想不想发财？”

“当然想，不过不义之财，昧良心之财是绝对不敢要。”

“你发了财第一件要做的事是什么？”

“老家造房子，两层楼，带卫生设备。”

“你老家盖一幢这样的房子需要多少钱？”

“大约两万块吧。”

“有九千股做底，明年这时候，你就准备盖房子吧。”

“真有这么神奇？”

“宝保的股票几年工夫已经翻了一百倍，有一个穷得捡垃圾的老太婆，现在已经变成了百万富翁。不过股票不可能永远上升，我们的股票一开始绝对呈牛市，以后如何，我会判断……”

“到时候你可得提前告诉我，什么时候该抛，什么时候该买，我全听你的。”

“万一我判断失误呢？”

“不可能。”

“如果可能呢？”

“我的神经很坚强，有你陪着我一起跌，我一点不会觉得痛。”刚一说完，他的脸上飞起了一片潮红，立即抵住了羞臊的嘴。见黎少荣的笑容里包孕着很丰富的意韵，心口一阵发酥，及至不敢相信会有眼前的情景。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一个男人，单独约会一个女人，勿需要解释，心迹已曝光。阿霞那被埋藏在心底深处的崇拜与爱慕，被黎少荣的笑容鼓励得一点一点地昂起了头，伸直了腰。她想起了一本小说里的精彩语言：得不到的爱，会被自己消灭，却永远不会死。

黎少荣对阿霞的兴趣是突然萌生的，他不能断定自己是否喜欢她，却可以肯定自己愿意有这样一个令心境恬适的异性朋友，同阿霞相处，你不用顾虑明天她会不会出卖你，后天她会不会莫名其妙地噘起嘴，也不用担心她会对你的穿着横竖挑剔；更不用担心她会不会成天利用你去为她办这事办那事，她那一双诚恳、质朴的眼神，已经标出了她愿为朋友两肋插刀，愿为爱人奉献一切的个性。

黎少荣突然问：“你喜欢名牌时装吗？”

阿霞摇摇头：“人没有知识，穿名牌也抬不高自己，大街上有许多‘鸡’，穿的是最昂贵的法国名牌时装，难道就能掩盖她们的肮脏吗？我恰恰喜欢最普通的T恤，又便宜又舒服。也许等到我的身份与名牌相称时，我自然会对它投以青睐？不瞒你说，我今天这一身套裙是我衣服里最贵的，是去年去北京出差在蒙妮莎时装店买的，虽然不是世界名牌，但合我的身份，我很中意。”

她倒是很诚实，不虚荣，不像有的女人，总爱指着自己的衣服炫耀：这一套是法国名牌，三千港币……这一套是意大利名牌，五千港币……这一套

是香港名牌……这一套是日本名牌……这种俗里俗气的夸张，简直是对名牌的亵渎。黎少荣想起了另外一个女孩，不知那位名牌小姐现今是否找到了一个门当户对的名牌先生？他又对阿霞发问：“你的业余爱好是什么？”

“看书。”

“最近看什么书？”

“于总送我的他太太写的《走钢丝的女人》”

黎少荣欢叫起来：“你也在看？”

“怎么？你也在看？”

“看了两遍，写得很精采。”

阿霞急切地：“我流了好几次泪，想不到于总的太太，听说是个大美人，能写出这么有气魄的作品。我是很崇拜女作家的！”

黎少荣感叹地：“女作家大都带有神秘色彩，沧桑感，也怪，于总的太太这么年青，却能写出一个饱经世态炎凉的女人 的心态，很准确。”

“于总真是好福气！哦，他最近对你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你不必瞒我，我早看出来你们之间的隔阂。”

一谈起于松涛，黎少荣的心仿佛沉下了地壳，冷冷地反问：“他是你最崇拜的老总，我不想因为谈他破坏我俩的谈兴。”

阿霞一本正经地：“你错了，我不是趋炎附势的人，为了你，我和他差点吵起来。”

“噢……”

“我真的不赞成他的霸道。坏就坏在肯定有人在背后挑拨你们的关系，甘和刘两位副总就是马屁精、是非精，于总却很听他们的，唉！为什么当老总的都容易犯同一种毛病？！”

“那么我呢？阿霞，我这个人是不是不招人喜欢？为什么总有人在背后戳我？”

阿霞想了想直率地：“我也恨过你……你太……傲，不会为人，新亚都是能人，全国的尖子人才，容不下你狂！”

黎少荣低下了头：“我的确伤过一些不该伤的人，我有时也很恼我自己……”

“你呀，太能，太有头脑，太外露，太有个性，这些对你是好，也是坏；是喜，也是悲。”

“中国人总是能容忍共性，讨厌个性，所以我就不讨人喜欢，没办法，谁也改变不了我，我自己也改变不了我自己。”

阿霞若有所思：“自己也改变不了自己……有时咬一下牙，还是可以……”

“你改变过自己？”

“我以前是一个傻乎乎的农村女孩，我进新亚人材培训中心就是为了改变自己。”

“噢……连性格也改变了吗？”

“起码开朗多了，经受挫折的力量增强了。”

“你过去经受过挫折吗？”

“当然，”

“什么样的？”

“……情感的。”她想痛痛快快地说：“我曾受过伤害……”说到这儿一想，她有什么权力指责‘那个让她受伤的人’呢？她是单相思，与‘人家’何妨？于是改了话茬：“总之，我对自己的改变是满意的。”

黎少荣不以为然：“你所指的变化与我所指的不是一回事，我指的是秉性，除非像基度山伯爵那样被冤枉遭了大难的人才有可能从一个温驯的人变成复仇狂。”

他俩就这样从天侃到地，从南侃到北，分手时，已是夜里一点钟。

她是个好女孩，黎少荣心里想。阿霞与他在特区所接触的女孩子不大一样，她真实得像一滴水，透明得像一滴水，坦荡得也像一滴水。这就是他所指的秉性，很难改变的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

十五

江锦萱过三十二岁生日，陈百雄送她的礼物是建造在她老家大鹏镇的一幢三层楼的小别墅，八十万港币的建筑费，六百平方米的占地面积，瓷砖；柚木地板，多彩喷料，铝合金门窗、灯具、马桶、浴缸统统由香港运来，在大鹏镇的别墅中，它成了独具幽香的奇葩。图纸是陈百雄的一位当建筑师的朋友设计的，从开始动工一直委托江锦萱在老家唯一的亲戚三表叔监工，开始内装修时，三表叔打电诺请他们从香港过来验收，江锦萱拉着从未到过深圳的陈百雄，风驰电掣地到了大鹏镇，一到那里，陈老板就被满地垃圾，肮脏的街道弄得作呕，楼上楼下转了一圈，院里院外走了一道，陈百雄直摇头，一直在叹气：“土气，太土气，太粗糙，比我想象中的差太远了，游泳池太小，他们为什么偷工减料？”他气愤了，“你的三表叔是不是赚自己表侄女的钱了？阿萱，这份生日礼物很不尽人意。”

江锦萱倒大度地：“在我的家乡，这是头一份，只要超过阿兴那幢别墅就行了，我不像你那样挑剔。老头，别生气了，钱总是要让人赚的啦。”

陈老板转为高兴：“阿萱啊！你倒是随和了，我就喜欢你现在这种样子。”

“什么样子？”

“通情达理。”

村里熟人抬来一筐荔枝：“先生，太太，请品尝我们村里的第一批荔枝。”

江锦萱拿起一束：“谢谢，谢谢。”她扭过身，对陈老板：“吃完荔枝去看那一块地皮。”

“在哪里？”

“在于松涛的新亚斜对面。”

陈老板不得不服气：“你到底把那块土地弄到手了？”

“于松涛做梦也想不到我会在他眼皮底下冒出来，抢他的风水。”

“红线图拿到了？”

“下礼拜五就动手。”

“产权证呢？”

“还用说。”

“总共多大面积？”

“四千平方米。这边不讲尺，是讲米的。”

相当四万尺，很大的啦！”陈百雄啧啧地：“我们阿萱也能自己搞房地产啦，不简单！”

“何止房地产，这幢高层建筑十六层以上是我生产软磁盘片的大型电子公司，深圳的第一家。我抢到了于松涛的前面了！我就不信我搞不掂他。”

看着阿萱那满足的神情和因满足变得更加光滑的皮肤，陈百雄产生了一种像二十多岁后生仔一样的冲动，想不顾一切地抱住阿萱亲吻她。更想占有她。他曾向她要求过许多次。她都用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封住了他的情感——“不能滥用情，要等到结婚的那一天，我完全奉献给你。”

陈百雄听了这话又是舒服又是不满足，又觉得有道理又觉得不近情理，只好按捺住自己，痒痒地盯着阿萱那在薄衫掩映下颤颤的双乳和露在袖外细嫩光洁的肩膀。他只有摸摸她脸蛋，亲亲她的头发，脸颊的权利。他心急火燎地等候着结婚的那一天，那诱人的“完全奉献”。什么时候结婚呢？阿萱说，等到她在深圳的电子公司成立，事业上有了一定的资本，人家不会指责

她仰陈老板大富翁的鼻息之时，她就会兑现诺言。到时候，她的婚礼要在香港和深圳两边各热闹一次，要登报，要大请客，要搞得沸沸扬扬。这条件是相当苛刻，陈百雄算一算，从今天起，到她的大楼竣工，少说也要一年半时间。也就是说，这一年半中，他只能在饥饿状态中守着一块肥肉而不能去舔它一下。为了最终得到他心爱的人，他只能冲这些残忍的条件点了点那沉甸甸的头。好在现在深圳的地拿下来了，离阿萱事业的成功八字有一撇了。小女人要想吊老男人的胃口易如反掌，老男人想要驾驭住小女人难如登天啊！这就是命，谁叫他大她三十三岁呢？她付出的代价够昂贵，他付出的代价必然更昂贵。

当他俩驱车赶到阿萱的房产所在地时，天已经黑了，那些铁皮房里的小摊贩，大排档的油渍渍的小老板正在起劲地招徕顾客；一条汗臭烘烘的小商品市场挤满了从内地来购便宜货的人，九平方米的版图内，攒动着数不清的人头，如此旺发，真是好风水。阿萱很有眼光，很有本事，陈百雄从心底里佩服她。

当陈百雄看到街对面新亚集团那二十层的写字楼时，不由打了一个寒战，也许那大厦令他想起了一个男人，那大厦的威武很有些像那男人的气度，他将昼夜不停地与阿萱虎视眈眈。虽然阿萱的楼比他高出两层，但她的气场能多过他吗？陈百雄是很迷信气功的，他只见过那男人一次，却感到他的气场与常人不一样，所以他能呼风唤雨，使阿萱几次输给他。阿萱说这是他俩最后一回合，不成就彻底移民加拿大！这一次，无论如何要帮她到底，她要多少钱给多少，一种神圣的责任感油然而生，他心中荡起了父亲、情人、丈夫、兄长多种伟大的爱的交响。

“老头，荔枝节时，我要在我老家的新别墅里搞一次酒会，款待新亚的那些老合作对手，让他们看看我生活得很如意，同时要向他们摊牌，展示我明人做明事的君子风度。”

“要不要我陪你？”

“暂时不忙，你一露面人家又该有闲话好讲了。我要单独对付他们。”

陈百雄心中很不乐意，但还是“嗯”了一声，他已经习惯了这种若即若离的生存状态：“也好，最近美元可能会贬值，我要花相当的精力去研究美元兑换变化的趋势。阿萱哪，我们搞的是八千万港币啊，来来，我们来算算帐。你是很清楚的，国际金融交易上升率是……”

阿萱不假思索：“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

陈百雄像老师对好学生的满意：“嗯……咁样呢，我问你，每天全球的美元大约是几多？”

“……好像是……六千亿美元左右。”

“好！更精确点是六千四百亿美元左右，咁样呢，你再算下，如果按百分之十到十五的升值，我们可以赚返来几多？”

阿萱闭起眼，算了又算，有些把不住：“可能是……八百亿美元左右。”

陈百雄惊讶：“聪明的女仔！搞大宗的金融买卖就需要咁样的头脑。好，我再问你，如果贬值，我们要蚀几多？”

阿萱心里发虚：“哇……蚀到摊摊腰……差不多一千几亿美元……”

“虽不至于蚀到摊摊腰也是好可观的数目，我的确需要大量的精力每晚亲自去交易所，我要亲自去看变化……一千万我是不想丢的。”

“如果真的情况不妙……”

“放心，你要的钱绝对有保障，我们用钱把于松涛搞掂！他有他的银行，我有我的银行！”

阿萱大喜过望，陈百雄只要肯以自己的名义请银行帮手，香港任何一家银行每分钟都可以凭他的资信提借高额贷款。他是个十分谨慎的人，从不轻易动用银行，一旦动用了，信誉十分好，为自己的事业他肯开这个口，说明他的支持已达到顶峰，阿萱把他拖过来的目的正是为这，如此轻易就搞掂了，高兴得差一点儿跳起来。她搞房地产和开发软磁盘片所需的三千万美金完全不成问题了。而只要她的设计图一出来，光是炒楼花就能赚回将近一亿人民币，软磁盘片每年的回收额可达两千万，不用五年，他当富婆的夙愿就可以兑现。多么的诱人！她挽起陈老头的手，像个老太太那样带他去国贸，免税店，去东门商业区，直到走不动了，才搀着他回到新都酒店。陈百雄对这边的评价是：香港有的商品这边都有，香港有的豪华这边追五十年也不及。

当陈百雄去亲吻未婚妻时，他发现她比过去要大方得多，居然让他的舌头探到了她的舌头，至于他的未婚妻是怎样忍受着她根本不爱的老人那失去青春活力的衰败、喘息的进攻的，他永远永远不会知道。如果他知道未婚妻此刻躯体冰冷，用强力咽下一股股因恶心而泛上来的酸酸的胃液，他会羞愧得从新都的九楼一头栽下去。

阿萱绞尽脑汁，想办法制止老头子的情欲，好容易躲开了老人继续进攻的嘴，她以肚饿为理由将没有得到满足的男人引到了二楼夜总会，必须用洋酒去滋润他干渴得冒烟的欲喉。

她非常清楚一只蓝带酒的救星作用，陈百雄一沾上它就会爱不释手，然后，他的全部兴趣都会消化在那沉沉的睡意之中。夜总会昏暗的灯光、众多的美女那掠过掠过去的秋波，蓝带酒逼人的香醇，转移了老头的兴奋点。阿萱舍命陪君子，一杯又一杯，直到她认为可以结束，这才搀着那摇摇晃晃的可怜的老人回到卧室，在他甜甜的鼾声中她庆幸自己又一次渡过危机。可以后呢？身为人妇必尽的义务，她能抗拒得了吗？在深深的忏悔中，叹息自己的命苦，她原本是该嫁一个她最爱的男人呀！神差鬼使，心里隐隐出现了另一个男人的身影。不是乔启光，也不是与她有过风流事的其他男人，她非常不情愿这个男人对她丝丝缕缕的牵扯，却左右不了自己，最近一个时期，他的影子常常横在她眼前，她怕他，憎他，却崇拜他。一边骂他，却一边默念着他的名字，她从来没有经受过这样揪心的折磨，仿佛有一张恶毒的蜘蛛网诱惑着她钻进去，再将她的灵魂一点儿一点儿的缠紧，她尝到了挣扎中疲软的熨贴和苦涩的甘甜。在硕大、旷久的烦闷中，她拎起差点失落的自信，更坚定了自己行进的目标。去征服他！

三个星期以后，正值深圳荔枝节，她老家的新居落成之日，她身着华服，在持续一小时的鞭炮声中迎来了八方来客。胡鹏、于松涛、黎少荣等人是她客中之客。她握住胡鹏的手道“趁荔枝节，又值我在老家的这所新房竣工，老朋友们肯赏光一聚，我深感荣幸。”

胡鹏风趣地：“要论朋友，只有你我之间称得上是最纯正的朋友，因为我们抛弃了一切竞争、合作、竞争的社会性。”

就此机会，人们握手言欢，表示以往的隔阂正在冰释。

客人们高谈阔论，一篮篮鲜荔枝被拎了进来。客厅里豪华的几桌上摆满了从大酒店运来的各种西式菜肴，院子里和大厅里，活跃着临时顾来的帮工小姐，她们都是训练有素的专业服务员，手执托盘，将各种饮料、洋酒、啤

酒，中国名酒送到客人的手中，一切全按照酒店里酒会的规格和程序文明而又热闹地进行。望着税务局、土地局、规划局、防暴队那些有头有面的人物，于松涛心想，搞这么一次排场的聚会要花多少钱？！这个女人太有本事了，她肯定又要推出什么新潮节目了。果然，”江锦萱轻风般来到他面前，笑得像一朵含蓄的玉兰花，“于先生，你一定想问我今天的目的。我这个人从不作暗事，请各位来，有一事求教。”

于松涛笑嘻嘻地：“江小姐足智多谋，是否太客气了？”

“我足智多谋也屡屡作你的手下败将，还是于先生高我一筹啊！……我没有把‘女皇’买到手，终是一件憾事，好在天无绝人之路，香港一位富商要与我联手在深圳搞一个大型电子公司。生产软磁盘片，地皮我已选中，就在贵公司的左前方，不知新亚欢不欢迎我这半路杀出的程咬金？”

于松涛猛地想起新亚对面的小商小贩正在搬迁的情景，原来如此！他下意识地望了一眼胡鹏，见胡鹏正在发愣，他老婆朝思夜想闯全国第一的大事业居然被眼前这位香港婆娘抢了先，刚才那一副调侃和幽默在他脸上定了格。于松涛也为段怡芹难受，想轻松也轻松不起来了。

“怎么样？胡主任，于总，难道不欢迎？”那女人似乎很得意。一副财大气粗的口气。

胡鹏：“我……我是绝对欢迎，特区又多了一份独资企业。又多了一位外汇客户。”他的笑成了机械动作。

于松涛借机插科打诨：“噢，老胡你刚才还说你们是纯而又纯的朋友，抛却了一切竞争、合作的社会性嘛。”

胡鹏挤出一副不经意的大丈夫式的笑，又抬起了调侃的首长腔：“我只谈合作，竞争由你们去兜揽嘛。”

江锦萱望一眼于松涛和黎少荣：“二位同意吗？”

黎少荣抢先作答：“竞争、合作，都不足以表明我们与江小姐这么多年的特殊往来。我倒觉得这样形容更妥贴：你的阳关道上也允许我的车辙留下，我的独木桥上也欢迎你的脚印光顾。我们从来不会对合理冲撞大惊小怪。”

大家都愣了片刻，都在琢磨这一席话的弦外音。有顷，同时爆发出四种音调的笑声，以示都明白了黎少荣正话反说及反话正说的诙谐，于是“咣”地一声，听见了四只酒杯碰到一起的颤音，那是四颗互不相融的心在碰撞。

事实上，黎少荣的一席话是说给江锦萱听的，更是说给于松涛听的，也是说给胡鹏听的。只有敏感的于松涛听明白了，他以高度的冷静望着面前三位从不同角度向他挑战的对手，感觉自己是正在逆水泅游的优秀运动员，亢奋与疲惫扭合在一起，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人物不都是在这样的境遇中锤炼出来的吗？他用信念轻轻抚慰着自己的心，得到了激战后的恬适。

江锦萱从面前几个男人的笑声中过滤了自己几次失败的沮丧，男人，全是脆弱的，只有女人是打不倒的！聪明加漂亮的女人更是所向无敌的！她特别注意到于松涛在看她时眼神很奇怪，那是只有男人对女人无可奈何，惊叹、钦佩、倾慕才会流露出的迷茫。够了，她满足了！顶着众多的眼锋，她将小细腰挺得直直的，用余光能感觉到自己一对富有挑逗性的乳房在柔媚地轻颤，几十双在她身上扫来扫去的眼波她都不在乎，只在乎一双眼睛，原来他也不能脱俗。她能准确地感觉到他不时飞过来的眼神在她身上的哪个部位停留了几秒钟，开始了，一个男人对女人的防线崩溃往往就从眼开始。

有得谈，有得倾，有得顶！

十六

段怡芹推开窗户，望着左侧面江锦萱的地皮上开始搬迁的小商贩，心里像被没完没了的毛毛雨濡湿了，发霉了，怎么也亮堂不起来。她花了两年的心血调查国内国际的市场信息，走访了十二个欧亚国家，搞了一年的可行性分析，等待审批又整整一年，好不容易把建厂房的用地争到了手，规划图才刚刚拿到，谁想到她最恨的女人江锦萱却一迈步就抢到了她的前面，这个女人简直是魔鬼，她肯定是探去了凯华三洋的经济情报，然后有意同自己过不去。越这样、她也越寸土不让，只是苦于一个项目的开发审批的关口一个又一个，资金的到位更是一关又一关，她只能眼睁睁地望着人家抢自己的风水。特区的政策他妈的对这些外商实在太优惠了。江锦萱这样的外商更加可以利用自己女人的优势搞掂这个局，那个局，打通这个市场、那个市场。呸！她的通行证就是那一对骚味儿的乳房。段怡芹不由狠狠地瞪一下那块碍她眼的地皮。

“段经理，你看：”阿霞破门而入，扬起手中一大摞纸片。

段怡芹：“订单？”

“软磁盘片国内外市场的调查报告，段工，你要请我饮酒。”她举起那几张纸：“别看江锦萱虚张声势，我们的信誉肯定高过她！”

段怡芹一把抓过那些纸，激动地浏览一遍：“谢天谢地，要求合作的，下订单的、询价的……哇，全是给我们送运气来的……阿霞，你说，想吃什么，我把你请个天翻地覆！”

阿霞很少见段怡芹如此喜形于色。

段怡芹那被濡湿的情绪开始晒到了太阳，她信步踱出，不由来到那些铁皮房前，驻足观望，她很想找个人打听一下这些小商小贩得到了多少钱的赔偿。正在这时，她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段经理。”噢！是她。真是冤家路窄，她扭过身，看到了一张比自己年轻许多的脸：“江小姐……你真够劲啊！”

江小姐：“借特区的光，不过想做点事。挣点钱。”

段怡芹也笑吟吟地：“江小姐是强人，想干的事没有办不到的。”

江小姐摇摇头：“什么强人，我并不中意这种看法，其实我仅仅是表面强，内心却非常苦……”

“噢……”怡芹有些意想不到。

“段经理，我请你吃午饭，今天是星期六，肯赏光吗？”

段怡芹感到唐突，不知该点头还是摇头。

“我知道段经理对我从来没有好印象，如果你觉得不屑于与我共食，我绝不会勉强。”她将了段怡芹一军。

段怡芹心想，吃就吃，看看你出手有多大方，便果断地点点头：“江小姐的魅力就在于别人无法拒绝你。”听不出是褒是贬。

两个内心充满故意的女人单独坐在一起，举起酒杯的滋味儿就像炒辣椒里加了黄连，又加了山楂，又加了臭鸡蛋，又加了花椒面……一边引得你想作呕，却又觉得够刺激。XO加冰很有一点儿疏通阻隔的作用，连碰三杯以后，两个不可能说到一起的女人也找到了共同话题。江锦萱借着微微的酒劲想宣泄一下淤在胸口的积闷：“段工，我们女人想强起来，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哪个女人不想有个家，有个她爱的丈夫？可是，……她嘎然收声。”

怡芹有些不解：“你不是……已经有了……”

“你是指我订婚？那个陈百雄？说心里话，我很怕……怕他。”

“怕他？”

“他比我长三十三岁，我不爱他，一点不爱！我逼迫自己去爱他，却是更加糟糕。”

“那为什么？”

“没办法，我虽是个有个性有能力的人，也摆脱不了命运……这就是命，我们的婚期已经拖了一年多，我只想无限度地拖下去……”她又饮了一杯。

段怡芹：“少饮点酒吧。”她有些同情她了。

“不！我想饮多点，从来没有同一个女人在一起谈过心，你不知道，我内心有多孤寂，天天是应酬，陪笑面，赚钱，谈生意……我烦极了，难道你不烦，你不累？”

段怡芹也被触痛了：“我累……我累啊：最大的希望就是睡三天觉，你看我的白发，几年前我还很年轻的……”她也为自己又加多一杯酒。

“你原先是个美人，我看得出来，第一次见到你就被你的风度吸引了，你的老公胡鹏配不上你。”

“不……不，他年轻时也很帅……”

“我不是指外表……段女士，你很爱你的丈夫吗？”

“我……是的……爱过。现在还谈什么爱，老夫老妻了。”

“我认为，越老应该越爱，爱得分不开，那才够劲，你们是这样吗？”段怡芹笑而不语。

江小姐尖锐地：“其实你并不爱他，不过是用惯性在生活罢了，原谅我的直率，我觉得你跟我一样，也有很深的痛苦，但我们都躲避不了……女人……女人哪！来，为女人干杯！”

段怡芹心里酸酸地喝下那杯酒：“你可以改变自己，我却已失去了权利。”

江锦萱高兴地：“你终于讲心里话了，段经理，你要原谅我以往对你和你公司的失礼，其实，很多事情我并不想那样去做，但是我也在挣扎，也想生存得更好，在香港，人情谈漠，你有痛苦，有难，谁来帮手你，全靠自己……陈百雄对我的情感我早有察觉，我不想靠在他身上，所以自己到处闯……我父母死得早……”她眼圈发红了：“我又不想委身于一个不爱的人，我爱的人偏偏又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而我是个奢华的女人，不能容忍老公没钱……所以我生活得很苦闷……你可能会耻笑我的市俗，我承认我拜金，从不隐瞒自己。我敢说，人人都爱钱，难道你不爱？”

段怡芹讲真话的欲念也突发了：“我当然爱钱，不然，我丢了首都的户口到这么边远的地方来干什么？谁不想自己生活得富裕一些？不过我有一个原则，不该我拿的钱我绝对不敢拿，该我拿的钱少我一分我也不干。别人过花钱如流水的生活我不眼红，自己吃成菜也不抱怨。……”

江锦萱打断她：“噢……你是共产党的干部，跟我们的观念就是不同。我羡慕那些富翁，瞧不起没本事整日吃成菜的下等人。我就是要把别人袋里的钱想办法温到我自己的袋里，我有男人的野心，却可惜长了女人的躯体，在香港，许多富婆首先要靠男人发起来，然后再靠自己去滚雪球，我过去很瞧不起这样的富婆，没想到我自己还是免不了走这条路……唉！我们女人哪……”

“那个陈……你的未婚夫，他又有钱，又很爱你，你应该满足了。”

“他爱我不假。至于钱，他到底有多少我至今也不清楚，报上说他有十多个亿，有人传他有不过是空架子，有人说他起码超过三十个亿。男人对女人最好的防范就是永远不要告诉他自己财产的真实数目，加上他那三个把我当成仇人的儿子、儿媳，一堆孙子、孙女，真能分到我名下的不过少少而已。”

“能有一个亿的财产也很了不得啦！”

“那算什么，香港上亿的女人多的是，你们这边这两年亿万富婆也不新鲜了，不是有句顺口溜，十万元，贫困户，百万元，刚起步，千万元，不算富，亿万元，才对路。”

段怡芹笑起来：“江小姐比我还熟悉民风。”她追问陈百雄这个新闻人物的兴趣正浓：“你的未婚夫那么有钱，会不会也是女人如云？”

江锦萱小脑袋瓜轻轻一摇：“他并不是那种咸湿佬，噢，就是色狼的意思。很久以前，听我妈咪讲，他花钱包过一个二流女明星，后来他们断了，再没有去勾过那样的女人。至于他去美国、加拿大、法国，去不去红灯区就不得而知，哪个男人会告诉自己的太太他勾女人了？讲心里话，他真在外面有女人我不会在乎，我既然不能给他，当然允许他沾花惹草啦……”

“噢？！你和他……没有……那种事？”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我没有给过他，我很怕，很恶心……不知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如果一个你不爱的人碰你一下都会反胃。”

段怡芹突然想到了自己的丈夫，心里一沉，江锦萱的感觉是女人的共同感觉，难道她真的不爱自己的丈夫吗？她从来不愿正视“不爱”这个现实，今天，几杯洋酒喝热了她的面颊，却喝清醒了她的潜意识，她深有感触地对江小姐道：“哀莫大于心死，爱情也是这样，人类的痛苦就在于死了的东西不能复生。”

江小姐琢磨着对方的潜台词，兴致勃勃地想探对方的隐私。她有一种直感，段怡芹平时寡言少语、温文尔雅，但一双眼睛却掩饰不住没有得到满足的忧伤和不安分，她试探着问：

“除了你老公，你没有爱过其他的男人吗？”

“你呢？”狡猾的女人善于反问。

“我爱过许多男人，有的像一阵风，很刺激，但一下子就过去了，忘了，有的幽幽绵绵很长很久，却失去了新鲜生猛活力，我渴望永远生猛又绵长的爱，怕是人世间寻不到的。你呢？”

“我也真正的爱过。”

“你老公？”

“我真希望是他……爱是很吝啬的，被人夺走了的爱，我无法给我的老公，我对不起我老公，对不起啊！”段怡芹的泪水快滚出来了。

一瓶XO饮光了，江锦萱又要了一瓶，段怡芹一点没拒绝新斟满的那杯漂亮的酒液。她的心跳加快，思维迅捷，倾述欲加强，飘飘然中她觉得将心里话像飞碟一样甩出来是人世间一件最酣畅的事情，她继续喋喋不休地：“眼看着我的老公变老了，又孤僻又怪，我知道是我的责任，可我没有办法去医治他，我能给予他的只是友爱友情，天下哪个男人只稀罕友情，我欠他太多，可我偿还不了……”

江锦萱惊讶地：“这么说，你和他简直就……像兄妹？！”

“这种关系已经维持了快十年了。”

“为什么不离婚？”

“从来没有想过，我永远不会离开他。”

“中国夫妻像这样的多么？”

“肯定不止我一家，同床异梦的夫妻多的是。”

“那你老公肯定有情人。”

“可惜他没有这个胆量。”

“那个人现在在哪儿？”

“谁？”

“你爱过的……”

“他……也许很近，也许很远，不知道，不知道他去了哪儿。我也不想知道他的行踪……我是指灵魂的行踪。二十多年过去了，谁的生活不会改变？况且，我们都老了，江小姐，你也是感情不幸福的女人，知道一个痛苦的女人的兴奋点需要转移，我搞凯华三洋，搞软磁盘片，拼命地工作，忘掉那些恩恩怨怨的儿女事，我觉得自己变得像男人了。我从来都不知道你会跟我如此相似……我们女人……都一样……来，干一杯，为你的软盘片……也为我的。”

江小姐：“我早知道你要搞软盘片……可是我十年前就有想法，我决不是来抢你饭碗的。”

“我们……公平交手……合理竞争！”段怡芹喊叫着：“看看谁的市场大、赢利多，如果我干不过你，你就来吃掉我，如果你干不过我，我就吃掉你。”

江锦萱口齿不清地：“为……为吃掉、干杯！”

两个女人在亢奋状态中将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仇、恨，暂时都溶解在那晃动的醇香中，临走时，江锦萱还不忘为老公结结实实打了个包，老公爱吃潮州卤水。这个当老婆的够疼老公的呀！

带着满嘴的洋酒味儿，吃晚饭时段经理才晃呀晃地回到自己家中，脸和眼都通红着，把她的丈夫着实吓了一跳：“你到哪里去了？怎么搞成这样子？”

“老公，我觉得那个女人……挺可怜……”

“哪个女人？”老公瞪圆了眼：“你说什么呀？”

“我可怜她，但决不让她，决不！”

老公无可奈何地望着头一次这样失态的老婆，他不理解，其实他一辈子也没理解过她。女人的心，你即使将它挖出来，也看不懂那上面刻了些什么内容。

星期一，段怡芹被于松涛叫到办公室，于松涛将最能刺激她的消息告诉了她——她的软磁盘片工地已正式批准开工，建筑许可证到手了。

也许是前天的余酒还在燃烧，段怡芹一把抱住了于松涛：

“老朋友，够意思！”她闻到了一股久违了的这位男人独有的气味儿，心旌飘忽起来，当她松开手时，自己的脸已臊成了一块红领巾，她发现于松涛的脸也红了，难道他也想起了许许多多多年前，他俩在放电影之夜，第一次趁黑暗偷偷拥在一起，手却不听话地攻开了相互的禁区的那一瞬间。

“你看我……高兴得忘了自己是谁了。”段怡芹自我解嘲地。

一个不经心的拥抱，幻化成了五彩缤纷的回忆和联想。能把人照亮一阵子。

他俩都被闪电划痛了一下。

正在这时，电话铃响起，于松涛拿起话筒，突然眼睛一亮，声调立即变得年轻起来：

“喂……莹，是你！他惊喜异常：“我预感到有你的电话……”他忘了段怡芹在场：“喂，我好想你……你放下电话，我给你打过去……”

段怡芹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凄楚，悄悄地，悄悄地退出了于松涛的办公室。她不想马上回家，沿着被深圳河熏臭了的那条滨河路缓缓地走着，迎面走来一对中年男女，定睛一看，男的是她熟悉的一位贸易公司经理，女的并不是他老婆，看他俩的亲昵，绝非普通关系，幸亏对方正在耳语，没有看到她，她立即扭过脸，躲过了那尴尬的相遇。啊！男人，你们的心里能同时盛下几个女人？于松涛的心里除了他所爱的冰莹，难道连她初恋的情影也被挤干净了吗？段怡芹心里酸酸的，痛恨自己的痴傻，他在做着一种设想：如果有一天于松涛来告诉她，他还像过去那样爱着她，她会怎样？只有一个选择，拼着人家叫她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拼着胡鹏同她离婚，拼着女儿不认这个母亲，拼着她几十年贤妻良母的美誉毁于旦夕，她会扑向他的怀抱！快三十年了，那份她虽然口头不肯承认，却像青藤缠绕瓜架般幽幽，缓缓，绵绵，揪揪的隐情正在一点一点地淹没她，刚才那无意的拥抱使那危险的情潮猛地涨高到了她的喉头，她尝到了哽咽的欢愉。冰莹一个电话如同火上浇油，妒嫉伴着痛苦掀起了又一次猛扑向她的浪潮。

她在对自己狂喊：我做错了一件事，走错了一步棋，老天爷，原谅我，帮帮我，让我忘掉他、忘掉他！！

十七

于松涛又一次采纳了黎少荣大胆的建议，女皇电脑公司以最开放的优惠条件，分别从北京美雅电子公司，上海兴隆电子集团公司，深圳高精电子公司（独资）挖来了三个尖子人才，属国宝、市宝类超级巨星：杜浩明，研究员，四十八岁，精通法、英语，电脑专家，曾获全国科技发明一等奖；魏建新，四十七岁，精通英语，总工程师，列入全国优秀科技人才，一九八九，一九九一年世界科技名人；张里江，三十八岁，两项全国专利，深圳市先进科技工作者。女皇公司的顾问乔启光十分赏识黎少荣的气度，那些物质条件，一套四室二厅的居室、一辆奥迪车，年薪十万，同女皇每年的盈利相比不过湿湿碎，这三个人的就任，给女皇带来了别开生面的局势，仅仅六个月一种带文字处理功能的手提电脑就研制成功了。女皇以每年五百万的利润为新亚添了彩。乔启光预测，两年以后，女皇的市场会遍布东、西欧，美洲、非洲、亚洲，利润将上升到一千万。

为此乔启光特意找到于松涛，举荐黎少荣当于松涛的第一副总，撤下去那位并不十分称职的甘副总。于松涛马上怀疑这是黎少荣撺掇乔启光或是暗示乔启光的结果。他早已察觉到黎少荣隐藏在深处的当官欲。他在抑住极度的反感，笑着向乔启光：“你不觉得他还稚嫩些吗？”

乔启光不明底里，竭力说服：“他相当成熟啦。女皇公司的三个尖子人才差一点儿让珠海挖走了，人家的住房条件是一套二层的别墅，幸亏我们的年薪高过珠海，小黎对我说，若全依他的办法，条件会更加优惠，他已经感觉到了珠江三角洲的崛起，在人才开发上对深圳、对新亚的威胁，加上他对股份制的独到的研究，《人民日报》登了他一篇股份制的文章写得很有水平。我觉得这是个难得的人才，很有超前意识。于总，这种人才你不用怕也会被别人用高价挖走。人，都是有物质欲的。”

于松涛更加不愉快，又不便表露，只好敷衍其词：“关于职务的升降，全要由董事会讨论，我倒是有意用他，但下面对他的意见很不少，人哪，难得有完美的……”

乔启光并不知道，他无意一举，却给黎少荣帮了一个窝窝囊囊的倒忙。

于松涛迫不及待地让秘书查到了黎少荣的《人民日报》上的那篇文章《发达国家与股份制》，整整一个版面，越读越觉得手笔不凡，同时心也越来越沉，一个处处想出风头，总想压自己一把的年轻人，他应该对他热处理还是冷处理？如果提拔他，就如同放虎归山，他自己也是一头虎，一山岂能容二虎？一旦自相残杀起来，必然两败俱伤，他抖了将近十年才抖起来的威风，决不能垮在一个毛孩子手中。甘副总那种平平庸庸。会拍马屁的人他根本瞧不起，但他却宁愿用这类人不愿用他很瞧得起的黎少荣之流。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他一、要求绝对服从，二、秋色不能与别人平分。他因为爱才，起用了黎少荣，又因为嫉才，冷落了黎少荣，他就像当年的胡鹏，黎少荣就像当年的他，当年的胡鹏防着于松涛，如今的于松涛防着黎少荣，都是为了一个权字，历史就是这样惊人的相似，人与人的心路历程也是这样的相似！

冰莹来了一个电话，使于松涛的心情更加复杂起来。

“喂，大令，我这几天真高兴，昨天《人民日报》登了你们黎少荣的一篇文章，整整一个版，写得相当有说服力，我们社里的人都争着传阅，我到处炫耀：黎少荣是我爱人新亚集团的经营部主任，总经理助理。你猜我的同

事们怎么说？”

“怎么说的？”

“强将手下无弱兵，大集团的文化风范。我听了真美极了！文章里还举了新亚的例子，为你们新亚扬了一下名，你看了没有？”

“我……还没来得及……太忙了，我会看的。”于松涛只想岔开这令他感到刺激的话题。黎少荣的名气越大，对自己的威胁也就越大。

冰莹兴冲冲地，“还有一件喜事你猜猜。”

“你的中篇小说脱稿了？”

“这对我来讲是小菜一碟。”

“你评上了讲师级？”

“我对晋升一类的事从来不热衷。”

“宝贝，你快说吧。”

“我们出版社同意我调动了。我明天给你寄出档案，你快点在那边帮我把调令发过来，估计三个月之内能成行。”

于松涛高兴得像孩子般跳起来：“正好！我分到新房子了，下星期可以拿到钥匙，我选了你最爱的楼层，六楼，怎么样？你不是要锻炼心脏吗？”

“大令，我太幸福了！四居室两厅，三个阳台，在北京部长也享受不到。”

“快来吧，越快越好，我想你想得血压都升高了。”

放下电话，于松涛走到黎少荣办公室，笑得深不可测：“小黎，我该恭喜你。”

黎少荣最怕于松涛这种似笑非笑的中间色彩：“于总，我从来没什么可恭喜的事情。”

“你出名了，黎先生。”

“什么？”

“大手笔，写得不错，难怪中央的报纸给你这么大的版面。”

“噢……”

“不过，今天的报纸就有反对意见，看起来，对股份制的争议还不小。”

黎少荣有点尴尬：“于总，这篇文章写得不好，所以没同你打招呼……”

“何必，何必同我打招呼？我从来也没有很看重自己。”于松涛自己都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黎少荣：“我不是……我真的……”他也不知答了些什么。

“通知你一件事，下午上市里开企业工作经验汇报会。”

“我去？！”

“你去。”

“还是您……您自己去更合适。”

“市里特别点了你，小黎啊……你越来越红啰。”于松涛笑得越发不自在：“好小子！”

望着黎少荣那有梭有角的脸型，于松涛心想，这后生仔的遗传基因很优秀，可惜，他的血脂里多了一点不讨男人喜欢的成分，也许女人容易迷上他？！他自己好像也属这一类型。两个类型太相像的男人放在一起肯定会相互排斥、相互抵销，他真为自己，也为小黎感到遗憾。

第二天，于松涛带着黎少荣、阿霞等人去段怡芹的建筑工地视察，小商小贩的小木屋鳞次栉比，人们若无其事、慢吞吞地做着搬迁前的准备工作，望着一辆辆堆土机、大卡车，从小街驶向江锦萱的工地，段怡芹急得直叹气，

“于总，怎么办？江锦萱处处抢到我前面，天哪，我们怎么就搞不过这个女人？”

于松涛安慰地：“施工阶段我们迎头赶上，特区这边的关系我自认为比她硬，完全不必着急。”

黎少荣兴奋地：“棒极了，有她同我们较劲儿，我们又多了一次生的机会！段经理，别着急，建筑材料包在我身上，六百包水泥，螺纹钢，盘条，我都可以用最低价最快速度进货。我的同学在全国各大企业全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不像我，永远是小萝卜头一个。”

于松涛是听者有心，他扭过脸，不留情面地对黎少荣：“阁下的同学都成了气候，我也可以上奏国务院，提升你为新亚的总经理，董事长！”说罢扭头就走。

黎少荣不知所措地对段怡芹：“段经理，你看……我一句玩笑话于总就会多心，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说话？！”他大声吼叫起来。

一直没有吭声的阿霞心随着黎少荣的呐喊而抽搐起来，她以愤怒的眼神盯着很久以前她曾为之倾心的于松涛的背影，惊讶他在短短的几年之中会变得如此狭隘，如此专横，她以往的崇拜，她的仰慕，她的敬佩，在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敛聚了全身心的同情，爱意，通过黑亮的眸子，像一束聚光灯，射向黎少荣被乌云遮住的心。勿需语言，黎少荣强烈地感受到了阿霞传来的抚慰的磁场，他真想冲上前，抱住那善良的女孩，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有情人之间用眼神传递的情感密码，这世界上只有两个人才能破译。当天夜里，黎少荣没有睡着觉，他在期待着什么，果然，有一团充满活力的光彩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他的没有成熟的梦里。阿霞披着月光来了。

黎少荣急忙打开灯：“阿霞，阿霞，我知道，你会来……会的……”

阿霞急忙：“阿黎，我知道你很苦闷，有什么话你对我说罢！你受苦，我愿陪你受苦，你受委屈，我会为你打抱不平，你若被发配到苦地方，我愿跟你到底……阿黎，我知道你并不十分爱我，但我爱你，愿为你分担苦难，你会爱上我的，会的！”

黎少荣被深深地感动了，他抱住阿霞，喃喃地：“谢谢你，阿霞。”

“我不走了，我下决心不走了，我要照顾你，爱护你，如果你以后永远不会爱我，我会像朋友一样同你分手！”

“傻女孩，我不会让你走了……”

阿霞流泪了，幸福、酸楚……

一个很少流泪的坚强的女人一旦流泪，那泪水所包容的脆弱是男人所测算不出的，更是女人自己也丈量不出那绵绵的女儿柔情有多深、有多长。

一夜之间，阿霞在男人的怀抱里滚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女人，她那像男仔的雄赳赳被肢解在润泽、芳香、高亢而又低回的耳鬓厮磨的旋律中。

第四章

公元一九九一年，四月十六日，中午十二时三十分，冰莹乘坐的波音 747 飞机准点到达广州机场，为时将近十年的夫妻两地分居就结束在这一刻。

当她拎起沉重的行李迈着急切的大步，默念着丈夫的名字，抑制不住满面喜色向那隔绝升天与下地的大铁门外走去时，不禁有些失望。一眼看去，丈夫那渴望她到来的脸一反惯例没有出现在紧靠铁网的第一排。她挤到前面，奔出大门，那条细窄的接客通道上密麻麻全是人，她生怕漏掉了丈夫的身影，仔细地一一辨认，神情跟着越来越失望，他到哪里去了？！

突然，她发现一块被举起的牌子，上写着两个醒目的大字——冰莹，她走到举牌子的人跟前，将大牌轻轻一推，露出了黎少荣的脸，她有些意外地：“你是……”

黎少荣：“我叫黎少荣，我们于总让我来接你，车在那边等着呢。”

“冰莹：“为什么？为什么他自己不来？”她急切地：“他生病了？””

黎少荣来了个小幽默：“当老总的，总是身不由己啊！”

“他有急事出差了？”

“我只知道今天有重要会议。”

“噢……”冰莹紧绷的心松弛了。

黎少荣替她提了行李，领她走到一辆皇冠车前，打开车门。冰莹没有看到司机：“你自己开车？”

“我就是司机。”

“你……”冰莹猛然想起什么：“黎少荣……啊，你就是黎少荣？”刚才她悬着的一颗心，根本没有注意对方的自我介绍。

黎少荣递给冰莹一张名片：“请指教。”

他俩上了车，人坐前排，行李放后排。

“路好走吗？”

“中午可能不会太塞车，但也说不定，最快也要四至五个钟头，看我们运气了，于总为你准备了八宝粥、矿泉水、椰子奶，你想吃什么自己取。”

黎少荣驾车艰难地冲出机场，经过万车排长龙的市区，驶向广深公路，望着正在扩建的公路和两旁正在兴建的大厦，冰莹感叹地：“广州简直是个大工地，每次来都在耸起新的大厦。”

“深圳更像一个大地，我们新亚也是一个小工地。你们当作家的形容什么总是很形象。”

“你知道我的职业？”

“于总把你写的书送给我一本，我拜读了两遍。”

冰莹很想听听黎少荣的评价，偏偏他没有就此话题继续下去，冰莹对黎少荣的矜持有些失望，世界上就有这么一种人，从来不会赞扬别人，难道黎少荣属这类孤芳自赏的人，为了表示自己的豁达，她故意引深话题：“我也拜读过阁下的大作，登在《人民日报》上。”

“啊……小文章，不敢在你大手笔门前班门弄斧。”

管他是褒是贬权当恭维话吧，冰莹的谈兴又起：“老于对我说起过你，很夸你的智慧和才气。”

“他真的……是夸我？！”黎少荣脱口而出。

“怎么，难道你不信？”

“哦……当然……”黎少荣不置可否，很快转换话题：“我可早就见过你，只不过你没有注意过我。”

冰莹这才注意地看了一眼黎少荣：“你好年轻，顶多二十七八岁，对吧？”

黎少荣像哲人似地：“年龄不过是丈量岁月的尺子，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有的人很年轻但却已经老了，有的人很老了，但心理和社会年龄却很年青，我宁愿是后者。”

冰莹笑了：“难怪老子喜欢你，你说话很有趣。”

黎少荣不知是真心还是自我解嘲：“是啊，不然开车接太太的任务也不会落到我这个毛孩子的头上。”

冰莹赞同地：“他从来是亲自接我的，昨天我们通了电话他还说肯定来接我。”

前面塞车，黎少荣只好熄火静等，看起来他不善于照顾人，冰莹自己拧了半天才拧开矿泉水，又勾了半天才打开了人宝粥罐头，她心想：黎少荣在家可能是被惯坏的少爷。吃完东西，她靠在椅背上昏昏睡去，醒来时发现身上盖了一件男式茄克衫，不用说是黎少荣的，哈，这毛孩子并不是十足的小少爷，还知道照顾人。

“到了，该过关了，把你的身份证、边防证拿出来。”黎少荣轻轻提醒。

啊！马上要见到丈夫了！冰莹看看表，是五点整，她精神一振，睡意全无。

高楼、霓虹灯、广告牌、满街的车辆、满日的靓女俊男，花枝招展，活泼生动，雅中带俗，美中含怯。和谐中带噪音，流动中显神秘，这就是冰莹又陌生又熟悉的深圳。

黎少荣的小车驶进了名为金海新村的住宅小区里，绿化带、草皮，刚成活的新树有着孩子般的活泼和新鲜。冰莹睁大双眼望着已经属于她的这一片土地，在搜寻二十四幢于松涛为她筑起的巢。黎少荣的小车“嘎”地停在一幢楼前：“到了。”他往楼上看看：“于总还没回来，市里开会总是很晚的。”他安慰她：“他开完会马上会回来，你回去等他。”

冰莹的失望被新奇所冲淡：“啊！这儿比我想象的还要美。”

“那边有游泳池、饭店、娱乐厅、球场、商场。这边有幼儿园、小学、中学。深圳建造小区很讲究配套工程的。”

“真棒！太方便了。”

黎少荣：“我来告诉你，你们的新家……”

冰莹制止黎少荣：“我自己来判断。”她向楼宇环视一下：

“我的家在那边六层……”

黎少荣敏锐地：“一定是阳台上有你熟悉的标记。”

冰莹赞许地对黎少荣：“你真的很精明。看，阳台上挂了一个丑娃娃，我北京的家也如此。”她兴奋得脸红，眼光亮。

黎少荣摸摸兜：“糟了，钥匙放我宿舍了，真不好意思。”

“你宿舍在哪儿？”

“就在那边四十一栋二楼，你等着，我去取！”

“等一等，我先去看看你宿舍，行吗？”

黎少荣一怔：“啊……最好是……不麻烦了，你很累，我自己去就行了。”

冰莹很固执：“我也好认个门儿，我们应该是朋友了嘛。”

“不过……我家很乱……怕你……”

冰莹笑看：“你家养个老虎我也不怕！”

黎少荣无计可施，懊丧地走在前面，很不愿冰莹就这样闯进他家。这个冰莹不太懂深圳的章法，深圳人串门子，一般都事先打好招呼，谁欢迎天上掉下来的不速之客？

冰莹好不容易跟上了脚步匆匆的小伙子，饶有兴趣地问：“你的房子也分在这儿？几间？”

“二室二厅，七十八平方米。”

“都比我们北京人强。”

黎少荣走到家门口对冰莹：“请在门口等一下。”说罢去开门，门却从里面开了，露出了一个女人的脸——阿霞。

黎少荣脸一下红了：“你……还没走……”他回过头对好奇的冰莹：“你看……我这儿很乱，你在门口等一会儿……”说罢慌慌张张进了门，狠狠地瞪了阿霞一眼。

阿霞对眼前突然出现的女人也毫无思想准备，只能是匆匆点了头，像泥鳅一样，一下就扭出了门，接着便是“咚咚咚”急促下楼声。

冰莹向门里探过头，打量了一下房间，发现了女人的衣服和鞋，不解地眨眨眼，看着慌张走来的黎少荣。

黎少荣没话找话地：“我有时也像老头一样，忘性大，这钥匙我明明记得放在兜里了……”他像阻拦冰莹视线似地出门，将门一下关死了，把钥匙交给了冰莹：“这是防盗门的，这是木门的，这是卧室门的，你自己会开吧？”

冰莹觉得一切都有些费解，更不明白黎少荣为什么步子迈得那么快。

黎少荣在前匆匆赶路，像要甩掉跟包的，心中莫明地烦恼。

冰莹后面紧跟，像生怕被人甩掉似的。她大声地问：“你怎么也不把太太介绍给我？”

黎少荣没有回头，狠狠地说：“我没有太太。”

冰莹一愣，想问什么，忍回肚里，她在猜那女人是谁？妹妹？亲戚？情人。凭她的职业敏感，她一下悟出来自己冒了一次傻气，那女人是情人，没有跑，黎少荣一身的不自在等于是为她贴了标签。她无意中探到了一个人的隐私，充当了一个讨人嫌的角色，太没趣了。于是放慢脚步，任那小伙子自己疾步走去，她一边散步，一边东张西望，企望在路上碰到于松涛，更盼望一回到自己家于松涛已守候在门口，然后她扑进他那张得大大的臂膀里，然后任他不顾一切地爱抚，然后……恰恰她什么也没有盼到，进了自己的新家，只有丈夫特意为自己买了一只戴眼镜的绒狗熊，一个丑娃娃，一个代表自己属性的白绸布小肥猪在向自己微笑。她的失望又一次被冲淡。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仔细地欣赏，装饰很棒，鹅黄色的墙纸是她点的颜色，客厅和饭厅宫廷式的吊灯也是她的意愿，主卧室咖啡色的组合家具也是她遥控的结果，至于书房、孩子室、洗手间、厨房间，责成于松涛自由选择。他的审美观很上档，儿童间以鹅黄为主色，预示着他们将会有一个像小雏鹅一样可爱的宝宝，书房以黑为主色，象征着深邃、凝重、成熟。洗手间瓷砖、浴缸、浴盆，一码白色，厨房间也是全白，干净得一尘不染，锅、碗、瓢、盆似乎还没开过封，看得出丈夫没有在家做过饭。唯一的一间最小的房间只放了一台健身用的单车。于松涛怕老婆发福，预先做好了准备，是个细心的丈夫。从整体装饰、色彩搭配，溢出了一个男主人对女主人的热爱，冰莹很满足，眼泪都滚出来了。她真好运气，一调来就有了豪华型的温馨的新家，好像新婚的延续。快

十年的牛郎织女，总是形单影孤，终于在这四室两厅的空间里，两个孤影扭合成一个人。

天黑了，从阳台望出去，满街斑斓的灯火染活了将死的夜，冰莹的心却慢慢苍凉起来。将近一人高的松下冰箱里塞满了她爱吃的、爱饮的，但她的新鲜感再也激不起来，搂着那个丑娃娃，孤单地坐在沙发上。漂亮的小脸拉得长长的，心灰意懒，困乏难当，她睡去了。做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梦，梦中那些鸡、鱼、虾吃到嘴里没有一丁点儿味道，太乏味！

一阵热呼呼的呼吸将冰莹熏醒了，半睁眼一看，于松涛正凑得近近地在仔细欣赏她的睡相。她懵懵之中猛地惊醒，一把搂过丈夫，却又倏地放开，将脸扭向一边，看了看墙上的钟。

于松涛小心翼翼地：“生我气了？”

冰莹不语，也不看他。丈夫把妻子的头掰过来：“我也急坏了……要不是今天的会十分重要，我决不会撇下你……”冰莹淡淡地：“不就是向市里的汇报会，正手副手都可以做的事情……”“哪里……我并没有去汇报，刘副总去了。”“那你干什么？”“紧急董事会。”“什么事那么急？”“有关几个人调动的事。”“那……为什么黎少荣说你去市政府了？”“我恰恰是以此为调虎离山。”“什么？！”冰莹噌地坐起：“黎少荣？！他是虎？”于松涛：“比虎还虎！”“你不是总夸他？”“那是以前。”“你们闹意见了。”“我不允许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睡在我身边。”“他？！野心？”冰莹的确糊涂了：“你要把他怎样？”“调到外地公司，再升他的职务。”冰莹像看生人一样看丈夫，半天说不出话：“黎少荣……看外表还蛮好，真想想不到……”“莹，你太年轻，不懂人事关系的厉害，要想发展事业，就必须扫除一切障碍，我也是不得已，只好无毒不丈夫了。”他将头埋进妻子的怀里：“我想你……我太疲惫了，真想倒在你的胸膛上睡三天三夜……你来了就好了，不管干什么我都有勇气了……莹，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虚弱得像孩子……今天，当决定调走黎少荣时，我就几乎休克……做完了决定，我差点大哭一场……你来了就好了……”

冰莹抚摸着丈夫开始变白的头发，又是心痛，又是难过，又是惊奇，又是惶惑，她想问什么，于松涛像说梦话一般：“不要动，我想就这样呆一会儿，不要动……回头我来做吃的。”

冰莹一动不动，捧住丈夫憔悴的脸，眼中却溢满了焦虑。

这一夜，冰莹怀着又心痛、又担忧、又兴奋、又惆怅的心情同丈夫亲热，在那张能包容得下几车情与爱的憨厚的大床上，她像一只出笼的小鸟，将激情溶在抖动的翅膀上，在丈夫这片蓝天上忘我地升腾，翻卷。于松涛则将热涔涔的汗水伴着全身心的狂恋，洒向妻子这一块坚实而又温馨的土地。在弯曲、伸展、扭动、抽搐里，诞生出了颜惊灵魂的人类最华美最高亢最奇妙最伟大的呻吟。最后，他们像电视中的叠影一样，蹒伏在一起，在这种高难度的粘合中，于松涛听到妻子变深沉了的呼吸。她说过，只有在他的港湾里，她的梦才会做得甜，她现在梦见什么了？他好想看到她的梦境，更想同她做同一个梦……

他不敢翻身，尽管胳膊开始麻木，但仍一动不动，生怕惊醒了她，他轻轻吻着她那蓬乱的长发。啊！亲不够，爱不够，思念不够！他又有了崭新的冲动……

当一束白光挤进窗缝，雀跃着扑向他俩时他睁开沉沉的睡眼，突然想起

了黎少荣，心里一阵发皱。不由得加倍搂紧了怀里那缩成一团的雪白、光滑的玉体。在他最需要安慰之时，上帝把妻子给他送来了。这不是梦，是现实，她永远永远不会离开他了。

这一夜，黎少荣的家里却发生了一起小小的不愉快。

当阿霞去撩拨他的敏感部位时，黎少荣却一动不动，没有反应，阿霞问：“你怎么了？”

黎少荣毫无表情：“今天真倒霉……偏偏给她碰上了。我早说过，你的衣服鞋子不要放在客厅里，让人看见不好。”

阿霞“噌”地坐起：“这事能怪我吗？谁叫你领她来的？”

黎少荣粗暴地：“乱弹琴，是她一定要跟我来。”

阿霞复又躺下，“人家知道我们同居又怎么样？我们是正当谈朋友，我们很快要结婚了，谁敢管我们？！”

黎少荣：“女人家，就是眼光短……”

“你以为你文化高就自命不凡？请你说心里话，你是不是从骨子里瞧不起我？”

“你看你，瞎猜什么呀……我的意思是，于松涛正看我不顺眼，如果他知道咱俩同居了，无疑是给他提供一颗打我的炮弹。”

阿霞沉默了，突然，她激动起来，又“呼”地坐起：“我们结婚吧。”

“结婚？”

“明天，明天就去登记！”

黎少荣半天不语。

阿霞失望地：“你觉得我不够理想？”

“别这样，阿霞，我们不能这样匆忙……”

阿霞打开灯，直视黎少荣：“我是农村出来的，文化又不太高，穿着不够洋气，长得不够漂亮，说话不够温柔……”

黎少荣：“好了好了，你别埋怨我了，我心里好烦。”

“不，我要你正面回答我。”

黎少荣安抚地：“你躺下，听我说，我喜欢你，你有志气，有思想，有魄力，懂道理。漂亮不漂亮，洋气不洋气我倒不在乎，我更注重内心世界的丰富，你呀，聪明得很，而且厚道。”

阿霞对黎少荣回答不知该满意还是不满意：“噢……那么，你打算怎么办？”

“咱俩有君子协定：好，永远生活在一起，不好，就像朋友一样分手，永不忘恨。”

“那么，我们生活这么久了，你觉得应该是分还是合？”

黎少荣抱住阿霞：“傻女孩，现在这样多好，你我相亲相爱，永远不要去管以后如何，不要……”他用吻去封住了阿霞的嘴。

黎少荣的吻并不热烈，带着迷乱，他并不清楚阿霞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只知道身边有她他会很舒畅，身边无她他也不会难受：阿霞的朝气会点燃他的热，其他女孩子的活力也会令他眼睛一亮。他并不想结婚生孩子，那老掉牙的传统节目能掩埋智慧和天才，他只想跟着感觉走，走到哪一步就算哪一步，这才是男人的潇洒。

天亮时，他醒了，很怪，就在于松涛心里倏地出现他时，他心的中也闪现了一下于松涛，也是一阵发怵。他每天都要面向一个对他倍加提防的人，

这日子什么时候到头？

阿霞在他怀里扭动一下，他却情不自禁拿她与另一个女人去比较。这世界充满了邪恶，也充满了诱惑，他抵挡不住邪恶，也抵挡不住诱惑。捶一下自己的脑瓜，你算什么人？总是活得疙里疙瘩，事业不像个事业，家不像个家，爱不像个爱，恨不像个恨，样样都是成败未决，你是一个悬在空中的人，没有自己的土地，没有自己的乐园，呸！黎少荣，你还想出人头地？！你的星座在看不见的银河系，自己都找不到自己，找不到，找不到……

二

江锦萱买下了新亚的 B 股股票五百万股，合两千多万港币，亲眼目睹了新亚集团在港人心目中的信誉。乔启光一下子让给她这么多，是不是要弥补在女皇问题上对她的欠债？她推算了一下，三年之内，这五百万股不滚它个三倍起码也有两倍，她可以净赚少说也有一千万。她兴冲冲地从深圳返回香港，直奔陈百雄的豪华书房，大喊大叫地：“百雄，买到了，买到了！好多人抢，看来新亚的 B 股在香港信誉很好。”

陈百雄问：“买了多少？”

“B 股的五分之一给我弄到手了。”

陈百雄伸出手：“给我看看。”

江锦萱将票券递过去。

“统统给我。”

江锦萱：“包括各种手续，卡片？”

“没错。”陈百雄接过江锦萱递上的东西。匆匆看一眼，打开保险柜，将东西放进去：“我来替你保存。”

“为什么？”

“放在我这里最安全。”

“你不放心我？”

“我怎么不放心你？细佬仔的话。”

江锦萱疑惑着，眼睁睁地看着陈百雄将所有票据、卡片证券锁进了巨型保险柜，总觉得有些蹊跷，但又说不出什么，一颗心悬着……

陈百雄仔细看看那保险柜，突然冒出一句：“这是一口棺材，困在这棺材里的，不管是黄金、美元、股票、钻石、珠宝、房产证明……统统像僵尸，只有我，能使它们复活……只要你真正成为我的人，它们是死也好，是活也好，统统属于你。”

江锦萱咀嚼着这一席话，感到无形的威胁，想起了昨天她又一次拖延婚期，陈百雄十分难看的脸色。再看一眼那保险柜，的确是一具竖起来的棺材般阴森……

江锦萱有些不高兴：“那边的工程……”

陈百雄打断她：“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会源源不断给你资金。”

“第二期的投款还差二百万。”

“放心，我一毫不会少给……阿萱，你点解会怀疑我的真诚？”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你心明就得，别愁眉苦脸的，我中意看你笑。”

江锦萱勉强笑一笑。

江锦萱慢慢走上前，轻轻在老人面上一吻。

“来，亲我一下。”

陈百雄冷冷地：“你的吻……冷得我心里发颤。”他显然不满意。

江锦萱插科打诨：“等着吧老公，我迟早会给你热吻。”她哈哈笑着以掩饰恐慌。

陈百雄也哈哈笑起来，江锦萱感到那笑容很扭曲。从订婚到今天，好几年了，她天天都在伤老人的心，陈百雄想得到的，她给得十分吝啬，老头为了尊重她，从来没有挤榨过她，于情于理，她都亏欠了他，有限的几次，老

人很晚才疲惫地回来，她明白他去了什么地方，是她造成的，她只能装傻。她十分清楚，只要老人愿意，他完全可以娶得到香港或其他国家一流的美女，他虽然长得阔鼻大嘴不好看，但风度上等，更重要的是他的财产，令世人垂涎。如果她再不上劲，那些比她年轻美貌，文化上乘的女人就有可能取代她。老人很早以前的一个演员情人至今还三天两头有电话。他也真是鬼迷了心窍，认定了自己这一棵树，就在这棵树上吊死他自己。一个男人一旦爱上一个女人，他的世界就狭小得只放得下一个人的影子；一个女人如果不喜欢一个男人，男人就是把一颗血淋淋的心捧给她，她还会嫌那血腥气难闻。江锦萱一想到有一天他会把自己剥得精光，然后用那双长满老人斑的枯手搓揉自己简直就会倒胃口，外面的人早以为他们夫妻般地同房共床，谁会相信他们会是这般模样？她也太欺负老人了。悄眼看一下陈百雄，他那眼镜片后面一双已经耷拉的眼睛正炯炯地盯着自己，像锥子一样将她从前心刺到后背，顿时她的皮肤上起了渣渣花花的鸡皮，为了缓和与陈百雄的气氛，她只得咬咬牙，装做十分爱护他的样子，伸出手，摸掌着他的脸：“噢，老公，你瘦了，明天让阿梅买只甲鱼我亲自煲花旗参汤给你补补身，我不许你把自己搞得咁样辛苦。”

陈百雄的面色立时见了点红润：“宝贝，我日日没有断过燕窝鱼翅，我瘦了不是因为饮食，是因为太想你了，睡不着觉。”

“日月看到我还想我？”

“有好多嘢我都不好意思同你讲……阿萱哪，你到底是不是爱我？我有时候心里很快活，因为有咗你，有时候心里好空虚，因为觉得你根本不存在，你到底是不是我的阿萱？”

江锦萱安抚着老人：“咁是哪，我不是你的人是边个的人？你看看边个最心痛你？”她很善于用这一类的好听话把那老人哄得直想哭。

“你过来。”

“做乜嘢？”

“我要试下你是不是真的痛我？”

阿萱硬着头皮走过去。

“我要你的热情，再也不想等了。”

阿萱吸一口冷气，憋住呼吸，将嘴凑了过去，死死地闭住眼，生怕看到那条松弛的脖子。

陈百雄并没有立即去亲吻她，而是凑得近近地审视她，像要从她的呼吸中辨别出到底有没有属于自己的一份蠕动？他用冷静将了阿萱一军，倒是她沉不住了，她不想惹恼他，便倒进他的怀里，那一对绵柔柔的胸刺激了他，他的冷静顿时溃败如烟，口中喃喃地唤着：“萱……萱……我的乖女，你真的不明我需要乜嘢？我要你，要你！”他拼足了一个六十多岁的健康老人的马力，吻得阿萱喘不过气来，一只发烫的手汗津津地伸进了阿萱的胸，把阿萱捏得痛得想掉泪，他咬住阿萱的舌头，阿萱以为自己的舌头已经断了。哇！这个老人发狂发成了，莫非他是性虐待狂？幸亏菲律宾女佣阿梅从厨房打电话来问中餐在不在家吃？不然，阿萱是没有理由，也没有力量阻挡那决了堤坝的洪水，阿萱躲进洗手间，要把惊悸、恐惧的泪水洗干净，这间有一百六十英尺的洗手间是用汉白玉装修的，光是一个意大利马桶就是两万港币，带按摩的意大利浴缸活像个小泳池，豪华得令人想拿它当卧室，天天发好梦，干净得令人想做深呼吸，多吸进一点带幽香的空气。这是他们订婚以后，陈

百雄特意为阿萱重新装修的，他最注重的是卫生间和厨房的格调。

阿萱站在大镜前呆呆地盯着自己看，为什么如此豪华的与势引不起自己的献身热情？换了其他的小姐也许会高兴得宁愿做陈百雄的影子，眼前的一切豪华不过全是没生命的线条，冰冷的墙、地、浴缸，马桶……如同一个爱不起来的女人的心一样硬梆梆。

除了财产，陈百雄的确配不上镜中的自己啊！她这个贪婪的女人，到底是要男人的财还是貌、还是潇洒的气质？全要，她全要！轻轻抚摸一下被攥得余痛不消的胸，查看一下快要出血的舌头，她怜恤自己了。快要成为他丈夫的那个文绉绉、宽容大度的老男人居然深藏着如此粗暴、野蛮的兽性，这么多年她头一次窥到。偶尔泄露出的，也许才是一个人的本性？！哇！他肯定是用这种手段在报复自己！！她用强力咽回一口愤怒，假装轻松地走出去，躲是躲不了的，只有直面她的人生。

陈百雄很有耐性地等她走出，像巫师般地洞悉人心：“阿萱，你很委屈，是吗？”

“我……点解？”

“因为我弄痛了你。”

“老公，你太大劲了……”

“你以为我永远文质彬彬、温文尔雅？”

阿萱点点头，掩饰着反感。

“错咗，当你乖的时间，我会比其他男人更温柔。不过……如果你不乖，不听我的话，我就会不顾一切。我三个仔都怕我，在我面前似猫仔般，我不中意违背我的人。”

这一席莫名其妙的话说得江锦萱心惊肉跳。

陈百雄一抹冷笑：“现在，你去换衫，打扮靓点，今晚去大富豪夜总会，新加坡的钟先生来咗，他是我新加坡东方夜明珠娱乐城的大股东，他带咗太太来，是个美人，陈百雄的太太自然要超过她，远远超过！”他特别强调了太太二字。

阿萱松了一口气，她很乐意去化妆，只要能岔开陈百雄的注意力。

“等等。”陈百雄又叫住阿萱：“昨天你同我讲，想买新时代广场楼的二十层房子，是不是？”

“我太中意那房子了，地势、环境，房子的设计、装修，统统一流，马上炒出去可以赚一大笔！咦，你不是已经应承咗？”

“我应承你咗？”他反问。

“你不是话定咗，下星期交定金。”

“我看不必了。”

“点解？！”她万分惊奇。

“香港我们的房地产生意太多了，十栋别墅加九龙黄埔花园的两栋商业楼，还有新加坡的，台湾的房产炒不过来，眼看房产要滑坡，钱要用在最保险的地方，你讲是不是？”

阿萱点点头，悻悻地离去。陈百雄今天有点怪，过去的百依百顺正在演变成阴阳怪气，套在阿萱脖子上那根无形的绳索开始抽紧了，她觉得有些窒息。更不幸的是，现在反过来，她倒有些怕他了，这一切都不是以人的意志来调理，而是以金钱为重头，其它的因素，诸如人性、感情、爱情……不过是平衡那重头的小砝码而已。

她自己何尝不是一个掐在陈百雄手中的小砧码？！

三

冰莹调深圳来以后，丈夫同她的话题百分之八十是有关黎少荣的。连她也阴森森地感觉到了那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成了扎在丈夫心尖上的一根刺，不拔不行了！

望着窗外急速滑动的乌云，冰莹缩到丈夫的臂弯里：“又要下雨了。”

“这里的天气就跟人一样，喜怒起伏很大，有一次出差回来，一下飞机，太阳大得一片天都像在着火。车开到香蜜湖，以它为界，东边暴雨如注，钻进雨里回头望，那边的太阳瞪着这边的雨正在开怀大笑……”

“噢，大令，你也快成作家了，说话全是形象。”

“谁叫我太太是形象思维专家呢？连小黎这种不轻易承认别人的人也对我夸你的字里行间连珠炮似的小灵感。”

“他这样说的？”

“是原话。”

“这种狂人居然还会发现别人的优点。”有顷，她突然问道：“你真的决定了？”

“什么决定！”

“调他走。”

“谁？”

“黎少荣。”

“我对他明升暗降，让他说不出话来。”

“已经定了？”

“只是内定！还没有形成决议。”

冰莹叹口气：“这个黎少荣，怎么能恩将仇报？你提拔了他，培养了他，他不该反对你。”

“我最恨的就是背叛。”

“他到底对你搞了什么动作？”

“不少人对我说，他去市里告过我，当着我的面他也常常让我下不了台，我作出决定，他常常会否定，奇怪，这个人头上长着反骨。”

冰莹笑了：“不跟你一样，从前胡鹏也说你长了反骨。”

“绝不一样，我的反骨是冲保守观念，黎少荣的反骨是个人野心。”

“他到底想干什么？”

“搞垮我，他上。都这么说。”

“真的？！他那么年轻……”

“以后你就知道了。噢，明天晚上我要宴请美国 PMC 投资集团总裁汤姆森夫妇。你要打扮得漂亮一点儿，这家公司是世界有名的大财团，市里特别介绍了我们，与我们联合开发大型磁卡生产线我们一定要给人家留下好印象。这可是我们集团的头等大事！”

“这家公司我早有耳闻，我一定好好表现，明晚去的人一定要高档次！”

“我让黎少荣去。”

冰莹插科打诨：“你这个政坛上的老手。又要挤人家，又要用人家，哈……”

“唉！我需要他当翻译，没有比他更厉害的翻译了。”冰莹酸酸地一撇嘴：“我的英语不见得比他差。”

第二天，从不化妆的冰莹，精心修饰了自己，并不是为那两个鬼徒，而是为了从气质、风度、仪态等各方面压倒那盛气凌人的毛头小伙。晶都二楼的潮州菜吃得鬼徒眉开眼笑，冰莹却将注意力悄悄投向黎少荣，她想看看，他到底有什么值得牛气，敢无视自己伟大的大夫！？慢慢地，她发现，黎少荣一口标准的英语的确使丈夫矮了一截，她决心挺身而出，弥补丈夫的黯淡。

汤姆森总裁举起杯，一口美国音：“能在中国的特区与诸位会面我很高兴，愿我们的微电脑合资企业成功！”

黎少荣用流利的英语作翻译，并自顾自攀谈，全是专业内容。

冰莹继续悄悄观察着丈夫和黎少荣之间的微妙表情，一边将酒饮下，思索着怎样去别开生面，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发挥的更佳话题，她就不信，出版界高级英语翻译的女儿压不过一个初出茅庐的小毛孩子！

黎少荣一得意就有些忘形，忘了于松涛盯他的眼，与汤姆森先生大侃了起来。

冰莹像有意要与黎少荣较量一番，她巧妙地用英语插话，插得黎少荣挤不进来：“听说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把我们苏州园林整座搬了过去？”

“汤姆森太太第一次来中国，感觉如何？”

“汤姆森太太气质不凡，能结识你这样的朋友深感荣幸。”

汤姆森太太用十分友好的语言恭维着冰莹的美丽的语言能力。冰莹得意地望着丈夫。

黎少荣惊讶地看着冰莹，为冰莹的聪明、气度、语言才能及容光焕发的神采而折服。这次轮到他的黯淡了，他感觉到了于松涛重新得意起来的眼神，心想，你老婆的本事大过你，你该悲哀！

汤姆森终于抽出功夫同于松涛交谈了，黎少荣立即履行职责，翻译及时，生怕冰莹抢了自己的上风。

汤：“于董事长对我们这次合作有什么想法？”

于：“我想，根据新企业法的规模，贵方投资应该六千万，出口的百分之七十按三七分，内销的百分之三十按八二分，不知汤先生意下如何？”

汤姆森沉吟片刻，抬起头：“我会很好的考虑。”

于松涛：“今天先不谈工作，明天，后天请黎主任陪你们去小人国，小梅沙，沙头角，国贸去参观，好好玩玩，休整体整，品品特区的海鲜，下星期一，我们双方正式谈判。”

汤姆森夫人：“如果有于夫人同游，我将感到非常愉快！”

于松涛痛快地：“如果我太太能给夫人带来快活，我将十分荣幸。”他是真心为妻子处处招人喜欢而自豪得心跳加速。

这天夜里，他俩都没有睡意，索性到阳台上拥在一起聊天，话题十分奇怪地又绕向了黎少荣。

冰莹：“那个黎少荣，的确锋芒外露，自命不凡，我今天来了个针锋相对，比他还说得热闹，挫挫他的锐气！”

于松涛：“听说他跟一个女孩有同居行为，道德败坏，简直不像话。”

“如果他们都未婚，属正当谈恋爱，倒不必冠以道德的帽子。”

“可下面有反应了，我并不想管这些事……”

“当初你和我不是也是如此？这方面的指责我认为那些道学家是虚伪的。”

于松涛无语答对，只好刮刮妻子的鼻子：“你倒很公允，太太。”

沉默少顷，冰莹突然问：“那个女孩是谁？”

“哪个女孩？”

“和小黎同居的。”

于松涛摇摇头：“糟就糟在，她是我们集团的骨干、元老、怡芹的一员大将！”

“短头发？”

“嗯。”

“像运动员一样红扑扑的脸，很青春气？”

“嗯。”

“个子不高，很结实？很年轻？”

“嗯……咦，你认为她？”

“见过。”

“在什么地方？”

“在小……就在楼下。”冰莹不知为什么没说实话。

于松涛：“我倒希望谣传是假的，我不希望阿霞找黎少荣这样的男人，她应该找一个深沉，内向，踏踏实实的。”

冰莹哈哈大笑起来：“深沉、内向、踏踏实实是什么样的？这大约是中国人的共性。看起来，你这个特区的老总对个性突出仍然很惧怕。”

“你说错了，我喜欢个性突出的人，我提拔的很多人都是很有特点的，我并不喜欢庸碌之辈。但像黎少荣那样盛气凌人，夸夸其谈的我也不喜欢。”

“左一个黎少荣，右一个黎少荣，你对他真那么讨厌？”

“相处时间长了才能知道一个人，认识小黎这样的人是需要时间的，他常常是以一种对官场，对金钱的淡泊来掩饰一种极大的欲望和贪婪，这个人并不透明……”

喏！这个年轻人不简单，能把野心藏在很隐蔽的地方，决不是她印象中一览无余，简单的血气方刚，这种男人可是成就大业的类型啊！冰莹想起了拿破仑，他丈夫最崇拜的偶像，他贪婪得想一口吞下整个欧洲，丈夫最欣赏他的魄力。但是，如果把拿破仑安放在黎少荣的位子上，绝对就会成为他的天敌。从丈夫对黎少荣的指责中她感到了他对那年轻人的畏惧，她过去从未怀疑过丈夫的强大，此刻，却有点疑惑了。她抚摸着丈夫瘦了一圈的下巴，那些被剃干净了又很快顽强地生出来的胡子茬扎在她细嫩的指尖上，痒痒麻麻的。她真希望借着这轻轻的爱抚将力量传导过去，她不要他变弱，既然她来到了特区，她就要以妻子的身份保护他，用她的爱去捂热他那颗被残酷的竞争和拼斗伤得灰冷的心，她敛足女性全部的柔情，靠在丈夫的肩上：“大令……大令……天塌不下来的，没有人比得上你……黎少荣算什么？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我就可以击败他。”

于松涛感动地：“宝贝儿，有你，我就有自信，我谁也不怕……”他的血液又沸腾起来：“这世界上唯一叫我怕的就是你离开我。”他吻着冰莹的耳际，轻轻的……急促的……疯狂的他听到女人一声高过一声的低吟，想起甘副总说的，女人的耳朵是很敏感的，他就在那耳朵上倾注全部的爱。冰莹的耳朵就像她这个人一样小巧，丰满，细滑，幽香，她身上每一个部位都那么诱惑……一时间，他果然像充了气的轮胎、浑身鼓鼓胀胀，全是力量，黎少荣之流引起的不愉快一眨眼的功夫被妻子的爱化解了。他抱起娇小的妻子，向卧室走去……

第二天，冰莹像一株得到雨露滋润的小苗苗，出落得水灵灵的就陪着汤姆森夫妇去游小人国了。于松涛因市里有重要会议，只好请黎少荣带着高级相机独自陪客。趁汤姆森夫妇坐下饮水之机，黎少荣走到冰莹身旁：“冰莹大姐，我这样称呼你可以吗？”

冰莹：“当然，我已经三十多岁了。”

“有件事，也许你出面最合适。”

“什么事？”

“关于汤姆森同我们集团合作的事。”

“我出面？我能做什么？”

“说服于总。”

“说服他……什么事？”

“条件应更优惠。”

“为什么？”

“只怕昨天他说的条件对汤姆森夫妇吸引力不大，而这家美国投资集团很有声望，我们的合作无疑对提高集团的知名度有大的作用！”

冰莹警惕地看着黎少荣：“那么，黎先生认为该怎样？”

“投资金额减到四千万，国外销售分成为五：五分，国内为六：四分。我计算过即使这样，我们也不会吃亏，每年一千万没问题。”

冰莹有些反感地：“黎先生真是高人，只是我不懂经济，我出面怕是无法影响我先生的。”

黎少荣失望地：“我以为你是……，对不起，只当我什么也没说。”他冷冷地点个头，即走到汤姆森身旁，再也没有理冰莹，当汤姆森太太高呼冰莹的裙子美丽时，他连看也没有看冰莹一眼，却向反方向扭过头去。

这一切全进了冰莹的感觉之中，想起丈夫所说的，他的决定经常会被黎少荣否定，顿时一口气横梗在喉，她从来不善于同人争辩，但这一次，她心砰砰跳着，走到黎少荣面前，噎他一句：“我还以为你是个很有肚量的人呢。”

黎少荣愣住了，汤姆森先生向他提了一串问题他全没听进去，幸亏冰莹作了及时的回答。在深圳湾酒店吃完晚餐，把汤姆森夫妇送回宾馆时已是晚上九点半，这中间冰莹和黎少荣再没讲过半句话。

当冰莹回到家，把黎少荣的那一席话学给丈夫听以后，于松涛扬起惊讶的脸：“他居然要你来说服我，公司的矛盾把你搅和进来他不觉得太过分了？！”

“我当时就给他碰一个钉子。”冰莹得意得像孩子。

于松涛一声冷笑：“看到了？凡是我作的决定他总不那么服气，到底想干什么？岂有此理！”

“那……和汤姆森的谈判……”

“时间、地点、内容决不改变，我们的条件已经相当优惠了，汤与我们的合作是铁板钉钉的牢靠！”他突然久久地盯着妻子。

“怎么了？”冰莹问。

“你来了，我就好了，好多事可以同你商量，这世界上只有你是绝对属于我，你只要在我身边一呆我心里就安稳，……真要谢谢你。”

“为什么要感谢我？”

“因为你对我的理解。你不知道你对我的帮助有多大……莹，我们同汤姆森的合作一旦成功，我就又多一份大大的资本，我现在是省人大代表，下

一届没准能当上全国代表，有了这样的身份，无论走到哪里人家都对你毕恭毕敬。莹，名声对一个人实在太重要了！！我从小就崇拜名人……”

“拿破仑，你的偶像。”

“是的，胜要胜得辉煌，败也败得轰轰烈烈，这才叫伟大。”

“你呀……野心勃勃。”

“你不喜欢？”

“我爱有野心的男人。”

“莹，磁卡流水线搞成功了，财源滚滚，你想，凡是付钱收钱的差事全被它代替，应用范围太广阔了。”

“有钱也进不了你的口袋。”

“水涨船高，公司富了个人也就富了，宝贝，钱我们是不缺的，光是宏业银行的股票，我就赚了九十多万，当年买的时候想也想不到的。”

“真的？！”冰莹跳起来：“早为什么不告诉我？”

“好事慢慢抖，让你每天有一件喜事，不好吗？这些钱统统是你的。是我们的孩子的。”

“噢，大令、老公、坏蛋，你别让我犯心脏病啰。”

他俩又扭抱在一起，在光洁的柚木地板上滚成一团。

四

阿霞和冰莹的第二次相遇非常偶然，而且十分友好。

那天阿霞匆匆赶路去上班，迎面碰到背包赶路的冰莹，两人相视片刻，正擦肩而过，冰莹小声说了一声：“阿霞……”

阿霞停住脚，扭过头：“冰莹……”她感觉到冰莹的平易。

冰莹：“新亚的元老，一员大将。”

阿霞：“于总的夫人，年轻的作家，我崇拜的职业，不用介绍，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

两人这时才将手握在一起，阿霞突然局促起来：“噢……于总他……真是好福气，你这么年轻，好看，有本事。”

冰莹：“可惜，这年月从文不时髦。”

阿霞淘气地一挤眼，背诵起来：“秋天的雨丝是那么羊腴，被西北风一吹，它变得无比淫荡，变幻着各种姿态，撒着泼地蹬端着大地的屁股……”

冰莹：“你看过我的书？”

“有人看过，时不时会背诵这儿句，我也会了。”

“谁？”

“黎少荣。”阿霞脸红了。

“噢……你的男朋友。”

阿霞坦荡地点点头：“他是个文学爱好者，会写诗。”

“噢……”冰莹高兴地：“几时请我们吃喜糖？”

阿霞阴沉了一下，马上又缓和：“也许……快了……不过，最近他……很不顺。”

“为什么？”冰莹心知肚明，却故意装作什么也不知道。

“冰莹大姐，我是个直率人，我觉得……于总他，……对阿黎有误会，你肯定知道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冰莹咬住嘴唇：“什么误会？”

“……有人挑拨……我一句两句说不清，如果你愿意，我想找你好好谈谈。”

冰莹一时没有表态，“冰莹大姐，看了你的书，我非常崇拜你，我觉得你一定最通情达理，你的的是非感那么准，对社会上的丑恶那么病恨，我早就想找你谈一谈，也算是提供素材……可我没有这自信，今天能碰到你真是太巧了，我希望你不要拒绝我。”

“可是我们出版社就是八点半上班的……”

“中午饭时，我会到出版社找你，希望你肯同我在一起吃一顿饭，只要半个钟头你就什么都清楚了。”她泪水快溢出来：

“这是素材呀！”

冰莹不能绝拒一个正在深爱着的女孩对心爱的男仔的保护权，良心和职业道德迫使她点了头。

中午，阿霞果然向她说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此事阿霞再三嘱咐不要告诉别人，连于总都不能马上告诉，她深知这一类事情的利害关系，这社会实在太复杂，她必须先观察观察再决定自己该怎么做。

她怎么也想象不出来，那个甘副总，表面憨厚温和，骨子里那么肮脏。如果阿霞说的是真的，黎少荣就太冤枉了。

于松涛，甘副总，黎少荣……这些人搭配在一起会形成如此繁杂的社会关系，恩恩怨怨就像瓜蔓一样绕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这样为捍卫自己的利益斗啊斗的，不知疲劳，义无反顾陷于一个怪圈，坠入一张无形的网，人怎么能潇洒地超越自己呢？想到这里，她的心“咕咚”一声，仿佛掉进了腹腔，她深爱的丈夫起用了什么样的副手？！在他不清醒、不理智的情况下她这个当妻子的该怎么办？

晚上，她耐心地等待丈夫归来，却一等再等不见丈夫的踪影，夜里两点，她睡着了，于松涛才轻手轻脚地进了门，她听见门响，雀跃着迎出去，却看见一张被憔悴和气愤拉长了的脸，她预感到出了什么事，忙问：“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丈夫气哼哼地：“想不到，想不到汤姆森夫妇今天一定要去香港。”

“明天不是正式谈判吗？”

“他们说拖延几天，我觉得不对劲。”

冰莹心中发紧：“他们几时回来？”

“不知道，只是说如果回来会事先通知我们。”

“噢？！”她想起了黎少荣预言过的情况：“他们会不会一走了之？”

“就怕出现这情况，江市长对谈判寄予很大的希望，谁知会出现意外啊！”

“汤姆森夫妇一直很热情，怎么可能……”

“会不会有人捣鬼……”

“谁？！”

于松涛岔开话题：“等几天再说吧，幸亏甘副总比较清醒，他去送的他们，再连夜赶去江市长家汇报情况，我一直坐等在办公室。”

冰莹很想就刘副总这个话题谈下去，她试探地：“甘副总这个人好像……有些阴，大令，我总担心他对你会不会……”

于松涛打断妻子：“这个人哪，对我忠心耿耿，我承认他能力差点儿，但办事稳妥，为人忠厚，处处维护我的利益，我对他绝对放心。”

冰莹语塞，阿霞对她说的甘副总，同丈夫印象中的甘副总是完全无法重叠在一起的绝然不同的两个影子。忍住到口的话，她默默地躺下，今晚她没有同丈夫亲热的情绪，只能瞪着失眠的眼，听丈夫那时起时落并不安稳的呼声。到清晨，她睡着了，做了一个怪梦，梦见自己在爬山，爬到最险处差点一打滑摔下去，有人过来拉他，明明是于松涛，等抬起头仔细一看却变成了黎少荣，醒了以后她有些疑惑，怎么会梦到他？当丈夫醒了以后见妻子眼圈黑黑的，知道她没睡好，习惯性地问：“又做很辛苦的梦了吧？”

“是的，梦见爬山。”奇怪，她觉得丈夫看见了她的梦。

“有我吗？”

“当然。”她将梦藏了一半起来。

三天以后，冰莹心中的一团模糊的猜测得到了证实，汤姆森夫妇放弃了对新亚的投资，改赴东莞去同一家大电子公司签了合作的协议，于松涛精心营垒起的再创一个全国第一的美梦破灭了。

五

黎少荣满腔的怒火，站在金海新材通于总家的小路岔口的树影下，他已经探准了冰莹回家的路线和时间。只等她一出现，他就要拦上去，质问这个没有是非感、只会夫唱妇随的作家。事到如今，他没有必要顾及自己的面子，更没有必要顾及别人的面子了！

远远地，冰莹走来，黎少荣忙迎上去：“小姐，我在这里等候很久了。”

冰莹不知该热情还是冷漠：“你……等我？”

“有些话，我想还是明说了好，免得于总对我的成见越来越深。”

“怎么了？”

“那天，在小人国陪汤姆森夫妇，我对你说起请提醒于总……”

冰莹打断他：“对汤姆森他们的条件要更优惠，免得被别人挖了墙脚。”

“我从没讲过被别人挖墙脚，我只是说怕我们的条件对汤的吸引力不够。”

“那不过是我个人的理解。”

“所以……所以会出现如此严重的情况。”

“什么情况？”冰莹着急了。

“于总怀疑我挖走了汤姆森……”

“不可能！”

“事实如此！”

“他这样说的？”

“话中话，音外音我一听就明白！何须说白了。”

“黎少荣，我以为你很有大丈夫气，没想到你的心眼并不大。”

“我一直以为你是个高尚的作家，没想到你在我于总之间起了这种作用！加油加醋……”

“你完全是误会。”

“我相信自己的判断，于总以为是我搞的鬼，请你转告于总，我黎少荣再卑鄙，再无耻，也决不会到挖自己墙脚的地步，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说完扭头就走，脚步声踩出了愤怒、蔑视。

冰莹压住了同样的愤怒，一溜烟跑回家，气喘吁吁地对丈夫诉苦：“黎少荣……他……居然质问我……怀疑你……这个人的确狭隘！刚才他……”她累得话都说不成句。

“我在阳台上全看见了，他对你说的什么我也猜到了。”

“这个人，居然说你在怀疑是他把汤夫妇挖到东莞的，我说他没有证据，完全是误会……”

于松涛捧起妻子汗乎乎的脸：“你以为小黎是对我误会了吗？”

冰莹肯定地：“当然，我向他解释了半天，我认为他太小心眼了。”

于松涛第一次揶揄了妻子：“多此一举，宝贝……”

“什么？”冰莹惊讶。

“黎少荣的感觉是对的。”

“对的？！”

“我的确认为是他搞的鬼，他在东莞有许多朋友，他为了报复我，完全可能做出这种卑鄙的事情。我点点他，就是要让他有感觉。”

“你有证据吗？”

“证据……我的直觉就是证据，况且有人向我证实了。”

“谁？又是甘副总？”

于松涛粗暴地：“黎少荣一举手一投足，我就知道他的心思，我毕竟是老总，向着我的人当然是多数。”

冰莹生气了：“你怎么能偏听谗言，捕风捉影？全无大将风度。”

于松涛受不住了，恶狠狠地：“你刚来几天就自作聪明，你对我们的人事关系了解多少？”

“万一不是他……”

“不是就不是，我又没有点明，我只是说：小黎，你的预言不幸言中了。”

“可是人家心里该多窝囊？”

“他也该难受几天了。”

“你怎么这样……”

“我怎么不可以这样？你要我怎样？要我笑咪咪地等他来捅我刀子？”

冰莹被丈夫突如其来的变化吓呆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于松涛突然悟出了自己的失态，走过去一把抱住冰莹：“别责怪我……我心里很乱……对不起……我不知道为什么常常管不住自己。”

冰莹觉得有必要将掩在心里的疑窦抖出来，用了一种不刺激丈夫，撒娇的办法。她嗲嗲地叫了一声：“大令……”

“什么事？宝贝。”

“我觉得你……用了不该用的人。”

“小孩子……瞎担心，你说是谁？”

“甘副总……”

“又扯人家老实人做什么？”他突然警觉起来，松了搂住妻子的手：“你到底听说了些什么？”

“听我慢慢说，有一次，有一个人到办公室有急事找他，进门时秘书不在，他忘了敲门，推开门就闯进去，结果吓了一跳。”

“怎么了？”

“一个很年轻的女孩，是下属企业的一个公关小姐，坐在他的大腿上，两人正在亲吻……”

“噢……”他愣了一下。

“后来，甘副总恨透了这个人，从此开始对他进行报复，千方百计想挤走他，在你面前讲他的坏话、挑拨你俩的关系。”

于松涛半天不讲话，在判断此情况的正确与否，半晌才问：“你信了？”

“我信，这种事是编不出来的，况且，阿霞那种人很朴实，她不是背后整人的小人。”

“噢……明白了，准是黎少荣撺掇她对你讲的这些情况。”

“不不，阿霞说，小黎嘱咐她，这种事千万千万不能对任何一个人讲，阿霞也不让我告诉你……”

“那么你怎么看？”

“我……觉得可信。”

“如果是小黎陷害刘副总呢？”

“他为什么要陷害刘？！”

“因为刘对我忠诚。”

谈不到一起……她无能为力，只能沉默。

于松涛还在喋喋不休地：“这个小黎……太歹毒……居然撵掇阿霞……他想干什么？我再不能忍耐了……岂有此理……”他回过头，望着茫然的妻子：“宝贝，社会很复杂，你还是太年轻了！你还不知道呢，江市长批评了我，说我们这次放走汤姆森都是因为条件太苛刻，我们的信息观念太薄弱，莹，这不是黎少荣去告的状会是谁？刘副总对他看的最透，他这种人是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而且善于恶人先告状。”

不知怎么的，一听刘副总这三个字，冰莹浑身一哆嗦。

“宝贝，我们不谈这些，你、我之间不必扯这些不愉快。我今天特别特别想你，我们公司许多见过你和看过你小说的人都在我面前夸你的风度、气质、才气、身材、长相，我心里痒痒的……有时我一想起你，就会忍不住……真想马上搂住你……来，亲亲我……”

她亲吻了丈夫，不过吻得很冷静，直到大夫用滚烫的爱撩拨起她，她才一点一点地昏眩了，在肌肤的厮磨中，她喃喃地说：“什么阿霞小黎的，我们不管它，……不管……”

六

新亚毕竟是有影响的大集团公司，黎少荣暂时不想离开它，于是他尽量收敛自己的锋芒，尽量缓和同于松涛的关系，大丈夫能伸能屈，韩信能受胯下之辱，他黎少荣也能将冤枉、委屈一鼓脑咽进肚里去。

他将有关新亚股份制的材料分门别类整理得整整齐齐，脸上挂着一丝正常的微笑，进了于松涛的办公室：“于总，第一次股东大会的材料全在这里，该发的通知已经全部发出去了，后天开大会时间、地点不变，市里领导我已经去请了，徐市长，梅市长、江市长、汪书记肯定会来。”

于松涛面无表情：“你面子好大。”

“怎么？”

“市领导都买你的帐呀！”

黎少荣：“于总，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可以告诉你，你在市领导面前说我的坏话，进我的谗言我并不怕。”

“我什么时候说过你的坏话？！”

“我很讨厌走上层路线，希望你收敛一下自己的这种冲动，有什么意见可以当面向我提。”于总操起了多年前胡鹏对他用过的腔调，说完了低下头写东西，根本不再抬头，表示已无话可讲。

黎少荣倏然转身，带着极大的愤怒。

他没有回办公室，那儿还有几个人在等他审阅几份文件。管它的，新亚的事，有于松涛，有刘副总，还有一帮于松涛的死党心腹，缺他一个怕啥？明天，明天他就正式辞职，没法干下去了！他高低上下全不对，挺起腰人家烦你，缩着脖子人家踩你，黎少荣活在这世上也许就是错误。他该怎么办？他该往哪里去？神差鬼使，他走到了深圳最大的一家金店。黄金首饰俗里俗气地在柜台里迎着阳光眨眼，老一套，全是老一套！可他自己想俗还俗不了，想老一套也套不起来。对！为什么他不俗一俗，套一套呢？他走进金店，眯起眼左看右看，摸摸屁股兜，小银包里可能有三千块，一阵灵感骤起，他突然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当他回到家时，阿霞已先他到了，一阵泰国大米闷饭的香味袭来，搅起他一阵心酸。阿霞，她支起坚强的躯架帮衬自己，每当他的天塌下来时，她总是挺得直直地，让苦痛首先压在自己身上，她不贪婪、不乞求，跟着他清清淡淡、坎坎坷坷地过了差不多一年哪！而他，是一个吝啬的情人，没有给她买过一套像样的衣裳，没有送过她一件名贵的礼物，在一阵深深的忏悔中，他轻轻唤着：“阿霞，你来一下。”

阿霞甩着手上的水，围着围裙过来了。

黎少荣交给她一个小盒。

阿霞问：“什么东西？”

“你自己看。”

阿霞忐忑起来，慢慢打开小盒，露出了红缎小口袋，打开小口袋，取出了一枚金戒指，一条金项链，她欣喜地抬起头：“给我的？”

黎少荣点点头。

阿霞忙着将首饰戴上：“真好看！”

黎少荣制止她：“不是让你现在戴。”

“什么时候？”

“下个月。”

“下个月？！”阿霞糊涂了：“你是说……”

“结婚。”黎少荣面无表情。

“这么急了？”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不正是你所希望的？”

“我还以为……你不会结婚了呢？”她压住自己欣喜的泪水。

黎少荣激动起来：“为什么不？我要家，要儿子，要天伦之乐……”

“你不是说，为了事业，一切都可以牺牲。”

黎少荣气不打一处来：“事业？事业算老几？事业是个魔鬼，它折磨我，戏弄我，我不知道自己算个什么东西了……”他痛苦地倒在床上，捂住脸。

阿霞不知所措，惶惑地上前：“你怎么了？于总又给你气受了，阿黎，你说话呀……”

黎少荣轻轻推开阿霞：“不要问，何必知道那么多？你就准备结婚的东西去吧，我们要排排场场的大办……你去订做结婚服，不要怕花钱，我们俩总是省吃俭用，活得太亏了，太亏了……”他突然吼叫起来：“太亏了！”

阿霞被吓了一个激灵，刚才的惊喜顿时消失了。也就在此刻，一个想法将她照亮了，于松涛，你不仁，也别怪我不义！

第二天，她请了半天病假，事实上，她是去出版社找冰莹了。

正在审稿的冰莹一看又是阿霞，有些勉强地笑一下：“又有什么事？阿霞。”

阿霞思索片刻，决心直话直说：“冰莹大姐，你是作家，肯定了解一个被冤的人内心有多痛苦。”

冰莹十分敏感：“你是指，我先生冤枉了小黎？”

“为了汤姆森改到东莞去投资的事，阿黎的确受了不白之冤，我了解他，他决不是那种不仗义的人。这几天，他睡不着吃不好，简直要疯了！”

“怎么会这样严重？”冰莹有些意外。

“你不了解他，他的自尊心极强，决不能忍受莫须有的罪名。”

“可是……松涛并没有说他什么……”

“没有说比说还刺激，他是聪明人，什么弦外之音不明白？冰莹大姐，求求你。让于总彻底调查，好洗清他的冤枉。”

冰莹色厉内荏：“这个忙我恐怕帮不上，因为于总并没有明确怀疑黎少荣搞了什么名堂，再说，他那么忙，这件事对他来讲不值得投入过多的精力，作为小黎，大可不必那么小心眼，男子汉活得洒脱些吧！”冰莹自己都觉得这一席大道理又苍白，又软弱。活像一个讨厌的官老婆在为不公正的官丈夫推波助澜。

阿霞无奈：“我真是多此一举……我以为你是作家，一定很客观……算了，不麻烦你了……再见！”她决心直接去找于松涛。

冰莹直视阿霞，她被阿霞眼中一点失望的亮点打动了，那是一个深爱中的女孩比血还宝贵的泪啊！她自己爱过，她全懂：“阿霞，等一等……你坐下……看起来，你相当爱黎少荣。”

阿霞昂起头：“我爱他，愿为他去死！”

“他……也这样爱你？”

“是的。”她希望是这样。

冰莹感叹道：“如果我是你，世界上一切坎坷、冷眼、中伤我都不会在

乎。”

“为什么？”

“爱情是世界上唯一不可摧毁的力量。心中有爱的人，根本不在乎与爱无关的事。”

阿霞抬起似信非信的脸：“那么……你有这样的体会？”

“我也被人整过，差点想死，幸亏有一份爱。我很快就忘记了世界的存在……”

“人们都知道，于总爱你爱得根深，很深。好多女人羡慕你，也有好多男人羡慕于总。”

“是吗？”

“人们在背后议论，说你有一种气质，能叫许多男人一见你就着迷。”

冰莹笑了：“我没那么可爱。”却掩饰不住得意。

“人们还说，你外表和内心一致，心地善良，情感专一，会爱，会生活……总之，我还没见过你之前就早对你崇拜了。”

“我也早对你有耳闻，松涛说，你的朝气，勇气，奋发精神对他有很大的影响。”

阿霞借此话茬以攻为守：“我跟随于总十年来，风风雨雨，苦苦乐乐，什么滋味儿都尝过。于总培养了我，我感激他一辈子，我对他忠心耿耿，他心里也清楚。如果他还信任我阿霞，也请他相信阿霞所爱的人。”

冰莹也陡然沉下脸：“你信任你的小黎，为什么不让我也信任我的丈夫？我坚信他不会冤枉小黎……”她说这些话时心里并不实在。

阿霞一股拗劲：“那么好！我会自己去调查，不把事情弄清，洗不清阿黎的冤屈我决不罢休，陈昌霞从小就不服输，说干什么决不食言！”

冰莹心力一阵疲软，望着陈昌霞那倔犟的背影，预感到有什么不吉祥的事。

阿霞的目标一旦确定了，一百匹马力也拉她不回来。夜根深了她才回到家，黎少荣被她铁青的一脸的严肃吓了一跳。

“阿黎，你要对我讲实话！”

“怎么了？”

“汤姆森投资的事，你真的没有做什么手脚？东莞的事你真的没参与？”

“我对天起誓。”

“那么好！我一不做，二不休，哪怕于松涛炒我的鱿鱼我也不怕。”

“你要干什么？”

“明天去东莞，我就不信调查不出来！”

“你……何必呢！我的事我自己承担，你调查不出结果的，人家才不会对你泄露……”

“不！阿黎，我决不允许你带着如此恶劣的情绪同我结婚，我送给你的结婚礼物就是要洗清你的不白之冤！”阿霞满脸全是破釜沉舟：“请你不要阻拦我！”

每当她使起性子来，连黎少荣也得让她三分。

七

她的确被一个女孩完整无缺地对爱人的奉献精神感动了。不是冲小黎，而是冲阿霞，她决心同丈夫好好谈一谈，她的天性就是同情弱者，崇尚真挚的爱。

丈夫出差去广州，与另一合作伙伴、西德的卡尔先生洽谈，说是回来吃晚饭，等到夜里两点还不见人影，难道塞车塞到如此严重程度？咳！广深公路实在该脱胎换骨地改造一番了！难忍的瞌睡向她袭来，她硬挺住了，坐在沙发上看一部恐怖片，心里在盘算怎么同丈夫谈，索性开门见山，夜这么深了还兜什么圈子？

终于等到了“ ”的一下开门声，冰莹扑上去拥抱了丈夫，给了他一个满意的长吻，自觉可以进入主题了。便一面为他盛起一碗淮山枸杞炖猪手汤，一面向他述说起来：“大令，今天上午阿霞到出版社找过我。”

他停住了口中的咀嚼：“又是阿霞？小黎的本事就是利用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傻痴女孩。”

“我很冷静地听了她的看法，她不傻，谈话有些水平，她的痛苦有道理……”

“啪，”于松涛将汤碗一摔：“阿霞小黎，小黎阿霞，我不是为他们而活的！”

冰莹竭力控制自己：“你可不可以听我说完？”

“说吧。”于松涛的脸上露出了冰莹十分陌生的冷漠。

“大令，我认为你对小黎不公平……”

于松涛急躁地：“你也来谴责我？！你为什么胳膊肘往外拐？你跟阿霞说什么了？”

冰莹忍住气：“松涛，你变得刚愎自用，多疑，捕风捉影……”

于松涛打断妻子：“我盼你调来不是听你教训的，老实告诉你，对黎少荣，我就是想让他心里不顺，好叫他自己炒自己的鱿鱼。”

冰莹惊讶：“你这样残酷……”

“商业的竞争，人与人之间的角斗把我逼成这样的，我能变残酷，说明我长足进步了！我终于有现代味儿了。从前总是别人对我残酷，我现在醒悟了，懂吗？”

“恰恰相反：你不过是以传统反传统，我可看不出丝毫新意。”

于松涛痛心地说：“莹，你……不再是过去温柔的小鸟了……我后悔……太后悔……”

“后悔什么？”

“不该强迫你来特区，我宁愿生活在梦里，也不愿你刚来几个月就失去了本色。”

冰莹冷静地说：“那么，你是想让我回北京？”

于松涛痛苦地吼叫起来：“不……我要你，我离不开你，宝贝儿，我要看你的微笑，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怒目相视，从今以后，我们不谈国事，我要从前的你。你笑一笑……笑一笑，求你。”他突然变得可怜巴巴。

冰莹心在收缩，她鼻子一酸，泪水盈眶，却咧开嘴笑了一下。她有一种预感，这皱巴巴的一笑，笑出了一道裂痕，一道横在她和心爱的丈夫中间永远抹不掉的印迹。尽管睡觉时丈夫依然对她千恩百爱，但她却触摸到了那道

痕的边边沿沿。有一句话藏在她心里。她永远不会对丈夫说的。这句话份量太重了，压得她一夜没睡好。第二天一早，借浇花，站在朝南的阳台上，偷偷往下窥看，她算准了，那红背心红短裤的跑步声每天都会一分不差地七点半准时在她楼下响起。于松涛昨天太累了，他说好了今天九点去上班，八点半以前不要叫醒他。冰莹的一切动作都像麻雀一般轻。来了，远远地，她看见那个人跑来了，于是悄声奔出家门，那句诺是为他准备的。

她跑起来也很轻松的，一阵风般地堵住了他。这小子，一抬头看见是冰莹，立即一扭身，向另一条岔路上跑去，他想躲她，想让她知道他看不起她。

冰莹追上来，气喘吁吁：“何必这样……是男子汉就应有胆量，我又没有得罪你。”

那小子黎少荣稍稍放慢了脚步，没说话。

冰莹突然蹦出一句：“我佩服你！你的毅力不简单，身陷逆境还每天坚持运动。”

黎少荣一愣，骤然停住跑步：“您是来奚落我的？何必来抢一个倒霉鬼的路？”

冰莹：“我也是运动爱好者：这条路许你跑，就不许我跑？”

黎少荣不知对方何意，半天才答一句话：“我这人从来不会挡别人的路。”

“你如果不信任我，我只好扭头就走，如果你还愿意信任我，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愿意同阿霞一起为洗清你的不白之冤而努力。如果你是真的冤枉的话。”

黎少荣是真的傻了：“你……为我？！”他甚至怀疑她是于松涛的特务。

“你以为我不过是个普通妇女，夫唱妇随，没有自己的见识？你以为我不过是个耍笔杆的，只会唱唱高调？”

黎少荣喃喃地：“我以为……我从来不以为……”

冰莹一脸的严肃：“我自己也没想到，我会卷到你和我爱人的矛盾中来。”

“你可怜我？”小黎的自尊心被刺伤了。

“是的，我可怜你，又怎样？你不需要，是吧？你更需要时是敌对，冷战，是吧？”

“不……不……”

“出于职业本能，我同情弱者。”

“我是弱者。”

“你是强者，非常强，我见你第一眼就感觉到了，但强者感到压抑时，会比弱者还脆弱，我敏感，你不正是这样？”

黎少荣被冰莹镇住了，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来。

“我可以直率地告诉你，我这样做是为了我丈夫，更是为了阿霞。”

“为她？！”

“如果你真的冤枉了，我会在松涛面前证实你的清白；如果并不是这样，我会在你面前证实我爱人的清白，这件事不是你对就是他错，非搞个水落石出不可，我不忍心看到你们两个都痛苦，更不忍心看到阿霞为你掉的眼泪。”

黎少荣这才明白了，眼前这位娇小雅丽的女性为什么能写出那么尖锐刚毅的作品来，原来她柔弱的外表里，跳动着一颗如此善良又正直的心，那是一个作家的良心，她是个不一般的女人。他错怪了她。

冰莹目送着黎少荣那矫健的步伐远去，心里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几个月了，她一直决断不了自己的去向。在丈夫的斥责、阿霞的恳求中活得十分辛

苦。一旦决断了，才得到一点喘息的余地。

到了出版社，她首先给东莞一个朋友打去电话，请她帮忙打听一下汤姆森是通过何人介绍去那家电子公司的，那位朋友答应下午回话，却一等又等没了回音。下班前，她接到于松涛打来的电话。

于松涛的声音：“晚饭我们上绿阳邨吃上海菜。”

“你不是今晚宴请贵州客人吗？”冰莹问。

“我让秦副总去。”于松涛的声音果断。

“几点？”妻子问。

“六点整。”丈夫答。

冰莹最中意吃绿阳邨的八宝饭，一下班她就乘中巴去了那家店。

冰莹在选好的位子上坐等丈夫，六点半了，不见丈夫的影子，她有些着急。

侍者走来：“小姐点菜吗？”

“再等一等，还有一个人。”

七点了，没有人到。

七点半了，没有人到。她终于坐不住了，拎起包跑出饭店大门，一脸羞愧地顶着服务员的蔑视。她判断，丈夫一定临时有急事，有急事可以让司机来说一声嘛……她简直不敢回想自己一个人坐在那餐桌旁的丑态。

冰莹沮丧地推开家门，使她吃惊的是，她看见丈夫坐在写字台前悠悠闲闲地在看报纸，她声音哆嗦着：“你是真的忘了还是假忘了？”

“忘了什么？”于松涛表示不解。

冰莹哭了，“为什么？你为什么这样待我？我在饭店等了一个半钟头，人们像看怪物一样看一个只占位子不点菜的人，你到底想做什么？”

丈夫轻描淡写地：“哦……对不起，我忘了，我没按时下班，几个老总一起研究了重要事情，真的是可能忘了。”

“什么重要事比我还重要？什么叫可能不可能？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研究关于黎少荣的事。”

“黎少荣？”冰莹紧张起来：“他又怎么了？”

“关于调他去内地的事，有人认为不该再拖。”他边说边观察妻子的神情。

“你这么不能容他？”

“为了庇护他，我已经遭到不少责骂了。”

“谁这么恨他？”

于松涛欲擒故纵：“好了，你去冲个凉，我给你做饭，看你一头汗，黎少荣又不是你弟弟，你何必这么激动？”

冰莹受不了这样的揶揄：“你什么意思？”

“快去洗澡吧！”丈夫不以为然。

“不！你要讲清楚！”妻子偏偏上了拗劲。

“好了，以后少同他在一起嘀嘀咕咕，我允许自己的妻子骂我一顿，却决不允许背叛！”

“我什么时候同他嘀嘀咕咕了？”

“今天早上，你晚了一个多钟头上的班，看起来，你们有说不完的话呀……”

冰莹这才悟出事情的缘由，气得脸发白：“我难道不能同他说话？”

“你的一切我都容忍了，也请容忍一下我吃饭不到的过失。”

冰莹悟出了什么：“原来如此，你是用这种办法报复我，你把过去对付江小姐、对付一切对你有触犯的人的手法用到自己老婆身上了，于松涛，你太……太过分了。”

于松涛一动不动：“不知道，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莹，我怎么了……我为什么没去绿阳邨，我是很想去的呀……”

冰莹忍回了滚出的泪，“扑”一下倒在床上，她麻木了，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该唱还是该叫？

这是一个炎热的寒夜，也许空调开太大了，于松涛也感到自己灼热的体温捂不热女人的心了。

第二天大清早，冰莹在阳台上浇花，又看见在跑步的黎少荣，不知为什么，她的手偏了，水全浇在了地上。黎少荣头一偏向冰莹飞送一个年轻的笑波，当冰莹接受到这笑波时，她的心情有些异样。难道是那红背心红短裤太刺眼了？她分明感受到他那一份额笑容里多了一点儿能令自己心跳加速的火花。然而，她却忽略了，她的丈夫此刻就在她身后悄悄观察着她。她这个当作家的也没有探悉清一个深爱着的丈夫对妻子的一言一行敏感到何种程度？她露出来的一分在他感觉中会变成十分，她没有露出来的，他会穿透般地把一团模糊展成清晰。她哪里知道，她的丈夫一瞬间已经把她穿透了，掰开了，碾碎了，压平了，他已经窥见了她的心是在为谁跳动。

直到有一个地拖伸到她脚下擦拭流了一地的水，她才猛然悟到自己有些失态，只好静静地看着丈夫黑虎着脸默默地擦地。她说点什么，却挤了半天牙膏，一点儿内容也挤不出来，陪着一丝不成不淡的笑，叹口气：“咳！咳……”

于松涛拎起包要去上班了，临走时从包里掏出一封信：“差点忘了，你那个体写作的富婆小姐的信，你原来北京的出版社给转到我们公司了。”说罢，将信扔在沙发上，一反往日要说两句亲热话的常态，开门“咚咚”离去，那脚步声就像钉锤敲痛了冰莹的心。

她拿起那封信，信皮已经发黄了，看看日期，已经过去三个月了。

亲爱的冰莹：

我们已经有六年没见面了，总想约你来深圳玩一玩（假公济私）。都怪我，一做起生意来连自己都抓不到自己。明天，我又要动身去宁波我的老家，我投两千万搞房地产，然后去绍兴、金华、衡州，再顺道去福建，这一走起码又得一个月。房地产简直是我的上帝，你想象不出我现在的赌劲儿，我是上了发条的机器人，欲罢不能了。我想约你七月份来深圳，那时正是荔枝上市的好辰光，希望你接信后给我回一封信，奇怪的是我给你打了无数个电话，出版社的人不是说，不在；就是说：走了。态度很恶劣，多问一句话都问不到，只好写这封信与你联系。

我的第三部长篇（自传体的）《从穷个体户到富婆》已经被四海出版社买下，大约九、十月份可出书。

我始终忘不了你，是你把我这个贩牛崽裤的小贩引入文学殿堂的，现在有了钱，总想好好报答你一下。

你来吧，八月份我计划赴新、马、泰，希望七月份见到你！快回信！！

想念你的小谢

五月二十日

读完信，冰莹算了一下，谢小姐可能已经到了新加坡或是泰国。她俩真是没缘份，几次约好的见面，几次吹灯。那位胖胖、圆圆，永不知疲劳的小女人现在长成什么样子了？那小情人还像跟屁虫一样总跟在她身后吗……

她也真有点儿想她了。

八

当她接到东莞朋友来的电话时，惊得半天没说出话来，证实了，一切全明朗了，她困惑在解脱与沉重两极之间，好像失重的人，忽上忽下，忽左忽右，轻飘飘的却十分紧，想难过，难过不起来；想高兴，高兴不起来，她本该哭，却打心眼里发出了两声笑。不应该？怎么能这样？她是丈夫的妻子呀！她不能像个赌棍一样，把自己的丈夫也当成赌注押出去。

恰恰这时阿霞的电话来了：“冰莹姐，搞清楚了……我通过东莞市政府，外商投资局，三资企业管理协会一点一点打听到的……我刚回到深圳，我要马上见你。”这丫头忘乎所以了。

冰莹突地从半空中落到地上，震得浑身一阵痛。“不必了。”她的口气冷得浸骨。心想，你为你的情人洗清不白之冤，目的是为了证明我丈夫的错，你有什么权利拉着我去同你一道对准我的丈夫开枪？

她听见对方在电话里的喊叫：“我希望你能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早就知道了，你那么激动做什么？这不过小事一桩。”她感觉到对方在发懵，“啪”一下挂了电话。话虽这么说，心里却分明知道这事决不是小事一桩，虽然只是普普通通的对与错，它却折射出了丈夫的多疑、偏信、主观、嫉贤等致命的毛病。这些是她也不愿证实的。过去的丈夫，没有这么多权利时的丈夫完全不是这样的，他虚心、实干、爱才、真诚，他身上的每一条优点都会使自己着迷，他是偶像啊！如今，这偶像开始坍塌，她该怎么办？对！她应该抢在阿霞的前面，让丈夫用一个最简单的公式 $1+1=2$ 来了结这场不是官司的官司。关键时刻，当妻子的必须助丈夫一臂之力。一冲动，立即拨响了丈夫的电话，将来自东莞的确切消息告诉了丈夫，她非常希望丈夫也能惊讶一下，然后听听当妻子的意见，弥补一下自己的失误。她的确感觉到丈夫的惊讶了，江锦萱挖了新亚的墙脚同黎少荣挖了自己的墙脚这一判断和推理的误差有太平洋那么大噢。

“喂，大令，你要想个办法，我们来把这件事圆一下，免得被动。”

她的大令总算开口了：“你说什么办法？”

“今晚我和你，请小黎和阿霞吃顿饭，向小黎陪个礼……不，不算陪礼，用解释更准切些。总之，和和和气，说说笑笑，再来点儿小幽默，危机就过去了……”

她的大令冷笑一下，然后慢悠悠地：“你这么激动做什么？是黎少荣也好，江锦萱也好，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因为我怎么说也是失去了一个最最理想的合作者，为此还受了市里的批评。我认为你大可不必如此兴奋，你想请他们吃饭可以自便……”

听不见了，她的大令还在滔滔不绝地说些什么她根本听不见了，就像处于休克状态，眼前一阵漆黑，所有的声音都像是从月球上传来的，没根没底，没头没脑，还听它做什么？她轻轻地将电话放下，丈夫那遥远的声音似乎还在身边萦绕，陌生而狰狞。她情愿这一切都是幻觉，连自己的存在都是一个幻觉。

九

于松涛在深深的忏悔自己，太过分了。怎么能对真心维护自己的妻子露出这种嘴脸？他不愿承认自己是对黎少荣的嫉妒，所有的内疚、悔恨、愤怒、惭愧、气恼……全都涌向一个目标——江锦萱，幸好他记住了妻子在电话里告诉他的：江锦萱现在就在深圳，晶都酒店一一八号。不顾在秘书室坐了一串等他接见的人，叫上司机，直奔晶都。

在一一八号房，于松涛看见了一张保养得又白又嫩、打扮得又艳又雅的脸，安适得就像不食人间烟火，悠闲得像出水芙蓉。她居然有雅兴修指甲，于松涛怒上加怒，从牙缝里挤出一丝声音：“我需要你的解释。”

江锦萱抬起高傲的头：“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

于松涛也是一抹傲笑：“我想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你要挖我的墙脚？”

“为什么？不为什么！因为我憎你憎了十年！”话一出口她自己吓了一跳。

“就因为我罚过你的款，你要报复我一下？”他也为对方的仇恨吓了一跳。

江锦萱“呼”地站起来，激动起来：“美国人投资有自己的自由，你的条件优惠别人挖不走他，你的条件不优惠，到口的肥肉也会飞走，你一向太自信，太好胜，太不容人，你别以为凡是你中意做的事全能成功，天下的风水怎能全围着你转？就算我拆你的台，拆成了是我的本事，只能说明你该垮，你几次拆我的台，难道为了我的巨大损失，我也该捶开你的写字间请你向我说明白吗……”

“这就是你的解释？”

“还要我怎样？你要审讯我？你没这个权利。”

“请你说话友好一些。”

“要我怎样？跪下求你原谅？我不过是凭感觉做事，从第一次见你我就憎你了……因为你是个不容易制服的男人，我这一辈子征服过许多男人，独独你……你让我失望，让我痛苦，让我流泪，让我坐卧不宁。我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总要像影子一样随着你，你干什么我也要干什么，你走到哪里我也要到哪里，我要搅乱你，要击败你，要引起你的注意！如果你视而不见，我会痛苦，如果你生气了，我会高兴，你今天来了，我太高兴了！你终于知道江锦萱是一个不好斗的对手了……”她一口气甩出这一串前言不搭后语，使人摸不清黑白的话语，像刹车失灵的机车，由于失控而疯跑。

于松涛呆呆地愣住了，他已经感觉到她是一锅危险的滚水。

江锦萱的激情未退：“你骂我吧，打我吧，出你的气吧，也许那样我会更高兴！”

于松涛望着江锦萱。因激动而红润的脸，突然发现她原来如此美貌，他在拼命用冰莹的影子去驱赶一阵被女人唤起的骚动。但冰莹的影子刚一出现，就拖了一条黎少荣的影子，他的心在无能为力的挣扎中软弱下去……

江锦萱：“你不敢下手！不忍心下手？那么好，我打你吧你别动，为了你气势凶凶的质讯，我要打你！”

于松涛连招架之力都在渐渐松弛。

江锦萱向于松涛轻轻捶去，于不动，她越捶越重，终于变成了疯狂的行为。

于松涛被打痛了，这才揪住了她的手，使他吃惊的是，江锦萱已是满面热泪。

江锦萱控制不住自己，倒在于松涛怀里，喃喃地：“为什么偏偏让我赶上了你！如果没有你该多好……”她伤心地哭泣着。

当于松涛意识到江小姐切切之爱心时，着实吓呆了。

在江小姐由松变紧的围抱之中，他的防线在一点一点地塌陷，拼足了全身的力气想推开她，到头来却变成了对她的回抱。一时间，乔启光、陈百雄、冰莹、黎少荣……全变遥远了，这种十分陌生的冲动在驾驭他的情感，他明知太险峻，却收不住下滑的脚。江小姐柔软而结实的躯体在他怀里虫一样地蠕动，热乎乎，麻酥酥地拱进了他的心，他的嘴被一片的烫掀开了，头脑一阵发昏，胸口承载着女人高弹力的挤压，他顶不住了，好像从脚心开始，往腿上，往腹部，一点点地泛上来春潮一样不可遏制的奔逸。湿润了……全身都冒出了茸毛毛的细汗珠。他不太清楚那女人在搞些什么名堂，任她去吧，一阵凉爽沁入心腑，一个激灵震醒了他，方知自己浑身上下被女人剥光了……不行，他一定要逃开！有一丝残存的理智企图顶起他已经躺倒的身子，他必须马上穿好衣服，回到冰莹的身旁，他只能属于她，起来。于松涛，你这个脆弱的人！！他挣扎着抬起了肩，但是，晚了，来不及了，一幅令他魂飞魄散的意大利裸体油画“ ”一下把他一览无余地击倒了，他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

迷乱中他还在对自己说：不是我的错，错在我是男人。

冰莹对着梳妆台仔细梳着头，打量着自己，直到满意了才扔下梳子，背起手袋往外走去。当她走出宿舍楼时，正值于松涛回宿舍，于松涛看见了她，她却没看见他，匆匆奔向一条小路，离丈夫而去。

于松涛似乎预感到妻子要去干什么，轻轻尾随着妻子，一直随到大街上，他躲在暗处，看见冰莹招手要了一辆的士，向司机说了一声：“老树酒吧。”于松涛的眉头皱紧了，立即意识到妻子要去见谁。

多疑的丈夫对妻子的猜测没有错，她到老树酒吧正是去见他最怕的人。

黎少荣起身对款款而来的冰莹一点头：“冰莹大姐，你能应我的约来这里，我十分感谢！”

冰莹坐下来，不知怎么的，她有些局促：“这里环境很幽雅，黎先生要我来有事吗？”

“我……主要是想表示谢意。”

“谢什么？”

“我的冤屈终于大白了。”

“那是阿霞的努力。”

“不，我更应感谢你，因为你使我感受到了最无私的帮助。”

冰莹低下头，不知该如何答对，她并不希望黎少荣是为这事找她。

凡牵涉到他与丈夫之间的恩怨，她都永不想掺合，她宁愿他的话题是探讨文学、人生、社会……

黎少荣看出冰莹的心情，洒脱地：“请大姐相信我，我会尽力去搞好同于总的关系，用行动来报答你！”

冰莹错开了使她为难的话茬：“小黎，如果真想感谢我，我就请你帮我一个忙。”

“什么事？”

“我北京几个朋友给我寄来了二十万人民币，身份证，是让我在这里替他们买股票，可我对这一窍不通，听说你最精通，还讲过课，这事拜托你……”

“十分愿意效劳，我有同学专门干这一行，不过……我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神，万一闪失……”

“你愿意帮忙就行，股票本身带有投机和冒险性，出现万一朋友们都有思想准备。”

“明天你到我家来，把证件、钱送来，我会托最可靠的朋友帮你办理具体事情。”

冰莹高兴地：“一言为定……这下好了，我正发愁……又怕你不肯帮忙。股票这玩意儿真有吸引力，居然把北京人的心牵动了。”

一谈起股票，黎少荣的兴致顿高，滔滔不绝地对冰莹侃起来：“你知道股票的特点是什么？”

“不知道。”

“是炒。”

“炒？”

“股票不炒就成了普通证券。炒就是高抛低买，高和低到什么火候，就全凭智慧、判断、果决，我认识一个熟人，第一批买了宏业的五万股，这两年滚成个75万，他太太辞了职，专门炒股票，每天一早到交易所，刮台风都

挡不住。我可以给你讲许许多多故事。股票把死人都炒活了又可怕又可爱……”

冰莹被黎少荣为她开辟的新领域深深地吸引，忘了时间的逝去，同她文学界的朋友相比，黎少荣就像一堆黄豆中混进的大云豆显得异峰突起，他咄咄逼人的热情。永不会枯竭的谈吐，西方男子式的潇洒，样样使冰莹、倍感新鲜。好像一贯吃肉的人，突然尝到了海鲜的不一般。

黎少荣在冰莹面前刚开始时的拘泥，被她眼神中的好奇、惊叹所化解，他从来没有对一个女孩子讲过这么多的话，从股票侃到房地产，从房地产侃到秦始皇，从秦始皇到公子扶苏到汉武帝到李夫人到李后主到唐明皇到乾隆皇帝到纽约的摩天大楼到泰国的人妖到清华大学的体育课到他父亲的严厉到冰莹的写作特点……不觉整整五个钟头过去了；当他突然发现已是夜里一点时，吓坏的不是他而是冰莹。

冰莹赠一下起身：“我该走了。”

“我们一道，我要的士去。”

“不不不……我自己打的……你还可以再玩一会儿，”她慌里慌张逃跑了。

黎少荣从她的逃状能感受到一个男人对她无形的压力。

目送她走了以后，他延宕了十分钟光景，也叫了一部的士，向着同一目标进发。

黎少荣回家了，轻得像烟一样飘进来，一侧头见阿霞呆呆坐等。吓了一跳：“你……怎么这么晚了？……”

“我在等你……”

黎少荣以攻为守先发制人：“我的事情多，以后经常有夜晚归的情形，你不能就这样坐等。你的睡眠本来就不足……”

“明天一大早我要去宝安。”

“有事吗？”

“于总起码给你打了十个电话，说有急事。”

一提于总，黎少荣心里一咯瞪：“什么急事？”

“人家又不会告诉我。”

黎少荣烦闷地倒在沙发上。

阿霞话中有话地：“怪事，他从来没有往家里打过电话……看样子：他急得很。”

“咳！这有什么了不起，有电话就有电话，明天不就什么全知道了。”他故意轻描淡写。

沉默有顷。

“阿黎。”阿霞唤着。

“噢？”

“明天晚上我就去办结婚用品，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噢……我只会添乱……”

阿霞仔细观察着有些反常的黎少荣，心中升起一丝不祥之感：“你到底干什么去了？！”她实在忍不住了。

“和朋友谈股票的事。”黎少荣冷静得异常：“昨天股票又升了十一个百分点，我在考虑你的那一千老股是不是该抛出去了。”

阿霞满肚皮的狐疑、猜测凝固在她的喉咙里，她本想继续问下去：你的

朋友是谁？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不来个电话……但她的攻势被黎少荣的冷静挡回去了，只好嘀嘀咕咕：“明天我去办货你是不是开个清单？”她在试炼他的热心程度。

“不要忘了买一对真正的木棉枕头，这边化纤的枕头太不舒服了。”他只说了这一句话就去冲凉了。

不成不淡，看不出有什么变化，也看不出没有什么变化，阿霞的心一直悬在上不着天，下不够地的空中。

黎少荣在冲凉时，一直在想，冰莹这么晚回去，于松涛会怎么样？他一直往自己家打电话，难道他有预感？他会拷问冰莹？会同她吵架？种种假设弄得他像丢了魂，冲凉时把喷头挂错位，砸在自己脚上，痛得钻心，却不敢吭声。

黎少荣作的假设统统不对，他把于松涛的成熟估计过低了。

冰莹心情忐忑地用钥匙轻轻开门，踮起脚走到卧室，使她奇怪的是，床上没有丈夫的影子，她正纳闷，阳台响起了丈夫的声音：“莹，”没有一点儿恼怒和急躁。

“这么晚了……你在阳台上干吗？”她故作惊讶。

“赏月。”

“噢……”

“你来看，今天的月亮多好。”

冰莹不得已，只好走到阳台上。

丈夫没有回头。

“月亮？在哪几？”冰莹问。

天空一片阴，只有乱云飞渡。

“没有吗？”于松涛语气莫测：“我还以为看见了。噢……我的眼神不中用了。”

冰莹紧张地盯着丈夫，准备他的突然袭击，如果她知道他往黎少荣家打过十次电话，她会吓得只剩半口气。

恰恰丈夫十分温和：“浴缸里的洗澡水我为你放好了，炉子上有绿豆汤，洗完澡吃饱了好睡觉。”一句不问妻子的行踪。

冰莹点点头，向后趑去，但心里十分不舒服，随时提防着飞来的意外……她在想，如果丈夫问：你同谁出去玩到这么晚？她会回答：社里的一群小青年卡拉OK去了。如果丈夫问：是不是同小黎出去了？她会回答：不是！总之，她本能地知道，必须保护小黎，否则，事情会越搞越复杂。当作家的，编个小故事等于喝杯椰子汁，丈夫如果不问，她就什么也别说，免得画蛇添足。但不问是不可能的，她一直在杜撰着，构思着……默默地冲完凉，吃完绿豆甜水，刷完牙，试探地唤道：“大令，该睡了。”

“你先睡，我一点儿不困。”声音仍那么平和，冰莹的丈夫正常得反常。

冰莹越发纳闷，七上八下地倒在床上，半醒半睡地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天刚蒙蒙亮，她被一阵焦灼灼醒，首先是摸摸丈夫的身子，啊，空的，半边床没有人！她倏地睁开眼，预感到事情不妙，赤着脚走逾了其它三个小房，均不见他的影子，却发现，他蜷缩在客厅的长沙发上。她的心立刻疼痛不已，走上前去，听到他零零碎碎的鼾声，哇！地上有好多一团团用过的湿渣渣的面巾纸，他擦什么了？感冒擤鼻涕了？擦汗了？难道他……他擦的是泪水？天哪！他流了多少泪？一地的纸。像一朵朵被扔弃的孝花，她心头急

速地掠过一团黑云，不吉利……太不吉利……她不敢叫醒他，只能又偷偷蜚回卧室，等着惊天动地的世界大战爆发。她再没睡着，所有的感觉全在沙发上的那个人身上，她感觉到了他的起身、洗脸、刷牙，然后开门、出门、下楼。

冰莹这才敢看一下表，是清早六点半钟。他从来没有这么早出过门。也就是说，世界大战的爆发被推迟了。

约七点半光景，冰莹接到丈夫打来的电话：“喂，懒猫，我怕你上班迟到，催你起床，我今天有事一早出了门，早上别忘了冲奶粉。”

啊！很正常，丈夫并没有掀起“世界大战”。她急忙发嗲：“啊！大令，你去睡沙发干什么？人家盼你来的嘛。”

“我怕吵醒你，反正我的觉好睡，哪儿都能睡着，无所谓。”

结束了，一场危机结束了，那一地的面中纸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全属正常：

黎少荣推开于松涛的办公室，恭恭敬敬地呈上一摞文件。“于总，听说昨晚您打电话找我有急事？”

“请进来。”于总出奇的客气：“请坐，你是想饮茶还是咖啡？”

黎少荣不知所措：“不用……谢谢。”

“小黎啊！你的工作很出色，今晚我们几个副总打算联合请你去西湖酒店吃饭，怎么样？”

黎少荣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我没做什么……不好意思……”

“不必推辞了，难道你今晚有安排？”

“没有……可是……”

“你怎么变得吞吞吐吐？如果有约会了，我们就改在其他时间。”

“不不……今晚……就今晚。”他想起了冰莹要送身份证和钱为北京的朋友买股票的事。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立即给冰莹拨了电话，让她把送东西的时间改在六点钟，因为于总要宴请自己。下午一下班，他匆匆赶回家，静等冰莹，阿霞去宝安，去广州，他把她的衣、鞋统统塞进了柜里。等到六点二十，还不见人到，他奇怪自己为什么会六神无主，“咚”一下打开大门，却惊喜地看到被防盗门阻隔的他盼望的女人的身影：“你怎么不进来？”他拉开防盗门。

冰莹像小学生一样拘谨，进了门：“我在想……还是不麻烦你了……”

“为什么？”

“你那么忙……”

“噢，你信不过我……也好，我不勉强。”

“不不，不是信不过……我以为你不在家。”她乱了方寸。

“我会死等你，如果你不来，今晚的宴请我不赴也要等你，我们学工的就这么一板一眼。”他用执著的眼神传递着最深层的意蕴。

冰莹交给他一个提包，“十个身份证，二十万现款全在里面，真太麻烦人了……你点点吧。”

“你点过的我还点什么？我办好了，会把单据给你，”他看看表：“于总的宴会，你也该到的吧？”

“不知道，他没叫我……不耽误你了，我先走了，再见！”她匆匆离去。

黎少荣回想着她那局促的动人表情，仿佛第一次发现，女人的美，是在不知所措中自然流露的。他崇拜美，冰莹的一颦一笑，一抬手一投足都会引起他一阵心跳，早在他拜读她的小说《走钢丝的女人》之时，他就为她心跳了。她是属于人家的，但他有权力欣赏她，想她，大自然创造的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应该属于人类共赏，一个美丽的女子，倘若只被一个男人关在他狭小的领域里，实在是辜负了造物主的美意。他就是要想她，堂堂正正地想她，即使做了别人的丈夫他也可以想，那是痛苦中的甜蜜。一个男人，如果不用心灵中最珍贵的情来激励自己，简直等于行尸走肉。他大胆地承认自己爱她，爱得痴痴迷迷！

带着美好的激情，他于七点准时赶到西湖大酒店，说是老总联合宴请，事实上于松涛拉了一个买单的富翁，凡是内部没有名目的宴请，他一般不动用自己的金库，免得被人抓住把柄。他这个人严谨得很，反正愿为他买单的人有的是。今天赴宴的人全是集团的头头脑脑。大家频频为黎少荣的才华和

成绩碰杯，人人脸上都挂着友善的笑，于松涛的笑容更是久违了，弄得黎少荣有些莫名其妙了。他心里在提防，会不会是鸿门宴？于松涛肯定有牌要向他摊。他也同样沉着，陪着好看的笑，举起酒杯：“我没有做什么，承蒙各位老总的厚意……”

甘副总：“于总十分看重你，决定要提升你。”

黎少荣暗暗一惊，没有动声色，心想，真要升我当副总？？不可能，冷静！

甘副总：“小黎啊，你要更加努力，不要辜负于总的期望……”

黎少荣以笑来掩饰满肚子的狐疑。

几杯酒下肚以后，于松涛才慢悠悠地开了正题：“小黎啊，根据你的才华，你仅仅当经营部的负责人兼总经理助理的确屈才。”

“不，于总，我从来没有……”聪明的他，已经感受到了过分热情的不祥。

“听我说，我们董事会很重视你的才能，而许多重要的部门又正缺人。”

“可是我并不想换工作。”黎少荣干脆表态在先。

“小黎啊，你是大才就应有大用……你是大船就应到大海里航行。”

黎少荣紧张地听着，笑容凝固了，大船之说是一位美国企业家送于总的别称，他怎舍得专利转让？

于松涛仍是不紧不慢：“我们内地几个分公司实力都很强，可以任你挑一个地方，你可以好好发挥作用，当分公司的经理是很锻炼人的。”

黎少荣头脑一阵轰响。

“广西桂林、四川成都、浙江宁波、山东烟台、东北哈尔滨，这几个最好的地方由你挑。”

黎少荣差点昏倒，但他控制住了自己，又重新调整情绪，换上一副笑脸：“于总，实在谢谢您的盛意，感谢各位副总的关心，但是，想让我离开特区，恐怕不那么容易。”

在座的人个个哗然，也有人眼光满是同情。

于松涛仍笑着：“你太多心了。”

黎少荣笑着：“我有自知之明，当新亚容不下我这个区区小人物之时，我知道该怎么办。”

于松涛仍笑容可掬：“我怎么舍得放走你这样的人才？”

黎少荣：“我也舍不得你这位老总啊！我从来没有忘记过，我到新亚，我的户口落进特区，全是于总您亲自过问的。”

于松涛从黎少荣的这句话里闻到了自己的气味——当年他也是这样对胡鹏说的。

黎少荣擦擦嘴，继续着：“我总是想用努力工作来报答于总的栽培，但我常常做错事、做傻事，直到现在内心还深感不安，请各位老总多多原谅。也许新亚这艘船太大了，我这个小水手不称职，请于总直言，不要紧，我黎少荣有这个肚量，你可以选择我，我也可以选择你，感谢大家为我设的这顿丰盛的宴席，我已经完全明白了，过去我一直下不了决心，今天终于在你们的催动下我知道自己该怎样做了，谢谢各位，为了大家吃得尽兴，我这个多余的人先告辞了。”他几乎没有碰那些花花绿绿的菜，十分有礼貌地一点头，迈着四平八稳的步子走出了人们的视线。

不难过，反觉轻松。他回到了家，迫不及待抓起电话，他要告诉冰莹，

她丈夫对他施的调虎离山之计，当电话铃一响，听到冰莹的声音以后，他又迟疑了，大丈夫肚里能盛下一片天，何必急急忙忙在妻子面前告她丈夫的状？于是他借口要商量和定夺买谁家的股票，请冰莹明晚到深圳大戏院外的喷泉处碰头，冰莹半天没有讲话，沉默了一分钟，才听到她轻得像蚊子叫一样：“好吧。”他有一种心灵感应，知道她一定会来，至于于松涛怎样看他，他全无所谓了，约他的老婆出来，赐名为帮助也好，勾引也好、插足也好，不在乎！你于松涛没本事留住有才干的人，难道就有本事把老婆看管得像只会在房间里伸伸懒腰的猫？！他怀着满腹的亢奋，等待着明晚。

其实，冰莹在当天晚上就知道丈夫开始对小黎下手了。于松涛满口酒气地回到家里，见妻子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已决定将他调走。”

“谁？”

“你的好友黎少荣。”

冰莹火从心起：“你是什么意思？”

“去吧，抓紧机会去赴他的约，到老树酒吧去呀，不然，他一到外地见面就难了。”于松涛借酒发泄，平日他想都想不出这么恶毒的话语。

冰莹跑回卧室，将门关死，她哭了，是哭黎少荣被无辜调走还是哭丈夫对她的恶言伤害？都是、都不是，也许在哭自己花费了快十年的功夫营造起的爱巢变成了一个破烂的梦。她以为丈夫会来哄她，他俩会重归于好，却是哭到半夜，头哭昏了，丈夫也没有半点儿表示。

这天晚上，于松涛又睡在沙发上。冰莹胆战心惊地想起昨夜那一地的面巾纸，肯定擦的是泪，于松涛大约也为梦的破灭在流泪，一个男人也会有那么多的泪？！一盒纸都被抽光了，濡湿了，仅两天，他俩将一辈子的泪水都预支了，流够了。他是哭着睡去的，泪水把梦也淋湿了，梦中一直在下雨，有人为她打伞，在一条长得看不到尽头的路上没完没了地走，实在太累了，不由自主挽起旁边的人的手，想借一把力气，一回头，那人穿的是丈夫灰色的中褙，脸却是黎少荣，黎少荣紧紧地挽着她，她轻松多了。突然对面走来气势汹汹的于松涛，吓得她甩开黎少荣的胳膊，一下就醒了，心还在猛猛地跳。幸亏是梦，这梦做得她面红耳赤，为什么好几次小黎会出现在他的梦里？她不得不承认，她心里交织着对小黎同情、欣赏、崇拜、好奇、怜惜……诸多复杂的感情，每一种情感都会因为于松涛对她的挖苦、揶揄、冷战、仇视而加重份量。她心里喊着，于松涛，你别逼我了，再逼我就没有退路了，给我一点儿回旋的余地吧！

清早，于松涛一起床就铁青着脸，根本不看妻子一眼，好像她根本不存在。忌妒、仇恨、撕歪了他的脸。几天下来，他瘦了一圈，眼周围黑黑的，使冰莹感到阴森森的可怕，从他的脸上冰莹怎么也找不到昔日被温情脉脉的阳光普照得令她一看就忍不住要投入他怀抱的可爱的神情，男人难道都具有两张绝然不同的脸皮？他垂着眼皮洗漱完毕，根本不碰一下妻子为他沏的奶粉，煎的鸡蛋，炸的馒头片，连看都不看一眼，拎起公文包，径直走了。甩下比吃了苍蝇还难受的妻子。他明明知道她娇小柔弱的妻子受不住这种带侮辱性的折磨，但含着泪他铁下一颗心，他用这种办法制服过许多政敌、对手，必然以这种办法制服他最心爱的女人，他要她的绝对服从！更要她的绝对忠诚！尽管他一连几晚都想冲进卧室抱住她，使劲吻她，求她宽恕，但他克制了这种极难压服的冲动，拉开了这场征服战的序幕。他的确流了许许多多泪水，即使上班时他笑着迎来送往，心里却一直在哭。

随着于松涛下楼的脚步声远去，冰莹对丈夫的一线希望折断了，他为什么要这样磨难自己？按惯例，他大她十七岁，应该是他主动缓和，她不是一个刁钻的女人，只需一句好话，一个亲昵的动作，她就会像出笼的小鸟扑向蓝天般扑向他，但是，如果没有那一个小小的契机，她那从少女时代就伴随自己的清高是决不会轻易低头的。她最爱的丈夫变了，连爱她的方式都变了，变得不近人情，她无法接受呀！她抽抽噎噎地勉强吃了一点儿早餐，看着那些她亲手做的被丈夫冷落一边的可怜食物，觉得自己还不如它们，它们还可以避到冰箱里，主人饿了自会问津。她避到哪里去？她的主人何时来问津自己？整个一天，她都头脑昏胀，一摞稿纸放在办公桌上没有翻动一页，呆呆地发愣时，幻想中又出现了黎少荣，那高高个儿的小青年浑身散发着热情，你往他身边站一下都能感受到一股热流，那天在老树酒吧，居然一坐五个小时，还以为刚过了两个钟头，如果允许，再听他侃五个小时她也不会疲乏，相反，在丈夫的冷鼻冷眼下过一个钟头都如同捱不完的漫漫长夜。莫非她喜欢上黎少荣了？那么于松涛呢？她已经不爱他了吗？不！她不情愿会是这样的结果，她曾对菩萨起过誓，要永远爱他的呀！她不允许自己的背叛！一边这样想，一边盼着快点下班，她要去深圳大戏院门外赴约，她已经估计到黎少荣会告诉她什么，她决定装傻，不在他面前损害丈夫的利益。

深圳大戏院门外的喷泉十分普通，却有着把人们凝聚到它周围的吸力。冰莹从没对它留过意，当她怀着又痛楚、又新奇的情绪，与黎少荣绕那喷泉走一圈时，她突然悟出了，凡是有文化的地方，人们总会有飞蛾扑灯般的兴致。喷泉也是文化，是建筑的文化，商品的文化，科学的文化，技术的文化，人们对文化有一种本能的渴求，只不过意识不到而已。哦，她之所以愿接近小黎，不也是一种文化的吸引吗？他们走啊走，走到了沙都的后侧。那里停了许多车，却不见人，她一句话不讲，专等黎少荣开口，她听到黎少荣叹了一口气，接着便是她已猜中的开场白“冰莹姐，我可能不久就要向你告别了。”

冰莹假装吃惊：“告别？！”

黎少荣一笑：“你先生没有告诉你？”

“告诉我什么？”

“我被炒鱿鱼了。”

“不可能！汤姆森投资的事弄清是江锦萱以后，他常常背后会夸你几句。”

“这恰恰是他政治上完全成熟的标志。”

“成熟？！”

“是的，政治家的本事就在谈笑风生之间使出杀手锏。”

“你不能这样说他！”

“我怎么感觉就怎么说，这正是我的悲剧。”

“松涛不像你说的那么阴，他很诚恳……”她昧了自己的心。

“那是几年前，权力一大，于松涛的美德就消失了。”

“不……他决不会像你所说的……”她只是一种本能的对自家人的维护。

“算了！我不是请你来评价你丈夫的功过的，我只是想和和平平地对你说一句再见，既然你根本不相信，那么，我只能悄悄走自己的路了，再见。”说罢，扭身就走，走出了很远，带着极度的失望……

冰莹终于忍不住叫住了他：“小黎”

黎少荣回过头。

冰莹含着泪：“我……我该怎么办？帮帮我！他……知道了我们的约会……我们闹翻了……”

黎少荣的矜持陡然瓦解，他一步一步走向冰莹，伸开双臂将冰莹围抱。

冰莹突然醒悟，挣出黎少荣的拥抱：“……小黎，我是有夫之妇，又比你大几岁！”

黎少荣挑战地：“那又怎样？”

“你千万不能再给自己的灾难加砝码了。”

“我这时候反倒什么也不怕了，造谣、中伤、落井下石、明枪、暗箭统统朝我来吧！只要有你的温暖，我什么苦难都能承受，冰莹，你在逼我向你看亮底牌？”

“不要说，什么也不要说……”

“为什么不说不说，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这样动过情，我苦恼了好几年，一直不敢承认是因为你，去飞机场接你的那天起，我的苦恼增加了好几倍！你知道吗，几年前，你来深圳，我在食街遇到你，那一天我就爱上了你，我天天谴责自己，想通过接受其他女孩的爱来击败你，但是无能为力，越陷越深，看了你的书，我几乎不能自拔，我躲你，避你，以为这样就能减轻爱的份量，恰恰相反，我甚至怕夜里做梦喊出你的名字，我爱你，爱你，不管这爱是什么结果，不管你怎么看我，我再也不让它憋在心里，我要说……”

冰莹惧怕得上前用手捂住黎少荣的嘴。

黎少荣抓起冰莹的手：“不敢听？不！你想听，我看出来你也爱上了我，只不过不敢承认，告诉你，我快三十岁了，第一次向一个女人如此表白，第一次！在我被人家挤得无立足之地时，我才知道，我要对天，对地，对你痛痛快地表白，这才活得值了。不然我从形到神都没有立足之地，还不如死了好，我再说一遍，我爱你！”

冰莹鼻子一酸，泪水像喷泉般地涌出，她很想说，我也爱你，却说不出口，这种爱是什么后果？白天不敢想，梦里才敢想，难道她就不想痛痛快快、无所顾忌地做一回人？一股忘我的激情席卷了她，她跌跌绊绊地投入了黎少荣年轻的胸膛，哽哽噎噎地说：“你，我……都不是自由人……”

“可我们相爱，我只要知道这一点。”黎少荣紧紧地抱住冰莹。她比他大五岁，但此刻，他却觉得她像一只小鸽子，那么娇弱，那么细小。为了他，她陷于感情危机，他该怎样来补偿？他果断地告诉自己，拼命地去爱她，这就是补偿。

“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她喃喃地。

他吻着她湿漉漉的睫毛：“只要一有机会我就要约会你，于松涛把我杀了我也不在乎！”

“不不……小黎，你让我想想……事情不能搞复杂了……求求你！”她费了好大的劲才挣脱他的铁臂：“我现在去找一个最要好的朋友，我希望她能给我一点儿启发？”

“你要对她说什么？”

“说我爱你。”

“你首先要告诉她，是我先爱的你！”

冰莹匆匆与黎少荣分手，乘中巴赶到蛇口胡平平的家，一见面就直言不讳：“平平，帮帮我，我爱上了一个人。”

平平惊讶得半天合不上嘴：“……谁？”

“一个比我小五岁的男人。”

“你调过来才三个月！”

“事情就发生在这三个月。”

“什么小男人比于松涛还优秀？”

“优秀不优秀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松涛已经不是从前我所爱的那个人，许多年来，我一直生活在梦幻里，他是我用理想塑造的白马王子，我们结婚以后很少共同生活在一起，这个理想一直没有破灭，直到这次我彻底调来。”

“哦……难道是你们年龄的差距……”

“决不是年龄的差距，而是观念的差距，也许我太传统他太现代，也许他太传统我太现代，总之，我不赞成他，他也不赞成我，他居然……跟踪过我……总之，那些理想的光环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平平，是我的过错吗？是我太轻浮，太多变？还是他的过错？他一个现代派的企业家，我崇拜的偶像，在对待妻子的情感上居然是最封建式的。”

“你真的一点不爱他了？”

“不知道……我留恋过去，不忍心砍断过去。”

“继续生活呢？”

“我无法忍受冷战，更无法忍受不信任的眼色。”

“他呢？他还爱你吗？”

“也许……”

“跟那个小你五岁的男人结婚呢？”

“我又无法承受道德和舆论的压力。”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冰莹迟疑一下：“我会告诉你的。原谅我，现在不行。”

平平感叹地：“一定是个精采的家伙，能被你看上的人绝对不一般。”她像法官似的：“他，我是说那个小伙子，非常爱你吗？”

“我能感觉得到的。我害怕我被他的爱溶解了。我们接触不多，但每一次都像……像闪电一样强烈。”

“是啊！你这样的女人，男人会爱得死去活来的。你听着。如果你们真的爱得分不开，你就坚决地同于松涛离！这就是我的主意。人活着就要图个痛快，做什么事都要快刀斩乱麻，什么舆论啦，流言啦，你就根本不用管，你当作家的这个道理还不明白？人是为自己活着的。”

冰莹又流泪了：“我能下得了这个狠心吗？”

平平叫起来：“你不能同时要两个男人，又不可能去做那小伙子的情人，你只有一个选择啊！”

“我毕竟爱松涛爱了十年……”

“哎呀，你真是优柔寡断，同你书中的主人公截然相反，你们这些作家，笔下能造出最理想的人，自己呢……”

冰莹：“平平，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平平也犯了难，眉心打起了结，认真地思考起来。

这天晚上，冰莹没有回家住，平平那张一米二宽的床正好睡下两个修长的女性，她俩一聊到天光，冰莹除了黎少荣这个名字没有露，所有的秘密竹筒倒豆子般地全抖给了平平。她俩说好了不给予松涛打电话，故意抻一抻他，挫挫他的气势。但她们没想到，一个有心人悄悄给予松涛家打了个电话，告

诉了他冰莹注在平平这里。这个人就是平平的母亲段怡芹。尽管两个年轻女仔把房门关得严严实实，在里面嘀嘀咕咕，但凭女性的本能，她感觉到了被晴空掩映着的阴霾的可怕的迹象，这一夜，她支起耳朵想听小屋里的声音，除了偶尔冰莹的抽泣和几声长叹，她什么也没听到，却等于全听到了。

冰莹是第三天晚上回到家中的，有了与平平一夜交谈壮起的胆，有了一个决心，她心不那么慌气不那么短了，她对付他的办法就是以牙还牙，也不讲一句话，就像他不存在，他不开口她绝不先开口。果然，还是于松涛憋不住了，他从床上把冰莹摇起来：“请你对我说清楚！”

“说什么？”冰莹冷冷地问。

“不要以为你们商量了对策，胡平平又给你打了气，你就可以随心所欲。”

“你不理我，还不许我同朋友接触？”

她心里暗暗惊诧于松涛如雷达般准确的偿息。

“朋友，你的那位好友黎先生同你的好友平平小姐从前是一对恋人，他们全是开放派，想好就好，想甩就甩，黎先生跟了多少女孩？甩了多少女孩？你知道吗？你的身份允许你也挤进他情人的行列吗？”

“你……卑鄙……”冰莹脸都气白了：“你这样来伤我……”

于松涛“嘎”地收了声，像是意识到“情人”这颗子弹的杀伤力太大了。

“我们……分手吧！”冰莹哭喊着。

“那么，请回答我，你是真的爱他？”

“是的！是的！”冰莹喊着，像在赌气。

于松涛笑了，笑得怪怪的，他在笑自己的太阳殒落了，笑自己的大地断裂了，直到笑出眼泪。

冰莹反倒吓冷静了，从丈夫痛苦的笑声里她闻到了他对自己情爱依然的强烈气息。然而她却完全失去了像以往那样扑上去，抱住他的冲动。只是呆呆地等着他的判决，等了很久，终于等到了，她听见他说了一声：“办不到！”接着是开门出去，防盗门像发疯一样巨吼一声“咣”，然后，一切陷入了死一样的静。

黎少荣同平平好过，他有许多女人，这意外的刺激反而如火上浇油，冰莹对他的渴盼更烈，她分明是那“许多”之最。男人周围有一大圈女人才叫过瘾呢，好极了！她有自信把那“许多”击得溃不成军。她过去生活得太本份，太规范了，以为于松涛就是她的世界，她不敢让自己的思想信马由缰。却原来，痛痛快快地去放纵一下自己的想象，就像快艇在海里冲浪一样美妙。在想象中，她和小黎爱成了一个人，阿霞也扯不开，于松涛也扯不开，他俩滚在麦田里，滚在沙漠里，滚在海水中，滚在云雾中……她抱起床头柜上的丑娃娃，紧紧地搂住，感觉着那天小黎对她铁箍一样的围绕。啊！还是年轻的呼吸更官魅力，以前她瞧不起比她小的男人，黎少荣一拳破了她的戒。“办不到”？！于松涛，你看看我办不办得到，明天我就要主动约会小黎，我们去划船、登山、打靶、游水、骑马、饮酒、跳舞、唱歌……平平说得对，人是为自己活着的，我也该为自己活一次了！

十二

黎少荣一进门就发现沙发上，床上、椅子上、地上，到处铺着放着新的、鲜艳的床上用品，新茶具、新花瓶、新的大玩具……

他完全傻了，还没等他回过神，阿霞从里屋飞出来，一把抱住他：“我以为出事了……你回来就好了……看，我都买什么了……我们马上结婚，我已经知道于总要炒你，不怕，有的是地方可去，我们结婚，你走到哪儿，我跟你到哪儿，世界大得很！”珠海的八方房地产公司欢迎我俩去，那老板是我的熟人，这次在广州碰上了，他们有钱得很，新亚我也不想呆了。”

黎少荣呆地：“噢……”

阿霞抬起头：“你不高兴？”

“高兴。”是一种平平淡淡的反应。

“你不喜欢这些东西？”

“喜欢。”

“你要说心里话！”阿霞被黎少荣的冷静刺痛了。

“真心话。”他仍是平平静静的。

阿霞猛地松开手，仔细观察着黎少荣，几乎哭喊着：“你不激动，为什么？为什么？！我从广州背回来的，肩膀都压肿了……你难道连个笑脸都不给？”

黎少荣倒在沙发上：“我太累了，心里很乱，阿霞，谢谢你的一片真挚，让我先休息，好吗？”

“我陪你……”

“不，我自己一个人……在书房的小床上。”

阿霞一惊，又被不祥之预感缠住了。女人的感觉是很奇特的。她心里泛起了许多女人的脸，唯独一张脸是清晰的，——冰莹。莫非黎少荣整天发呆发愣是在想她？肯定是：除了她，他不会欣赏第二个人。她不想匆匆忙忙质问黎少荣，观察两天再说。但是，不到半个钟头，她的想法得到证实，电话铃响了，对方是女的，找小黎，一听就知是冰莹，她回答：“小黎在冲凉。”对方“噢”了一声匆忙放下电话。约十分钟光景又一阵电话铃响，她抓起电话一阵“喂，喂……”对方没吭声。过了十分钟，又出现一次相同的情况，她知道是冰莹，故意叨叨地：“讨厌，什么人打电话来骚扰人，倒是说话呀！”

黎少荣冲过来，望着被挂断的电话无可奈何，他气叨叨地：“你成天守着电话做什么？我的电话我自己接！黎少荣家老是一个女人接电话算怎么回事？”

她理直气壮：“谁不知道我们马上是夫妻了？你有什么秘密电话不可以让我接的？”

他被噎得直眨巴眼，只好懒洋洋地：“你冲凉吧，我要先睡了。”说着，进了书房的门，将门“啪”地一声关死了。

阿霞坐在客厅里发了一个小时的愣，她竭力说服自己，这一切都是误会，她是爱得太深，难免神经过敏，阿黎给了她三万元去置办结婚用品，足见他的心很诚，她肯定错怪了阿黎，不应该！女人这么小心眼，男人是会厌烦的。望着满屋子的喜气，那些新彩电、音响，窗帘被子、床单、枕头、台布不都是阿黎对自己的情？……她骂自己：你还不知足？你要男人成天搂着你，亲你？不要脸……于是，她心放宽了。阿黎你今天不同我睡，明天就会主动找

上来的。她了解他，自信他离不了自己。第二天，果然阿黎又睡到了大床上，虽然他回来得很晚。

阿霞伸出手，抱住他：“这么晚……你不知道人家想你？”

“阿霞……”他欲言又止。

“怎么了？”

“我想说……说一件事。”

“嘘！等一等，听我先说好吗？”

“你说。”

“昨天我是庸人自扰，差点儿以为你又爱上了别人。人哪，不能自己吓自己，越吓越胆小……”

黎少荣一咬牙：“你……怎么知道我爱上了别人？”

阿霞一懵，立即清醒：“这么说……是真的？”

“是……是真的。”

阿霞以为自己的五脏被掏空了，说话都不像自己的声音：“让我来猜……一定是……冰莹？”

“你猜对了……”

她噌地坐起：“你不是说笑？”

“是真的……我早想对你说，怕……怕伤害你……我很乱……不知该怎么办……”

她没有哭，尽管这是她最最怕的结局：“天哪，天！怎么会是这样？”

“阿霞，我很坏，是吗？你骂我吧，怎么骂我都不生气。我知道你是世界上难找的好女孩。这句话我只能对你说，迟说不如早说……”

“没用！说这些没用……你回答我，你打算把我怎样？”

“我们……结婚。”

阿霞笑了：“你真伟大！”

“是真的！”

“你跟我结婚，心里想别的女人？”

“我对不起你，用结婚来弥补。”

阿霞点点头：“我明白了，全明白了。”她走到柜子旁。将柜门打开，取出一个大包，又打开另一个柜，将结婚的新东西取出，像自语般地叨叨着：

“这些东西该属于谁？”

黎少荣上来：“你要走？”

阿霞不理黎少荣，摆弄着手里的东西。

黎少荣心如刀绞：“阿霞，不要走。”

“你想脚踏两条船？”

“让时间去遗忘该忘记的。”

“谁是该忘记的？”

“……”

“那么，老实回答我，你非常爱冰莹，是吗？”

“……是的。”

“感谢你的诚实，再请回答，你爱我吗？我是指非常爱。”

“我……像爱妹妹一样，非常爱你！”

阿霞：“妹妹？”“哈……我们好了一年，睡了一年，仅仅兄妹吗？”

“我们不是有约在先，爱得起来就永远在一起，爱不起来就和和乎平地

分手。”黎少荣觉得必须挑明，虚伪应付已没有必要。

阿霞这才哭起来，绝望的泪像海水那么咸涩，浸得她的心疼痛不已：“你只顾你自己的感受，从来没有为我想过……”

“难道你不愿我对你诚实？”

她倏地止住泪水，盘算着怎么办。

“阿霞，给我一个主意，怎样做？我听你的。”黎少荣心力交瘁地瞪起带血丝的眼。

“你们……好到什么程度了？我是指有那事了？”

“是的。”黎少荣决心一字不瞒她。

“于松涛呢？放冰莹吗？”

“我不管。”

“你和她……能断吗？”

“办不到了。”

她多么希望他哄哄她、骗骗她，不要让这打击来得太快，她必须先麻痹一下自己，再做决断。可眼下，残酷的现实“刷”一下横在她面前，躲都躲不及啦……她挣扎着问：“你天天晚上这么夜回来，都跟她在一起？”

“是的。”

“我知道了……”她缓缓起身，离开了这张令她心醉神迷的奶白色的床，这张床承载了一个女孩对一个男人比泰山还要重的爱，承载了一个女孩对未来比蓝天还要开阔的希冀，承载了一个女孩用全副心血搅拌的激情。她，敛聚起一个女孩全部的人格和自尊当利刀，砍断了自己对这张床的缱绻和依恋。走到另一个房间，将自己锁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当黎少荣醒来时，她已经不辞而别了，只拿走了一箱属于自己的衣服和鞋袜。

她，用自己的手，抹掉了今天以前一年的痕迹，踽踽独行在不知前方到达何处的路上。

三天以后，当她下班时，有一道艳红的夕照为她憔悴的面孔抹了一点儿营养的胭脂，那时，有一个男人的剪影出现在夕照的光环中，她好久没见过此人，差点认不出他是谁。

那男人迎上来，目光与以前一样炽烈：“我知道我不会白等你。”

“阿兴……你……找我？”

“当然！我算准了你的行踪，我以为，该是我出场的时候了。”

“你说什么呀？”

阿兴自信地：“不要做戏了，这世界上只有我才这样关心你，爱你，永不落色。”

阿霞疑惑地：“你今天怎么了？”

阿兴执拗地：“阿霞，跟我走吧，我不嫌弃你这个苦妹崽子，我小时候也吃过苦，我没上过洋学堂，但我比那些洋学生有心肝，有钱，这才是最实的！”

阿霞忍不住泪水打转，她昂起头，带着哭腔：“你为什么总跟踪我，打我听我？告诉你，我现在好极了，我不缺爱，不缺钱，你不要跟着我，你走！走！”

阿兴一笑：“我不勉强你，我早就学会了忍，学会了等，当你有一天感到需要我的时候，我会紧紧把你……”他也有些哽咽了：“阿霞，你，和我，也许总会走到一起的，我坚信！这是缘份。”说罢走去，虽然没有回头，但

他的头却永远冲向她。

阿霞惊叹，迷乱，望着阿兴的背影。

阿兴走到街的一角，打开一辆豪华皇冠的车门，熟练地进门，开动机器。车，被阿兴驾成了一阵风。

阿霞望着那车的背影，泪水又一次迷住了眼，她心里说：我要是能爱上你好，为什么你不是他，为什么？！

十三

阿霞同黎少荣分手啦，于松涛同冰莹分居啦，黎少荣同冰莹搞到一起啦，这些十分秘密的私事就像风能钻透墙一样钻进了探着脖子仰望别人私房的好奇者的耳朵里，段怡芹自然不例外。她早就发现于松涛瘦了许多，她所爱的男人失去了他所爱的女人；对她这个还在悄悄爱着的女人倒没有什么痛苦而言，相反，她会一阵阵兴奋，这兴奋中夹杂了几分幸灾乐祸，几分忧愁焦虑，几分新鲜好奇，几分惴惴不安。她瞒着胡鹏，想去看看于松涛，安慰他两下，女人在这种时候出马往往会奏奇效，男人的忧愁能溶化在女人博大的爱里。当她敲响于松涛的门时，血液似乎加快了流动，毕竟许久许久没有单独同他坐在一起聊过天了。于松涛把门打开时，她心里暗暗一惊，天，他又瘦了一圈。她的心陡然一沉，想不到自己会嫉妒那个被他爱的女人。她打量着这套她第一次造访的房子，心里说：多好的一个家！

于松涛故作轻松，到这种时候还绷出一股英雄不死的劲来：“怎么样？评一评这个家的品味吧？”

段怡芹最恨于松涛的这种虚伪，她摇摇头：“我不是来看你的新居的，更不是来听你假戏真唱的。”

“噢……段工今天怎么了？”

“你为什么不信任我？我知道你有苦，为什么不找我说一说，你看看你瘦成什么样了？松涛，别装了，你的事我全知道了……你何苦在我面前绷一股劲？我了解你，你十分重感情，你心里在哭，连我都想哭。生活待你不公平，你本来应该得到，拥有的东西总是突然失去……二十多年前，你就不该突然离去，你知道吗？你也让我尝到了一次失去灵魂的痛苦……我了解这滋味，所以我来找你，你为什么躲躲闪闪，不把我当知己？”一气说完，怡芹已是泪水汪汪。

于松涛的心在抽搐：“怡芹，我感谢你……”

“不！我不需要这种外交辞令，如果你根本不把我当成老朋友，根本不需要我的帮助，我马上就走！”怡芹欲走。她真的无法忍受于松涛的客套。

“怡芹！”于松涛凄楚地叫了一声，这一叫，他全部的虚弱都坦露出来了：“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段怡芹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让我好好想一想……”

“你坐过来，离我近一些。”

段怡芹与于松涛坐到了一条长沙发上，她坐在沙发的最边上，与于松涛拉开了长长的距离。

“为什么离那么远？坐近一些。”于松涛把段怡芹当作救命稻草一般，他被她身上折射的六十年代一道强光照亮了。啊！人性的精品存放在以往的岁月里，如今的世道到处充溢着文明的堕落。段怡芹的品德好过他身边的其他女人，他几乎是颤抖着说出了一句让这位还在爱着他的女人心碎的话：“我真希望时光倒回二十多年前！”

段怡芹喉头一紧，泪水怎么也止不住，一下倒在于松涛的肩上，喃喃地：“不公平……老天爷对我们太不公平……”

于松涛反倒安慰起她来：“不要哭，我二十多年没见过你的泪水了。”

段怡芹猛然醒悟，这不是二十多年前呀！她直起身子，揩干泪，坐远一些，恢复了平静：“不好意思，我不但没能安慰你，反倒让你更伤心……”

“不不！”于松涛笑着，笑得很苦：“你一进门就使我感到了温暖……”

“我觉得，你永远不会倒下，在我的心目中，你是最强大的！”她像凑数似地找了两句话。

于松涛几乎哭喊起来：“不要！你不用东一句西一句找话给我说，你就这样坐着……不要说，我不想听任何没用的安慰话！什么也不用说……”说着说着，他哽住了、流泪了，痛哭失声。一瞬间，人仿佛变佻了，枯干了。

段怡芹惊愕。不知所措，从未见过一个男人会这样伤心，她也流泪了，老泪新泪一齐夺眶涌出，于松涛把头靠在她怀里，哭得像孩子，她轻轻摸着那把被岁月风蚀了的头发，只说得出：“哭吧，痛痛快快地哭吧！”

于松涛于抽泣中露了底：“没有了她，我变得不是男人了……没有人能代替她……谁也不行……”

段怡芹一怔，心头翻起失望的波澜，她满以为自己此刻能代替冰莹，仅仅是为了缓解一些于松涛的痛苦也罢，她是自作多情了。那个男人憔悴的泪水引起她一阵恶心，刹那间，在她心目中维系了二十多年的情蔓“咔嚓”一声折断了。原来它是那么娇嫩！一阵羞愧使她垂下头，她不想再多看一眼那副垮收下去的筋骨，趁他抱头饮恨之时，悄悄地拉开门，一点儿声音都没弄响，生怕他抬起头挽留她这个多余的人，她退出了他的视野，也许是永远……

当晚，她回到家里，拿出了那本珍藏了二十多年的日记，本想烧了它，但一想，历史不过如此，过去就过去了，有没有这个副本人都照样过现在的日子，何必费那撕啊、烧啊的工夫？九十年代了，搞那一套伤感的酸溜溜的把戏实在多余。她将那日记随手扔进了没人问津的盛破烂的抽屉里，日记本被掀翻开了，那露出一页上写着：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

我感到非常幸福，今天是我的第一次……我从来都不知道，吻，是那样甜蜜，过去我一直以为那是下流的……啊！于真好，他今天第一次对我说了“我爱你”。窗外一片批斗黑帮的声音，激动人心。

我们的厂长、书记是走资派，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我们的爱情伴着革命的激情诞生了！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十四

舆论这个鬼怪，青面獠牙，污秽龌龊，奇怪的是，人们不但不嫌乎它，反而热衷于它，就像一块臭豆腐，一个臭鸡蛋，越吃越上瘾。制造舆论的人，在受着舆论的危害，受着舆论危害的人，在制造着舆论。不怕舆论的人，会因为舆论而变得懦弱，怕舆论的人，会因为舆论而变得勇敢。政治的舆论碰到生活的舆论会自觉没趣，生活的舆论碰到政治的舆论会喧宾夺主。不真实的舆论多传两遍就变成了有头有脸的舆论。

“黎少荣甩了阿霞。”

“于松涛被冰莹甩了。”

“黎少荣这个小男人勾引了冰莹那个大女人。”

“冰莹和黎少荣在荔枝公园里干那事，被保安抓起来，他们用钱买出了自己。”

“黎少荣晚上去到冰莹出版社的小宿舍，进去了就关灯，两小时以后才亮灯。”

“黎少荣每天在偷偷吃男宝、花旗参，怕是要顶不住了。”

“于松涛不肯同女人离婚，他要耗她一辈子，直到把那骚女人耗老了，黎少荣也不要她了。”

“黎少荣和冰莹纯粹是胡搞，偷情。”

“于松涛找一个小老婆，自作自受，谁叫他贪图女色？”

“黎少荣是偷情老手，风流成性。当学生时就玩弄女性。”

“于松涛把黎少荣恨毒了，要调他出新亚，报复一下。他这样的人能甘心吃这种亏？两个男人为一个女人必打得两败俱伤……”

气血很锐的黎少荣被那铺天盖地的舆论击趴下了，忍受着相思的折磨，中断了同冰莹的往来，就算有几百双眼在盯着他，他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回家，如此单调乏味，那些眼睛难道不会产生视觉疲劳？他在耐心等待那些眼睛被别的兴奋点转移走。

一向胆小的冰莹反倒镇定自若，别人把她当尤物看，她从不习惯到很习惯，居然敢调转头回看那些看她的人，而且看得更劲、更威，逼得那些看她的目光散了神。她住在出版社的小单人宿舍，不急不恼，静静等着事态自然发展，每天读《圣经》，读《荒漠甘泉》，龟裂的心田真的像浸润了甘露，宗教的镇痛作用比一支杜冷丁要神奇得多。一到这种时间，两个交替在她眼前出现的男人都会暂时走得远远的。

于松涛在舆论面前坐了蜡，一个堂堂的叱咤风云的铁腕人物，完全乱了阵脚，同冰莹是和是离他不知道，对黎少荣是调是留，他不敢断然成命。他挣扎着出席会议、签协议、谈判、赴宴，不想用余光去追踪他离去的妻子，他很想去看看她一个人怎么生活？但怕第二天就会传出于松涛向妻子屈服的舆论，几次走到那亮着灯的小窗的楼下，几次又缩回了脚步。

他们三个人就这样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不过，三片烧焦了的土地上，战火的余烟还没有完全熄灭。当然不会熄灭。

三个月过去了，九一年快要成为历史了，新年以前，市里安排了一个重要节目，许久没有单独同黎少荣接触的于松涛走进了那间好久没有闻到火药味儿的写字间，他发现黎少荣的侧面消瘦得露出了楞楞的骨头，他当然明白，什么事情最能使男人消瘦，他自己也正为同一件事耗尽了心力。黎少荣正侧

身在英文打字，将一些资料译成英文。头都没抬，他绝想不到于松涛会来登门。

于松涛坐下，定定地看着小黎那飞快弹动的手指，他的打字速度超过了集团的专业英文打字员。于松涛相当欣赏他的这一本事，如今，他俩虽结怨很深，但依然忍不住把眼睛死死地停在小黎那一双灵活的手上，像欣赏自己的儿子弹钢琴。黎少荣一扭头，骤然停住了手嚅嚅地：“于……于总……”

于松涛怪怪地说了一句：“你……不错啊！”

黎少荣没听明白，胡乱答着：“我？噢……没什么……”

“你干得不错。辛苦了。你所做的，我全看在眼里。”他习惯了对小黎这种口气。

黎少荣觉得受了侮辱，抬起头：“请不要用这种口气同我说话，有话直说！我已经受够了您居高临下的审视，您想问什么我会一字不漏地回答您，问吧，问罪吧。”

于松涛慢慢吐出一口一口的烟絮：“奇怪，这么激动做什么？你干得好，市里的股份制研究会决定由你做大会发言。”

“我？！”黎少荣的确懵了：“股份制？”

“这是一次全国性的会，要好好准备发言，我们集团就两个人选。”

黎少荣受宠若惊：“于总，我……我还是不要参加……止别人去吧。”

于松涛扔给他一封信：“这是市里点的将，看起来，上面对你很欣赏！”

黎少荣又感到咽下一只苍蝇：“我不是……我并没有……”

我去不合适……”

“不想去就到市里向徐市长请假吧。”于松涛说罢疾速走出门去。表示着对黎少荣的不屑一顾。

黎少荣不知该忧、该喜？于松涛从来只字不同他提冰莹，吊着他，他倒宁愿有一天这层薄薄的纸被捅破了，该死该活他自己担着反而痛快，他不明白于松涛为什么死守这道防线，他是在等着自己去主动投进他的罗网里？其实，黎少荣完全不明白，唯独这件事于松涛无计可施，为了不刺激他自己，宁愿只字不提，在麻醉状态中走一天算一天，他是在回避自己。

股份制研讨会由胡鹏的证券领导小组、政策研究室、经济发展局等五个单位联合主办，胡鹏出任大会领导小组组长，他特意请冰莹到佳宁娜喝咖啡，实际是可怜她的处境，特意想帮她一把。他总觉得于松涛不应该把妻子赶出家门，这不是逼她上梁山？！她走投无路，自然更要倒向黎少荣了。咳！人们一个个怎么都失去理智了呢？冰莹是平平的好友，平平成天磨着老爸：你帮帮冰莹；你拉她一把；你也应该关心关心我的朋友嘛，她有什么错？于叔的魅力没有了就要允许自己的妻子情感有变化……虽然女儿的观点他有许多不敢苟同，但对冰莹的同情的确是从女儿那儿受了传染的。

在咖啡厅他根本不提于和她的感情问题，假装不知道，他不善于安慰人，更不善于处置别人的复杂家庭问题，只会单刀直入地剖开他的主题：“冰莹啊，这次股份制研讨会全国各省市都派代表参加，还有海外人士代表，相当隆重，我代表我们领导小组请你出席会议，然后深入到股份制搞得好的几个大公司体验生活，写一部长电视剧，一切费用由我支出，怎么样？”

“我……怕不行，我根本不懂股份制。”她的确不自信。

“平平力荐你出马，你已经是小有影响的年轻作家，对这种新生事物会相当敏感，不要推辞了，就这么定了！”

冰莹：“我……试试。”

胡鹏直视冰莹：“冰莹啊，你怎么脸色这么不好？”

冰莹沉吟片刻：“胡主任，你没听说什么？”

“没有。”

“平平没说什么？”

“她呀，什么话也不同我们老两口说，代沟，处处体现。”他不知自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冰莹似乎轻松些，又似乎更沉重：“我有时真不明白，我，到这个世界上来做什么？匆匆忙忙酿就许多痛苦，惹下许多麻烦，又匆匆忙忙告别这个世界……”

“你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他不得已才这样问。

“……没什么……生活本来就有许多坎。”

谢天谢地，她什么也没说，好！省去不少麻烦，胡鹏急于结束：“好！就这么定了，从开始开大会起就算你工作，我们要发补助费的。”

冰莹万万没想到，就在开大会的那一天，仇家、冤家，齐齐相遇，谁也躲不了谁。

深圳大剧院二楼的大会议厅布置得十分质朴，鲜花一盆盆装饰着硕大的舞台，聚光灯惨白地将舞台塞满。《第一届全国股份制研讨会》的横幅烁烁生辉。

代表们鱼贯涌向会场，黎少荣走在前面。冰莹也夹在人群中，一侧脸，看见于松涛，再一抬脸，看见黎少荣，忙侧过脸。匆匆隐进入流中。

与冰莹的突然相遇，使于松涛激动异常。他不能冲上去，伴着她，双双步入会场，让所有人的目光都朝向他俩、充满羡慕。费了好大劲才克制住自己，故意落在最后停住脚，拿出烟，哆哆嗦嗦抽了一支。直到听见大会主席宣布会议开始的声音，他才掐灭烟，独自一人走进去。

电视台的胡平平等正在忙着拉电线、摆机器，看见平平，他也一扭脸回避了，毛孩子没有是非观，理她做什么？主席台上坐的是胡鹏、孟明非这些熟人，他的注意力依然只被一个人牵引着。

主席宣布：“第一个发言的是，新亚电子集团公司经营部主任黎少荣同志。”

冰莹坐在前排，她突然紧张起来。塌下去的身子挺直了。

于松涛扭头盯着冰莹的侧影，那侧影，过去曾令他痛惜得钻心，躺在床上，他总是定定地扭头看她那鼓鼓的额头，抠抠的眼窝，直溜溜的小鼻子，微翘的小尖下巴，他叫她是“我的希腊雕像”。如今，这侧影依然那么令他痛惜，然而他却只能偷偷地窥视，她虽然还是他的老婆，却隔了一条谁也无力泅游的界河，他痛恨那个在台上准备发言的人，如果没有台上那个人，如果没有自己调那个人来新亚，如果冰莹不来深圳，如果，如果……

黎少荣的发言使会场静下来：“各位代表，各位来宾：不知为什么，我一上台，就想说一题外话：不论什么事，都是人做出来的，上帝并不要我们去做非凡的事情，他只要我们把平凡的事情非凡地做好，股份制就是如此，我们的老总于松涛用了一种非凡的气魄开始做了，正在做着，做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改革的大胆尝试……”

于松涛一动不动，承受了不少回顾的眼神，心里一点儿不感谢黎少荣，他所做的，用不着这个小毛孩子来盖棺定论。

肉麻！此刻，他只感受到了冰莹一个人对他的回眸一瞥，他虽没有正面看到，余光却敏感到那一瞥充满了哀怨、无助、凄凉，他坚信，她对他的情不是那么容易就一笔抹掉的，一阵酸溜溜的感觉涌上眼眶，急忙闭上眼。他不能原谅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场合还如此脆弱。

台上黎少荣的谈话使会场鸦雀无声：“早在公元十二世纪，热亚那人为了对塞浦路斯岛进行海上大远征，组织了一个叫“MAONE”的股份信托公司，为的是筹集海上征服所需巨额资金，中世纪的欧洲，每次出海经营都是一个股份制联合经营的好机会，激起了许多人极大的热情。

股份公司一经诞生，其发展就势如破竹，十八世纪后，股份公司在欧洲出现，十九世纪后半期股份制企业已广泛流行于资本主义各国，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英国和美国大修铁路，大修运河，就是以股份制集资的形式筹款。马克思说：‘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

掌声。

冰莹的眼神里倾注了真挚的爱慕，她要将小黎作为她笔下的主角，她这个人一激动就忘了对别人的刺激，其实她何必那么热情地拍掌呢！

于松涛注意到冰莹的神情，他的心被深深刺痛了，趁人们不注意，低头溜了出去，一直走到大街上，找到自己的公爵车，对司机：“回公司！”一路上无论如何赶不开冰莹那移情于别的热情的目光，他该怎么办？调走黎少荣已不太可能，市里不会让人才外流，舆论会说他打击报复。与冰莹离婚，他不能忍受，已经与他身体合成一体的一块肉怎能割舍给别人？疼痛难忍啊……推开窗，头向外面吸口新鲜空气，他忽然看见了街对面有一个熟悉的人影，一身高雅的淡黄色、细细的腰，鼓胀的胸……是她，虽然俯瞰下去人是那么渺小，但她的特点依然突出。他羞愧地想起了自己的那一天，这个女人以一种特殊的进攻方式占有了他，虽然只有一次，但一想起来也是惊心动魄，幸亏这个女人没有再来缠他，事情传出去不得了！他一向以正统、正派出名，有人对他说：深圳的老总没有没有情妇的，他立即反驳：我就是没有情妇的老总，他从来不想与其他女人有亲密的关系，那天怎么会走火了呢？想来想去，他明白了，冰莹与他的裂痕使这个女人钻了空子。拉平了！冰莹欠了他的，那是明着的；他实际也欠了冰莹的，不过是暗着的。他有一个感觉，那女人会到办公室找他，果然，他看见她过马路，直朝新亚大厦走来，他想逃跑，但又觉得太猥琐，堂堂五尺男儿，电子集团公司之首脑，何必躲一个与他无损的女人，他可以用各种方式同她周旋嘛。怀着像孩子怕猫又想去摸猫那样的不安，他等待着她的出现，左等右等，一个钟头过去了，她没有来，他估计错了她，这个女人是地道的工作狂，也许她像个阔男人般，勾一次女人就扔在脑后，早忘了。他不过充当了一次她的玩物而已，可恨！他一拍桌子，手主疼生疼的，却感到好像揍在那女人脸上般的解恨。

他怕她来，真的她不来他又失落得很。他在问自己，这也是冰莹逼的吗？明天他要过香港去，他在思付要不要给她打一个电话？

十五

股份制研讨会结束的那天下午，黎少荣在深圳大剧院门口碰到了一位陌生的不速之客，他拦住了正沉浸在自我陶醉中的年轻人：“黎先生，您好，久仰，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想同你商量，我是金华房地产有限公司的，想请你上潮港城一起吃晚餐，我们边吃边谈，不知肯不肯给面子？”

黎少荣打量一下面前这位一身圣·罗兰名牌，头发花白，气色很好，文质彬彬的男人，心想，金华的名气誉满了珠江三角洲，公司的形象和职员的形象很吻合，他对这位没有报姓名的人产生了好感：“只是我今晚已经有约……”

“噢……遗憾……”

黎少荣干脆地：“有什么事情现在就请讲，可以吗？”

“那么……我们上我的车里谈吧，就占你十分钟。”

他俩步入了一辆枣红色的宝马车，黎少荣被那漂亮、宽大的宝马外形镇了一下：“这是我看到的第三辆，免税的？”

“对，我从香港代理商手中直接买的，因为是朋友，价钱便宜，才四十万港币。”

“噢，……起码便宜了七、八万。”

“黎先生是名牌车的鉴赏家，早有耳闻。”

黎少荣没想到对方对自己有如此深刻的了解：“我们国营企业，不敢买这么高档的车，于总的车也只是个公爵。”

“请上车吧，我们抓紧时间。”

男人拿出一罐啤酒给黎少荣：“我们开门见山吧。”

“当然。”

“黎先生，我代表金华房地产有限公司，向您正式发出邀请，我们是合资公司，请你到我们公司任职，我们公司有二十个企业，两个大商场，七百多人，你任第一副总经理，年薪三十万人民币，怎么样？”他如数家珍，一气说完。

黎少荣摇摇头：“可你们并不了解我。”但他心却激荡起来。

“早有所闻，你是全才，技术管理，外文，皆属一流，特区就有这点好处，有才能的人不管他是哪一家的，其它公司马上会有信息反馈，人们都会像老鹰一样盯着那些有才干的人，不惜挖墙脚；况且，你与你们的于总已经闹翻了，我这样做自然属情理之中之举，对不？”

黎少荣着实被眼前的男人触动了，也被那优厚的年薪激励，他问：“你的大名是……”

“噢，我一激动忘了给你名片，请……”他递上名片。

黎少荣一看名片：“杨耀康总经理……我早有所闻，久仰，久仰！香港大实业家。您亲自出马，不敢当。”

“怎么样？如果你肯光临，我的这辆宝马轿车归你用，我知道你车也开得好。”

黎少荣：“我好好想想，你们的条件很优惠。”

“我知道，想挖你的公司很多，肯定没有一家条件超过我的。”

“其实，我并没有什么本事。”

“说来也怪，特区可能太小，有能力的人总是很起眼，你为新亚做了什

么，新亚待你怎么样，反而我们这些旁观者看得很清，于松涛要炒你，他总有一天会后悔。”

“请不要提于总与新亚，即使我到贵公司任职，我也不会忘记他。”

“这么说，黎先生对我的请求是不会拒绝的了。”

“杨总，请给我时间。”

“我什么都愿给你，唯独时间，我比较吝啬。”杨耀康求贤心切，满眼全是饥渴。

黎少荣打岔地：“嗨，这宝马车的确太漂亮了。”他不想马上作答。

“奔驰车厂推出的最新一代。”

黎少荣赞叹：“德国人的确厉害，电子工业也是他们领先，西门子誉满全球……好车……BMW，能允许我现在就开一程吗？”

“非常乐意。”

他们二人交换了位子。黎少荣开动宝马，兴奋不已。他知道杨总在偷偷观察自己，宁愿把兴奋点转到车上。

宝马车在繁华的街道上飞驰自如。黎少荣的一个重大决策，伴着这飞快的旋律诞生了。

杨总对黎少荣：“你这么爱这辆车，我可以借你开三天，我正好回香港，你可以带上你的女朋友去小梅沙，石岩湖，西丽湖好好玩玩。”

黎少荣抗不过车对自己的召唤，更抗不过见到冰莹的激情：一不做二不休，他要向舆论去冲刺了！第二天是星期天，他开着宝马上路了，旁边坐着面带忧郁，楚楚动人的冰莹。

两人沉默着，好久不见面，似乎生疏了。

黎少荣左手驾车，右手悄悄地握住了冰莹的手，没有语言，四只眼共同凝望着前方。没有收录机的嗲声嗲调，只有汽车轮子与土地磨擦的痛苦呻吟，冰莹不问到哪里，黎少荣也不说到哪里，宝马车信马由缓开往了小梅沙的方向。

宝马车停在宾馆门前的空地上，众多的车中，它最明艳。

黎少荣扭头长久地注视着冰莹：“游泳吗？”

“我不会。”

“我教你。”

“不想学。”

沉默……

黎少荣又一次挑开话题：“你恨我？”

“我恨我自己。”

“不！冰莹，我们没有理由折磨自己，我今天坚持要你出来，就是要告诉你我的决定：我，不想和你分开了。”

“你……难道不知道我俩的处境？”

“先不谈处境，我只问你一声，你用你的心来回答。你，爱不爱我？”

冰莹：“……我没有理由这么快就迷上另一个男人，我常常责备自己，我宁愿感情麻木些。”

“这么说，你是迷上了？那么好，我来告诉你，我的打算，我要离开新亚……”

“去哪儿？”

“可去的地方大多了。如果我在内地，也许死路一条，在特区这块土地

上，我每走一步都有新的生机。冰莹，将来我们的路长得很，这两天我心情好多了，我保证会让你幸福！”

冰莹：“可我……离不成婚怎么办？”

“我等你，等你五年、十年，决不后悔！”

冰莹倒在黎少荣怀里，哭了起来。

黎少荣安抚地：“你的泪水大多了……”

冰莹抽泣着：“小黎，你答应我一件事。”

“当然。”

“先不要离开新亚。”

“为什么？”

“于松涛其实离不开你，你如果走了，他会非常困难。”

黎少荣叹口气：“你还想着他。”

“毕竟我爱过他，而且非常爱……”

“我答应你，先不忙走，但迟早我会走，这是不可阻挡的，”

“给我时间，也给他时间，我会同你永远在一起的！”

黎少荣侧身抱住泪水不干的冰莹，他要的就是这句话啊！鼻子酸酸、心里酸酸，他差点流泪了，中国男人，你不能像朝鲜电影里的男人一样一碰就哭，他挺住了，换了笑脸：“游泳去吧，我是清华自由泳冠军，我要让你多多了解我，走，你在海边观战！”

冰莹勉强点点头，两人步下宝马车，就在此刻，他俩碰到了最不该碰到的人……

一瞬间，这世界头朝下栽倒了。

十六

阿霞驾着公司的小霸王在开往深圳的公路上飞驰，魂丢了，命丢了，除了下意识的手部操作，其它部位统统不属于自己了，甚至不能确定自己刚才看见的是幻觉还是鬼影？那男的将那女人搀下车，几乎是抱着她，这么说，他俩根本没有断。几天前小红对她说，那男的同那女的分手了，说不定回过头再找你，她心里说，我要！他是别人穿过的衣服也好，被人喝过的剩水也好，我不嫌弃。抱着一丝侥幸一线希望，等着那负心的男人向她回头一顾。她所等待的决不是今天这场情节恶劣的丑剧，太丑了，人怎么能比动物还下流？两个偷情的人怎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抛头露面？那么她自己呢？她被希望骗了，被自己骗了，被世界骗了，等于是一个破皮球、被人玩够了，扔进垃圾箱，跟破铜烂铁死猫臭老鼠一样，天哪！这么大个特区，她该到哪里去寻觅自己的容身之地？回到那间小宿舍吗？那不过是一个早已被自己唾弃和憎恶的小棺材，去哪里？去哪里？她驾着车在大街疯跑、在小巷乱穿，活像一个被双亲抛弃的瞎眼孤儿，不知该怎样活着才好。车终于停下来了，那是一所大酒店的门外，来这里出卖自己？你想那么多做什么？只管闭着眼往里走。仅仅剩下的一线清醒牵着她走到了一一二八号房的门口，那门大开着，有一个男人打电话的声音响亮地扑进她的耳朵。

“喂，南头那一片地产我们来联合开发，你们港方占百分之七十，我占百分之三十……”

她向那发声的地方靠近，甚至记不起他叫什么名字，只知这他是一个能容她栖身的家伙。

打电话的男人回过头，用万分惊讶的目光看着她：“阿霞……”

“我找你。”

“找我？你会找我？”

“我答应你，同你结婚。”

“什么？结婚？！”

看着他从狐疑到狂喜到伤心到落泪，阿霞猛然才想起，他的名字叫阿兴，是阿兴。

一个星期以后，他们的婚礼在深圳豪华的星级酒店晶都举行。整个二楼潮州餐厅被包下来，请柬发出去了二百多张，共二十桌，每桌的标准是八千元，光是新亚集团的头头脑脑就发了二十张请柬，人们由于极度的好奇，都想见识一下一个暴发的个体户到底怎样结婚？更想见识一下，钱能买到怎么样美丽的新娘？因为请柬上只写了黄兴的大名，没有写新娘的芳号。连于松涛、段怡芹、胡鹏、孟明非这些有身份的人物也被这魔方婚礼吸引来了，人们对号入座在自己的席位上，翘首盼望新郎新娘的出现。

望着一个长条几案上堆积如山的礼品，于松涛心里阴云更密；他和冰莹当年也有过很像样的婚礼，他把所有的积蓄、父亲给他的一万元统统用在排场上了，他也同黄兴一样的心理，就此一次，搞就要搞像样，他爱他的新娘，为她去死都愿意何况几个钱？那位新娘一定非常讨那有钱的个体户喜欢，看这气氛、这场面，处处都透出新郎的得意和对女人的爱。黄兴是幸福的，就像他当年一样。坐在席位上笑逐颜开的客人们都比自己幸福，他们都能笑得正常，而自己……他差点儿被喉头的哽咽卡住了，急忙堆起一掬浮躁的笑，强压心头的苦汛。那些香喷喷的男宾相、女宾相在他眼前晃来晃去，端酒递

水、敬烟送糖，好像故意来冲击他的恶梦，有一个向他递酒的小青年他认识，他刚刚结婚一年，一个月前老婆跟一个台湾富佬跑了，他的脸上已经看不到一点儿痛苦，年轻人多洒脱，对！我于松涛也会洒脱，他将那红、蓝、橙、绿几色相间的鸡尾酒一饮而尽，朝身旁的胡鹏笑一笑，他得到了回报，胡鹏的眼神像大哥哥一样慈祥，像在嘱咐他珍重自己，他的心，又一次被酸楚浸泡了。

司仪终于宣布：“请新娘新郎入席。”

在掌声中，阿兴和阿霞手挽手款步进入大厅。

阿霞用余光扫了一眼左边第一桌，她看见了许多熟悉的面孔：于松涛、胡鹏、段怡芹、胡平平、孟明非，惟独冰莹和黎少荣没有在场。

于松涛、胡鹏等人发现新娘是阿霞时，一桌人全被极度的惊讶弄得目瞪口呆了。

阿霞向那一张张木鸡似的面孔和瞪圆的双双眼睛投去一个怪怪的笑，像在笑别人，更像在笑自己。

段怡芹自语地：“不可能，不可能，是不是搞错了？”

于松涛问胡鹏：“新娘是她？阿霞？”

胡鹏：“我蓝想问你呢。”

孟明非拿出请柬看一眼：“这请柬上只写黄兴的名字，没有新娘的名字。”

段怡芹心痛了，一瞬间，她全明白了，“这是阿霞的主意，她肯定不愿意我们早知道……也许她的决定太突然。”

于松涛焦虑地：“阿霞怎么这样仓促？连我们也瞒着……”

只有胡平平没有大惊小怪，淡淡地回一句：“挺好，黄兴很有钱又年轻，女孩嫁一个有钱的丈夫有什么遗憾？”

谁也猜不透阿霞心中的遗憾，这场花去将近二十五万元的婚礼不是为别人只为两个人，为了将他俩吸引来，她费了很大的脑筋，才想出了请柬的学问，黄兴亲自开车去请的，当那男人问：“你的新娘是谁？”黄兴答：“是一个非常好的女仔。”那人答应了一定来，黄兴才又亲自去请那女人。为什么他俩不露？难道他俩知道了新娘是阿霞？不可能！除了黄兴，没有第二个人知道，这是她提出的条件。阿霞一直被两个仇人会出现在这种场合劣迹曝光而激励着，否则，她根本不会这样排场地展示自己，他俩迟迟不到，使阿霞突然间变颓丧了，活像自己亲手建造的大厦倒塌了，她脸上兴奋的红潮褪成了苍白，甚至忘记了有那么多尊贵的客人在焦急地等待这幕由自己担任主角的大戏快点拉幕呢。

司仪问：“黄先生，可以开始了吗？”

不等阿兴回答，阿霞抢答：“再等一等。”

客人们已经坐满了桌位，等待着。

阿霞一直愣愣地向大门方向张望，企盼着。

阿兴问：“开始吧，别等他们了。”

“不！一定要等！”

客人们开始烦躁起来，三三两两，议论纷纷，本该热闹盼场合变得像等市长做报告一般严肃中孕育着骚动。人们像看猴戏一样，把百无聊赖消磨在时新娘那身高档婚服的估价上。

门突然大开，进来了一双男女——黎少荣和冰莹。他俩猝不及防地钻进了仇恨的漩涡里。

阿霞眼皮一颤，控制住了失态，脸又由苍白变成潮红。

所有的眼光都射向进门的一对，十分安静，像是两片树叶落在了撒哈拉大沙漠。

当黎少荣和冰莹看到左边主桌上若干张熟悉的面孔时，只觉当头一棒，脑子一片空白，不知如何是好，两人一样的呆滞，一样的木讷。

胡鹏，段怡芹等立即把眼神下意识地转向于松涛。

于松涛心跳过速，差点休克，还以为那两个偷情的人正在割断情丝呢。

当黎少荣和冰莹的目光停在阿霞新娘身上时，二人同时悟过来他俩扮演了多么可怕的角色，他们中计了，这种场合他俩不能露呀！

阿霞死死地盯着门口这一对尴尬的人，心里说：“没想到吧。”

她咧开了嘴在笑，笑得悲怆，笑得剜心。她幸灾乐祸地看着那一对男女进退维谷的狼狈相，欣赏着他们脸上的每一道细微的变化，一直目送他俩坐在应该坐的醒目的位子上，像一束追光追踪着舞台上的表演区。至于那司仪和新郎在商量什么她根本不管。

司仪大声地：“现在，我宣布黄兴先生和阿霞小姐结婚典礼正式开始。”

掌声击醒了冰莹和黎少荣，冰莹想趁人们热点转移时消失，她悄悄地央求黎少荣：“我们……走吧！”

黎少荣摇摇头：“不！既然来了，天塌下来我顶着，不要怕，抬起头，笑一笑，我们没有错。”他在给自己壮胆，事实上，他比冰莹更想调头就走。

冰莹得到了力量，索性稳稳地坐下，发现自己的心正在变得坚硬。

司仪：“……在这美好的难忘的日子里，我代表新郎新娘和所有亲人，向尊敬的来宾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为了表示谢意，婚礼结束后，请大家凭请柬去领一份礼物、礼物是什么？我先不说，到时候肯定会让大家激动的。现在，我们请新郎新娘为大家说上两句！”

在掌声中黄兴站起鞠一躬：“我感谢朋友们光临我和陈昌霞的婚礼，非常感谢，我太感动了，因为我很爱我的太太……太激动了……说什么呢……请我太太为大家说两句吧。”他有些发懵，太仓促了，以致他总觉得这一切不够真实。

于松涛闲起眼，用心去追踪背叛了他的女人，他感到了她向自己投来的示威的目光，感到了她坐在那个男人身边一副破罐破摔的架式，她的直视产生了立体效应，感到四面八方都充斥着挑衅的注视，对他夫权的挑衅、权欲的挑衅、自尊心的挑衅、人格的挑衅……他有些顶不住了，背上湿乎乎的全是虚汗，终于扭过身想退出这心灵与心灵绞杀的搏击场，正在这时，他的手被一双手又厚又热的大手攥住了，那是一双熟悉的手，那手的握力很大，很实在，把一股热流硬是挤压进了于松涛的心里，手所传达的思想比嘴还清晰，它在说：松涛，挺住，天塌下来我同你一起顶住！啊！这是男人对男人的安抚，力量对力量的补给。一刹那间，于松涛心里对这个男人的怨恨化成了汹涌澎湃的感激，他用重新安定地坐下回答了他。心里在说：老胡，我过去伤害过你，我怎样才能弥补我的过失啊？他苍凉的思绪，是被阿霞哆哆嗦嗦的声音打断的。

阿霞不知什么时候站起身，红红的脸，亮亮的眼，笑得弯月样的小嘴使她比过去显得清秀雅丽，她的讲话使全场鸦雀无声：“谢谢大家……我……要请我的老公为我做一件事。”

阿兴用心问：“什么事？”

阿霞：“请你将你送给我的项链当着大家的面给我戴上。”

阿兴急忙起身，伸出哆嗦的手，打开精致的小盒，取出了项链和戒指。

阿霞：“等一等，请你先将我旧的项链和戒指取下来。”

阿兴一一照办，在掌声中取下妻子的首饰，又在掌声中为妻子戴上首饰。

阿霞举起被解下的项链和戒指：“各位，这，代表过去。代表那些刻进我肺腑和记忆的岁月，如今，他们已经走远了……”她有些说不下去了，但心在命令自己要笑得热闹些，硬是将已经下垂的嘴角又提了起来。她看见黎少荣呆滞的表情，看到了冰莹眸子里的惶惑，将精神猛地一提：“为了我的新生活，我要把过去扔回去。”她将两样首饰塞进一个小丝绸包里，“我闭上眼睛扔，谁捡到，就是谁的！”她闭上眼，使劲一扔，首饰包正好落在黎少荣和冰莹的面前。

众人哗然，不知所以然的人在起哄鼓掌，气氛被挑得空前热闹。

黎少荣被这一强刺激弄得反而冷静了，面对阿霞的报复投以不屑一理的对视。

那个首饰包在他和冰莹的面前被冷落了五秒钟，突然，一只小手伸过来，抓起了那小包。当他俩定过神来一看，一个顶多三岁的小胖屁股正扭呀扭地向他妈妈的怀里扭去。

人们开怀大笑，为这个勇敢的儿童鼓掌。司仪抱起那油光水滑的小孩大声宣布：“幸运细 By，长大一定得发！”

阿霞精心构思的这一幕不同一般的人生喜剧到此落下帷幕，下面就是吃、喝、笑、闹，重复着祖先的程式，不管新郎新娘是爱得死去活来还是陌生得不可救药，统统都必须迈过这一道坎，步入死死厮守到生儿育女到平平淡淡的轮回。

饭吃得空前的热乎，每人一盅鲍翅汤、一只大闸蟹、一盅燕窝羹，每桌一份生龙虾，就把婚宴提了大神儿。从下午七点吃到夜十一点，临结束时，每人领到了一份皮雅莫特的名牌手袋。阿霞清清楚楚地看到，黎少荣和冰莹没有领礼品，他俩昂着头，冲开了各种眼神交织的网，走出了她的视野，她喃喃地对自己说：阿黎，永别了！

送完客人，回到他们的别墅已经是夜里两点。阿霞像敞了架的小鸡仔，脱去婚服，倒在床上，一合眼，立即进入了五彩斑斓的梦海里，来不及对新郎说一句情话。

阿兴非常想摇醒他的女人，他追了她近十年，只有今晚才有资格对她说一声：我的宝贝。但又怎么忍心叫醒她？她太累了，光是同黎少荣今晚的一场角斗足以使她心力交瘁，他在帮自己的女人收拾那欺负过她的后生仔。他仔细地端详着妻子那消瘦了许多的面孔，不算漂亮，却十分可爱；那一起一伏鼓鼓的胸，够得上玉润珠圆；那结实的小腿，裹着女性的力量……这一切对他太重要了，他今天才认识了自己的价值，能娶到自己尊敬、爱慕的女孩，这一世都将活得有意义。比起他曾经睡过的其他女人，她是泥土中的夜明珠。这颗夜明珠将会把他的一生照亮。他就这样看着她，看了很久。

阿霞终于醒过来了，她口渴，要喝水。阿兴将柠檬茶含在嘴里，想嘴对嘴地喂进妻子的口里，阿霞一扭头，躲开了。阿兴心里一冷，一股自卑感困扰了他，如果换了黎少荣，阿霞会一扭头躲开吗？她心中肯定还想着那个衰仔，等阿霞喝完水，他迫不及待地问：“你不爱我？”

“我嫁给你，就是你的人了。”

“心呢？心是我的吗？”

“阿兴，你为什么不自信？”

“我总以为，你还……还在想他，那个黎……”

“不要提他！”阿霞睡意顿无：“你为什么不能帮助我一起忘掉他？！”

“这么说……你……”

“是的，我还在想他，你要给我时间，时间！我会完完全全忘掉他的！”

阿兴板起阿霞的脸，严肃地：“我给你时间。我什么都给了你，也不在乎时间，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今晚，你主动爱我一次。”

阿霞心酸得发疼，为阿兴、为自己、也为黎少荣，两滴泪水很扭曲地滴在枕头上。没有语言，她开始脱去自己的睡裙、文胸……当她去亲吻已成为她大夫的那个男人之时，她听到了他的心在狂跳，像要冲出他的胸膛，扑进她的躯体，她听到他喃喃絮语“我的宝贝……我的小红痣……”他在一瞬间里对自己的爱，是她一辈子也攒不够的呀！她试着去爱他、亲他，但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同黎少荣在一起的效果。啊！老天爷太不公平了，黎少荣欠她的一生一世都还不清，她欠阿兴的更是如此。她真恨自己为什么没有一生下来就死去，免得以后背一身的情债，走得那么苦。她冷静地与丈夫厮磨，没有什么欢乐，没有。

天亮的时候，阿兴起床亲自为新娘做了早饭，这是他第一次为一个女人下厨。当新娘坐在餐桌边一样一样品尝那些充满了爱意的食物时，阿兴忍不住问道：“好不好吃？”

“嗯——”她回答得很狡猾。

“我是第一次为女人煮饭。”

“噢。”她淡淡一笑。

“他……为你煮过饭吗？”阿兴得不到满意的回答，只好又拎起了那段最令自己不堪的话茬。他正是在帮她赶走那个后生仔的影子。

“没有、没有、没有！”阿霞脸色变了。

“我知道你不中意听，但是，我要话俾你知，我，同他有好好好大的区别。我没他有知识，但我有良心，我的心可以把你完完全全地装下，……”

“不要话了，阿兴，求求你！”

“不，我要说，我要让你知我心。”他牵起她的手，走到卧室，将保险柜打开：“这里面有价值两千多万元的财产，全是你的！喏，这钥匙交俾你，从今日起，你想点用就点用，那个黎仔，他做得到吗？他对你话过他有几多财产吗？他舍得让你花他的财产十分之一吗？”

阿霞低下了头，她当然清楚，那个黎仔从来没有，他给她最值钱的礼物就是那条被她在婚礼上甩掉的金项链和戒指。

阿兴还在滔滔地：“有知识的人舍得为他爱的人倾其所有吗？”

阿霞嘴硬地：“钱，钱！你就识钱，开口闭口钱！”

“咁是！”阿兴被激怒了，他要说，说痛快：

“世上钱那么多，不是每个人都能温到，许多知识分子瞧不起我们，话我们没文化，低智商，发的是不义之财，他们是眼红我们！”

“他们清高，看不上暴发户，理所当然！”阿霞也是得理不让人。

“其实，他们想钱也想得睡不着，但是他们放不下架子，钱，是永远不

会自己走到人的口袋里的，他们尝过睡大街的苦吗，尝过一天三餐合成一餐的滋味吗？尝过低三下四求别人买你的东西的滋味吗？尝过大夏天顶着三十八度的太阳在大街上奔跑的苦吗？尝过别人骂你你不能还嘴的耻辱吗？他们永远尝不到，所以他们永远是清高的贫穷。”

阿霞想到了黎少荣那一副清高的架子。

阿兴滔滔不绝：“我有个农民企业家的朋友说：我富有，因为我应该富，我能当爷爷也能当孙子，能当老爷也能当仆人，我能当皇上也能当囚犯，能当土匪也能当绅士，能上天也能入地，如果菩萨不保佑这样的人，就太不公平了。有几个有知识的人能做到这一点？”

阿霞惊讶阿兴的见地，一时说不出话来。

阿兴越说越兴奋：“你是我太太，我舍得让你花钱，也就是说，我舍得把我的血挤给你喝，如果你还是看不上我，还想着那小白脸黎仔，那么我放你走，你去试一试看看这些知识分子舍不舍得用钱来证明自己爱情的份量！”

阿霞眨着眼：“阿兴，你听我说……”

“不，你听我说，有一个文化人，存款十五万元，与女孩帕脱时上街玩，吃中饭时只舍得给女孩买一个面包，一支可乐，女孩说：你再有文化我也不跟你。如果换了我，我会对阿霞说，我有十五万元，你说吧，想吃什么，花了这十五万我也高兴。这就是我，你瞧不起的阿兴。”

阿霞终于走上前紧紧抱住阿兴：“不要恼我，我这个人就是太犟，知道你待我好……”

阿兴抱住阿霞，心里酸酸的，不知为什么，他想哭，他可是有快十年没有落过一滴泪水。

阿霞喃喃地：“人和人多么不一样啊……”她举目环顾一下自己的家，阿兴为她和“孩子”买的德国钢琴，AST 电脑、健伍音响、厚厚的一摞激光大碟、索尼手掌摄像机，画王三十三吋彩电、四大书柜的书……他的确在挤自己的血啊！那个黎少荣为她做了什么？他从来只把自己当个能侍候他的农村质朴的女孩。她对自己说，你该满意了，阿霞，你的丈夫是个真实的人，你的家是个真实的家，一切全真实地属于你！

可气的是，她觉得自己不够真实。

十七

冰莹躺在出版社的单人宿舍里，翻来翻去睡不着，阿霞的婚礼把她和黎少荣逼得只能走上了一条最危险的细窄的路，那就是向男人女人、熟人生人、冤家朋友，老人小孩，好人坏人公开宣布他俩是一对，不是这偶然的情况，她哪里有这样的胆量？！那刺激人的婚礼像一针强心针，为她输入了敢于面对两个为她剪不断、理还乱而仇目相交的男人，她居然没有掉头就跑。她恍恍惚惚地意识到再回到于松涛为她营造的那个家，已经是不可能的了，那么，上黎少荣的船吧，管这只船把自己载向何方？反正她已是名声扫地了。

电话铃响起，她拿起电话：“喂……是小黎？什么事？要我去咖啡厅？你疯了？现在已经是夜里两点了……不，不去，我怕，我怕遇到熟人，我们已经够狼狈……明天吧，明天再说……不，不能这么快……你让我好好想想，我是爱你的，爱你的！但是……小黎，我们做好朋友吧，我想这一辈子不应该再为任何男人带来痛苦……”她说了一大堆违心的话：“……不！不要这样说，你离开了我照样会过得很好的……”她哭了：“我知道我们已无其它路可走了，可是……我们到哪里去容身？怎么办？啊！你不要来……明天，明天我会给你电话……”放下电话，她有些后悔，睡不着何不去见黎少荣？她喜欢让他握住自己的手，把勇气传染给自己，她喜欢听他激烈的甚至偏激的见地，给自己一点儿忘情的奢侈。

电话铃又响起，她抓起电话就说：“小黎，你在咖啡厅等我，我觉得我应该马上见到你。”

可是，她怔住了，话筒里传来的是另一位男中音：“我不是黎少荣，我是于松涛。咖啡厅今晚请你忍耐一下，先不要去。”

冰莹慌乱了：“……松涛……是你……”

于松涛：“我要求你今晚回来一趟。”

“可是……这么晚了……”

“我会开车去接你，就这么定了。”他的话音总是带着极大的命令性。

冰莹慢慢放下电话，对着窗外不知疲倦的灯火发愣，直至于松涛接她进了家门，她还傻傻地愣着，那个仍然是她丈夫的男人正襟危坐，衣冠整齐，一动不动，他接妻子回来是摊牌，还是仅仅见一下？

冰莹坐在他对面，低着头，也是一动不动，像法院里的被告。

于松涛将一杯咖啡推到冰莹面前：“请不要拒绝我的咖啡。”

冰莹轻声：“谢谢！”声音在颤抖，她当然明白“我的咖啡”是指什么。

沉默……这间曾经令冰莹欣喜的客厅如今到处是惨淡的灰尘。

冰莹轻轻抽泣起来，越抽越烈。

于松涛忍住了酸楚的泪，也克制住了自己求她原谅的冲动。他在等女人先开口。

冰莹抬起泪液斑斑的脸：“松涛，你说话，说话呀！你责备我呀！我不是个好女人，我背叛你，我知道你最不能忍受背叛……”

于松涛平静地：“不，莹，我不能责备你，这一切是我造成的，我不得不承认，我是个失败者，过去我是不敢正视的，今天在阿霞的婚礼上我才顿悟了自己的悲剧！”

“不！是我的错！”

“莹，不要哭，你知道，我有多么爱你？！即使你已经同别的男人并肩

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仍然那么爱你。你离开我，我天天夜里做梦叫着你的名字惊醒，醒了以后是一身虚汗……我想……这个问题再不解决，我可能要垮了……”

“松涛，我对不起你，如果你还能接纳我，我马上就回到你身边！”

“那么他……他怎么办？”

“小黎？他比我年轻，他会比我好，我会祝福他……我会忘记他，会的……”

“你真得能舍下他？”

冰莹抽泣不已，点点头，浑身发抖，她知道，要做到忘记是多么难！

于松涛走过去，抱住妻子：“你在发抖，冷吗？”

冰莹点点头。

“来，我给你暖暖。”于松涛拥着妻子，走进卧室，让妻子躺下，用被子将她裹住。紧紧地抱住她：“如果你不调来深圳，一切像从前一样，多好！”

他俩就这样拥着，直到窗外发白，没有肉体的接触，连一点儿冲动都没有。

于松涛喃喃地：“今天还有一个办公会议。”

冰莹问：“你原谅我了？”她希望他回答“是”，又希望他回答“不”。

于松涛突然冷静：“莹，我问你一件事，你如实回答我，好吗？”

“嗯”。

“小黎……是不是打算离开集团？”

冰莹沉吟片刻。

“怎么？保密？”

冰莹点点头：“有好几家在挖他，他好像要倾向杨耀康那儿。”

“杨耀康……”于松涛眉心一颤：“金华公司香港总经理！他也想来挖我的人……”

冰莹紧张地：“怎么？”

于松涛苦苦地一笑：“冰莹，你是有眼力的，小黎的确是后生可畏，我从同他打交道的第一天就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威胁。”

“你不是……很讨厌他？”

于松涛没有回答，望望窗外：“我该送你回出版社，不然天一大亮，人多眼杂……”

“可是，……这仍然是我的家！”她惊讶面前这个男人的无情。

“走吧，我送你回去。”他平静如止水。

“那……我该怎么办？”她问。

“你肯听我的？”他问。

“我……听你的。”她一横心，作了决定。她已习惯了对他的服从，背叛了他也是如此。

“你等着，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冰莹眨眨眼驯服地向门外迈，她明白了，于松涛接她回来的目的是要探黎少荣的底。这个诡诈的男人，为了他的利益，他可以利用已经被他一脚踢出门外的妻子，可以利用他的政敌的情人，好厉害呀！她打了个寒战，十分后悔在丈夫面前露了黎少荣的天机。小黎想跳槽，这件事只有天知、地知，她知，小黎知，他很怕于松涛又会做出些什么举动，把小黎再次逼上一条尴尬的路口，那么，她这一世真是缺德到家了。但是，她又怎能不如实地回答

于松涛呢？在他面前，她就像一口无遮拦的井，那怕有千丈深也令他一眼望到底，不管过去，现在，将来，永远为他透明，她已经像机器人一样，摆脱不了一见于松涛就要倾肠倒肚的程序。她在暗暗祈求上帝，千万别给小黎找麻烦。两个男人都被她搅浑了，罪过啊！

漫步在清晨的大街上，太阳好像很远，她的光焰远远驱赶走了一夜工夫堆积起来的冷意，她眯起眼看看那白森森的光球，猛地感到了上帝的存在，那是上帝对她不满意的注视，她正在受到惩罚。有家不能回，有男人不敢去接近，有爱不知该给谁，有路不知该往何处走。孤独，满目所及之处全是孤独，在证券交易所门口，她看到了排得长长的买股票的人。交易所的门都要挤烂了，股票为何物？买股票的人又为何物？说穿了都是孤独的个体，为了摆脱孤独，集合成了一个庞大的孤独体，有钱的孤独，没钱的孤独，男人孤独，女人孤独，冷清自然孤独，热闹更加孤独，宇宙就是一个球形的伟大的孤独。

孤独的她就在这孤独的街上，孤独地走着，用她孤独的眼，看这孤独的景象，借用孤独的人流来排解心里的孤独。

十八

经过了好多天激烈的思想搏斗，于松涛在离婚与和好之中左冲右突，好几次抓起电话想对冰莹说：“你回来吧！马上！立刻。”一听到她“喂喂”的声音，他立即冷静，那已经陌生了的声音像一把匕首在挖他的心。于是放下电话，请求自己不要慌不择路。

在迷茫中，他接到了一个电话，当对方一声“喂”他已经知道是什么人了，本不该激动的，却激动了起来。人在危难时，一点点温暖都会以为天上升起了九十个太阳，就像快要溺死的人，抓到几根稻草都会鼓起生的风帆。

按电话的约定，他在名都一楼的潮州餐厅见到了她。好几个月不见了，她显得更加光彩照人。女人真怪，有些人“呼”一下就老了，有些人却属于被时间遗忘的幸运儿，她就是光阴的宠儿。那女人握住他的手，起码一分钟，她的手比较硬，像她这个人一样，不像冰莹的手那么柔软、细滑。短短的一瞬间，他打量完了她全身，脖子上仍然两道皱纹，胸部仍然鼓得像要开裂，腰仍然细得像葫芦，臀部仍然像吹胀了的气球，腿仍然那么圆乎乎的，他想起了那一次……

江锦萱开门见山地：“你的事，我全知道了。”

于松涛晃着杯中的酒：“我并不认为有什么了不起的事。”

他怎能放下架子？

江锦萱诡黠地：“其实，你的心就像这杯中的酒一样动荡不安。”

于松涛骤然停止手中的动作，他在猜是谁多嘴多舌向她说了什么？

江锦萱：“我希望，今晚的谈话，你我之间抛除过去的恩怨，抛去生意关系，我们就是朋友同朋友交谈，于总，你的新亚现在很困难，人事矛盾和许多企业经济效益的不乐观，电子事业的艰难，把你弄得很辛苦。”

“是的。”他庆幸她谈的不是最伤他心的那一段。

“我过去伤害过你，侵犯过你，请你不要计较，我今天完完全全是来帮助你走出困境的。”

“走出困境？”

“美国的美中工业发展基金会要组织一个为期半年的中国企业经理高级企业管理培训班，除了路费，吃，住全由他们包了，一共要去十四个发达国家，我为你争了一个名额。”

“我？！你为我？为什么？”

“不知道……我的感觉告诉我，你正需要此行。”

“连我自己都没有感觉到……”

“谁叫我们有缘份……于先生，我知道，许多女人喜欢你，而你，最爱自己的妻子，但是她背叛了你……不要反驳。听我说，你最得力的助手正是你的情敌，而他，正好是最离不开的人，于是，你被推上了十分难堪的境地，为了你和集团，为了你情感上的平衡，这次出国的机会你一定不能失去。”

“你要我回避？”他在暗暗惊讶面前这个女人的洞察力。

“退一步为了进十步，该是你退一退的时候了，也许一个人的威信在退步的时候会更高。”

“不……不……”

“黎少荣的确很出色，第一次同他打交道我就感到了他的智慧。”

“你是说，我不行了，我应该让给他……”

“正因为你行，你要暂时让一让，不过六个月，等你回来，柳暗花明又一村。”

“江小姐，我从来没有想到你在政治上的谋略，我以为……”

“以为我不过是个浅薄的生意人，对吧？其实，我更应该当撒切尔那样的人。我小时候很爱看书，连孙子兵法都读了三遍，三国、水游，我读得放不开手，反倒是儿女情长的书不爱读，《西厢记》、《牡丹亭》不过一看而过。所以我做事很理智。偏偏是……不识儿女情长的人被儿女情长困惑住了，说透了：我之所以要帮你，因为我驱赶不开你……”

于松涛连忙打断江小姐：“你看，我是一个受人抛弃的人，我一无所有。”

“其实，你的心里是很强大的，正因为你太强大了，我希望你把力量积蓄起来，不要一下子耗尽了。”

“积蓄起来……”他自语地。

“你很器重黎少荣吗？”

“是的。”

“你从心里佩服他吗？”

“……是的。”

“那么，你走吧。先用他的强大来补一下你的身。”

“你这样劝我……”

“谁这样劝你？可以说，只有最爱护你的人才会这样劝你，那些鼓动你去与黎少荣恶战的人其实是在害你！于总，听我的吧，激流勇退，保存自己……”

于松涛的心跳加快了，他怕自己承载不了那八个字的重量，拼命地摇着头，像要赶开突然向他呈现的一缕刺眼的光明。

江锦萱淡泊地一笑：“你如果实在不想去也没关系，想去的人太多了，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考虑……好，不谈这些，你希望我说什么？”

“你……过得好吗？”他想问你结婚了没有？

“还是那样，我并不想匆匆结婚。”她看出他的心思。

“你总是那么浪漫。”这可是他的真心话。

“其实我很累。关键是……我……很想念你。”

“唉……”他不知该高兴还是愁烦，身上起了一层鸡皮。

“放心，我不会纠缠你，我始终相信有缘千里来相会，这就是这么长时间我没来打扰你的缘故，如果我俩的缘份只有橄榄那么小，我决不会强求抱个大西瓜。”

他为这个女人的聪慧而宽慰，这么说，她不会再做傻事了。但是为什么又会有些失望呢？他不是不希望他俩的缘份有西瓜那么大吗？他拐了个弯：

“我们的B股股票涨势很猛，今天又涨了零点三的指数……”

她打断他：“我希望靠着发财，而不是别人，明年二月份你的股东代表大会我该坐主席台，对吗？不过那时，你可能已经远涉重洋了。”

“希望你能有个发言。”

“我不善于大会讲话，不过……如果是你要求，我可以考虑，只有你的要求我不能拒绝。”

于松涛迎住了江小姐一对亮晶晶的眼神，他的心又慌起来，以为那是冰莹的眼睛，漂亮的女人有很多共同的特征。由于兴奋，也由于伤心，他草草吃了一点东西，急着结束了这场谈话。

钻进他的公爵车里，在同江小姐去罗湖火车站的路上，他还一直在想那八个字——激流勇退、保存自己。他已到了这一步吗？是不是每个当官的、当老总的、当头头的都会面临这一境地而别无选择？

也许，他的头真的应该像乌龟一样，该缩进肚里时决不露在外面，所以乌龟才能活那么长啊！

十九

于松涛决定赴美学习半年，提升黎少荣当第一副总经理，半年内由他主持工作的文件下达以后，激起了铺天盖地一阵骚动。爱他的人称道他，恨他的人，称道他，与他根本不相干的陌生人也称道他，人们对一个手中有权的人肯于大步地退让，管他退让的目的是为了消声匿迹还是重振旗鼓，都是会倾注满腔同情与好感的。相反，那些一贯同情黎少荣的人倒是不平衡起来，议论也是铺天盖地：“黎少荣有手腕，不是善良之辈。”

“他终于如愿以偿爬上去了。”

“抢了人家的媳妇，又得了人家的官位，这个年轻人不得了！”

“黎少荣把于松涛逼走了，他走了上层路线，是中央××首长保的他，他才是真正的阴谋家”

正当这两个男人对着这沸沸扬扬的舆论发呆的时候，他们共同热爱的女人出现在于松涛的办公室里，她也是心惊，肉跳地承受着各种舆论的压力蹒跚踟蹰到来的。她到的时候，两个男人正好都在房间里，可能是交接工作吧。当三个人目光相撞时，还是那年轻的后生退避了，他轻轻地消失了。女人不能理解，为什么于松涛要作出这样的决定？！更不能理解，黎少荣为什么要接受这样的决定？！她气愤地盯住于松涛：“为什么？为什么这种时候你要去美国？！”

“如果你一定要问，那么我只能回答你，我是为了你！”

“为了我？！”

“难道你不希望我突然消逝吗？”

“不！不……我不能让你走……”

“为了让你、我、他都解脱，我的决定无可更改。”

“可是我一直在等你的答复，等了两个星期，你为什么这样折磨我？！”

“我正好要找你。”

“我自己来了。”

“我想了很久很久……”他的声音柔和了。

冰莹瞪大双眼，她渴盼他说一句话，一句话，就能使一切重新回到从前。

“我决定……同意你的要求。”

我的要求？冰莹点点头，她想起了上次她请他接纳自己的要求，一行热泪滚滚而出。她想告诉他，她多么留恋那个小窝。她离开了那些锅、碗、瓢、盆、床、柜、桌、椅是多么的怀念。正要说一声：“谢谢。”男人的声音抢了先，原来她的男人还没有结束谈话：“还记得有一天你提出的离婚的要求吗？我……我……”他的声音走调了，但还是说出了让自己都震惊的决定：“成全你！”

冰莹的泪水干枯了，眼睛像两个绝望的黑洞：“成全我？”

“顺便说一声，房子和家具全归你，我下星期赴美以后你就可以搬回去。只请你把书柜里的书清一下，我的书和手稿给我装一个纸箱，我回来以后再拿走。”

还有什么比这更坚定的，他的决定是无法更改的，冰莹太知道这个男人的习性了。

“你自由了，办离婚手续我会通知你。”

自由了？！冰莹半天也悟不出自由的含义，没有伤心，没有愤怒，她高

一脚低一脚地走到了过道里。右边，黎少荣的办公室门大开着，她好像看到黎少荣正眼睁睁地望着自己走过去的身影，但她不能扭头，一个自由人反而对什么都失去了兴趣。自由了，多悲哀，多畅快！

回到办公室，她接到一封信，又是那个谢引娣小姐的信，她发了大财，希望冰莹同她联系一下，她要表示感谢。未了，留了一串电话号码，大哥大：9017889，宅：536878，办公室：358998，BP机3238168呼2188。她说，这些电话号码全很吉利，一共花了两万元买的号码。冰莹看了一下信的日期，从北京转来一共花了一个月时间，谢小姐还不知道自己调来深圳了呢。这封信于她无奈的长长的苦痛中，像是一副调节剂。她想马上找到谢小姐，让她用大吃大喝、听歌跳舞、到处瞎逛来感谢自己，麻醉自己。拿起电话一个一个地打，奇怪，所有的电话都没人听，大哥大是刺耳的夺味索关机信号，为了捞一份刺激，她叫了一辆的士，直开她的办公室。谢小姐不在，总会有她手下的人在吧。到了办公室，见门上贴着封条，她吓了一跳，只好敲开另一家公司的门，出示记者证打听消息，人家告诉她，姓谢的这家公司因为纺织品出口，搞了假退税，捞了两千多万，被发现被通缉，姓谢的已经于半个月前携巨款逃到了国外。下面的两个副手一个失踪，一个被抓走了。哇！够刺激。一时间，她忘了自己的炎凉，心中塞满了带她上普陀山的那个矮胖的谢引娣。那时候她很善良，本本份份地做牛崽裤的生意，居然发了大财还会搞假退税牟取两千多万的暴利！她已经有了上亿的财产，干什么为了这两千多万把自己的祖国和亲人都永远舍弃了，有大钱的人还那么看重小钱，那么贪心，真是太邪恶了。她又想到了上帝，谢小姐有了钱，却永远失去了钱所买不到的东西。上帝是公平的！那一大堆电话号码，全是八呀、九呀的吉数，吉什么？说不定哪一天国际刑警就会把她像老鹰捉小鸡一样抓回来受审。

一连好多天，谢引娣的影子总在她眼前飘，她倒乐意去想那位富婆，不去想自己。但愿多出点宫有刺激性的新闻可以把自己甩到十万八千里以外去。

于松涛赴美的行程从广州—北京的旅途开始。冰莹那一天是赶去了机场的。她戴了副大墨镜，混在乱七八糟的人丛中，只想看到他而不想让他看到自己，她看见了他被一群人包围着，段怡芹、胡鹏，几个副总，办公室几个主任及一些不认识的人，他们热情地叮嘱着、述说着。奇怪，黎少荣怎么没有来？他回避了？开会了？离起飞时间还有半个钟头了，他四处环顾，注意力明显涣散了，像要找什么人，是找小黎还是找自己？她很想摘去大眼镜，大大方方走到他面前，说一声：“松涛，一路平安，珍重！”但不能够，他俩已经解除了夫妻关系，她已经失去了以妻子身份出现的资格，那么以朋友身份？以亲戚的身份？以下级的身份？显然全不合适。当人们把眼光射向她时，她会十分难堪。于松涛那东张西望的顾盼是她所能领会的，他肯定在企盼自己的到来。昨天他打个电话给自己，说了一句：“我明天中午十二点四十分从广州起飞，你可以回来住了。”时间说得如此准确，分明是在暗示自己，但当时她却并没有说一句：“我去送你。”放下电话，她心酸极了，他是被自己逼走的呀！一去半年，如果是过去，为了他的新亚，为了他的女人，他哪里舍得如此大把消耗时间！

于松涛眼神里显出了明显的疲惫和失望，消瘦的脸颊没有一丝血色，他开始与送行者们一一握手告别了……突然冰莹觉得有必要让他知道自己也来送他了，急忙扯下眼镜，走到了比较显眼的地方。那时，于松涛已经站在安

检口出示自己的全部证件了，如果他不回头……可是他回头了，还在企盼着……他一下子就看到了独立于匆匆来去的人潮中的心爱的女人，她静得像五线谱上的一个音符，脸上的泪痕像大理石上注下的两行清溪。她伸出右手，不敢像妻子般地高高举起，只敢在胸前小幅度地挥动。她看见那个男人像木头桩子一样嵌入了地基，好久好久，他才活过来，将一双手高高举起像要拥抱她之前的准备动作，手指头在颤动，更像在痉挛。她俩虽然相隔十米之遥，但她还是看到了他眼中罕见的泪影，他是被过去的人流七冲八撞地撞动的，差不多是退着消失的。

他走了，冰莹永远忘不了那一双眼睛中的哀怨、依恋。可她到死也不会明白，她的丈夫提出离婚只不过是吓唬她一下，让她先尝尝自己的厉害，杀住她背叛的邪念，然后……他从来也不想真正与妻子分离。

冰莹终于走进了黎少荣新搬的三室两厅、九十七米的套房里，虽然房间装修够得上豪华，家具也贵气得贼亮，但他俩都觉得是处在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写字间或是酒店里，都有一种找不到自己栖身之地的失衡。许久不见，该说些什么呢？从一进门，冰莹一直在几个房间来回地看，似乎在与自己的“家”进行比较。事实上，她是以动作来镇压自己的慌乱，她曾经在他年轻的胸膛上洒过许多热泪，在他热情的拥抱中做过许多梦，充满青春朝气的爱曾使她如醉如痴，那是不会褪色的。一个女人的一生中有多少次深刻的爱，她的心就会绽开多少道裂纹，不像男人，可以用新的爱去缝补旧的痕。

这次约会是她定的，该谈些什么她却一点儿没底，只觉得不管句号、逗号，总该为自己写的这一章标个标点。

黎少荣冲好了咖啡，放在餐厅的大理石面餐桌上。既然她迟迟不讲话，只好由他来梳理这一堆乱麻了：“小姐，请坐，咖啡冷了不好喝。”他故意幽默一下。

“小姐”坐下了，大理石面的椅子冰冷，黎少荣立即为她加了一个锦缎坐垫，过去对阿霞他从来没有这么细心。

“为什么不说话？不问我？”他总是那么灼热，连质问都是烫手的。

冰莹惨然一笑：“要我问什么？问你得胜后的心情？问你得胜后准备怎样大干？”

“得胜？！”他的反问有些怪。

“是的，你胜了。”

“恰恰相反，我惨败了。败在于松涛手下。”

“为什么？！”她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虽然比我年长，但比我高出几筹，将才！大将风度！我服了他了。”

“你走不掉了……跳槽破灭了？”

“何止是走不掉……”

“还有什么？”

“看来你这个作家不如我老练。”

“其实我心里全明白。”

“你说说。”

“小黎，他看透了你，迎合了你，你是有野心的，对不对？”

“说下去。”

“他破格提拔你，给你在事业上驰骋的天地，却堵了你另一条路，那是他最怕你通行的路。而你，心甘情愿地戴上了他给你的桂冠……”

“不……不……我并不想……”黎少荣激动起来。

“可是你最终还是相中了大集团的第一副总的交椅，那是比爱情更为强烈的刺激，一夜之间你变得可以叱咤百多个企业的风云；汽车、洋房、大哥大、秘书、司机，出入上层，前呼后拥，这对一个雄心勃勃的人来讲，吸引力是太大了，不然为什么许多人为了保住一官半职不惜把自己和亲友的浑身解数、社会关系都调动起来！”

“莹，请允许我解释，我绝不是……”

“听我说完，我不是眨你，我是赞成你。一个男人，为了爱情去牺牲可以为人类、为自己、为子孙造福的事业，的确不值得。男人应该有坐靓车、

做靓事、住靓房的上进心，不然，人类的进步就是一句空话。如果你这次选择了我，而不是副老总，连我也会瞧不起你的。我是想告诉你，你的决定是对的。虽然你想同我结婚变得遥远而又遥远，但如果你放弃了事业，也许那遥远程度就更加可怕了。”冰莹信口开河，懒得顾及自己说了些什么，会产生什么后果。但她嘎然收了声，因为她看见，黎少荣并没有被恭维得情绪高涨，反而深深地低下头，眼里溢满了亮晶晶的泪，她的心倏地收紧了：“小黎……你怎么了？”

他沉吟了好一阵，控制住了泪水：“莹，你为什么不理解我……我承认我的野心和我对事业的疯狂，但是，这一切离了你还有什么意义，没有！没有！！没有！！”

“可是……于松涛给了我自由，却让自由拴住了我；给了你事业，事业也拴住了你，我们冲不出去……”

“莹，给我时间，你等我，一定要等我！”他的泪水又糊住了眼。

冰莹嫣然一笑：“怎么了？看，连我都不哭……我不值得你这么爱，我软弱、我动摇……”

“你正直、你高贵，这才是无价之宝……”

“小黎，你的视野在天，在地，你是真正的男子汉，我不允许你把精力蹉跎在女人身上。我知道，你有了事业就会忘记一切。”

黎少荣紧张起来：“你为什么要给我说这些话？”

“我……接受了新疆电视台的邀请，要赴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去创作一部长电视剧。”

“要去多久？”

“也许几个月，也许半年。”

黎少荣像泄气的皮球一下瘫在沙发上：“那……你写的股份制的剧本……”

“我已经正式向胡鹏说明原因，交给另一位作家去写了。”

“为什么？”

“你和他……作为我笔下的主人公，我不知该怎么写，我跳不出你们的圈子。还是找个旁观者，艺术需要理智，更需要拉开审美距离。”

“噢……什么时候走？”

“很快。”

黎少荣轻得像麦穗迎风般地动了动头，看不出是点还是摇，好半天，才勉强打起笑容：“莹，我爱你，永远尊重你的决定……见不到你的时间我会非常非常想念你，莹……把你的手给我好吗？”

冰莹把一双苍白纤细的手慢慢伸给黎少荣。本来，她是不想彼此碰一下的，但她无力抗拒，她知道，这手代表的不仅仅是一双手，而是她的身、她的心、她的灵魂。当黎少荣轻轻握住这双手时，她觉得那是一个年轻的灵魂颤巍巍地拥住了她紧接着，她的心里响起了一串酸酸的颤音：“少荣，并不是所有的爱都会有结果的，我欠你的下一世偿还吧。”但是，她分明听到那小伙子喃喃的声音：“莹，你一定要等我……”

桌上两杯咖啡像定了格的，如果有人它们已经被遗忘了一年也完全说得过去。

阿兴一大早就起了床，关键时刻他一向是很勤快的，刮胡子、洗漱，顺手把阿霞的牛奶鸡蛋烧好了。出门时，将全套鳄鱼牌穿上身，衬衣、毛衣、西装、领带，全都笔挺挺，一双三A皮鞋锃锃亮，在大镜面前照过来照过去直到自己满意了，才拎起那只价值两万港币，一辈子包换的SACCHL名牌公文包，轻轻走进卧室，看一眼睡得像只小猫一样的妻子，帮她把肩膀上的被子掖掖严实，然后踏起脚尖把房门小心翼翼地带上。阿霞今天要去东莞同港商洽谈一笔电脑生意，来来回回奔奔波波是很辛苦的，她还可以多睡半个钟点。晚上她回来时，他就可以把今天的新闻一个字不漏地吹进她那肉乎乎的耳朵。想到妻子昨晚居然喃喃地叫了他两声：“我的丈夫。”他心里像灌满了法国路易十三那香醇的美酒，一个男人，终于唤起了他所爱的女人的爱，他就会觉得别人的幸福太浅薄了。

三月早春，太平洋上空浮动着重闷而湿冷的气流要下雨了。阿兴忙钻进自己的奔驰车，车一溜风般地开到了新园酒店，下了率直上五一三，找到了从立陶宛来的萨沙和马林列斯，把去立陶宛投资盖二十层大饭店的意向书签好，然后请他俩去二楼吃早茶，定好了七月份带两个香港的建筑设计师赴首都维尔纽斯。维尔纽斯到处是哥德式的古典建筑，需要现代派几何图形和国际流行色的港式建筑去领一下风骚。去年阿兴赴独联体和立陶宛考察，感到那里风水很好，物价便宜，资源丰富，如果不把搵钱的视点调整一下真是太傻了。想起了维尔纽斯的商店里摆满了琥珀的装饰品、首饰，而且卖得十分便宜，十几个卢布可买一串项链，想起了宾馆每天早餐那一杯鲜红的樱桃汁，想起了街边那些像森林一样硕大浓密的白桦树林，如果把这些搬来深圳，那就值大钱了！现在他想的是把深圳搬到立陶宛去，他要做中国在立陶宛的名商人。将来，他要把阿霞带到一万美金就能买到的异国最美的别墅里，好好享受一下充满中世纪古典神秘色彩的古城情调，呼吸一下在深圳吸不到的城市森林的甜鲜空气。把大把钞票拍到阿霞鼻子底下，证明自己的远见。

九点整，阿兴赶到了新亚电子集团第二届股东大会的会场——深圳大会堂，他已经是新亚的大股东，而且被选进了董事会，想不到过去被于松涛开发的衰仔如今大模大样地与于大董事长平起平坐了！股票这玩艺太神奇，它把人的身份、地位，心理状态，生存状况统统改变咗。为买新亚的股票，他派心腹仔到全国各地动用亲友关系搜罗了二百多个身份证，花钱雇了三十个后生仔替他排队领表，这一段历史已经过去了，没什么不光彩，他用钱买钱，又用钱买来了身份，很先进，全世界的大富豪不都是用钱买来的身份吗？他昂着头走上主席台，对号入座，向左右一环顾，主席台上除了段怡芹还有几个副老总是新亚人，其他许多是深圳各大公司的董享长、总经理，他们是法人股的大户，理所当然坐董事会交椅的。他看见了两个熟人，一个是沙河养生蠔和虾蟹的渔民，搞运送香港的海鲜生意大发，自己连快艇都有了，还有一个是三十岁的房地产个体户，小时候人家叫他阿傻，阿傻不傻，比精仔还灵，发了个风风火火，他们能入董事会，自己更没话可说了。往台下看，“底层”就多了，他认得的就一把，有八十岁的紫脸膛老菜农，有二十岁的白面打工仔，有儒雅风度的老教授，有一块面好靓的大公司公关小姐，有许多穿着土气的一定是千里之外赶来的外乡佬，还有许多原凯华厂与他同过事的现新亚人。阿兴想，租这么大的会场，哪怕临时来个上千人也能装得下。

人，不断地往里进，看热闹的你也不能拒人之外嘛。谁没有做过发财梦？！不做这种梦的人肯定有病……阿兴被触发了许许多多联想，不觉中会议已经开始。

黎少荣做总结报告了，于松涛不在自然轮到他。阿兴斜眼望着那位正在被自己太太一点点淡忘的昔日情敌，升腾起了自豪。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

黎少荣的报告不像报告，倒像聊天，他不念稿，手中仅仅握着一小片纸，可能是发言提要，这一点很像于松涛，于松涛也是从来不念稿子的，他俩也许太相像了，所以棋逢对手，斗得起来，阿兴不得不佩服黎仔那高过电脑的记忆力，那么多数字如数家珍，倒背如流，的确是个有本事的人，不然阿霞怎么会那么迷他？黎少荣的发言赢得台上台下阵阵掌声，上千人的会场居然安静得像一声不吭的笔架山，一双双被发财梦烧熟的眼睛齐刷刷地射向黎副总，仿佛他的每一句话都能变成亮晶晶的大铜钱，阿兴腾出注意力仔细听听那报告到底有没有叮叮咚咚的铜钱响。

黎少荣的记忆力的确棒：“……总之，进行股份制改造一年多时间，我们的产值翻了一番，开发了十二个高科技新项目，有的已经投入生产，五个企业获得省的先进荣誉，四个企业进入全国电子百家行列，两个企业通过考评进入国家二级企业，我们凯华公司的软磁盘片生产线在美国专家的指导下安装调试。可以这样说，现在台下坐着我们许多职工，谁想离开新亚，可以大胆地举手，没有胆量举手，私下打招呼也行，我奖给他一万元的离别费，肯定说话算话。财务部长请作好准备。”

台下的人面面相觑，沉默片刻之后爆发出一阵笑声，然后是掌声。

黎少荣接着讲下去：“凝聚力不是吹出来的，我们人事部塞满了全世界、全国各地和本市的求职信，真有优秀的人才，反正是我优秀。美国哈佛大学的一名中国研究生，英国剑桥大学的一名中国研究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两名留学生，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两名研究生，等等我记不清了，他们愿意回到新亚工作，国内的博士生、硕士生、研究员、副研究员就多如牛毛了。顺便说一下，台下和台上的哪位经理要用人的可以通过我们推荐，因为有些人才，比如纺织、食品等方面的，可惜我们用不上，电子方面的人才嘛，偶尔的，我们甚至可以忍痛割爱，不过得要本人同意。不然成了我们出卖人才了。”台下又是一阵笑声。“各位先生、女士，听好了，今年集团要完成利润是一亿六千万呀！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十分严峻的……”

正说着，一位身着淡粉蓝花华服的女郎踩着意大利名牌高跟鞋击地的特殊响声，像瑞典女皇，更像好莱坞大明星英格里。包曼目不斜视，款款地向主席台走去，她不像来参加会议，倒像来接受勋章。阿兴了解这个女人，她做梦都想分享于松涛的风水，她有后台，有靠山，有足以收购于松涛的钱，她成了新亚的大股东是不足为奇的，顿时会场一片骚乱，黎少荣的发言中断了。阿兴想，他一定很恼火，一个再有光彩的男人，也抢不过很有光彩的女人的风头，他有点幸灾乐祸了。不过，他看到黎仔很会将计就计，一脸的怒容马上换成了笑容，等那女人在主席台上坐定，他便起身，借她带来的热闹再热闹一场：“诸位，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香港的大股东，董事会成员之一的江锦萱小姐。”当江锦萱冲着掌声微微起身想开口之时，黎少荣又抢了他的先：“我估计今天过关排队很长，耽误了。不然，江小姐可是像我手上的雷达表一样准时。”

一片笑声，把江小姐的脸笑红了，她早就想幽默两句：“对不住诸位，

我是因为在深圳拦的士拦不到迟到了，没办法，只好挥舞一张一百元的港币才有司机关照我，上一届大会我没来这一届我自然要分外关注。”好家伙，那口气俨然是上级对下级的居高临下。阿兴听得出兵戈相碰的弦外音。

会场的紊乱到底被黎少荣压下去了，他又开始了聊大天，侃大山似的报告。阿兴的注意力却放在了江锦萱的身上，这个自以为全世界最靓，最精，最有钱，最有魅力最有档次的女人如今与自己这个被她视为烂仔的人同坐一处，如果他转过头来，他会赐给她一个充满贵族气的不咸不淡的笑，他要用笑来告诉她，你能办到的，别人也能，你能用钱证明自己的身份，别人也能。那女人似乎感到了阿兴的注视，果然向右后方转过脸来了，一眼看到阿兴，先是一愣，然后是狐疑，阿兴的一笑使她神情慌乱了一下，她一定在想，面前这位一身名牌、气势压人的后生仔怎么这样面熟？阿兴笑吟吟地接住了她的回顾，她可能想起自己是谁了，这一次的眼光里有惊讶、有蔑视、有惶惑、有叹服……阿兴最满意她这种复杂的目光，他忘不了几年前他被她赶出宾馆时那一脸单一的霸气，今天也该让她惊讶一下吧！……

大会司仪宣布董事会自由发言。那时，阿兴来了一股邪劲儿，他想让更多的人特别是江小姐认识自己，一分钟的静场以后，他第一个站起身，握住话筒：“各位股东，我叫黄兴，好多年前，我是凯华的工人，虽然我离开了它，但心里仍爱着它，所以我买了新亚大宗的股票。我知道，许多人认为我不够进董事会的资格，多少年来我的生意，由小到大，没有触犯过法律，给国家缴了许多税，人是可以改变的。我知道，这届董事会为我的入选费了好多周折，在此我要感谢黎总和董事会的大度，不以老眼光看人，我已经和新亚拴在一起了，新亚的一草一木都是我的……”

有人为他鼓起掌来，由弱到强，由单到多。

“因此我要向黎总提个问题，您知道您一个月手提电话费是多少？”

黎少荣勉强回答：“大约……五千多。”

阿兴：“一万二千！我以为这笔费用太大了，依我看，应减到五千元，听说你的司机常拿它打私人的长途电话，这事你应该好好控制一下。我的意见提完了！”阿兴坐下，看看一脸尴尬的黎少荣，又看一眼正悄悄回望的江小姐，对自己的发言十分得意。又一阵掌声响起，响了很久，黄兴认为这掌声就是人们对自己的承认。他清楚地听见身旁的两个人在议论：“把董事长置于亲人、熟人、生人、仇人的监视之下，他们谁也不敢做坏事啊！”

一工人举手发言：“我补充一点：我同意黄兴董事的意见，我是凯华的工人，我认为，我们每个人，包括董事长到每个股东，用公司的钱应该非常仔细，但对客户却应大方潇洒。上次一位来订凯华收录机的内地客户，就因为我们怠慢了人家，住三等客栈，吃盒饭，把人家气跑了，转脸就去美雅电子公司订了人家的货，八十方的收入不翼而飞。我们自己克俭一些，对朋友大方些，这是生财之道。”

人们为这位工人的发言鼓起掌来。

黄兴也热烈地鼓着掌，手掌都拍痛了。使劲宣泄一下自己的情绪真是十分过瘾。能把黎少荣质问得瞠目结舌，等于是为阿霞出了一口气，为自己露了彩，他是配做阿霞的丈夫的。十一点半到了，会议还在热闹之中，他只好起身溜号了，中午他要宴请替他买到荔花村一大栋单身公寓楼花的两个中间人，一幢楼花还没到手，已经有三家买主要抢这块肥肉，每平方加五百元卖出去，人家还说便宜，买主炒出去再每平方加二百，买主的买主炒出去再每

平方加一百五……如此炒下去，每平方从原来的三千能炒到六、七千，深圳这地方真值钱，地价房价被炒得快同香港一样高了，很棒，总比一口大锅没东西炒冷在一边生锈了好，也许这就叫商品经济。他没有多深的商业知识，凭感觉，他以为这就是兴旺的含义。一顿中餐下来，为两个中间人的中间费如何付颇费周折，每平方加二百，每人每平方可得一百元，够贪的啦！可恨的是他们改变了原先讲好的打入帐号，坚持要付现金，这一大笔现金取出来是很头痛的事，他真想一脚踢开这两个王八蛋，自己直接找房主，碍于自己是有身份的人了，不能做过河拆桥的不名誉的事，只能勉强点了头。

下午，他去旺发家具城索债，五十万的债款两年没追回来，这次他决定来硬的了，那怕那借主榕仔是他的哥们儿，该六亲不认时他一向说拉脸就拉脸。最近榕仔一直在躲他，打BP机呼他他总不回，偶尔抓住他他会说：手提电话费太贵了，我总关机，BP机常常忘在家里云云，阿兴从家具城找他到家，又从家找他到情妇家、父母家、最后在联城桑那浴找到了他。他正在让按摩小姐浑身掐，闭眼享受得像被人抓搔的哈吧狗。阿兴一把将他从床上拎起，那只提了一半的内裤“哗”一下退到脚底。阿兴只说了一句：“丢老母，你仆街！限你一个星期还我的钱，不然，我烧佐你的家具城，再把你这个也都不识的串仔杀咗。”说罢将那瑟瑟发抖的躯体一推，大步出了门。他知道榕仔不是善良之辈，他有一帮黑社会的哥们儿，那些人能挖人的眼，断人的肢，本事大的很，但他不怕，这样的朋友他也可以召之即来。只不过他身份不同了，许久没同他们联系罢了。教训完榕仔，他又急急驱车往组织部招待所，那里有两个从北京来的名艺术家在等着他，他迟到了一个小时。两名艺术家见到他如同见到了父亲，他们筹拍的反映特区生活的十六集电视剧希望他赞助二十万，对这两位知名的编剧和导演他是很敬佩的，看见他俩对自己的毕恭毕敬，心里有些难受。他所崇拜的人在金钱面前如此可怜，居然中央台抓的剧目，还得他们赔出名牌的笑脸来换钱，过去他连同这些名流说句话的资格都没有，电视、电影一向被他视为天堂般高远，如今“啪嗒”一声很现实地砸在了他的脚下，他那双下里巴人的脚，踩在了阳春白雪上，心里说不出是酸还是甜，只觉得没法拒绝这些慕自己名而来的文人，于是答应了十五万，当场签了合同。对他来讲，十五万不过半个月的招待费，却能救一部艺术作品的大急，将来电视剧结尾打上一个鸣谢深圳市兴兴实业有限公司，只花十五万买一个中央台的广告太上算了，钱要花在刀刃上，过去那些草台班子的摄制组请他赞助他没有拔过一根毛，他阿兴不是没见识的土包子，这次冲中央台、冲大名人他舍得！

晚饭，他请摄制组同来的五个人到大金川吃了一顿川菜，当他知道内地文人的工资每月才三百元，一部长连续剧的酬金不过三、两千时，的的确确心发痛了，要了许多菜，鱼翅汤给这些面有菜色的文人补身。他喜欢打听刘晓庆、巩俐、姜文、张艺谋这些明星的私生活，还谈到国内一些名导演、明星、歌星、笑星，谈得十分开心，他可不愿让内地来的人耻笑自己浅薄得只识香港的梅艳芳、刘德华，等同那些一向国内演艺界三不识的深圳仔。

晚上九点半才回到家，阿霞一定等急了，他要向妻子赔罪，出其不意地送她一只刚路过人民桥心一个女仔手中买来的肥滚滚的波斯猫，晚上一定好好地伺候她……打开房门，没见到他的宝贝的影子，一定是藏起来了，抱着小猫到处找，还是没有，咦！好怪，她早该返来的，扯开喉咙叫了一气，他的妻子并没有从门后面或是桌子底下钻出淘气的头来，她上小红家去了？

先打开录音电话听听再说。

“喂，黄经理，你好，我是阿刘，明天中午，我们老板请你和太太吃饭，请你给我回一个电话。”

“喂，黄经理，今天我和小白来找过你，你要的富豪 960 车有货了，请你回个电话。”

“喂，黄兴，你这个衰仔，听好咗，听日凌晨四点钟以前，拿五十万人民币，送到大梅沙海滨第一个有墓碑的地方，记住，只许你一个人来，如果你还想要你的太太，就不要抗拒，不要报警，否则，后果不堪想！”

阿霞被打劫了！！准是榕仔这个王八蛋先下手了。阿兴浑身肉紧，一股冷汗顿时顺流而下，波斯猫被摔在地毯上惨叫不已，五十万！他的保险柜里只有三十万，人家刚刚付给的买楼花的定金。对！存款折、股票、债券更值钱，他像饿极的狼，几秒钟内就吞吃了猎物般地迅猛，五十万，别说五十万，就是要他全部财产，要他的命也在所不辞！他深知那般没有人性的东西的凶残，心里高喊着：阿霞，我即刻就来咗，你顶住！”他的心在哆嗦，手更哆嗦，半天打不开密码箱，满头大汗地命令自己：阿兴，你白道黑道，绅士流氓全领教过，千祈不要乱龙。你这一世怕过边个？唔失魂！唔失魂！老定！好容易把钱放进箱子里，连屋正门都顾不上锁，踉踉跄跄地跳出门，直到车开出去好远，才想起没有带那把防身用的匕首和大哥大，不可能调转头了……他责怪自己没有早些回家，如果他赶在阿霞回家之前到，可能就不会出这么大的事。他琢磨榕仔什么时候打劫的阿霞？是在从东莞返回的路上？在他家门口？还是在他家里？该死该死！他身为丈夫、没有保护好心爱的妻子，万一阿霞有个三长两短，他活着还有什么劲？甚至脑海中虾化出了阿霞惨死的许多镜头，那帮家伙做得出，勒索了钱财，还给你一具尸体的恶享来，后怕呀！真不该为那五十万去逼榕仔，明明知道他有黑道的背景。阿兴啊！为这点钱你损及了自己的妻子，你是个只识金钱、没有德性的东西。快！快去救她，必须活着救出她！幸亏入夜了，街上塞车的高峰已过，车很快到了东门，宜驶莲塘，沙头角，一路上，阿霞昨夜轻轻呼唤他：“我的丈夫”的声音一直萦绕在他的耳际，他面红耳赤。浑身青筋暴突，张大了充血的眼，把一股股狂怒化为超高速，那辆奔驰像疾风骤雨般泄着恨地往前蹿。到了，到了！为了搜寻目标，他大开车灯，寻找着海边的墓碑，看到了，左边公路旁的山丘上立了一排小房子般的墓碑，人呢？怎么不见一个人影！他下了车，大声叫着：“榕仔，我来咗，嘢都拎来咗，你把阿霞俾我交出来！”

公路右边海滩上有一辆车的车灯闪了一下，人影、车影像鬼怪般拔地而出，原来他们在那边。他继续叫着：“听着，我送嘢来咗，按你们的要求，我的太太在边度？你们让她出来先，我见到她就把钱送过去。”

那边的黑影有四五条，乱晃了一阵以后，从面包车里被撵下来一个女仔的身影，左、右各有一个高大的黑影把持着。

阿兴一下就知道那是阿霞的身影，她活着！一股泪水很不合时宜冲出眼眶：“阿霞！我来了，你回答我！”

过了好一会儿，大约是那斑狗娘养的替阿霞拿去嘴里塞；的毛巾，然后，阿霞嘶哑凄惨的声音在九天回荡起来：“阿兴：你要留神！”

阿兴抱着密码箱一步一步向前走，他在盘算怎样与对手讲条件，距离约十米远了，他停住脚冷静得出奇：“你们听着，把我太太往前送五米，我把嘢扔俾你们，箱子里有三十万现金、二十万债券票单，我阿兴说话算数，绝

不会以假充真……”

“把箱子扔过来先，不然不放你太太！”那边陌生的声音在蛮横地乱叫着。

为了确保阿霞的安全，当丈夫的顾不了自己手无寸铁，以最快的速度往前奔去，一边把箱子扔过去，一边冷不防抓起阿霞就往后甩，阿霞被阿兴空前的力气甩出去了一丈远，摔在沙滩上，阿兴回过头喊：“快跑！”话没说完，他的手被对方紧紧揪住了，当他感到有一个冰冷的东西骤然扎进肚子里时还在叮嘱着：“阿霞，快上车，等着我，快！快！”

但阿霞等不到他了，有一股阴森森的感觉降住了他，他突然什么也看不见了，瞎了？！肚子处有一种讨厌的汩汩声，好像什么东西在往外冒，他慢慢悟过来对方下毒手了，伸开胳膊就要去拼命，但是一切都来不及了，他一头栽倒在沙滩上，好像听见远远的有汽车逃跑的声音，更远更远的有叫阿兴的尖厉声，是阿霞？又好像是前年去世的母亲，啊！他再也不想睁开眼睛了，太累太累了，沙滩很软，也很冷，妻子也好，母亲也好，他没有力气回答她们了……“阿兴……阿兴”他分明还听见她们在叫，声音小得像蚊子，呀！周围一片漆黑，他到了什么地方？”阿兴，阿兴……”叫声终于小得他听不见了……他感觉有一只大得像一抻天一样的手把他一挤；他被连滚带爬地从一个躯壳中挤了出去，霎时间，他轻得像一团羽绒，飘在空中，眼也睁开了，手也会动了……

二十二

阿兴看到了自己躺在沙滩上，血把沙滩凝固成了一张比家里席梦思垫还要红的血滩。阿霞摇着自己已经不会动的身子，哭破了喉咙：“阿兴，我的阿兴，你不能死……”死？难道他死了吗？那么，轻飘飘地悬在空中的是谁？哇！是魂。他想起了灵魂二字，难道他真的死了？！不！他不能死，他的阿霞刚刚爱上他，需要他，他怎么能撇下她？于是他落下来，拼命往躯壳里钻，怎么也钻不进去，拼足了所有的力气，好不容易钻进去，勉强睁一下眼，抢着说了一句话：“霞，宝贝……我爱……”可恨呀！一个你字没说完自己的魂又被那只大手挤了出去，他想再钻回去，那大手黑咕 咚前、后、左、右地挡住他，他知道无望了，只能长叹一声，游戈在自己的躯壳边，他看见阿霞突然生出比平日大得多的力气，将自己一把抱起，蹒跚走向自己的奔驰。他真想帮妻子一把，但没用，又伸胳膊又动腿，就像往空中吹吐一口细气，连一粒细沙仔都不动弹，只能飘飘悠悠随着阿霞开的车往回荡。车到了人民医院，一帮人七手八脚把自己抬进手术室，他本来想看看人们怎样救自己，却想到阿霞一个人在外面痛哭失声太可怜，忙飘出来伴在她身边，拥着她，阿霞似乎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边哭边说，兴，亲爱的，不要离开我……我们永远在一起。啊！乖女，我的宝贝，阿兴的心都碎了。突然悟出应该返到手术室，他的魂都不在，医生怎么抢救也是无济于事呀：他刚刚起身往手术室飘，手术室的门打开了，他看见医生已经往自己躯壳上盖了一层白布单，晚了！再也钻不进自己的身体里了，他只顾陪着阿霞，连还魂这么重要的事都忘了。他悲哀地大哭起来：阿霞，亲爱的，莫怪我狠心，我怎么舍得撇下你……他看见阿霞扑通一声晕倒在医生面前，急得“噌”一下落在地上，反被弹向了高空，这才看清了他的亚妈、还有亚爷、亚伯、亚叔、亚嫲、亚公、亚婆都像他一样在空中飘，他一下扑进了老母的怀里像细佬仔般抽泣起来，他问亚妈：“我们永远这样飘吗？”

亚妈说：“你细路仔的时候不是总想游世界吗？现在得了，只有灵魂是有国籍的。”

“我们可以看到人世，人世看不到我们吗？”

亚妈说：“这不很好吗，孩子，你可以看清楚在人世上一辈子看不清的人和事。”

“我再不能返到阿霞身旁了吗？”

“如果不是时样，你点知阿霞咁样爱你呢？”

晚上，他飘返自己的家，看见好多好多的熟人：段工、胡鹏、平平、黎仔、小红……一个个眼圈都红红的，阿霞被段工紧紧抱住，已经哭得没有泪水了，他听得到她心里的声音：“兴，我的丈夫，我的男人，我爱你，我现在才知道，好多年前，我第一次见你时就爱你了，我真正爱的是你！不是别人，你要原谅我，过去我对不住你，因为我无知，我并不懂女人应该爱什么样的男人，现在我懂了，兴，你每天都回来看看我吧，我要你知道我会对得住你，阿兴，你不要走得太远，让我每天在梦里同你相见吧……”

阿兴的灵魂大幅度震颤了，居然搅起天上一阵风，他对自己说：值得了，阿兴，你用鲜血证明了自己的爱，你用生命赢得了你最爱的女人的爱，你可以含笑长空了。

他转过身，扑进亚妈的怀里：“妈味，我觉得死并不可惜，死是很美很

美的啊！”

二十三

张玉璋老先生的去世使江锦萱十分伤心，父亲的去世后，看着自己长大的张伯就像双亲一样慈爱，可怜他没有死在香港，死在了那一片土地。也许这正成全了他，他祖籍是东莞，落叶最后归了自己的根。在小梅沙华侨公墓参加完安葬仪式，又到自己父母墓前献了鲜花，敬了香，正要赶回香港，黎少荣副总经理叫住了她：“江小姐要赶回香港？”

“是的。”

“明天董事会开会，你是不是……”

想起黎少荣那张刻薄的嘴，她故意不屑地：“如果于总在戏是会留下的……”

“你的意思是……”黎少荣不知该怎样对付眼前这位唯我独尊的富婆了。

“我怕我不能像你的雷达表一样准时。”

“江小姐，如果你对我有不满，可以直言。”

“哪敢，我对由我提议而被提拔起来的人一向是敬畏三分的。”说罢扬长而去，甩下身后那愤怒而不敢发作的后生仔，真是酣畅得像酒后出了一身汗。她佩服这后生仔，但不喜欢他，总想找机会杀杀他的傲气，今天杀得很有分寸。

她匆匆赶返香港浅水湾别墅。明日，可怕的明日是她与陈百雄完婚之日。这个日子是陈百雄到黄大仙那里去测算的三百年不遇的吉日，这一次是无论如何躲不过去的了。香格里拉饭店的湖菜厅已被全部包下，陈百雄要搞它个热火朝天，已经有几家报纸提前刊登了消息。虽然她没有一点点激动，但今晚困个好觉，明天打扮靓一点的心情还是有的，并不是给那要成为她老公的阿叔看，而是给参加婚礼的富豪们看，她喜欢陶醉在追踪她的目光网络里，她的婚服是正宗意大利货，一个星期以前已运到，没有让她操一点儿心，样样都是陈百雄亲自操纵，全世界最精美的名牌货，包括钻石首饰，全有人送到家里，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啊！

晚上，她早早到自己卧房想早点困，陈百雄进来了，她做出关心他的样子：“哎呀……亚叔，你看你这两天瘦咗好多！今晚早点困。我也好辛苦啦。”

陈百雄心中不是滋味，最近她称呼自己一口一个亚叔，生分得很，必须纠正过来：“叫我乜嘢？”

“亚叔……亚叔亚叔最亲的啦。”

“我唔中意听。”

“那……叫你老豆，”她故意以插科打诨来稀释陈百雄的浓情。

“还是唔中意。”

“那……叫你百雄、百雄、这下中意了。”

“还是唔中意。”

“那么……老公，老公老公。”

“还是唔中意。”

江锦萱心里骂起来：“神台猫屎，”神憎鬼厌，你不就是想听……她硬起头皮，像女儿对爸扮个鬼脸：“亲爱的……老公。”

陈百雄仍然不满意，摇摇头：“阿萱，明日我们就是正式的夫妻了，我要你像个真正的妻子……不中意你在我面前总似个细路女，只知韧皮。”

“明日还没到，明日一到我就像啦。”

“我只要求你提前十二个小时。”

阿萱忍住气：“老公，提前几小时没有什么意义。”

“对我来讲，意义好大呢。”他脱去睡袍，躺在床上，张开双臂：“来，亲爱的太太，今日你再不奉献我该生气啦！”

江锦萱很怕看他松弛的肚皮，闲着眼，躺到他的臂弯里，身子似僵硬得像一块木板。

陈百雄紧紧地搂住她，但越搂越泄气：“点搞？你不识做太太的秘诀？”

江锦萱摇摇头：“我……真的不识。”

“亲我，主动点……”

江锦萱浮皮了草地亲了他一口。

“重新来过，唔嚟唔嚟。”

江锦萱无论如何也伸不出自己的舌头，因为她猛地睁眼看到了一条多皱的可怕的脖子，还嗅到了从对方嘴里喷出的灼热的异味儿，她差一点儿就呕出来了。

“快点……亲爱的萱，心肝……”老头的情欲是一发不可收了，浑身都涨得鼓鼓的，他开始脱去内衣内裤，闭起了欲望旺盛的老眼，等着阿萱的“完全奉献”。

江锦萱第一次见老头裸体，几乎吓呆了，她始终觉得他是爷爷或是父亲，简直无法承认这位“丈夫”，当陈百雄去脱她的衣裤时，她吓得叫一声：“唔得！”

陈百雄惊得睁开眼，失望极了：“怎么，你根本不爱我？！你还在想着那个姓乔的？你还想怎样耍弄我？”一怒之下，硬去剥阿萱的衣服。

江锦萱执拗的天性使她无法完成那人生长河中这小小的一步，她急得叫起来：“我不愿意！”

陈老板于盛怒中，猛地发现了阿萱眼中的惧伯和厌恶，情欲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像受了伤的豹子，咆哮着将阿萱一把推下床：“滚！滚！你这个没有人性的荡妇！我把一切全俾咗你，原来你不过是利用我，滚！”

江锦萱从来没有受过如此的侮辱，她傻了，呆了。

“滚！我再也不想看到你……出去，出去！”

阿萱不知自己是怎样穿上衣服的，她怕极了，怕陈百雄会、把自己杀了，平日的慈眉善眼，一旦反目变得如此凶煞恶毒，只想快点逃，这幢豪华的别墅是一个坟墓，她已经当了好几年的活尸，出卖了自己的人都只能算行尸走肉。巨大的耻辱压得她抬不起头，就这样被人家撵出门？！像撵一只没有着落的野狗。奔到花园，她才清醒了一点，也许她真的错了，不该那样去伤老人家，陪他演演戏的力气都不肯花费，她的确只能被人家赶走了。那么返回去，请他原谅，把戏重新演过，还没想完就摇头否定自己，除非她真的是一只狗。滚出门，滚到哪裡？她没有家，父母留下的一小套房子已经被她卖掉了，去朋友家？在香港，她还没有一个十分亲密的朋友，过去的情人不是娶了太太就是本来就有妻子，去住宾馆，但手里连一夜的房租也不够，手袋在卧室的衣柜中，她没有勇气推门进去，再说手袋里的钱够几天的花销？这才心惊肉跳地想起自己的全部资产全在陈百雄的那口棺材般的保险柜里，怎么办？突然听到卧室门有响动，一定是陈百雄拿着凶器来赶自己滚了，慌忙之中来不及顾及钱呀财产的，只剩下夺门而出的单纯又单纯的冲动。

到了大街上，方知自己形同乞丐，你再靓，再高贵，没有立足地，没有自己的一张床，还不如能睡在垃圾箱旁边的人富有。一辆的士停在她旁边，后生仔很热情地招呼她上车，她也就不假思索如同捞稻草一般叽哩咕噜就上了车，反正兜里的钱乘车是够的。

“小姐去边度？”司机问。

“去……铜锣湾……不不……去旺角……唔嚟……去……太子道西五九八号……”刚一说出来，她便呆住了，她报的是乔启光的住址：她曾下过决心，这一辈子再不会去他家，她骂过他毒蛇、狼，怎能再回头请毒蛇或狼收留她？她准备重辟蹊径，此时车已驶进长长的隧道，没有退路了……

她按响了乔启光的门铃，同时，看到了乔启光睁得圆圆的双眼。阿光，只有你能救我！一阵昏眩，她倒进了他的怀里，她深深地知道，他那博大的胸怀永远不会拒绝她，即便她冒犯了他、伤害了他……

阿萱并不清楚，尾随在她的车后是陈百雄的车，那两个车灯就像陈百雄愤怒、酸楚、猜嫉的眼，他原本是想追上她，给她一个回头的台阶。但当她看到她走进了乔启光的门，一桶冻水把他彻底浇冷了，冷得比天山长年不他的冰雪还坚挺，他想冲上去，把她拖返来，但办不到了。泼到别人家的水是收不返来的。他红着眼等待她，直到那盏令他痛心欲绝的灯火熄灭了好久好久她都没有出来，完晒，一切都成定局了，她逼他走了这一步，他又逼她走了那一步。人世间的就是被人逼过来、逼过去，成功咗、毁灭咗、升腾咗、沉淀咗。他调转了那像六十五岁老人般孤寂沉默的车头，从太子道通往浅水湾的路有一个世纪那么长，他担心自己开不开得回去……于极度的心力交瘁中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过失。乔启光十二年前刚刚在律师界崭露头角时，他曾翻脸使自己在一场经济官司中吃这一次大亏，赔偿了五百万，这件事他一直没告诉阿萱，怕她以为自己不中意乔是因为私怨而看不起自己的狭隘，他应该告诉她，让她知道乔这个人骨子里很毒，翻脸不认人哪！迟咗，太迟咗！……一切都成为过去了……他等了她足足一世，明日就圆梦了，梦却像鸡蛋那么不结实，只轻轻一捏就碎晒，他的心，他的幻想，他的未来、他的幸福随之统统碎晒！明日，明日还有十几个钟头就到来咗，他该怎么办？！揩一把额上的汗水，手一下触到一个硬冷的东西，好痛！是什么这样讨厌？啊，是阿萱的手袋，他本来是想交还给她，撵人家出门，钱和身份证还是要给的，谁叫阿萱这么急就投入了他最憎恶的男人的怀抱！这只冰冷的手袋碰它一下都会抽搐一阵，就在一瞬间，他知道自己该怎样办了。

二十四

羊急了也会咬狼，陈百雄自以为是一只被欺负得无路可走的羊。可怜他六十五岁了，经不起致命的打击啊！脸被气绿了，周身骨痛好似拆塌了，生命在一点一点地萎缩、枯干，他挠不了一切敢于玩弄自己贵族声誉的人。敛聚了全部的恨，

精神为之一振，拨响了一个电话：“喂，张秘书，不好意思吵醒你……是的，好重要嘅嘢，听日的婚礼取消……没错，取消！你今夜把所有赴宴的人都通知到……原因……原因好简单，阿萱生咗重病……以后……以后再话以后的嘢。另外，你让何华明日一早到我度来，你们两个去把阿萱买的新亚股票过户……当然过到我的名下，一切手续、单据、身份证都在我度……唔噃，我等不到听日，今晚连夜来取。即刻！报纸？报纸……就唔睬他了。”他这个一向美善心的老头还从来没有这样残忍地制裁过人，一个电话打下来几乎虚脱。让菲律宾保姆阿梅送来一盅冰糖燕窝，吃下以后才有力气打开那棺材一样的保险柜，取出了他扣下的阿萱的股票，卡片，私章……幸亏今夜他突发此举，不然，那个小骚女卷了他的财产倒在别的男人床上，他连人格都蚀到摊摊腰，只有活活气死的份。懵晒……点解自己总是跌眼镜？！

昏光下望一眼自己最珍贵的保险柜，不觉起了一生鸡皮，想起了一部电影《古堡幽灵》。它极像一个大幽灵，里面的东西像小幽灵，自己则像一个活幽灵。幽灵般的保险柜阴气很重，铁青着脸，张着大嘴，露出了它吞食的备种财物：房产、地产、股票、债券、美钞、港元、加币、日元英镑、支票、存折，还有。世界珍奇的澳洲深海大珍珠、缅甸透玉、巴西蓝宝石、泰国翡翠、南非钻石……至于意大利黄金、白金首饰在那幽灵口中不过是粗鱼笨肉，它那嘴张得之贪婪透出凶煞气，仿佛连他的主人也想一口吞进去。上下牙直打战的陈百雄取出一个大信封，那是他订婚前立的遗嘱，抽出那张阴沉的宣纸，上面是他道劲的毛笔字体：我死后，香港的动产和不动产全部由我妻子江锦萱继承，台湾的全部财产由我三个儿子陈敬修，陈敬堂，陈敬运平均分得……

他拿起打火机，将这份过时的皇历点着，红红的火苗欢快地舔着那宣纸的边边角角，轻轻松松就将它化成了一抹灰烬。这间四百尺的大书室，珍藏佐父亲留下的一生心血，几千册发黄的古书，几箱字画从玉羲之到张大千、徐悲鸿、齐白石，一满屋汉代以来的珍贵古董，小至鼻烟壶，大至一人高的花瓶、招魂瓶，还有一条几案上大大小小几十个不同朝代的砚台，从价值几万到几千……望不完，看不尽，光是这些听，价值之重，砸到地上地球也会凹进去一个坑！他吁出一口气，幸亏他及时醒悟了……短短几个钟头，他完成了一件重大的文物抢救工作，差一点就被“贼”盗走咗呀！

精疲力尽的老人还舍不得闭眼休息，环顾一下四周，总觉得还有什么没处置干净的事。眼目所及之处家具全部换了意大利最新潮的。新鲜得像细路仔的面，冷漠得像垂死者的眼，构筑成了一个巨大的嘲讽，还有乜嘢好看的？

刚刚合上伤心的眼，阿萱父亲就走到他的面前，没有话，只有嘲讽的一丝笑。他醒了，于惊骇之中喃喃他说了一句：“老朋友，咪生我的气，直到现在我还在爱着她……”

二十五

黎少荣拉开办公室的大窗，再不吸点新鲜空气就要得空调病了。冰莹走了以后他就一直不停的工作、搞合资、搞新项目、引进国外流水线，到内地搞租赁、到欧洲考察、阅读各类文件，阅读一大堆经济情报的报纸，几乎每天到两点才能沾枕头，的确有用。拼命工作把冰莹的影子冲淡了，那刻骨铭心。思念的痛苦也减弱了。但他仍然坚信，除了冰莹，他最炽烈的感情不会奉献给别的女仔了，即使他同某个女仔结婚也切断不了他心上的那根弦，昨天于松涛从美国打来电话，他向他汇报了工作，于松涛只字未提冰莹，但黎少荣敏感到他回避中的急切，以至电话打完了，他停顿了好几秒钟才挂断，也许他在等黎少荣主动提一下她？咳！人哪，都一样，爱也好，恨也好，明知那是一场游戏，却非投入进去折磨一番，直到自己脱了一层皮才大彻大悟，然后冷静、积蓄好力量又一次投入新的游戏。人就是一种只会开头，却不善结尾的动物，要不然人世间怎么会总是悲剧多于喜剧？黎少荣啊，你自己不就是这样货色吗？大集团的第二把手，肩上能压千斤担子，情感呢？一粒黄豆就能使它弯曲。于松涛弯弯曲曲地走了，黎少荣弯弯曲曲地顶上来了。他就不信，身边那些道学家、政治家、科学家、发明家，感情都是直溜溜的挺拔。

他突然发现，斜对面江锦萱的大楼停工了，好像停了起码一星期。过去他不敢开窗，进入装修阶段那尖厉的电钻声飘过马路，把人耳朵钻烂，这几天他开窗户却觉得很安静，今天才看清了那边死一样的沉寂，外墙的马赛克没有贴完，搭的一层层架子还没有拆除，好像一个巨人得了牛皮癣，瞪起满身黑乎乎的失神的眼恨不得让人替他抓挠两下。

正当他纳闷时，电话铃响了，是乔启光打来的，他要马上过来，有重要事情同黎少荣商量。黎少荣想，一定与江小姐有关。果然，下午两点，乔启光像失去理智的人，“咯”地推开月，一进门就前言不搭后语地：“她失踪了……”

“谁？”

“阿萱她……不辞而别，都怪我母亲……当她的面骂她合家惨……前两天她已经缓过来一点儿，我知她的个性……她会自杀的……”

“怎么了，启光、你坐下，慢慢说，我越听越糊涂。”黎少荣发现乔启光的确乱了方寸。他从来都是十分理智，文思规范的，看来事情很严重。

乔启光依然镇静不下自己：“陈百雄把她赶出门……她本来是可以在我那里住下去，被我母亲知道了……她同陈百雄的舆论早就沸沸扬扬……我母亲一直说她是狐狸精……这下什么全搞糟了……偏偏陈百雄断了她的一切经济供给，连新亚的股票全过了户，昨天只派人送来了两箱她的衣服和化妆用品，还开了一张这些年她用钱的清单……拍除她自己赚的钱，还欠他几十万……我母亲向她下了逐客令，讲了许多难听话，她没有还一句嘴，只对我说，我出去一下，就再没返来。昨夜我开车到处找她，真不知她跑去了哪里？我知她的个性，她可是要面子，不能受侮辱的……万一有个三长两短……都怪我……我母亲到来我就应把她推出去，偏偏我这个人双亲面前十分软弱……我连自己爱的女人都保护不好，我算什么男人？！”

黎少荣听得出了一身冷汗：“为什么陈百雄要这样残酷地待她？”

“婚姻、感情……她伤了他……都怪她不爱他……”乔启光费了好大的

劲才稍稍讲清楚了那一段。事实上，他自己也不十分清楚。

不用多说，黎少荣一听就全明白了。陈百雄在毁灭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又一出人间悲剧！只有爱到极至的人才下得了手去撕毁被他爱的灵魂，这种破坏欲其实就隐藏在每个人的生命中，只不过许多人一生平平，无法挖掘到两个极端相撞精神断裂的巨痛罢了。说来也怪，他倒反而同情起陈百雄来。江小姐失去的是身外之物，陈百雄失去的却是比生命还珍贵的东西，他自己就体会过这种失魂的绝望。如果换了他是陈百雄，他会把那吸自己血的女人吊起来抽三天三夜，一股幸灾乐祸泛上他的嘴角：“也许，她的命该如此。”说完又后悔，他不该这样刺激善良的乔先生啊。

乔启光的确被激怒了：“你……这样看她？”

“我以为她太伤那老人的心了。”

“她是不得已！！”

“她只识钱，这种结果并不奇怪！”黎少荣管不住自己了：“这是许多女人的共同悲剧。很符合规律。”

“原来是这样，我以为你是充满同情心的……算了算了 本来我是想……”乔启光站起身，打算出门了：“其实，她对你很好，今天我该把一个秘密告诉你……你的提升、于的出国、全是她的提醒。”

这么说，江锦萱上次在华侨公墓莫名其妙讲的一句：“我对由我提议而提拔起来的人一向是敬畏三分的。”就是指的黎少荣自己了！他总在琢磨江小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过去他一直以为于松涛是大手笔，将才，却原来他并不见得会清醒到如此地步。江锦萱？！她是政治家？是有头脑的女流？是有心计的智者？于兴奋中，黎少荣的失望反而加重了，对江小姐的失望，对于松涛的失望，甚至对自己的失望。全是一帮被权棍搅浑浊了的人。不过，他的理智还是令他对刚刚出门的乔启光唤了一声：“乔先生。”

乔启光回过身：“有事？”

“我想知道……我怎样帮你……更确切是帮江小姐？”

“你真想帮她？”

“于总过去几次于危难中放她一马，我自然不会见死不救。”

乔启光迅速返身：“我只希望你做一件事。”

“什么事？”

“以你新亚的名义担保，向银行贷一笔款，把江小姐对面的大厦竣工，软磁盘的生产线引进，只要这一项事业能成就，她是以可重新站起来！”

“噢……”黎少荣知道，那将是一笔很大的数目。万一江小姐还不上，他的新亚会跟着倒霉。他着实犯了难……天生敏锐的头脑使他灵机一动：“乔先生，我可以帮这个忙……”

“啊！她有救了！”乔启光一扭身就想往外跑，像孩子般一触即发。

“等等，听我讲完。先坐下……我有一个条件，把江小姐的软磁盘片和段怡芹的合并成一个，成为合资，由我们双方共同管理……”

“你……你这是兼并？！”

“兼并也好、吞食也好，合作也好，不过是词汇不同，实质就是我救她、她依我，否则，我是不会去给她施粥的。怎么样？”

厉害！这个后生仔是兼容人情、冷酷，智慧、好诈于一体的多面人，如果放他在香港，他会成为第二个李嘉诚。在刮目相看的同时，乔启光不得不代表江锦萱点了点那不知所措的头。当他第二次往外走时，又听到黎总的声

音：“乔先生，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请讲。”

“你……依然那么爱她？”

“是的。”

“我很羡慕笑到最后的人。你现在要去找她对不对？”

“一分钟也不能耽误了。”

“我叫我司机开车带你去找，没关系，你用多久都可以。如果你找到她，请转告我的问候，新亚欢迎她入盟！”

乔启光是在江小姐没有竣工的大厦的顶楼平台上找到她的……她坐在那里迎来了清早的日出，又送走了黄昏的日落。差不多坐了一夜两天，没吃一点东西，没喝一口水。身无分文的乞丐，没有归属的流浪汉，只有到暂时还属于自己的这一块地方舔舔自己的伤口。也许很快，这一块立脚地就会被债主瓜分了。她的时间不多了，乔启光的母亲骂她是合家惨，骂对了，如今惨到自己头上了，索性惨到底吧：一个人不吃不睡不喝，大约两三天便完蛋吧？她要看着自己完蛋。只能是悄悄地，不为人知地完蛋，决不会去跳楼，轰轰烈烈地让人们看笑话。她已经几次到了完蛋的边缘，听不见汽车响，看不清天上的云，只看到小梅沙父母的坟上她那天去烧的最后一住香的烟絮，很安静，很斯文，像凝在空中的一根线，父母对她的召唤是很迟缓的，她就在这种优雅、轻柔的感觉中闭上了眼又睁开，进入了冥府又蜚回脚步，身体在一点点的冷却，背靠的那一扇墙慢慢与身体合成了一块水泥铸体……就在她快得到解脱之前夕，她谅解了所有的人，于松涛、黎少荣、乔启光、乔伯母，甚至陈百雄……那一缕香烟渐渐飘远了、看不见了，对人间最后一丝留恋逝去了……

当她醒过来时，第一个发现的是身边的乔启光，他紧紧握住自己的左手，像要把他自己的生命攥到她的躯体里。然后，她看到了吊针、穿白衣服的女护士、一间宽大的病房，啊！她被乔启光救活了，她没死！幸亏没死，她想起了临死前自己想呼救可已经没有任何一丝力气张嘴的情景，一行珍珠般的泪水慢慢地在脸上滑动，正想说一声：“阿光……”她的嘴被乔启光用手轻轻捂住了。

“嘘！有讲嘢，医生不许你费神。”乔启光把嘴凑到她的耳边：“阿萱，有救了，工地已经开工咗……”

“开工咗？！”很好，她很累，来不及思索开工意味着什么，

一闭眼又沉沉地睡去。她已经睡了两天两夜，从小到大没有这样纵情地睡过……

二十六

莹，亲爱的（我依然忍不住这样称呼你）：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印地安那大学的高级经理培训班已经开课五天了，同学们是来自北京、上海、武汉、成都、广州、南宁、海口等城市，深圳有三位，我们班共三十八位同学，毕竟是同宗同族，很快就混熟了。

美国的确是个富庶的国家，一看到满街的水果便想起你，你是最爱吃美国橙子的呀！学校有好几个能容一千多人的餐厅。内容之丰富可是我这支拙笔描绘不出来的。可以说，中国的五星级酒店的西餐厅也不及我们学生餐厅食品丰盛，每餐光是饮料就有二十多种，仅牛奶就有五六样：酸奶、淡奶、甜奶、高钙奶、低脂奶……鲜果汁、红、黄、蓝、绿、五光十色，加上红茶、咖啡、冰水……进餐厅时将自己的卡片过一下条形码，你就可以首先享受到为你选定的一道主菜，比如牛排、鸡腿、煎蛋……其它的则统统自选，我经常选用新鲜的肥牛肉到微波炉自烤牛肉，烤面包，（这两天牛肉快要吃不动了，真糟糕，我接受西餐的本事不大）饭后将餐碟用托盘托好放入输送带、自动进入洗碗机，正餐就基本结束。然后就是取甜品、吃水果，水果可以随便拿。这样的伙食你绝对猜不到它的价钱，告诉你吧，一周五天，一天三餐才四十五美金，也就是说一天才九美金。不过，我们的食宿是人家包了的，我想，即便人家不包，我自己也付得起，相比之下，在深圳吃东西就要贵多了。餐厅服务员绝大部分是中国留学生和越南学生，极少见白人，黑人就根本没有，能念书的黑人全是贵族，才不用为几个小钱奔命。黑人也最疯狂，每次吃饭尽听到他们的怪呼怪笑，那些黑女学生常常举起香肠冲男生噢噢叫唤、嘎嘎大笑，根本不顾及别人怎么想。最最本份的是中国学生，包括我在内，仅从吃饭上就可以窥出民族的性格。

我是利用睡前给你写信，晚上他们都去逛街，打牌，就我最舍不得玩，复习功课，念念英文，再就是抑制不住地给你写信，这封信用了三个晚上，原谅我这没有文采的笨人（没有勇气给你寄信，放两天再寄吧）。到了异国才心胸豁然，方知我犯了多么的严重的错误，我实际上是离不开你的呀！

握你的手……

你的松涛（不管你承不承认）

三月十二日夜一点半

（是你的中午）

莹，亲爱的：

我要把今天的见闻写给你当素材，我们生产管理课（Products）的老师保罗先生是一位非常幽默又十分认真的中年人，美国民族的优秀就体现在他们的责任心和爱心。昨天他因病没来上课，教务处因疏漏让我们等了半小时才通知我们。今天他来上课一直深表不安，并提出晚上到我们的住地为我们补课，我以为他不过一说，没想到他真的来了。可恨只有四个中国学生在等待他，其他人全去玩去了，他自己拎了个小黑板来，作为班长，我十分不好意思，只有四个人怎么上课？他却一直感谢我们能等待他，这堂课上的最好，他要求坐着讲，当然，我还给他一支烟，像聊天似他讲了足足两小时，课讲完了他邀请我们四个人去喝啤酒，他是真心感谢我们啊！越这样我越难过，总觉得对不住他。未了，他拍拍我的肩说：你们是中国的好学生，中国人很好……。我却在想，中国人太不重视学知识了。唉！

就这位保罗先生，第一堂课是一身西服革履，一上课便在黑板上写了满满一黑板，介绍自己的年历、太太的名字、家庭住址，电话号码、个人喜爱、汽车牌号和颜色，宠物（小狗）的名字、孩子的年龄性别……我当时很惊讶，美国老师对学生什么都不隐瞒呀！如果是中国老师，绝不会公布这些属于私生活范畴的内容，那是会招来麻烦的。第二堂课以后就再没见他穿西装，完全以十分随便的姿态与我们接触，上课也是问答式的，中国学生不爱发问，他就会反问：你们难道全学懂了？我认为把老师和学生的距离拉近是很有助于学生注意力集中的，他高兴起来会盘腿坐在讲坛上，或把腿支在某个同学的椅子上，我们不得不把注意力放他身上，想打瞌睡都办不到，莹，你说保罗先生是不是非常有趣？

握你的手

你的松涛

4月10日夜两点四十

莹，亲爱的：

昨天是周末，我们全班坐一小时车到匹兹堡（钢都）体育场看棒球赛，真是太壮观了。体育场上空盘旋着一架轻型飞机，一条巨幅标语从飞机上像瀑布般地泻下，上写着：海盗队——水手队。比赛开始前，美国国歌的乐曲响起，几万人齐刷刷地起立，右手捂胸高唱国歌，连小孩也唱得十分来劲，我发现我后面的两个美国人热泪盈眶，连我都差点儿被感染得掉眼泪。美国虽只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但民族感之强、倒像他们有八千年的历史。这一天，从大学教授到高级职员，到清洁工人，几乎倾城而出，全涌到了体育场，这何止仅仅是对体育的热爱，（我想起国内的体育比赛看台上常是空的，中国人真是难得潇洒。）场外巨型停车场停了起码上万辆小汽车，举目一望，完全是一片看不到边缘的彩色的海洋。这时，人的心中也会荡起不息的情潮……人在这种环境之下只想到多给人一点儿爱，绝想不到吵架。外国男女一旦相爱，那么热烈，我全理解了！

体育场里，人人都是便装，牛仔装，许多男士脱光了上衣，晒自己毛茸茸的胸，弄得我们也脱了上衣，（不过先没脱背心），只要海盗队（主队）得分人们就相互拥抱、接吻、尖叫，这一天是发狂日，在宣泄中人与人之间变得无比亲密，西方人是太自由狂放了，当他们见我们也脱去上衣时，便冲我们友好地微笑，似乎在鼓励我们连背心也脱去，后来我们也扒去背心，与他们一起光着膀子喊叫。他们便向我们频频招手，飞眼。别看比赛时人们这样狂热，比赛结束退场时，一个个却彬彬有礼，一点儿不前拥后挤，礼貌到叫人想哭一场，这才是文明呀！回到假日旅店，我想了太多太多，居然失眠了，更加更加思念你。你这个当作家的真应该全世界走一走，只要视野开阔了，写作的激情怎么会枯竭呢？莹，越走得远我越想你，越念着你的长处，越包容了你的一切，即使是对我的背叛。

拥抱你

你的涛

五月二十八日夜两点

莹，亲爱的：

快要返回中国了：学习结束了，这几天全是考察游览，赴欧洲几个国家和加拿大的情况上几封信已写了不少，这封信主要想写一下尼亚拉加大瀑布，的确是世界上最最神奇的景色，它是一个湖的断层，中国的黄果树瀑布

与之相比就像海和湖。想想看，那湖水从几百米高处一泻千里，光是溅起的水帘就又够上了一个倒泻的瀑布。大自然的精品啊！我们穿着雨衣，开着游艇穿瀑而过，除了漫天的水花，什么也看不见了，太阳没有了，天空没有了，树木没有了，同艇的人没有了，人们的惊叫声没有了，连世界仿佛也没有了，我感到自己好渺小。满耳只有水的吼叫，像要把我这渺小的灵魂撕成碎片。水顺着头往身上泻，就算是有人捧着大缸往下倒水也没有这样强烈、这样凶猛，太痛快了！人的一生是喜也好，悲也好，都能达到如此狂放的程度就算没白活。我想到，你离开我的那些最痛苦的日子，如果能钻到这里面冲一下自己，也许就能清醒许多、轻松许多，人的痛苦跟大自然的威风一比，才知道有多么微不足道，我没有理由总是痛苦呀！

当我们离开瀑布，惊魂稍定，才看到天外有天，对面是加拿大的汉密尔顿，城市的秀色几乎是扑着进入我们的视野，最著名的带有旋转球厅的瞭望塔。活像一根从湖面拱出的巨笋穿透了地球，能感到那个“地球”上也有无数双眼在向我们远眺。这时候，我们才来得及彼此看一看，抹去脸上的水，说一声：伟大！壮美：这可是发自内心的赞美。我是特别的冲动，可能脸上的水中有几粒泪水，因为每一次对异国的惊叹都掺揉了对故乡的渴盼。在异国他乡对祖国的怀念是撕心裂肺的，而它又是基于对人的想念之上人人哪，你就是家乡，就是祖国。冰莹，你就是……

吻你

爱你的涛

七月三十日

翻阅完这儿封顺手抽出的信，于松涛将厚厚一摞未寄出的信扎成一捆，也许回国以后直接交给冰莹更合适，这几十封信可是宝贵的资料，以后让他追记着写可能根本写不出来了，冰莹应该懂得，那些信里的字迹不仅是心血，更是爱。

明天、明天这时他已经登上飞香港的飞机了。

二十七

她风尘仆仆地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爱抚中挣扎着回来了，与非洲撒哈拉大沙漠齐名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意为“死亡之海”，又被人称为进去了出不来。她反倒在那里新生了，而且被中国石油物探局的直升飞机平平安安地接出来了。七个多月的时间，她抛却了特区灯红酒绿的困扰，在南疆有石油的地方转悠，采风、采访、游览、阅读、写作。库尔勒的香梨，沙海中的红柳、胡杨，哈什的葡萄干、哈密瓜、天山的小木屋、乌鲁木齐的羊肉串……全成了她信手拈来的灵感，沙漠中营房车里的石油物探工人和石油开采工人则成了她笔下的主人公。一部新小说《红帆》写完了，当她长长地吁出一口气时，在日砍不断的情蔓似乎被这一口气吹得连根拔起，顿时浑身轻松了，事业多么的伟大，它冲淡了以往岁月的阻影，扶起了因为伤心而倒下去的灵魂，如果没有手中的一支笔，她不会这么快就从痛苦中走出来。半年以前，她在感情的漩涡里沉沦，以为自己过不了那道坎。现在，她明白了，痛苦即使像喜马拉雅山那么高，人也能过得去，过去以后再往回看，觉得一切皆成浮云。于松涛，成了一片浮云；黎少荣，成了一片浮云；时而飘去，时而飘来，深深的镶嵌变成了浅浅的一抹，离了他俩中的谁她也照样走自己的路。感谢上帝、感谢主，阅读《圣经》和祈祷成了她崛起的力量。《荒漠甘泉》六月廿二日的记载最能打动她，将它抄在日记上，几乎会背诵：

爱，能遮掩一切过错。（箴言 10：12）

有一位妹妹，写了下面这段感人的经历：“昨夜，我的心一直被一件痛苦不平的事情缠绕着，以致在床上翻来复去，不能熟睡，爱心似乎偷偷地从我心中逃了出去。我拼命向神呼求力量，叫我能服从他的命令：‘爱能遮掩一切过错。’”

圣灵立刻在我里面工作，给我能力忘却一切，起初，我从容地把脑海里的泥土挖开，直到挖成了一个极深的孔穴。

我带着悲哀的心情，把那伴曾使我受伤的东西投下去。我又迅速地把泥土一铲一铲的堆上去。

后来，我更谨慎地把绿色的草坯铺在土墩上面，再用白玫瑰和‘毋忘我’把它覆盖，然后很快地跑开。

结果，甜蜜的睡眠来了，那几乎致命的创伤，竟复原得一无疤痕，今天我连想也想不起来，究竟是什么东西，曾使我那样悲哀。”

冰莹爱主，主便像帮这位妹妹一样，让她握紧一支笔，在事业的天地里将痛苦埋葬。她再也没有去庙里烧过香。

冰莹回到深圳，第一个打电话的对象不是于松涛，也不易黎少荣，而是胡平平，一个钟头的通话使她知道了许许多多令人震惊的新闻：阿兴死了，阿霞成了深圳大富婆，很快要离开新亚、赴立陶宛搞房地产，开彩电厂，完成阿兴的夙愿。

平平与孟明非结婚了，可能怀孕一个月。

江小姐与陈百雄掰了，一夜之间一贫如洗，差点自杀，新亚救了她一把。不过，她的公司与平平妈妈的公司合并，成了新亚的合资公司。平平妈妈是法人、董事长，江小姐任总经理。为这事平平妈妈伤心了好几天，不过，最近看，这两个积怨很深的女人有说有笑，配合好像很可以。

于松涛回来两多月了，四处打听冰莹的下落，平平听得出他电话里的声

音很失望，要平平一有冰莹的消息便给他电话·说不定他想与冰莹复婚呢。

香港官商陈百雄过去是不屑将一个小钱投向大陆的，最近，为建一座全世界最高的集旅游、商贸、电视发射于一体的大铁塔（高度略超过埃菲尔铁塔）来深圳考察，考察结果很满意。据平平的吴台长说，大铁塔的确有搞头，在塔的高层可以俯瞰港岛，九龙和深圳的全貌，一二层是饮食购物和娱乐城，第三层搞成大规模的电子城，四层是世界名著精品城，五层是《三国》城，六层是气功城……陈百雄执意要新亚参股，新亚正乐得，包下三楼电子城和一楼的超市，投资五千万。当然，平平他们的电视台及旅游局也要参股，再集资五个亿，这是件很轰动的大事，平平预料，将来小人国啦、民俗村啦，都会被大铁塔的魅力比成小巫见大巫。陈百雄此举肯定受江小姐的影响，可能想以大投资大回收压一压江小姐那重新抖起的威风，也可能是想创造与江小姐接触的机会，谁知他对江是不是还想卷土重来？

新亚的小红炒股票炒成了腰缠万贯的女人，与丈夫离了婚，买单程去香港定居，返过头以外商的身份到深圳新亚办合资公司，身边的男人换成了鬼佬。

江小姐最近很接近于松涛，有人传她爱上了于，不过看上去于很正常，他毕竟是一个非常谨慎的正统派，想抓他的把柄是不容易的。平平妈妈说，江通过加拿大的关系，准备让新亚收购渥太华一家拥有六十八个商店连网的销售店的部分股权，于松涛欣然同意。认为这样一来，我们的产品可以脱离香港中间商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开展远洋贸易；从他手中再开创一个中国第一。没想到，非常开放的黎副总却对此并不恭维，他认为这种收购不过只能分点红利，仅仅占有股份远远不能等于我们的产品就进入加拿大的销售市场了。而是应该建立属于自己的销售机构，打出中国货的知名度，悉心开展对加拿大、美国、对欧洲的直接贸易。据说于松涛很冷静地听取了黎少荣的意见，但并不打算放弃己见，看起来，这二人的较量已经进入了高层次、绝不是呕气式的，他俩人互相欣赏，同时却更欣赏自己，也许他们之间的争斗还没有真正开始。新亚这样一个大的集团恰恰就在上层的争斗中倾斜着往前走，毕竟是往前走着。平平还说，有小道消息，为了平衡新亚的人事矛盾，市里可能要为新亚设立三套马车——调来一位书记兼副总，免去于松涛的总经理，只出任董事长兼法人，黎少荣升为总经理。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前景悲喜尚不明朗。

哇！好新鲜，只有在特区才能听到如此奇特的独家新闻，塔克拉玛干传统的风沙，单调的黄色与之相比就好像上一个世纪的回音。它是以古朴，庄重，凝滞，独领自己万年不变的风骚，上帝创造出的每一件事物都闪着别人无法替代的不可思议的光彩。

冰莹叮嘱平平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她回来了，她想休整两天再考虑做什么。至于情感嘛，她相信主会为自己预备，一切顺其自然，也许于和黎都不会与她再有缘份，她只属于上帝为她选中的人。

虽然这样，两个男人还是听到了风声，追踪而来，黎少荣给她拨响了急切电话：

“冰莹……小姐，你肯到我家来坐坐吗？”

冰莹不置可否：“家……有事在电话里说不是很好吗？”

黎少荣的声音透出内疚：“莹，总有一天，我会使你过上像样的生活，相信我。”

冰莹晴朗地一笑：“我澳洲的姑姑让我出去……”

“不，你不要去！”

“我并不想去，但是，说不定……”

黎少荣恳切地：“你是文人，你的根在大陆，出去做什么？”

“小黎，也许我会等你，也许我会出去，也许我会经商，也许我会变成澳洲的庄园主，前面的路是未知数，我永远要学会起步。”

黎少荣酸楚的声音：“我对不住你。”

冰莹平静地：“知道你们都过得很好，我就心安了，世界上谁离了谁也可以照样生存，过去我以为不能没有松涛，后来又以为不能没有你，到头来你们都消失了，我照样挺过来了，你看，我不是很好吗？”

黎少荣叹口气：“莹，过几天我要去法国，如果我登上埃菲尔铁塔，我一定会久久地向东方眺望。”

“哦……”

“因为东方有你。”

冰莹忍住了泪，笑着点点头，不能让过去的浪重新在心头掀起。

黎少荣坚定地：“记住，不管你等不等我，我的心中永远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你。”

冰莹想多说两句，但张不了口，好半天才匆匆说声：“谢谢你能记住我。”急忙扔下电话，像甩掉诱惑似的，她分明听到对方说了一句：“莹，我永远永远爱你！”

于松涛亲自登门，把冰莹接回了他坚决要留给冰莹的“家”。出乎冰莹意外的是，他客客气气，落落大方，并没有流露过多的感情，只是交给冰莹厚厚一摞信：“给你当素材吧，我在国外的见闻、感想全都记在上面……如果你认为没有什么价值，就请退还给我。”冰莹明白那是暗示，如果她不将信退还，说明她的心再一次接纳了他。

都说男人的感情像过眼的烟云，其实，深沉的男人就像一泊湖水般安定，总是执著地眷恋着投影在他心中的蓝天。

冰莹心想，如果他和于再结合，肯定友爱会大大超过性爱，她很奇怪自己昔日的冲动去了哪里？！

临分手时，于松涛问冰莹：“你没有觉得我有什么变化？”

“你好像……更贵族气了。”

“噢？！为什么？”

“贵族的野心都是掩藏在彬彬有礼的外表下的。”

“也许这正是我的致命伤。”

“松涛，想听我说一句吗？”

“但愿不太刺激。”

“这可不像成熟的男人。我想说，你有强大的实力战胜对手，但你却不一定能战胜自己，越强壮的人越难战胜和超越自己，这是许多倒下去的人的教训。”

于松涛沉吟着……摇摇头像否认，点点头又像认同。

他俩像君子一样淡淡地分手道别，冰莹心里唱起一首歌：“说一声珍重再见，我会默默地祝福你。”

她独自在梳妆镜前照了半天，她黑了、瘦了，塔克拉玛干强劲的旱风曾使她蜕过一层皮。不过，她仍然年轻、美丽，她想起一位朋友说的话：爱主

的女人永远不会老。

天上升起了一个新崭新的太阳，红得那么娇艳，充满了贵族气质……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完稿于深圳

